

古籍典藏 · 原文与白话译文

《医方集解》

中医 · 共 23 章节 · 22 章含白话译文

全书共分3卷，按方剂的功用性质分为补养、涌吐、发表、攻里、表里、和解、理气、理血、祛风、祛寒、清暑、利湿、润燥、泻火、除痰、消导、收涩、杀虫、明目、痲疡、经产等21类。每方除列举方名、说明主治、介绍组成及附方加减之外，并引述各家学说阐明方义。

www.luckclub.cn · 古籍典藏 · 内容仅供文化学习研究

第 0 章

目录

原文

医方集解 - 目录

医方集解：补养之剂

原文

医方集解：补养之剂

{补者，补其所不足也，养者，栽培之，将护之，使得生遂条达，而不受戕贼之患也，人之气禀，罕得其平，有偏於阳而阴不足者，有偏於阴而阳不足者，故必假药以滋助之，而又须优游安舒，假之岁月，使气血归於和平，乃能形神俱茂，而疾病不生也，经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鬪而铸兵，不亦晚乎，故先补养，然补养非旦夕可效，故以丸剂居前，汤剂居后。}

六味地黄丸 {补真阴，除百病，钱氏仲阳因仲景八味丸减去桂附，以治小儿，以小儿纯阳，故减桂附，今用通治大小证。}

治肝肾不足，真阴亏损，精血枯竭，憔悴羸弱，腰痛足酸，自汗盗汗，水泛为痰。〔仲景曰，气虚有痰，宜肾气丸补而逐之，丹溪曰，久病阴火上升，津液生痰不生血，宜补血以制相火，其痰自除。〕

发热欬嗽。〔肾虚则移热於肺而欬嗽，按之至骨，其热烙手，骨困不任为肾热。〕

头晕目眩。〔直指方云，淫欲过度，肾气不能归元，此气虚头晕也，吐衄崩漏，脾不摄血，致血妄行，此血头晕。〕耳鸣耳聋，遗精便血，消渴淋沥，失血失音，舌燥喉痛，虚火牙痛，足跟作痛，下部疮疡等证。

〔诸证皆由肾水不足，虚火上炎所致，详註分见各门。〕

地黄 砂仁酒拌九蒸九晒八两〕、山茱肉〔酒润〕、山药〔四两〕、茯苓〔拌乳〕、

丹皮、泽泻〔三两〕、蜜丸，空心盐汤下，冬酒下，钱氏加减法，血虚阴衰，熟地为君，精滑头昏，山茱为君，小便或多或少，或赤或白，茯苓为君，小便淋沥，泽泻为君，心虚火盛及有瘀血，丹皮为君，脾胃虚弱，皮肤乾澹，山药为君，言为君者，其分用八两，地黄只用臣分两。

此足少阴厥阴药也，熟地滋阴补肾，生血生精，山茱温肝逐风，瀹精泌气，牡丹泻君相之伏火，凉血退蒸。

〔李时珍曰，伏火即阴火也，阴火即相火也，世人专以黄蘗治相火，不知丹皮之功更胜也，丹者南方火色，牡而非牝，属阳故能入肾，泻阴火，退无汗之骨蒸。〕山药清虚热于肺脾，补脾固肾。〔能瀹精。〕茯苓渗脾中湿热，而通肾交心，泽泻泻膀胱水邪，而聪耳明目。

〔解见后註。〕六经备治，而功专肾肝，寒燥不偏，而补兼气血，苟能常服，其功未易殫述也。{或谓肾气丸为补水之剂，以熟地大补精血故也，不知精血足则真阳自生，况山药茱萸，皆能瀹精固气，气者火也，水中之火，乃为真阳，此剂水火兼补，不寒不燥，至平淡，至神奇也，或曰肾气丸实补肝药也，肾为肝母，子虚则补母之义，古云，肝肾之病，同一治也，昂按肾气丸熟地温而丹皮凉，山药瀹而茯苓渗，山茱收而泽泻泻，补肾而兼补脾，有补而必有泻，相和相济，以成平补之功，乃平淡之神奇，所以为古今不易之良方也，即有加減，不过一二味，极三四味而止，今人多拣本草补药，任意加入，有补无泻，且客倍於主。

责成不专，而六味之功反退处於虚位，失制方之本旨矣，此后世庸师之误也，李士材曰，用此方者，有四失，地黄非怀庆则力薄，蒸晒非九次则不熟，或疑地黄之滞而减之，则君主弱，或恶泽泻之泻而减之，则使力薄，故归咎於药之无功，毋乃愚乎，按泽泻本经云聪耳明目，为其能渗下焦之湿热也，湿热既除，则清气上行，故能养五脏，起阴气补虚损，止头旋，有聪耳明目之功，是以古方用之，今人多以昏目疑之，盖服之太多，则肾水过利而目昏，若古方配合，多寡适宜，未易增减也。本方煎服名六味地黄汤，治同。

{赵养葵作医贯，专用此汤大剂治病，且云即以伤寒口渴言之，邪热入於胃府，消耗津液，故渴，恐胃汁乾，急下之以存津液，其次者，但云欲饮水者不可不与，不可多与，别无治法，纵有治者，徒知以芩连栀蘘麦冬五味花粉，甚则石膏知母，此皆有形之水，以沃无形之火，安能滋肾肝之真阴乎，若以六味地黄大剂服之，其渴立愈，何至传至少阴而成燥实坚之证乎，昂按以地黄汤治伤寒，亦赵氏之创见也。} 本方加附子肉各一两，名桂附八味丸。〔崔氏〕治相火不足，虚羸少气，王冰所谓益火之原以消阴翳也，尺脉弱者宜之。

{李士材曰，肾有两枚，皆属於水，初无水火之别，仙经曰，两肾一般无二样，中间一点是阳精，两肾中间，穴名命门，相火所居也，一阳生於二阴之间，所以成乎坎而位於北也，李时珍曰，命门为藏精系胞之物，其体非脂非肉，自膜裹之，在脊骨第七节两肾中央，系着于脊，下通二肾，上通心肺贯脑，为生命之原，相火之主，精气之府，人物皆有之。

生人生物，皆由此出，内经所谓七节之旁中有小心是也，以相火能代心君行事，故曰小心，昂按，男女媾精，皆非稟此命火以结胎，人之穷通寿夭，皆根於此，乃先天无形之火，所以主云为而应万事，蒸糟粕而化精微者也，无此真阳之火，则神机灭息，生气消亡矣，惟附子肉桂，能入肾命之间而补之，故加入六味丸中，为补火之剂，有肾虚火不归经，大热烦渴，目赤唇裂，舌上生刺，喉如烟火，足心如烙。

脉洪大无伦，按之微弱者，宜十全大补汤，吞八味丸，或间燥热如此，复投桂附，不以火济火乎，曰，心包相火附於命门，男以藏精，女以系胞，因嗜欲竭之，火无所附，故厥而上炎，且火从肾出，是水中之火也，火可以水折，水中之火，不可以水折，桂附与火同气而味辛，能开腠理，致津液，通气道，据其窟宅而招之，同气相求，火必下降矣，然则桂附者，固治相火之正药欤，八味丸用泽泻，寇宗奭谓其接引桂附，归就肾经，

李时珍曰，非接引也，茯苓泽泻，皆取其泻膀胱之邪气也，古人用补药必兼泻邪，邪去则补药得力，一阖一闢，此乃玄妙，后世不知此理，尊一於补，必致偏胜之害矣，汉武帝病消渴，曾服此丸，喻嘉言曰，下消之证，饮水一斗，小便亦一斗，故用此以折其水，使不顺趋，夫肾水下趋则消，肾水不上腾则渴，舍此安从治哉，金匱又用此方治脚气，上入少腹不仁，又治妇人转胞，小便不通，更其名为肾气丸，盖取收摄肾气归元之义。}

本方加黄蘘知母各二两，名知蘘八味丸，治阴虚火动，骨痿髓枯，王冰所谓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也，尺脉旺者宜之。{此以补天一所生之水也，朱丹溪曰，君火者，心火也，人火也，可以水灭，可以直折，黄连之属可以制之，相火也，天火也，龙雷之火也，阴火也，不可以水湿折之，当从其类而伏之，惟黄蘘之属可以降之，按知蘘八味丸与桂附八味丸，寒热相反，而服之者皆能有功，缘人之气禀不同，故补阴补阳。

各有攸当，药者原为补偏救弊而设也，医贯曰左尺脉虚细数者，是肾之真阴不足，宜六味丸以补阴，右尺脉沉细数者，是命之相火不足，宜八味丸以补阳，至於两尺微弱，是阴阳俱虚，宜十补丸，此皆滋先天化源，

自世之补阴者，率用知蘖反戕脾胃，多致不起，不能无憾，故特表而出之。

又曰，王节斋云，凡酒色过度，损伤肺肾真阴者，不可过服参耆，服多者死，盖恐阳旺而阴消也，自此说行而世之治阴虚欬嗽者，视参耆如砒鸩，以知蘖为灵丹，使患此证者，百无一生，良可悲也，盖病起房劳，真阴亏损，阴虚火上故欬，当先以六味丸之类补其真阴，使水升火降，随以参耆救肺之品，补肾之母，使金水相生，则病易愈矣，世之用寒凉者，固不足齿，间有知用参耆者，不知先壮水以制火，而遽投参耆以补阳，反使阳火旺而金益受伤，此不知后先之着者也。}

本方加桂一两，名七味地黄丸，引无根之火，降而归元，本方加五味三两，名都气丸，治劳嗽，〔益肺之源以生肾水，再加桂亦治消渴。〕本方加五味二两，麦冬三两，名八仙长寿丸，再加紫河车一具，并治虚损劳热。〔河车名混沌皮，本人之血气所生，故能大补气血〕本方加杜仲〔薑炒〕牛膝〔酒洗〕各二两，治肾虚腰膝酸痛。

本方去泽泻，加益智仁三两，〔盐酒炒〕治小便频数，〔益智辛热，溜精固气。〕本方用熟地二两，山药、山茱、丹皮归尾、五味、柴胡、各五钱，茯神、泽泻、各二钱半，蜜丸，硃砂为衣，名益阴肾气丸。〔即明目地黄丸，东垣〕治肾虚目昏。〔加柴胡者，所以升阳於上也〕桂附八味丸，加车前牛膝，名肾气丸，〔金匱〕治蛊胀，〔别见湿门〕。

七宝美髯丹〔补肝肾邵应节〕

治气血不足，羸弱，周痹，肾虚无子，消渴，淋漓，遗精崩带，痲疮，痔肿等证。〔周痹，周身痿痺也，由气血不足，无子由肾冷精衰，消渴淋漓，由水不制火，遗精由心肾不交，崩带疮痔，由营血不调。〕

何首乌〔大者赤白各一斤去皮切片黑豆拌九蒸九晒〕白茯苓〔乳拌〕牛膝〔酒浸同首

乌第七次蒸至第九次〕当归〔酒洗〕枸杞〔酒浸〕菟丝子〔酒浸蒸各半斤〕破故纸〔黑芝麻拌炒四两净〕蜜丸，盐汤或酒下，并忌铁器。此足少阴厥阴药也，何首乌涩精固气，补肝坚肾为君，茯苓交心肾而渗脾湿，牛膝强筋骨而益下焦，当归辛温以养血，枸杞甘寒而补水，菟丝子益三阴而强卫气，补骨脂助命火而暖丹田，此皆固本之药，使荣卫调适，水火相交，则气血太和，而诸疾自已也。

〔何首乌流传虽久，服者尚寡，明嘉靖间方士邵应节进此方，世宗服之，连生皇子，遂盛行於世，昂按地黄何首乌皆君药也，故六味丸以地黄为君，七宝丹以何首乌为君，各有配合，未可同类而共施也，即有加减，当各依本方随病而施损益，今人多以何首乌加入地黄丸中，合两方为一方，是一药二君，安所适从乎，失制方之本旨矣。〕

还少丹〔阴阳平补杨氏〕

治脾肾虚寒，气血羸乏，不思饮食，发热盗汗，遗精白浊，肌体瘦弱，牙齿浮痛等证。〔肾为先天之根本，脾为后天之根本，二本有伤，则见上项诸证，故未老而先衰，二本既固，则老可还少矣。〕

熟地黄〔二两〕、山药、牛膝〔酒浸〕、枸杞〔酒浸两半〕、山茱肉、茯苓〔乳拌〕、杜仲〔薑汁炒断丝〕、远志〔去心〕、五味子〔炒〕、楮实〔酒蒸〕、小茴香〔炒〕、

巴戟天〔酒浸〕、肉苁蓉〔酒浸一两〕、石菖蒲〔五钱〕、加枣肉蜜丸，盐汤或酒下。一方茯苓换茯神，加川续断，名打老儿丸。〔妇人年过百岁，打其老儿子，不肯服此丸。〕此手足少阴足太阴药也，两肾中间有

命火，乃先天之真阳，人之日用云为，皆此火也，此火衰微，则无以薰蒸脾胃，饮食减少，而精气日衰矣，苳蓉巴戟，能入肾经血分，茴香能入肾经气分。

同补命门相火之不足，火旺则土强而脾能健运矣，熟地枸杞，补水之药，水足则有以济火，而不亢不害矣，杜仲牛膝，补腰膝以助肾，茯苓山药，渗湿热以助脾，山茱五味，生肺液而固精，远志菖蒲，通心气以交肾，〔遗精白浊，由于心肾不交。〕大枣补气益血，润肺强脾，楮实助阳补虚，充肌壮骨，此水火平调，脾肾交补之剂也。丹溪去楮实，更名滋阴大补丸。〔此阴阳平补之剂，而曰滋阴者，肾为阴脏也。〕

黑地黄丸〔健脾补肾〕

治脾肾不足，房室虚损，形瘦无力，面色青黄，〔此脾肾两伤之证。〕亦治血虚久痔。〔气不摄血则妄行，湿热下流则成痔，洁古曰，此治血虚久痔之圣药。〕苍朮〔油浸〕、熟地黄〔一斤〕、五味子〔半斤〕、乾薑〔春冬一两秋七钱夏五钱〕、

枣肉丸，米饮或酒下。此足太阴少阴药也，喻嘉言曰，此方以苍朮为君，地黄为臣，五味为佐，乾薑为使，治脾肾两脏之虚，而去脾湿，除肾燥，两擅其长，超超元箸，视后人之脾肾双补，药味庞杂者，相去不已远耶。

虎潜丸〔补阴〕

治精血不足，筋骨痿弱，足不任地，及骨蒸劳热，〔肝主筋，血不足，则筋痿，肾主骨，精不足，则骨痿故步履为艰也，人之一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骨蒸劳热，本乎阴虚。〕、黄蘗〔盐酒炒〕、知母〔盐酒炒〕、熟地黄〔三两〕、虎胫骨〔酥炙一两〕、龟板〔酥炙四两〕、琐阳〔酒润〕、当归〔酒洗两半〕、牛膝〔酒蒸〕、白芍〔酒炒〕、陈皮〔盐水润二两〕。

羯羊肉酒煮烂，捣丸，盐汤下，冬加乾薑一两，丹溪加乾薑，白朮，茯苓，甘草，五味，菟丝，紫河车，名补益丸，治痿，一方加龙骨，名龙虎济阴丹，治遗泄，此足少阴药也，黄蘗知母熟地，所以壮肾水而滋阴，当归芍药牛膝，所以补肝虚而养血，牛膝又能引诸药下行，以壮筋骨，盖肝肾同一治也，龟得阴气最厚，故以补阴而为君虎得阴气最强。

故以健骨而为佐，用胫骨者，虎虽死犹立不仆，其气力皆在前胫，故用以入足，从其类也，琐阳益精壮阳，养筋润燥，然数者皆血药，故又加陈皮以利气，加乾薑以通阳，羊肉甘热属火而大补，亦以味补精以形补形之义，使气血交通，阴阳相济也，名虎潜者，虎阴类，潜藏也，一名补阴丸，盖补阴所以称阳也。〔凡阳胜者不必泻阳，只补其阴以配阳，使水火均平，自无偏胜之患也。〕

天真丸〔补气血〕

治一切亡血过多，形槁肢羸，饮食不进，肠胃滑泄，津液枯竭，久服生血益气，暖胃驻颜。精羊肉〔七斤去筋膜脂皮批开入下药末〕、肉苳蓉、山药〔湿者十两〕、当归〔十二两酒洗〕、天冬〔去心一斤〕、为末，安羊肉内，缚定，用无灰酒四饼，煮令酒乾，入水二斗，煮烂，再入后药，黄耆〔五两〕、人参〔三两〕、白朮〔二两〕为末，糯米饭作饼，培乾，和丸，温酒下，如难丸，用蒸饼杵丸。

此手足太阴药也，喻嘉言曰，此方可谓长于用补矣，人参羊肉同功，〔十剂曰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是也，人参补气，羊肉补形。〕而苳蓉山药为男子之佳珍，合之当归养荣，黄耆益卫，天冬保肺白朮健脾，而其制法尤精允为补方之首。

三才封髓丹〔补脾肺肾拔萃〕

降心火，益肾水，滋阴养血，润而不燥。天门冬、熟地黄〔二两〕、人参〔一两〕、黄蘗〔酒炒三两〕、砂仁〔两半〕、甘草〔炙七钱半〕、麵糊丸，用苡蓉五钱，切片，酒一大盞，浸一宿，次日煎汤送下。此手足太阴足少阴药也，天冬以补肺生水，人参以补脾益气，熟地以补肾滋阴，以药有天地人之名，而补亦在上中下之分，使天地位育，参赞居中。

故曰三才也，喻嘉言曰，加黄蘗以入肾滋阴，砂仁以入脾行滞，甘草以少变天冬黄蘗之苦，俾合人参建立中气，以伸参两之权，殊非好为增益成方之比也。本方除后三味等分煎，名三才汤，治脾肺虚劳欬嗽，本方除前三味，名凤髓丹，治心火旺盛，肾精不固，易于施泄。

大造丸〔肺肾虚损吴球〕

治虚损劳伤，欬嗽潮热。〔虚损一损肺，皮槁毛落，二损心，血液衰少，三损脾，饮食不为肌肤，四损肝，筋缓不自收持，五损肾，骨痿不起于莖，五劳者，志劳，思劳，心劳，忧劳，痰劳也，七伤者，大饱伤脾，大怒伤肝，强力举重，久坐湿地伤肾，形寒饮冷伤肺，忧愁思虑伤心，风雨寒暑伤形。

大恐不节伤志也，肺为气所出入之道，内有所伤，五脏之邪上逆于肺，则欬嗽，潮热者如潮水之有本，昼热夜静者为阳盛，昼静夜热者为阴虚，难经云，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调其荣，损其脾者调其饮食，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肾者益其精。

紫河车〔一具〕、败龟板〔二两童便浸三日酥炙黄〕、黄蘗〔盐酒炒〕、杜仲〔酥炙两半〕、牛膝〔酒浸〕、天冬〔去心〕、麦冬〔去心〕、人参〔一两〕、地黄〔二两茯苓砂仁六钱同煮去之〕、夏加五味子，酒米糊丸，盐汤下，冬酒下，女人去龟板，加当归，乳煮糊丸，此手太阴足少阴药也，河车本血气所生，大补气血为君，败龟板阴气最全，黄蘗禀阴气最厚，滋阴补水为臣，杜仲润肾补腰，〔腰者肾之府。〕

牛膝强筋壮骨，地黄养阴退热，制以茯苓砂仁，入少阴而益肾精，二冬降火清金，合之人参五味，能生脉而补肺气，大要以金水为生化之原，合补之以成大造之功也。

补天丸〔肾损丹溪〕

治气血衰弱，六脉细数虚劳之证。紫河车〔一具〕、黄蘗〔酒炒〕、龟板〔酥炙三两〕、杜仲〔薑汁炒〕、牛膝〔酒浸二两〕、陈皮〔一两〕、冬加乾薑五钱，夏加炒五味子一两，酒糊为丸。〔此即前方陈皮而除肺家药〕此足少阴药也，黄蘗龟板，滋肾之药，杜仲牛膝，腰膝之药，皆以补肾而强阴也，河车名曰混沌皮，用气血以补气血，假后天以济先天，故曰补天，加陈皮者，于补血之中而兼调其气也，冬月寒水用事，故加乾薑以助阳，夏月火旺烁金，故加五味以保肺。

人参固本丸〔肺劳〕

治肺劳虚热。〔肺主气，气者人身之根本也，肺气既虚，火又剋之，则成肺劳而发热，有欬嗽咯血肺痿诸证也。人参〔二两〕、天冬〔炒〕、麦冬〔炒〕、生地黄、熟地黄〔四两〕、蜜丸。此手太阴足少阴药也，肺主气，而气根于丹田，〔肾部〕故肺肾为子母之脏，必水能制火，而后火不刑金也，二冬清肺热，二地益肾水，人参大补元气，气者水之母也，人参之用，无所不宜，以气药引之则补阳，以血药引之亦补阴也。

参乳丸〔气血交补〕

大补气血。人参末、人乳粉、等分蜜丸，顿乳取粉法，取无病年少妇人乳，用银瓢或锡瓢，倾乳少许，浮滚水上顿，再浮冷水上立乾，刮取粉用，如摊粉皮法。〔按人乳乃阴血所化，服之润燥降火，益血补虚，所谓以人补人也，然能湿脾，滑肠，膩膈，久服亦有不相宜者，惟制为粉，则有益无损，须用一人妇人之乳为佳，乳杂则其气杂，又须旋用，经久则油羶。〕此手足太阴足厥阴药也，人参大补元气，人乳本血液化成，用之以交补气血，实平淡之神奇也。

天王补心丹〔补心、终南宣律师课诵劳心梦天王授以此方故名〕

治思虑过度，心血不足，怔忡健忘，心口多汗，大便或秘或溏，口舌生疮等证。〔心也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思虑过度，耗其心血，则神明伤而成心劳，故怔忡健忘也，汗者心之液，心烦热故多汗，心主血，血不足故大便燥而秘，或时溏者，心火不能生脾土也，舌者心之苗，虚火上炎，故口舌生疮，怔忡者，心惕惕然动不自安也，丹溪曰，怔忡大萆属血虚与痰，经曰，血并于下，气并于上，乱而善忘，又曰，盛怒伤志，志伤善忘，又曰，静则神藏，躁则消亡，人不耐于事物之扰，扰其血气之阴者将竭，故失其清明之体而善忘也，夫药固有安心养血之功，不若宁神静虑，返观内守为尤胜也。〕

生地〔四两酒洗〕、人参〔炒〕、丹参〔炒〕、茯苓〔一用茯神〕、桔梗、远志〔炒五钱〕、酸枣仁〔炒〕、柏子仁〔炒研去油〕、天冬〔炒〕、麦冬〔炒〕、

当归〔酒洗〕、五味子〔一两炒〕、蜜丸，弹子大，硃砂为方，临卧灯心汤下一丸，或噙含化，一方有石菖蒲四钱，〔菖蒲辛香，开心除痰。〕无五味子，一方有甘草。此手少阴药也，生地元参，北方之药，补水所以制火，取既济之义也，丹参当归，所以生心血，血生于气，人参茯苓，所以益心气，人参合麦冬五味，又为生脉散，盖心主脉，肺为心之华盖而朝百脉，〔百脉皆朝于肺〕补肺生脉，〔脉即血也〕所以使天气下降也。

〔天气下降，地气上腾，万物乃生〕天冬苦入心而寒泻火，与麦冬同为滋水润燥之剂，远志枣仁柏仁，所以养心神，而枣仁五味，酸以收之，又以敛心气之耗散也，桔梗清肺利膈，取其载药上浮而归于心，故以为使，硃砂色赤入心，寒泻热而重宁神，读书之人，所当常服。

孔圣枕中丹〔补心肾千金〕

治读书善忘，久服饮人聪明。〔读书易忘者，心血不足，而痰与火乱其神明也。〕败龟板〔酥炙〕、龙骨〔研末入鸡腹煮一宿〕、远志、九节菖蒲各等分为末，每服酒调一钱，日三服。此手足少阴药也，龟者介虫之长，阴物之至灵者也，龙者鳞虫之长，一之至灵者也，借二物之阴阳，以补吾身之阴阳，假二物之灵气，以助吾心之灵气也，又人之精与志。

皆藏于肾，肾精不足，则志气衰，不能上通于心，故迷惑善忘也，远志苦泄热而辛散郁，能通肾气上达于心，强志益智，菖蒲辛散肝而香舒脾，能开心孔而利九窍，去湿除痰，〔菖蒲为水草之精英，神仙之灵药〕，又龟能补肾，〔元武龟蛇属肾，肾藏志。〕龙能镇肝〔青龙属肝肝藏魂。〕使痰火散而心肝宁，则聪明开而记忆强矣。

大补阴丸〔补阴丹溪〕

治水亏火炎，耳鸣耳聋，欬逆虚热，〔耳为肾窍，耳鸣耳聋，皆属肾虚，水不制火，木挟心势冲逆而上，则为欬逆，则今之呃忒也。〕肾脉洪大，不能受峻补者。黄蘗〔盐酒炒〕、知母〔盐水炒四两〕、熟地黄〔酒

蒸)、败龟板〔酥炙六两〕、猪脊髓和蜜丸。盐汤下，此足少阴药也。四者皆滋阴补肾之药，补水即所以降火，所谓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是也，加脊髓者，取其能通肾命，以骨入骨，以髓补髓也。〔人身肾命，系于脊骨〕

滋肾丸〔补水，又名通关丸东垣〕

治肾虚蒸热，脚膝无力，阴痿阴汗，冲脉上冲而喘，及下焦邪热，口不渴而小便秘。〔肾中有水有火，水不足则火独治，故虚热，肝肾虚而湿热壅于下焦，故脚膝无力，阴痿阴汗，冲脉起于三阴之交，直冲而上至胸，水不制火，故气逆上而喘，便秘有不渴，解见后。〕黄蘗〔酒炒二两〕、知母〔酒炒一两〕、桂〔一钱〕、蜜丸。此足少阴药也，水不胜火，法当壮水以制阳光，黄蘗苦寒微辛，泻膀胱相火，补肾水不足，入肾经血分，知母辛苦寒滑，上清肺金而降火，下润肾燥而滋阴，入肾经气分，故二药每相须而行，为补水之良剂，肉桂辛热，假之反佐，为少阴引经，寒因热用也。

〔李东垣曰，经曰，气日大于人迎四倍，名曰关，关则不得小便，人迎大于气口四倍，名曰格，格则吐逆，关者甚热之气，格者甚寒之气，是关无出之由，格无入之理也，小便者，足太阳膀胱所主，生于肺金，肺中伏热水不能生，是绝小便之源也，渴而小便不通者，肺气不得降是也，故用清燥金之正化，气薄淡渗之药，泻火而清肺，滋水之化源也，若热在下焦而不渴，是绝其流而溺不泄也，须用气味俱厚，阴中之阴之药治之，王善夫病小便不通，渐成中满，腹坚如石，腿裂出水，夜不得眠，不能饮食，请余诊治，归而至日不寐，因记素问云，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又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

此病癃秘，是无阴则阳无以化也，此因膏粱积热，损伤肾水，火又逆上而为呕哕，内关外格之证悉具，死在旦夕矣，遂处此方大苦寒之剂，黄蘗知母各一两，桂一钱为引，须臾前阴如刀刺火热，溺如瀑泉，肿胀遂消，此证一在上焦气分而渴，一在下焦血分而不渴，二者之殊至易辨耳，又云，凡病在下焦皆不渴，血中有湿，故不渴也。

若膀胱阳虚，阴无以化，又当用八味肾气丸，按消渴证以渴为主，而分气血，故血分亦有渴者，淋证以淋为主，而分气血，故血分有不渴者。本方去桂名疗肾滋本丸，治肾虚目昏，本方去桂加黄连，名黄蘗滋肾丸，治上热下冷，水衰心烦，〔上热下冷，阳极似阴也。〕单黄柏一味，名大补丸，治肾膀胱虚热，〔气虚者用四君子汤下，血虚者四物汤下。〕腰股痛而足心热，为末，薑汁酒调服，名潜行散，治痛风腰以下湿热流注。

斑龙丸〔补阳〕

治虚损，理百病，驻颜益寿。鹿角胶、鹿角霜、菟丝子、柏子仁、熟地黄、等分为末，酒化胶为丸，一方加补骨脂，一方加鹿茸、肉苁蓉、阳起石、附子、黄耆、当归、枣仁〔炒〕、辰砂、亦名斑龙丸。〔此峻补气血之剂，阳虚者宜之，若真阴亏损，虚火上乘者，不可轻投，恐反涸其水。〕此手足少阴药也，鹿角胶霜、菟丝、熟地、皆肾经血分药也。

大补精髓，柏子仁入心而养心气，又能入肾而润肾燥，使心肾相交，心志旺而神魂安，精髓充而筋骨壮，去病益寿，不亦宜乎。〔鹿一名斑龙，睡时以首向尾，善通督脉，是以多寿，头为六阳之会，茸角锺于鹿首，岂寻常含血之属所可拟哉，成都道士尝货斑龙丸歌曰，尾间不禁沧海竭，九转灵丹都谩说，惟有斑龙顶上珠，能补玉堂关下穴。

龟鹿二仙膏〔补气血〕

治瘦弱少气，梦遗泄精，目视不明，精极之证。〔五劳之外，又有六极，谓气极，血极，精极，筋极，骨极，肌极也精生气，气生神，精极则无以生气，故瘦弱少气，气弱则不能生神，故目眊不明，精气不固，水不能制火，故遗泄而精愈耗也。〕

鹿角〔十斤〕、龟板〔五斤〕、枸杞〔二斤〕、人参〔一斤〕、先将鹿角龟板，锯截刮净，水浸，桑火熬炼成胶，再将人参枸杞熬膏和入，每晨酒服三钱。此足少阴药也，龟为介虫之长，得阴气最全，〔介虫阴类〕鹿角遇夏至即解，禀纯阳之性，〔阴生即解〕且不两月，长至一二十斤，骨之速生无过於此者，〔人身惟骨难长〕故能峻补气血，两者皆用气血以补气血，所谓补之其类也，人参大补元气，枸杞滋阴助阳，此血气阴阳交补之剂。

气足则精固不遗，血足则视听明了，久服可以益寿，岂第已疾而已哉。〔李时珍曰，龟鹿皆灵而寿，龟首常藏向腹，能通任脉，故取其甲以补心补肾补血以养阴也，鹿首常返向尾，能通督脉，故取其角以补命补精补气以养阳也。〕

补火丸〔补肾命火〕

治冷劳气血枯竭，肉瘠齿落，肢倦言微。〔吴鹤@曰，凡人之身有真火焉，寄于右肾，行于三焦，出入于甲胆，听命于天君，所以温百骸，养脏腑，充九窍者，皆此火也，为万物之父，故曰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此火一息，犹万物无父，故其肉衰而瘠，血衰而枯，骨衰而齿落，筋衰而肢倦，气衰而言微矣。〕

石硫黄〔一斤〕、猪大肠〔二尺〕、将硫黄为末，实猪肠中，烂煮三时，取出去皮，蒸饼为丸，如梧子大，每服十丸，日渐加之。此足少阴命门药也，硫黄火之精也亦号将军，〔大黄至寒，亦号将军。〕故用之以补火，以其大热有毒，故用猪肠烂煮以解之，庸俗之人，忌而罕用，盖不知其有破邪归正，返滞还清，消阴回阳，化魄生魂之力也。

〔吴鹤@曰，戴元礼有言曰，诸凉药皆滞，惟黄连寒而不滞，诸热药皆燥，惟硫黄热而不燥，昔仁和史早衰服之，年至九十，他如范文正公之金液丹，得效之玉真丸，和剂之来复丹，半硫丸，灵砂丹，百选之二气丹，活人之返阳丹，阳氏之紫霞丹，皆用之，但所主各有攸当耳，昂按人有真阳虚衰，桂附所不能补者，非硫黄不能补之，今人以为燥毒，衰而不用，不知硫黄性虽燥而姪利，与燥瀆者不同，本草称为救危妙药，道家以之服食，尊之为金液丹，固人所可常服者，且硝与磺，一阴一阳，然皆同类之物，今人惟知用芒硝而不敢用硫黄，可见今人之不逮古人矣。〕

附金液丹，硫黄十两，研末，瓷盆盛水，和赤石脂封口，盐泥固济，日乾，地内埋一小罐，盛水令满，安盆在内，用泥固济，慢火养七日七夜，加顶火一斤煨，取出，研末，蒸饼丸，米饮下，治久寒锢冷，劳伤虚损，伤寒阴证，小儿慢惊。玉真丸，生硫黄二两，生硝石、石膏、半夏、各一两，薑汁糊丸，薑汤或米饮下，每四十丸，治肾厥头痛。来复丹，太阴元精石、舶上硫黄、硝石、各一两。〔硝黄同微炒不可火大，柳条搅结成砂子。〕

五灵脂〔去砂石〕、青皮、陈皮、各一两，醋糊丸，米饮下，治伏暑泄泻，身热脉弱。〔玉机微义曰，硝石性寒，佐以陈皮，其性疏快，硫黄能利人，若作暖药止泻，误矣，此由啖食生冷，或冒暑热，中脘开结，挥

霍变乱，此药通利三焦，分理阴阳，服之甚验，若因暑火湿热者勿用。} 半硫丸，半夏、硫黄、等分，生薑糊丸，治老人虚秘冷秘。灵砂丹，水银三两，硫黄一两，炼成研末，糯米糊丸治诸虚锢冷。

二气丹硝石、硫黄等分为末，石器炒成砂，再研糯米糊丸，梧子大，每服四十丸，井水下，治伏暑伤冷，二气交错，中脘痞结，或呕或泄，霍乱厥逆。返阴丹，治阴毒伤寒，心神烦躁，四肢逆冷，硫黄五两，硝石、太阴元精石、各一两。附子〔炮〕、乾薑〔炮〕、桂心各五钱，用铁铤先铺元精末一半，次铺硝石末一半，中间下硫黄末，又着硝石一半，盖硫黄再以元精末盖上，用小盏合着炭三斤，烧令得所，勿令烟出。

研末和前药末饮丸，梧子大，每服十五至二十丸，艾汤下，汗出为度。本事方，破阴丹，治阴中伏阳，烦躁，六脉沉伏，硫黄、水银、各一两，陈皮、青皮、各五钱，先将硫黄入铤镕开，次下水银，铁杖搅匀，令无星，细研糊丸，每服三十丸，如烦躁，冷盐汤下，阴证，艾汤下。伤寒百问方，硫黄五钱，艾汤调下，治身冷脉微，厥而烦躁，令卧汗出而愈。黑锡丹，黑铅、硫黄、各二两，将锡镕化，渐入硫黄，候结成片，倾地上出火毒，研至无声为度，治阴阳不升降，上盛下虚，头目眩运。

唐郑相国方〔补肺肾〕

治虚寒喘嗽，腰脚酸痛。〔肺虚气乏而痰多则喘嗽，肾虚则腰脚酸痛。〕破故纸〔十两酒蒸为末〕、胡桃肉〔二十两去皮烂研〕、蜜调如饴，每晨酒服一天匙，不能饮者，熟水调，忌芸薹羊肉。〔芸薹菜也〕此手太阴足少阴药也，破故纸属火，入心包命门，能补相火以通君火，暖丹田，壮元阳，胡桃属木，能通命门，利三焦，温肺润肠，补养气血，有木火相生之妙，气足则肺不虚寒，血足则肾不枯燥，久服利益甚多，不独上疗喘嗽，下强腰脚而已也。

〔古云黄蘗无知母，破故纸无胡桃，犹水母之无虾也，李时珍曰，命门在两肾中央，为生命之原，相火之主，肾命相通，藏精而恶燥，胡桃状颇相类，皮汁青黑，故入北方，佐破故纸润燥而调血，使精气内充，血脉通调，诸疾自然愈矣。本方加杜仲一斤，生薑炒蒜四两，名青娥丸，治肾虚腰痛。〔经曰，腰者肾之府，转移不能，肾将惫矣。〕再加牛膝〔酒浸〕、黄蘗〔盐水炒〕、川草薢〔童便浸〕、蜜丸治同，本方加杜仲、胡卢巴、小茴香、草薢、名喝起丸，治小肠气痛引腰。〕

二至丸〔补肾〕

补腰膝，壮筋骨，强阴肾，乌髭发，价廉而功大。冬青子〔即女贞实，冬至日采，不拘多少，阴乾，蜜酒拌蒸，过一夜，粗袋擦去皮，晒乾为末，瓦瓶收贮，或先熬乾，旱莲膏旋配用。〕、旱莲草〔夏至日采，不拘多少，捣汁熬膏，和前药为丸。〕、临卧酒服，一方加桑椹乾为丸，或桑椹熬膏和入。此足少阴药也，女贞甘平，少阴之精，隆冬不凋，其色青黑，益肝补肾，旱莲甘寒，汁黑入肾补精，故能益下而荣上，强阴而黑发也。〔李时珍曰，女贞上品妙药，古方罕用，何哉。〕

扶桑丸〔除风湿润五脏胡僧〕

除风湿，起羸羸，驻容颜，乌髭发，却病延年。嫩桑叶〔去蒂洗净暴乾一斤为末〕、巨胜子〔即黑脂麻淘净四两〕、白蜜〔一斤〕、将脂麻搗碎熬浓汁，和蜜炼至滴水成珠，入桑叶末为丸，一方桑叶为末，脂麻蒸捣等分，蜜丸，早盐汤，晚酒下。此足少阴手足阳明药也，桑乃箕星之精，其木利关节，养津液，〔故凡熬药俱用桑柴。〕其叶甘寒，入手足阳明，凉血燥湿而除风，巨胜甘平，色黑，益肾补肝，润腑脏，填精髓，〔陶弘景曰，八穀之中，惟此为良。〕夫风湿去则筋骨强，精髓充则容颜泽，却病乌髭，不亦宜乎。〔歌曰

扶桑高入云，海东日出气氤氲，沧海变田几亿载，此树遗根今尚存，结子如丹忽如漆，绿叶英英翠可扞，真人采窃天地气，留与红霞共吐吞，濯磨入鼎即灵药芝朮区区未可群，餐松已有人仙去，我今朝夕从此君，叶兮叶兮愿玉汝，绿阴里面有桃津。}

参苓白朮散〔补脾〕

治脾胃虚弱，饮食不消，或吐或泻。{土为万物之母，脾土受伤，则失其健运之职，故饮食不消，兼寒则呕吐，兼湿则濡泄也，饮食既少，众脏无以禀气，则虚羸日甚，诸病丛生矣。} 人参、白朮〔土炒〕、茯苓、甘草〔炙〕、山药〔炒〕、扁豆〔炒〕、薏仁〔炒〕、莲肉〔炒去心〕、陈皮、砂仁、桔梗、为末，每三钱，枣汤或米饮调服。此足太阴阳明药也。

治脾胃者，补其虚，除其湿，行其滞，调其气而已，人参、白朮、茯苓、甘草、山药、薏仁、扁豆、莲肉，皆补脾之药也，然茯苓、山药、薏仁，理脾而兼能渗湿，砂仁、陈、皮调气行滞之品也，然合参朮苓草，暖胃而又能补中，〔陈皮砂仁，入补药则补。〕桔梗苦甘入肺，能载诸药上浮，又能通天气于地道，〔肺和则天气下降。〕使气得升降而益和，且以保肺防燥，药之上僭也。

妙香散〔遗精惊悸王荆公〕

治梦遗失精，惊悸郁结，〔肾主藏精，心主藏神，邪火旺行，心肾不交，上实下虚，则梦中遗失，心虚神扰，故多惊悸忧思，气滞则成郁结。〕山药〔二两薑汁炒〕、人参、黄耆、远志〔炒〕、茯苓、茯神〔一两〕、桔梗〔三钱〕、甘草〔二钱〕、木香〔二钱五分〕、麝香〔一钱〕、辰砂〔二钱另研〕为末，每服二钱，酒下。

此手足少阴药也，心君火也，君火一动，相火随之，相火寄于肝胆，肾之阴虚，则精不藏，肝之阳强，则气不固，〔阳即邪火也〕故精脱而成梦矣。{准绳曰，病之初起，亦有不在肝肾而在心肺脾胃之不足者，然必传于肝肾而精乃走也，又曰，心肾是水火之脏，法天地，施生化成之道，故藏精神，

为五藏之宗主，若由他藏而致肾之泄者，必察四属以求其治，大抵精自心而泄者，则血脉空虚，本纵不收，自肺而泄者，则皮槁毛焦，喘急不利，自脾而泄者，色黄肉消，四肢懈怠，自肝而泄者，筋痿色青，自肾而泄者，色黑髓空而骨坠，即脉亦可辨也，朱丹溪曰，主闭藏者肾也，司涎泄者肝也，二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心君火也，为物所感，则易于动，心动则相火翕然随之，虽不交会，精亦暗流而渗漏矣，所以圣贤只是教人收心养性，其旨深矣。}

山药益阴清热，兼能濡精，故以为君，人参黄耆所以固其气，远志二茯所以宁其神，神宁气固，则精自守其位矣，且二茯下行利水，又以泄肾中之邪火也，桔梗清肺散滞，木香涎肝和脾。〔行气故涎肝，肝涎则木不剋土而脾和。〕丹砂镇心安神，麝香通窍解郁，二药又能辟邪，亦所以治其邪感也，加甘草者，用以交和乎中，犹黄婆之媒娶也。

〔黄婆脾也，婴儿膏女心肾也〕是方不用固濡之剂，但安神正气，使精与神气相依而自固矣，以其安神利气，故亦治惊悸郁结。{娄全善曰，详古治梦遗方属郁滞者居大半，庸医不知其郁，但用濡剂固脱，愈濡愈郁，其病反甚矣。}

玉屏风散〔补表〕

治自汗不止，气虚表弱，易感风寒。〔阳也者，卫外而为固也，阳虚不能卫外，故津液不固而易泄，且畏风也，此与伤风自汗不同，彼责之邪实，此责之表虚，故补散各异。〕黄耆〔炙〕、防风〔一两〕、白朮〔炒二两〕为末，每服三钱。此足太阳手足太阴药也，黄耆补气，专固肌表，故以为君，白朮益脾，脾主肌肉，故以为臣，防风去风，为风药卒徒，而黄耆畏之，故以为使，以其益卫固表，故曰玉屏风。

〔李东垣曰，黄耆得防风而功益大，取其相畏而相使也，准绳曰，卒中偏枯之证，未有不因真气不周而病者，故黄耆为必用之君药，防风为必用之臣药，黄耆助真气者也，防风载黄耆助真气以周于身者也，亦有治风之功焉，许胤宗治王太后中风口噤，煎二药薰之而愈，况服之乎。前药等分煎，名黄耆汤，洁古用代桂枝汤，治春夏发热有汗，脉微弱，恶风寒者，恶风甚，加桂枝，又用川芎、苍朮、羌活、等分，名川芎汤，以代麻黄汤，治秋冬发热无汗恶风寒者，恶寒甚加麻黄。〕

四君子汤〔补阳益气〕

治一切阳虚气弱，脾衰肺损，饮食少思，体瘦面黄，皮聚毛落，脉来细软。〔脾者万物之母也，肺者气之母也，脾胃一虚，肺气先绝，脾不健运，故饮食少思，饮食减少，则营卫无所资养，脾主肌肉，故体瘦面黄，脾主皮毛，故皮聚毛落，脾肺皆虚，故脉来细软也。〕人参、白朮〔土炒〕、茯苓〔二钱〕、甘草〔一钱〕、薑三片枣二枚煎。

此手足太阴足阳明药也，人参甘温，大补元气，为君，白朮苦温，燥脾补气，为臣，茯苓甘淡，渗湿泻热，为佐，甘草甘平，和中益土，为使也，气足脾运，饮食倍进，则余脏受荫，而色泽身强矣，再加陈皮以理气散逆，半夏以燥湿除痰，名曰六君，以其皆中和之品，故曰君子也。本方加陈皮名异功散，〔钱氏〕调理脾胃，再加半夏，名六君子汤，治气虚有痰，脾虚鼓胀，〔以补剂治胀满，内经所谓寒因寒用也。〕

再加香附砂仁，名香砂六君子汤，治虚寒胃痛，或腹痛泄泻，六君子加麦冬竹沥，治四肢不举，〔脾主四肢〕六君子加柴胡、葛根、黄芩、白芍、名十味人参散，治虚热潮热，身体倦怠，六君子加乌梅草果等分，薑枣煎，名四兽饮，〔三因，和四脏以补脾，故名。〕治五脏气虚，七情兼并，结聚痰饮，与卫气相搏，发为疟疾，亦治瘴疰，本方加黄耆山药，亦名六君子汤，为病后调理助脾进食之剂。

本方加生薑、酸枣仁、〔炒〕治振悸不得眠，〔胡洽居士〕本方加竹沥薑汁，治半身不遂，在右者属气虚，亦治痰厥暴死，本方加木香、藿香、乾葛、名七味白朮散。〔钱氏〕治脾虚肌热，泄泻，虚热作渴，〔人参白朮乾葛皆能生津。〕杨仁斋再加五味子、柴胡、治消渴不能食，本方除人参，加白芍，名三白汤，治虚烦，或泄或渴，为调理内伤外感之奇方，本方除茯苓，加乾薑，名四顺阳，亦可蜜丸，治阴证脉沉无热，不欲见光，腹痛不和。

〔如阴阳未辨，姑与服之，若阳厥便发热，若阴证则无热。〕本方加山药、扁豆、薑枣煎，名六神散，〔陈无择〕治小儿表热去后又发热者。〔世医到此，尽不能晓，或再用凉药，或再解表，或谓不治，此表里俱虚，气不归元，而阳浮于外，所以再热非热证也，宜用此汤加粳米煎，和其胃气，则收阳归内，而身凉矣，热甚者，加升麻知母，名银白汤。〕四君合四物名八珍汤，治心肺虚损，气血两虚。

〔心主血，肺主气，四加补气，四物补血。〕及胃损饮食不为肌肤，〔血气充，然后肌肉长。〕若伤之重者，真阴内竭，虚阳外鼓，诸证蜂起，则于四君四物之中，又加黄耆以助阳固表，加肉桂以引火归元，名十全大补汤，〔金匱曰，虚者十补勿一泻之，此汤是也〕十全大补去川芎，加陈皮，名温经益元散，〔节庵〕

治汗后头眩心悸，筋惕肉𦓐，或汗出不止，及下后下利不止，身体疼痛，〔太阳宜汗，汗多则亡阳，故有眩悸𦓐惕之证，阳明宜下，下多则亡阴，故有下利身痛之证。〕十全大补加防风为君，再加羌活、附子、杜仲、牛膝、名大防风汤，治鹤膝风。

四物汤〔补阴益血见血门〕

补中益气汤〔补中升阳见气门〕

升阳益气汤〔升阳益胃东垣〕

治脾胃虚弱，怠惰嗜卧，时值秋燥令行，湿热方退，体重节痛，口苦舌乾，心不思食，食不知味，大便不调，小便频数，兼见肺病，洒淅恶寒，惨惨不乐，乃阳气不升也。〔阳受气於胸中，经曰，阳气者，若天与日，清阳失位，则浊阴上千，脾虚不运，而怠惰嗜卧也，体重节痛，湿盛而阴邪胜也，口苦舌乾，阴火上炎也，不嗜食，不知味，胃气虚衰也，大便不调，湿胜也，小便频数，膀胱有热也，洒淅恶寒，阳虚也，惨惨不乐，膻中阳气不舒也，经曰，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在两乳中间。〕

黄耆〔二两〕、人参、甘草〔炙〕、半夏〔一两脉濡者用〕、白芍〔炒〕、羌活、独活、防风〔五钱以其秋旺故以辛温泻之〕、陈皮〔四钱留白〕、白朮〔土炒〕、茯苓〔小便利不渴者勿用〕、泽泻〔不淋勿用〕、柴胡〔三钱〕、黄连〔二钱〕每三钱，薑枣煎，又补中益气汤加炒麴黄芩，亦名益胃升阳汤，治妇人经候凝结，血块暴下，脾虚水泻。

此足太阴阳明药也，六君子助阳益胃，补脾胃之上药也，〔参朮苓草陈皮半夏〕、加黄耆以补肺而固卫，芍药以敛阴而调荣，羌活、独活、防风、柴胡、以除湿痛〔羌活除百节之痛〕而升清阳，茯苓泽泻以泻湿热而降浊阴，少佐黄连以退阴火，补中有散，发中有收，使气足阳升，则正旺而邪服矣。

〔东垣曰，此治肺之脾胃虚也何故，秋旺用参朮芍药之类，反补脾，为脾胃虚，则肺俱受病，故因时而补，易为力也，又曰，余病脾胃久衰，一日体重，肢节疼痛，大便泄下，小便闭塞，默思内经云，在下者因而竭之，是先利小便也，又治诸泻小便不利者，先分利之，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当用淡渗之剂，又思圣人之法，虽布在方策，其未尽者，以意求之，今寒湿客邪自外入里而甚暴，若用淡渗以利之。

病虽即已，是降之又降，复益其阴，而重竭其阳也，治以升阳风药，是为宜耳，羌活独活升麻柴胡各一钱，防风炙甘草各五分，一剂而愈，大法寒湿之胜，风以平之，又曰下者举之，圣人之法，举一可知百矣，东垣又曰，药中但犯泽泻、猪苓、茯苓、木通、灯草、淡味渗泄之类，皆从时令之旺气，以泄脾胃之外邪，而补金水之不足也，或小便已数。

肝肾不受邪者而误用之，必大泻真阴竭绝肾水，先损其两目也，又曰，灵枢云，头有疾，取之足，谓阳病取阴也，足有疾，取之上，是阴病取阳也，中有疾，旁取之，中者脾胃也，旁者少阳甲胆也，甲胆风木也，东方春也，胃中穀气者，便是风化也，胃中湿胜而成泄泻，宜助甲胆风胜以克之，又是升阳助清气上行之法也。〕

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补脾升阳泻火东垣〕

治饮食伤胃，劳倦伤脾，火邪乘之而生大热，右关脉缓弱，或弦，或浮数。〔右关缓弱脾虚也，弦木剋土也，浮数热也，东垣曰，湿热相合，阳气日虚，不能上升，脾胃之气，下流肝肾，是有秋冬而无春夏也，惟泻阴火，伸阳气，用味薄风药升发，则阴不病，阳气生矣。〕黄耆、苍朮〔泔浸炒〕、甘草〔炙〕、羌活

〔一两〕、升麻〔八钱〕、柴胡〔两半〕、黄连〔酒炒五钱〕、黄芩〔炒〕、人参〔七钱〕、石膏〔少许长夏微用过时去之〕

每服三钱，或五钱。此足太阴阳明少阳药也，柴胡、升麻、羌活、助阳益胃以升清气，人参、苍朮、黄耆、甘草、益气除湿以补脾胃，黄芩、黄连、石膏、凉心清胃以泻阴火。〔李东垣曰，胃乃脾之刚，脾乃胃之柔，饮食不节，则胃先病，脾无所禀而后病，劳倦则脾先病，不能为胃行气而后病，胃为十二经之海，脾胃既虚，十二经之邪不一而出，假令不能食而肌肉削，此本病也，右关脉缓而弱，本脉也，或本脉中兼见弦脉，证中或见四肢满闭。

淋瀝，便难，转筋，一二证，此肝之脾胃病也，当加风药以泻之，脉中兼见洪大，证中或见肌热烦热，面赤，肉消一二证，此心之脾胃病也，当加泻心火之药，脉中兼见浮濡，证中或见短气，气上喘嗽，痰盛，皮涩一二证，此肺之脾胃病也，当加泻肺及补气之药，脉中兼见沉细，证中或见善欠善恐一二证，此肾之脾胃病也，当加泻肾水之浮，及泻阴火之药，所以言此者，欲人知百病皆从脾胃生也，处方者当从此法加时令药。

归脾汤〔引血归脾见血门〕

养心汤〔补心见血门〕

人参养荣汤〔补血见血门〕

补肺汤〔补肺止嗽〕

治肺虚欬嗽。〔有声无痰曰欬，盖伤于肺气，有痰无声曰嗽，盖动于脾湿也，有声有痰曰欬嗽，有因风因火因痰因湿因食因虚之异，此为肺虚不能生肾水，水不制火，虚火上炎而欬嗽也，欬嗽脉浮为客邪，宜发散，脉实为内热，宜清利，脉濡散为肺虚，宜温补，久嗽曾经解外，以致肺胃俱虚，饮食不进，宜温中助胃，兼治嗽药。〕

人参、黄耆〔蜜炙〕、五味子〔炒〕、紫菀〔一钱〕、桑白皮〔蜜炙〕、熟地黄〔二钱〕入蜜少许和服，此手太阴足少阴药也，肺虚而用参耆者，脾为肺母，气为水母也，〔虚则补其母。〕用熟地者，肾为肺子，子虚必盗母气以自养，故用肾药先滋其水，且熟地亦化痰之妙品也，〔丹溪曰，补水以制相火，其痰自除。〕欬则气伤，五味酸温，能敛肺气，嗽由火盛，桑皮甘寒，能泻肺火，紫菀辛能润肺，温能补虚，合之而名曰补肺，盖金旺水生，欬嗽自止矣。〔此治肺虚欬嗽，若实火嗽者禁用，刘宗厚曰，因劳而嗽，则非嗽为本也，故此汤与金匱肾气丸为少阴例药，仁斋直指曰，肺出气也，肾纳气也，肺为气主，肾为气本。

凡欬嗽暴重，自觉气从脐下逆上者，此肾虚不能收气归元，当地黄丸，安肾丸，毋徒从事于肺，此虚则补子之义也，医贯曰，五行惟肺肾二脏，母病而子受邪，何则，肺主气，肺有热，气得熬而上蒸，不能下生于肾，肾受伤矣，肾伤则肺益病，盖母藏子宫，子隐母胎，凡人肺金之气，夜卧则归藏于肾水之中，因肺受心火之邪。欲下避水中，而肾水乾枯，火无可容之地，因是复上而为病矣。〕

补肺阿胶散〔补肺清火钱乙〕

治肺虚有火，嗽无津液而气哽者。〔火盛则津枯，津枯则气哽。〕

阿胶〔蛤粉炒两半〕、马兜铃〔焙〕、甘草〔炙〕、牛蒡子〔炒香一两〕、杏仁〔去皮尖七钱〕、糯米〔一两〕此手太阴药也，马兜铃清热降火，〔兜铃象肺故入肺。〕牛蒡子利膈滑痰，〔润肺解热，故治火

嗽。〕杏仁润燥散风，降气止咳，阿胶清肺滋肾，益血补阴，气顺则不哽，液补则津生〔阿胶补血液〕，火退而嗽宁矣，土为金母，故加甘草粳米以益脾胃。

李时珍曰，补肺阿胶散，用马兜铃，非取其补肺，取其清热降气，而肺自安也，其中阿胶糯米，乃补肺之正药，昂按清热降气，泻之即所以补之也，若专一于补，适以助火而益嗽也。}

生脉散〔保肺复脉见暑门〕

百合固金汤（保肺赵戴庵）

治肺伤咽痛，喘嗽痰血，〔肺金受伤故咽痛，则肾水之源绝，肾脉挟咽，虚火上炎，故咽痛，火上薰肺故喘嗽，痰因火生，血因火逼。〕生地黄〔二钱〕、

熟地黄〔三钱〕、麦冬〔半钱〕、百合、芍药〔炒〕、当归、贝母、

生甘草〔一钱〕、元参桔梗〔八分〕此手太阴足少阴药也，〔肺肾为子母之脏，故补肺者，多兼滋肾。〕金不生水，火炎水乾，故以二地助肾滋水退热为君，百合保肺安神，麦冬清热润燥，元参助二地以生水，贝母散肺郁而除痰，归芍养血兼以平肝，〔肝火盛则剋金。〕甘桔清金，成功上部，〔载诸药而上浮〕皆以甘寒培元清本，不欲以苦寒伤生发之气也。

〔李士材曰，戴庵此方殊有卓见，然土为金母，清金之后，亟宜顾母，否则金终不可足也，医贯曰，欬嗽吐血，未必成擦也，服四物知蘘之类不已，则擦成矣，胸满膨胀，悒悒不快，未必成胀也，服山查神麴之类不止，则胀成矣，面目浮肿，小便泌瀉，未必成水也，服渗利之药不止，则水成矣，气滞膈塞，未必成噎也，服青皮枳壳宽快之药不止，则噎成矣。〕

紫菀汤〔肺劳气极海藏〕

治肺伤气极，劳热久嗽，吐痰吐血。〔气极六极之一也，肺主气，元气虚则阴火盛，壮火食气，故成气极，火炎肺系，故久嗽不已，甚则逼血上行也。〕及肺痿变痛，

紫菀〔洗净炒〕、阿胶〔蛤粉炒成珠〕、知母、贝母〔一钱〕、桔梗、人参、茯苓、

甘草〔五分〕、五味子〔十二粒〕食后服，一方加莲肉。此手太阴药也，劳而久嗽，肺虚可知，即有热证，皆虚火也，海藏以保肺为君，故用紫菀阿胶，〔二药润肺补虚消痰止咳。〕以清火为臣。故用知母贝母，〔二药辛寒，润燥消痰。〕以参苓为佐者，扶土所以生金，以甘桔为使者，载药上行脾肺。〔桔梗载诸药上行，而能清肺，甘草辅人参补脾。〕五味子滋肾家不足之水，收肺家耗散之金，久嗽者所必收也。

秦艽扶羸汤〔肺劳直指〕

治肺痿骨蒸，或寒或热成劳，欬嗽声嘎不出，体虚自汗，四肢倦怠。〔肺痿有火热伤肺而得之者，有肺气虚寒而得之者，骨蒸骨里蒸蒸然热，阴虚也，欬嗽，阴火乘肺也，或寒或热，阴阳不和也，声嘎，火郁在肺也，自汗倦怠，心脾虚而卫气不充也。柴胡〔二钱〕、秦艽、人参、当归、鳖甲〔炙〕、地骨皮〔半钱〕、紫菀、半夏、甘草〔炙一钱〕加薑枣煎。此手太阴足少阳药也，柴胡秦艽，散表邪兼清里热。

〔柴胡解肌热，秦艽退骨蒸。〕鳖甲地骨，滋阴血而退骨蒸，〔地骨皮凉血，退有汗骨蒸。〕参草补气，当归和血，紫菀理痰嗽，〔润肺除痰。〕半夏发音声，〔肺属金，声之所从出也，有物实之，则金不鸣，燥湿除痰，则金清而声自开矣，有声嘶而哑者，是肺已损也，难治。〕表里交治，气血兼调，为扶羸良剂。

{透肌解热，柴胡秦艽乾葛为要剂，故骨蒸方中多用之，寇宗奭曰，柴胡本经并无一定治劳，甄权大明并言补虚劳，医家执而用之，贻害无穷，李时珍曰，劳有五，若劳在肝胆心，心包有热，或少阳经寒热，则柴胡乃手足厥阴少阳必用之药，劳在脾胃有热，或阳气下陷，则柴胡为退热升清必用之药，惟劳在肺肾者不可用耳，寇氏一黄摈斥，殊非通论，昂按杨氏此方。

用柴胡为君，则肺劳亦有用之者矣，大抵柴胡能退热升清，宣畅气血，昔孙琳治劳瘵而曰热有在皮肤，在脏腑，在骨髓，在骨髓者，非柴胡不除，则柴胡亦有退骨蒸之力矣，况有滋补之药以辅之乎，直指方又云，柴胡之退热不及黄芩，李时珍曰，黄芩之退热，乃寒能胜热，折火之本也，柴胡之退热，乃苦以发之，散火之标也。}

黄耆鳖甲散〔劳热谦甫〕

治男女虚劳客热，五心烦热，四肢怠惰，欬嗽咽乾，自汗食少，或日晡发热。{五心，心窝，手心，足心也，脾主四肢，五心烦热，是心火陷于脾土之中，宜升发火郁，四肢倦怠，脾虚也，欬嗽，肺火也，咽乾，肾水不足，相火上炎也，自汗，阳虚也，食少，脾胃弱也，日西潮热，肺虚也。}黄耆〔蜜炙〕、鳖甲〔炙〕、天冬〔五钱〕、秦艽、柴胡、地骨皮、茯苓〔三钱〕、桑白皮、紫菀、半夏、芍药、生地黄、知母、甘草〔炙三钱半〕、人参、桔梗、肉桂〔一钱半〕每一两加薑煎。

〔此即前方减当归、加黄耆、茯苓、生地、芍药、天冬、知母、桑皮、桔梗、肉桂。〕卫生减桂芍地骨，名人参黄耆散，治同。此手足太阴足少阳药也，鳖甲、天冬、芍、地、知母、滋肾水而泻肺肝之火，以养阴也。〔地黄知母滋肾水，天冬泻肺火，鳖甲芍药泻肝火。〕黄耆、人参、桂、苓、甘草、固卫气而补脾肺之虚，以助阳也，桑皮桔梗以泻肺热，半夏紫菀以理痰嗽。

〔紫菀润肺止嗽，半夏化痰利咽，故金匱治喉痺咽痛，皆用半夏，盖辛能散亦能润也。〕秦艽、地骨、以散内热而除蒸，柴胡以解肌热而升阳，此表里气血交治之剂也。

秦艽鳖甲散〔风劳谦甫〕

治风劳骨蒸，午后壮热，欬嗽，肌瘦，颊赤，盗汗，脉来细数。〔风阳邪也，在表则表热，在里则里热，附骨则骨热，午后甚者，阴虚也，风火相搏，则欬嗽，蒸久血枯，则肌瘦，虚火上炎，则颊赤，睡而汗出，曰盗汗，阴虚也，脉细为虚，脉数为热。}鳖甲〔一两炙〕、秦艽、知母、当归〔五钱〕、柴胡、地骨皮〔一两〕、乌梅〔一个〕、青蒿〔五叶〕、汗多倍黄耆。

此足少阳厥阴药也，风生热而热生风，非柴胡秦艽不能驱风邪使外出，鳖甲类，用甲者，骨以及骨之义，乌梅酸涩，能引诸药入骨而敛热，青蒿苦寒，能从诸药入肌而解蒸，〔柴胡青蒿，皆感少阳生发之气，凡苦寒之药，多伤脾胃，惟青蒿清芬入脾，独宜于血虚有热之人。〕知母滋阴，当归和血，地骨散表邪兼清里热，又止汗除蒸之上品也。

益气聪明汤〔聪耳明目东垣〕

治内障目昏，耳鸣耳聋。{五脏皆禀气于脾胃，以达于九窍，烦劳伤中，使冲和之气，不能上升，故目昏而耳聋也，李东垣曰，医不理脾胃及养血安神，治标不治本，是不明理也。黄耆、人参〔五钱〕、葛根、蔓荆子〔三钱〕、白芍、黄蘗〔二钱，如有热烦乱，春月渐加，夏倍之，如脾虚去之，热减少用。}

升麻〔钱半〕、炙甘草〔一钱〕每四钱，临卧服，五更再服。此足太阴阳明少阴厥阴药也，十二经脉清阳之气，皆上于头面而走空窍，因饮食劳役，脾胃受伤，心火太盛，则百脉沸腾，邪害空窍矣，参耆甘温以补脾胃，甘草甘缓以和脾胃，乾葛升麻蔓荆轻扬升发，能入阳明，鼓舞胃气，上行头目，中气既足，清阳上升，则九窍通利，耳聪而目明矣，白芍敛阴和血，黄蘗补肾生水，盖目为肝窍，耳为肾窍，故又用二者，平肝滋肾也。

羊肉汤〔亡阳失血韩祇和〕

治伤寒汗下太过，亡阳失血，恶人踈卧，时战如疟，及产脱血虚。〔韩祇和曰，若止救逆，效必迟矣，与羊肉汤，为效甚速，病人色虽见阳，是热客上焦，中下二焦，阴气已盛，若调得下焦有阳，则上焦阳气下降丹田，知所归宿矣。〕当归、白芍、牡蛎〔煨一两〕、龙骨〔煨五钱〕、生薑〔二两〕、附子〔炮二两〕、桂枝〔七钱半〕每服一两，羊肉四两，加葱白煮服。此足少阴药也，当归芍药以补其阴，附子薑桂以复其阳，龙骨牡蛎以收其脱，羊肉大补以生其气血。

白话译文

总论

所谓"补"，是补足人体的亏缺；所谓"养"，是细心培育、妥善护持，使气血（气，指人体运行的功能动力；血，指滋养脏腑的营养物质）顺畅条达，不受戕害。人的先天禀赋很难绝对均衡——有人偏阳旺而阴液（阴，指人体濡润、宁静的一面）不足，有人偏阴盛而阳气（阳，指人体温煦、推动的功能）不足，因此必须借助药物加以调补，同时还须从容调养，假以时日，使气血归于平和，才能形神俱健、疾病不生。

《内经》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病已形成再用药，乱已发生再治理，就像口渴了才去挖井、打仗了才去铸造兵器，不是太晚了吗？所以将补养列于诸类方剂之首。又因补养非一朝一夕可见效，故以丸剂居前（丸药缓释持久）、汤剂居后（汤药取效较速）。

六味地黄丸（滋补真阴之祖方）

主治肝肾不足、真阴（肾中本元之阴精）亏损、精血枯竭，症见形体消瘦羸弱、腰痛足酸、自汗盗汗、虚火生痰；又治肾虚移热于肺所致的发热咳嗽；肾精不足引起的头晕目眩、耳鸣耳聋、遗精便血、消渴（类似糖尿病的多饮多尿证候）淋漓、失血失音、舌燥咽痛、虚火牙痛、足跟疼痛及下部疮疡——诸证皆由肾水不足、虚火上炎所致。

本方由六味药组成：熟地黄八两（九蒸九晒，滋阴补肾、生血生精），山茱萸四两（酒润，温肝涩精、固摄肾气），山药四两（清虚热于肺脾、补脾固肾），茯苓三两（拌乳，渗脾湿、通心肾），牡丹皮三两（泻君相伏火、凉血退蒸），泽泻三两（泻膀胱水邪、聪耳明目）。蜜丸，空腹以盐汤或冬日以酒送服。

方义精妙之处：熟地为君主之药，大补精血；山茱萸、山药为臣，一涩精固气，一补脾固肾；丹皮、茯苓、泽泻为佐使，泻相火、渗湿热、利水邪。补而兼泻，一阖一开，相互制衡，成就"平淡之神奇"——六脏兼顾而功专肝肾，寒温不偏而气血并补。

后世衍生加减：加附子、肉桂各一两，名**桂附八味丸**，补命门相火之不足（“益火之原以消阴翳”，适用于尺脉弱者）；加黄柏、知母各二两，名**知柏八味丸**，治阴虚火动、骨痿髓枯（“壮水之主以制阳光”，适用于尺脉旺者）；加桂一两，名**七味地黄丸**，引虚浮之火下归命门；加五味子三两，名**都气丸**，治劳嗽；加五味子、麦冬，名**八仙长寿丸**，再加紫河车则兼治虚损劳热；还有**益阴肾气丸**（即明目地黄丸），加柴胡升阳、当归尾活血，治肾虚目昏。

李士材特别指出用此方四大失误：地黄须产自怀庆才力厚；蒸晒须满九次才算熟透；因嫌地黄滋腻而擅自减量，则君药力弱；因嫌泽泻渗利而擅自减量，则使药无力。随意加减或堆砌补药，有补无泻，反使六味本方之功退居虚位，是庸医之误。

七宝美髯丹（补肝肾、益气血）

主治气血不足、形体羸弱、周身痹痛、肾虚无子、消渴淋漓、遗精崩带、痈疮痔肿诸证。

核心药物：何首乌（赤白各一斤，黑豆拌九蒸九晒）涩精固气、补肝坚肾为君；茯苓交通心肾、渗利脾湿；牛膝强筋骨、益下焦；当归辛温养血；枸杞甘寒补水；菟丝子益肝脾肾三阴、强卫气（卫气，指体表防御之气）；补骨脂助命火、暖丹田（丹田，脐下三寸，肾气聚集之处）。诸药同用，使营卫调和、水火相交，气血冲和则百病自愈。

作者汪昂特别指出：六味丸以地黄为君，七宝丹以何首乌为君，各有配合之法，不可将两方合并使用——“一药二君，安所适从”，此为制方之大忌。

还少丹（阴阳平补，养脾肾）

主治脾肾虚寒、气血羸乏、不思饮食、发热盗汗、遗精白浊、肌体瘦弱、牙齿浮痛诸证。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二本受损则未老先衰。

方用肉苁蓉、巴戟天入肾经血分，茴香入肾经气分，三者共补命门相火之不足——火旺则脾土健运，饮食自增；熟地、枸杞补肾水以济火；杜仲、牛膝补腰膝助肾；茯苓、山药渗湿助脾；山茱萸、五味子生肺液固精；远志、菖蒲通心气交肾（治遗精白浊之心肾不交）；大枣补气养血；楮实助阳充肌。全方水火平调、脾肾交补。

黑地黄丸（健脾补肾，药少力专）

主治脾肾不足、房劳虚损、形瘦无力、面色青黄，兼治血虚久痔。仅四味：苍术（燥湿健脾为君）、熟地黄（补肾养血为臣）、五味子（固精敛气为佐）、干姜（温中通阳，随季节增减用量为使）。喻嘉言称此方“超超元著”，既去脾湿又除肾燥，以四味成就脾肾双补之功，远胜后人庞杂拼凑之方。

虎潜丸（滋阴填精，强筋健骨）

主治精血不足、筋骨痿弱、足不任地及骨蒸劳热。肝主筋，血不足则筋痿；肾主骨，精不足则骨痿。

方以龟板（酥炙四两，阴气最厚，补阴为君）、虎胫骨（阴类中阴气最强，健骨为佐，今以狗骨代）为核心，黄柏、知母、熟地壮肾水滋阴，当归、白芍、牛膝补肝虚养血（牛膝兼引药下行），锁阳益精壮阳、

养筋润燥，陈皮利气，干姜通阳。用羯羊肉酒煮捣丸，取"以味补精、以形补形"之义，使气血交通、阴阳相济。

方名"虎潜"，虎为阴类，潜藏则阴气内守，意在补阴以配阳——凡阳胜者无须泻阳，只需补阴以配之，使水火均平，偏胜之患自消。

天真丸（以血肉有情之品大补气血）

主治亡血过多、形槁肢羸、饮食不进、肠胃滑泄、津液枯竭，久服可生血益气、暖胃驻颜。

制法独特：精羊肉七斤批开，纳入肉苁蓉、山药、当归、天冬药末，缚定后以酒煮，再入水煮烂，最后加黄芪、人参、白术末，以糯米饭为饼培干，和丸温酒送服。喻嘉言称此方"长于用补"：人参羊肉同功（人参补气，羊肉补形），苁蓉山药为男子佳珍，当归养荣，黄芪益卫，天冬保肺，白术健脾，制法尤精，堪为补方之首。

三才封髓丹（天地人三才并补，降火益肾）

方以天冬补肺生水、人参补脾益气、熟地补肾滋阴，三药应天地人三才之位，上中下分补。加黄柏入肾滋阴，砂仁入脾行滞，甘草缓和苦味、助人参建立中气。以肉苁蓉酒浸煎汤送服，引药归肾。

大造丸（补肺肾虚损，治咳嗽潮热）

以紫河车（胎盘，本血气所生，大补气血为君）、败龟板（阴气最全）、黄柏（阴气最厚，二者滋阴补水为臣）为核心，辅以杜仲润肾补腰、牛膝强筋壮骨、熟地养阴退热，二冬降火清金，人参五味生脉补肺气。取"金水为生化之原"之义，肺肾双补，成"大造"（再造精气）之功。

天王补心丹（养心安神，滋阴清热）

主治思虑过度、心血不足，症见怔忡（心跳不安）、健忘、心口多汗、大便或秘或溏、口舌生疮。

方以生地为君（重用四两，补水制火），丹参、当归生心血，人参、茯苓益心气（人参合麦冬、五味子为生脉散，补肺朝百脉），天冬、麦冬滋水润燥，远志、枣仁、柏子仁养心神，酸枣仁、五味子酸收敛气，桔梗清肺利膈、载药上行归心，朱砂（为衣）色赤入心、清热宁神。作者特注：药物固能安心养血，终不如宁神静虑、返观内守更为根本。

孔圣枕中丹（补心肾，开智慧）

治读书善忘，久服令人聪明。龟板（补肾，肾藏志）、龙骨（镇肝，肝藏魂）——借龟龙二物之阴阳灵气，以补人身阴阳灵气；远志通肾气上达于心，强志益智；菖蒲开心孔、利九窍、去湿除痰。四药等分，酒调服，使痰火散而心肝宁，则记忆强而聪明开。

大补阴丸（滋阴降火）

主治水亏火炎、耳鸣耳聋、咳逆虚热，适用于肾脉洪大而不能受峻补者。黄柏、知母（各四两，盐酒炒）泻相火，熟地、龟板（六两）滋肾阴，猪脊髓和蜜为丸，取"以髓补髓、以骨入骨、通肾命"之义。补水即所以降火，是"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的体现。

滋肾丸（清下焦湿热，通便利尿）

治肾虚蒸热、脚膝无力、阴痿阴汗、冲脉上冲而喘及下焦邪热、口不渴而小便闭。黄柏（二两，酒炒）、知母（一两，酒炒）清下焦湿热，少佐肉桂一钱引火归元、反佐以防寒凉直折。

关键词

真阴： 肾中本元的阴精，是人体生长发育、濡润脏腑的物质基础，亦称"元阴"或"肾水"，耗损则百病丛生。

命门相火： 两肾之间命门处所藏的先天阳气，主温煦脏腑、推动生命活动，相当于人体"生命之火"的根本动力。

阴虚火旺： 肾阴亏损后，阴液不能制约阳气，导致虚性亢奋的病理状态，表现为骨蒸潮热、盗汗、舌红少苔等。

壮水之主以制阳光： 王冰语，指通过滋补肾阴来压制过亢的虚火，是治疗阴虚证的核心法则，与"益火之原以消阴翳"相对。

以形补形： 中医食疗理念，以动物脏器、骨髓等入药，借其与人体同类的物质属性来补益相应部位，如龟板补肾、猪脊髓补脊髓。

现代启示

本章十余首方剂，围绕一个核心命题展开：****慢性虚损不可速补，须持续调养、补泻兼施****。这与现代医学对慢性病管理的认知高度契合——糖尿病、骨质疏松、慢性疲劳等病症的干预，同样强调长期、系统、平衡的策略，而非单一营养素的堆砌。

六味地黄丸中"三补三泻"的结构尤其值得关注：熟地补肾而泽泻泻之，山茱补肝而丹皮泻之，山药补脾而茯苓渗之。这一"补中有泻、防止壅滞"的设计思路，与现代营养学中"避免单一营养素过量、注重协同与平衡"的理念不谋而合。作者汪昂反复告诫"有补无泻，客倍于主"之弊，实为临床处方哲学的精要。

汤剂与丸剂的选择（"非旦夕可效，故以丸剂居前"）也提示我们：慢性调补需要缓释、持续的方式，急于求成只会适得其反。

> 你平日关注健康时，是更容易陷入"不断叠加营养补充剂"的陷阱，还是真正给身体留出从容修复的时间？

注：本文仅供中医文化学习与历史文献研读，所涉方剂均为古代医书记载，不构成任何医疗建议。如有健康问题，请咨询执业医师。

医方集解：发表之剂

原文

医方集解：发表之剂

{发者，升之散之汗之也，表者，对里而言也，三阳为表，三阴为里，而太阳为表之表，阳明为表之里，少阳为半表半里也，邪之伤人，先中於表，以渐而入於里，始自太阳，以及阳明，少阳，乃入阴经，由太阴少阴以及厥阴，六经乃尽也，治病者当及其在表而汗之散之，使不至於传经入里，则病易已矣，若表邪未尽而遽下之，则表邪乘虚入里，或误补之，则内邪壅闭不出，变成坏证者多矣，经曰，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

麻黄汤〔寒伤营发表仲景〕

治伤寒太阳证邪气在表，发热，头痛，身痛，腰痛，骨节痛，项背强，恶寒恶风。〔但有一毫头痛恶寒，尚在表。〕无汗而喘，脉浮而紧。{寒邪外束，阳不得越，故郁而为热，经曰，人之伤寒，则为病热，寒初中人，必先表，即足太阳寒水之经，太阳诸阳主气，乃一身纲维，本经之脉，起目眦，上脑下项，循肩，挟脊，抵腰，行於身后。

故所过之处无不痛也，恶寒者，虽无风而恶寒，恶风者，当风而始恶之，故恶寒必兼恶风恶寒有阴阳之分，恶风惟属阳经，故三阴无恶风之证，风为阳邪，寒为阴邪也，原病式曰，身热恶寒，热在表也，热在表而浅，邪畏正，故病热而反恶寒，或言为寒在表，及热在皮肤，寒在骨髓者，误也，凡人之伤风暑湿，皆有汗，惟伤寒独不汗出，寒能瀦血，又表实也，气上逆故喘，邪在表故脉浮。

伤寒脉紧而伤风脉缓者，寒劲急而风缓散也，喻嘉言曰，冬伤寒，春伤温，夏秋伤暑伤湿，此四时正病也，然夏秋亦有伤寒，冬春亦有伤暑伤湿，乃四时之客病，所谓异气也，冬春正病，有汗为伤风，无汗为伤寒，即夏秋正病，有汗伤暑湿，无汗仍为伤寒。}

亦治太阳阳明合病，喘而胸满。{表邪壅盛，阳气不得宣发，故逆而作喘，若心下满，腹病为实，宜下之，此胸中满，胸中去表犹近，非里实，虽有阳明，然与太阳合病，尚为在表，宜汗不宜下，经云，阳明病脉浮无汗而喘者，发汗则愈，宜麻黄汤，又曰，阳明病应发汗，反下之，此为大逆，或问两经合病，当用两经之药，何以偏用麻黄汤耶，盖邪自太阳而来，仍当提出太阳，不欲其陷入阳明，故不用葛根也。}亦治哮喘。

{哮喘由风寒客于背俞，复感于寒而作此汤散寒利肺，病哮喘者，虽服麻黄而不作汗。}麻黄〔去节三两〕、桂枝〔二两〕、杏仁〔七十枚去皮尖〕、甘草〔一两炙用〕、先煮麻黄数沸，去沫，内诸药，煎热服，覆取微汗，中病即止，不必尽剂，无汗再服。

{凡用麻黄去节，醋汤略泡，晒乾备用，庶免太发，冬月生用，伤寒初感，始於太阳，故以发汗为先，汗出则愈，活人云，凡发汗病证仍在者，三日内可二三汗之，令腰以下周偏为度，王海藏云，表证当汗，脉浮急汗之，脉沉缓汗之，里证当下，脉浮缓下之，脉沉急下之，三阳汗当急而下当缓，三阴汗当缓而下当急，按

汗有大汗解表微汗解肌之殊，下有急下少与微和渗利之别。此足太阳药也，麻黄中空，辛温气薄，肺家专药而走太阳，能开腠散寒。

〔皮腠肺之所主，寒从此入，仍从此出。〕桂枝辛温，能引营分之邪，达之肌表。〔桂入营血，能解肌，营卫和，始能作汗。〕杏仁苦甘散寒而降气，草甘平发散而和中，经曰，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苦辛是已。〔喻嘉言曰，麻黄发汗，其力最猛，故以桂枝监之，甘草和之，用杏仁润下以止喘逆，正如驭马防其放逸耳，李士材曰，古云冬不用麻黄，夏不用桂枝，盖以冬主闭藏，不应疏泄，夏令炎热，不宜辛温，经所谓必先岁气，毋伐天和是也。〕

又云，夏月不用麻黄，两说相反何耶，或舍时从证，或舍证从时，临时变通，存乎其人耳，李时珍曰，仲景治伤寒，无汗用麻黄，有汗用桂枝，未有究其精微者，津液为汗，汗即血也，在营则为血，在卫则为汗，寒伤营，营血内濡，不能外通於卫，卫气闭固，津液不行，故无汗发热而恶寒，风伤卫，卫气外泄，不能内护於营，营气虚弱，津液不固，故有汗发热而恶风，然风寒皆由皮毛而入，皮毛肺之合也。

证虽属太阳，然面赤怫郁，欬嗽，有痰，喘有胸满，非肺病乎，盖皮毛外闭，则邪热内攻，故用麻黄甘草，同桂枝引出营分之邪，达之肌表，佐以杏仁泄肺而利气，汗后无大热而喘者，加石膏，活人书，夏至后加石膏知母，是皆泄肺火之药，是麻黄汤虽太阳发汗重剂，实散肺经火郁之药，腠理不密，则津液外泄，而肺气虚，虚则补其母，故用桂枝同甘草外散风邪以救表，内伐肝木以防脾，佐以芍药泻木而固脾，使以薑枣行脾之津液而和营卫，下后微喘者，加厚朴杏仁以利肺气也。

汗后脉沉迟者，加人参以益肺气也，活人书加黄芩为阳旦汤，以泄肺热也，是桂枝汤虽太阳肌轻证，实为理脾救肺之药也，先正云，桂麻汤皆肺药，王履曰，伤寒即病者，谓之伤寒，不即病者，谓之温暑，其原不殊，故一称为伤寒，其类则殊，施治不得相混，仲景之书，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也，今人或以伤寒法治温暑。

不过借用耳，三阴伤寒，寒证十居七八，若温暑但一于热耳，后人误为通治，遂疑诸热剂不敢用，是未悟仲景立麻黄桂枝汤之有所主有其时矣，苟知非治温暑之剂，则群疑冰释矣，又曰，伤寒即发於冬寒之时，寒邪在表，开其腠理，非辛温不能散之，此麻黄桂枝等剂所以必用也，温病热病，发于暄热之时，郁热自内达外，无寒在表，故非辛凉苦寒苦酸之剂，不能解之，此桂枝麻黄等所以不可用，而后人所处冰解散，大黄汤，千金汤，防风通圣之类，兼治内外者之所以可用也，未即病之伤寒，有恶风恶寒之证者，风寒在表，表气受伤也，后发之温热病，有恶风恶寒之证者，必重感风寒，而表气亦受伤也，若无新中之风寒。

则无恶风恶寒之证，故仲景曰，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温病如此，则知热病亦如此，而不渴恶寒者，非温热病矣，或有不因新中风寒亦见恶风恶寒之证者，盖因表虚热达於表而伤表气，所谓卫虚则恶风，营虚则恶寒耳，非伤风恶风，伤寒恶寒也，温病热病，遗有先见表证而后传里者，盖郁热自内达外，外不得泄，还复入里，而成可攻之证，非如伤寒从表而始也，每见世人治温热病，误攻其里，亦无大害，误发其表，变不可言，此足明其热之自内达外矣，间有误攻致害者，乃春夏暴寒所中之疫证，邪纯在表，未入於里，不可与温病热病同论，夫秋冬伤寒，真伤寒也，春夏伤寒，寒疫也，与温病热病自是两途，岂可同治。况伤寒直中阴经，与太阳虽伤，不及郁热，即传阴经为寒证而当温者，又与温病热病大不同，其可混治乎，不恶寒，则病非外来，渴则热自内达外，经曰，从春分后至秋分前，天有暴寒者，皆为时行寒疫，亦属外

感，一阳子曰，伤寒传足不传手，非穷理之言也，草窗刘子指足经所属水土木，水遇寒而涸冰，土遇寒而坼裂，木遇寒而凋枯，故寒善伤之，手经所属金与火，金遇寒而愈坚，火体极热，寒不能袭，故寒不能伤，昧者奇之，将人身营卫经络，上下截断，不相联络，失血气周流，瞬息罔闻之旨矣，夫寒邪袭人，必先皮毛灼热，鼻塞息粗，肺主皮毛，是手太阴肺辛金先受病矣。

海藏有伤寒自皮毛入之语，先师有桂麻羌芎之设，虽太阳表之表之剂，然汗法舍皮毛何自而解，更衣悖常，结闭溏泄，手阳明大肠庚金病矣，先师有硝黄朴实之用，虽兼正阳三阴里之里之剂，然下法舍大肠何自而通，刘子谓金遇寒而愈坚，信乎阳气怫郁，舌胎言妄，手少阴心丁火病矣，先师有泻心数法，亢极动血，上下烦蒸，手厥阴心胞火，手少阳三焦火病矣，治有三黄柴苓数条。

小便癃秘，手太阳小肠丙火病矣，治有五苓导赤之例，刘子谓火热寒不能伤，信乎，经又云，人之伤寒，则为病热，既云病热，则无水冰土坼木枯之说，而有金烁火亢之微矣，刘子何人，敢恃管见惑世诬人哉，何东号一阳子，机要云，有厥阴经下利不止，脉沉而迟，手足厥逆，唾涕脓血，此难治，宜麻黄汤，小续命汤汗之，此有表邪缩於内，当表而愈。

张子和曰，羿泄以风为根，风非泻汗不出，有病此者，腹中雷鸣，水穀不分，小便滞涩，服瀉药温药不效，炙中脘脐下数壮，燥热转甚，津液枯竭，延余视之，脉浮大而长，身表微热，用桂枝麻黄汤，加薑枣煎，连进三大剂，汗出终日，至且而愈，次以胃风汤和其脏腑，食进而安，经曰，春伤于风，夏必羿泄，故可汗而愈，按风属木，脾属土，木剋土，故泄也。

附大黄汤，大黄两半，芒硝大腹皮木通甘草各一两，桂心七钱半，桃仁廿一枚，治阳毒伤寒未解，热在内，恍惚如狂，破棺千金汤，苦参一两，酒煮取吐，治天行热毒垂死，冰解散，防风通圣散，见表里门。本方除桂枝，加石膏，名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仲景〕治汗下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热者。〔或问发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桂枝既不可行，麻黄可行耶，无大热，石膏可行耶。〕

喻嘉言曰，治伤寒先分营卫，桂麻二汤，断无混用之理，此证太阳之邪，虽从汗解，然肺中热邪未尽，所以热虽少止，喘仍不止，故用麻黄发肺邪，杏仁下肺气，甘草缓肺急，石膏清肺热，即以治足太阳之药通治手太阴经也，倘误行桂枝，宁不壅塞肺气而吐痛脓乎。}

亦治温疟先热后寒，本方加白朮，名麻黄加朮汤，〔金匱〕治湿家身体烦痛，宜发汗，本方去桂枝杏仁，加附子，名麻黄附子汤，〔金匱〕治脉沉虚胀者为气水，属少阴，发其汗即止，本方除桂枝杏仁，名甘草麻黄汤，〔金匱〕治里水，〔一身面目黄肿脉沉小便不利。〕重覆取汗，本方去桂用麻黄〔不去节〕、杏仁〔不去皮尖〕、甘草，〔生用〕名三拗汤，〔局方〕治感冒风寒，欬嗽鼻塞。

〔麻黄留节，发中有收，杏仁留尖，取其发，连皮，取其濇，甘草生用，补中有发也。〕忌汗诸证。〔仲景曰，阳盛阴虚，下之则愈，汗之则死，阴盛阳虚，汗之则愈，下之则死，脉浮紧者当身痛，宜汗之，假令尺脉迟者，不可发汗，以营弱血少故也，咽燥喉乾者不可发汗，津液不足也，欬而小便利，若失小便者，不可发汗，发汗则四肢厥冷，肺肾虚冷也。〕

下利虽有表证，不可发汗，汗出必胀满走津液而胃虚也，淋家不可发汗，发汗必便血，亡耗津液，反增客热也，衄家亡家不可发汗，发汗则阴阳俱虚，针经曰，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主海藏曰，仲景言衄家不可

发汗，盖为脉微也，若浮紧者，麻黄汤，浮缓者，桂枝汤，活人云，脉微者黄芩芍药汤，犀角地黄汤，疮家虽伤寒身痛，不可发汗，发汗则疮。

表虚热聚故生疮，汗之则表益虚，热愈而生风，故变疮，少阴病脉沉细数，病为在里，不可发汗，发汗则疮，表虚热聚故生疮，汗之则表益虚，热愈甚而生风，故变疮，少阴病脉沉细数，病为在里，不可发汗，少阴病但厥无汗而强发之，必动其血，或从口鼻，或从目出，是名下厥上竭，难治，脉动数微弱者，不可发汗，脉沉迟为在里，反发其汗，则津液越出，大便难，表虚里实，必谵语，汗家重发汗，必恍惚心乱，汗者心之液，心亡血液故乱，腹中上下左右有动气者，不可发汗。}

伤寒伤风辨。{伤寒郁而后能发热，伤风即能发热，伤寒无汗，伤风有汗，伤寒无涕，伤风有涕，伤寒手足微厥，伤风手足背皆温，伤寒脉紧，伤风脉缓。} 阴阳表里辨。{阳证之表，发热恶寒，头痛，脊强，便清，不渴，手足温和，阴证之表，无热恶寒，面惨息冷，手足厥逆，阳证之里，唇焦舌燥，烦渴掀衣，扬手掷足，大便秘结，小便赤涩，爪甲红活。

身轻易于转侧，脉浮洪数，阴证之里，不渴，踰卧，引衣自盖，唇紫舌卷，大便滑泄，小便清白，爪甲青黑，身重难于转侧，脉沉细数，惟腹痛与呕，阴阳里证皆有之，三阳经又有阴阳表里之分，太阳以热在皮肤，头痛项强，在经为表，麻黄汤，桂枝汤，九味羌活汤，以口渴尿赤，热入膀胱，在腑为里王苓散阳明以热在肌肉。

目痛不眠，在经为表，葛根解肌汤，以口渴背寒为热渐入里，白虎加参汤，若自汗狂谵，热已入胃腑，为全入里赤涩，爪甲红活，身轻易于转侧，脉浮洪数，阴证之里，不渴，踰卧引衣自盖，唇紫舌卷，大便滑泄，小便清白，爪甲青黑，身重难于转侧，脉沈细数，惟腹痛与呕，阴阳里证皆有之，三阳经又有阴阳表里之分，太阳以热在皮肤，头痛项强，在经为表，麻黄汤，桂枝汤，九味羌活汤，以口渴尿赤，热入膀胱，在腑为里，五苓里。}

桂枝汤〔风伤卫解肌仲景〕

阳浮而阴弱，发热头痛，自汗，恶风恶寒，鼻鸣乾呕，治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发热头痛，自汗，恶风恶寒，鼻鸣乾呕。{关前为阳，卫亦阳，阳以候卫，关后为阴，营亦阴，阴以候营，阳脉浮者，卫中风也，阴脉弱者，营气弱也，伤于风者，头先受之，故头痛，经曰，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风并於卫，营弱卫强，故发热自汗也，卫虚则恶风，营虚则恶寒，自汗则腠疏，故恶风复恶寒也。

恶寒虽属表，亦有虚实之分，无汗恶寒为表实，宜发汗，汗出恶寒为表虚，宜解肌，鼻鸣乾呕者，风壅气逆，故鼻有音而作区也，喻嘉言曰，风寒并举，义重恶风，恶风未有不恶寒者，所以伤寒亦互恶风，后人谓伤寒恶寒，伤风恶风误矣。} 及阳明病脉迟，汗出多，微恶寒者，表未解也，可发汗。

{脉迟汗多属阳明证，以微恶寒尚兼太阳，仍当从外解肌，断其入胃腑之路。} 桂枝、芍药、生薑〔三两〕、甘草〔二两炙〕、大枣〔十二枚〕热服，须臾啜稀热粥，以助药力，温覆取微似汗，不可令如水淋漓，汗出病差，停后服，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更作服。此足太阳药也，仲景以发汗为重，解肌为轻，中风不可大汗，汗过则反动营血。

虽有表邪，只可解肌，故桂枝汤少和之也，经曰，风淫所胜，平以辛凉，佐以苦甘，以甘缓之，以酸收之，桂枝辛甘发散为阳，臣以芍药之酸收，佐以甘草之甘平，不令走泄阴气也，薑辛温能散，〔散寒止呕〕枣甘

温能和，此不专于发散，引以行脾之津液而和营卫者也，麻黄汤专于发散，故不用薑枣，而津液得通矣。

{庞安时曰，若无汗，小便数，或手足逆，身冷，不恶寒，反恶热者，慎不可用，又自汗小便数者，不可服，自汗为阳虚，小便数为下焦虚寒，初病表里俱虚，病不在表，服此重汗，竭其津液，是虚虚，经曰，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脉紧为伤寒，与之则表益实而汗愈难出矣，伤寒例曰，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则亡，周扬俊曰，风既伤卫，则卫气疏，不能内护於营，而汗自出矣。

汗者血之液也，苟非用血药，以桂枝和营散邪，以芍药护营固里，则不但外邪不出，且入而为里患矣，然后知和营则外邪出，邪出则卫自密，更不必用固表之药，而汗自止矣，仲景曰，病尝自汗出者，此为营气和，营气和者，外不谐，以卫气不共营气和谐故耳，以营行脉中，卫行脉外，复发其汗，营卫和则愈，宜桂枝汤。

王好古曰，或问桂枝止烦出汗，仲景治伤寒发汗数处皆用桂枝汤，又曰无汗不得用桂枝，汗多者桂枝甘草汤，此又能闭汗也，二义相通否乎，曰，仲景云太阳病发热汗出者，此为营弱卫强，阴虚阳必凑之，故用桂枝发其汗，此乃调其营气，则卫气自和风邪无所容遂自汗而解，非若麻黄能开腠理，发出其汗者。

汗多用桂枝者，以调和营卫则邪从汗出，而汗自止，非桂枝能闭汗孔也，李东垣曰，仲景治表虚，制此汤用桂枝为君，桂枝辛热发散，体轻助阳，芍药甘草佐之，若腹中急痛，乃制小建中汤，以芍药为君，芍药酸寒主收补中，桂枝甘草佐之，一治表虚，一治里虚，又曰，以桂枝易肉桂，治感寒腹痛之神药，如中热腹痛，去桂加黄芩。

许叔微曰，仲景一百一十三方，桂枝独冠其首，今人全不用，何也，何也，昂按仲景治伤寒，用麻黄桂枝，而全不用羌活防风，是古人亦有所未备也，故洁古制羌活汤，黄耆汤，川芎汤，海藏制神朮散，白朮汤，皆用羌活防风以代之，黄耆川芎汤，附补门，神朮白朮汤见后。} 本方加白朮、川芎、羌活、防风、饴糖、名疏邪实表汤，〔节庵〕治同。

{陶氏制此以白朮为君，以代桂枝汤，喻嘉言曰，坐令外感内伤，混同论治矣，昂按节庵之君白朮，亦傲古洁之黄耆汤，海藏之白朮汤而来，又按节庵所着伤寒六书，尽易仲景原方，参合后贤治法，以代桂枝麻黄葛根青龙等剂，在后人诚为便用。

故世之嗜节庵者，胜於仲景，以节庵为捷径，以仲景为畏途，节庵之书行，而仲景之书晦，如节庵者，可谓洁古海藏辈之功臣，而在长沙实为操莽也，本集探节庵方论颇多，然不能无遗议者，以节庵之功罪，不妨互见於世也。} 本方去芍药生薑，名桂枝甘草汤，〔仲景〕治发汗过多，叉手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汗多则亡阳而耗血，故心虚悸而又手自冒也，桂枝益气固表，甘草补中助阳。〕本方加附子，名桂枝加附子汤，〔仲景〕治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

〔汗多亡伤，无以卫外，故恶风汗多，则便自少，兼膀胱无阳，不能化气，故便难，汗多则无液以养筋，兼有风入而增其劲，故四肢微急，与桂枝汤以和营卫，加附子以助元阳。〕本方去芍药加附子，名桂枝附子汤，〔仲景〕治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痛烦，不能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濡，〔八九日再经之时，邪多在里，而复身体痛烦者，风湿相搏也，烦风也，痛湿也，不呕不吐，里无邪也。

故知为风湿相搏，脉浮风也，濡湿也，浮而濡，知寒湿但在经，与桂枝汤以解表风，加附子以散寒湿。〕本方加芍药生薑各一两，人参三两，名桂枝新加汤，〔仲景〕治伤寒汗后身痛，脉来沉迟，〔沉迟，汗后血虚

也，正气虚矣，外邪岂能出乎，与桂枝汤以解未尽之邪，加芍药人参敛阴以益营血。〕

本方甘草一半，加芍药一倍，名桂枝加芍药汤，〔仲景〕治太阳误下，腹痛属太阴证。〔表证未罢而误下，表邪乘虚而入里，当作结胸，则仍属太阳经，今不胸满而腹满，是邪已入太阴经，然但腹满时痛，尚非大实之痛，故但用桂枝以安太阳，倍芍药以和太阴。〕本方加大黄，名桂枝加大黄汤，〔仲景〕治表证误下大实痛者，〔别见表里门〕本方去桂加茯苓白朮，名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汤。

〔仲景〕治服桂枝汤，或下之，仍头项强痛，发热无汗，心满微痛，小便不利。〔表证未退，复增满痛，便秘邪已内陷，故去桂枝表药不用，而用芍药甘草以除痛，生薑以散满祛寒，白朮茯苓以生津导水，合薑枣以和胃安内，即所以攘外也。〕本方加厚朴杏仁，名桂枝加厚朴杏仁汤，〔仲景〕治太阳病下之微喘，表未解也。

〔桂枝汤以解表，杏朴以下逆气。〕本方去芍药生薑，加茯苓，名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甘澜水煎，〔仲景〕治汗后脐下悸，欲作奔豚。〔汗后脐下悸者，心虚而肾气发动也，肾积名奔豚，肾气逆欲上凌心故用茯苓伐肾邪，桂枝治奔豚，甘草大枣助脾而平肾，益土以制水，甘澜水者，用瓢扬万偏，水性鹹而重扬之，则甘而轻，取其不助肾气也。〕本方合麻黄汤，名桂麻各半汤。

〔仲景〕治太阳证如症状，热多寒少，〔寒多为病进，热多为病退，阳胜阴也。〕本方二分合麻黄汤一分，名桂枝二麻黄一汤，〔仲景〕治太阳病已大汗，形如疟，日再发，〔再发者为轻。〕本方二分合越婢一分，名桂枝二越婢一汤，〔仲景〕治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此无阳也，不可发汗。

〔喻嘉言曰，此风多寒少之证，无阳二字，仲景言之不一，后人置为阙疑，不知乃亡津液之通称也，故以发汗为戒，然非汗风寒终不解，故服桂枝之二以治风，越婢之一以治寒，方为合法，方中行曰，此即桂枝麻黄之合剂，乃大青龙以芍药易杏仁之变制耳。〕本方倍芍药加饴糖，名小建中汤，〔仲景〕再加黄耆，名黄耆建中汤，〔金匱并见寒门〕除饴糖，名桂枝加黄耆汤，〔金匱昂按小建中以饴糖为君，除饴糖即不名建中矣，今人用建中者，绝不用饴糖，何欤。〕治黄汗发热，两胫自冷，身痛身重，腰上有汗，腰下无汗，小便不利。

〔此阳通而阴不通，上下痞隔，故用黄耆以固阳，桂枝以通阴，阴阳痛，营卫和，则正汗出，小便利，而诸证悉退矣。〕小建中加当归，名当归建中汤，〔千金〕治妇人产后虚羸不足，腹中痛引腰背，小腹拘急，〔寒伤血分〕若崩伤不止，加地黄阿胶，本方除甘草，加黄耆三两，名桂枝五物汤，〔金匱〕治血痹，〔身体不仁，如风痹状。〕

本方加栝蒌根，名栝蒌桂枝汤，〔金匱〕治太阳证备，身强几几，脉反沉迟，此为痉，〔庞安时曰，栝蒌根不主项强几几，其意以肺热不令移於肾也，加於桂枝汤中则可，以彻热荣筋和营卫矣，几字无嫌音殊，羽短难飞之状〕本方加龙骨牡蛎，名桂枝加龙骨牡蛎汤，〔金匱〕治男子失精，女子梦交。〔桂枝生薑之辛以润之，甘草大枣之甘以补之，芍药之酸以收之，龙骨牡蛎之濡以固之。〕本方加葛根麻黄，名葛根汤。〔见后〕

大青龙汤〔风寒两解仲景〕

治太阳中风，脉浮紧，身疼痛，发热恶寒，不汗出而烦躁，〔成氏曰，此中风见寒脉也。浮为风，风伤卫，紧为寒，寒伤营，营卫俱病，故发热恶寒身痛也，烦为阳为风，躁为阴为寒，风寒两伤，营卫俱实，故不出

汗而烦躁也，仲景又曰，若脉微弱汗出恶风不可服此，服之，则厥逆筋惕肉𦐇，此为逆也，按此即少阴过亡阳之证，故仲景更立真武汤以救其误。} 又治伤寒脉浮数，身不痛，但重，乍有轻时，无少阴证者。

{成氏曰，此伤寒见风脉也，伤寒者身痛，此风胜，故不痛，中风者身重，此兼寒，故有轻时，风寒外甚，故不吐利厥逆，无少阴里证也，昂按成註非也，此汤必脉浮紧浮数，烦躁无汗，方可服之，仲景恐少阴烦躁而误服此则逆，故加无少阴证一句，大法太阳烦躁宜汗，阳明烦躁宜下，阴证烦躁宜温。} 麻黄〔六两〕、桂枝、甘草〔二两炙〕、杏仁〔四十枚去皮尖〕、石膏〔鸡子大块〕、生薑〔三两〕、大枣〔十二枚〕先煮麻黄去沫，内诸药，煎一服，汗者止后服。

此足太阳药也，成氏曰，桂枝主中风，麻黄主伤寒，今风寒两伤，欲以桂枝解肌驱风，而不能已其寒，欲以麻黄发汗散寒，而不能去其风，仲景所以处青龙而两解也，麻黄甘温，桂枝辛热，寒伤营，以甘缓之，风伤卫，以辛散之，故以麻黄为君，桂枝为臣，甘草甘平，杏仁甘苦，佐麻黄以发表，大枣甘温，生薑辛温，佐桂枝以解肌。

〔薑枣又能行脾之津液而和营卫。〕营卫阴阳俱伤，则非轻剂所能独解，必须重轻之剂同散之，乃得阴阳之邪俱已，营卫俱和，石膏辛甘微寒，质重而又专达肌表为使也。

{风寒外盛，人身之阳必郁而为热，石膏体重泻热，气轻解肌，故云重轻之剂，足太阳膀胱经表内也，而表有营卫之不同，病有风寒之各异，仲景治分三证，桂枝解肌驱风，麻黄发汗散寒，青龙风寒两解，各分疆界，鼎足三大纲也，按大青龙为发汗之重剂，陶节庵曰，此汤险峻，须风寒俱甚，又加烦躁，乃可与之。喻嘉言曰，解肌兼发汗，义取青龙者，龙兴而云升雨降，郁热顿除，烦躁乃解，匪龙之为灵，何以得此乎，青龙汤为太阳无汗而设，与麻黄证何异，因兼烦躁一证，烦为风，躁为寒，非此法不解也，然不汗出之烦躁，与发汗后之烦躁迥别，下后烦躁，与未下之烦躁亦殊，若少阴烦躁而误服此，则有亡阳之变矣，又曰石膏一物，入甘温队中则为青龙。

从清凉同气则为白虎，夫风寒皆伤，宜从辛甘发散矣，而表里又俱热，则温热不可用，欲并风寒表里之热而俱解之，故立白虎一法，以辅青龙之不逮也，按烦躁有在表者，此证不汗出而烦躁是也，有在里者，不大便而烦躁是也，有阳虚者，汗下后病不去而烦躁是也，有阴盛者，少阴病吐利厥逆烦躁欲死是也，内热曰烦，为有根之火，外热曰躁，为无根之火，故但躁不烦，及先躁后烦者，皆不治。}

小青龙汤〔行水发汗仲景〕

治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乾呕发热而欬，或噎，或喘，或渴，或利，或小便不利，少腹满，短气不得卧。{发热恶寒，头痛身痛，属太阳表证，仲景书中，凡有里证兼表证者，则以表不解三字该之，内有水饮，则水寒相搏，水留胃中，故乾呕而噎，水寒射肺，故欬而喘，水停则气不化，津不生，故渴。

水渍肠间，故下利，水畜下焦，故小便不利，而少腹满，短气者，气促不能相续，与喘不同，有实有虚有表有里，此为水停心下，亦令短气，水气内渍，所传不一，故有或为之证，金匱云，平人无寒热，短气不足以息者，实也，又云，膈上有留饮，其人短气而渴，丹溪治许白云脾疼腹痛而短气，大吐下之，二十日吐胶痰一桶而安。}

麻黄〔去节〕、桂枝、芍药〔酒炒〕、细辛、甘草〔炙〕、乾薑〔三两〕、半夏、五味子〔半升〕、渴去半夏，加花粉，〔半夏温燥，花粉苦寒，去热生津〕喘去麻黄，加杏仁，〔喘为气逆，麻黄发阳，杏仁降气〕

形肿亦去麻黄，〔喘呼形肿，水气漂本之病，故并去之。〕噎去麻黄，加附子，〔经曰，水寒相搏则噎，附子温经散寒。〕小便秘去麻黄，加茯苓。〔便秘忌发汗，宜渗利。〕此足太阳药也，表不解，故以麻黄发汗为君，桂枝甘草佐之，解表为佐，欬喘，肺气逆也，故用芍药酸寒，五味酸温以收之。

〔经曰，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发汗以散邪水，收敛以固真水。〕水停心下则肾躁，细辛乾薑辛温，能润肾而行水，〔经曰，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细辛又为少阴肾经表药。〕半夏辛温，能收逆气，散水饮，为使也，外发汗，内行水，则表里之邪散矣。

〔此证为水寒相搏而伤肺，若寒从外出，而水不内消，必贻异日之患，金匱曰，病溢饮者，当发其汗，大小青龙汤并主之，程郊倩曰，水气之渴与白虎汤中之渴，不特寒热有殊，亦且燥湿各异，金匱云，先渴后呕者，水停心下，小青龙汤主之，不治渴而专治水，水去而渴自止矣。〕

李时珍曰，仲景治伤寒太阳证，表未解，心下有水而欬，乾呕发热，或呕或利，小青龙汤主之，表已解，有时头痛恶寒，心下有水，乾呕痛引两胁，或喘或欬，十枣汤主之，盖青龙散表邪，使水从汗出，内经所谓开鬼门也，十枣逐里邪，使水从二便出，内经所谓洁净府去陈莖法也。} 本方加石膏，名小青龙加石膏汤，〔金匱〕治肺胀欬而上气，烦躁而喘，心下有水，脉浮。〔此去水饮散，风寒之重剂。〕

葛根汤〔发汗兼解肌仲景〕

治太阳病，项背几几，〔音殊〕无汗恶风。〔鸟之短羽者，动则引项几几然状，病人项背难舒之貌也，无汗恶风，中风而表实也，阳明脉上项而合於太阳，恐将传阳明，故加葛根以断之，此证又名刚痉，乃风寒伤筋，故拘急而强直也，金匱治之，亦主此汤，刚痉无汗，柔痉有汗，仲景又曰，太阳发汗不彻，烦躁短气者，亦宜此汤，更发其汗，经曰，何以知汗出不彻，以脉濡故也，按伤寒失於汗下而短气为实，汗下后短气者为虚，表实宜发汗，表虚宜解肌。〕

亦治太阳阳明合病下利。〔伤寒有并病，有合病，本经未解，传入他经，有催并之义，为并病，二经三经同受邪者，为合病，合病者，邪气甚也，太阳阳明合病，其证头痛腰痛，肌热鼻乾，目痛，脉浮大而长，头腰，太阳也，肌自鼻，阳明也，浮大，太阳也，脉长，阳明也，阳经合病，必自下利，邪并于阳，则阳实而阴虚，阳外实而不主里，则里虚，故下利。〕

吴鹤皋曰，庸医便为伤寒漏底不治，与此汤以散经中表邪，则阳不实而阴气平，利不治而自止矣，按葛根能引胃中清阳上行，故凡下利多用之，赵嗣真曰，合病者，二阳经或三阳经同病不传者也，并病者，一经先受病，又过一经，病之传者也，如太阳阳明若并而未尽，是传未过，仲景所谓太阳证不罢，面赤阳气怫郁，在表不得越，烦躁短气是也，犹当汗之，以各半汤，若并之已尽，是谓传过，仲景所谓太阳证罢，潮热，手足汗出，大便硬而谵语是也，法当下之，以承气汤。

是知传则入腑，不传则不入腑，并病传变，有如此，仲景治太阳阳明合病，主葛根汤，太阳少阳合病，主黄芩汤，少阳阳明合病，主承气汤，三阴有两感而无合病，此事难知云，足太阳为诸阳之首，故多传变，太阳传阳明，水传土也，谓之微邪，又谓巡经得度传，太阳传少阳，谓之越经传，太阳传太阴，谓之误下传，太阳传少阴，谓之表里传，水胜火，火胜水，此南北二方之变，顷刻害人，辨之不早，必成不救，太阳传厥阴，谓之首尾传，三阴不至于首，唯厥阴与督脉上行，与太阳相接，又名巡经得度传，灾变至重，不为不多矣。}

葛根〔四两〕、麻黄、生薑〔三两〕、桂枝、芍药、甘草〔二两炙〕。

大枣〔十二枚〕此足太阳药也，成氏曰，轻可去实，葛根麻黄之属是也，此以中风表实，故加二物于桂枝汤中。{仲景以有汗无汗定伤风伤寒之别，喇有汗为伤风，用桂枝加葛根汤，不用麻黄，无汗为伤寒，用此汤，张元素曰，二汤加葛根，所以断太阳入阳明之路，非太阳药也，若太阳初病，便服升葛，是反引邪气入阳明也，周扬俊曰，不去麻黄，复加葛根，大开肌肉之药，不虑大汗无制乎，故以桂枝监之，且以芍药收之。}

喻嘉言曰，仲景於太阳带阳明证，其风伤卫，则桂枝汤中加葛根，寒伤营，则麻黄汤中加葛根，太阳带少阳证，其风伤卫，则桂枝汤中加柴胡，寒伤营，则麻黄汤中加柴胡，合并之病亦然，则阳明以葛根为主药，少阳以柴胡为主药矣，乃少阳经专用小柴胡汤，而阳明经全不用葛根汤何耶，此有二义，太阳而略兼阳明，则以方来之阳明为重，故加葛根，阳明而尚兼太阳，则以未罢之太阳为重，故不加葛根，恐葛根大开肌肉，则津液尽从外泄耳，小儿布痘见点之时亦忌之，今人知忌升麻，而恣用葛根，儿命遭枉者多矣。

又曰，金匱论瘧病，於风木主事之时，已申不可汗下之戒，夫妄下损阴，则筋失所养而瘧，妄汗亡阳，则脉失所养而拘急，及遇无汗之刚瘧，又不得不用葛根汤取其微汗，至於下法，全不示戒，且云可与大承气汤，见身内之阴，此外热所耗，容有不得不下之证，但十中不得一二，终非可训之定法，略举其端，听用者之裁酌耳。}

本方除麻黄名桂枝加葛根汤，〔仲景〕治前证汗出恶风者，本方加半夏，名葛根加半夏汤，〔仲景〕治太阳阳明合病，不下利，但呕。{此又以利不利辨伤寒伤风之不同也，寒为阴，阴性下行，里气不和，故利而不呕，风为阳，阳性上行，里气逆而不下，故呕而不利，加半夏以下逆气。}本方加黄芩，名葛根解肌汤，治发热恶寒，头痛项强，伤寒温病。

麻黄附子细辛汤〔少阴表证仲景〕

治伤寒少阴证，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少阴证，脉微细，但欲寐是也，太阳膀胱，与少阴肾相为表里，肾虚故太阳之邪直入而脉沉，余邪未尽入里而表热，此证谓之表里相传，非两感也。〕麻黄、细辛〔二两〕、附子〔一枚炮〕先煮麻黄去沫，内诸药煎。此足少阴药也，太阳证发热，脉当浮，今反沉，少阴证脉沉，当无热，今发热，故曰反也，热为邪在表，当汗，脉沉属阴，又当温，故以附少温少阴之经。

以麻黄散太阳之寒而发汗，以细辛肾经表药，联属其间，是汗剂之重者。{赵嗣真曰，仲景太阳篇云，病发热头痛，脉反沉，身体疼痛，当救其里，宜四逆汤，少阴篇云，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均是发热脉沉，以其头痛，故属太阳阳证，脉当浮而反不能浮者，以里久虚寒，正气衰微，又身体疼痛，故宜救里，使正气内强，逼邪外出。}

而乾薑附子，亦能出汗而散，假令里不虚寒，而脉浮，则正属太阳麻黄证矣，均脉沉发热，以无头痛，故名少阴病，阴病当无热，今热，寒邪在表，未全传里，但皮肤郁闭为热，故用麻黄细辛以发表，熟附子以温少阴之经，假使寒邪入里，外必无热，当见吐利厥逆等证，而正属少阴四逆汤证矣，由此观之，表邪浮浅，发热之反犹轻，正气衰微，脉沉之反为重，此四逆汤不为不重於麻黄附子细辛汤矣，又可见熟附配麻黄，发中有补。

生附配乾薑，补中有发，仲景之旨微矣，按伤寒传入三阴，尚有在经表证，如太阴有桂枝加芍药汤，少阴有麻黄附子细辛汤，厥阴有当归四逆汤之类，皆阴经表药也，又按少阴虽有反热而无头痛，厥阴虽有头痛而无身热，且痛不如阳经之甚，若身热头痛全者，则属阳证，医贯曰，有头痛连脑者，此系少阴伤寒，宜麻黄附子细辛汤，不可不知。

喻嘉言曰，仲景太阳经但有桂枝加附子法，并无麻黄加附子法，太阳无脉微恶寒之证，不当用附子，若见脉微恶寒吐利烦躁等证，则亡阳已在顷刻，又不当用麻黄矣，又曰，三阴表证，与三阳迥异，三阴必以温经之药为表，而少阴尤为紧关，俾外邪出而真阳不出，方合正法，经又曰，少阴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脉不至者，灸少阴七壮，此又以阳气为主，少阴吐利，法当厥逆，以无阳也，发热为阳气犹存，故不死。}

本方去细辛加甘草，名麻黄附子甘草汤，〔仲景〕治少阴病得之二三日，无证者当微发汗。〔得之二三日，较初得之为缓，无证，无吐利厥逆里证也，用此汤发汗以散之，是汗剂之轻者，周扬俊曰，言无里证，则亦有反发热之表在可知也，二方皆治少阴表证，少阴无发汗之法，汗之必至亡阳，惟此二证用之，金匮用本方治少阴水证少气脉沉虚胀。}

升麻葛根汤〔阳明升散钱仲阳〕

治阳明伤寒，中风头痛，身痛发热恶寒，无汗口渴，目痛鼻乾，不得卧，及阳明发斑，欲出不出，寒暄不时，人多疾疫。〔三阳皆有头痛，故头痛属表，六经皆有身痛，在阳经则烦痛拘急，风寒在表，故发热恶寒，寒外束，故无汗，热入里，故口渴，阳明脉络鼻侠目，故目痛鼻乾，阳明属胃，胃不和，故卧不安，阳邪入胃，里实表虚，故发斑，轻如蚊点为疹，重若锦纹为斑。}

升麻〔三钱〕、葛根、芍药〔二钱〕、甘草〔一钱炙〕加薑煎，如头痛，加川芎白芷。〔川芎为通阴阳血气之使，白芷专治阳明头痛。〕身痛背强，加羌活防风，〔此兼太阳，故加二药。〕热不退，春加柴胡、黄芩、防风。〔少阴司命，柴芩少阳经药。〕夏加黄芩、石膏。

〔清降火热。〕头面肿加防风、荆芥、连翘、白芷、川芎、牛蒡、石膏。〔升散解毒。〕咽喉加桔梗。〔清肺利膈咽。〕斑出不透加紫草茸。〔音戎，紫草凉血润肠，用茸者，取其初得阳气，触类升发。〕脉弱加人参，胃虚食少加白朮，腹痛倍芍药和之。此足阳明药也，阳明多气多血，寒邪伤人，则血气为之壅滞。

辛能达表，轻可去实，故以升葛辛轻之品，发散阳明表邪，阳邪盛则阴气虚，故用芍药敛阴和血，又用甘草调其卫气也。〔云岐子曰，葛根为君，升麻为佐，甘草芍药以安其中。〕升麻甘草升阳解毒，故又治时疫。

〔时疫感之，必先入胃，故用阳明胃药。〕斑疹已出者勿服，恐重虚其表也。〔麻痘已见红点，则不可服，阳明为表之里，升麻阳明正药，凡斑疹欲出未出之际，宜服此汤以透其毒，

不可妄服寒剂以攻其热，又不可发汗攻下，虚其表里之气，如内热甚，如黄连、犀角、青黛、大青、知母、石膏、黄芩、黄蘗、玄参之类，若斑热稍退，潮热谵语，不大便，可用大柴胡加芒硝，调胃承气下之。〕伤寒未入阳明者勿服，恐反引表邪入阳明也。

柴葛解肌汤〔太阳阳明节庵制此以代葛根汤〕

治太阳阳合病，头目眼眶痛，鼻乾不眠，恶寒无汗，脉微洪。〔太阳脉起目内眦，上额交巅，阳明脉上至额颅，络于目，风寒上千，故头痛目痛眶痛也，恶寒无汗属太阳，鼻乾不眠属阳明，脉洪将为热也，节庵曰，

此阳明在经之邪，若正腑病，另有治法。〕柴胡、葛根、羌活、白芷、黄芩、芍药、桔梗、甘草、加薑枣石膏一钱煎服，无汗恶寒甚者，去黄芩，冬月加麻黄，春月少加，夏月加苏叶。此足太阳阳明药也，寒邪在经，羌活散太阳之邪，〔用此以代麻黄。〕

芷葛散阳明之邪柴胡散少阳之邪，〔此邪未少阳而节庵加用之。〕寒将为热，故以黄芩石膏桔梗清之。〔三药并泄肺热。〕以芍药甘草和之也。

柴胡升麻汤〔少阳阳明局方。〕治少阳阳明合病，伤风壮热恶风，头痛体痛，鼻塞咽乾，痰盛欬嗽，唾涕稠粘，及阳气郁遏，元气下陷，时行瘟疫。〔刘宗厚曰，伤风一证，仲景与伤寒同论，虽有麻黄桂枝之分，至於传变之后，亦未尝悉分之也，诸家皆与感冒四气并中风条混治，惟陈无择别立伤风一方，在四淫之首，且依伤寒以太阳为始，分註六经，可谓详密，

但风本外邪，诸方例用解表发表，然受病之源，亦有不同，若表虚受风，专用发表之药，必至汗多亡阳之证，若内挟痰热而受风，亦宜内外交治，不可专於解表也，或曰，此云表虚，与伤寒中风表虚同欤，予曰不同也，彼以太阳中风，而於有汗无汗分虚实，实者加麻黄，虚者加葛根，俱解表也，此云表虚者，当固守卫气而散风者也。〕

柴胡、前胡、黄芩〔六钱〕、升麻〔五钱〕、葛根、桑白皮〔四钱〕、荆芥〔七钱〕、赤芍、石膏〔一两〕加薑三片，豉二十粒，煎。此足少阳阳明药也，阳明而兼少阳，则表里俱不可攻，祇宜和解，〔在经宜和。〕柴胡平少阳之热，升葛散阳明之邪，〔三药皆能升提清阳。〕前胡消痰下气而解风寒，桑皮泻肺利湿而止痰嗽，荆芥疏风热而清头目，赤芍调营血而散肝邪，黄芩清火于上中二焦，石膏泻热于肺胃之部，〔风壅为热，故以石膏辛寒为君。〕加薑豉者，取其辛散而升发也。

九味羌活汤〔解表通剂即羌活冲和汤张元素〕

治伤寒伤风，憎寒壮热，头痛身痛，项痛脊强，呕吐口渴，太阳无汗，及感冒四时不正之气，温病热病。

〔有物有声曰呕，气逆则呕，有物无声曰吐，胃寒则吐，胃热亦吐，邪热在表则不渴，传里则渴，四时不正之气，谓时当热而反大凉，时当寒而反大温，非时而有其气也，冬时伤寒不即病者，至春而变为温病，至夏而发为热病，余证解见前。〕羌活、防风、苍朮〔半钱〕、细辛〔五分〕、川芎、白芷、生地黄、黄芩、甘草〔一钱〕加生薑葱白煎，如风证自汗者，去苍朮，

〔发汗〕加白朮黄耆。〔发表而即实表，譬毆盗者随关门也。〕胸满去地黄加枳壳桔梗，喘加杏仁，夏加石膏知母，汗下兼行加大黄，此足太阳例药，以代桂枝麻黄青龙各半等汤也，药之辛者属金，于人为义，故能匡正黜邪，羌防苍细芎芷，皆辛药也，羌活入足太阳，为拨乱反正之主药。〔除关节痛，痛甚无汗者倍之。〕苍朮入足太阴，辟恶而去湿〔能治湿下气，及安太阳，使邪气不致传足太阴脾。〕

白芷入足阳明，治头痛在额，芎藭入足厥阴，治头痛在脑，细辛入足少阴，治本经头痛，皆能驱风散寒，行气活血，而又加黄芩入手太阴，以泄气中之热，生地入手太阴，以泄血中之热。〔黄芩苦寒，生地寒滞，二味苟用於发热之后，则当，若未发热，犹当议减也。〕防风为风药卒徒，随所引而无不至，治一身尽痛为使。

〔无汗宜倍用。〕甘草甘平，用以协和诸药也药备六经，治通四时，用者当随证加减，不可执一。〔张元素曰，有汗不得用麻黄，无汗不得用桂枝，若未瘥，则其变不可言，故立此方，使不犯三阳禁忌，为解表神

方，冬可治寒，夏可治热，春可治温，秋可治湿，是诸路之应兵，代麻黄等诚为稳当，但阴虚气弱之人在所禁耳。}

十神汤〔感冒时气局方〕

治时气瘟疫，风寒两感，头痛，发热，恶寒，无汗，欬嗽，鼻塞声重。〔感冒四时不正之气，谓之时气，天灾流行，沿门阖境传染相似，谓之瘟疫，头痛，发热，恶寒，无汗，邪在表也，咳嗽，鼻塞，声重，风寒两感，故表实而气为之不利也，按伤风寒而咳嗽者，其感为轻。〕

麻黄、葛根、升麻、川芎、白芷、紫苏、甘草、陈皮、香附、赤芍药等分，加薑葱白煎。此阳经外感之通剂也，吴鹤皋曰，古人治风寒，必分六经见证用药，然亦有发热头痛，恶寒鼻塞，而六经之证不甚显者。〔昂按前证亦阳经之可辨者〕亦总以疏表利气之药主之，

是方也，川芎、麻黄、升麻、乾葛、白芷、紫苏、陈皮、香附、皆辛香利气之品，故可以解感冒气塞之证，〔诸药以散表邪，陈皮以导里气。〕而又加芍药和阴气于发汗之中，加甘草和阳气于挺利之队也。〔吴绶曰，此汤用升麻葛根，能解利阳明瘟疫时气，非正伤寒之药，若太阳伤寒发热用之，则引邪入阳明，传变发斑矣，慎之。〕

神朮散〔伤寒无汗海藏〕

治内伤冷饮，外感寒邪而无汗者。〔内伤冷饮，则寒湿停於中，经曰，其寒饮食入胃则肺寒，肺寒则内外合邪，是伤寒亦有由内而得者，不特外感风寒而已也寒能滯血故无汗。〕亦治刚痉。〔太阳纯伤风，伤寒则不发痉，惟先伤风，后伤寒，先伤风，后伤湿，及太阳过汗，湿家过汗，产后血虚破伤风，皆发痉，其证头摇口噤，手足搐搦，项背反张，无汗为刚痉，有汗为柔痉，亦有刚柔不分者，不可纯作风治，宜清热化痰，疏风养血，亦有用大承气者。〕

凡阳痉不厥逆，其厥逆者，皆阴痉也，宜附子汤，附子防风散，桂心白朮汤。〕苍朮〔制〕、防风〔二两〕、甘草〔一两炙〕加生薑葱白煎，如太阳证发热，恶寒，脉浮紧者，加羌活，浮紧带洪者，是兼阳明，加黄芩，浮紧带弦数者，是兼少阳，加柴胡，妇人加当归。此加太阳药也，防风辛温升浮，附风胜湿，为太阳主药，苍朮甘温辛烈，散寒发汗，辟恶升阳。〔能升明中阳气。〕加甘草者，发中有缓也。

〔按神朮白朮二汤，乃海藏所制，以代桂枝麻黄二汤者也，喻嘉言曰，此海藏得意之方，盖不欲无识者轻以麻黄桂枝之热伤人也，昌明仲景，不得不表扬海藏之功。〕本方除苍朮加白朮二两，薑三片，不用葱，名白朮汤，〔海藏〕治前证有汗者。〔二朮主治略同，第有止汗发汗之异。〕亦治柔痉。〔有汗为柔痉，风而兼湿，故多汗。〕太无神朮散，苍朮〔泔浸〕、厚朴〔薑汁炒各一钱〕、陈皮〔去白二钱〕、甘草〔炙〕、藿香、石菖蒲〔各钱半〕

治感山岚瘴气，憎寒壮热，一身尽痛，头面肿大，瘴症时毒。〔湿热时毒，感於口鼻，传入阳明，邪正交争，阴胜则憎寒，阳胜则壮热，流於百节，则一身尽痛，上行头面，则为肿大，名大头瘟，苍朮辛烈升阳，辟恶，燥湿，解郁，厚朴苦温除湿，散满，化食，厚肠，陈皮理气，通利三焦，甘草和中，匡正脾土，此即平胃散，而重用陈皮为君者也，盖人之一身，以胃气为主，胃气强盛，则客邪不能入。〕

故治外邪必以强胃为先也，加藿香菖蒲，取其辛香通窍，亦能辟邪而益胃也，吴鹤皋曰，太无此在其中，不愧为丹溪之师矣。局方神朮散，苍朮〔二两〕川芎、白芷、羌活、畚本、细辛、炙甘草、〔各一两〕每服四

钱，加薑葱煎，治伤风头痛无汗，鼻塞声重，及风寒欬嗽，时行泄泻。

{头痛鼻寒咳嗽，是伤风也，伤风应有汗，若无汗，是挟寒也，羿泄下利者，清阳不升，木邪剋土，风兼湿也，苍朮辛羌芎芷，各走一经，祛风发汗而胜湿，散三阳之邪而能升清者也，加甘草者，缓其中也。}许学士神朮散，苍朮〔一斤〕、脂麻〔五钱研酱〕、枣五十枚，取肉捣丸，治水饮结成澀囊。〔水饮结成窠囊，非苍朮辛烈雄壮能破之，加脂麻者，润其燥也，用枣肉者，补土以制水也。〕九制苍朮散，茅山苍朮，九蒸九晒为末，治痰饮腹痛。

葱豉汤〔太阳发汗肘后〕

治伤寒初觉头痛身热，脉洪，便当服此。葱白〔一握〕、豉〔一升〕煎服取汗出，如无汗，加葛根三两。

〔崔氏同〕此足太阳药也，葱通阳而发汗。〔葱空中为肺菜，散手太阴阳明之邪。〕豉升散而发汗，邪初在表，宜先服此以解散之，免用麻黄汤者之多所顾忌，用代麻黄者之多所纷更也。本方去淡豉，加生薑，名连鬚葱白汤。〔活人〕治同。

人参败毒散〔感冒时行活人〕

治伤寒头痛，憎寒壮热，项强睛暗，鼻塞声重，风痰欬嗽，及时气疫疔，岚瘴鬼疟，或声如蛙鸣，赤眼口疮，湿毒流注，脚肿腮肿，喉痹毒痢，诸疮斑疹。{风寒在表，则恶寒发热，头痛项强，风寒在肺，则鼻塞声重，痰多咳嗽，声如蛙鸣，俗名虾蟆瘟，邪气实也，风寒湿热之气，上千则目赤口疮，下流则足肿，伤於阳明则腮肿，结於少阴则喉痹。壅於阳胃则毒痢，注於皮肤则疮疹。}

人参、羌活、独活、柴胡、前胡、川芎、枳壳、桔梗、茯苓〔一两〕、甘草〔五钱〕每服一两，加薑三片，薄荷少许，煎，口乾舌燥，加黄芩，脚气加大黄苍朮，肤痒加蝉蜕。

此足太阳少阳手太阴药也，羌活入太阳而理游风，独活入少阴而理伏风，兼能去湿除痛，柴胡散热升清，协川芎和血平肝，以治头痛目昏，前胡枳壳降气行痰，协桔梗茯苓以泄肺热而除湿消肿，甘草和里而发表，人参辅正以匡邪，疏导经络，表散邪滞，故曰败毒。{喻嘉言曰，风湿热三气门中，惟此方为第一，三气合邪，岂易当哉，其气互传，则为疫矣，方中所用皆辛平，更有人参大力者荷正以祛邪，病者日服二三剂，使疫邪不复留，诘不快哉，奈何俗医减去人参，曾与他方有别耶。

又曰，伤寒宜用人参，其辨不可不明，盖人受外感之邪，必先汗以驱之，惟元气旺者，外邪始乘药劫以出，若素弱之人，药虽外行，气从中馁，轻者半出不，出重者反随元气缩入，发热无休矣，所以虚弱之体，必用人参三五七分，入表药中，少助元气，以为驱邪之主，使邪气得药一涌而出，全非补养衰弱之意也，即和解药中，有人参之大力者居间，外邪遇正，自不争而退舍，否则邪气之纵横，安肯听命和解耶，不知者谓伤寒无补法，邪得补而弥炽。

即痘疹症痢，以及中风，中痰，中寒，中暑，痲疽，产后，初时莫不敢用，而虚人之遇重病，可生之机，悉置不理矣，古方表汗用五积散，参苏饮，败毒散，和解用小柴胡，白虎汤，竹叶石膏汤等方，皆用人参领内邪外出，乃得速愈，奈何不察耶，外感体虚之人，汗之热不退，下之和之热亦不退，大热呻吟，津液灼尽，身如枯柴，医者技穷，正为元气已漓。

故药不应手耳，倘元气未漓，先用人参三五七分，领药深入驱邪，何至汗和不应耶，东垣治内伤外感，用补中益气，加表药一二味热服而散外邪有功，於古伤寒耑科，从仲景至今明贤方书，无不用参，何为今日医

家，弃除不用，全失相传宗旨，使体虚之人，百无一活，曾不悟其害之也，盖不当用而杀人者，是与耆朮归桂薑附等药同行温补之误。

不谓与羌独柴前芎半枳桔芩膏等药同行汗和之法所致也，安得视等砒鸩耳，嘉靖己未，江淮大疫，用败毒散，倍人参，去前胡独活，服者尽效，万历己卯大疫，用本方复效，崇祯辛巳壬午，大飢大疫，道瑾相望，汗和药中，惟加入参者多活，更有发斑一证最毒，惟加参於消斑药中，全活甚众，凡饥馑兵荒之年，饮食起居不节，致患时气者，宜用此法。}

本方除人参，外败毒散，治同，有风热，加荆芥防风，名荆防败毒散，亦治肠风下血清鲜。〔血鲜者肠风，随感而见也，血瘀者为脏毒，积久而发也。〕本方去人参，加连翘金银花，名连翘败毒散，治疮毒，除人参加黄芩，名败毒加黄芩汤，治瘟疫不恶风寒而渴，除人参加大黄芒硝，名硝黄败毒散，消热毒壅积，败毒散合消风散名消风败毒散。〔见风门〕治风毒瘾疹，及风水皮水在表宜从汗解者，本方加陈廩米，名仓廩散，治噤口痢。〔乃热毒冲心，食入则吐，单陈廩米煎汤，治痢后大渴，饮水不止。〕

川芎茶调散〔升散风热局方〕

治诸风上攻，正偏头痛，恶风有汗，憎寒壮热，鼻塞痰盛，头晕目眩。〔偏正头痛者，风中於脑，作止无时也，中风故有汗恶风，风邪在表，故憎寒壮热，风寒伤於皮毛，腠理密緻，不得泄越，气并於鼻故塞，火升故痰盛，痰热上攻故头晕目眩。〕

薄荷〔八钱〕、川芎、荆芥〔四钱〕、羌活、白芷、甘草〔炙一钱〕、防风〔钱半〕、细辛〔一钱〕每三钱。食后茶调服，一方加菊花〔一钱〕僵蚕〔三分〕名菊花茶调散，治头目风热。〔菊花清热明目，僵蚕消风化痰。〕此足三阳药也，羌活治太阳头痛，白芷治阳明头痛，川芎治少阳头痛，细辛治少阴头痛，防风为风药卒徒，皆能解表散寒，以风热在上，宜于升散也，头痛必用风药者，以巅顶之上，惟风可到也，薄荷荆芥并能消散风热。

清利头目，故以为君。〔辛香轻清，能入肝经气分，而搜风热，肝风散则头目清明。〕同诸药上行，以升清阳而散郁火。〔清阳不升，则浊阴上干，故头痛。〕加甘草者，以缓中也，用茶调者，茶能上清头目也。

〔汤液曰，茶苦寒下行，如何是清头目，陈嘉谟曰，火下降则上自清矣，凡头痛用羌防芎芷辛温等药，由风木虚土寡於畏壅塞而成痛，故用此助肝以升散之也，若服辛散药反甚者，则宜用酸涩，收而降之乃愈。〕

再造散〔阳虚无汗节庵〕

治阳虚不能作汗。〔陶节庵曰，治头痛项强，发热恶寒无汗，服发汗药一三剂，汗不出者为阳虚，不能作汗，名曰无阳证，庸医不识，不论时令，遂以麻黄重药，劫取其汗，误人死者多矣。〕人参、黄耆、桂枝、甘草、附子〔炮〕、细辛、羌活、防风、川芎、煨薑枣二枚，加炒芍药一撮煎，夏加黄芩石膏。此足太阳药也，经曰，阳之汗以天之雨名之，太阳病汗之无汗，是邪盛而真阳虚也。

故以参耆甘草薑桂附子大补其阳，而以羌防芎细发其表邪，加芍药者，于阳中敛阴，散中有收也。〔昂按，汗即血也，血和而后能汗，故加芍药，亦以调营，节庵曰，人第知参耆能止汗，而不知其能发汗，以在表药队中，则助表药而能解散也，东垣丹溪治虚人感冒，多用补中益气加表药，即同此意也。〕

大羌活汤〔两感伤寒洁古〕

治两感伤寒。{内经曰，伤寒一日巨阳受之，太阳经脉循腰脊，经头项，故头项痛，腰脊强，二日阳明受之，阳明主肉，其脉侠鼻络於目，故身热目疼，而鼻乾不得卧，三日少阳受之，少阳主胆，其脉循箫络於耳，故胸箫痛而耳聋，四日太阴受之，太阴脉布胃中，络於嗝，故腹满而嗝乾，五日少阴受之，少阴脉贯肾，络於肺，系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六日厥阴受之，厥阴脉循阴器，络於肝。

故烦满而囊缩，两感者，一日则太阳与少阴俱病，有头痛项强者，而又口乾烦渴也，二日则阳明与太阴俱病，有身热谵语，而又腹满不饮食也，三日则少阳与厥阴俱病，有箫痛耳聋，而又囊缩厥逆也，此阴阳表里俱，欲汗之则里证，欲下之则有表证，故内经仲景皆云必死，吴鹤皋曰，易老制此方，意谓传经者皆为阳邪，一于升阳散热滋阴养脏，则感之浅者，尚或可平也。}

羌活、独活、防风、细辛、防己、黄芩、黄连、苍朮、白朮、甘草〔炙三钱〕、知母、川芎、生地黄〔一两〕每服五钱热饮。此阴阳两解之药也，气薄则发泄，故用羌独养防芎细祛风发表，升散传经之邪，寒能胜热，故用芩连知母生防己，清热利湿，滋培受伤之阴，用白朮甘草以固中州，而和表里之气，升不至峻，寒不生凝，间能回九死于一生也。

{仲景书两感无治法，又云两感病俱作，治有先后，如表证，急当先救表，里证急者，当先救里，李梴曰，表里俱急者，大羌活汤，阳证体痛而不下利者为表，急先以葛根麻黄解表，后以调胃承气攻里，阴证身痛而下利不止者为里急，先用四逆救里，后以桂枝救表，阴阳未分者，陶氏冲和汤深之。

古法一日太阳少阴，五苓散主之，头痛加羌活防风，口渴加黄蘗知母，二日阳明太阴，大柴胡汤，三日少阳厥阴，危甚，大承气加川芎柴胡救之，刘宗厚曰，伤有兼风兼湿不同，表里俱实虚之异，大抵俱虚为多，脉从阳者可治，从阴者难治。}

桂枝羌活汤〔太阳虚疾机要〕

治疟疾发在处暑以前，头项痛，脉浮，有汗，恶风。桂枝、羌活、防风、甘草〔等分〕每服五钱，迎其发而服之，或吐，加半夏无汗，桂枝易麻黄，名麻黄防风汤。〔按二汤机要，以之治疟，实发表通用之剂。〕此足太阳药也，疟分六经，故做仲景伤寒例，以防风羌活散太阳之邪，而以桂枝麻黄分主有汗无汗也。

{朱丹溪曰，凡治疟无汗要有汗，散邪为主，带补，有汗要无汗，扶正为主，带散，河间曰，疟发寒热大作，此太阳阳明合病，汗出不止，知为热也，阳盛阴虚之证，不治必传入阴经，桂枝芍药汤主之，桂枝三钱，芍药黄耆知母石膏各一两，如寒热转大者，桂枝黄芩汤和之，小柴胡加桂枝知母石膏，外邪已罢，内邪未已，用柴大承气等下之。}

白话译文

总论

所谓"发表"，就是用升散、发汗的方法，把侵入人体体表的邪气赶出去。"表"是相对"里"而言的——三阳经（太阳、阳明、少阳）属表，三阴经（太阴、少阴、厥阴）属里。其中太阳经是表中之表，阳明经是表中之里，少阳经则处于半表半里的位置。

外邪（指风、寒等致病因素）侵犯人体，总是先侵袭体表，然后逐渐深入体内。传变顺序是：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经传遍则病深重。所以治病应当趁邪气尚在体表时，用发汗解表的方法将其驱散，不让它向内传变，病就容易好。如果表邪还没清除就急着用泻下法，表邪会乘虚深入体内；如果误用补法，邪气会被堵在体内出不来，往往酿成坏证（病情恶化、难以逆转的危重状态）。《内经》说：善于治病的医生在皮毛阶段就把病治好，其次在肌肤层面治，再次在筋脉层面治，再次治六腑（胃、大肠、小肠、膀胱、胆、三焦），最差的才治到五脏（心、肝、脾、肺、肾）——病到五脏，就只有一半的生存机会了。

麻黄汤（出自张仲景《伤寒论》，主治寒邪伤营、需发汗解表之证）

主治： 伤寒太阳经证，邪气在体表。症状为发热、头痛、全身疼痛、腰痛、骨节酸痛、后颈僵硬、怕冷怕风（只要有一丝头痛恶寒，说明病仍在表层），无汗而气喘，脉象浮而紧。

病机解析： 寒邪束缚体表，人体阳气（推动温煦功能的能量）不能向外宣散，郁积而化热，所以“伤于寒，反而发热”。寒邪最初侵入人体，必先体表，即足太阳膀胱经的循行区域。太阳经主管一身阳气，是人体的外围屏障，其经脉从眼角上行至头顶，沿后颈、肩背、夹脊柱而下至腰部，走在身体后面——所以经脉所过之处无不疼痛。

"恶寒"是即使没有风也觉得冷；"恶风"是遇风才觉得冷。恶寒必定兼有恶风，恶风则只出现在阳经病证中，三阴经没有恶风的表现。风属阳邪，寒属阴邪。人受风、暑、湿邪侵犯都会出汗，唯独伤寒不出汗——因为寒邪能凝涩血脉，又使体表腠理（皮肤纹理间的通道）密闭。气机上逆所以喘，邪在表所以脉浮。伤寒脉紧而伤风脉缓，是因为寒性紧束急迫，风性疏散缓和。

也兼治太阳阳明合病引起的喘而胸满。表邪壅盛，阳气不能宣发，所以气逆作喘。这里的"胸满"不同于腹部实满（腹满宜用泻下法），胸部靠近体表，不是里实证，虽然涉及阳明经，但与太阳合病，仍属表证，应当发汗而不应泻下。也可治哮喘——哮喘多因风寒客于背部腧穴（经络上气血输注的穴位），再次受寒而发作，本方散寒利肺，哮喘患者服麻黄虽能止喘却不一定出汗。

组成与用法： 麻黄（去节，三两）、桂枝（二两）、杏仁（七十枚，去皮尖）、炙甘草（一两）。先煮麻黄数沸去浮沫，再下其余药物同煎，热服后盖被取微汗。出汗病减即停药，不必喝完全剂；不出汗可再服。

方义解析： 凡用麻黄须去节，用醋汤略泡晒干备用，以免发汗太过。麻黄茎中空，辛温气薄，是肺经专药，又走太阳经，能打开腠理、散除寒邪——皮肤腠理为肺所主管，寒从此入，仍从此出。桂枝辛温，能引导营分（血脉中运行的营养物质）中的邪气到达肌表。杏仁味苦微甘，散寒并降肺气。甘草味甘性平，既助发散又调和中焦（脾胃）。

喻嘉言评论说：麻黄发汗力最猛，所以用桂枝监制它、甘草缓和它、杏仁润降以止喘逆——好比驾驭烈马，防止它失控奔逸。李时珍进一步阐明：仲景治伤寒，无汗用麻黄，有汗用桂枝，其中精微之处在于——津液化为汗，汗即血之液，在营分则为血，在卫分（体表防御层）则为汗。寒邪伤营，营血凝涩不能外达于卫，卫气因此闭固，津液不行，故无汗发热恶寒；风邪伤卫，卫气外泄不能内护于营，营气虚弱，

津液不固，故有汗发热恶风。然而风寒皆从皮毛而入，皮毛是肺的外合，所以麻黄汤虽名为太阳经发汗重剂，实际上也是宣散肺经郁火的方药。

禁忌（不可发汗的情况）：仲景明确列出多种禁汗证——阳盛阴虚者宜下不宜汗；尺脉迟者营弱血少不可发汗；咽干喉燥者津液不足不可发汗；下利虽有表证不可发汗（汗出伤津、胃气更虚）；淋证患者不可发汗（汗出则便血）；衄血（鼻出血）、失血之人不可发汗（阴阳俱虚）；疮疡患者虽身痛不可发汗（汗后表更虚，热甚生风变为痉证）；少阴病脉沉细数者病在里不可发汗；腹中有动气者不可发汗。

伤寒与伤风的鉴别：伤寒是先郁闭后发热，伤风则立即发热；伤寒无汗，伤风有汗；伤寒无涕，伤风有涕；伤寒手足微冷，伤风手足背温；伤寒脉紧，伤风脉缓。

阴阳表里辨证：阳证之表——发热恶寒、头痛、脊背僵硬、小便清、不渴、手足温。阴证之表——无热恶寒、面色晦暗、呼吸气冷、手足逆冷。阳证之里——口唇焦燥、烦渴掀衣、手足乱动、大便秘结、小便赤涩、指甲红活、身轻易翻身、脉浮洪数。阴证之里——不渴、蜷卧拉被自盖、唇紫舌卷、大便滑泻、小便清白、指甲青黑、身重难翻身、脉沉细数。腹痛和呕吐则阴阳里证都可能出现。

桂枝汤（出自张仲景《伤寒论》，主治风邪伤卫、需解肌之证）

主治：太阳中风证。脉象“阳浮而阴弱”——寸脉浮（候卫气，说明卫分受风），尺脉弱（候营气，说明营分亏虚）。症状为发热头痛、自汗出、怕风怕冷、鼻中有声、干呕。

病机解析：风邪伤卫，卫强营弱，阳气浮越则自发热，营阴不足则自汗出。卫虚则怕风，营虚则怕冷。汗出则皮肤腠理疏松，所以既怕风又怕冷。鼻鸣干呕是风邪壅滞、气机上逆所致。

也用于阳明病脉迟、汗出多、微恶寒者——脉迟汗多虽属阳明证候，但仍微恶寒说明太阳表邪未尽，应从体表解肌，截断邪气入胃腑的通路。

组成与用法：桂枝、芍药、生姜（各三两）、炙甘草（二两）、大枣（十二枚）。热服后片刻喝热稀粥以助药力，温覆取微汗——注意不可大汗淋漓。汗出病好则停后续药；一剂服完症状仍在可再服。

方义解析：仲景认为发汗为重法，解肌为轻法。中风证不可大汗，汗出太过反而损伤营血。虽有表邪，只可解肌，所以桂枝汤是“少和之”——温和地调和营卫。桂枝辛甘发散属阳，臣以芍药之酸收，佐以甘草之甘缓，使阴气不被耗散。生姜辛温能散寒止呕，大枣甘温能和中。此方不专于发散，而是通过调动脾胃的津液来调和营卫（营气和卫气协调运行，邪气自然消退，汗自然止住）。

周扬俊评论道：风邪伤卫，卫气疏松不能内护于营，所以汗自出。用桂枝和营散邪，芍药护营固里，外邪得出，卫气自然密固，根本不需另加固表止汗的药物。王好古解释桂枝“既能发汗又能止汗”的表面矛盾：桂枝并非像麻黄那样直接开腠理发汗，而是通过调和营卫使邪气随汗而出——邪去则汗自止。

桂枝汤的主要加减变方（共十余个）：

-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去桂枝加石膏）：治发汗或泻下后，汗出而喘、无大热者——肺中余热未清，用麻黄发肺邪，杏仁降肺气，甘草缓肺急，石膏清肺热。- **麻黄加术汤**（加白术）：治湿邪在表、身体烦痛需发汗者。- **麻黄附子汤**（去桂枝杏仁加附子）：治少阴经气水证，脉沉虚腹胀。- **三拗汤**（去桂枝，麻黄不

去节、杏仁不去皮尖、甘草生用)：治感冒风寒、咳嗽鼻塞——麻黄留节发中有收，杏仁留尖取其发散，连皮取其收涩，甘草生用补中有发。- **桂枝甘草汤** (去芍药生姜)：治发汗过多、两手交叉捂心口、心悸想被按压者——汗多亡阳耗血，心虚而悸。- **桂枝加附子汤** (加附子)：治太阳病发汗后汗漏不止、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拘急。- **桂枝附子汤** (去芍药加附子)：治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痛烦、不能翻身。- **桂枝新加汤** (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治伤寒汗后身痛、脉沉迟——汗后血虚、正气亏损。- **桂枝加芍药汤** (甘草减半、芍药加倍)：治太阳病误下后腹痛、邪入太阴经——但腹满时痛，非大实痛，用桂枝安太阳、倍芍药和太阴。- **桂枝加大黄汤** (加大黄)：治表证误下后大实痛者。-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治服桂枝汤或泻下后仍头项强痛、发热无汗、心下满痛、小便不利——表邪内陷，去桂枝表药，用茯苓白术利水、芍药甘草除痛。- **桂枝加厚朴杏仁汤**：治太阳病误下后微喘、表邪未解。-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 (去芍药生姜加茯苓，用甘澜水煎)：治汗后脐下悸动、将发奔豚(肾气上冲的一种病证)——茯苓伐肾邪，桂枝治奔豚，甘草大枣助脾制水。- **桂麻各半汤** (合麻黄汤)：治太阳病如疟疾发作、热多寒少。- **小建中汤** (倍芍药加饴糖)：以芍药为君药，治里虚腹痛。加黄芪则为**黄芪建中汤**，治黄汗、发热、两小腿发冷、腰以上有汗腰以下无汗、小便不利——阳气上通而阴气下闭，用黄芪固阳、桂枝通阴，营卫调和则诸证自退。- **当归建中汤** (小建中加当归)：治产后虚弱不足、腹痛牵引腰背。- **桂枝五物汤** (去甘草加黄芪)：治血痹(气血运行不畅导致肢体麻木不仁)。- **栝蒌桂枝汤** (加栝蒌根)：治太阳表证兼项背僵直(痉证)、脉反沉迟。- **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治男子遗精、女子梦交——桂枝生姜之辛以润之，甘草大枣之甘以补之，芍药之酸以收之，龙骨牡蛎之涩以固之。

关键词

现代启示

这一章揭示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医学思想：**治病要抓住时机，在病邪尚浅时果断处理，不要等它深入后才被动应对。** 这与现代医学“早发现、早干预”的理念高度一致。麻黄汤与桂枝汤的区别——一个针对“无汗”的表实证，一个针对“有汗”的表虚证——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精髓：同样是感冒发热，体质状态不同，用药策略截然相反。从现代生理学角度看，“营卫”概念可类比为血液循环系统与免疫防御系统的协同工作，而“发汗解表”则可理解为通过促进体表血液循环和排汗来激活人体自身的免疫应答。仲景列出的诸多“禁汗证”，更提醒我们：任何治疗手段都有适用边界，脱离个体状态的“一刀切”疗法往往弊大于利。

(以上内容仅供中医文化学习参考，不构成医疗建议。如有健康问题，请咨询专业医师。)

思考：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面对感冒初起时，是倾向于“扛一扛”还是及时干预？这种选择背后，是否也暗合了“治皮毛”与“治五脏”之间巨大的代价差异？

医方集解：涌吐之剂

原文

医方集解：涌吐之剂

{邪在表宜汗，在上焦宜吐，在中下宜下，此汗吐下三法也，若邪在上焦而反下之，则逆其性矣，经曰，其高者因而越之，又曰，在上者涌之，是也，先贤用此法者最多，今人惟知汗下，而吐法绝置不用，遇当吐者而不行涌越，使邪气壅结而不散，轻病致重，重病致死者多矣，朱丹溪曰，吐中就有发散之义，张子和曰，诸汗法古方多有之，惟以吐发汗者，世罕知也，故予尝曰吐法兼汗，以此夫。}

瓜蒂散〔吐实邪仲景〕

治卒中痰迷，涎潮壅盛，颠狂烦乱，人事昏沈，五痼痰壅，及火气上冲，喉不得息，食填太阴，欲吐不出。

〔痰壅上膈，火气上冲，食停上脘，并当用吐法。〕伤寒如桂枝证，头不痛，项不强，寸脉微浮，胸中痞鞭，气上冲喉不得息者，胸有寒也，当吐之。〔汗出恶风，头痛项强，为桂枝证，俱为邪在表，今无头痛项强，而脉微浮，胸痞鞭，则不在表而未入里，为邪在胸中，胸中与表相应，故宜吐。〕亦治诸黄急黄。

〔卒然发黄，心满气喘，命在须臾，曰急黄，或服此散，或搐鼻，或加丁香。〕甜瓜蒂〔炒黄〕、赤小豆、共为末，熟水或酸酫水调下，量人虚实服之，吐时须令闭目，紧束肚皮，吐不止者，葱白汤解之，良久不出者，含砂糖一块即吐，诸亡血虚家，老人，产妇，血虚脉微者，俱不可服，〔非尺脉绝者，不宜便服此，恐损胃气，若止胸中空寒闷乱，以物探之，得吐即止，如探不出，方以此汤吐之。〕

如头额两太阳痛者，令病人噙水一口，以此散一字吹入鼻中，出黄水，即愈。此足太阳阳明药也，胸中痰食与虚烦者不同，越以瓜蒂之苦，涌以赤小豆之酸，吐去上焦有形之物，则水得舒畅，天地交而万物通矣，当吐而胃弱者，改用参芦。〔十剂曰，燥可去湿，桑白皮赤小豆之属是也，赤豆瓜蒂，并能行水湿痰涎，头痛胸满，寒热糶紧不大者，并宜此散吐之，或问何谓木郁，曰厥阴少阳属木，於令为春，乃人身生发之气也，食者阴物也，脾胃者坤土也，饮食填塞太阴，则土盛而反侮木，生气不得上升而木郁矣，吐去上焦有形之物，则木得条达，而遂其升生之性矣。〕

本方除赤豆，名独圣散，治太阳中暈。〔音谒，暑也。〕身重痛而脉微弱。〔夏月伤冷水，水渍皮肤中，郁渴其外出之阳，反中入内，故身热重痛，以瓜蒂搐去胸中之水，则皮中之水自行。〕本方除赤豆，加防风藜芦，名三圣散，〔子和〕本方除赤豆，加郁金韭江韭汁，鹅翎探吐，亦名三圣散，治中风风痲，痰厥头痛，本方除赤豆，加全蠍五分，吐风痰，本方加淡鼓，治伤寒烦闷。

{瓜蒂梔鼓皆吐剂，要知瓜蒂吐痰食宿寒，梔鼓吐虚烦客热，如未经汗下，邪郁胸膈而痞满者，谓之实，宜瓜蒂散，此重剂也，已经汗吐下，邪乘虚客胸中而懊鬪者，为虚烦，宜梔鼓汤，此轻剂也，丹溪用瓜蒂梔子苦参藜芦等剂累吐，许白云先生不透，后以附子尖和浆水与之，始得大吐也。}

参芦散〔吐虚痰〕

治虚弱人痰涎壅盛，人参芦研为末，水调下一二钱，或加竹沥和服。〔竹沥滑痰。〕此手太阴足太阳药也，经曰，在上者因而越之，痰涎上壅，法当涌之，病人虚羸，故以参芦代藜芦，瓜蒂宣犹带补，不致耗伤元气也。〔朱丹溪曰，人参补阳中之阴，芦反泻太阴之阳，亦犹麻黄根节不同。〕

梔子鼓汤〔吐虚烦仲景〕

治伤寒汗吐下后，虚烦不眠，剧者反覆颠倒，心下懊鬪，及大下后身热不退，心下结痛，或痰在膈中。〔汗吐下后，正气不足，邪气乘虚结於胸中，故烦热懊鬪闷也，昼动为阳夜卧主阴，阳热未散，阴气未复，故不得眠，身热去而心结痛者，热尽入里，，则为结胸，热不去而结痛者，客热散漫为虚烦，热仍在表，故当越之。〕梔子〔十四枚〕、淡豉〔四合〕服令微吐。

〔仲景曰，病人粪微溏者，不可与服。〕此足太阳阳明药也，烦为热胜，梔子苦寒，色赤人心，故以为君，淡豉苦能发热，腐能胜焦〔肾气为热，心气为焦，豉蒸暑而成成故为腐〕助梔子以吐虚烦，故以为臣，酸苦涌泄为阴也，此吐无形之虚烦，若膈有实邪，当用瓜蒂散。〔王海藏曰，烦气也，躁血也，烦出於肺，躁出於肾。〕

故用梔子治肺烦，香豉治肾躁，亦用作吐药，以邪在上焦，吐之则邪散，经所谓在上者因而越之也或问烦躁皆心为之，何谓烦出於肺，躁出於肾，曰热则烦，热甚则躁，烦为阳，躁为阴，大抵皆心火为病，火旺则金燥而水亏，惟火独在，故肺肾合而为烦躁，按大便软者为吐证，大便秘者为下证，若大便微溏者，不可服，以里虚寒在下，虽烦非蕴热也，若宿食而烦躁者，梔子大黄汤主之。〕

本方加甘草，名梔子甘草豉汤，〔仲景〕治前证兼少气者，〔甘以补之。〕本方加生薑，名梔子生薑豉汤，〔仲景〕治前证兼呕者，〔辛以散之。〕本方除淡豉加乾薑，名梔子乾薑汤，〔仲景〕治伤寒误下，身热不去，微烦者，〔梔子以解热烦，乾薑以温误下。〕本方除淡豉，加厚朴枳实，名梔子厚朴汤，〔仲景〕治伤寒下后，心烦腹满，〔梔子涌虚烦，枳朴泄腹满，亦表里两解之法。〕本方加大黄枳实，名梔子大黄汤。

〔仲景〕治酒疸发黄，心中懊鬪，或热痛，亦治伤寒食复，〔轻则消导，重乃吐下。〕本方加枳实，名枳实梔子鼓汤，〔仲景〕治伤寒劳复。〔伤寒新瘥，血气未平，余热未尽，作劳动病者为劳复，伤食者为食复。〕本方加薤白，名豉薤汤，〔张文仲〕治伤寒下利如烂肉汁，赤滞下，伏气腹痛诸热证，〔滞下痢也，梔子苦寒，能升能散，薤白辛温，能开胸痹，及大肠气滞。〕本方加犀角大青，名犀角大青汤，治斑毒热甚头痛。

稀涎散〔中风吐痰〕

治中风暴仆，痰涎壅盛，气闭不通，先开其关，令微吐稀涎，续进他药。〔不可令大吐，醒后不可大投药饵，缓缓调治，过恐伤人。〕亦治喉痹，不能进食。皂角〔四挺去皮弦炙〕、白矾〔一两〕为末，温水调下五分，或加藜芦，〔藜芦能吐痰，善通顶，令人嚏。〕此足太阴厥阴药也，

吴鹤皋曰，清阳在上，浊阴在下，天冠地履，无暴仆也，若浊邪逆上，则清阳失位而倒置矣，故令人暴仆，所以痰涎壅塞者，风盛气涌使然也，经曰，病发于不足，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治不与挺风补虚，而先吐其痰涎，白矾酸苦，能涌泄，鹹能软顽痰，故以为君，皂角辛能通窍，鹹能去垢，专制风木，故以为使，固夺门之兵也。

师曰，凡吐中风之痰，使咽喉疏通，能进汤药便止，若尽攻其痰，则无液以养筋，令人挛急偏枯，此其禁也。〔按痰不可尽攻，不独中风也，朱丹溪曰，胃气亦赖痰收养，不可尽攻，攻尽则虚而愈剧。〕张子和加藜芦常山甘草，名常山散，吐疟痰，〔甘草合常山必吐。〕

本方加雄黄藜芦，名如圣散，为末，搐鼻，治缠喉急痹，牙关紧闭。 乾霍乱吐方〔霍乱三因〕 治乾霍乱欲吐不得吐，欲泻不得泻，腹中大痛者，〔霍乱挥霍拨乱也，外有所感，内有所伤，阴阳乖隔，邪正交争，故上吐下泻，而中绞痛也，邪在上焦则吐，在下焦则泻，在中焦则吐泻交作，此湿霍乱，证轻易治，若不能吐利，邪不得出，壅遏正气，关格阴阳，其死甚速，俗名搅肠痧，切勿与穀食，即米汤下喉亦死。〕烧盐、热童便、三饮而三吐之。此足太阴阳明药也，吐泻不得，邪结中焦，鹹能软坚，可破顽痰宿食，炒之则苦，故能涌吐，童便本人身下降之气，引火下行，乃归旧路，味又鹹寒，故降火甚速。〔此由脾土郁极而不得发，以致火热内扰，阴阳不交之患。〕盐涌于上，溺泄于下，则中通矣，方极简易，而有回生之功，不可忽视。〔准绳曰，盐调童便，非独用以降阴之不通也，阴既不通，血亦不行，兼用行血药也。〕本方单用烧盐熟水调饮，以指探吐，名烧盐探吐法，治伤食痛连胸膈，痞闷不通，手足逆冷，尺脉全无。

〔食填太阴，抑遏肝胆之气，不得上升，两实相搏，故痛连胸膈，阳气不舒，故手足逆冷，下焦隔绝，故尺脉不至，鹹润下而软坚，能破积聚，又能宣涌，使不化之食，从上而出，则塞者通矣，亦木郁达之也，昂按此即中食之证，有忽然厥逆，口不能言，肢不能举者，名曰食厥，若作中风中气治之，死可立待，宜先以盐吐之，再行消食导气之药。〕

经曰，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其人当吐，不吐者死，或曰食填太阴，胸中痞乱，两尺脉当用事，今反尺脉不见，其理安在，曰独阳不生，独阴不长，天之用在於地下，则万物生长，地之用在於天上，则万物收藏，此乃天地交而万物通也。

故阳火之根，本於地下，阴水之源，本於天上，五脏主有形之物，物者阴也，阴者水也，食塞於上，是绝五脏之源，源绝则水不下流，两尺之绝，此其理也。}千金用此法三饮三吐，通治霍乱蛊毒，宿食腹痛，冷气鬼气。〔且曰此法大胜用药，凡有此疾，宜先用之。〕

白话译文

总论

邪气在体表应当用发汗法，在上焦（胸膈以上区域）应当用催吐法，在中下焦应当用泻下法——这就是汗、吐、下三种治法。如果邪气在上焦却反而用泻下法，就违逆了病势。经典说“病位高的，就顺势让它从上面出去”，又说“在上面的，就用涌吐法使之排出”，正是这个意思。古代名医用催吐法的例子非常多，如今的医生只知道发汗和泻下，而催吐法几乎完全被搁置不用。遇到该催吐的病人却不施行涌吐，导致邪气壅塞凝结不散，轻病变成重病、重病致死的不在少数。朱丹溪说：“催吐本身就兼有发散的作用。”张子和说：“各种发汗法古方很多，但用催吐来达到发汗目的的，世人很少知道。”所以我常说催吐法兼具发汗的功效，道理就在这里。

一、瓜蒂散（吐实邪，出自张仲景）

主治：突然中痰迷闷、涎液上涌壅盛、癫狂烦乱、神志昏沉、五种痫证（风痫、惊痫、食痫、痰痫、虚痫）痰涎壅塞，以及火气上冲、喉间窒塞不能呼吸、食物填塞在上脘想吐又吐不出来的。凡是痰涎壅塞在上膈、火气上冲、食物停滞在上脘的，都应当用催吐法。

伤寒病若有类似桂枝证的表现，但头不痛、脖子不僵硬、寸脉微微浮起、胸中痞塞硬满、气往上冲到喉咙不能呼吸的，这是胸中有寒邪郁结，应当用催吐法。按说汗出怕风、头痛脖子僵硬才是桂枝证，那些都是邪在体外的表现；现在没有头痛脖子僵硬，脉又是微浮，胸中痞硬，说明邪气不在体表也未深入脏腑，而是停在胸中。胸中与体表相通应，所以适合催吐。

本方也治各种黄疸和急黄。突然发黄、心中胀满、气喘急促、命在旦夕的叫做急黄，可服此散，或搐鼻给药，或加丁香。

组成与用法：甜瓜蒂（炒黄）、赤小豆，共研为细末，用温开水或酸浆水调服，根据患者体质虚实酌量服用。催吐时须让病人闭上眼睛、用布紧束腹部。如果吐个不停，用葱白汤解之；如果很久吐不出来，含一块砂糖就能吐出。凡是失血体虚之人、老人、产妇、血虚脉弱的，都不可服用。如果不是尺脉完全消失那样危急的情况，不宜轻易服此方，以免损伤胃气。若只是胸中窒塞闷乱，先用器物探喉催吐，吐出即止；探吐不出的，才用本方。

如果头额和两侧太阳穴疼痛，让病人含一口水，将此散少许吹入鼻中，排出黄水，即可痊愈。

方义：此方作用于足太阳膀胱经和足阳明胃经。胸中的痰食实邪与虚烦不同——用瓜蒂的苦味向上涌越，用赤小豆的酸味帮助宣泄，吐去上焦有形的实邪之物，则气机得以舒畅，如同天地之气交通而万物通达。胃虚之人当吐而不能用猛药的，可改用参芦代替。

按“十剂”说“燥可去湿”，桑白皮、赤小豆之类即是。赤小豆与瓜蒂都能行水湿痰涎。头痛胸满、寒热拘紧但程度不重的，都适合用此散催吐。有人问什么叫“木郁”？答：厥阴、少阳属木，对应春季，是人体生发之气。食物属阴，脾胃属坤土。饮食填塞太阴脾，则土气过盛而反侮木，生发之气不能上升，这就是木郁。吐去上焦有形之物，则木气得以条畅舒达，顺遂其升发生长的本性了。

衍生方：

- **独圣散：**本方去赤小豆，治太阳中暑，身体沉重疼痛而脉微弱。夏月受寒水浸渍，水液停留在皮肤之中，郁遏了外出的阳气反而内陷，所以身热而沉重疼痛。用瓜蒂搐鼻排去胸中之水，皮肤中的水液自然就能运行。- **三圣散**（张子和方）：本方去赤小豆，加防风、藜芦。- **三圣散**（另方）：本方去赤小豆，加郁金、韭汁，用鹅毛探吐，治中风、风痫、痰厥头痛。- **加全蝎方：**本方去赤小豆，加全蝎五分，吐风痰。- **加淡豆豉方：**本方加淡豆豉，治伤寒烦闷。

瓜蒂与梔豉之辨：瓜蒂、梔子配豆豉都是催吐剂，但要知道：瓜蒂散吐的是痰食和陈寒实邪，梔子豉汤吐的是虚烦和客热。如果未经汗下治疗，邪气郁结在胸膈而致痞满的，叫做实证，宜用瓜蒂散，这是峻猛的方剂。如果已经用过汗、吐、下法，邪气乘虚客居胸中而致懊恼不安的，是虚烦，宜用梔子豉汤，这是轻缓的方剂。朱丹溪用瓜蒂、梔子、苦参、藜芦等反复催吐许白云先生，始终吐不透，后来加附子尖用浆水同服，才得以大吐而愈。

二、参芦散（吐虚痰）

主治：体虚之人痰涎壅盛。

组成与用法：人参芦头（人参顶端的根茎部分）研为细末，温水调服一至二钱，或加竹沥同服。竹沥善于滑利痰涎。

方义：此方作用于手太阴肺经和足太阳膀胱经。经典说“在上面的就顺势让它排出”，痰涎壅塞在上，按法应当涌吐。但病人虚弱瘦削，所以用参芦来代替藜芦和瓜蒂进行宣涌，同时还兼有补益之力，不至于过分耗伤元气。朱丹溪说：“人参补阳中之阴，而它的芦头反而能泻太阴之阳，就像麻黄的根和节功效不同一样。”

三、栀子豉汤（吐虚烦，出自张仲景）

主治：伤寒经过汗、吐、下法治疗之后，虚烦（正气不足而余热扰动的烦躁）不能入眠，严重的辗转反侧、心中懊恼烦闷；以及大泻之后身热不退、心下结痛的；或者痰留在膈中的。

汗吐下之后正气不足，邪气乘虚凝结在胸中，所以出现烦热、懊恼、胸闷。白天活动属阳，夜间安卧属阴，阳热尚未消散、阴气尚未恢复，所以不能安眠。如果身热已退而只有心下结痛，那是邪热深入内里形成结胸证；如果身热不退且有结痛，则是客热散漫的虚烦，邪热仍然偏于体表，所以应当用涌越法从上排出。

组成与用法：栀子十四枚、淡豆豉四合，煎服后令微微吐出。仲景说大便稍稀溏的人不可服用。

方义：此方作用于足太阳膀胱经和足阳明胃经。烦是热邪亢盛的表现，栀子苦寒、色赤入心，所以作为君药；淡豆豉味苦能发散郁热，经发酵腐熟而能制焦（肾气为热，心气为焦，豆豉经蒸制发酵而成，故能制焦热），辅助栀子催吐虚烦，所以作为臣药。“酸苦涌泄为阴”，此方吐的是无形的虚烦客热；如果膈中有实邪，则应当用瓜蒂散。

王海藏说：烦属气分，躁属血分；烦出于肺，躁出于肾。所以用栀子治肺烦，用豆豉治肾躁，兼作催吐药用，因为邪在上焦，吐之则邪散，正是经典所说“在上者因而越之”。有人问烦躁不都是心的问题吗，为什么说烦出于肺、躁出于肾？答：热则烦，热极则躁；烦属阳，躁属阴。大体上都是心火为病——火旺则金（肺）燥而水（肾）亏，只剩火独在，所以肺与肾合而表现为烦躁。另外，大便软的是催吐证，大便秘的是泻下证；大便微溏的不可服本方，因为是里虚有寒在下焦，虽然烦躁但并非蕴热。若因宿食而烦躁的，用栀子大黄汤。

衍生方：

- **栀子甘草豉汤**（仲景）：本方加甘草，治上述证候兼有气短的，甘味能补。- **栀子生姜豉汤**（仲景）：本方加生姜，治上述证候兼有呕吐的，辛味能散。- **栀子干姜汤**（仲景）：本方去淡豆豉、加干姜，治伤寒误用泻下法后身热不退、微有烦闷的。栀子解热烦，干姜温补误下所伤。- **栀子厚朴汤**（仲景）：本方去淡豆豉、加厚朴和枳实，治伤寒泻下之后心烦腹满的。栀子涌越虚烦，枳朴泄除腹满，也是表里两解之法。- **栀子大黄汤**（仲景）：本方加大黄和枳实，治酒疸发黄、心中懊恼烦闷或热痛的，也治伤寒食复

(病后因饮食不当而复发)，轻的用消导法，重的就要催吐或泻下。- **枳实栀子豉汤**（仲景）：本方加枳实，治伤寒劳复（大病初愈、气血未平、余热未尽时因劳动而复发）。- **豉薤汤**（张文仲）：本方加薤白，治伤寒下痢如烂肉汁、赤色粘滞下注、伏气腹痛等各种热证。栀子豆豉苦寒能升能散，薤白辛温能开胸痹及大肠气滞。- **犀角大青汤**：本方加犀角和大青叶，治斑疹热毒炽盛、头痛的。

四、稀涎散（中风吐痰）

主治：中风突然昏倒、痰涎壅盛、气机闭塞不通的。先开其关窍，使微微吐出稀薄的涎液，然后再进用其他药物。不可令大吐；神志恢复后不可大量投用药物，应当缓缓调治，操之过急反而伤人。本方也治喉痹（咽喉肿痛闭塞）不能进食。

组成与用法：皂角四条（去皮筋、炙烤）、白矾一两，共研为细末，温水调服五分。或加藜芦，藜芦善于催吐痰涎，又能通鼻窍，令人打喷嚏。

方义：此方作用于足太阴脾经和足厥阴肝经。

吴鹤皋说：清阳之气在上，浊阴之气在下，如同天覆地载，人就不会突然昏倒。如果浊邪逆冲上行，则清阳失去了正常位置而颠倒了，所以人会突然仆倒。痰涎壅塞的原因，是风盛气涌所致。经典说“疾病发生在不足之处，标本兼顾，先治其标、后治其本”——所以此方不先祛风补虚，而先吐去痰涎。白矾味酸苦，能涌吐宣泄，咸味能软化顽固的痰涎，所以作为君药。皂角味辛能通利窍道，咸味能祛除垢浊，专门制约风木之邪，所以作为使药。这正如夺门而入的急兵一样。

老师说：凡是催吐中风之痰，以使咽喉疏通、能够进服汤药就应当停止。如果把痰涎全部攻尽，则没有津液来濡养筋脉，会导致拘挛抽急、半身不遂，这是催吐法的禁忌。按：痰不可全部攻尽，不只限于中风。朱丹溪说：“胃气也依赖一定的痰液来收养，不可攻尽，攻尽则胃虚而病情反而加重。”

衍生方：

- **常山散**（张子和）：本方加藜芦、常山、甘草，催吐疟疾之痰。甘草与常山配合必定引起呕吐。- **如圣散**：本方加雄黄、藜芦，研末搐鼻，治缠喉急痹（咽喉急性严重肿痛闭塞）和牙关紧闭。

五、干霍乱吐方（出自《三因方》）

主治：干霍乱（霍乱而吐泻不出的危急证型）——想吐吐不出、想泻泻不出、腹中剧烈疼痛的。

霍乱，取“挥霍撩乱”之意。外有感受邪气，内有饮食所伤，阴阳乖隔不通，邪气正气交相争斗，所以上吐下泻而中间绞痛。邪在上焦则吐，在下焦则泻，在中焦则吐泻同时发作——这是湿霍乱，证情较轻，容易治疗。如果不能吐也不能泻、邪气无处排出、壅遏正气、阴阳关格不通的，死亡极其迅速，俗称“搅肠痧”。此时切不可给谷食，即使是米汤入口也会致死。

组成与用法：烧盐、热童便（男童小便加温），喝三次吐三次。

方义：此方作用于足太阴脾经和足阳明胃经。吐泻都不通畅，邪气结于中焦。盐味咸能软坚，可以破除顽痰宿食；盐经炒烧则味转苦，苦味能涌吐。童便本是人体自身下降之气，引火下行乃归旧路，味咸性寒，所以降火极为迅速。此证是由脾土之气郁结到了极点而不能宣发，导致火热内扰、阴阳不交的危急状态。

盐从上面涌吐出去，童便从下面通泄出去，则中焦就通畅了。方子极其简便，却有起死回生之功，不可轻视。

《准绳》说：盐调童便，不仅仅是用来通降下焦之阴，阴既不通则血也不行，还兼有活血的作用。

衍生方：

- **烧盐探吐法**：单用烧盐以热水调服，用手指探喉催吐。治食伤后疼痛连及胸膈、痞塞闷胀不通、手足冰冷逆厥、尺脉完全摸不到的。

食物堵塞太阴脾，压抑了肝胆之气不能上升，两实相搏，所以疼痛连及胸膈。阳气不能舒展，所以手足冰冷。下焦被隔绝，所以尺脉消失。盐味咸能润下软坚，能破积聚，又能宣涌，使未消化之食从上面吐出，则壅塞的通了，这也是"木郁达之"的道理。

这实际上就是食厥证——有人忽然昏厥不省、口不能言语、四肢不能动的，叫做食厥。如果误作中风、中气来治疗，顷刻就会死亡。应当先用盐汤催吐，再用消食导气的药物。

经典说"上部有脉、下部无脉，这种人应当催吐，不吐就会死"。有人问：食填太阴、胸中痞乱，两尺脉正应该有所反映，为什么反而尺脉消失？答：独阳不生，独阴不长。天之用在地下则万物生长，地之用在天上则万物收藏，这就是天地交通而万物通达的道理。所以阳火之根源本在地下，阴水之源头本在天上。五脏主有形之物，物属阴，阴属水。食物壅塞在上方，就断绝了五脏阴液之源；源头断绝则水不能下流，两尺脉消失的道理就在于此。

《千金方》用此法三饮三吐，通治霍乱、蛊毒、宿食腹痛、冷气、鬼气等证。并且说："此法远胜于用药，凡有这类疾病，宜首先采用。"

关键词

现代启示

本章揭示了一个被后世逐渐遗忘的治疗原则——"因势利导、就近排邪"。当病邪位于上部，强行向下攻逐反而违背病势，不如顺势从上排出。这种思路在现代急救中仍有影子：误服毒物后的催吐处理、气道异物的海姆立克法，本质上都是"在上者涌之"的体现。更值得深思的是，本章反复强调催吐不可过度——"攻尽则虚而愈剧""胃气亦赖痰收养"——这与现代医学"维持内环境稳态"的理念相通：祛邪的目的是恢复平衡，而非赶尽杀绝。（以上仅供文化学习，不构成医疗建议。）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当我们面对身体或生活中的"壅塞"时，是否总在习惯性地向下"压"，而忘了有时候向上"疏通"反而是更顺畅的出路？

医方集解：攻里之剂

原文

医方集解：攻里之剂

{邪在表宜汗，邪在里宜下，人之一身，元气周流，不能容纤芥之邪，稍有滞碍，则壅塞经络，隔遏阴阳而后为病矣，或寒或热，或气或血，或痰或食，为证不一，轻则消而导之，重必攻而下之，使垢瘀尽去，而正气可复，譬之寇盗不勦，境内终不得安平也，然攻下之剂，须适事为宜，如邪胜而剂轻，则邪不服，邪轻而剂重，则伤元气，不可不审也，其攻而不峻者，别见消导门。}

大承气汤〔胃腑大实满仲景〕

治伤寒阳明腑证，阳邪入里，胃实不大便，发热谵语，自汗出，不恶寒，痞满燥实坚全见，杂病三焦大热，脉沉实者。{阳明外证，身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是也，此为在经，仍当汗散，若热邪已入胃腑，痞满燥实坚全见者，为当下，实则谵语乱言无次也，虚则郑声一语频言也，阳明多血多气，法多自汗，过汗亡液，无水以制火，胃有燥粪，结而不下，故妄见妄言也。

燥粪在大肠不在於胃，伤寒传胃不传大肠，然治病必求其本，且胃与大肠同为阳明燥金也，经曰，何缘得阳明病，曰太阳病若下若汗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乾燥，因转属阳明，胃实大便难也，又曰，太阳初病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阳明，阳明证能食为中风，风阳邪，能消穀，不能食，为中寒，寒阴邪不能消穀，以此为辨，胸闷不食为痞，胸腹膨胀为满，大便枯少为燥，腹满痛不大便为实，按之鞭硬为坚。}亦治阳明刚痉。

{此太阳兼阳明证，其病胸满口噤，卧不着席，拳足齧齿而无汗，谓之刚痉，宜下之者，以阳明主润宗筋，风寒湿热，伤阳明胃，津液不行，筋失所养，故以此汤下湿热，行津液，喻嘉言曰，伤寒腹满可下，胸满不可下，谓热邪尚在表也，此证入里之热，极深极重，阳热既极，阴血立至消亡，宜微下之，尚不能胜，必大下之，以承领其一线之阴，阴气不尽，为阳所劫，因而得生者多矣，既有下多亡阴之大戒，复有急下救阴之活法。

学者深造，端在斯矣，胃为水穀之海，四旁有病，皆传入胃，已入胃腑，则不复传他经，如太阳传入胃，则不更传阳明，阳明传入胃，则不传少阳，少阳传入胃，则不传三阴，经曰阳明居中土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大黄〔四两酒洗，王海藏曰，邪气居高，非酒不到，大黄若用生者，则遗高分之邪热，病愈后，变生目赤喉痹，头肿，膈上热疾也。〕

芒硝〔三合〕、厚朴〔半斤〕、枳实〔五枚〕先煎朴实将熟，内大黄，煮二三沸，倾碗内，和芒硝服，得利则止。〔陶节庵曰，去实热，用大黄，无枳实不通，温经，用附子，无乾薑不热，发表，用麻黄，无葱白不发，吐痰，用瓜蒂，无淡豉，不涌，竹沥无薑汁，不能行经络，蜜导无皂角，不能通秘结。}此正阳阳明药也，〔东垣曰，太阳阳明药〕热淫于内，治以鹹寒，气坚者以鹹软之，热盛者以寒消之，故用芒硝之鹹寒，

以润燥软坚，大黄之苦寒，以泻热去瘀，下燥结，泄胃强，枳实厚朴之苦降，泻痞满实满，经所谓土郁夺之也。

〔阳明属土，大黄治大实，芒硝治大燥大坚，二味治有形血药，厚朴治大满，枳实治痞，二味治无形气药。〕然非大实大满，不可轻投，恐有寒中结胸痞气之变。〔此大小陷胸汤之所由作也，承顺也，十剂曰，通可去滞，泄可去闭，使滞者利而闭者通，正气得舒，故曰承气。〕

仲景曰，欲行大承气，先与小承气，若腹中转矢气者，有燥屎也，可以大承气攻之，若不转矢气者，此但初鞭后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胀满不能食也，转矢气，出屁也，又曰，阳明病脉迟，汗多出，微恶寒者，表未解也，可发汗，宜桂枝汤，阳明病，脉浮无汗而喘者，发汗则愈，宜麻黄汤，此断其入阳明之路，仍从外解，则不内攻也，又曰，阳明病应发汗，医反下之，此为大逆，皆仲景慎於攻下之意也。

喻嘉言曰，阳明以胃实为正，则皆下证也，阳明之邪，其来路则由太阳，凡阳明证见八九，而太阳证有一二未罢，仍从太阳而不从阳明，可汗而不可下也，其去路则趋少阳，凡阳明证虽见八九，而少阳证略见一二，即从少阳而不从阳明，汗下两不可用也，惟风寒之邪，已离太阳，未接少阳，恰在阳明界内，亟为攻下，则不再传他经，津液元气，两无亏损矣，庸医无识，必待七日传经已尽，方敢议下，不知太阳有十余日不解者，若不辨经。

而但计日，其误下仍在太阳，至阳明二三日内即显下证，反以计日当面错过，及阳明已入少阳，又以计日妄行攻下，轻者反重，重者死矣，仲景法日数虽多，但有表证而脉浮者，犹宜发汗，日数虽少，若有里证而脉沉者，即宜下之，昂按阳明必已入腑，方敢议下，非云界内便属可下，嘉言之言，尚有未当，古人有治恶寒战栗，用大承气下燥屎而愈者，此阳邪入里，热结於里，表虚无阳，故恶寒战栗，此阳盛格阴，乃热病，非寒证，误投热药则死矣。

朱丹溪曰，初下痢腹痛，不可用参朮，然气虚胃虚者可用，初得之亦可用，大承气调胃承气下之，看其气病血病，然后加减用药，尝治叶先生患滞下后甚逼迫，正合承气证，但气日虚，形虽实而面黄白，此必平昔过食伤胃，宁忍二三日辛苦，遂与参朮陈芍药十余帖，至三日后，胃气稍完，与承气二帖而安，苟不先补完胃气之伤，而遽行承气，宁免后患乎，此先补后下例之变者也。}

本方加甘草等分，名三一承气汤，治大承气证，腹满实痛，调胃证，谵语下利，小承气证，内热不便，一切伤寒杂病，畜热内甚，燥实坚胀。〔谓合三承气为一方也，成无己曰，若大承气证，反用小承气，则邪不服，若小承气证，反用大承气，则过伤元气，而腹满不能食，仲景所以分而治之，后人以三药合而为一，云通治三药之证及伤寒杂病内外一切所伤，与仲景方甚相违戾，失轩岐缓急之旨。〕

使病人暗受其弊，将谁咎哉。} 本方加柴胡、黄芩、甘草。入钱鑪水三匙，坠热开结，名六一顺气汤。〔节庵谓合三承气，三一承气，大柴胡，大陷胸六方而为一方也。〕治潮热自汗，发渴，谵语，狂妄，斑黄，腹满，便实，正阳明腑病，本方加人参甘草当归桔梗薑枣煎，名黄龙汤，治热邪传里，胃有燥屎，心下硬痛，身热口渴，谵语，下利纯清水。〔有燥屎何以又下清水，陶节庵曰，此非内寒而利，乃日饮汤药而下渗也，名热结利，庸医妄谓漏底伤寒，以热药止之，杀人多矣，年老气血虚者去芒硝。〕

本方去芒硝，加麻仁杏仁芍药蜜丸，名麻仁丸，〔仲景〕治趺阳脉浮而濡，浮则胃气强，濡则小便数，浮濡相搏，大便则难，其脾为约。〔趺阳，胃脉也，经曰，饮食入胃，游溢精气，上输於脾，脾气散精，上归於

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是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也，今胃火乘脾约束，精液但输膀胱，致小便数而大便难，故名脾约。

与此汤润燥通肠，此太阳传入阳明之证，故仲景曰，太阳阳明，脾约是也，按成氏释此证谓脾弱胃强，然本文但云脾约，未尝云脾弱也，喻嘉言曰，脾弱即当补矣，何为反用大黄朴实乎，此脾土过燥，使肠胃津液枯槁，致中消便难，使脾果弱，非溏则泻，焉能反约少胃中之穀食乎，阳明证中凡宜攻下者，惟恐邪未入胃，大便弗鞭，又恐初鞭后溏，未可妄攻，故先与小承气试其转矢气，方可攻之。

皆是虑夫脾气之弱也，若脾约证在太阳，即当下矣，何待阳明耶，朱丹溪曰，此由久病大汗大下之后，阴血枯槁，内火燔灼，热伤元气，又伤于脾而成，肺金受火，气无所摄，肺为脾子，肺耗则液亏，金耗则木寡于畏土，欲不伤其可得乎，肺失传送，脾失转输，故大便闭而小便数也，理宜滋养阴血，使火不炽而金化行，木有制而脾土运，津液乃能入胃肠，润而通矣，此方施之热盛而气实者则安，若热盛而气血不实者，勿胶柱而鼓瑟也。}

当下诸证。{发汗不解，腹满痛者急下也，下利，三部脉皆平，按之心下鞭者急下之，脉滑而数者，有宿食也，宜下之，脉经曰，滑为食病，仲景曰，滑则穀气实，又曰，寸脉浮大，按之反濡，尺中亦微而濡，知有宿食，宜下之，伤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无表里证，大便难，身微热者，此为实也，急下之。内经曰，诸脉皆属于目，鍼经曰，热病目不明热不已者，此肾水将绝，不能照物也，阳明病发热汗多者，急下之，汗多则亡津液而内燥，宜急下以存津液，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邪入未深，便作口燥，此肾水将乾，宜急下以救欲绝之水，少阴证六七日，腹胀不大便者，急下之，此少阴邪热入胃腑也，土胜则水乾，宜急下以救肾水，少阴病自利清水，色纯青，心中必痛，口中燥者，急下之，青为肝色，肝邪乘肾故下利。}

阳邪上攻故口燥，此亦少阴传入阳明腑证也，厥阴证舌卷囊缩，宜急下之，此证仲景无治法，按舌卷囊缩，有寒极而缩者，宜附子四逆加吴茱萸汤，并灸关元气海葱熨等法，又有阳明之热，陷入厥阴经，阳明主润宗筋，宗筋为热所攻弗荣，而急引舌与辜丸，故舌卷囊缩，此为热极，当泻阳以救阴，以上皆大承气证也，张兼善曰，胃为水穀之海，四旁有病，皆能传入胃，土燥则肾水乾。

故阳明与少阴皆有急下之条，证虽不同，其入腑之理则一，故皆用大承气，有病循衣摸芫，两手撮空者，此胃热也，钱仲阳小儿直诀云，此肝热也，亦承气汤主之，娄全善曰，尝治循衣摸芫数人，皆用大补气血之剂，惟一人兼振鬣，脉代，遂于补剂中加桂二分，亦振止脉和而愈，按谗语亦有因气虚阳脱而然者，皆当用参附补剂。}

忌下诸证。{太阳病外证未解，不可下，脉浮大，不可下，浮大为在表，恶寒不可下，恶寒为邪在表，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下，呕为邪在上焦，阳明病不能食，攻其热必哕，胃中虚冷故也，阳明病应发汗反下之，此为大逆，太阳阳明合病，喘而胸满，不可下，宜麻黄汤，肺气清则胃邪自散，少阴病阳虚，尺脉弱涩者，不可下，脉数不可下，数为血虚为热，下之则热邪入里，血虚为亡阴，恶水者不可下，下之则里冷，不嗜食，完穀出，头痛目黄者，不可下，虚家不可下，阳微不可下，下之痞鞭，诸四逆厥者，不可下。}

小承气汤〔胃腑实满，仲景一名三物厚朴汤〕治伤寒阳明证，谗语，便艱，潮热而喘，及杂病，上焦痞满不通，大黄〔四两〕、厚朴〔二两薑炒〕、枳实〔三枚麸炒〕。此少阳阳明药也，邪在上焦则满，在中焦则

胀，胃实则潮热，〔犹潮水之潮，其来有时，阳明燥金主於申酉，故日晡潮热，伤寒潮热为胃实，无虚证。〕阳邪乘心则狂。〔故谵语。〕胃热干肺则喘，故以枳朴去上焦之痞满，以大黄去胃中之实热，此痞满燥实坚未全者，故除芒硝，欲其无伤下焦真阴也。

{大承气通治三焦，小承气不犯下焦，调胃承气不犯上焦，按阳明证有正阳阳明，有太阳阳明，有少阳阳明，自阳明经传入胃腑，不恶寒，腹满便鞕者，宜大承气下之，若汗多发热微恶寒者，为外未解，其热不潮，未可与承气汤，若腹大满不通者，可与小承气，微和胃气，勿令大泄下，谓阳明有在经者，未全入腑，尤宜审慎，阳明少阳病，多由太阳传入，成无已曰，自太阳少阳传入者，众所共知。

自三阴传入者鲜，或能识三阴有急下之证多矣，岂非仲景之微旨欤，经曰，伤寒脉浮缓，手足温者，系在太阴，当发黄，若小便利者，不能发黄，至七八日，大便鞕者，阳明病也，程郊倩，曰此证谓之太阴阳明，阳明为病，本之胃实，不特三阳受邪，能转属阳明，三阴亦能转属阳明，推之少阴三大承气，厥阴一小承气，何非转属阳明之病哉。}

金匱用本方治支饮胸满，更名厚朴大黄汤，本方加羌活名三化汤，〔机要〕治中风邪气作实二便不通。〔三化者，使三焦通利，复其传化之常也，加羌活者，证本於风也，然中风多虚，气上逆，无用承气之理，非坚实之体，不可轻投。〕

调胃承气汤〔胃实缓攻仲景〕

治伤寒阳明证，不恶寒，反恶热，口渴，便鞕，谵语，腹满，中焦燥实，及伤寒吐后腹胀满者。〔邪在表，则身热汗出而恶寒，邪已入里，则表证罢，故不恶寒身热汗出而反恶热也，汗多亡津，热又入里，故口渴便鞕，无水以制火，内有燥屎，故妄见妄言而谵语，吐后不解，腹胀满者，热入胃也，然满而不痛，不宜急下，少与调胃和之。〕阳明病不吐不下而心烦者。

〔吐后烦为内烦，下后烦为虚烦，不吐不下心烦者，胃有郁热也。〕亦治渴证中消善食而瘦。大黄〔酒浸〕、芒硝〔一两〕、甘草〔炙五钱〕少少温服。此足太阳阳明药也，〔东垣曰，正阳阳明药〕大黄苦寒，除热荡实，芒硝鹹寒，润燥软坚，二物下行甚速，故用甘草甘平以缓之，不致伤胃，故曰，调胃承气，去枳朴者，不欲其犯上焦气分也。

{准绳曰，阳明一证，分为太阳正阳少阳三等，按本草大黄酒浸入太阳经，酒洗入阳明经，浸久於洗，故能引於至高之分，仲景以调胃承气，收入太阳门，而大黄註曰，酒浸，汤后曰少少温服，曰当和胃气，又本汤治不吐不下心烦者，及发汗不解，蒸蒸发热者，吐后腹胀满者，是太阳阳明去表未远，其病在上，不当攻下，故宜缓剂调和之也，至正阳阳明，则曰急下之。

而大承气汤大黄下註曰酒洗，洗轻於浸，是微升其走下之性，以治其中也，至少阳阳明，则去正阳而逼太阴，其分为下，故小承气汤大黄不用酒制，少阳不宜下，故去芒硝，又曰少与，曰微溲之勿令大泄下，此仲景之妙法也。} 本方加当归薑枣煎，名当归承气汤，〔河间〕治里热火郁，或皮肤枯燥，或咽燥鼻乾，或便溺秘结，或瘀血发狂，〔加当归入血分以润燥调营，亦与桃仁承气同意，加薑枣引入胃也。〕

本方除芒硝，名大黄甘草汤，金匱用治食已即吐，外台用治吐水，〔准绳曰，仲景云，欲吐者不可下，又以大黄甘草治食已即吐何也，曰，欲吐者，其病在上，因而越之可也，而逆之使下，则必抑塞愤乱而益甚，若已吐不止，有升无降，则当逆而折之，引令下行，无速於大黄者矣，故不禁，丹溪泥之，而曰凡呕吐切不可

下，固矣夫。〕本方用大黄二两半，芒硝甘草各二两，又名破棺丹，治多汗，大渴，便闭，谵语，阳结之证，及诸疮肿热。

桃仁承气汤〔畜血仲景见血门〕

大陷胸汤〔结胸仲景〕

治伤寒下之早，表邪入里，心下满而臌痛，或重汗而复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渴，日晡潮热，从心至小腹臌满，痛不可近，或无大热，但头微汗出，脉沉，为水结胸。〔按之臌痛者为结胸，臌而不痛者为痞气，不臌不痛，心下满闷为支结，结胸最重，痞次之，支结又次之，结胸由於下之太早，里之正气为邪所损，表邪乘虚，入结於心胸之间，故石臌而痛，重汗不下，内外皆亡津液，邪热内结，故不大便，而舌上燥渴。

邪入阳明，则日晡潮热，或水饮结於胸膈，但头微汗。余处无汗，水饮不得外泄，非热结也，名水结胸，亦有热已入里，久不攻之，失下而成结胸者，又有心下硬痛，无热证者，为寒实结胸，小陷胸及白散主之，结胸固当下，然脉浮大者，下之则死，犹带表邪，下之重虚，结而又结故死，喻嘉言曰，太阳误下之脉，主病皆在阳在表，即有沉紧沉滑之殊，皆不得以里阴名之。

按仲景曰，病发於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於阴而反下之，因作痞，皆以下之太早故也，成无己曰，发热恶寒者，发於阳也，阳邪入里为结胸，无热恶寒者，发於阴也，阴邪入里为痞，喻嘉言曰，风为阳，卫亦阳，故病起於阳，寒为阴，营亦阴，故病起於阴，周扬俊曰，发阳发阴，二千年来，未有知其解者，果如原註，无热恶寒，则中寒矣，下之有不立毙者乎，如嘉言以寒伤营血为阴。

则仲景痞论中中风伤寒，每每互言，未尝分属也，不知发於阴者，洵是阴证，但是阳经传入之邪，非中阴之谓也，阳经传入，原为热证，至於阴经未有不热深於内者，此所以去热入二字，而成千载之疑也，热证由三阴传於胃，已入腑者为可下，若在经而下，则为误下，与三阳在经无异，故曰，阳邪结于阳位，则结在胸，阴邪结於阴位，则在心下或边旁也，阴经误下，何以止成痞，以所结只在阴位，不若阳邪势甚也。

按仲景治痞多用寒药，则痞之属热邪可知，六书云，胸膈满者，胸间气塞满闷也，非心下满箫满者，箫肋胀满也，非腹中满，盖表邪传里，必先胸以至心腹入胃，是以胸满多带表证，宜微汗，箫满多带半表半里，宜和中，痰实者宜涌之，如结实燥渴便秘，宜以此汤下之，附白散巴豆一分，去心皮，炒黑研，贝母桔梗各三分，治寒实结胸，巴豆辛热以散寒结，贝母苦辛以散痰实，结在胸故以桔梗浮而上之，利膈清表，故病在膈上必吐，病在膈下必利也。}

大黄〔二两〕、芒硝〔一升〕、甘遂〔一钱为末〕、先煮大黄，去滓，内芒硝，煮一二沸，内甘遂末，温服。此足太阳药也，表邪入里，结于高位，以致三焦俱实，手不可近，证为危急，非常药所能平，故以甘遂苦寒行水直达为君，芒硝鹹寒软坚为臣，大黄苦寒荡涤为使，三药至峻而有起死之功。

〔准绳曰，邪结胸中，处至高之分，宜若可吐，然邪气与胸中阳气相结，不能分解，壅於心下，为臌为痛，非虚烦膈实者所可同，故须攻下也，低者举之，高者陷之，以平为正，故曰陷胸也，经又曰，太阳病脉浮而动数，浮则为风，数则为热，动则为痛，数则为虚，头痛，发热微，盗汗出而反恶寒者，表未解也，医反下之，动数变迟，膈内拒痛，胃中空虚，客气动膈，短气躁烦，心中懊憹，阳气内陷，心下因臌则为结胸，大陷胸汤主之。

朱丹溪曰，太阳病在表而攻里，可谓虚矣，原文曰，太阳病脉浮而动数，今得误下，动数变迟矣，又曰，胃中空虚，又曰短气躁烦，虚之甚矣，借曰阳气内陷，心下因臃而可迅攻之乎，岂陷胸之力，反缓於承气，一下再下，宁不畏其虚乎，前文曰，结胸脉浮大者下之死，又曰，结胸证悉具烦躁者死，今曰脉浮，又曰烦躁，大陷胸果可用乎，若胃中空虚，客气动膈，心中懊鬪者，当以栀子豉汤吐去胸中之邪。

陶节庵曰，结胸乃下早而成，未曾经下者，非结胸也，乃表邪传入胸中，证虽满闷，尚为在表，正属少阳部分，半表半里之间，只须小柴胡加枳桔以治，未效则以小柴胡对小陷胸一服豁然，若因下早而成者，方用陷胸汤以分浅深，从缓治之，不宜太峻，上焦乃清道至高之分，过下则伤元气也。

崔行功曰，伤寒结胸欲绝，心膈高起，手不可近，用大陷胸汤，不瘥者，此下后虚逆气已不理，毒复上攻，当用枳实理中丸，先理其气，次调诸疾，用之如神，活人云，误下未成结胸者，急频与理中汤，自然解了，盖理中治中焦故也，胃中虽和，伤寒未退者，宜候日数足，却以承气再下之，盖前药之下未是也，其水结胸者，用小半夏加茯苓汤，小柴胡去枣加牡蛎主之，又有血结胸证，手不可近，漱水不欲嚥，善忘如狂，大便黑，小便利，宜犀角地黄汤，刘心山曰，结胸痞满，多由痰饮凝结心胸，故陷胸汤加用甘遂半夏括楼枳实旋覆之类，皆为痰饮而设也。}

小陷胸汤〔小结胸仲景〕

治伤寒误下，小结胸正在心下，按之则痛，脉浮滑者，及痰热塞胸。〔前证上下俱鞭，此则正在心下，前证痛不可近，此则按之则痛，结胸、脉沉紧，或寸浮关沉，或脉浮滑，知热未深，与此汤以除膈上结热。〕黄连〔一两〕、半夏〔半升〕、栝蒌〔大者一枚〕此足少阳药也，黄连性苦寒以泄热，栝蒌性寒润以涤垢，半夏性辛温以散结，结胸多由痰热结聚，故用三物以除痰去热也。〔王海藏曰，大陷胸汤，太阳本药也，大陷胸丸，阳明药也，小陷胸汤，少阳药也，大陷胸汤治热实，大陷胸丸兼喘，小陷胸汤治痞。〕

大陷胸丸〔结胸仲景〕

治伤寒结胸项强，如柔痉状。〔有汗为柔痉，胸膈实满，故项强而不能俯，项属太阳部位。〕大黄〔八两〕、芒硝、葶苈〔炒〕、杏仁〔去皮尖各半升〕合研，取如弹丸一枚，别捣甘遂末一钱，白蜜三合煮服。此足太阳阳明药也，大黄性苦寒以泄热，芒硝性鹹寒以软坚，杏仁性苦甘以降气，葶苈甘遂取其行水而直达，白蜜取其润滑而甘缓。

十枣汤〔伏饮积痰仲景〕

治太阳中风，下利呕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媿媿汗出，头痛，心下痞臃，引簫下痛，乾呕，短气汗出不恶寒，表解而里未和，邪热内蓄，有伏饮者。〔下利呕逆，里受邪也，汗出不恶寒，表已解也，头痛痞臃引簫下痛，乾呕短气，邪热内蓄而有伏饮也，此为水气上逆，呕逆头痛，与表证头痛稍别。〕

周扬俊曰，此证与结胸颇同，故汤亦与陷胸相倣，表解后攻与结胸之戒不殊也。芫花〔炒黑〕、甘遂、大戟〔等分〕、大枣〔十枚〕先煮枣去滓，内前药末，强人服一钱，虚人五分，或枣肉为丸，病不除者，再服，得快下后，糜粥自养。此足太阳药也，芫花大戟，性辛苦以逐水饮，甘遂苦寒，能直达水气所结之处，以攻决为用，三药过峻，故用大枣之甘以缓之，益土所以胜水，使邪从二便而出也。

{十枣汤，小青龙汤，主水气乾呕，桂枝汤，主太阳汗出乾呕，薑附汤，主少阴下利乾呕，吴茱萸汤，主厥阴吐涎沫呕乾，王海藏曰，表有水，用小青龙，里有水，用十枣，或问十枣汤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汤，皆属

饮家，俱有头痛项强之证，何也，张兼善曰，太阳经多血少气，病人表热微渴，恣饮水浆，为水多气弱，不能施化，本经血气，因而凝滞，致有头痛项强之患，不须攻表，但宜逐饮，饮尽则自安。

杜壬曰，里未和者，盖痰与燥气壅於中焦，故头痛乾呕，汗出短气，是痰膈也，非十枣不能除，但此汤不宜轻用，恐损人於倏忽。} 本方除大枣，加大黄黑丑轻粉，水丸，名三花神佑丸，〔河间〕治壮实人风痰郁热，支体麻痹，走注疼痛，湿热肿满，气血壅满，不得宣通，及积痰翻胃，服三丸后，转加痛闷，此痰涎壅塞，顿攻不开，再加二丸，快利则止。〔加牵牛大黄，大泻气血之湿，加轻粉无窍不入，以去痰积，虚人不可轻用。〕本方各五钱，加黄蘗〔三两酒炒〕大黄〔煨两半〕、粥丸，名小胃丹，〔丹溪〕治胸膈肠胃热痰湿痰。

三物备急丸〔伤食急痛千金〕

治食停肠胃，冷热不调，腹胀气急，痛满欲死，及中恶客忤，卒暴诸病。〔食滞肠胃，上焦不行，下脘不通，故痛胀欲死，内实者法宜下之。〕巴豆霜、大黄、乾薑、等分，蜜丸，小豆大，每服二三丸，中恶口噤者，折齿灌之，崔氏乾薑易桂枝，名备急散。此手足阳明药也，大黄苦寒以下热结，巴霜辛热以下寒结，加乾薑辛散以宣通之，〔乾薑辛温，开五脏六腑，通四肢关节。〕三药峻厉，非急莫施，故曰备急。

溲砂丸〔一切积聚本事〕

治一切积聚痰饮，心簫引痛。溲砂、巴豆〔去油〕、三稜、乾薑、白芷〔五钱〕、木香、青皮、胡椒〔二钱半〕、大黄、乾漆〔炒一两〕、槟榔、肉苳蔻〔一箇〕为末，醮醋二升，煮巴豆五七沸，再下三稜大黄末同煎五七沸，入溲砂熬成膏，和诸药杵丸，菴豆大，每五丸薑汤下。此治肉积气积血积通剂也，溲砂化肉食，〔溲砂性大热，能烂五金，本草言其能化人心为血，故治膈噎症瘦肉积有殊功。〕乾漆散瘀血，木香青皮行滞气，三稜破血而行气，肉苳暖胃而和中，白芷散风而除湿，乾薑胡椒除沉寒锢冷，大黄巴豆能斩关夺门，方内多辛热有毒之品，用之以破冷攻坚，惟大黄苦寒，假之以荡热去实，盖积聚既深，攻治不得不峻，用醋者酸以收之也，〔玉机微义曰，方中因白芷散水行气，故更言治痰饮也，洁古曰，壮人无积，虚人则有之，皆由脾胃虚弱，气血两衰，四时有感，皆能成积。

若遽以磨坚破结之药治之，疾似去而人已衰矣，乾漆礞砂三稜大黄牵牛之类，得药则暂快，药过则依然，气愈消，疾愈大，竟何益哉，故善治者，当先补虚，使气血旺，积自消，如满座皆君子，则小人自无容地也，不问何脏，先调其中，使能饮食，是其本也。} 木香槟榔丸〔积滞泻痢子和〕

治胸腹积滞，痞满结痛，二便不通，或泻泄下痢，里急后重，食积实积。〔胸腹痞满泻痢，由於饮食留滞湿热郁积而成，二便不通，由於热结，里急后重，由於气滞，按里急后重，有因火热者，火燥物而性急也，有因气滞者，大肠气壅不得宣通也，有因积滞者，肠胃有物结坠也，有气虚者，中气陷下不能升也，有血虚者，津枯肠燥虚坐努责是也，当分证论治，脉洪大而实，为里实，宜下，若脉浮大，慎不可下。〕木香、槟榔、青皮〔醋炒〕、陈皮〔去白〕、枳壳〔炒〕、黄蘗〔酒炒〕、黄连〔茱萸汤炒〕、三稜〔醋煮〕、莪耐〔醋煮五钱〕、大黄〔酒浸一两〕、香附、黑牵牛〔二两〕、芒硝水丸量人虚实服，一方加当归〔酒洗〕。〔张子和儒门事亲无三稜枳壳，只十味，绀珠无三稜陈皮，名木香导气丸。〕此手足阳明药也，湿热在三焦气分，木香香附

行气之药，能通三焦，解六郁，陈皮理上焦肺气，青皮平下焦肝气，〔泻痢多由肝木剋脾土。〕枳壳宽肠而利气，而黑丑槟榔又下气之最速者也。

气行则无痞满后重之患矣，疝痢由于湿热郁积，气血不和，黄蘗黄连燥湿清热之药，三棱能破血中气滞，莪耐能破气中血滞，大黄芒硝血分之药，能除血中伏热，通行积滞，并为摧坚化痞之峻品，湿热积滞去，则二便调而三焦泰矣，盖宿垢不净，清阳终不得升，故必假此以推荡之，亦通因通用之意，然非实积，不可轻投，加当归者，润燥和其血也。

{纲目曰，此戴人经验方也，善治下虚上实，抑火升水，流湿润燥，推陈致新，散郁破结，活血通经，及肺痿喘嗽，胸膈不利，脾湿黄疸，宿食不消，妇人调和气血，小儿惊疳积热，皆可量轻重用之，滑伯仁曰，肠胃阳明燥金也，下焦少阳相火也，后重之用木香槟榔，行燥金之郁也，癯秘之用知母黄药，散相火之炽也。}

枳实导滞丸〔伤食东垣〕

治伤湿热之物，不得施化，痞闷不安，腹内硬痛，积滞泄泻，大黄〔一两〕、枳实〔麸炒〕、黄芩〔酒炒〕、黄连〔酒炒〕、神麴〔炒五钱〕、白朮〔土炒〕、茯苓〔三钱〕、泽泻〔二钱〕蒸饼为丸，多寡量服。

此足太阴阳明药也，饮食伤滞，作痛成积，非有以推荡之，则不行，积滞不尽，病终不除，故以大黄枳实攻而下之，而痛泻反止，经所谓通因通用也，伤由湿热，黄芩黄连佐之以清热，茯苓泽泻佐之以利湿，积由酒食，神麴蒸茭〔遏合切〕之物，化食解酒，因其同类，温而消之，芩连大黄，苦寒太甚，恐其伤胃，故又以白朮之甘温，补土而固中也。

倒仓法〔陈垢积滞丹溪〕

黄牡牛肉〔肥嫩者二三十斤〕切碎洗净，用长流水桑柴火煮糜烂滤去滓，取净汁，再入锅中，文武火熬至琥珀色，则成矣，择一静室，明快不通风者，令病人先一夜不食，坐其中，每饮一钟，少时又饮，积数十钟，病在上者必吐，病在下者必利，病在中者吐而且利，视所出物可尽，病根乃止，〔连进之，急则逆上而吐多，缓则顺下而利多，视病之上下而为缓急。〕吐利后必渴，不得与汤，其小便必长，取以饮之。

名轮回酒，非惟止渴，兼涤余垢，行后倦卧觉飢，先与米饮，次与稀粥，三日后，方与厚粥软饭菜羹，调养半月一月，精神焕发，沉痾悉痊矣，须戒色欲半年一年，戒牛肉数年。霞天膏，即照前法，每肉十二斤，可熬膏一斤，磁罐盛之，夏月水浸，可留三日，寒天久留生霉，〔音梅〕用重汤煮入煎剂，调服入丸剂，每三分，加麴一分，煮糊，或同蜜炼。

此足太阴手足阳明药也，朱丹溪曰，牛、坤土也，黄、土之色也，以顺为德，而法健为功者，牡之用也，肉、胃之药也，液、无形之物也，积聚久则形质成，依附肠胃，回薄曲折之处，以为窠臼，岂铢两之丸散所能窥其藩牖乎，肉液充满流行，无处不到，如洪水泛涨，浮莖陈朽，皆顺流而下，不得停留，凡属滞碍，一洗而空，泽枯润槁，补虚益损，宁无精神焕发之乐乎，其方传于西域异人，中年后行一二次，亦却疾养寿之一助也。〔王纶曰，牛肉补中，非吐下药，借补为泻，以泻为补，亦奇方也。〕

蜜煎导法〔通大便仲景〕

治阳明证，自汗，小便利，大便秘者。〔胃实自汗，小便复利，此为津液内竭，非热结也，若与下药，则液愈耗矣，虽大便鞕不可攻之，宜用外导之法。〕蜂蜜、用铜器微火熬，频搅，勿令焦，候凝如饴，捻作挺子，头锐如指，糝阜角末少许，乘热纳穀道中，用手抱住，欲大便时去之。〔加盐少许亦可，盐能润燥软坚。〕

此手阳明药也，蜜能润肠，热能行气，阜能通窍，经日，表解无证者，胃虽实忌攻，故外导而通之，不欲以苦寒伤胃也。〔徐忠可曰，此为大便不行，而别无所苦者设也，结胸痞满脏结，胃有燥屎，皆有见证，今但自汗，且小便利，是津耗热郁而乾燥也。〕

猪胆导法〔通大便仲景〕

治证同前。猪胆〔一枚〕、取汁入醋少许，用竹筒长三四寸，以一半纳穀道中，将胆汁灌入肛中，顷当大便，此手阳明药也，便秘者属燥属热，自汗者为亡津液，当小便不利，今反利，是热犹未实，故不可攻，猪胆汁寒胜热，滑润燥，苦能降，醋酸善入，故能引入大肠而通之也。〔津液枯者宜蜜导，热邪盛者宜胆导，如冷秘者削薑亦能导之，海藏法用蜜煎盐相合，或草乌末相合亦可，盖鹹能软坚润燥，草乌能化寒消结，可随证阴阳所宜而用之。〕

白话译文

邪气在体表应当用发汗法，邪气深入体内则应当用泻下法。人体元气（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能量）周流全身，容不得丝毫邪气停留，稍有阻滞便会壅塞经络（气血运行的通道），隔断阴阳（人体对立统一的两大功能系统）而致病。邪气或寒或热、或在气分或在血分、或因痰或因食积，表现各异——轻者用消导法缓缓化解，重者必须攻下泻出，使体内污浊瘀滞尽去，正气方能恢复。好比境内有寇盗不加剿灭，终究不得安宁。但攻下之药必须恰到好处：邪重药轻则邪气不服，邪轻药重则反伤元气，不可不慎。

大承气汤为攻下主方，出自张仲景，治阳明腑证（胃肠实热重证）。当热邪已入胃腑，出现不大便、发热说胡话、自汗出、不怕冷，且“痞、满、燥、实、坚”五证俱全时方可使用。方用大黄苦寒泻热去瘀，芒硝咸寒润燥软坚，厚朴、枳实苦降以消痞除满。四药合力，通利壅滞、开泄闭塞，使正气得以舒展，故名“承气”——承顺胃气之意。但若非大实大满，切不可轻用，否则恐生寒中、结胸、痞气之变。

小承气汤去芒硝，仅用大黄、厚朴、枳实，治痞满燥实坚未全见者，力度较缓，意在微和胃气而不伤下焦真阴。**调胃承气汤**去枳朴，仅用大黄、芒硝加甘草缓之，治中焦燥实而不犯上焦气分，适用于满而不痛、不宜急下之证。三方各有轻重缓急，仲景分而治之，精义在于因证施方、不可混用。

大陷胸汤治误下后表邪入里、结于胸膈的“结胸”证——心下硬满疼痛、手不可近，以大黄、芒硝配甘遂峻猛攻逐，为危急重证之方。**小陷胸汤**以黄连、半夏、栝蒌治小结胸，按之痛而脉浮滑者，清热化痰散结，力度远较大陷胸汤为和。**十枣汤**以芫花、甘遂、大戟配大枣，专攻体内伏饮积水，表解里未和、水气上逆者用之。

全篇反复强调：攻下须辨清表里虚实，表未解不可下，脉浮大不可下，虚人不可下；即使当下，亦须审慎用量，宁可先试小承气观察转矢气（排气），再决定是否用大承气。急下存阴与慎下护正，是本章贯穿始

终的两条主线。

关键词

现代启示

本章的核心思想，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干预的时机与力度必须精准匹配病情的轻重"**。这与现代医学"阶梯治疗"原则高度一致——先用最小有效干预，不足再升级。仲景在两千年前就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攻下决策树"：先判表里（是否还有体表症状）、再辨虚实（患者体质能否承受）、后定缓急（用大承气还是小承气试探），甚至设计了"转矢气"这样简单而实用的临床测试来辅助决策。

从现代消化生理学角度看，大承气汤中大黄含蒽醌类成分可促进肠蠕动，芒硝（硫酸钠）具有渗透性泻下作用，厚朴、枳实可调节胃肠平滑肌运动——这些药理机制与其"荡涤胃肠、通利大便"的传统认识相吻合。（以上仅供文化学习参考，不构成医疗建议。）

值得深思的是：在日常健康管理中，我们是否也常犯"邪轻剂重"的错误——面对小问题用力过猛，反而伤了根本？

医方集解：表里之剂

原文

医方集解：表里之剂

病在表者，宜汗宜散，病在里者，宜攻宜清，至於表证未除，里证又急者，仲景复立大柴胡葛根黄芩等法，合表里而兼治之，后人师其意，则有防风通圣参苏五积诸剂，姑採数方以蒐其余，善用者审证而消息之可也。

大柴胡汤〔少阳阳明解表攻里仲景〕

治伤寒发热，汗出不解，阳邪入里，热结在里。〔里非三阴之里，乃胃腑也，此为少阳阳明，三阴亦有转入阳明者，如太阴有桂枝加大黄汤，少阴有三大承气，厥阴一小承气，皆兼阳明证也。〕心下痞硬，呕而下利，或往来寒热，烦渴谵语，腹满便秘，表证未除，里证又急，脉洪或沉实弦数者。

〔表证未除者，发热，头痛，邪痛，寒热仍在也，里证又急者，痞硬，燥渴，谵狂，便秘也，脉沉实为在里，弦数者邪在少阳也，洪者腑在阳明也，其呕而下利者，何亦用之，张兼善曰，里虚者便虽难而勿攻，里实者虽吐利而可下，心烦喜呕，里热已甚，结於胃中，故下之则愈。〕柴胡〔八两〕、半夏〔半升〕、黄芩、芍药〔三两〕、生薑〔五两〕、大枣〔十二枚擘〕、枳实〔四枚〕、大黄〔二两酒浸，一方无大黄，下註云。

若不加大黄，恐不为大柴胡汤也，崔氏去柴胡加前胡，名大前胡汤，胡洽云，亦出仲景方，治同。〕此足少阳阳明药也，表证未除，故用柴胡以解表，里证燥实，故用大黄枳实以攻里，芍药安脾敛阴，〔能泻肝火，使木不剋土。〕

黄芩退热解渴，半夏和胃止呕，薑辛散而枣甘缓，以调营卫而行津液，此表里交治，下剂之缓者也。〔周扬俊曰，仲景於太阳入膀胱腑证，则有五苓散，少阳兼阳明腑证，则有大柴胡汤，皆表里两解之法也，昂按此乃少阳阳明，故加减小柴胡小承气而为一方，少阳固不可下，然兼阳明腑证则当下，宜小承气汤，轻则大柴胡汤，或问大柴胡汤泻也，桂枝人参汤补也，何为皆治下利心下痞硬。〕

张兼善曰，下之早因作痞者，里虚协热而利也，以表里不解，故用桂枝人参解表和里，若伤寒发热，汗出不解，心下痞硬，呕吐而不利者，此为实，故当以大柴胡下之，陶节庵曰，伤寒邪热传里，须看热气浅深用药，三焦俱伤，则痞满燥实坚全见，宜大承气汤，邪在中焦，则有燥实坚三证。

宜调胃承气汤，加甘草和中，去枳朴者，恐伤上焦氤氲之气也，邪在上焦，则痞而实，宜小承气汤，去芒硝者，恐伤下焦真阴也，若表证未除，里证又急，不得不下者，则用大柴胡汤通表里而缓治之，大承气最紧，小承气次之，调胃承气又次之，大柴胡汤次之，盖恐硝性燥急，故不轻用。〕

柴胡加芒硝汤〔少阳阳明解表攻里仲景〕

治伤寒十三日不解，胸满而呕，日晡潮热，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证，知医以圆药下之，非其治也，潮热者，实也，先以小柴胡汤以解外，后以加芒硝汤主之。〔伤寒十三日，为再传经尽，当解之时，胸满而呕，少阳也，胸满而日晡潮热，阳明也，邪气犹在表里之间也。〕小柴胡汤〔见和解门〕加芒硝六两 此少阳阳明药也，表证误下，邪热乘虚入胃，以致下利而满呕，潮热之证犹在。〔伤寒潮热，为胃实，故宜下。〕故仍与柴胡汤以解少阳，加芒硝以荡胃热，亦与大柴胡两解同意。

桂枝加大黄汤〔太阳太阴解表攻里仲景〕 治太阳误下，转属太阴，腹满大实痛者。〔腹胀虽属太阴，若里证尚浅，腹满时痛，犹宜和之以桂枝加芍药汤，惟满痛便秘口燥咽乾者，方可以此汤下之。〕桂枝汤〔见发表门〕、加大黄〔一两〕、芍药〔三两〕此足太阳太阴药也，误下而作结胸，则邪在上，仍属太阳，今腹满而大实痛，则邪已入太阴，经曰，诸痛为实，痛随利减，故用桂枝以解未尽之表邪，加大黄以下内陷之邪热。

{经又曰，太阴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以胃气弱易动故也，仲景之慎於用下也如是，王海藏曰，腹痛桂枝加芍药，大实痛桂加大黄，何为不用芍药加大黄，而於桂枝内加之，要从太阳经治，以太阳为本也，赵嗣真曰，太阴腹痛三，有次第传经之邪，有直入本经之邪，有下后内陷之邪。

此腹满时痛为下后内陷之邪，宜桂枝加芍药汤，大实痛者，桂枝大黄汤，设遇本经直入阴邪，腹满实痛，脉沉细者，用此下之，岂不貽结胸之悔耶，周扬俊曰，大实痛者，有宿食也，非大黄不能除，亦通因通用之意也。}

冰解散〔温疫表里两解肘后〕

治天行一二日，头痛壮热。麻黄〔四两〕、桂心、甘草〔炙〕、白芍〔二两〕、大黄、黄芩〔三两〕。此足太阳阳明药也，麻黄能开腠发汗，桂心能引血化汗，黄芩以清上中之热，大黄以泻中下之热，甘草白芍能调胃而和中，盖天行温疫，郁热自内达外，与伤寒由表传里者不同，故虽一二日之浅，可以汗下兼行，不必同于伤寒之治法也。

防风通圣散〔表里俱实河间〕

治一切风寒暑湿，飢饱劳役，内外诸邪所伤，气血怫郁，表里三焦俱实，憎寒壮热，头目昏运，目赤睛痛，耳鸣鼻塞，口苦舌乾，咽喉不利，唾涕稠黏，欬嗽上气，大便秘结，小便赤涩，疮疡〔音羊〕肿毒，折跌损伤，瘀血便血，肠风痔漏，手足癰瘖，惊狂谵妄，丹斑癰疹。

〔憎寒壮热，邪在表也，头眩目赤，风热上攻也，耳鸣口苦，邪在少阳也，便秘痔漏，热结大腑也，小便赤涩，热畜膀胱也，疮疡肿痛，气血怫郁也，丹斑癰疹，风热在胃也，手足癰瘖，惊狂谵妄，肝风胃火也。〕

防风、荆芥、连翘、麻黄、薄荷、川芎、当归、白芍〔炒〕、白朮、山梔〔炒黑〕、大黄〔酒蒸〕、芒硝〔五钱〕、黄芩、石膏、桔梗〔一两〕、甘草〔二两〕、滑石〔三两〕、加生薑葱白煎。

自利去硝黄，自汗去麻黄，加桂枝，涎嗽加薑制半夏。此足太阳阳明表里血气药也，防风荆芥薄荷麻黄，轻浮升散，解表散寒，使风热从汗出而散之于上，大黄芒硝破结通幽，梔子滑石降火利水，使风热从便出而泄之于下，风淫于内，肺胃受邪，桔梗石膏清肺泻胃，风之为患，肝木受之，用芍归芍，和血补肝，黄芩清中上之火，连翘散气聚血凝，甘草缓峻而和中。

〔重用甘草滑石，亦犹六一利水泻火之意。〕白朮健脾而燥湿，上下分消，表里交治，而能散泻之中，犹寓温养之意，所以汗不伤表，下不伤里也。本方再加人参补气，熟地益血，黄蘗黄连除热，羌活独活天麻细辛全蠍祛风，蜜丸弹子大，每服一丸，茶酒任下，名祛风至宝丹。〔喻嘉言曰，此中风门中不易之专方也。〕本方除大黄芒硝，名双解散。〔麻黄防荆芥薄荷川芎以解表，黄芩栀子连翘石膏滑石以解里，复有当归芍药以和血，桔梗甘草白朮以调气，故曰双解。〕

葛根黄连黄芩汤〔太阳阳明解表清里仲景〕

治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此汤主之。〔发热头痛，恶风自汗，所谓桂枝证也，此邪在表而反下之，虚其肠胃，表邪乘虚入里，遂协热而利不止也，促为阳盛，虽下利而脉促，知表未解，前证仍在也，汗出而喘，为邪气外甚所致，喘而汗出，为里热气逆所致，与此汤散表邪清里热，脉数而止曰促。〕葛根〔半斤〕、甘草〔炙〕、黄芩〔二两〕、黄连〔二两〕先煮葛根内诸药煎。

〔或加薑枣〕此足太阳阳明药也，表证尚在，医反误下，邪入阳明之腑，其汗外越，气上奔则喘，下陷则利，故舍桂枝而用葛根，专治阳明之表。

〔葛根能升阳明清气，又为治泻圣药。〕加芩连以清里热，甘草以调胃气，不治利而利自止，不治喘而喘自止矣，又太阳表里两解之变法也。

三黄石膏汤〔发表清里〕

治伤寒温毒表里俱热，狂叫欲走，烦躁大渴，面赤鼻乾，两目如火，身形拘急，而不得汗，或已经汗下，过经不解，三焦大热，谵狂鼻衄，身目俱黄，六脉洪数，及阳毒发斑。〔陶节庵曰，此因热在三焦，闭寒经络津液，营卫不通，遂成此证。石膏〔两半〕、黄芩、黄连、黄蘗〔七钱〕、栀子〔三十箇〕、麻黄、淡豉〔二合〕每服一两，薑三片，枣二枚细茶一撮，煎热服。

此足太阳手少阳药也，表里之邪俱盛，欲治内则表未除，欲发表则里又急，故以黄芩泻上焦之火，黄连泻中焦之火，黄蘗泻下焦之火，栀子通泻三焦之火，而以麻黄淡豉发散表邪，石膏体重，泻胃火，能解肌，亦表里分消之药也。

五积散〔发表温里局方〕

治少阴伤寒，及外感风寒，内伤生冷，身热无汗，头痛身痛，项背拘急，胸满恶食，呕吐腹痛，寒热往来，脚气肿痛，冷秘寒疝，寒疟，恶寒无汗，妇人经水不调。

〔上证皆寒湿为病也〕白芷、陈皮、厚朴〔六分〕、当归、川芎、芍药、茯苓、桔梗〔二分〕、苍朮、枳壳〔七分〕、半夏麻黄〔四分〕、乾薑、肉桂〔重表者用桂枝〕、甘草〔三分〕加薑葱煎，又法除桂芷枳壳陈皮，余药慢火炒，摊冷，入桂芷同煎，名熟料五积散，〔用炒者，助其温散也。〕有汗去苍朮麻黄，气虚去枳桔，加人参白朮，腹痛挟气加吴茱萸，胃寒加煨薑阴证伤寒，肢冷虚汗加附子，妇人调经加醋艾。

此阴阳表里通用之剂也，麻黄，桂枝，所以解表散寒，甘草芍药，所以和中止痛，苍朮厚朴，平胃土而祛湿，陈皮半夏，行逆气而除痰，芎归薑芷，入血分而祛寒湿，枳壳桔梗，利胸膈而清寒热，茯苓泻热利水，宁心益脾，所以为解表温中除湿之剂，去痰消痞调经之方也，一方统治多病，惟活法者变而通之。

〔本方能散寒积食积气血积痰积，故名五积，王海藏曰，桂枝麻黄芍药甘草，即各半汤也，苍朮陈草，即平胃也，枳梗陈半，即枳桔半夕等汤也，加芎归治血又加乾薑为厚朴散，此数药相合，为解表温中之剂，消痞

调经之方，虽为内寒外感表里之分所制，实非仲景表里桂枝麻黄薑附之的方也，惟在活变而通之。

陶节庵曰，夫病不身热头痛，初起怕寒，腹痛，呕吐，泄泻，踈卧，沉默不渴，脉沉迟无力，人皆知为阴证矣，至於发热面赤，烦躁，揭去衣被，脉大，人皆不识，认作阳证，误投寒药，死者多矣，不知阴证不分热与不热，不论脉之浮沉大小，但指下无力，重按全无，便是沉阴，急与五积散一服，通解表里之寒，若内有沉寒，必须薑附温之，若作热治而用凉药，则渴愈甚而躁愈急，岂得生乎，此取脉不取证也，按伤寒有舍证取脉者，又有舍脉取证者。} 本方合人参败毒散，名五积交加散，治寒湿身体重痛，腰脚酸疼。

麻黄白朮汤〔解表清里补中东垣〕

治大便不通，小便赤涩，身面俱肿，色黄，麻木，身重如山，喘促无力，吐痰唾沫，发热时躁，躁已振寒，项额如冰，目中溜火，鼻不闻香，脐有动气，小腹急痛。{东垣曰，此宿有潜热伏於荣血之中，木火乘於阴道，为上盛，短气喘促，为阴火伤气，四肢痿弱，为肾水不足，冬时寒水得令，乘其旺水剋火，陵木大胜，必有大复，故见诸证。}

表皮、陈皮、黄连〔酒炒〕、黄蘗〔酒炒〕、甘草〔炙〕、升麻〔二分〕、柴胡、桂枝、人参、黄耆、苍朮〔泔浸〕、白朮〔土炒〕、厚朴、猪苓〔三分〕、茯苓、泽泻、吴茱萸〔四分〕、白豆蔻、炒麴〔五分〕、麻黄〔不去节六分〕、杏仁〔四粒研〕、分二服。此足三阳三阴通治之剂也，前证盖因表里俱伤，阳气抑不得升，故风火湿热郁而为病也，桂枝麻黄解表祛风升麻柴胡升阳散火。

黄连黄蘗燥湿清热，而黄蘗又能补肾滋阴，蔻朴青陈利气散满，而青柴又能平肝，蔻朴又能温胃，杏仁利肺下气，神麴化滞调中，吴萸暖肾温肝，参耆甘草苍白二朮补脾益气，二苓泽泻通利小便，使湿去而热亦行，方内未尝有通大便之药，盖清阳升则浊阴自降矣。〔昂按此方盖合四君五苓补中平胃麻黄吴萸解毒而为一方者也，治证既多，故所用表里寒热补泻之药俱备，但皆气药而无血药，与五积不同，然乃东垣之方录之，以见治疗之中，又有此一种也。〕

参苏饮〔外感内伤元戎〕

治外感内伤，发热头痛，呕逆欬嗽，痰塞中焦，眩运嘈烦，伤风泄泻，及伤寒已汗发热不止。〔发热头痛，外感也，咳嗽痰壅，呕逆泄泻，内伤也，已汗而热不止，阴虚也。〕人参、紫苏、乾葛、前胡、半夏〔薑汁炒〕、茯苓〔七钱半〕、陈皮〔去白〕、甘草、枳壳〔麸炒〕、桔梗、木香〔二钱〕每五钱，加薑枣煎，外感多者去枣，加葱白，肺中有火，去人参，加杏仁桑白皮。

〔泻腑〕泄泻加白朮扁豆莲肉，〔炒燥温健脾〕此手足太阴药也，风寒宜解表，故用苏葛前胡，劳伤宜补中，故用参苓甘草，橘半除痰止呕，枳桔利膈宽肠，木香行气破滞，使内外俱和，则邪散矣。

{溢饮身重注痛者，亦宜此方和解之，刘宗厚曰，此出少阳柴胡例药，治感冒异气挟痰饮之病，本方云，前胡葛根，自能解肌，枳壳橘红辈，自能宽中快膈，毋以性凉为疑，愚观药性非凉，亦是辛平之剂，元戎谓参苏饮治一切发热皆效，谓有风药解表，有气药和中，则外感风寒，内积痰饮，并可用也，合四物名茯苓补心汤，尤能治虚热及吐衄便血，乃虚实表里兼治之剂，然不可过。}

本方去人参前胡，加川芎柴胡薑枣煎，名芎苏饮，〔澹寮〕治伤寒外有发热头痛恶寒，内有欬嗽吐痰气涌。〔此或肺有实热，故去人参，加川芎，为通阴阳血气之使。〕

香苏饮〔外感内伤局方〕

治四时感冒，头痛发热，或兼内伤，胸膈满闷，暖气恶食。〔内经曰，卑下之地，春气常在，故东南卑湿之区，风气柔弱，易伤风寒，俗称感冒，受邪肤浅之名也，由鼻而入，在於上部，客於皮肤，故无六经形证，惟发热头痛而已，胸满暖气，恶食则兼内伤也，轻为感冒，重者为伤，又重者为中。〕香附〔炒〕、紫苏〔二钱〕、陈皮〔去白一钱〕、甘草〔七分〕、加薑葱煎。

伤食加消导药，欬嗽加杏仁桑皮，有痰加半夏，头痛加川芎白芷，伤风自汗加桂枝，伤寒无汗，加麻黄乾薑，伤风鼻塞头昏，加羌活荆芥，心中卒痛，加延胡索酒一杯。此手太阴药也，紫苏疏表气而散外寒，香附行里气而消内壅，橘红能兼行表里以佐之。〔橘红利气，兼能发表散寒，盖气行则寒散，而食亦消矣。〕甘草和中，亦能解表为使也。

茵陈丸〔汗吐下兼行外台〕

治时气，瘴气，黄病，痲疹，赤白痢等证。茵陈、梔子、鳖甲〔炙〕、芒硝〔二两〕、大黄〔五两〕、常山、杏仁〔炒三两〕、巴豆〔一两去心皮炒〕、豉〔五合〕、蜜丸，梧子大，每服一丸，或吐，或利，或汗，如不应，再服一丸，不应，可作煎剂投之，老幼量意加减。

此足太阳太阴阳明厥阴药也，梔子淡豉，梔豉汤也，合常山可以涌吐，合杏仁可以解肌，大黄芒硝，承气汤也，可以荡热去实，合茵陈可以利湿退黄。〔三药名茵陈汤，治黄正药。〕加巴豆大热以祛脏腑积寒，加鳖甲滋阴以退血分寒热，此方备汗吐下三法，故能统治诸病，居平当预合之，以备缓急，虽云劫剂，实佳方也。

白话译文

病在体表的，适合用发汗、疏散之法；病在体内的，适合用攻下、清热之法。但当表证（外邪在体表的症状）尚未消除、里证（内部病变）又已告急时，张仲景创立了大柴胡汤、葛根黄芩黄连汤等方法，将解表与攻里合而为一，后世医家效仿此意，又有防风通圣散、参苏饮、五积散等方。

大柴胡汤：主治少阳（六经之一，主半表半里）与阳明（主里，胃肠属之）同病，症见发热、心下痞满、呕吐、便秘或腹泻并见，表里两证俱急。方用柴胡解表，大黄、枳实攻里，芍药护脾，黄芩清热，半夏止呕，生姜、大枣调和营卫（气血运行于经脉内外的两大系统），是攻下方中最为平和的一种。

防风通圣散：专治内外诸邪、气血郁结、表里三焦俱实之证，方中解表、泻下、清热、利水、和血诸药并用，使风热从汗、从二便分消，汗不伤表，下不伤里，堪称表里双解的代表方。

葛根黄连黄芩汤：因误用泻下导致热邪入里、下利不止，方以葛根升阳解肌（调动阳明清气外透），芩连清里热，不专治利而利自止，不专治喘而喘自平，体现“治本则标自愈”的辨证思维。

诸方虽组成各异，核心均在审明表里虚实轻重，因势利导，方能药到病除。

关键词

表里同病： 外感邪气尚在体表，同时内部脏腑已出现病变，须兼顾两者施治，不可偏废。

少阳： 六经病之一，病位居表里之间，主症为往来寒热、口苦、胸胁苦满，为表里传变的枢纽。

气血拂郁： 气机（人体功能活动的动力）与血液运行受阻，郁积不通，可致发热、肿痛、斑疹等多种病变。

营卫： 营气（行于脉中，化生血液）与卫气（行于脉外，护卫体表）的合称，二者协调则体表防御正常。

三焦： 中医脏腑概念，分上焦（心肺）、中焦（脾胃）、下焦（肝肾），统领全身气机与水液代谢。

现代启示

表里同治的核心思路，与现代医学处理“复合病因”的理念高度相通。一个感染患者既有发热（体表炎症反应）又有肠道紊乱（内部感染），若单纯退热或单纯止泻，往往治标不治本，只有同时抗炎、调节肠道菌群才能根治——大柴胡汤“解表兼攻里”的双线策略与此异曲同工。防风通圣散中汗、下、利三途并用，使代谢废物从多条途径排出，类似于现代支持治疗中同步维持肾脏排泄、肠道清除与皮肤散热的综合思路。值得注意的是，仲景一再强调“里虚者勿攻”、减量慎用——这提醒我们，治疗强度必须与患者的身体储备相匹配，激进干预有时比疾病本身更危险。

> **思考**：当我们身体同时出现多个“警报”时，我们习惯优先处理最明显的那个症状——这种策略在什么情况下是对的，什么情况下反而会误事？

医方集解：和解之剂

原文

医方集解：和解之剂

{邪在表宜汗，在上宜吐，在里宜下，若在半表半里，则从中治，宜和解，故仲景于少阳证，而以汗吐下三者为戒也，昔贤云，或热病脉躁盛而不得汗者，阳脉之极也死，然有当和解之证，汗之不得汗，和解之力到，汗自出而解，慎勿错认作死证也，由是观也，和解之剂，用以分理阴阳，调和营卫，顾不重欤。}

小柴胡汤〔半表半里仲景〕

治伤寒中风少阳证，往来寒热，胸胁痞满，默默不欲食，心烦喜呕，或腹中痛，或箫下痛，或渴，或欬，或利或悸，小便不利，口苦耳聋，脉弦，或汗后余热不解，及春月时嗽症发寒热妇人伤寒热入血室。{寒为阴，热为阳，里为阴，表为阳，邪客於半表半里，阴出与阳争，阴胜则寒，阳入与阴争，阳胜则热，阳不足则先寒，阴不足则先热。

又曰，太阳行身之后，属膀胱寒水，为表，阳明行身之前，属胃燥金，为表之里，邪在於中，近后膀胱水则寒，近前阳明燥则热也，寒热有定时者为症，无定时者为往来寒热，以热在表而浅，邪恶正故畏寒，寒已复热，此邪未并於表里，故寒热微而无定时也，半表半里，属足少阳胆脉，行於两箫，手少阳三焦之脉络心包，风邪干之，心气不得宣畅，故表则能食，入里则不能食。

今在表里之间，是以不欲食，未至于不能食也，邪在表则不烦不呕，在里则烦呕，表方传里，故心烦喜呕也，里虚协热，故或渴或利，或腹中痛，里有停饮故悸，而小便不利，少阳胆脉络于耳，故耳聋，胆气上溢故口苦，胆与肝皆属木，故脉弦，春月时嗽，少阳当令之时也，血室，冲脉也，男女皆有之，妇人伤寒七八日，邪当传里，值经水适来，则邪不入腑，乘虚而入血室，或经水适断，表邪乘虚亦入血室，热与血搏结而不行，致有寒热如疟，暮则谵语如见鬼状。

在男子则下血谵语，皆为热入血室，妇人伤寒与男子无异，惟热入血室妊娠伤寒为不同也，小柴胡在经主气，在藏主血，故更能入血室，经曰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又曰，伤寒五六日发热而呕，医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必蒸蒸而振，发热汗出而愈，或湿热在半表半里而发黄者，仍与小柴胡汤和其表里，虽杂证不能外也。}

亦治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不欲食，大便艱，脉细者，为阳微结。{仲景曰，汗出为阳微，假令纯阴结，不得复有外证，脉虽沉紧，不得为少阴病，所以然者，阴不得有汗，今显有汗，故知非少阴也，按三阴脉皆至颈胸中而还，不上循头，程郊倩曰热，虽结而不甚也，以有微恶寒之半表在，至于脉沉，虽似里阴，则又有头汗出之证以，凡脉细脉沉脉紧，皆阳热郁结之证，无关少阴也，可见阳气一结，不但阳证似阴，阳脉亦似阴矣。}

柴胡〔八两〕、半夏〔半升〕、人参、甘草、黄芩、生薑〔三两〕、大枣〔十二枚〕呕逆加生薑陈皮，〔生薑散逆，陈皮顺气〕烦而不呕去半夏人参，加栝蒌，〔以荡郁热。〕渴者去半夏，加花粉，〔生津〕若不渴，外有微热，去人参，加桂枝，覆取微汗，〔解肌〕欬嗽去参枣生薑，加五味子乾薑。

〔欬为气逆肺寒，五味敛肺，乾薑散寒，戴元礼曰，少阳有嗽无喘，有喘非少阳也，阳明有喘无嗽，有嗽非正阳明也。〕虚烦加竹叶粳米。〔竹叶凉心，粳米和胃。〕齿燥无津加石膏。〔齿燥属阳明火，石膏清胃止渴。〕痰多加栝蒌贝母，〔能去热痰。〕腹痛去黄芩，加芍药，〔黄芩寒中芍药合甘草和里。〕箫下痞臃，去大枣，加牡蛎，〔大枣甘，令人满，牡蛎鹹，能软坚。〕箫下痛，加青皮芍药。〔箫为肝胆之部，痛属肝火，二药平肝。〕

心下悸，小便不利，去黄芩，加茯苓，〔经曰，太阳证饮水多，心下必悸，水停心下故悸，水畜不行，故小便不利，黄芩苦，反坚肾，茯苓淡能利水。〕本经头痛加川芎。〔入肝活血，散郁除风。〕发黄加茵陈。〔利湿。〕此足少阳药也，胆为清净之府，无出无入，其经在半表半里，不可汗吐下，法宜和解。

〔仲景曰，少阳中风，耳聋目赤，胸满而烦，不可吐下，吐下则悸而惊，释曰，邪在半表半里，以吐除烦，吐则伤气，气虚者悸，以下除满，下则亡血，血虚者惊，又曰，伤寒脉弦细，头痛发热者，属少阳，不可汗，汗之则谵语，释曰，汗之亡津液，少阳之邪，因之入胃，故谵语。〕

邪入本经，乃由表而将至里，当彻热发表，迎而夺之，勿令传太阴，柴胡味苦微寒，少阳主药以升阳达表为君，黄芩苦寒，以养阴退热为臣。〔阳不足则阴凑之，故发寒，用黄芩降阴气，使不陷入阳中，则不寒，阴不足，则阳凑之，故发热，用柴胡升阳气，使不陷入阴中，则不热，又曰，柴胡黄芩之苦寒以退热，半夏生薑之辛温以退寒，人参大枣甘草之甘温以助正气。〕半夏辛温，能健脾和胃以散逆气而止呕，人参甘草，以补正气而和中，使邪不得复传入里为佐，〔二药固太阴，使木邪不致剋土，然必虚人方可用参。〕

邪在半表半里，则营卫争，〔表属卫，里属营。〕故用薑枣之辛甘以和营卫为使也。〔李时珍曰，少阳证虽在半表半里，而胸膈痞满，实兼心肺上焦之邪，心烦喜呕，默默不欲食，又兼脾胃中焦之证，故用黄芩以治手足少阳相火，黄芩亦少阳药也，昂按半夏止呕不欲食，寒热间作，脾亦有之，不独少阳也，小柴胡之用半夏，以邪在半表半里，则阴阳争。〕

用半夏和胃而通阴阳也，灵枢经用治不眠，亦同此意，而仲景治喉痺咽痛，及大小便秘，皆用半夏，取其辛能润燥，又能散也，丹溪谓半夏能使大便润而小便长，今又专以半夏为除痰之药，稍涉燥证，辄不敢用，而半夏之功用不复见知於世矣，徐忠可曰，小柴胡能引清传而行阳道，能引胃气上行春令，能散诸经血凝气聚，故凡邪在表里混杂者，俱藉之以提出少阳，俾循经而散，以柴甘生薑为定药，余则加减随证耳，陶节庵曰，本经证心下饱闷，未经下者，非结胸也，乃表邪传至胸中，未入于腑，尚为在表，只须小柴胡加枳桔，不效，就以本方对小陷胸加枳桔。

一服豁然，其效如神，喻嘉言曰，伤寒分表里中三治，表里之邪俱盛，则从中而和之，故有小柴胡之和法，用人参甘草半夏生薑大枣助脾和中，但带柴胡一味透表，黄芩一味透里，欲入胃中，听胃气之升者，带柴胡出表，胃气之降者，带黄芩入里，一和而表里之邪尽服，未效者加工治之，不相扞格矣，又曰，虚劳发寒热者，乃卫虚则恶寒，营虚则发热耳，缓调营卫，俾不亢战，寒热自止。

若误用小柴胡，俾汗多而卫伤于外，便溏而营伤于内，虚热转加，病益甚矣，吴绶曰，小柴胡为半表半里之剂，太阳经之表热，阳明经之标热，皆不能解也，若夫阳气虚寒，面赤发热，脉沉足冷者，服之立见危殆，及内有虚寒，大便不实，妇人新产发热，皆不可用也，李士材曰，今人治伤寒，不分阴阳表里，冀用此方去参投之，以为平稳，杀人多矣，不独峻剂也。

李东垣曰，若血受病，亦先调气，谓气不调则血不行，气夫血妇也，如妇人经病，先柴胡以行经之表，次四物以行经之里，亦先气而后血也。} 本方以前胡代柴胡，名小前胡汤，〔崔氏〕治同，〔胡洽云，亦仲景方。〕本方加陈皮芍药，名柴胡双解散，〔节庵〕治同，本方加芒硝，名柴胡加芒硝汤，〕仲景见表里门。〕

本方加桂枝，名柴胡加桂枝汤，〔仲景〕治伤寒六七日，发热，微恶寒，支节烦痛，微呕，心下支结，外证未去者，〔伤寒六七日，邪当传里，支结者，胸中支撑而结也，喻嘉言曰，谓结于心之边旁也，呕而支结，为将传里，发热恶寒，骨节烦痛，为外证未除，宜和解，昂按此兼太阳，故加桂枝。

脉经曰，发汗多亡阳谵语，不可下，宜此汤和其营卫以通津液，自愈。〕本方除黄芩甘草，加桂枝、茯苓、龙骨、牡蛎、铅丹、大黄，名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仲景〕治伤寒八九日下之，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谵语，身重不可转侧，〔伤寒八九日，过经然后下之，可谓慎矣，孰知外邪未尽，乘虚入里，烦满者，阳热入胸也，惊者，心恶热而神不守也，烦惊虽系乎心，亦因胆虚，为将军之官，失荣而多畏也，小便不利，里虚而津液不行也。

谵语，胃热也，身重不可转侧，阳气不营于表也，与柴胡汤以除烦满，加茯苓龙骨牡蛎铅丹，收敛神气而镇惊，而茯苓牡蛎，又能行津液，利小便，加大黄以逐胃热，止谵语，加桂枝以行阳气，合柴胡以散表邪而解身重，因满故去甘草，按伤寒传足不传手，其实原无界限，此证邪热干心，神明内乱，故致烦惊谵语，仲景加入心药数种，不专以足经之治治之也。〕

本方去半夏人参薑枣，加桂枝乾薑花粉牡蛎，名柴胡桂枝乾薑汤，〔仲景〕治伤寒汗下后，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往来寒热，心烦者，〔头汗寒热而兼满渴，表里皆有邪，故除人参半夏，而加桂枝以解太阳，乾薑以散满，花粉以生津，牡蛎以软坚，以此和解，循津液而助阳。〕

亦治疟发寒多热少，或但寒不热，〔喻嘉言曰，小柴胡本阴阳两停之方，可从寒热以为进退，此方加薑桂，则进而从阳，其加芩连，以退而从阴，可以类推，李挺曰，伤寒余热未尽，重感六淫之气，变而为疟，法与杂病不同，寒多热少，或单寒者，太阳邪变也，柴胡桂枝汤，热多寒少，或单热，骨节烦痛者，热阳治明邪变也，白虎汤加桂，寒热相等，或先热者，少阳邪变也。

小柴胡汤，渴者去半夏，加花粉知母，寒大作，战栗汗出不散者，太阳阳明合病也，桂枝石膏汤服此后症愈甚者，三阳合病也，恐传入阴经，急用桂枝黄芩汤，如传入阴经，从卯至午，发而呕吐，大便闭者，大柴胡汤下之，从午至酉，发而腹满便闭者，大承气汤下之，从酉至寅，发而欲狂善忘便黑者，桃仁承气汤微利之，不敢下者。

栀子升麻汤，若挟痰食瘴气，治法与杂病略同，附桂枝石膏汤，黄芩二钱，石膏知母各三钱，桂枝黄芩汤，即小柴胡加石膏二钱，知母二钱，桂枝五分，李柴曰，二方以桂枝治太阳，白虎治阳明，柴胡治少阳，意甚

明显，挟痰合二陈，食积合平胃，溺涩合五苓，便闭合大柴胡，无汗加葛根苍朮，有汗加黄耆白朮，夜发加白芍桃仁，日久加常山檳榔吐之，治疟之法尽矣。〕

本方去半夏，加花粉，名柴胡去半夏加栝蒌根汤，〔金匱〕治往来寒热而渴，及劳疟，〔花粉润燥生津，太阳小便不利而渴，宜五苓，阳明大便不利而渴，宜调胃承气，大柴胡已利而渴，宜白虎，少阳寒热往来而渴，宜此汤，遇劳即发名劳疟。〕本方去柴胡黄芩，加厚朴，名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参汤，〔仲景〕治发汗后腹胀满者。

〔凡吐下后胀满者，乃当汗不汗，误与吐下表邪乘虚入里，邪气盛则实之证也，汗后表已解而胀满者，知非里实，缘脾胃气虚，阴气内壅而为胀也，法当补虚散滞。〕本方除半夏，加当归白芍大黄，名柴胡饮子，〔子和〕治肌热蒸热积热，汗后余热，脉洪实弦数，〔表为肌热，里为蒸热，壅为积热。〕亦治疟疾，〔喻嘉言曰，子和法中略施攻补，深中肯綮。〕

本方加羌活防风，名柴胡羌活汤，治瘟疫少阳证，本方加桔梗，名柴胡桔梗汤，治春嗽，本方合平胃散，名柴平汤，治湿疟身痛，身重，本方加青黛薑汁糊丸，名清镇丸，〔洁古〕治呕吐脉弦头痛又热嗽，本方一分，加四物二分，名柴胡四物汤，治妇人日久虚劳，微有寒热，本方与四物各半，名调经汤。

黄连汤〔升降阴阳仲景〕

治伤寒胸中有热而欲呕，胃中有寒而腹痛。〔成氏曰，湿家下后舌上有胎者，是丹田有热，胸中有寒，是邪气入里而为下热上寒也，此伤寒邪气传里而为下寒上热也，胃中有邪气，使阴不得升而独治于下，为下寒，腹中痛，阳不得降而独治于上，为肺中热欲呕吐，与此汤以升降阴阳。〕黄连〔炒〕、乾薑〔炒〕、桂枝、甘草〔三两〕、人参〔二两〕、半夏〔半升〕、大枣〔十二枚〕此足阳明药也。

黄连苦寒泄热以降阳，薑桂辛温除寒以升阴，人参助正祛邪，半夏和胃止呕，甘草大枣调中止痛，上中二焦寒热交战，以此和解之。〔喻嘉言曰，湿家下之，舌上有胎者，丹田有热，胸中有寒也，仲景亦用此汤何耶，盖伤寒分表里中三治，表里之邪俱盛，则从中而和之，故有小柴胡之和法，至于丹田胸中之邪，在上下而不在表里，即变柴胡为黄连汤，以桂枝代柴胡，以黄连代黄芩，以乾薑代生薑，引入胃气之上下敷布。故不问下寒上热，上寒下热，皆可治之也，夫表里之邪，则用柴芩，用生薑之辛以散之，上下之邪，则用桂连，用乾薑之辣以开之，仲景圣法灼然矣，昂按上下未有不分表里者，大萸上焦属表，中下属里，胸中与太阳为近，故用桂枝，嘉言着眼虽高，而立言尚有未尽。〕

黄芩汤〔太阳少阳两解仲景〕

治太阳少阳合病自下利者。〔合病者，谓有太阳之证，身热头痛脊强，又有少阳之证，耳聋胁痛，呕而口苦，寒热往来也，自利者，不因攻下而泄泻也，自利固多可温，然肠胃有积结，与下焦客热，又非温剂所能止，或分利之，或攻泄之可也，成氏曰，太阳阳明合病下利为在表，与葛根汤以汗之，少阳阳明合病下利为阳邪入里，与承气汤以下之，此太阳少阳合病下利，为在半表半里与黄芩汤以和僻之。〕

黄芩〔三两〕、芍药、甘草〔二两〕、大枣〔十二枚〕此足太阳少阳药也，成氏曰，虚而不实者，苦以坚之，酸以收之，黄芩芍药之苦酸以坚敛肠胃之气，弱而不足者，甘以补之，甘草大枣味甘以补肠胃之弱，〔昂按二经合病，何以下用二经之药，盖合病而兼下利是阳邪入里，则所重者在里，故用黄芩以彻其热，而以甘芍大枣和其太阴，使里气和则外证自解，和解之法，非一端也。〕

仲景之书，一字不苟，此证单言下利，故此方亦单治下利，机要用之治热痢腹痛，更名黄芩芍药汤，洁古因之加木香槟榔大黄黄连归尾官桂，更名芍药汤，治下痢，仲景此方遂为万世治痢之祖矣。} 本方加半夏〔半升〕、生薑〔三两〕、名黄芩加半夏生薑汤，〔仲景〕治前证兼呕者，〔呕胃气逆也，加半夏生薑以散逆气。

千金曰，生薑呕家圣药是散其逆气也，金匱曰，呕家用半夏以去其水，水去则呕止，是下其痰饮也。〕亦治胆腑发欬，呕苦水如胆汁，〔胃气逆则呕苦，胆液溢则口苦。〕本方除大枣，名黄芩芍药汤，治火升鼻衄，及热痢，外台黄芩汤，黄芩人参乾薑〔各三两〕、桂枝〔一两〕、半夏〔半升〕、大枣〔十二枚〕、治乾呕下痢。

芍药甘草汤〔腹痛〕

治腹中不和而痛，〔此阴阳气血不和，肝木乘脾之故也，腹痛有寒，有热，有虚，有实，有食积，有湿痰，有死血，有虫，寒痛者，痛无增减，或兼吐利，热痛者，时痛时止，腹满坚结，实痛者，痛甚胀满，手不可按，虚痛者，按之即止，食痛者，痛甚则利，利后痛减，死血痛者，痛有常处，湿痰痛者，脉滑，痰气阻碍，不得升降，虫痛者，时作时止，面白唇红，大抵胃脘下大腹痛者，多属食积外邪，遶脐痛者，属痰火积热，脐下小腹痛者，属寒，或瘀血，或溺涩。〕

仲景用治误表发厥，脚挛吐逆，与乾薑甘草汤以复其阳，厥愈足温者，更作此汤以和其阴，其脚即伸。〔酸甘相合，用补阴血，王海藏曰，稼穡作甘，甘者己也，曲直作酸，酸者甲也，甲己化土，此仲景妙方也。〕白芍药、甘草〔炙各四两〕、脉缓伤水，加桂枝生薑，脉洪伤金，加黄芩大枣，脉澹伤血，加当归，脉弦伤气，加芍药，脉迟伤寒，加乾薑。此足太阴阳明药也，气血不和故腹痛，白芍酸收而苦泄，能行营气，炙草温散而甘缓，能和逆气，又痛为木盛剋土，〔诸痛皆属肝木。〕白芍能泻肝，甘草能缓肝和脾也。

{虞天民曰，白芍不惟治血虚，大能行气，腹痛者，营气不和，逆于肉里，得白芍行其营气，又以甘草之甘缓和其逆气，此不治之治，乃所以深治之也。} 本方去芍药，加乾薑，〔一两炮〕名甘草乾薑汤，〔仲景别见寒门〕金匱用此治肺痿肺冷，吐涎沫，小便数，〔以此温之。〕本方加附子，名芍药甘草附子汤，〔仲景别见寒门〕本方加黄芩，名黄芩芍药汤，〔机要〕治热痢，腹痛，后重，身热，脓血稠粘，及鼻衄不止，脉洪数，〔此即仲景之黄芩汤除大枣。〕

本方加白朮，名白朮芍药汤，〔机要〕治脾湿水泻，身重困弱。{保命集曰，泻痢不止，或暴下者，皆太阴受病，故不可离芍药，人不受湿则不痢，故须白朮，四时下痢，予白芍白朮内，春加防风，夏加黄芩，秋加桂附，更详外证治之，如身困倦加白朮，自汗逆冷，气息微，加桂附以温之，如里急后重，脓血稠粘，虽在盛冬，于温药内亦加大黄。}

栝蒌薤白白酒汤〔胸痹金匱〕

治胸痹喘息，欬唾，胸背痛，短气。{胸中者，心肺分之，故喘息而欬唾，诸阳受气于胸中移行于背，气痹不行，故胸背为痛而短气。} 栝蒌〔一枚〕、薤白〔三两〕、白酒〔四斤〕此上焦膈中药也，〔膈中，两乳中间，经曰膈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喻嘉言曰，胸中阳气如离照当空，旷然无外，设地气一上，则窒塞有加，故知胸痹者，阴气上逆之候也。

仲景微则用薤白白酒以益其阳，甚则用附子乾薑以消其阴，世医不知胸痹为何病，习用豆蔻、木香、诃子、三稜、神麴、麦芽等药，坐耗其胸中之阳，亦相悬矣。〔薤叶光滑，露亦难伫，故曰薤露，其性滑泄，能通气滞，故胸痹下重并用之。〕本方加半夏名栝蒌薤白半夏汤，〔金匱〕治胸痹不得卧，心痛彻背，〔以不得卧故加半夏〕本方除白酒，加枳实、厚朴、桂枝，名枳实薤白桂枝汤，〔金匱〕治胸痹气结在胸，胸满胁下逆抢心。

温胆汤〔不眠集验〕

治胆虚痰热不眠，虚烦惊悸，口苦呕涎。〔胆以温为候，虚则寒，寒则不眠，惊悸亦由于胆虚，虚火上溢，故口苦，呕吐多属半表半里少阳胆经之邪，胆虚气郁，致脾生痰涎而烦呕，伤寒病后多有此证。〕陈皮〔去白〕、半夏〔薑制〕、茯苓〔或用茯神〕、甘草、枳实〔麸炒〕、竹茹、加薑煎，或加枣，局方无茯苓，如心虚加人参枣仁，心内烦热加黄连麦冬，口燥舌乾去半夏，〔半夏行水耗津。〕加麦冬五味花粉，表热未清加柴胡，内虚大便自利去枳实。

加白朮，内实心烦，加黑栀子。此足少阳阳明药也，橘半生薑之辛温，以之导痰止呕，即以之温胆，〔戴氏云，痰在胆经，神不归舍，亦令人不寐。〕枳实破滞，茯苓渗湿，甘草和中，竹茹开胃土之郁，清肺金之燥，凉肺金即所以平甲木也，〔胆为甲木，金能平木。〕

如是则不寒不燥而胆常温矣，经又曰，胃不和则卧不安，又曰阳气满不得入于阴，阴气虚故目不得瞑，半夏能和胃而通阴阳，故内经用治不眠，二陈非特温胆，亦以和胃也。〔温胆汤即二陈加枳实竹茹，三因云，心虚胆怯，气郁生涎，涎与气搏，变生诸证，触事易惊，或梦寐不祥，或短气悸乏，或自汗，并温胆汤主之，呕则以人参代竹茹。〕

内经半夏汤治痰盛不眠，半夏五合，糯米一升，用清水扬万遍煮服，汗出即已，半夏除痰而利小便，糯米益阴而利大肠，使上下通则阴阳和矣，经又曰，诸水病者，故不得卧，卧则惊，惊则欬甚，准绳云，内经半夏汤，皆去饮之剂，无饮者勿服，金匱治虚劳虚烦不眠，用酸枣仁汤，枣仁二升，甘草一两，知母茯苓川芎各二两，深师加生薑二两，此补肝之剂。

经曰，卧则血归于肝，昂按本草云，枣仁炒用治胆虚不眠，生用治胆热好眠，窃谓胆热必有心烦口苦之证，何以反能好眠乎，温胆汤治不眠，用二陈加竹茹枳实，二味皆凉药，乃以凉肺经之热，非以温胆经之寒也，其以温胆名汤者，以胆欲不寒不燥常温为候耳，胆热好眠四字，不能无疑也。〕本方加人参、远志、枣仁、熟地，名十味温胆汤，治梦遗惊惕。

逍遥散〔退热调经局方〕

治血虚肝燥，骨蒸劳热，欬嗽潮热，往来寒热，口乾便涩，月经不调。〔骨蒸潮热，肝血虚也，肝火乘肺故欬嗽，邪在少阳故往来寒热，火盛烁金，不能生水，故口渴便秘，肝病故经水不调。〕柴胡、当归〔酒拌〕、白芍〔酒炒〕、白朮〔土炒〕、茯苓〔一钱〕、甘草〔炙五分〕，加煨薑薄荷煎。

此足少阳厥阴药也，肝虚则血病。当归芍药养血而敛阴，木盛则土衰，甘草白朮和中而补土，〔补土生金，亦以平木。〕柴胡升阳散热，合芍药以平肝，而使木得条达，〔木喜条达，故以泻为补，取疏通之义。〕茯苓清热利湿，助甘朮以益土，而令心气安宁，〔茯苓能通心肾。〕

生薑暖胃祛痰，调中解郁，薄荷搜肝泻肺，理血消风，疏逆和中，诸证自己，所以有逍遥之名，〔有乾咳嗽者，丹溪曰，极为难治，此系火郁之证，乃痰郁其火邪在中，用逍遥散以开之，下用补阴之剂可愈，昂按此即后条医贯所言之旨也。〕本方加丹皮栀子，名八味逍遥散，〔薛己〕治怒气伤肝，血少目暗。

{目为肝窍，经曰，目得血而能视，肝伤血少则目昏，丹皮能泻血中伏火，栀子能泻三焦郁火，故薛氏加之以抑肝气，兼以调经也，医贯曰，古方逍遥散，柴胡，薄荷，当归，芍药，陈皮，甘草，白朮，茯苓，其加味者，则丹皮，栀子，余以山栀屈曲下行泄水，改用吴茱炒连，其论五郁曰东方先生木，木者生生之气，即火气也，火附木中，木郁则火亦郁矣，火郁则土自郁，土郁则金郁，金郁则水郁，五行相因，自然之理也。余以一方治木郁，而诸郁皆愈，逍遥散是也，方中柴胡薄荷二味最妙，盖胆乃甲木少阳之气，其气柔嫩，象草穿地而未伸，此时若被寒风一郁，即软萎遏抑，不能上伸，不上伸则下剋脾土，而金水并病矣，惟得温风一吹，郁气始得畅达也，盖木喜风摇，寒即摧萎，温即发生，柴胡薄荷辛能发散，温能入少阳，古人立方之妙如此其甚者，方中加吴茱炒连，即左金丸，黄连清心火，吴茱气燥，肝气亦燥，同气相求，以平肝木，木平则不生心火，火不刑金，而金能制木，不直伐木，而佐金以制木，此左金所以得名也。

此法之巧者，然犹未也，继用六味地黄，加柴胡芍药以滋肾水，俾能生木，逍遥散风以散之也，地黄饮雨以润之也，木有不得其天者乎，此法一立，木火之郁既舒，木不下剋土，土亦得滋润，无燥熇之患，金水自能相生，余谓一法可通五法者如此，推而广之，凡寒热往来，恶寒恶热，呕吐，吞酸，嘈杂，胸痛，胁痛，小腹膨胀，头运，盗汗，黄疸，温疫，疝气，飧泄等证，皆对证之方，推之伤寒伤风伤湿，除直中外，凡外感者，皆作郁看，以逍遥散加减出入，无不获效。

如小柴胡汤，四逆散，羌活汤，大同小异，然不若此方之响应也，恍一服即愈，少顷复发，或频发而愈甚，此必下寒上热之假证，此汤不可复投，当改用温补之剂，如阳虚以四君子汤加温热药，阴虚以六味汤加温热药，玄机之士，不须余赘矣，又曰，余于冬月正伤寒麻黄桂枝证作寒郁治，不恶寒者作火郁治，此余创论也，既曰寒邪，何故入内，而反为热，不知即是本身之火，为寒所郁，一步返归一步，久则纯热矣。

三黄解毒，解其火也，葛根升麻，火郁发之也，三承气，土郁夺之也，小柴胡，木郁达之也，此理甚简易，刘守真谓用麻黄桂枝必加凉药，子和六神通解加石膏于麻黄苍朮中，陶氏谓九味羌活可代三方，皆非也，不若逍遥散，真可一方代三方也，火为寒郁熬煎肾水，至木旺时，无生发滋润之本，故发热而渴，非外感也，余以六味汤滋其水，以柴胡舒其木，活人多矣。}

六和汤〔调和六气局方〕

治夏月饮食不调，内伤生冷，外伤暑气，寒热交作，霍乱吐泻，及伏暑烦闷，倦怠嗜卧，口渴，便赤，中酒等证。{风寒暑湿之邪，伤脾则泻，伤胃则吐，伤肺则渴，伤膀胱则溺赤，阴阳相争则寒热交作，或霍乱转筋，脾主四肢，伤则倦怠，伤酒亦以温散为治。}砂仁、藿香、厚朴、杏仁、半夏、扁豆、木瓜、人参、白朮、赤茯苓、甘草、加薑枣煎，伤暑加香薷，伤冷加紫苏，一方无白朮，一方有苍朮。

此足太阴阳明药也，藿香、砂仁、杏仁、厚朴、香能舒脾，辛能行气，而砂仁厚朴，兼能化食，木瓜酸能平肝舒筋，〔肝木乘脾故转筋，木瓜酸能敛肺助肺金以平肝邪，故治霍乱转筋〕扁豆赤苓，淡能渗湿清热，而扁豆又能散暑和脾，半夏辛温，散逆而止呕，参朮甘温，补正以匡邪，甘草补中，协和诸药，薑枣发散而调荣卫，皆所以和之也，或加香薷者，用以祛暑，加紫苏者，用以发表散寒也。

{吴鹤皋曰，六和者，和六腑也，脾胃为六腑之总司，先调脾胃，则水精四布，五经并行，百骸九窍，皆太和矣，昂按六和者，和六气也，若云和六腑，则五脏又不当和乎，盖风寒暑湿燥火之气，夏月感之为多，故用诸药匡正脾胃，以拒诸邪而平调之也。}

藿香正气散〔外感内伤局方〕

治外感风寒，内伤饮食，憎寒壮热，头痛呕逆，胸膈满闷，欬嗽气喘，及伤冷伤湿，疟疾中暑，霍乱吐泻，凡感岚瘴不正之气者，并宜增减用之。〔元气虚弱之人慎用。〕

藿香、紫苏、白芷、大腹皮、茯苓〔三两〕、白朮〔土炒〕、陈皮、半夏麴、厚朴〔薑制〕、桔梗〔二两〕、甘草〔一两〕、每服五钱，加薑枣煎，一方加木瓜，〔气脱能收，气滞能和。〕伤食重者，加消食药。

此手太阴足阳明药也，藿香辛温，理气和中，辟恶止呕，兼治表里为君，苏芷桔梗，散寒利膈，佐之以发表邪，厚朴大腹，行水消满，橘皮半夏，散逆除痰，佐之以疏里滞，苓朮甘草，益脾去湿，以辅正气为臣使也，正气通畅，则邪逆自除矣。{吴绶曰，若太阳伤寒，头痛发热，骨节痛者，此方全无相干，如妄用之，虽汗出亦不解，变成坏证者多矣。}

凡伤寒发热，脉沉，元气虚人，并夹阴阳寒发热者，皆不可用，戴元礼曰，肥人多中，以气盛于外而歉于内也，肺为气出入之道，人肥者必气急，气急必肺邪盛，肺金剋肝木胆为肝之腑，故痰涎壅盛，治之必先理气，中后气未尽顺，痰未尽降，调理之剂，当以藿香正气散和星香散，服此药非特治中风之证，中风中恶霍乱尤宜。} 本方合三味香薷饮〔香薷扁豆黄连〕名藿薷汤治伏暑吐泻转筋。

三解汤〔时行阳症〕

治时行症之通剂。{此三阳经症也，机要曰，症有中三阳者，有中三阴者，其证各殊，同伤寒也，在太阳谓之寒症，治多汗之，在阳明谓之热症，治多下之，在少阳谓之风症，宜和之，此三阳受病，谓之暴症，发在夏至后处暑前，此伤之浅者也，在三阴经，总谓之湿症，当从太阴经论之，发在处暑后冬至前，此伤之重者，远而为痃，痃者老也，居西方，宜毒药疗之，李梴曰，凡症须分阴阳，气虚属阳，血虚属阴，发于春夏属阳，发于秋冬属阴。}

自子至巳属阳，自午至亥属阴，邪浅在腑为阳，与营卫并行，故一日发，邪深在脏为阴，横连膜原，不能与卫气并行，故间日发，或三四日一发，卫虚则先寒，营虚则先热，喻嘉言曰，症发必有寒有热，盖外邪伏于半表半里，适在少阳所主之界，出与阳争，阴胜则寒，入与阴争，阳胜则热，即纯热无寒为瘧症温症，纯寒无热为牝症，要皆自少阳而造其极偏。

补偏救弊，亦必还返少阳之界，使阴阳协和而后愈也，谓少阳而兼他经则有之，谓他经而不涉少阳，则不成其为症矣，脉纵屡迁，而弦之一字实贯彻之也，昂按症之不离少阳，犹欬之不离于肺，故经曰五脏六腑，皆令人欬，然必传以与肺也。}

柴胡、麻黄〔去节〕、泽泻〔各三钱〕此足少阳药也，吴鹤皋曰，病有三在，在表在里及在半表半里也，症邪藏于分肉之间，邪正分争，并于表则在表，并于里则在里，未有所并，则在半表半里，麻黄之辛，能散表邪由汗而泄，泽泻味鹹，能引里邪由溺而泄，柴胡升阳发热，居表里之间而和解之，此但可以治实症，虚者当辨其气血而加补剂。〔昼发属气，夜发属血。〕

清脾饮〔严用和〕

治疟疾热多寒少，口苦噤乾，小便赤涩，脉来弦数。〔热多阳胜也，口苦噤乾，肝胆火也，热盛故便赤，疟邪居于半表半里，属少阳甲胆之分，肝胆属木，故脉弦。〕

青皮、厚朴〔醋炒〕、柴胡、黄芩〔炒〕、半夏〔薑制〕、茯苓、白朮〔土炒〕、草〔炙〕、草薈、加薑煎，一方加槟榔，大渴加麦冬知母，疟不止，加酒炒常山〔一钱〕乌梅，〔二箇常山劫痰截疟乌梅敛阴清热。〕此足少阳太阴药也，疟为肝胆之邪，然多因脾胃受伤而起，脾属湿土，重感于湿，湿生热，热生痰，故见前证也。

脾既受病，木又剋之，故用青皮柴胡以破滞而伐肝〔柴胡疏上焦肝气，青皮疏下焦肝气。〕半夏厚朴以行痰而平胃，〔厚朴平胃，半夏燥痰古云无痰不作疟。〕茯苓用以渗湿，黄芩用以清热，草薈辛热，能散太阴之积寒，除痰而截疟，〔能清肤梁之痰〕盖先去其害脾者，而以白朮甘草调而补之也。

〔此即小柴胡汤加减，从温脾诸方而一变也，虚疟忌用，吴鹤皋曰，清脾非清凉之谓，乃攻去其邪，而脾部为之一清也，刘宗厚因草薈之辛热而讥焉，是未达严用和氏之精矣，张子和曰，世医以疟为脾寒，甚者归之崇怪，良可笑也，刘宗厚曰，暑盛阳极，伏阴在内，人或纳凉澡浴，寒客肌肉之间，或肌饱劳役，内伤而病作，肌肉属脾，发则恶寒战栗，乃谓之脾寒耳，实由风寒湿暵，邪郁腠理。〕

夏时毛窍挺通，而不为病，至秋气收敛之际，表邪不能发越，故进退不已，往来寒热，势如凌虐人之状，所以名疟，即四时之伤寒也，十二经皆能为病，古方多兼理内伤取效，由脾胃和，精气通，阴阳和解，诸邪悉散，实非脾病也，世用发表解肌温经散寒等法，亦未尝执于燥脾劫剂也，昂按脾虚恶寒，胃虚恶热，寒热间作，脾亦有之，不独少阳也。

虽十二经脏皆能为疟，而脾胃受伤者实多，故仲景小柴胡汤人参甘草半夏薑枣，皆脾胃药，其治少阳，独柴胡一味而已，严氏宗之，故以小柴胡加减而立清脾饮，是明从脾胃论治矣，刘氏之论，亦主脾胃，内伤，乃不敢翻子和之案，以为非脾病，恐不然也，又古方用辟邪丹，雄珠丸，治鬼疟，盖杂病多有挟鬼证者，何独于疟必云无此也。〕

痛泻要方〔痛泻刘草窗〕

治痛泻不止。〔脾虚故泻，肝实故痛，吴鹤皋曰，此与伤食不同，伤食腹痛，得泻便减，今泻而痛不止，故责之土败木贼也，戴氏曰，水泻腹不痛者，湿也，痛甚而泻，泻而痛减者，食积也，泻水腹痛肠鸣，痛一阵，泻一阵，火也，或泻或不泻，或多或少者，痰也，完穀不化者，气虚也。〕白朮〔土炒三两〕、白芍〔炒二两〕、陈皮〔炒两半〕、防风〔一两〕、或煎或丸，久泻加升麻。此足太阴厥阴药也。

白朮苦燥湿，甘补脾，温和中，芍药寒泻肝火，酸敛逆气，缓中止痛，防风辛能散肝，香能舒脾，风能胜湿，为理脾引经要药，〔东垣曰，若补脾胃非此引用不能行。〕陈皮辛能利气，炒香尤能燥湿醒脾，使气行则痛止，数者皆以泻木而益土也。

黄连阿胶丸〔冷热痢局方〕

治冷热不调，下痢赤白，里急后重，脐腹疼痛口燥烦渴，小便不利。〔湿热郁于肠胃，故腹痛口渴而便秘。〕黄连〔一两〕、茯苓〔二两〕、阿胶〔炒一两〕为末，水熬阿胶为丸，空心米汤下，延年除茯苓，加乾薑当归，名驻车丸，治同。此手足阳明药也，黄连泻火燥湿，开郁消痰，以平其痛热，阿胶补阴益血，润

燥利肠，以和其里急，茯苓能令肺气下降，通于膀胱，清热利水，止渴除烦，为清解之平剂。〔黄连退热，茯苓除湿，阿胶润燥补虚。〕

仲景黄连阿胶汤，黄连〔四两〕、黄芩〔一两〕、芍药〔二两〕、阿胶〔三两〕、鸡子黄〔二枚生用〕、治伤寒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烦不得卧。〔二三日以上，寒变热之时也，少阴多病此，传经之阳邪，阴气为阳热所灼，故心烦不得卧，芩连之苦以除热，鸡子阿胶之甘以益血，芍药之酸以收阴气。

用苦寒甘润酸敛之剂，收摄其欲亡之微阴，较之四逆，一水一火，为不同矣。〕海藏黄连阿胶汤，黄连〔炒四两〕、黄蘗、阿胶〔炒各一两〕、山梔〔五钱〕、每服四钱，治伤寒热毒入胃，下利脓血，血虚加芎归，腹痛加芍药，血不止加地榆。

薑茶饮〔疟痢东垣〕

治赤白痢，及寒热疟。生薑、陈细茶、每味约三钱，浓煎服，或微炒煎。此足太阴阳明药也，茶助阴，薑助阳，使寒热平调，并能消暑解酒食毒，此方用之屡效，勿以药之平浅而忽之也。本方除生薑，加陈白梅蜜水煎，名梅蜜饮，治热痢，除茶加木香肉蔻，治冷痢。〔蜜最能治痢。〕

芦根汤〔呕哕千金〕

治伤寒病后呕哕不下食。〔此由初病时热盛多服冷药饮冷水，热势既退，冷气便发，故脾胃虚寒而不和，噫哕食臭，腹内雷鸣而泻利也。〕芦根〔一升〕、竹茹〔一升〕、生薑〔二两〕、粳米〔一合〕此足太阴阳明药也，芦根甘寒，降伏火，利小水，竹茹甘寒，除胃热，清燥金，生薑辛温，祛寒饮，散逆气，三者能和胃，胃和则呕止，加粳米者，亦藉以调中州也。

阴阳水〔霍乱〕

治霍乱吐泻有神功。〔按药中治霍乱者最多，然有寒热二证，而本草主治，未尝分别言之，万一误用，立死不救，仓卒患此，脉候未审，切勿轻投偏热偏寒之剂，惟饮阴阳水为最稳，张子和曰，霍乱吐泻，乃风湿喝三气合邪也，湿土为风木所剋，郁则生热，心火上炎故吐，吐者喝也，脾湿下注故泻，泻者湿也，风急甚则转筋，转筋者风也，又邪在上焦则吐，在下焦则泻，在中焦则吐泻交作。〕沸汤、井水、各半钟和服。〔故又名生熟水。〕此中焦分理阴阳之药也，阴阳不和而交争，故上吐下泻而霍乱，饮此辄定者，分其阴阳使和平也。

甘草黑豆汤〔解毒〕

解百药毒，兼治筋疝。〔筋疝者，茎中掣痛，挺胀不堪，此由用春方邪术而得之，用此方者，亦取其解毒。〕甘草〔二两〕、黑豆〔半升〕。此足阳明药也，甘草和中以解毒，黑豆散热以解毒，〔苏颂曰，古称大豆解百药毒，试之不然，又加甘草，其验乃奇。〕若治筋疝，当用甘草梢。以梢能径达茎中也。本方加大黄，名大黄甘草汤，治上中下三焦消渴。

白话译文

总论

病邪在体表，当用发汗法；病邪在上部，当用催吐法；病邪入里，当用攻下法。若病邪处于表里之间（即“半表半里”），则应从中调治，法当和解。张仲景在治少阳证时，明令禁用汗、吐、下三法。前贤说，热病脉躁盛而无汗者，是阳气极度亢盛之危象。但凡当和解之证，强行发汗未必得汗，待和解之力到位，汗自然而出，邪随之解——一切不可误认为死证。由此可见，和解之剂，用以调分阴阳（自然界及人体对立统一的两种属性）、调和营卫（营：行于脉内、主滋养；卫：行于脉外、主防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小柴胡汤（半表半里第一方，出自张仲景）

主治：伤寒、中风引起的少阳证，症见往来寒热、胸胁痞满（胸部胀闷堵塞）、沉默不欲饮食、心烦时常欲呕，或腹痛、胁下痛、口渴、咳嗽、腹泻、心悸、小便不利、口苦、耳聋、脉弦（端直如按琴弦）；亦治发汗后余热未解、春季时令咳嗽、疟疾寒热，以及妇人伤寒“热入血室”（邪热侵入冲脉）。

病机分析：寒为阴，热为阳，里为阴，表为阳。病邪客于半表半里，阴气与阳气相争：阴胜则寒，阳胜则热，故出现寒热交替。太阳经（膀胱寒水）主表，阳明经（胃燥金）为表之里，少阳经（胆）居其中，行于两胁。邪在少阳，胆气不畅，故口苦；少阳经络于耳，故耳聋；肝胆同属木，故脉弦。表里之间，故不欲食而非不能食；邪将入里，故心烦喜呕。

关于“热入血室”：血室即冲脉，男女皆有。妇人伤寒六七日，适逢经水来潮，表邪乘虚入血室，热与血相搏，则见寒热如疟、入暮谵语如见鬼状。小柴胡汤在经主气，在脏主血，故能治血室之病。

亦治阳微结：症见头部汗出、轻微恶寒、手足发凉、心下满胀、不欲饮食、大便硬结、脉细。此非纯阴之结，因阴证不得有汗，今有头汗，知阳气尚在，只是郁结而未全消。

药物组成及加减：柴胡八两、半夏半升、人参、甘草、黄芩、生姜各三两、大枣十二枚。

加减规律： - 呕逆加生姜、陈皮（生姜散逆，陈皮顺气） - 烦而不呕，去半夏、人参，加栝蒌（荡涤郁热） - 口渴，去半夏，加天花粉（生津） - 不渴而体表微热，去人参，加桂枝，覆被取微汗（解肌） - 咳嗽，去人参、大枣、生姜，加五味子、干姜（五味子敛肺，干姜散寒） - 虚烦，加竹叶、粳米（竹叶凉心，粳米和胃） - 牙齿干燥无津，加石膏（清胃止渴） - 痰多，加栝蒌、贝母（去热痰） - 腹痛，去黄芩，加芍药（黄芩寒中，芍药合甘草和里） - 胁下痞硬，去大枣，加牡蛎（甘令人满，咸能软坚） - 胁下疼痛，加青皮、芍药（平肝） - 心悸、小便不利，去黄芩，加茯苓（茯苓淡渗利水） - 本经头痛，加川芎（入肝活血，散郁除风） - 发黄，加茵陈（利湿退黄）

方义：此为足少阳经之主方。胆为“清净之府”，无出无入，其经居半表半里，故不可汗、吐、下，法宜和解。柴胡苦微寒，升阳达表为君；黄芩苦寒，养阴退热为臣——二药一升一降，调和阴阳之争。半夏辛温，健脾和胃、散逆止呕；人参、甘草补正气、守中焦，使邪不得再传入里，为佐；生姜、大枣辛甘调和营卫，为使。

诸家论述要点： - 李时珍：少阳证兼涉心肺上焦（黄芩治相火）与脾胃中焦（半夏止呕），故方兼顾两焦。 - 喻嘉言：表里之邪俱盛，则从中和之。柴胡透表，黄芩透里，胃气升者随柴胡出表，胃气降者随黄芩入里，一和而表里之邪尽服。 - 吴绶警示：若阳气虚寒、面赤发热、脉沉足冷者，服之立见危殆；内有

虚寒、大便不实、妇人新产发热，皆不可用。 - 李士材：今人不辨阴阳表里，一概以此方投之，杀人甚多。

衍化诸方： - 小前胡汤（崔氏）：以前胡代柴胡，治同 - 柴胡双解散（节庵）：加陈皮、芍药，治同 - 柴胡加芒硝汤（仲景）：加芒硝，治表里兼证 - **柴胡加桂枝汤**（仲景）：加桂枝，治伤寒六七日，发热微恶寒、支节烦痛、微呕、心下支结、外证未去——兼太阳故加桂枝 -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仲景）：去黄芩、甘草，加桂枝、茯苓、龙骨、牡蛎、铅丹、大黄，治伤寒下后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谵语、身重不可转侧——收敛神气镇惊，兼逐胃热、行阳散表 - **柴胡桂枝干姜汤**（仲景）：去半夏、人参、姜枣，加桂枝、干姜、花粉、牡蛎，治汗下后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不呕、但头汗出、往来寒热心烦；亦治疟疾寒多热少或但寒不热（从阳则加姜桂，从阴则加芩连，以类推） - **柴胡去半夏加栝蒌根汤**（金匱）：去半夏，加花粉，治往来寒热而渴及劳疟 - **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仲景）：去柴胡、黄芩，加厚朴，治发汗后腹胀满（脾胃气虚，阴气内壅，补虚散滞） - **柴胡饮子**（子和）：去半夏，加当归、白芍、大黄，治肌热、蒸热、积热、汗后余热，脉洪实弦数；亦治疟疾 - 此外：柴胡羌活汤（加羌活防风，治瘟疫少阳证）、柴胡桔梗汤（加桔梗，治春嗽）、柴平汤（合平胃散，治湿疟身痛体重）、清镇丸（加青黛姜汁，治呕吐脉弦头痛热嗽）、柴胡四物汤（合四物，治妇人虚劳微有寒热）、调经汤（与四物各半）

黄连汤（升降阴阳，出自张仲景）

主治：伤寒胸中有热欲呕，胃中有寒而腹痛（上热下寒，阴阳不交）。

病机：胃中邪气使阴不得升，独治于下则腹寒而痛；阳不得降，独治于上则胸热而欲呕。此与下寒上热互为表里，需升降阴阳以和解。

药物：黄连（炒）、干姜（炒）、桂枝、甘草各三两，人参二两，半夏半升，大枣十二枚。

方义：此为足阳明经之方。黄连苦寒泄热以降阳，姜桂辛温除寒以升阴；人参助正祛邪，半夏和胃止呕，甘草、大枣调中止痛。喻嘉言指出：此方与小柴胡汤同为和解，但小柴胡治表里之邪，此方治上下之邪——以桂枝代柴胡，以黄连代黄芩，以干姜代生姜，引胃气上下敷布，故不论下寒上热或上寒下热，皆可治之。

黄芩汤（太阳少阳两解，出自张仲景）

主治：太阳、少阳合病（两经同时受邪）自发腹泻。

病机：合病者，既有太阳证（身热头痛脊强），又有少阳证（耳聋胁痛、口苦寒热往来）。自利非因攻下，乃邪热入里迫使大肠传导失常。太阳阳明合病下利，葛根汤发汗；少阳阳明合病下利，承气汤攻里；此太阳少阳合病，邪在半表半里，黄芩汤和解之。

药物：黄芩三两，芍药、甘草各二两，大枣十二枚。

方义：黄芩、芍药苦酸坚敛肠胃（虚而不实，苦以坚之，酸以收之）；甘草、大枣甘补肠胃之弱。黄芩清热，甘芍大枣和太阴，里气和则外证自解。仲景此方后世奉为“万世治痢之祖”：机要用之治热痢腹痛（黄芩芍药汤），洁古加木香、槟榔、大黄、黄连等（芍药汤），治下痢诸证。

衍化：- **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仲景）：加半夏半升、生姜三两，治前证兼呕者，亦治胆腑发咳、呕苦水如胆汁 - **黄芩芍药汤**：去大枣，治火升鼻衄及热痢 - **外台黄芩汤**：黄芩、人参、干姜各三两，桂枝一两，半夏半升，大枣十二枚，治干呕下痢

芍药甘草汤（腹痛专方）

主治：腹中不和而痛（阴阳气血不和，肝木乘脾所致）。

腹痛辨证要点：- 寒痛：痛无增减，或兼吐利 - 热痛：时痛时止，腹满坚结 - 实痛：痛甚胀满，手不可按 - 虚痛：按之即止 - 食积痛：痛甚则泻，泻后痛减 - 瘀血痛：痛有定处 - 湿痰痛：脉滑，气机不升降 - 虫痛：时作时止，面白唇红

部位辨证：胃脘大腹痛多属食积外邪；绕脐痛属痰火积热；脐下小腹痛属寒或瘀血或溺涩。

张仲景用此方治误用发表致厥（四肢逆冷）、脚挛急吐逆——先以干姜甘草汤复阳，厥愈足温后，再以此汤和阴，脚挛即伸。

药物及加减：白芍药、炙甘草各四两。- 脉缓伤水，加桂枝、生姜 - 脉洪伤金，加黄芩、大枣 - 脉涩伤血，加当归 - 脉弦伤气，加芍药 - 脉迟伤寒，加干姜

方义：此为足太阴阳明之方。白芍酸收苦泄，行营气；炙草温散甘缓，和逆气。痛为木盛克土（诸痛皆属肝木），白芍泻肝，甘草缓肝和脾。虞天民：白芍大能行气，以甘草之甘缓和其逆气，此“不治之治”，乃深治之法。

衍化：- **甘草干姜汤**（仲景）：去芍药加干姜，金匮用治肺痿肺冷，吐涎沫，小便频数 - **芍药甘草附子汤**（仲景）：加附子，治寒证 - **黄芩芍药汤**（机要）：加黄芩，治热痢腹痛、后重、身热、脓血、鼻衄，脉洪数 - **白术芍药汤**（机要）：加白术，治脾湿水泻，身重困弱

栝蒌薤白白酒汤（胸痹专方，出自金匮）

主治：胸痹（胸中阳气痹阻），喘息、咳唾、胸背痛、短气。

病机：胸中为心肺所居，故喘息咳唾；诸阳受气于胸，转行于背，气痹不行，故胸背痛而短气。喻嘉言论述：胸中阳气如日照当空，若阴气上逆，则窒塞胸中，胸痹即是“阴气上逆”之候。仲景轻者用薤白白酒益阳，重者用附子干姜消阴。世医以豆蔻、木香、三棱等药治之，坐耗胸阳，大误。

药物：栝蒌一枚，薤白三两，白酒四斤。此为上焦膻中之药（膻中，两乳之间，为“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薤白性滑泄，能通气滞，故胸痹与下重并用。

衍化：- **栝蒌薤白半夏汤**（金匮）：加半夏，治胸痹不得卧、心痛彻背 - **枳实薤白桂枝汤**（金匮）：去白酒，加枳实、厚朴、桂枝，治胸痹气结在胸、胸满胁下逆抢心

温胆汤（不寐专方，出自集验方）

主治：胆虚痰热不眠、虚烦惊悸、口苦呕涎。

病机：胆以温为正常状态，虚则寒，寒则失眠。惊悸亦由胆虚，虚火上溢则口苦；胆虚气郁，脾生痰涎则烦呕。伤寒病后多有此证。

药物：陈皮（去白）、半夏（姜制）、茯苓（或茯神）、甘草、枳实（麸炒）、竹茹，加姜煎，或加枣。

加减：- 心虚：加人参、枣仁 - 心内烦热：加黄连、麦冬 - 口燥舌干：去半夏，加麦冬、五味子、花粉 - 表热未清：加柴胡 - 内虚便溏：去枳实，加白术 - 内实心烦：加黑栀子

方义：此为足少阳阳明之方。橘皮、半夏、生姜辛温，导痰止呕，即以温胆；枳实破滞，茯苓渗湿，甘草和中，竹茹开胃土之郁、清肺金之燥（凉肺金即平甲木，胆为甲木，金能平木）。如此则胆不寒不燥而常温矣。“胃不和则卧不安”，半夏能和胃而通阴阳，故《内经》亦用之治不寐。

关于温胆汤之名：汤中竹茹、枳实皆为凉药，以凉肺热，非以温胆寒，命名“温胆”，是取胆欲不寒不燥、常温为候之义。

衍化：- 十味温胆汤：加人参、远志、枣仁、熟地，治梦遗惊惕

逍遥散（退热调经，出自局方）

主治：血虚肝燥、骨蒸劳热（阴虚内热，如蒸笼发热）、咳嗽潮热、往来寒热、口干便涩、月经不调。

病机：骨蒸潮热为肝血虚；肝火乘肺则咳嗽；邪在少阳则往来寒热；火盛铄金，不能生水（肺金不生肾水），故口渴便秘；肝病则经水不调。

药物：柴胡、当归（酒拌）、白芍（酒炒）、白术（土炒）、茯苓各一钱，炙甘草五分，加煨姜、薄荷煎。

方义：此为足少阳厥阴之方。肝虚则血病，当归、芍药养血敛阴；木盛则土衰，甘草、白术和中补土（补土生金，亦以平木）；柴胡升阳散热，合芍药平肝使木得条达（木喜条达，以疏为补）；茯苓清热利湿，助甘术益土，令心气安宁（茯苓通心肾）；生姜暖胃祛痰解郁，薄荷搜肝泻肺理血消风——诸证自己，故名“逍遥”。

衍化：- 八味逍遥散（丹栀逍遥散）（薛己）：加丹皮、栀子，治怒气伤肝、血少目暗（丹皮泻血中伏火，栀子泻三焦郁火，抑肝气兼调经）

关键词

半表半里：病邪既不在体表（太阳）也不在脏腑深处（阳明），而处于两者之间的少阳经所在区域，不可汗吐下，只宜和解。

营卫：营气行于脉内，源于水谷精微，主滋养全身；卫气行于脉外，主防御外邪、温煦肌表。营卫不和则百病生。

热入血室：外感邪热乘妇人经期气血空虚之机，侵入冲脉（血海），致寒热如疟、入暮谵语，为妇科伤寒特有证型。

骨蒸： 阴液亏虚，虚火由内向外蒸发，患者自觉热从骨髓透出，多见于慢性消耗性疾病，伴潮热盗汗。

和解： 既非发汗、又非攻下，通过调和阴阳、分理表里寒热，使机体恢复自身平衡的治法——为中医区别于"攻邪"的独特治疗策略。

现代启示

和解之剂的核心思想，在于不对抗、不强攻，而是创造条件让机体自身恢复平衡。这与现代医学的"稳态" (homeostasis) 理念高度契合——许多疾病并非单纯的"病原体过强"，而是机体调节失灵。小柴胡汤的方剂研究表明，其有效成分对免疫系统具有双向调节作用，可理解为"增强免疫应答、又防止过度炎症"，恰对应"和解"之意。温胆汤治失眠的逻辑（胃不和则卧不安），则与现代肠-脑轴 (gut-brain axis) 研究惊人吻合——肠道菌群失调会直接影响睡眠质量和情绪。

注：以上现代类比仅供文化学习参考，不构成任何医疗建议，如有不适请就医诊治。

值得思考的是：当代人面对的"失眠、焦虑、慢性炎症"等问题，是否正是古人所说的"胆虚痰热、肝郁血虚"在现代生活语境下的翻版？

医方集解：理气之剂

原文

医方集解：理气之剂

{经曰，诸气贖郁，皆属于肺，又曰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热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九气不同，百病多生于气也，夫人身之所恃以生者，此气耳，源出中焦，总统于肺，外护于表，内行于里，周流一身，顷刻无闲，出入升降，昼夜有常，曷尝病于人哉，及至七情交攻，五志并发，乖戾失常。

清者化而为浊，行者阻而不通，表失护卫而不和，里失营运而弗顺，气本属阳，及胜则为火矣，河间所谓五志过极皆为火，丹溪所谓气有余便是火也，人身有宗气，营气，卫气，中气，元气，胃气，冲和之气，上升之气，而察气尤为主，及其为病，则为冷气，滞气，上气，逆气，气虚诸变证矣，无病之时，宜保之养之，和之顺之，病作之时，当审其何经何证，寒热虚实而补泻之。

补中益气汤〔升阳补中东垣〕

治烦劳内伤身热心烦，头痛恶寒，懒言恶食，脉洪大而虚，或喘或渴，或阳虚自汗，〔宜本汤加麻黄根，浮小麦，升，柴，俱宜蜜水炒过，欲其引参耆至表，故又不可缺。〕或气虚不能摄血，或疟痢脾虚，久不能愈，一切清阳下陷，中气不足之证。{中者，脾胃也，脏腑肢体，皆禀气于脾胃，饥饱劳役，伤其脾胃，则众体无以禀气而皆病矣，阳气下陷，则阴火上乘，故热而烦，非实热也，头者诸阳之会，清阳不升，则浊气上逆，故头痛。

其痛或作或止，非如外感头痛不休也，阳虚不能卫外，故恶寒自汗，气虚故懒言，脾虚故恶食，脾胃虚则火上于肺故喘，金受火灼，不能生水故渴，脾虚不能统血，则血妄行而吐下，清阳下陷，则为泻痢，气血两虚，则疟不止，名瘵疟，瘵老也，李东垣内伤外感辨，伤于饮食劳役七情六欲为内伤，伤于风寒暑湿为外感，内伤发热，时热时止，外感发热，热甚不休，内伤恶寒，得暖便解，外感恶寒。

虽厚衣烈火不除，内伤恶风，不畏甚风，反畏隙风，外感恶风，见风便恶，内伤头痛，乍痛乍止，外感头痛，连痛不休，直待表邪传里，方罢，内伤有湿，或不作渴，或心火乘肺，亦作燥渴，外感须二三日外表热传里，口方作渴，内伤则热伤气，四肢沉困，无力，怠倦嗜卧，外感则风伤筋，寒伤骨，一身筋骨疼痛，内伤则短气不足以息，外感则喘壅气盛有余，内伤则手心热，外感则手背热。

天气通于肺，鼻者肺之外候，外感伤寒则鼻塞，伤风则流涕，然能饮食，口知味，腹中和，二便如常，地气通于脾，口者脾之外候，内伤则懒言恶食，口不知味，小便黄赤，大便或秘或溏，左人迎脉主表，外感则人迎大于气口，右气口脉主里，内伤证属不足，宜温宜补宜和，外感证属有余，宜汗宜吐宜下，若内伤之证，误作外感，妄发其表，重虚元气，祸如反掌，故立补中益气汤主之，又有内伤外感兼病者，若内伤重者，宜补养为先，外感重者，宜发散为急，此汤惟上焦痰呕，中焦湿热，伤食膈满者不宜服。}

黄耆〔蜜炙钱半〕、人参、甘草〔炙一钱〕、白朮〔土炒〕、陈皮〔留白〕、当归〔五分〕、升麻〔二分〕、柴胡〔二分〕、薑三片，枣二枚，煎，如血不足，加当归，精神短少，加人参五味，肺热欬嗽，去人参，啞乾，加葛根，〔风药多燥，葛根独能止渴者，以其能升胃中清气，入肺而生水耳。〕

头痛加蔓荆子，痛甚加川芎，脑痛加藜本细辛，风湿相搏，一身尽痛，加羌活防风，有痰加半夏生薑，胃寒气滞加青皮、蔻仁、木香、益智，腹胀加枳实、厚朴、木香、砂仁，腹痛加白芍、甘草，热痛加黄连，能食而心下痞，加黄连，咽痛加桔梗，有寒加肉桂，湿胜加苍朮，阴火加黄蘗知母，阴虚去升柴，加熟地山茱山药，大便秘加酒煨大黄，欬嗽春加旋覆款冬，夏加麦冬五味，秋加麻黄黄芩，冬加不去根节麻黄，天寒加乾薑，泄泻去当归。

加茯苓、苍朮、益智，此足太阴阳明药也，肺者气之本，黄耆补肺固表为君，脾者肺之本，〔土能生金，脾胃一虚，肺气先绝。〕人参甘草补脾益气和中泻火为臣，〔东垣曰，参耆甘草，泻火之圣药，盖烦劳则虚而生热，得甘温以补元气，而虚热自退，故亦谓之泻。〕白朮燥湿强脾，当归和血养阴为佐，〔补阳必兼和阴，不然则已亢。〕升麻以升阳明清气，〔右升而复其本位。〕柴胡以升少阳清气，〔左旋而上行。〕阳升则万物生，清升则阴浊降，加陈皮者，以通利其气〔陈皮同补药则补独用则泻脾。〕

生薑辛温，大枣甘温，用以和营卫，开腠理，致津液诸虚不足，先建其中，中者何，脾胃是也。〔李东垣曰，脾胃虚者，因饮食劳倦，心火亢甚，而乘其土位，其次肺气受邪，须多用黄耆，而人参甘草次之，脾胃一虚，肺气先绝，故用黄耆以益皮毛而固腠理，不令自汗，上喘气短，故用人参补之，心火乘脾，用炙草甘温以泻火热而补脾元，若脾胃急痛并大虚，腹中急缩，宜多用之。〕

中满者减之，白朮苦甘温，除胃中之热，利腰脐间血，胃中清气在下，必加升麻柴胡以升之，引参耆甘草甘温之气味一升以补胃气之散而实其表，又缓带脉之缩急，气乱于中，清浊相干，用去白陈皮以理之，又助阳气上升以散滞气，脾胃气虚，为阴火伤其生发之气，营血大亏，血减则心无所养，致令心满而烦，故名曰惋，故加甘辛微温之剂生阳气，仲景之法，血虚以人参补之，阳旺则能生阴血，更以当归和之，少加黄蘗以救肾水，泻阴中伏火，如烦犹不止，少加生黄柏补肾水，水旺则心火自降。

士材曰，虚人感冒，不任发散者，此方可以代之，东垣曰，肌热者，表热也，服此汤一二服，得微汗则李已，乘正发汗，乃阴阳气和，自然汗出也，准绳曰，凡四时伤寒，通宜补散，故丹溪治伤寒，多用补中益气汤，气虚者四君子加发散药，血虚者四物汤加发散药，东垣治风湿，用补中益气，加羌活防风升麻藜本苍朮，海藏治风湿无汗者，用神朮汤，有汗者用白朮汤。

治刚痉，神朮汤加羌活麻黄，治柔痉，白朮汤加耆朮桂心，治中喝，脉弦细朮迟者，用黄耆汤，此皆仲景所谓辛苦之人触冒之病，伤寒是也，明医杂着云，发热有数种，治各不同，仲景论伤寒伤风，此外感也，故宜发表以解散之，此麻黄桂枝之义也，感于寒冷之月，即时发病，故用辛热以胜寒，如春温之月，则当变以辛凉之药，夏暑之月，则当变以甘苦寒之剂，又有冬温，此天时不正，阳气反泄，用药不可温热，又有寒疫，却在温热之时，此阴气反逆，用药不可寒凉。

又有瘟疫，沿门阖境相似者，此天时不正，阳气反泄，用药不可温热，又有寒疫，却在温热之时，此阴气反逆，用药不可寒凉，又有瘟疫，沿门阖境相似者，此天地之厉气，当随时令参气运而治，宜辛凉甘苦寒之药以清热解毒，若夫饮食劳倦，为内伤元气，则真阳下陷，内生虚热，故东垣发补中益气之论，用甘温之药，

大补其气而提其下陷，此用气药以补气之不足也，又有劳心好色，内伤真阴，阴血既伤，则阳气偏胜而变为火，是谓阴虚火旺劳察之证，故丹溪发阳有余阴不足之论，用四物加黄柏知母，补其阴而火自降，此用血药以补血之不足者也，又有夏月伤暑之病，虽属外感，却类内伤，东垣所谓清暑益气是也。

又有因暑热而过食冷物以伤其内，或过取风凉以伤其外，此则非暑伤人，乃因暑而致之病，治宜辛热解表，辛温理中之药，却与伤寒治法相类者也，外感之与内伤，寒病之与热病，气虚之与血虚，如冰炭相反，治之若差中则轻病必重，重病必死矣，医贯曰，读伤寒书而不读东垣书，则内伤不明，而杀人多矣，读东垣书而不读丹溪书，则阴虚不明，而杀人多矣，东垣脾胃论，深明饥饱劳役发热等证，俱是内伤，悉类伤寒，切戒汗下，以为内伤多而外感少，只须温补，不必发散。

如外感多内伤少，温补中少加发散，以补中益气为主，如内伤兼寒者，加麻黄，兼风者，加桂枝，兼暑者，加黄连，兼湿者，加羌活，实万世无疆之利，此东垣特发阳虚发热之一门也，然阴虚发热者，十之六七，亦类伤寒，今人一见发热，则曰伤寒，须用发散，发散而毙，则曰伤寒之法已穷，余尝于阴虚发热者，见其大热面赤，口渴烦躁，与六味地黄丸一大剂即愈。

如下部恶寒足冷，上部渴甚躁极，或饮而反吐，即加肉桂五味，甚则加附子冷饮，以此活人多矣，此丹溪发明阴虚发热之外，尚遗未尽之意也。} 本方除当归白朮，加木香苍朮，名调中益汤，〔东垣〕治脾胃不调，胸满肢倦，食少短气，口不知味，〔必和则舌知味。〕

及食入反出，本方加白芍五味子，亦名调中益气汤，〔东垣〕治气虚多汗，余治同前，〔补中汤纯用甘温，所谓劳者温之，损者温之，此加白芍五味之酸，以收耗散之气，有发有收，此东垣别开一路，以广补中之妙者乎。〕本方加苍朮倍分，半夏黄芩各三分，名参朮益胃汤，〔东垣〕治内伤劳倦，燥热短气，口渴无味，大便溏黄，本方去白朮，加草薹神麴半夏黄蘗，名升阳顺气汤。

〔东垣〕治饮食劳倦所伤，满闷短气，不思食，不知味，时恶寒，〔吴鹤皋曰，升柴辛甘升其清，清升则阳气顺矣，蘗皮苦寒降其浊，浊降则阴气顺矣，参耆甘草当归补其虚，虚补则正气顺矣，半夏陈皮利其膈，膈利则痰气顺矣，豆薹神麴消其食，食消则穀气顺矣，东垣曰，升麻柴胡，味薄性阳，引脾胃清气行于阳道，以滋春气之和，又引参耆甘草上行，充实腠理，使卫外为固，凡补脾胃之药，多以升阳补气名之者此也，又曰，但言补之以辛甘温热之剂，及味之薄者，诸风药是也，此助春夏之升浮者也，此便是泻。

秋收冬藏之药也，在人之身乃肝心也，但言泻之以酸苦寒凉之剂，并淡味渗泄之药，此助秋冬之沉降者也，在人之身，是肺肾也。〕本方加炒芩神麴，名益胃升阳汤，〔东垣〕治妇人经水不调，或脱血后食少水泻，〔东垣曰，脱血益气，古圣之法也，故先补胃气以助生发之气。〕本方如黄蘗生地，名补中益气加黄蘗生地汤治阴水乘阳发热昼甚，自汗短气，口渴无味。

本方加白芍、细辛、川芎、蔓荆、名顺气和汤，〔宝鑑〕治清阳不升，头痛恶风，脉弦微细，本方加羌活、防风、细辛、川芎、名调荣养卫汤，〔节庵〕治劳力伤寒，体热，恶寒，微渴，汗出，身痛，脉浮无力。

乌药顺气散〔顺气祛风严用和〕

治中风圜身顽麻，骨节疼痛，步履艰难，语言蹇涩，口眼喎邪，喉中气急有痰。〔风胜则气壅，壅于皮肤则顽麻，壅于骨节则烦痛，壅于经络则语涩行难，壅于口面则喎邪，壅于胸喉则痰喘。〕乌药、橘红〔二

钱〕、麻黄〔去节〕、川芎、白芷、桔梗、枳壳〔炒一钱〕、僵蚕〔去丝嘴炒〕、炮薑、甘草〔炙五分〕、加薑葱煎，虚汗者去麻黄，加黄耆，手足不能举动，加防风、续断、威灵仙，拘挛加木瓜，脚气加牛膝、五加皮、独活。此手太阴足厥阴药也，风盛则火炽，故有痰火冲逆而上，此里气逆也，然中风必由外感风寒而发，内虚而外邪乘之，此表气逆也，麻黄桔梗，肺家之药，发汗而祛寒，川芎白芷，头面之药，散风而活血。

〔血活则风散〕枳桔利气行痰，〔顺气正以故痰，橘红兼能发表。〕僵蚕清化散结，〔蚕病风则僵，得清化之气，故因以治风，能散相火逆结之痰。〕黑薑温经通阳，甘草和中泻火，乌药能通行邪滞诸气，此乃先解表气而兼顺里气者，气顺则风散，风邪卒中，当先治标，若气虚病久者，非所宜也。

〔厥逆痰壅，口噤脉伏，身温为中风，身冷为中气，中风多痰涎，中气无痰涎，以此为辨，中气因怒而得者尤多，局方用此治之，许学士云，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忧愁不已，气多厥逆，往往得中气之证，不可作中风治，喻嘉言曰，中风证多挟中气，严用和曰，人之元气强壮，外邪焉能为害，必真气先虚，荣卫空疏，邪乃乘虚而入，若内因七情得者，法当调气，不当治风。

外因六淫得者，亦先当治气，后依所感六气治之，此良法也，宜八味顺气散，方用人参，白朮，茯苓，甘草，陈皮，青皮，白芷，乌药，并不用前方枳梗麻黄僵蚕风药，正先治风之妙旨，后人或谓不当，杂入白芷，不知白芷香而不燥，正和荣卫之善药也，局方合两方用人参，白朮，陈皮，甘草，乾薑，川芎，厚朴，桔梗，麻黄，白芷，更加葛根治感风头痛鼻塞声重，尚为合宜。

玉机微义曰，严氏此论，回出前人，其用药则未也，何也四君子补脾胃药，更加白芷去手阳明经风，乌药通肾胃间气，陈皮理肺气，青皮泄肝气，若风果在于手阳明肺肝胃肾而气实者，可用，但经有十二，五脏之气，互有胜负，此方安能尽其变乎，况真气先虚之人，亦难用也。}

苏子降气汤〔降气局方〕

治虚阳上攻，气不升降，上盛下虚，痰涎壅盛，喘嗽呕血，或大便不利。〔肺为气主，肺虚火盛，故气高痰涌，或喘或嗽，甚则呕血也，火炎津枯，有升无降，故大便不利，又有气痛便秘，用通剂而愈，不通或暂通复秘，因而下血者，亦当顺气，气顺则自通，当求温暖之剂。〕苏子、半夏、前胡、厚朴〔薑炒〕、橘红、当归〔一钱〕、甘草〔炙〕、肉桂〔五分〕加薑煎，一方无桂有沉香。

〔沉香能升降诸气，温而不燥。〕此手太阴药也，苏子、前胡、厚朴、橘红、半夏、皆能降逆上之气，兼能除痰，气行则痰行也，数药亦能发表，既以疏内壅，兼以散外寒也，〔风痰壅盛多挟外感。〕当归润以和血，甘草甘以缓中，下虚上盛，故又用肉桂引火归元也。〔玉机微义曰，此散郁和中之剂，准绳曰，口鼻出血，皆由上盛下虚，有升无降，血随气升，法当先顺其气，气降则血归经矣，宜苏子降气汤，加人参阿胶各一钱，下养正丹，昂按方内多破气发表之药，又有半夏肉桂，血证亦当审用，养正丹金石烹炼而成，尤觉非宜。〕

木香顺气汤〔调中顺气东垣〕

治阴阳壅滞，气不宣通，胸膈痞闷，腹胁胀满，大便不利。〔胸膈痞闷者，脾胃受伤，中气不运，不能升降，浊气在上，则生腹胀也，腹胁胀满者，肝火盛也，大便秘者，清阳不升，故浊阴不降也。〕木香、草薢

仁〔炒〕、益智、苍朮〔三分〕、厚朴〔四分〕、青皮、陈皮、半夏、吴茱萸〔汤泡〕、乾薑、茯苓、泽泻〔二分〕、升麻、柴胡〔一分〕、当归〔五分〕此足太阴阳明药也。

木香、厚朴、青皮、陈皮、辛能行气，兼能平肝，草薶、益智、香能舒脾，苍朮半夏、燥能胜湿，乾薑、吴茱萸温能散寒，升柴之轻以升其阳，苓泻之淡以泄其阴，盖脾为中枢，使中枢运转，则清升浊降，上下宣通，而阴阳得位矣，然皆气药，恐其过燥，故重用当归以濡其血，共成益脾消胀之功也。

四磨汤〔七情气逆严氏〕

治七情气逆，上气喘急，妨闷不食，〔怒则气上，思则气结，忧愁不已，气多厥逆，重则眩仆，轻则上气喘急，满闷妨食。〕槟榔、沉香、乌药、人参、等分，浓磨煎三四沸，温服，一方人参易枳壳，一方去人参，加枳实木香白酒磨服，名五磨饮子，治暴怒卒死，名曰气厥。此手太阴药也，气上宜降之，故用槟榔沉香，〔槟榔性如铁石，沉香入水独沉，故皆能下气。〕气逆宜顺之，故用乌药加人参者，降中有升，泻中带补，恐伤其气也，大实者仍宜枳壳。

越鞠丸〔六郁丹溪〕

统治六郁胸膈痞闷，和酸呕吐，饮食不消。〔六郁气郁，血郁，痰郁，火郁，湿郁，食郁也，六者之中，以气为主，气行则郁散矣，吞酸呕吐，由于痰火，饮食不消，由气不运行，丹溪曰，气升则食自降，六郁不言风寒者，风寒郁则为热也，滑伯仁曰，郁者结聚而不得发越，当升者不得升，当降者不得降，当变化者不得变化，所以传化失常而病见矣，气郁者胸膈痛，湿郁者周身痛，或关节痛，遇阴寒即发，痰郁者动则气喘，寸脉沉滑。

热郁者昏瞆便赤，脉沉数，血郁者四肢无力，能食，食郁者暖酸腹饱，不能食，寸口紧盛，经曰，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香附〔醋炒〕、苍朮〔泔浸炒〕、抚芎、神麴〔炒〕、梔子〔炒黑〕、等分，麴糊为丸，如湿郁加茯苓白芷，火郁加青黛，痰郁加南星半夏栝蒌海石，血郁加桃仁红花，气郁加木香槟榔，食郁加麦芽山查砂仁。

挟寒加吴茱萸，又或春加防风，夏加苦参，冬加吴茱萸，经所谓升降浮沉则顺之，寒热温凉则逆之也。此手足太阴手少阳药也，吴鹤皋曰，越鞠者，发越鞠郁之谓也，香附开气郁，苍朮燥湿郁，抚芎调血郁，梔子解火郁，神麴消食郁，陈来章曰，皆理气也，气畅而郁舒矣。

〔朱丹溪曰，郁为燥淫，燥乃阳明秋金之位，肺属金，主气，主分布阴阳，伤则失职，不能升降，故经曰，诸气贖郁，皆属于肺，又郁病多在中焦，中焦脾胃也，水穀之海，五脏六腑之主，四脏一有不平，则中气不得其和而先郁矣，此方药兼升降者，将欲升之，必先降之，将欲降之，必先升之，苍朮辛烈雄壮，固胃强脾，能径入诸经，疏泄阳明之湿，通行斂滯，香附阴中快气之药，下气最速，一升一降，故郁散而平。

抚芎足厥阴药，直达三焦上行头目，下行血海，为通阴阳血气之使，不但开中焦而已，胃主行气于三阳，脾主行气于三阴，脾胃既布，水穀之气得行，则阴阳脏腑，不受燥金之郁，皆由胃气而得通利矣，或问丹溪曰，脉诀云，热则生风，冷则生气，吾子引仲景之言而斥其非，然则诸气诸饮呕吐吞酸反胃诸病，将无寒证耶，曰五脏各有火，五志激之，其火随起，若诸寒为病，必须身犯寒气，口食寒物，非者诸火病自内作，所以气病寒者，十无一二。〕

七气汤〔行气消痰三因方亦名四七汤〕

治七情气郁，痰涎结聚，咯不出，嚔不下，胸满喘急，或欬或呕，或攻冲作痛。〔七气者，寒热喜怒忧愁恶也，七情之病，令人气结痰聚，阴阳不得升降，故有痞满喘欬冲痛等证。〕半夏〔薑汁炒五钱〕、厚朴〔薑汁炒三钱〕、茯苓〔四钱〕、紫苏〔二钱〕、加薑枣煎。此手足太阴药也，气郁则痰聚，故散郁必以行气化痰为先。

半夏辛温，除痰开郁，厚朴苦温，降气散满，紫苏辛温，宽中畅肺，定喘消痰，茯苓甘淡渗湿，益脾通心交肾，痰去气行，则结散郁解，而诸证平矣。本方加白芍、陈皮、人参、桂心，亦名七气汤，〔三因〕治七情郁结，阴阳反戾，吐利交作，寒热眩运，痞满噎塞。

四七汤〔温中解郁局方亦名七气汤〕

治七情气郁，痰涎结聚，虚冷上气，或心腹绞痛，或膨胀喘急。〔鍼经云，胃络不和，喘出于阳明之上逆，真元耗散，喘出于肾气之上奔。〕人参、官桂、半夏〔一钱〕、甘草〔五分〕、加薑煎，心腹痛加延胡索，〔能行血中气滞，气中血滞。〕此手太阴药也，李士材曰，夫七情过极，皆伤其气，丹溪以越鞠丸主之，而此独异者，盖郁久则浊气闭塞。

而清气日薄矣，故虽痛虽膨，而不用木香枳壳，用人参以壮主气之脏，〔肺〕官桂以制谋虑之郁，〔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郁久肝火必盛，桂能平肝。〕郁久生痰，半夏为之驱逐，郁故不和，国老为之调停，〔甘草〕况桂性辛温，疏气甚捷，郁结者还为和畅汤名四七者，以四味治七情也。〔玉机微义曰，经云，寒则气收，宜辛散之，甘缓之，此治气虚寒郁药也。〕

代赭旋覆汤〔痞噎噫气仲景〕

治伤寒发汗，若吐若下，解后心下痞噎，噫气不除。〔汗吐下后，大邪虽解，胃气弱而不和，虚气上逆，故痞噎，噫气，即俗所谓暖气也。〕旋覆花〔即金沸草三两〕、代赭石〔一两〕、人参〔二两〕、甘草〔三两〕、半夏〔半升〕、生薑〔五两〕、大枣〔十二枚〕此足阳明药也，成氏曰，噎则气坚，旋覆之鹹以软痞噎，怯则气浮，代赭之重以镇虚逆，〔代赭色赤体重，又能养阴血，止反胃。〕辛者散也。

生薑之辛以散虚痞，甘者缓也，人参甘草大枣之甘以补胃弱。〔纲目云，病解后痞噎噫气，不下利者，用此汤，下利者，生薑泻心汤，活人云，有旋覆代赭证，或欬逆气虚者，先服四逆汤，胃寒者，先服理中汤，后服此汤为良，周扬俊曰，予每借之以治反胃噎食，气逆不降者，神效。〕

丁香柿蒂汤〔呃逆严氏〕

治久病呃逆，因于寒者。〔按方书无呃字，或作欬逆，或作嘍气，仲景书中亦作嘍，说文曰，嘍气梧也，海藏东垣皆以嘍为乾呕，人多非之，今从俗作呃逆，此病有因痰阻气滞者，有因血瘀者，有因火郁者，有因胃热而下者，此皆属实，有因中气大虚者，有因大下胃虚阴火上冲者，此皆属虚，寒热虚实，治法不一，古方以此汤治寒呃，虽病本于寒，然亦有火也，呃在中焦，穀气不运，其声短小，得食即发呃，在下焦真气不足，其声长大，不食亦然。〕

丁香、柿蒂〔二钱〕、人参〔一钱〕、生薑〔五片〕、一方加陈皮、半夏、茯苓、甘草、良薑。此足阳明少阴药也，丁香泄肺温胃而暖肾，生薑去痰开郁而散寒，柿蒂苦涩而降气，人参所以辅真气使得展布也，火呃亦可用者，盖从治之法也。

{以热攻热，名曰从治，朱丹溪曰，人之阴气，因胃为养，土伤则木挟相火直冲清道而上作呃逆，古人以为胃寒用丁香柿蒂，不能清痰利气，唯助火而已，李时珍曰，朱氏但执以寒治热，矫枉之过矣，按古人治阴呃，每用桂附乾薑吴茱丁香茴香诸辛热药，多有取效者，治阳呃用橘红竹茹汤，玉机微义曰，呃逆本由阴气已虚，阴火暴甚，直冲而上，出于胃，入于肺而作声。

东垣用凉药者，所以泻热降火也，若阴证呃逆，以阴气先消，阳火亦竭，浮于胸中，亦欲散也，故不用寒药，而反以温药养胃，留其阳火，胃气一和，阳生则阴长之说也，或问治阳呃者，何以不用知柏，吴鹤皋曰，此少阳虚邪，非实邪也，故用柿蒂竹茹之味薄者主之，若知柏味厚，则益戕其中气，否塞不益盛乎，古人盖深权之矣。} 本方除人参生薑，亦名丁香柿蒂汤，〔严氏〕治同本方，除人参生薑，加竹茹橘红，名丁香柿蒂竹茹汤，又名橘红竹茹汤，宝鑑去人参，加青皮陈皮，三因去人参，加良薑甘草，名丁香散，治同。

橘皮竹茹汤〔呕逆呃逆〕

治久病虚羸，呕逆不已，〔胃寒则呕，胃热亦呕，有停痰，有积饮，皆作呕，此为久病虚火上逆而乾呕者。〕亦治吐利后胃虚呃逆。橘皮、竹茹、人参、甘草、半夏、麦冬、赤茯苓、枇杷叶、加薑枣煎，胃寒者去竹茹麦冬，加丁香，实火去人参。此足阳明药也，胃火上冲，肝胆之火助之，肺金之气不得下降，故呕，竹茹、枇杷叶、麦门冬、皆能清肺而和胃，肺金清则肝气亦平矣。

〔肝木挟相火而上冲，故作呃，金能平木。〕二陈所以散逆气，〔陈皮半夏〕赤茯苓所以降心火，生薑呕家之圣药，久病虚羸，故以人参甘草大枣扶其胃气也，金匱橘皮竹茹汤橘皮〔三升〕、竹茹〔二升〕、人参〔一两〕、甘草〔五两〕、生薑〔半斤〕、大枣〔三十枚〕、治哕逆。{即呃逆吐利后，胃虚膈热所致，按前方即此方而加半夏，麦冬，赤茯苓，枇杷叶。}

定喘汤〔哮喘〕

治肺虚感寒，气逆膈热而作哮喘。{膈有胶固之痰，外有非时之感，则令人哮喘，由寒束于表，阳气并于膈中，不得泄越，故膈热气逆，声粗为哮，外感之有余也，气促为喘，肺虚而不足也。} 白果〔二十一枚炒黄〕、麻黄、半夏〔薑制〕、款冬花〔三钱〕、桑白皮〔蜜炙〕、苏子〔二钱〕、杏仁〔去尖〕、黄芩〔钱半〕、甘草〔一钱〕、加薑煎。

此手太阴药也，表寒宜散，麻黄、杏仁、桑皮、甘草、辛甘发散泻肺而解表，里虚宜敛，款冬温润，白果收澹定喘而清金，苏子降肺气，黄芩清肺热，半夏燥湿痰，相加为理，以成散寒凝壅之功。

白话译文

总论

《内经》说，人体各种气机郁闭壅滞的病症，根源都在于肺；又说，愤怒使气上冲，喜悦使气涣散，悲哀使气消耗，恐惧使气下沉，寒冷使气收敛，暑热使气外泄，惊吓使气紊乱，劳累使气耗损，思虑使气凝结——九种气的变动各不相同，百病大多由气失调而生。

人体赖以生存的，正是这一“气”（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动力）。气发源于中焦（脾胃区域），统摄于肺，对外护卫肌表，对内运行脏腑，周流全身，片刻不停，有升有降，昼夜有序，本不会致人生病。然而一旦

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相互攻伐，五志（与五脏对应的情绪）同时激发，气机便乖戾失常：本来清净的气化为浑浊，本来流行的气阻滞不通，体表失去护卫而不和，内里失去运行而不顺。气本属阳，郁而过胜便化为火——刘河间说“五志过极皆能化火”，朱丹溪说“气有余便是火”，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人体之气有宗气（积于胸中、主呼吸发声之气）、营气（行于脉中、濡养脏腑之气）、卫气（行于脉外、护卫肌表之气）、中气（脾胃运化之气）、元气（先天之本气）、胃气、冲和之气、上升之气等多种，其中察气尤为关键。气一旦为病，便出现冷气、滞气、上气、逆气、气虚等各种变证。平时无病，应当保养调护气机；发病之时，则须审清病在何经、属何证候、寒热虚实如何，再行补泻。

补中益气汤（东垣·升阳补中）

主治：烦劳内伤所致身热心烦、头痛恶寒、懒于言语、厌恶饮食、脉象洪大而虚，或喘促、或口渴，或阳气虚弱自汗（可加麻黄根、浮小麦，升麻、柴胡均须蜜水炒过，以引参、芪之力达表），或气虚不能统摄血液，或疟疾、痢疾因脾虚久不痊愈，凡一切清阳（清轻上升之阳气）下陷、中气不足之证均可用。

方解：中，指脾胃。脏腑肢体都依赖脾胃之气的供养，若饮食不节、劳役过度损伤脾胃，则全身各处无气可禀，皆成病态。阳气下陷则阴火（内生虚火）上乘，故见发热而烦——这并非实热。头为诸阳会聚之处，清阳不升则浊气上逆，故头痛，但痛有时止，不像外感头痛那样持续不休。阳气虚弱不能卫外，故恶寒自汗；气虚故懒言；脾虚故厌食；脾胃虚则虚火上扰于肺故喘；肺金受火克，不能生水故口渴；脾虚不能统血则血妄行而见吐血、便血；清阳下陷则为泄泻痢疾；气血两虚则疟疾迁延不愈（称“痃疟”，意为久疟）。

李东垣内伤外感辨析：饮食劳役、七情六欲所伤为内伤，风寒暑湿所伤为外感。两者区别在于——内伤发热，时热时止；外感发热，热甚不休。内伤恶寒，得温暖即解；外感恶寒，虽厚衣烤火亦不除。内伤头痛，乍痛乍止；外感头痛，连痛不休，直至表邪传里方止。内伤口渴或不渴，或因心火乘肺而燥渴；外感须二三日表热传里方才口渴。内伤使气虚，四肢沉困无力、倦怠嗜睡；外感使筋骨受伤，一身疼痛。内伤气短息促；外感则喘壅气盛。内伤手心发热；外感手背发热。天气通于肺，鼻为肺之外候，外感则鼻塞或流涕，但能饮食、口知味、腹中和、二便正常；地气通于脾，口为脾之外候，内伤则懒言厌食、口不知味、小便黄赤、大便或秘或溏。

内伤证属不足，宜温、宜补、宜和；外感证属有余，宜汗、宜吐、宜下。若将内伤误作外感，妄发其表，必重伤元气，祸如反掌，故立补中益气汤主之。若内伤外感兼病，内伤重者先补养，外感重者先发散。此方不宜用于上焦痰多呕吐、中焦湿热积食、胸膈胀满者。

药物组成：黄芪（蜜炙钱半）、人参、炙甘草（一钱）、白术（土炒）、陈皮（留白）、当归（五分）、升麻（二分）、柴胡（二分），加生姜三片、大枣二枚煎服。

方义：肺为气之根本，黄芪补肺固表为君；脾为肺之根本（土能生金，脾胃一虚肺气先绝），人参、甘草补脾益气、和中泻火为臣（东垣言参、芪、甘草为泻火圣药，因烦劳生虚热，得甘温补元气则虚热自退）；白术燥湿健脾，当归和血养阴为佐（补阳必兼和阴，否则阳气偏亢）；升麻升阳明清气（右升复其本位），柴胡升少阳清气（左旋上行），阳升则万物生，清升则浊阴降；加陈皮以通利气机（陈皮同补药则补，单用则泻脾）；生姜辛温、大枣甘温，用以调和营卫、开通腠理、输布津液。

乌药顺气散（严用和·顺气祛风）

主治：中风导致全身顽麻、骨节疼痛、行走困难、语言謇涩、口眼歪斜、喉中气急有痰。

方解：风邪盛则气机壅滞——壅于皮肤则顽麻，壅于骨节则烦痛，壅于经络则语涩行难，壅于口面则歪斜，壅于胸喉则痰喘。本方麻黄、桔梗为肺家药，发汗祛寒；川芎、白芷为头面药，散风活血（血活则风散）；枳壳、桔梗利气行痰；僵蚕清化散结（蚕病风则僵，得清化之气故能治风，散相火逆结之痰）；炮姜温经通阳；甘草和中泻火；乌药通行诸气中的邪滞。此方先解表气而兼顺里气，气顺则风散。风邪卒中，当先治标；若气虚病久者，则非所宜。

辨析中风与中气：厥逆痰壅、口噤脉伏，身温者为中风，身冷者为中气；中风多痰涎，中气无痰涎，以此为辨。中气因暴怒而得者尤多。严用和指出：人体元气强壮，外邪何能为害？必是真气先虚、营卫空疏，邪才乘虚而入。若因七情内因所得，当调气而非治风；因六淫外因所得，亦当先治气，后依所感六气治之。

苏子降气汤（局方·降气）

主治：虚阳上攻、气机升降失调、上盛下虚、痰涎壅盛、喘咳呕血，或大便不利。

方解：肺为气之主，肺虚火盛则气高痰涌，或喘或咳，甚则呕血；火炎津枯，有升无降，故大便不利。苏子、前胡、厚朴、橘红、半夏均能降逆上之气，兼能除痰（气行则痰行）；数药亦能发表，既疏内壅，兼散外寒；当归润以和血；甘草甘以缓中；下虚上盛，故用肉桂引火归元（或以沉香代桂，沉香能升降诸气，温而不燥）。

木香顺气汤（东垣·调中顺气）

主治：阴阳壅滞、气不宣通、胸膈痞闷、腹胁胀满、大便不利。

方解：木香、厚朴、青皮、陈皮辛能行气，兼能平肝；草薢、益智香能舒脾；苍术、半夏燥能胜湿；干姜、吴茱萸温能散寒；升麻、柴胡之轻以升其阳；茯苓、泽泻之淡以泄其阴。脾为中枢，中枢运转则清升浊降、上下宣通、阴阳各归其位。全方皆气药，恐过燥，故重用当归以濡其血，共成益脾消胀之功。

四磨汤（严氏·七情气逆）

主治：七情气逆、上气喘急、胸闷不食。

槟榔、沉香、乌药、人参等分，浓磨煎三四沸，温服。气上宜降，故用槟榔、沉香（槟榔性如铁石沉重，沉香入水独沉，故皆能下气）；气逆宜顺，故用乌药；加人参者，降中有升、泻中带补，恐伤其气也。大实者仍宜以枳壳易人参（即五磨饮子，治暴怒气厥）。

越鞠丸（丹溪·六郁）

主治：统治六郁（气郁、血郁、痰郁、火郁、湿郁、食郁），胸膈痞闷、吞酸呕吐、饮食不消。

六郁之中，以气为主，气行则郁散。香附开气郁，苍术燥湿郁，抚芎调血郁，梔子解火郁，神曲消食郁。方名“越鞠”，即发越郁结之意。

丹溪论郁：郁为燥淫，燥属阳明秋金，肺主气、主分布阴阳，肺伤则失职不能升降，故“诸气贲郁，皆属于肺”。郁病多在中焦，脾胃为水谷之海、五脏六腑之主，四脏一有不平，中气先郁。此方药兼升降，将欲升之必先降之，将欲降之必先升之——苍术辛烈雄壮疏泄阳明湿气，香附下气最速，一升一降，郁散而平；抚芎直达三焦，为通行阴阳气血之使。

七气汤（三因方，亦名四七汤）

主治：七情气郁、痰涎结聚、咯不出咽不下、胸满喘急、或咳或呕、或攻冲作痛。

半夏辛温除痰开郁，厚朴苦温降气散满，紫苏辛温宽中畅肺，茯苓甘淡渗湿益脾。气郁则痰聚，散郁必以行气化痰为先，痰去气行则郁结自解。

四七汤（局方·温中解郁，亦名七气汤）

主治：七情气郁、痰涎结聚、虚冷上气，或心腹绞痛，或膨胀喘急。

人参、官桂、半夏、甘草。郁久则浊气闭塞、清气日薄，虽痛虽膨，不用木香枳壳破气，而用人参壮主气之脏（肺），官桂制谋虑之郁（肝郁久则火盛，桂能平肝），半夏驱痰，甘草调停。方名“四七”，以四味治七情也。

代赭旋覆汤（仲景·痞噫噎气）

主治：伤寒汗吐下后，心下痞硬、噎气（噎气）不除。

旋覆花咸以软痞硬，代赭石重以镇虚逆（色赤体重，兼能养阴血），生姜辛以散虚痞，人参、甘草、大枣甘以补胃弱。大邪虽解，胃气弱而不和，虚气上逆，故见痞噎，此方扶胃降逆，标本兼治。

丁香柿蒂汤（严氏·呃逆）

主治：久病呃逆，因于寒者。

丁香泄肺温胃而暖肾，生姜去痰开郁而散寒，柿蒂苦涩而降气，人参辅真气使得展布。火呃亦可用者，盖从治之法（以热攻热）。

按：呃逆有痰阻气滞、血瘀、火郁、胃热、中气大虚、阴火上冲等不同，寒热虚实治法不一；呃在中焦者声短小，得食即发；呃在下焦者声长大，不食亦然。

关键词

宗气： 积聚于胸中之气，由肺吸入清气与脾胃水谷精气合成，主呼吸与心脉搏动。

阴火： 李东垣特指脾胃气虚后内生的虚性亢奋之火，非实火，不可苦寒直折。

清阳下陷： 本应上升的清轻阳气反向下沉，导致头目失养、中气不举的病理状态。

六郁： 气、血、痰、火、湿、食六种郁滞，以气郁为根本，气行则诸郁可解。

从治： 反治法之一，以热药治热证，顺从病象而逆其病本，适用于真寒假热或格拒之证。

现代启示

这一章的核心洞见，放在今天依然锋利：大量疾病源于“气机失调”，而气机失调的根本诱因是情绪。李东垣的内伤外感辨析，实质上是在区分“慢性应激性疾病”与“急性感染性疾病”——前者以调补为主，后者以祛邪为先，两者混淆则轻病变重、重病致死，这与现代医学强调“鉴别诊断”的精神高度契合。补中益气汤以甘温补气升阳治虚热，和现代营养学中“能量不足引发慢性炎症”的认知有相通之处（仅供文化学习，不构成医疗建议）。越鞠丸的“六郁”理论则提示：消化、情绪、代谢问题往往相互缠绕，单点突破不如系统疏通。

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今天你所感受到的“身体不适”，有多少比例来自情绪郁结而非器质病变？

医方集解：理血之剂

原文

医方集解：理血之剂

{人身之中，气为卫，血为营，经曰，营者水穀之精也，调和五脏，洒陈於六腑，乃能入於脉也，生化於脾总统於心藏，受於肝，宣布於肺，施泄於肾，溉灌一身，目得之而能视，耳得之而能听，手得之而能摄，掌得之而能握，足得之而能步，脏得之而能液，腑得之而能气，出入升降，濡润宜通，概不出此也，饮食日滋，故能阳生阴长，取汁变化而赤为血也。

注之於脉，充则实，少则濡，生旺则诸经恃此长养，衰竭则百脉由此空虚，血盛则形盛，血弱则形衰，血者难成而易亏，可不谨养乎，阴气一伤，诸变立至，妄行於上则吐衄，妄行於下则肠风，衰涸於内则虚劳，枯槁於外则消瘦，移热膀胱则溺血，阴虚阳搏则崩中，湿蒸热瘀则血痢，火极似水则色黑，热胜於阴，发为疮疡，湿滯於血，则为湿疹，凝滯於皮肤，则为冷痺，畜血在上则善忘，畜血在下则如狂，跌仆损伤则瘀恶内聚，此皆失於摄养变为诸病也。}

四物汤〔养血〕

治一切血虚，及妇人经病。{月经先期为热，后期为寒为虚为郁为痰，朱丹溪曰，经水者，阴血也，阴必从阳，故其色红，上应於月，其行有常，故名月经，为气之配，因气而行成块者气之凝，将行而痛者气之滞，行后作痛者，气血俱虚也，色淡亦虚也，错经妄行者气之乱，紫者气之热，黑则热之甚也，今人见紫黑作痛成块，率指为风冷乘之，而用温热之剂，祸不旋踵矣。

经曰，亢则害，承乃制，热甚则兼水化，所以热则紫，甚则黑也，若曰风冷必须外得，设或有之，十不一二也，玉机微义曰，寒则凝而不行，既行而紫黑，故知非寒也。}

当归〔酒洗〕、生地黄〔三钱〕、芍药〔二钱〕、芎藭〔钱半〕、凡血证通宜四物汤，如凉血，心加黄连，肝条芩，肺枯芩，大肠实芩，胆黄连，肾膀胱黄蘗，脾生地，胃大黄，三焦地骨皮，心包络丹皮，小肠山梔木通，如清气，心与包络加麦冬，肺枳壳，肝柴胡青皮，脾白芍，胃乾葛石膏，大肠三焦连翘，小肠赤茯苓，膀胱滑石琥珀，血虚加龟版，血燥加人乳，瘀血加桃仁红花酏汁童便行之，暴血加薄荷玄参散之。

血之不止加炒蒲黄京墨，久不止加升麻引血归经，妇人经血紫黑，脉数为热，加芩连，血淡脉迟为寒，加桂附，人肥有痰加半夏南星橘红，人瘦有火加黑梔知母黄蘗，郁者加木香砂仁苍朮神麴，瘀滯加桃仁红花延胡肉桂，气虚加参耆，气实加枳朴。此手少阴足太阴厥阴药也，〔心生血脾统血，肝藏血。〕

当归辛苦甘温，入心脾生血为君，生地甘寒，入心肾滋血为臣，芍药酸寒，入肝脾敛阴为佐，芎藭辛温，通上下而行血中之气为使也。{川芎入厥阴心包肝经，上行头目，下行血海，血海冲任也，玉机微义曰，川芎血中之气药也，通肝经，性味辛散，能行血滯於气也，地黄血中血药也，通肾经，性味甘寒，能生真阴之虚也，当归血中主药也，通肝经，性味辛温，分三治，全用活血。

各归其经也，芍药阴分药也，通脾经，性味酸寒，能和血，治血虚腹痛也，此特血病而求血药之属者也，若气虚血弱，又当从长沙血虚以人参补之，阳旺即能生阴血也，辅佐之属，若桃仁红花苏木丹皮血竭者，血滞所宜，蒲黄阿胶地榆百草霜榴桐灰者，血崩所宜，苁蓉锁阳牛膝枸杞龟版夏枯草益母草者，血虚所宜，乳香没药五灵脂凌霄花者，血痛所宜，乳酪血液之物，血燥所宜，薑桂血寒所宜，苦参生地汁血热所宜，苟能触类而长，可应无穷之变矣，丹溪治阴虚虚发热，於血药四物汤，亦分阴阳，血之动者为阳。

芍药归主之，血之静者为阴，地芍主之，血之阴不足，虽芍药辛温亦不用，血之阳不足，虽薑桂辛热亦用之，与泻火之法正治从治相同，吴鹤皋曰，天地之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人身亦然，故血者难成而易亏，夫草木无情，安能生血，以地芍能养五藏之阴，芍药能调营中之气，阴阳调和而血自生耳，若夫失血太多，气息几微之际，慎勿与之，盖四物阴类，非所以生物者也，当重用参耆以固欲绝之气，故曰脱血者，先益其气，否则川芍香窜，反能耗气，气血双亡而死矣，故凡虚损胃虚气弱之人，皆不宜多服。

或问四物汤是女门专药，於内亦有脾胃药乎，一阳子曰，四物汤雄潜脾胃，治法人昧久矣，脾经少血多气，当归地黄生血灌溉脾经，土畏贼邪，木来剋土，芍药能泻木补脾胃之药乎，或曰产后禁用芍药否，曰新产血气未平，恐芍药酸收作痛耳，芍药专治血虚气痛，新产正血气虚痛之时，醇酒微炒，用之何害，又血块凝滞作祸，不可泥於产后大补气血，放胆下之，用玉烛散无妨，推陈致新，亦是补法，只因产后大补气血一语，致积血而殒者多矣，附子和玉烛散，归尾，生地，川芍，赤芍，大黄，芒硝，甘草，治经闭腹痛，体瘦善饥，取尔雅四气和谓之玉烛之义也。}

本方加黄蘗知母，名知蘗四物汤，再加玄参，名滋阴降火汤，治阴虚有火，知蘗四物蜜丸，名坎离丸，治阴嗽血。{丹溪论劳瘵主乎阴虚，盖自子至巳属阳，自午至亥属阴，阴虚则热在午后子前，寤属阳，寐属阴，阴虚则盗汗从寐时出，升属阳，降属阴，阴虚则气不降，痰涎上逆，吐出不绝，脉浮属阳，沉属阴，阴虚则浮之洪大，沉之空虚，宜用四物竹沥，加炒蘗龟版补阴降火之剂，又须远嗜欲，薄滋味，静心调养以助之。准绳云，丹溪论劳瘵，主乎阴虚，用四物加知蘗主之，世医遵用，百无一效，何哉，盖阴虚火必上炎，芍药辛温，非滋阴降火之药，川芍上窜，非虚炎短乏者所宜，地黄泥膈，非胃弱痰多食少者所宜，知柏辛苦大寒，虽曰滋阴，其实燥血，虽曰降火，久而增气，反能助火，至其败胃，所不待言，不若用苡仁，百合，天冬，麦冬，桑皮，地骨，丹皮，酸枣，五味子，枇杷叶之类，佐以生地汁藕汁人乳童便等。

如嗽则多用桑皮枇杷药，有痰增贝母，有血增苡仁，百合，阿胶，热甚增地骨，食少增苡仁至七八钱，而麦冬当为之主，以保肺金而滋化源，无不辄效，又曰虚劳之疾，百脉空虚，非黏滞之物填之，不能实也，精血枯涸，非濡湿之物滋之，不能润也，当用参耆地黄二冬枸杞五味之属，各煎，又另用青蒿以童便熬膏，合前诸汁，并鹿角胶，霞天膏，化服，大抵苡仁百合之属治肺虚，参耆地黄膏之属治肾虚，盖心肝属阳，肺肾属阴，故补肺肾即是补阴，非知蘗四物之谓也。}

本方加黄连胡黄连，名二连四物汤，〔元戎〕治虚劳血虚，五心烦热，热入血室，夜分发热，〔血室冲脉也，冲为血海，昼静夜热，阳陷阴中，名热入血海。〕本方加黄蘗、黄芩、甘草，名三黄四物汤，治阴虚潮热，本方用生熟二地，加黄耆丹皮升麻柴胡，名三黄补血汤，治亡血血虚，六脉俱大，按之空虚，〔二地补血，丹皮凉血，黄耆补气，升柴升阳，气旺则能生血，阳生则阴自长矣。〕

本方加桃仁红花，名元戎四物汤，治脏结便秘，扑损瘀血，本方加羌活防风，〔一用秦艽〕名治风六合汤，治风虚眩运，风秘便难，蜜丸名补肝丸，〔肝以泻为补也。〕本方加木香槟榔，名治气六合汤，治血虚气滞，或血气上冲，本方加羌活天麻，蜜丸，名神应养真丹，治足厥阴经受风寒暑湿，瘫痪不遂，语言蹇涩，及血虚脚气，本方加桃仁红花竹沥薑汁，治半身不遂，在左者属瘀血，〔瘀血不去，则新血不生，故用桃仁红花。

活血去瘀，加竹沥薑汁者，以瘀无分左右也。〕本方去白芍加防风名防风当归散治发汗过多而成痉证宜去风养血，本方去地黄，加乾薑，名四神汤，治妇人血虚，心腹 患 痛，〔患 音 鸩，又音绞，急痛也。〕本方加阿胶艾叶甘草，名胶艾汤，治冲任虚损，经水淋漓，及血虚下痢，〔别见经产门。〕

本方加艾叶四制香附，〔童便盐水酒醋各浸三日。〕醋丸，名艾附暖宫丸，治子宫虚冷，再加阿胶，名妇宝丹，治虚寒经水不调，本方加丹皮地骨，治妇人骨蒸，本方除芍药地黄，名芍归汤，为末名佛手散，又名君臣散，治产后血虚头痛，胎动下血，服此自安，子死腹中，服此即下，催生神效，本方合四君子，名八珍汤，治心肺虚损，气血两虚，〔四君补气，四物补血。〕再加黄耆肉桂，名十全大补汤，兼助阳固卫。

〔王海藏曰，桂枝甘草，小建中也，加黄耆即黄耆建中也，参朮苓草，四君也，芍归芍地，四物也，以气血俱衰，阴阳并弱，法天地之成数，故曰十全散。〕十全汤去白芍，加山茱、五味、防风、苁蓉、入薑枣煎，名大补黄耆汤，〔宝鑑〕治气血两虚，自汗不止，〔黄耆畏防风，合用最能止汗。〕

及阳虚发厥，四物四君合小柴胡，名三合散。〔河间〕治产后日久虚劳，本方四物各七钱，加防风一两，梔子黄芩黄连各三钱，每服五钱，如脉实，加大黄，名生地黄连汤。〔海藏〕治妇人血风证去血过多，因而燥涸，循衣摸 莖 撮空，闭目扬手掷足，错语失神，脉弦浮而虚。〔男子去血过多，亦有此证，节庵曰，大承气汤，气药也，自外而之内者用之。〕

生地黄连汤，血药也，自内而之外者用之，气血合病，循衣摸莖，证同，自气之血，血而复之气者，大承气汤干之，自血乏气，气而复之血者，生地黄连汤主之，二者俱不大便，此是承气汤对子，又与三黄石膏汤相表里，是皆三焦包络虚火之病也，病既危急，只得以此降血中之伏火耳，纲目曰，四物与桂枝，麻黄，白虎，柴胡，理中，四逆，茱萸，承气，凉隔等，皆可作各半汤，此易老用药大略也。〕

当归补血汤〔补血东垣〕

治伤於劳役，肌热面赤，烦渴引饮，脉大而虚。〔血实则身凉，血虚则身热，此以饥饱劳役伤其阴血，虚阳独胜，故饥热烦汤，与阳明白虎证无异，但白虎证得之外感，实热内盛，故脉大而长，按之有力，此证得之内伤，血虚发热，脉洪大而无力，内经所谓脉虚血虚是也，误服白虎汤必毙。〕

黄耆〔炙一两〕、当归〔酒洗二钱〕、空心服。此足太阴厥阴药也，当归气味俱厚，为阴中之阴，故能滋阴养血，黄耆乃补气之药，何以五倍於当归，而又云补血汤乎，盖有形之血，生於无形之气，又有当归为引，则从之而生血矣，经曰，阳生则阴长，此其义耳，詗庵曰，病本於劳役，不独伤血而亦伤气，故以二药兼补之也。

归脾汤〔引血归脾济生〕

治思虑过度，劳伤心脾，怔忡健忘，惊悸盗汗，发热体倦，食少不眠，或脾虚不能摄血，致血妄行，及妇人经带。〔心藏神而生血，心伤则不能生血而血少，故怔忡健忘，惊悸盗汗，汗者心之液也，脾主思而藏血，

脾伤则血不归脾，故不眠，脾主肌肉，故肌热，脾主四肢，故体倦，脾不健运，故食少，脾不能统血则妄行，而有吐衄肠风崩漏等证，有触而心动曰惊，无惊而自动曰悸，即怔忡也，上气不足，下气有余，肠胃实而心气虚，故善忘。}

人参、白朮〔土炒〕、茯神、枣仁〔炒〕、龙眼肉〔二钱〕、黄耆〔炙钱半〕、当归〔酒洗〕、远地〔一钱〕、木香、甘草〔炙五分〕、薑枣煎。此手少阴足太阴药也，血不归脾则妄行，参朮黄耆甘草之甘温，所以补脾，茯神远志枣仁龙眼之甘温酸苦，所以补心，〔远志苦泄心热，枣仁酸敛心气。〕

心者脾之母也，当归滋阴而养血，木香行气而舒脾，既以行血中之滞，又以助参耆而补气。〔汪机曰，木香与补药为佐则补，与泄药为君则泄。〕气壮则能摄血，血自归经，而诸证悉除矣。〔治实火之血，顺气为先，气行则自归经，治虚火之血，养正为先，气壮则自能摄血，医贯曰心生血，脾统血，肝藏血，凡治血证，须按三经用药，远志，枣仁，补肝以生心火，茯神补心以生脾土，参耆，甘草，补脾以固肺气，木香香先入脾，总欲使血归脾耳。〕

养心汤〔补心血〕

治心虚血少神气不宁，怔忡惊悸，〔心主血而藏神，经曰静则神藏，躁则消亡，心血虚则易动，故怔忡惊悸，不得安宁也。〕黄耆〔蜜炙〕、茯苓、茯神、当归〔酒洗〕、川芎、半夏麴〔一两〕、甘草〔炙一钱〕、柏子仁〔去油〕、酸枣仁〔炒〕、远志〔去心炒〕、五味子、人参、肉桂〔二钱半〕、每服五钱。

此手少阴药也，人参黄耆以补心气，川芎当归以养心血，二茯远志柏仁酸枣以泄心热而宁心神，五味收神气之散越，半夏去扰心之痰涎，甘草补土以培心子，赤桂引药以入心经，润以滋之，温以补之，酸以敛之，香以舒之则心得其养矣。

人参养荣汤〔养荣〕

治脾肺气虚，荣血不足惊悸健忘，寝汗发热，食少无味，身倦肌瘦，色枯气短，毛发脱落，小便赤涩，〔经曰，脾气散精，上输於肺，此地气上升也，肺主治节，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此天气下降也，脾肺虚则上下不交而为否，荣血无所藉以生，肺虚故气短，脾虚故食少，心主脉，脉属荣，荣虚血少，则心失其养，故惊悸健忘，寝汗发热，肺主皮毛，脾主肌肉，血虚火盛，故肌瘦色枯，毛发脱落也。〕亦治发汗过多，身振脉摇，筋惕肉瞤。〔汗为心液，汗即血也，发汗过多，则血液枯涸，筋肉无以荣养，故有振摇瞤惕之证。〕

人参、白朮、黄耆〔蜜炙〕、甘草〔炙〕、陈皮、桂心当归〔酒拌一钱〕、熟地黄、五味子〔炒杵〕、茯苓〔七分〕、远志〔五分〕、白芍〔钱半〕、加薑枣煎。此手少阴手足太阴气血药也，熟地归芍养血之品，参耆苓朮甘草陈皮补气之品，血不足而补其气，此阳生则阴长之义，且参耆五味，所以补肺，〔肺主气，气能生血。〕甘陈苓朮，所以健脾，〔脾统血。〕归芍所以养肝，〔肝藏血。〕熟地所以滋肾。

〔肾藏精，精血相生。〕远志能通肾气上达於心，桂心能导诸药入营生血，五脏交养互益，故能统治诸病，而其要则归於养荣也。〔薛立斋曰，气血两虚，而变现诸证，莫能名状，勿论其病，勿论其脉，但用此汤，诸证悉退，喻嘉言曰，方内皆心脾之药，而註肺虚，误也，养荣原不及肺，昂按肺主气，凡补气药，皆是补肺，气旺自能生血，即此便是养荣，便是补心补脾。〕

理实一贯，古方补血汤，黄耆五倍於当归，而云补血，岂非明证乎，况五藏互相灌溉，传精布化，专赖传相之功，焉得谓养荣不及於肺也哉，又按生脉散，保肺药也，而云生脉者，脉即血也，肺者传相之官，治节出

焉。}

龙脑鸡苏丸〔清热理血局方〕

治肺有郁热，欬嗽，吐血，衄血，下血，热淋，消渴，口臭，口苦，清心明目，{肺有郁热故欬嗽，甚则逼血上行，故吐衄，肺移热於大肠则下血，肺热则膀胱绝其化源，故淋澀，肺热则渴而外饮，为上消，脾胃有热则口臭，肝胆有热则口苦。} 鸡苏叶〔一名龙脑薄荷一两六钱〕、生地黄〔六钱〕、麦冬〔四钱〕、蒲黄〔炒〕、阿胶〔炒〕、木通、银柴胡〔二钱〕、甘草〔钱半〕、黄耆、人参〔一钱〕、先将木通柴胡浸二日，熬汁，地黄浸汁，熬膏，再加蜜三两，炼过和丸，梧子大，每服二十九。

细嚼汤下，一方有黄连。此手足太阴少阳药也，肺本清肃，或受心之邪燄或受肝之亢害，故见诸证，薄荷辛凉轻扬升发，泻肺搜肝，散热理血，故以为君，生地黄凉血，炒蒲黄止血，以疗诸血，柴胡平肝解肝热，木通利水降心火，麦冬阿胶润燥清肺，参耆甘草泻火和脾，此亦为热而涉虚者设，故少佐参耆也。〔喻嘉言曰，此丸两解气分血分之热，宜常服之。〕

欬血方〔欬血丹溪〕

治欬嗽痰血。{欬者有声无物，嗽者有物无声，欬嗽者，有声有物也，肺为华盖，至清之脏，有火则欬，有痰则嗽，肺主气，气逆为欬，肾主水，水泛为痰，肾脉上入肺，循喉咙，其支者从肺络心，属胸中，故病则俱病矣，涎唾中有少血散漫者，此肾从相火炎上之血也，若血如红缕，从痰中欬出者，此脉络受热伤之血也，若欬出白血浅红色似肉似肺者必死，凡唾中带血，咯出有血，或血丝，属肾经，鼻衄出血，欬嗽有血，属肺经。

呕吐成盆成碗者，属胃经，阳明多血多气故也，自两肋逆上吐出者属肝经，溺血属小肠膀胱经，下血属大肠经，牙宣出血属胃肾虚火，舌血谓之舌衄，汗孔出血谓之肌衄，心与肝也，又惊而动血者属心，怒而动血者属肝，忧而动血者属肺，思而动血者属脾，劳而动血者属肾。}

青黛〔水飞〕、栝蒌仁〔去油〕、海石〔去砂〕、山梔〔炒黑〕、诃子肉，等分为末，蜜丸嚙化，嗽甚加杏仁，此手太阴药也，肝者将军之官，肝火上逆，能烁心肺，故欬嗽痰血也，青黛泻肝而理血，散五脏郁火，梔子凉心而清肺，使邪热下行，二者所以治火，栝蒌润燥滑痰，为治嗽要药，〔能清上焦痰火，荡除郁热垢膩。〕海石软坚止嗽，清水之上源，〔能软坚痰，痰除则嗽止，肺为水之上源。〕二者降火而兼行痰，加诃子者，以能斂肺而定痰喘也，不用治血之药者，火退则血自止也。

独圣散〔肺痿咯血〕

治多年欬嗽，肺痿，咯血红痰。白芨〔一味〕为末，每服二钱，临卧糯米汤下。此手太阴药也，人之五脏，惟肺叶坏烂者，可以复生，白芨苦辛收濡，得秋金之令，能补肺止血，故治肺损红痰，又能蚀败疽死肌，为去腐生新之圣药。{台州狱吏，悯一重囚，囚感之云，吾七犯死罪，遭刑拷，肺皆伤损，得一方，用白芨末，米饮日服，其效如神，后日凌迟，剖其胸，见肺间窍穴数十，皆白芨填补，色犹不变也。}

清咽太平丸〔咯血〕

治膈上有火，早间咯血，两颊常赤，咽喉不清。{肺属金，肃清之脏也，木火焚灼，肺金受刑，故咯血，早间寅卯木旺生火之时，两颊肺肝之部也，十二经脉，惟足太阳在表，不历膈咽，余皆上循喉咙，尽能作病，

而如相二火为尤甚，诸火上逆，故咽喉不清。} 薄荷〔一两〕、川芎、防风、犀角、柿霜、甘草〔二两〕、桔梗〔三两〕、蜜丸此手太阴药也，薄荷辛香升浮，消风散热。

〔消风故疏肝，散热故清肺，是以能治血病。〕防风血药之使，泻肺搜肝，〔防风泻肺火，散肝火，为上部血药之使。〕川芎血中气药，升清散瘀，〔清升则浊降，为通阴阳血气之使。〕柿霜生津润肺，犀角凉心清肝，甘草缓炎上之火势，桔梗载诸药而上浮，又甘桔相合，为清咽利膈之上剂也。}

还元水〔火嗽失血饮自己溺名轮回酒〕

治欬血吐血，及产后血运，阴虚久嗽，火蒸如燎。{血生於心，统於脾，藏於肝，宣布於肺，静则归经，热则妄行，火伤肺络，血随欬出，或带痰中为欬血，吐出多者为吐血，产后去血过多则发运，肺主皮毛，故热如火燎。} 童便、取十二岁无病童子，不茹荤辛，清彻如水者，去头尾，热饮，冬则用汤温之，或加藕汁阿胶和服，有痰加薑汁。此手太阴足少阴药也，童便鹹寒，降火滋阴，润肺散瘀，故治血证火嗽血运如神。

{北齐褚澄曰，喉不容物，毫发必欬，血既渗入，愈渗愈欬，愈欬愈渗，饮洩溺百不一死，服寒凉药百不一生，李时珍曰，小便性温不寒，饮之入胃，随脾之气，上归於肺，下通水道而入膀胱，乃其旧路，故能治肺病引火下行，其味鹹而走血，故治血病，当热饮，热则真气尚存，其行自速，冷则惟有鹹寒之性而已，李士材曰，炼成秋石，真元之气渐失，不及童便远矣。}

麻黄人参芍药汤〔内虚外感吐血东垣〕

治吐血外感寒邪，内虚蕴热。{东垣尝治一贫士，病脾胃虚，与补药，愈后继居旷室，卧热炕，欬而吐血，东垣谓此人虚弱，冬居旷室，衣服单薄，是重虚其阳，表有大寒，壅遏里热，火邪不得舒伸，故血出於口，当补表之阳，泻里之虚热，因思仲景治伤寒脉浮紧，当以麻黄汤发汗，而不与之，遂成衄血，却与麻黄汤立愈，与此甚同，因作此汤一服而愈。} 桂枝〔五分补表虚〕、麻黄〔去外寒〕、黄耆〔实表益卫〕、甘草〔炙补脾〕、白芍〔安太阴各一钱〕、人参〔益元气而实表〕、麦冬〔保肺气各三分〕、五味子〔五粒安肺气〕、当归〔五分和血养血〕、热服。

此足太阳手足太阴药也，纲目曰，观此一方，足以为万世模范矣，盖取仲景麻黄汤与补剂各半服之，但凡虚人当服仲景方者，当以此为则也。

犀角地黄汤〔凉血济生〕

治伤寒胃火热盛，吐血，衄血，嗽血，便血，畜血如狂，漱水不欲嚥，及阳毒发斑。{口血曰吐，鼻血曰衄，吐行浊道，衄行清道，喉与咽二管不同也，经者循经之血，走而不守，随气而行，火气急迫，故随经直犯清道上脑而出於鼻为衄，其从肺窍而出於咽者，则为欬血咯血，其存胃中者，为守营之血，守而不走，胃虚不能摄血，或为火逼，故呕吐从喉而出也，吐血之热在腑，衄血之热在经，杂病衄血为里热，伤寒衄血为表热，在腑胃也，在经肺也，里热脏腑也，表热太阳也。}

经曰，心移热於肺，则欬嗽出血，便血有寒热二证，伤寒便血为传经热邪，瘀血在上焦则善忘，在下焦则如狂，漱水不欲嚥，热在经未入里也，畜血发躁而内不渴，故虽漱水而不欲嚥，海藏曰，大凡血证皆不饮水，惟气证则饮水，经曰，肠明病口燥漱水，不欲嚥者，必衄，伤寒当发汗而不发汗，邪热入里，逼血妄行，故见诸证，斑疹者热甚伤血，里实表虚，发于皮肤而为斑疹，伤寒下早，热毒乘虚入胃，则发斑，下迟，热留胃中，亦发斑，或多服热药，亦发斑，见红点者为疹，如锦纹者为斑。

疹轻而斑重，色紫黑者热极而胃烂也，多死，凡斑疹慎不可汗，汗之重令开泄，更增斑烂，亦不可遽下，恐斑毒内挡也。} 生地黄〔两半〕、白芍〔一两〕、丹皮、犀角〔二钱半角尖尤良，鹿取茸，犀取尖，其精气，尽在是也，作器物者，多被蒸煮，不堪入药。〕每服五钱，热甚如狂者，加黄芩一两，因怒致血者，加梔子柴胡，〔黄芩泻上中二焦之火，梔子泻三焦之火，柴胡平少阳厥阴之火。〕

节庵加当归、红花、桔梗、陈皮、甘草、藕汁、名加味犀角地黄汤，所治同。〔当归引血归经，藕汁凉血散瘀，桔梗以利上焦，陈皮以导中焦，红花以行下焦。〕此足阳明太阴药也，血属阴，本静，因诸经火逼，遂不安其位而妄行，犀角大寒，解胃热而清心火，芍药酸寒，和阴血而泻肝火，〔肝者心之母。〕丹皮苦寒，泻血中之伏火，生地大寒，凉血而滋水，以共平诸经之僭逆也。

{海藏曰，血分三部，药有重轻，犀角地黄汤治上血，如吐衄之类，桃仁承气汤治中血，如血畜中焦，下痢脓血之类，抵当汤丸治下血，如畜血如狂之类，又曰此证足太阴所主，脾不裹血，越而上行，实者犀角地黄汤，虚者黄芩芍药汤，凡病呕吐血者，咸用芍药主之，故知太阴药也，医贯曰，犀角地黄汤，乃衄血之的方，盖犀水兽也，可以分水，可以通天。

鼻衄之血，从任督而至巅顶，入鼻中，惟犀角能下入肾水，引地黄滋阴之品，由肾脉而上，故为对证，若阴虚火动，吐血与欬咯，可借用成功，若阳虚劳嗽，及脾胃虚者，皆所不宜，伤寒汗出不彻，能逼动经血，误发其汗，亦动经血，二者不同，陶尚文治一人，伤寒四五日，吐血不止，医以犀角地黄汤茅花汤治之，反剧，陶切其脉，浮数而紧，遂用麻黄汤汗出而愈，此取脉不取证也，可谓得仲景心法矣，使脉不浮紧而数，其可用乎，经曰，伤寒脉浮紧，不发汗，因致衄者，麻黄汤主之，又曰，太阳病脉浮紧，发热，身无汗，自衄者，愈，风寒在经，郁而为热，不得汗解，衄则热随血散，俗名红汗。

故愈，若全未发汗致衄者，仍须用麻黄发之，成无己曰，伤寒衄者，为邪气不得发散，壅盛於经，逼迫於血也，桂枝麻黄汤，治衄者非治衄也，即是发散经中邪气耳，血郁於上而吐血者，谓之薄厥，留於下而瘀者，谓之畜血，此由太阳随经瘀热在里，血为热所搏，结於下焦，少腹当臌，小便自利，朱肱活人书言瘀血入里，吐衄血者，犀角地黄汤，乃阳明圣药，如无犀角，代以升麻，二药性味相远。

何以为代，盖以升麻能引诸药同入阳明也，朱二允曰，升麻性升，犀角性降，用犀角止血，乃借其下降之气，清心肝之火，使血下行归经耳，倘误用升麻，血随气升，不愈涌出不止乎，故古方亦未可尽泥也，犀能通顶而又下降畜血。}

桃仁承气汤〔仲景〕

治伤寒外证不解，热结膀胱，小腹胀满，大便黑，小便利，躁渴谵语，畜血，发热如狂，及血瘀胃痛，腹痛胁痛，疟疾，实热夜发，痢疾，畜血急痛。{热邪自太阳不解，传入膀胱之经，与血相搏，若血自下，则热随血出而愈，不下者血畜下焦，故小腹急胀，皮见青紫筋，大便黑者，血瘀也，小便利者，血病而气不病也，小便利而小腹仍急，故知为畜血，心主血，邪热上干，心君不宁，故躁烦谵语而如狂，瘀血聚於阳明，则胃痛。

在太阴，则腹痛，在厥阴，则胁痛，疟夜发者，热入血分也，活人云，不当汗之，亡其津液，阳扰之极则侵阴也，故燥血畜於胸中也，李挺曰，太阳证则如狂，阳明证则善忘，少阳证则寒热如疟，伤寒有用大承气不解，反便坚善食者，瘀血也，凡胸中满，心下满者，皆气也，腹中满者，或燥矢，或宿食，小腹满者，或溺

或血，停畜而胀满也，清阳出上窍，故上满者为气而非物，浊阴出下窍，故下满者为物而非气，俱是热病，惟冷结膀胱，小腹满一证为寒，有手足厥冷为可辨，昂按痰满亦有在上焦者。}

桃仁〔五十枚去皮尖研〕、大黄〔四两〕、芒硝、甘草、桂枝〔二两〕此足太阳药也，大黄芒硝，荡热去实，甘草和胃缓中，此调胃承气汤也，热甚搏血，血聚则肝燥，故加桃仁之苦甘，以润燥而缓肝，加桂枝之辛热，以调营而解外，直达瘀所而行之也。{准绳曰，桂枝轻扬上行，此当是桂非枝也，喻嘉言曰，用桃仁以达血所，加桂枝以解外邪，亦犹大柴胡汤用柴胡解外相似。}

益见太阳随经之邪，非桂枝不解耳，昂按伤寒与杂病不同，仲景之书，专为伤寒而设，故当用枝，程郊倩曰，五苓散与桃仁承气，均为太阳犯腑之药，一利前而主气分，一利后而主血分，治各不同，樱宁生曰血溢血泄诸畜妄者，其始也率以桃仁大黄行血破瘀之剂折其锐气，然后区别治之，滑伯仁号樱宁生，或问失血复下，虚何以当，苏伊举曰，血既妄行，迷失故道，不去畜利瘀，则以妄为常，何以禦之，且去者自去，生者自生，何虚之有。} 本方加青皮、枳实、当归、芍药、苏木汁、柴胡、名桃仁承气饮子。{节庵加青皮枳实者，破血必行气也，加当归芍药，去瘀而生新也，柴胡平肝升清而散表热，苏木助桃仁桂心以逐瘀血。}

抵当汤〔血畜下焦仲景〕

治太阳病六七日，表证仍在，脉微而沉，反不结胸，其人发狂者，以热在下焦少腹臌满，小便自利者，必有畜血，令人善忘，所以然者，以太阳随经瘀热在里故也。{表证仍在，谓发热恶寒头痛项强未罢也，太阳为经，膀胱为腑，此太阳热邪随经入腑，热与血搏故为蓄血，脉沉为在里，表证仍在，则邪气犹浅，不结于胸中而发狂。}

经曰，热结膀胱，其人如狂，又曰，血并於下，乱而善忘，少腹臌满而小便不利者，为溺澀，臌满而小便利者，为畜血，准绳曰，玩仍在二字，则邪气为不传里，非犹浅也，膀胱为太阳本经，曰热结下焦，曰少腹臌满，曰小便自利，皆膀胱之证，故总结曰，随经瘀热也，在里二字，乃随经膀胱之里，非三阴之里也，按太阳在阳在表，即有沉紧沉滑之脉，皆不得以里阴名之。}

水蛭〔三十箇猪脂熬黑〕、䟽虫〔三十箇去头足翅〕、桃仁〔廿枚去皮尖研〕、大黄〔四两酒浸〕此足太阳药也，成氏曰，苦走血，鹹渗血，䟽虫水蛭之苦鹹以除畜血，甘缓结，苦泄热，桃仁大黄之甘苦以下结热，〔程郊倩曰，表证仍在，脉微而沉，是有表证而无表脉，热在下焦可知，非桂枝所能散，桃仁承气所能攻，缘热结膀胱，与瘀热在里，邪有浅深，故桃仁承气与抵当汤攻有缓急。〕本方减水蛭十箇，䟽虫桃仁，各减五箇，分为四丸每水煮一丸，名抵当丸，治本病无善忘如狂之证者。

〔水蛭即为马蝗蚊，鹹寒有毒，乃食血之虫，能通肝经聚血，最难死，虽炙为末，得水便活，若入腹中，生子为患，田泥和水饮下之，䟽虫即蚊虫，因其食血，故用以治血，二药险峻，世人罕用，故更制代抵当汤，吴鹤皋曰，古人用蚊虫水蛭治血积，以其善吮血耳，若天鼠矢乃食蚊而化者也，当亦可以治血积，本草称其下死胎，则其能攻血块也何疑。〕附代抵当丸，大黄〔四两〕、生地、归尾、桃仁穿山甲、玄明粉〔各一两〕、蜜丸。{桃仁归尾生地润以通之，桂心热以动之，大黄玄明粉苦寒鹹寒以推荡之，加穿山甲引之以达於瘀所也。}

槐花散〔便血本事〕

治肠风脏毒下血。{血之在身，有阴有阳，阳者顺气而行，循流脉中，调和五脏，洒陈六腑，谓之营血，阴者居於络脉，专守脏腑，滋养神气，濡润筋骨，若感内外之邪而受伤，则或循经之阳血，至其伤处为邪气所沮，漏泄经外，或居络之阴血，因留着之邪溃裂而出，则皆渗入肠胃而泄矣，世俗率以肠风名之，不知风乃六淫之一耳，若肠胃受火热二淫，与寒燥湿怫郁其气，及饮食劳力伤其阴络之血者，亦可谓之肠风乎。

鍼经曰，阳络伤则血外溢而吐衄，阴络伤则血内溢而便溺，戴氏以随感而见色鲜者为肠风，积久而发色瘀者为脏毒，又云色鲜为热，自大肠气分来，色瘀为寒，自小肠血分来，或曰肠风者风邪淫胃，脏毒者潜邪淫胃，脏毒肠风之血，出於肠脏之间，五痔之血，出於肛门蚀孔，处治各不同。} 槐花〔炒〕、侧柏叶〔杵〕、荆芥〔炒黑〕、枳壳〔炒〕、等分为末，每三钱，米饮下。此手足阳明药也，侧柏养阴燥湿，最清血分，槐花疏肝泻热，能凉大肠，荆芥散瘀搜风，〔为风病血病要药。〕枳壳宽肠利气。

{此病多由湿热风燥之邪，如久不愈者，不宜纯用寒凉，须兼温补及升举药，大法凉血用槐角，地榆，扁柏，条芩，炒连，栀子，生地，和血用阿胶，当归，川芎，白芍，风湿用秦艽，防风，荆芥，苍朮，茯苓，血瘀少加桃仁，红花，苏木，宽肠用枳壳，升举用升麻，生血补气加人参，黄耆，白朮，甘草，柏叶生而向西，金兑之正气，能制肝木，木主升，稷金主降，升降相配，夫妇之道和，则血得以归肝。

故仲景治吐血不止，气血肌寒，用柏叶汤，柏叶乾薑各三两，艾三把，马粪汁一升，合煮服，马属午为离，假之以降心火。} 本方除柏叶荆芥，加当归、黄芩、防风、地榆、酒糊丸，名槐角丸，〔局方〕治同，〔凉血疏风〕本方加当归、生地、川芎、入乌梅、生薑煎，名加減四物汤，〔济生〕治同，〔补血凉血，若以风为虚象者，盖非风客於肠胃故也。〕本方除柏叶、枳壳，加当归、川芎、熟地、白朮、青皮、升麻、亦名槐花散，又名当归和血散，〔东垣〕治肠癖下血，湿毒下血，本方除柏叶、枳壳，加青皮等分，亦名槐花散，〔洁古〕治血痢腹不痛，不里急后重，单用槐花荆芥炒黑为末，酒服，亦治下血。〔经验方〕

秦艽白朮丸〔血痔东垣〕

治痔疮痔漏有脓血大便燥结，痛不可忍。{手阳明大肠庚金也，清燥主收，司行津液，以从足阳明胃土之化，旺则生化万物，人或醉饱入房，酒热留者，忍精不泄，流注篡间，前阴之气，归於大肠，木乘火势而侮燥金，火就燥则大便闭而痔作矣，受病者燥气也，为病者胃湿也，湿热风燥四气合邪，法当泻火，润燥，疏风，和血，止痛，二阴之交名篡，燥金大肠也。}

秦艽、白朮、归尾〔酒洗〕、桃仁〔研一两〕、枳实〔麸炒〕、阜角子〔烧存性〕、泽泻〔五钱〕、地榆〔三钱〕、麵糊丸、此手足阳明药也，李东垣曰，秦艽桃仁归尾，润燥和血，〔秦艽为风药中润剂〕阜角仁以除风燥，地榆以破血止血，枳实苦寒以补肾而泄胃实，泽泻淡渗，使气归於前阴，以补清燥受胃之湿邪也，〔清燥谓大肠也〕白朮之苦以补燥气之不足，其味甘以泻火而益元气。

故曰甘寒泻火，乃假枳实之寒也，大便祕澹，以大黄推之，其津液益不足，用当归和血，加油润之剂，自然要利矣。本方除白朮、枳实地榆，加苍朮、黄蘗、大黄、槟榔、防风、名秦艽苍朮汤，治同，〔李东垣曰，肠头成块者，湿也，作大痛者，风也，大便燥结者，兼受火热也，是湿热风燥四气合邪，当去四者以破气药兼之，治法全矣。〕

本方除阜角、枳实、地榆、加防风、升麻、柴胡、陈皮、大黄、黄蘗、红花、炙草，名秦艽防风汤，治痔漏大便时疼痛，〔东垣曰，如无痛者，非痔漏也。〕本方用秦艽一味，加羌活、防风、麻黄、升麻、柴胡、畚

本、细辛、黄耆、炙草、红花、名秦艽羌活汤，治痔漏成块，下垂不任其痒，本方除地榆，加大黄、红花、名秦艽当归汤治痔漏大便燥结疼痛。〔以上皆东垣方〕

芍药汤〔血痢洁古〕

治下痢脓血稠粘，腹痛后重。〔下痢皆属湿热，赤为伤血，白为伤气，脓血稠黏，气血两伤也，腹痛后重，气血皆滞也，刘河间曰，行血则脓血自愈，调气则后重自除。〕芍药〔一两〕、归尾、黄芩、黄连〔五钱〕、大黄〔三钱〕、木香、槟榔、甘草〔炙二钱〕、桂〔钱半〕、每服五钱，痢不减，加大黄。

此足太阴手足阳明药也，芍药酸寒，泻肝火，斂阴气，和营卫，故以为君，大黄归尾破积而行血，木香槟榔通滞而行气，黄芩黄连燥湿而清热，盖下痢由湿热郁积於肠胃，不得宣通，故大便重急，小便赤濇也，辛以散之，苦以燥之，寒以清之，甘以调之，加肉桂者，假其辛热以为反佐也。〔昂按此方概本仲景黄芩汤而加行血调气之药。〕本方除桂甘草，加枳壳，名导滞汤，〔一作导气汤〕治前证兼渴者。

〔此方今人多用，大法治痢以甘芍和中，止腹痛，热痛加芩连，寒痛加薑桂，以木香槟榔行气，除后重，气分加枳壳滑石宽肠，血分加当归桃仁和血，以秦艽皂子祛肠风，黄芩黄连清热毒，以白朮陈皮调胃，茯苓泽泻渗湿，枳实大黄破积，呕吐加石膏薑汁，气虚加黄耆参朮，血虚加芎归阿胶黑薑柏叶，痢已后重不解，去槟榔，换条芩，加升麻提之。〕

苍朮地榆汤〔血痢洁古〕

治脾经受湿，痢疾下血。苍朮〔泔浸炒三两〕、地榆〔炒黑一两〕、每一两煎。此足太阴阳明药也，苍朮燥湿强脾，升阳而开郁，地榆清热凉血，酸收能断下，为治血痢肠风之平剂，初起者勿用。本方加芍药阿胶卷柏，名芍药地榆汤，〔河间〕治泄痢脓血，乃至脱肛。〔阿胶补血与液，为肺大肠要药，能治热痢。〕

小蓟饮子〔血淋〕

治下焦结热而成血淋。〔心主血，小肠其腑也，热甚搏血流入胞中，与便俱出，为血淋，盖小便必自小肠渗入膀胱，心热者小肠必热，经所谓胞移热於膀胱，则癃溺血是也，然热必兼湿，戴氏曰，血鲜者心小肠实热，血瘀者肾膀胱虚冷，准绳曰，多有热极而血凝黑者，未可便以为冷也，小便不利曰癃，痛者为血淋，不痛者为溺血。〕

小蓟、蒲黄〔炒黑〕、藕节、滑石、木通、生地黄、栀子〔炒〕、淡竹叶、当归、甘草〔各五分〕、此手足太阳药也，小蓟藕节，退热散瘀，生地凉血，蒲黄止血，〔生行血炒瀹血〕木通降心肺之火，下达小肠，栀子散三焦郁火，由小便出，竹叶凉心而清肺，〔肺为清水之源，凡通淋者必先清肺。〕滑石泻热而滑窍，当归养阴，能引血归经，甘草益阳，能调中和气也。 复元羌活汤〔损伤积血〕

治从高坠下，恶血留於胁下，疼痛不可忍者，〔不问伤在何经，恶血必留於胁下，以肝主血故也。〕柴胡〔五钱〕、当归、栝蒌根、穿山甲〔炮二钱〕、甘草、红花〔二钱〕、桃仁〔五十去皮尖研〕、大黄〔一两酒浸〕，每服一两，加酒煎，以利为度，〔药内无羌活，而以名方何也。〕

此足厥阴药也，原文曰，肝胆之经，行於胁下，属厥阴少阳，故以柴胡引用为君，以当归活血脉，以甘草缓其急为臣，亦能生新血，阳生则阴长也，以穿山甲、花粉、桃仁、红花、破血润血为佐，以大黄荡涤败血为使，气味相合，各有攸归，痛自去矣。

白话译文

人体之中，气行于外为卫（防御之气），血行于内为营（滋养之气）。血由水谷精微化生，在脾中生成，由心统领，藏于肝，经肺宣散，由肾施泄，灌溉周身——眼靠血能视，耳靠血能听，手足靠血能动，五脏六腑靠血得以运转。血充盛则形体强健，血衰少则形体虚弱，血本难成而易耗，必须谨慎调养。

血一旦失调，变证丛生：上逆则吐血、衄血（鼻出血），下走则肠风便血，内耗则虚劳，外失则消瘦；热迫膀胱则溺血，阴虚阳亢则崩中，湿热郁蒸则血痢；瘀血在上则健忘，在下则发狂，跌打损伤则瘀血内聚。

本章所列诸方，以**四物汤**为血病总纲，以当归、生地滋血，白芍敛阴，川芎行血中之气，四药君臣佐使分明。血虚者合参耆补气以生血（即“当归补血汤”之义：黄芪五倍于当归，阳生则阴长）；心脾两伤、血不归经者用**归脾汤**，补脾摄血兼安心神；心血不足、惊悸失眠者用**养心汤**，润、温、酸、香并用；脾肺两虚、荣血不足者用**人参养荣汤**，五脏交养，统治气血双亏诸证。

出血诸方：肺热咯血用**欬血方**（青黛、栀子泻肝清肺，火退则血自止）；肺损红痰用**独圣散**（白芨一味，补肺止血，去腐生新）；膈火咯血用**清咽太平丸**；胃火热盛、吐血发斑用**犀角地黄汤**，凉血散瘀为主；外感寒邪、内有蕴热之吐血，则需**麻黄人参芍药汤**，解表与补里并施，不可拘一。

关键词

营血： 血液在脉中运行、滋养脏腑肢体的功能属性，与“卫气”相对，属阴主内。

阴虚阳搏： 阴（精血）不足，阳气相对亢盛，逼迫血液妄行，常见崩漏、潮热等证。

脾统血： 脾气充足则能统摄血液在脉道中循行，脾虚则血溢脉外，出现各种出血证。

蓄血： 瘀血积留体内，在上焦则心神失养而健忘，在下焦则神志狂乱，属血瘀重症。

阳生阴长： 气属阳，血属阴，补气药能促进气化，从而推动血液生成，是气血互根理论的临床应用。

现代启示

中医“血”的概念远超现代血液学的范畴，它兼含组织灌注、神经滋养、内分泌调节等多维功能。四物汤以当归（含阿魏酸，调节子宫平滑肌）、生地（含梓醇，抗炎抗氧化）、白芍（解痉镇痛）、川芎（扩张血管）四药组合，其药理作用与现代妇科、心血管领域的研究方向高度契合，被誉为“妇科第一方”并非偶然。

更值得关注的是本章的“治本”思路：血虚不直接补血，而是“补气以生血”；出血不急于止血，而是“清火则血自归”——这种因果倒置的干预逻辑，与现代医学处理继发性贫血（先治原发病）的策略如出一辙。

仅供文化学习，不构成医疗建议。

思考一个问题：当归补血汤中黄芪用量五倍于当归，却命名为“补血汤”——在你看来，“补气生血”与直接“输血补铁”，哪种思路更接近治本？

医方集解：祛风之剂

原文

医方集解：祛风之剂

{六淫，风寒暑湿燥火也，六者之中，风淫为首，故经曰，风者百病之长也，至其变化，乃为他病，无常方，然致自风气也，又曰，风者善行而数变，腠理开则洒然寒，闭则热而闷，其寒也则衰饮食，其热也则消肌肉，盖天地间唯风无所不至，人受之者，轻为感冒，重则为伤，又重则为中，然必其人真气先虚，营卫空挺，然后外邪乘虚而入，经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是也。

故中风之证，河间以为将息失宜，心火暴甚，丹溪以为湿生痰，痰生热，热生风，东垣以为本气自病，若以风为虚象者，所以治之有清热化痰养血顺气之不同，而不专用祛风之药也，按内经风论痿论痺论分为三篇，病原不同，治法亦异，丹溪常着论辨之，然岐伯曰，中风大法有四，风痺其一也，故治痺诸方，亦次本门。}

小续命汤〔六经中风通剂千金〕

治中风不省人事，神气溃乱，半身不遂，筋急拘挛，口眼喎邪，语言蹇涩，风湿腰痛，痰火并多，六经中风，及刚柔二痉。{阴虚火旺，痰随火涌，故不省人事，血虚风中左体，为左不遂，气虚风中右体，为右不遂，风中筋脉则拘急，风中口而则喎邪，风中舌本则语涩，风湿中腰则腰痛，痉者项背强直，手足反张也，伤风有汗为柔痉，以风能散气也，伤寒无汗为刚痉，以寒能涩血也，亦有血虚筋脉无所荣养而成痉者，凡中风口开为心绝，手撒为脾绝，眼合为肝绝，遗尿为肾绝，鼻鼾为肺绝。

吐沫直视，发直头摇，面赤如粧，汗缀如珠者，皆不治，或只见一二证，尚有得生者，金匱中风篇曰，寸口脉浮而紧，紧则为寒，浮则为虚，虚寒相搏，邪在皮肤，浮者血虚，脉络空虚，贼邪不泻，或左或右，邪气反缓，正气则急，正气引邪，喎僻不遂，邪在於络，肌肤不仁，邪在於经，脊重不伸，邪入於腑，则不识人。

邪入於脏，舌即难言，口吐涎沫，释曰中络者邪方入卫，尚在经络之外，故但肌肤不仁，中经则入荣脉之中，骨肉皆失所养，故身体重着，至中腑中脏，则离外而内邪入深矣，中腑必归於胃者，胃为六腑，总司也，中脏必归於心者，心为神明之主也，风入胃中，胃热必盛，蒸其津液，结为痰涎，胃之大络入心，痰涎壅盛，堵其出入之窍，故中腑则不识人也，诸脏受邪，进入於心，则神明无主，故中脏者，舌纵难言，廉泉开而流涎沫也，廉泉穴在舌下，窍通於肾，津液之所出也。}

防风〔一钱二分〕、桂枝、麻黄、杏仁〔去皮尖炒研〕、芍药〔酒炒〕、白芍〔酒炒〕、人参、甘草〔炙〕、黄芩〔酒炒〕、防己〔八分〕、附子〔四分〕、每服三钱，加薑枣煎，筋急语迟脉弦者，倍人参，加薏仁当归，去芍药以避中寒，烦躁不大便去桂附，倍芍药，加竹沥，日久不大便，胸中不快，加大黄枳壳，脏寒下利，去防己黄芩，倍附子，加白朮，呕逆加半夏，语言蹇涩，手足战掉，加石菖蒲竹沥，身痛

发搐，加羌活，口渴加麦冬花粉，烦渴多惊，加犀角羚羊角，汗多去麻黄杏仁加白朮，舌燥去桂附，加石膏，此六经中风之通剂也。

吴鹤皋曰，麻黄杏仁，麻黄汤也，治太阳伤寒，桂枝芍药，桂枝汤也，治太阳中风，此中风寒有表证者所必用也，人参甘草补气，川芎芍药补血，此中风寒气血虚者所必用也，风淫故主以防风，湿淫佐以防己，寒淫佐以附子，热淫佐以黄芩，病来杂扰，故药亦兼该也。〔按中风有解表攻里行中道三法，内外证俱有者，先解表而后攻里，医贯曰此治冬月直中风寒之的方，亦麻黄桂枝之变法，六经有余之表证，须从汗解，如有便溺阻隔，宜三化汤，麻仁丸，通利之，然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世间内伤者多，此方终不可轻用也。

昂按此方为治风套剂，今人罕用，然古今风方多从此方损益为治，喻嘉言曰，中风之脉，必有所兼，兼寒则浮紧，兼风则浮缓，兼热则染数，兼痰则浮滑兼气则浮濡，兼火则盛大，兼阳虚则脉微，兼阴虚则脉数，或细如丝，虚滑为头痛，缓迟为营卫衰，然虚浮迟缓，正气不足，尚可补救，急大数疾，邪不受制，必死无疑，若数大未至急疾，尚有不死者，保命集曰，厥阴泻痢不止，脉沉迟，手足厥逆，脓血稠黏，此为难治，宜麻黄汤，小续命汗之，谓有表邪宿於内，当散表邪，则脏腑自安矣，又曰厥阴风泻，以风治风，小续命消风散主之。〕

易老六经加减法，本方倍麻黄杏仁防风，名麻黄续命汤，治太阳中风，无汗恶寒，本方倍桂枝芍药杏仁，名桂枝续命汤，治太阳中风，有汗恶风，本方去附子加石膏知母，名白虎续命汤，治阳明中风无汗，身热不恶寒，本方加葛根，倍桂枝黄芩，名葛根续命汤，治阳明中风，身热有汗，不恶风，本方倍附子，加乾薑甘草，名附子续命汤。

治太阴中风无汗身凉，本方倍桂附甘草，名桂附续命汤，治少阴中风，有汗无热，本方加羌活连翘，名羌活连翘续命汤，治中风六经混淆，系之於少阳厥阴，或肢节挛急，或麻木不仁。〔玉机微义曰，此方无分经络，不辨寒热虚实，虽多亦奚以为，易老治分六经，庶乎活法。〕本方去防风防己附子白芍，加当归石膏，即古今录验续命汤，治中风痲〔音肥〕身不自收，口不能言，冒昧不知痛处，或拘急不能转侧，录验方去人参加乾薑黄芩荆沥，即千金大续命汤，通治五脏偏枯贼风。

侯氏黑散〔中风金匱〕

治中风四肢烦重，心中恶寒不足者，〔四肢烦重，风中经络，热而挟湿也，心中恶寒，阳虚也。〕外台用治风痲。菊花〔四十分〕、防风、白朮〔十分〕、桔梗〔八分〕、人参、茯苓、当归、川芎、乾薑、桂枝、细辛、牡蛎、矾石〔三分〕、右末，用温酒调方寸匕，服二十日，日三，再冷食服四十日，共六十日止，则药积腹中不下，热食即下矣。

此手太阴少阴足厥阴药也，菊花秋生，得金水之精，能制火而平木，木平则风息，火降则热除，故以为君，防风细辛以祛风，当归川芎以养血，人参白朮以补气，黄芩以清肺热，桔梗以和膈气，茯苓通心气而行脾湿，薑桂助阳分而达四肢，牡蛎白矾酸斂澹收，又能化顽痰，加酒服者，以行药势也。

〔喻嘉言曰，治风而驱风补虚，谁不能之，至驱补之中而行堵截之法，则非思议可到，方用矾石以固涩诸药，使积而不散，以渐填其空窍，则旧风尽去，新风不受矣，盖矾性得冷则止，得热则行，故又嘱以宜冷食也，中风入脏，最防风邪乘虚进入心中，故以菊花为君，仲景制方，匠心独创，乃中风证首引此散，岂非深

服其长乎，后世悉用脑麝引风入心，莫有知其非者，故举金匱黑散风引二汤以明其治，脑冰片也。} 附金匱风引汤。

大黄、乾薑、龙骨、〔各四两〕桂枝〔三两〕、甘草、牡蛎〔各二两〕、滑石、石膏、寒水石、赤石脂、白石脂、紫石英、〔各六两〕杵筛取三指撮，煮三沸，温服，治大人风引瘫痪，小儿惊痫瘈瘲，日数十发，巢氏用治脚气。{接黑散风引二汤，喻氏以为仲景圣方，而程云来金匱直解，又云侯氏黑散风引汤。

防己地黄汤，头风摩膏，矾石汤，所主皆非中风历节之证，是宋人较正附入唐人之方，遂尽删之，又云，仲景方书之祖，复取侯氏方为法耶，愚谓仲景多方，岂无祖述，而必创自一人之手乎，方若果佳，虽出自唐宋，其可删耶，但瘫痪必气血不足之人，风引汤用大黄为君，又石药居其大半，独不曰石药之气悍乎，喻氏虽深赞之，亦未知其果尝以此治风而获实验乎，抑亦门外之揣摩云尔也，若黑散之君菊花，又加气血解表除痰之药，视此不同矣，昂按中风为危笃之证，古方佳者颇少，兹录续命黑散风引诸剂，要存其源流焉耳。}

大秦芎汤〔搜风活血降火机要〕

治中风手足不能运掉，舌强不能言语，风邪散见，不拘一经者。{经曰，掌受血而能握，足受血而能步，又脾主四肢，脾虚血弱，不能荣筋，故手足不掉也，舌为心苗，肾脉连舌本，心火盛而肾水衰，故舌本木强也，六经形证，谓口开，手撒，眼合，鼻鼾，吐沫，遗尿，直视，头摇，诸证也，此则外无六经形证，内无便溺阻隔，为中经络中之稍轻者也。}

秦芎、石膏〔二两〕、当归〔酒洗〕、白芍〔酒炒〕、川芎、生地〔酒洗〕、熟地、白朮〔土炒〕、茯苓、甘草〔炙〕、黄芩〔酒炒〕、防风、羌活、独活、白芷〔一两〕、细辛〔五钱〕、每服一两，雨湿加生薑，春夏加知母，心下痞加枳壳，此六经中风轻者之通剂也，以秦芎为君者，祛一身之风也，以石膏为臣者，散胸中之火也，羌活散太阳之风。

〔膀胱〕白芷散阳明之风，〔胃〕川芎散厥阴之风，〔肝〕细辛独活散少阴之风，〔肾〕防风为风药卒徒，随所引而无所不至者也，大抵内伤必因外感而发，诸药虽云搜风，亦兼发表，风药多燥，表药多散，故疏风必先养血，而解表亦必固里，当归养血，生地滋血，芎藭活血，芍药敛阴和血，血活则风散而舌本柔矣，又气能生血，故用白朮茯苓甘草，补气以壮中枢，脾运湿除，则手足健矣，〔脾主四肢，湿则筋痿。〕又风能生热，故用黄芩清上，石膏泻中，生地凉下，以共平逆上之火也。

{刘宗厚曰，秦芎汤，愈风汤，虽皆有补血之药，而行经散风之剂，居其大半，将何以养血而益筋骨也，天麻丸养血壮筋骨，庶几近理，喻嘉言曰，此方既云养血，而筋自柔，何得多用风燥药，既云静以养血，何复用风药以动之，是言与方悖矣，偶论三化汤，愈风汤，及大秦芎汤，皆似是而非者，昂按此方用之颇众，获效亦多，未可与愈风三化同日语也，此盖初中之时，外挟表邪。

故用风药以解表，而用血药气药以调里，非专於燥散者也，治风有解表攻里行中道三法，内外证俱有者，先解表而后攻里是也，若愈风解表而风药太多，三化攻里而全用承气，则非中证所宜矣。} 附易老天麻丸，天麻〔祛风〕、牛膝〔强筋〕、萆薢〔祛风湿强筋骨〕、玄参〔壮水制火各六两〕、杜仲〔七两使筋骨相着〕、当归〔十两和血〕、生地〔一觔益真阴〕、羌活〔十两去骨节风〕、附子〔炮一两行经〕、蜜丸，一方有独活〔五两〕

三生饮〔卒中〕

治中风卒然昏愆，不省人事，痰涎壅盛，语言蹇涩等证。{李东垣曰，中风非外来风邪，乃本气自病也，凡人年踰四旬，气衰之际，或忧喜忿怒伤其气者，多有此证，壮岁之时无有也，若肥盛者则间有之，亦是形盛气衰而如此耳，昂按此即东垣主乎气之说。}生南星〔一两〕、生川乌〔去皮〕、生附子〔去皮五钱〕、木香〔二钱〕、每服一两，加人参一两煎。此足太阴阳明厥阴手少阳药也。

南星辛烈，散风除痰，附子峻峻，温脾逐寒，乌头轻疏，温脾逐风，二药通行经络，无所不至，皆用生者，取其力峻而行速也，重加人参，所以扶其正气，少佐木香，所以行其逆气也。{医贯曰，观东垣之论，当以气虚为主，纵有风邪，亦是乘虚而袭，经曰，邪之所奏，其气必虚是也，当此之时，岂寻常药饵所能通达於上下哉，急以三生饮一两，加人参一两，煎服即苏。

此乃行经治痰之剂，斩关擒王之将，必用人参两许，驱驾其邪，而补助真气，否则不惟无益，适以取败，观先哲用耆附参附，其义可见，若遗尿手撒口开鼻鼾为不治，然服前药亦多有生者，喻嘉言曰，脏为阴可胜纯阳之药，腑为阳必加阴药一二味，制其僭热经络之浅，又当加和荣卫并宣导之药。}

地黄饮子〔风痺河间〕

治中风舌瘖不能言，足废不能行，此少阴气厥不至，名曰风痺，〔音肥〕急发温之。{风痺如瘫痪是也，刘河间曰，中风瘫痪，非为肝木之风实甚，亦非外中於风，良由将息失宜，心火暴甚，肾水虚衰，不能制之，则阴虚阳实，而热气拂郁，心神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无知也，亦有因喜怒思悲恐五志过极而卒中者，皆为热甚，俗云风者言未而忘其本也，治宜和脏腑，通经络，便是治风，昂按此即河间主乎火之说，盖西北风气刚劲，虚人感之，名真中风，可用风药下药，南方卑湿，质弱气虚，虽有中证，而实不同，名类中风，宜兼补养为治。}熟地黄、

巴戟〔去心〕、山茱萸、肉苁蓉〔酒浸〕、附子〔炮〕、官桂、石斛、茯苓、石菖蒲、远志、麦冬、五味子、等分，每服五钱，入薄荷少许，薑枣煎服。此手足少阴太阴足厥阴药也，熟地以滋根本之阴，巴戟苁蓉官桂附子以返真元之火，石斛安脾而秘气，山茱温肝而固精，菖蒲远志茯苓补心而通肾脏，麦冬五味保肺以滋水源，使水火相交，精气渐旺，而风火自息矣。

{医贯曰，观刘氏之论，则以风为末而以火为本，殊不知火之有余，水之不足也，刘氏原以补肾为本，观其地黄饮子可见矣，故治中风，又当以真阴虚为本，但阴虚有二，有阴中之水虚，有阴中之火虚，火虚者专以河间地黄饮子为主，水虚者当以六味地黄丸为主，果是水虚，辛热之药，与参耆之品，俱不可加，或曰风淫所胜，治以辛凉。

何故反用桂附，使火盛制金，不能平木，而风不益甚耶，曰，此是肾虚真阴失守，孤阳发越，若非桂附，何以追复其散失之元阳，其痰涎上涌者，水不归元也，面赤烦渴者，火不归元也，惟桂附能引火归元，水火既归其元，则水能生木，木不生风，而风自息矣。}

顺风匀气散〔喎邪不遂〕

治中风半身不遂，口眼喎邪。{半身不遂，偏枯也，经曰，胃脉沉鼓涩，胃外鼓大，心脉小坚急，皆鬲偏枯，男子发左，女子发右，不瘖舌转可治，盖心是神机开发之本，胃是水穀充大之标，标本相得，则膻中气海之宗气盈溢，分布四脏，三焦上下中外无不周囿，若标本相失，宗气虚耗，分布不周，於经脉则偏枯不周，於五脏则瘖，口眼喎邪者，足阳明之脉，侠口环唇，寒则筋急，热则筋弛，左寒右热，则左急而右缓，

右寒左热，则右急而左缓，阳明燥金主紧缩，风病而成筋缩，木极似金，反兼胜己之化，燥之甚也，治宜辛凉，不可用桂附，元戎曰，酒湿之病，亦能作痺证，口眼喎邪，半身不遂，舌强不正，浑似中风，当泻湿毒，不可作风病治之而汗也，衍义易简，言与此同。}

白朮〔二钱〕、乌药〔钱半〕、人参、天麻〔五分〕、白芷、苏叶、木瓜、青皮、甘草〔炙〕、沉香〔磨三分〕、加薑煎。此足厥阴阳明药也，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偏枯喎僻，或左或右，盖血脉不周，而气不匀也，天麻苏芷以疏风气，乌药青沉以行滞气，参朮炙草以补正气，疏之行之补之，而气匀矣，气匀则风顺矣，用木瓜者，能於土中泻木，调荣卫而伸筋也。{戴复庵曰，治风之法，初得之即当顺气，及其久也，即当活血，若不顺气，遽用乌附，若不活血，遽用羌防天麻辈，未见其能治也，然顺气则可，破气泻气则不可。}

稀荳丸〔风痺张咏〕

治中风喎僻，语言蹇澀，肢缓骨痛，及风痺走痛，或十指麻木，肝肾风气风湿诸疮。{喎邪语澀，风中於经也，肢缓骨痛，风而兼湿也，风痺肿痛，湿热流注也，世俗谓之流火，即内经所谓行痺痛痺也，十指麻木，气血不足，或有湿痰死血在胃中也。} 稀荳草，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採者佳，不拘多少，拣去粗茎，留枝叶花实，酒拌蒸晒九次，蜜丸。{稀荳辛苦气寒，其味荳臭，必蒸晒九次，加以酒蜜，则苦寒之阴浊尽去，而清香之美味见矣，数不至九，阴浊尚在，则不能透骨驱风而却病也。}

此足少阴厥阴药也，稀荳能祛风散湿，行大肠之气，加以酒蒸蜜丸，气味清和，故能补肝润肾，益气强筋，〔湿去则筋强〕，然风药终燥，若风痺由於脾肾两虚，阴血不足，不由风湿而得者，亦忌服之。{唐成讷有进稀荳表，宋张咏进稀荳表云，其草金稜银线，素茎紫荳，节叶相对，颇类苍耳，臣喫百服，眼目清明，即至千服，鬚发乌黑，筋力轻健，功验多端，昂按此药不但搜风，尤能胜湿，湿去则脾胃健而筋骨强，凡中风挟湿者服之尤宜。}

牵正散〔牵风直指方〕

治中风口眼喎邪，无他证者。{足阳明之脉，侠口环唇，足太阳之脉，起於目内眦，阳明内蓄痰热，太阳外中於风，故牵急而喎邪也，又曰木不及则金化缩短乘之，木为金乘，则土寡於畏，故口眼喎邪，口目常动，故风生焉，耳鼻常静，故风息焉。} 白附子、僵蚕、全蝎、等分为末，每二钱，酒调服。

此足阳明厥阴药也，吴鹤皋曰，芫防之属，可以驱外风，而内生之风非其治也，〔肝有热则自生风，与外感之风不同。〕星夏之属，可以治湿痰，而风虚之痰非其治也，三药疗内生之风，治虚热之痰，得酒引之，能入经而正口眼，又曰白附辛可祛风，〔白附去头面之游风。〕蚕蝎鹹能软痰，〔僵蚕清化轻浮，能上走头面，驱风散痰，全蝎直走厥阴，为治风要药。〕辛中有热，〔凡药辛者必热。〕

可使从风，蚕蝎有毒，可使破结，药有用热以攻热，用毒以攻毒者，大易所谓同气相求，内经所谓衰之以其属也。附改容膏，蓖麻子〔一两〕、冰片〔三分〕、共捣为膏，寒月加乾薑附子，〔各一钱〕左喎贴右，右喎贴左，即正，或用鱗鱼血，或用蜚螂捣傅亦良，盖三物皆追风拔毒之品也。

如圣饮〔刚柔二痉节庵〕

治刚柔二痉，面赤项强，头摇口噤，角弓反张，与癰癧〔音纵〕同法，{痉者太阳中风，重感寒湿而为病也，风则燥而动，寒则引而紧，湿则着而拘，故头摇口噤，项强而反张也，风挟寒则血澀无汗为刚痉，风挟

湿则液出有汗为柔痉，筋急而缩为瘛，筋弛而缓为瘕，伸缩不已为瘕瘕，俗谓之搐是也。}

羌活、防风、白芷、柴胡、甘草、黄芩、半夏、川芎、芍药、当归、乌药、加薑煎，入薑汁竹沥服，柔痉加白朮桂枝，刚痉加苍朮麻黄，口噤咬牙大便实加大黄。此足太阳厥阴药也，羌防芎芷柴胡甘草，辛甘以发散风邪，用乌药者，治风须顺气也用归芍者，治风先活血也，用半夏竹沥薑汁者，风必挟痰也，用黄芩者，风必生热也，柔痉加白朮桂枝，有汗欲其无汗，刚痉加苍朮麻黄，无汗欲其有汗，口齿属阳明，阳明实则口噤咬牙而便秘，故加大黄以泄胃热也。

独活汤〔瘕瘕昏愤丹溪〕

治风虚瘕瘕，昏愤不觉，或为寒热。{筋急而缩为瘕缓而纵为瘕，伸缩不已为瘕瘕，木曰曲直之象也，肝虚而风乘之，入於血脉则瘕瘕，若在皮肤则为寒热，若移邪於所生，则昏愤不觉也，所生心也，木能生火。}

独活、羌活、防风、细辛、桂心、白薇、当归、芎藭、半夏、人参、茯神、远志、菖蒲〔五钱〕、甘草〔炙二钱半〕、每服一两，加薑枣煎。

此手少阴足厥阴药也，肝属风木而主筋，故瘕瘕为肝邪，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二活防风祛风，细辛桂心温经，半夏除痰，芎归辛散风而温和血，血活则风散，辛以散之，即辛以补之也，〔木喜条达，故以散为补。〕心为肝子，肝移热於心则昏愤，故以人参补心气，菖蒲开心窍，茯神远志安心神，白薇鹹寒退热而治厥，使风静火息，血活神宁，而瘕瘕自己矣。

活络丹〔湿痰死血〕

治中风手足不仁，日久不愈，经络中有湿痰死血，腿臂间忽有一二点痛。川乌〔炮去脐皮〕、草乌〔炮去皮〕、胆星〔六两〕、地龙〔即蚯蚓洗焙乾〕、乳香〔去油〕、没药〔另研三两三钱〕、酒丸，酒下，此足太阴厥阴药也。

吴鹤皋曰，胆星辛烈，所以燥湿痰，二乌辛热，所以散寒湿，蚯蚓湿土所生，欲其引乌星直达湿痰所结之处，大易所谓同气相求也，〔蚯蚓鹹寒清热利水〕风邪注於肢节，久则血脉凝聚不行，故用乳香没药以消瘀血。{乳香活血，能去风伸筋，没药能散瘀血，生新血，二药并能消肿止痛，故每相须而行。}

消风散〔风热〕

治风热上攻，头目昏痛，项背拘急，鼻嚏声重，及皮肤顽麻，癩疹瘙痒，妇人血风。{血风者，妇人冲任二经为风袭伤，致生血病也。}荆芥、陈皮〔去白〕、厚朴〔薑汁炒〕、甘草〔炙五钱〕、防风、羌活、藿香、僵蚕〔洗炒〕、蝉蜕、川芎、茯苓、人参〔二两〕、为末，每服三钱，茶汤下，疮癣酒下。此足太阳手太阴药也，羌防荆芎之辛浮，以治头目项背之风，僵蚕蝉蜕之清扬，以去皮肤之风，藿香厚朴以去恶散满，参苓甘橘以辅正调中，使风邪无留壅也。

清空膏〔头风头痛东垣〕

治正偏头痛，年深不愈，及风湿热上壅头目，及脑苦痛不止。{偏头痛者，少阳相火也，丹溪曰，有痰者多左属风属火，多血虚，右属痰属热，多气虚，准绳曰，医书多分头痛头风为二门，然一病也，浅而近者名头痛，深而远者为头风，当验其邪所从来而治之。}黄芩〔酒炒〕、黄连〔酒炒〕、羌活、防风〔一两〕、柴胡〔七钱〕、川芎〔五钱〕、甘草〔炙半两〕为末，每服三钱，茶调如膏，白汤送下。

如少阴头痛，加细辛，太阴头痛，脉缓有痰，去羌活防风，川芎甘草，加半夏，如偏头痛服之不愈，减羌活防风川芎一半，加柴胡一倍，〔散少阳相火〕如自汗发热恶热而渴，此阳明头痛，只与白虎汤加白芷。〔李东垣曰，太阴头痛，必有痰也，少阴头痛，足寒而气逆也，太阴少阴二经虽不上头，然痰与气壅於膈中，头上气不得畅而为痛也。〕

此足太阳少阳药也，头为六阳之会，其象为天，清空之位也，风寒湿热干之，则浊阴上壅而作实矣，羌防入太阳，柴胡入少阳，皆辛轻上升，祛风胜湿之药，川芎入厥阴，为通阴阳血气之使，甘草入太阴，散寒而缓痛，辛甘发散为阳也芩连苦寒，以羌防之属升之则能去湿热於高巅之上矣。〔芩连用酒炒，非独制其寒，欲其上升也，丹溪曰，东垣清空膏，诸般头痛皆治，惟血虚头痛。〕

从鱼尾相连痛者不治，鱼尾眼角也，又云治少阳头痛，如痛在太阳厥阴者勿用，盖谓巅顶痛也，头痛用羌活防风柴胡川芎升麻细辛畚本之异者，分各经也，用黄芩黄连黄柏知母石膏生地之异者，分各脏泻火也，用茯苓泽泻者，导湿也，用参耆者，补气也，用芎归者，养血也，王海藏曰，热在至高之分，当以轻剂抑之，从缓治也，若急服之，上热未除，中寒生矣。〕

胃风汤〔胃风易老〕

治风冷乘虚，客於肠胃，簌泄注下，完穀不化，及肠风下血，又治风虚能食，牙关紧闭，手足瘈瘲，肉囊面肿，名曰胃风。〔胃受风气，木邪剋土，故完穀不化，谓之簌泄，胃有风湿，流入大肠，故下血，阳明胃脉入牙缝，故牙紧，脾主四肢，故瘈瘲，胃主肌肉，故肉囊，阳明之脉营於面，故面肿，瘈瘲手足抽掣也，囊动也。〕人参、白朮〔土炒〕、茯苓、当归〔酒炒〕、芎藭、芍药〔酒炒〕、桂〔炒〕、等分，加粟米百余粒，煎。

〔此即十全汤去黄耆地黄甘草。〕此足阳明厥阴药也，胃风者，胃虚而风邪乘之也，风属肝木，能剋脾土，故用参朮茯苓以补脾气而益卫，当归川芎以养肝血而调荣，芍药泻肝而能和脾，肉桂散风而能平木，〔木得桂而枯，削桂钉木根，其木即死，又辛能散风。〕故能住泄泻而疗风湿也，又曰，白朮茯苓能壮脾而除湿，川芎肉桂能入血而驱风。

〔玉机微义曰，此方名治风而实非治风，乃补血和血益胃之药，血痢而挟湿者，实可倚仗。〕东垣胃风汤，升麻白芷〔一钱三分〕、麻黄〔不去节〕、葛根〔各一钱〕、柴胡、羌活、畚本、苍朮、蔓荆、草薺、黄蘗、当归、炙草〔各五分〕加薑枣煎，亦治胃风证。〔喻嘉言曰，风入胃中，何以反能食，盖风能生热，即内经痺成为消中之理也。〕

是方能去其风不去其热，以热必随风而解耳，又曰必加竹沥花粉石膏萎蕤生地梨汁甘寒之药，入升麻葛根甘草为剂，始为克当，或问二药补散不同，而所治共一证何欤，喻嘉言曰，按风成为寒热，乃风入胃中，而酿营卫之偏胜，此方乃驱胃风使从外解之药，若夫久风为簌泄，则风已入里，又当用人参为君，桂枝白朮为臣，茯苓甘草为佐使，而祛风於内，此表里之权衡，内经之要旨也。〕

上中下通用痛风丸〔痛风丹溪〕

痛风有寒，有湿，有热，有痰，有血之不同，此为通治。〔按此即内经所谓行痺痛痺也，经曰风寒湿三者杂合而为痺也，盖风痺痿厥，病多杂合，故世俗每言有病风而不痛者，则为不仁，此气血两虚，其证为加重矣。〕黄蘗〔酒炒〕、苍朮〔泔洗〕、南星〔薑制二两〕、神麴〔炒〕、川芎、桃仁〔去皮尖捣〕、龙胆草

〔下行〕、防己〔下行〕、白芷〔一两〕、羌活、威灵仙〔酒拌上下行〕、桂枝〔三钱横行〕、红花〔二钱〕、麵糊丸。此治痛风之通剂也。

黄蘗清热，苍朮燥湿，〔此二妙散也治痿正药。〕龙胆泻火，防己行水，四者所以治湿与热也，南星燥痰散风，桃仁红花活血去瘀，川芎为血中气药，四者所以治痰与血也，羌活祛百节之风，白芷祛头面之风，桂枝威灵仙祛臂胫之风，四者所以治风也，加神麴者，所以消中州陈积之气也，疏风以宣於上，泻热利湿以泄於下，活血燥痰消滞以调其中，所以能兼治而通用也，证不兼者，以意消息可矣。〔丹溪曰，大法痛风用苍朮，南星，川芎，当归，白芷，酒芩，在上者加羌活，桂枝，威灵仙，在下者加牛膝，防己，木通，黄柏，薄桂能横行手臂，领南星苍朮诸药至痛处。〕

史国公药酒方〔风痹〕

治中风语言蹇涩，手足拘挛，半身不遂，痿痺不仁。〔语言蹇涩，风中舌本也，半身不遂，邪并於虚也，手足拘挛风燥其筋而血不满也，痿痺不仁，风而兼湿顽麻痿躄也。〕羌活、防风、白朮〔土炒〕、当归〔酒洗〕、川牛膝〔酒浸〕、川萆薢、杜仲〔薑汁炒断丝〕、松节〔杵〕、虎胫骨〔酥炙〕、鳖甲〔醋炙〕、晚蚕砂〔炒二两〕、秦艽、苍耳子〔炒搥碎四两〕、枸杞〔五两〕、茄根〔八两蒸熟〕为粗末，绢袋盛，浸无灰酒三十斤，煮熟退火毒服，每日数次，常令醺醺不断。此足厥阴药也。

防风、羌活、苍耳、秦艽、松节、茄根、蚕砂、萆薢既以祛风，兼以燥湿〔松节能除骨节间之风，茄根散血消疮，能疗冻疮，亦散寒之品。〕当归、枸杞、杜仲、牛膝补阴润燥，养血营筋，白朮补气而健脾，〔脾主四肢〕虎胫驱风而壮骨，〔风从虎，故虎骨治风，虎虽死犹立不仆，其气力皆在前胫，且胫骨能入手足，若腰脊痛，又当用脊骨。〕鳖甲亦厥阴血分之药，能益阴血而去肝风，风湿去，气血旺，则病除矣。

蠲痹汤〔风痹严氏〕

治中风身体烦痛，项背拘急，手足冷痺，腰膝沉重，举动艰难，〔项背拘急风也，腰膝沉重湿也，营卫虚而风湿干之，故或拘急，或顽麻，或重痛而举动艰难也，经曰营虚则不仁，卫虚则不用，不仁，皮肤不知痛痒也，不用，手足不为人用也，岐伯曰，中风大法有四，一曰偏枯，半身不遂也，二曰风痲，身无疼痛，四肢不收也，三曰风，奄忽不知人也，四曰风痺，诸痺类风状也。〕

黄耆〔蜜炙〕、当归〔酒洗〕、赤芍〔酒炒〕、羌活、防风、片子薑黄〔酒炒〕、甘草〔炙〕、加薑枣煎。此足太阳厥阴药也，辛能散寒，风能胜湿，防风羌活，除湿而祛风，气通则血活，血活则风散，黄耆炙草，补气而实卫，〔黄耆畏防风，合用而其功益大。〕当归赤芍，活血而和营，薑黄理血中之气能入手足而祛寒湿也。〔准绳曰，凡风痺偏枯，未有不因真气不周而病者也，治之不用黄耆为君，人参归芍为臣，防风桂枝钩藤荆沥竹沥薑汁韭去汁葛汁梨汁乳汁之属为佐，而徒杂沓乎乌附羌独以涸营而耗卫，如此死者，实医杀之也。〕

三痹汤〔风寒湿痺〕

治气血凝滞，手足拘挛，风寒湿三痺。〔经曰，风寒湿三者杂合而为痺也，其风气胜者为行，寒气胜者为痛痺，湿气胜者为着痺也，以冬遇此者为骨痺，以春遇此者为筋痺，以夏遇此者为脉痺，以至阴遇此者为肌痺，以秋遇此者为皮痺，痺在於骨则重，在於脉，则血凝而不流，在於筋则屈不伸，在於肉则不仁，在皮则

寒痛者，寒气多也，其寒者，阳气少阴气多也，其热者，阳气多阴气少也，故为痹热，其多汗而濡者湿也，阳气少，阴气盛，故汗出而濡也。

人参、黄耆、茯苓、甘草、当归、川芎、白芍、生地黄、杜仲〔薑汁炒断丝〕、川牛膝、川续断、桂心、细辛、秦艽、川独活、防风、等分，加薑枣煎。此足三阴药也，喻嘉言曰，此方用参耆四物一派补药，内加防风秦艽以胜风湿，桂心以胜寒，细辛独活以通肾气，凡治三气袭虚而成痹患者，宜准诸此。〔昂按风痹诸方，大约祛风胜湿泻热之药多，而养血补气固本之药少，惟此方专以补养为主，而以治三气之药从之，散药得补药以行其势，辅正驱邪，尤易於见功，故喻氏取之。〕

独活寄生汤〔风寒湿痹千金〕

治肝肾虚热，风湿内攻，腰膝作痛，冷痹无力，屈伸不便。〔肾水脏也，虚则寒湿之气奏之，故腰膝作实而痛，冷痹者，阴邪胜也，肝主筋，肾主骨，灵枢曰，能屈而不能伸者，病在筋，能伸而不能屈者，病在骨。〕独活、桑寄生〔如无真者以续断代之〕、秦艽、防风、细辛、当归〔酒洗〕、芍药〔酒炒〕、川芎〔酒洗〕、熟地黄、杜仲〔薑汁炒断丝〕、牛膝、人参、茯苓、甘草、桂心、等分，每服四钱。

〔此即前汤除黄耆续断，加桑寄生。〕此足少阴厥阴药也，独活细辛入少阴，通血脉，偕秦艽防风疏经升阳以祛风，桑寄生益气血，祛风湿，偕杜仲牛膝健骨强筋而固下，芎归芍地所以活血而补阴，参桂苓草所以益气而补阳，辛温以散之，甘温以补之，使血气足而风湿除，则肝肾强而痹痛愈矣。〔朱丹溪曰，久腰痛必用官桂以开之方止，腹胁痛亦然。〕本方除独活寄生，加羌活续断，名羌活续断汤，治同。

沉香天麻丸〔惊风宝鑑〕

治小儿因惊发搐，痰多眼白，痲瘵筋挛，〔小儿神气尚弱，惊则神思无依，又动於肝风，风火相扇，故痰壅心病而筋挛搐掣。〕羌活〔五钱〕、独活〔四钱〕、沉香、益智仁、川乌〔二钱〕、附子〔炮〕、天麻、防风、半夏〔三钱〕、当归、甘草、僵蚕〔钱半〕、每服五钱，薑三片，煎。

此足厥阴药也，宝鑑曰，恐则气下精怯而上焦闭，以羌活独活苦温引气上行，又入太阳为引，故以为君，天麻防风辛温以散之，当归甘草辛温以补气血之不足，又养胃气，故以为臣，乌附益智大辛温，行阳退阴，又治客寒犯胃，肾主五液，入脾为涎，以生薑半夏燥湿行痰，沉香辛温体重气清，去怯安神为使。

通顶散〔中风取嚏〕

治初中风，不知人事，口噤不开。〔风鼓火盛，痰涎上壅，故不省人事，风冷之气，客於胸中，滞而不能发，故口噤不开。〕藜芦、甘草〔生用〕、细辛、人参、川芎〔一钱〕、石膏〔五钱〕、为末，用一字吹入鼻中，有嚏者肺气未绝，可治。此手太阴少阴药也，吴鹤皋曰，中风不省人事，病已亟矣，非平药可以开其壅塞，故用藜芦与人参细辛取其相反而相用也，〔藜芦苦寒有毒，入口即吐，能通脑顶，令人嚏，与人参细辛相反，细辛散风通窍，温经破痰。〕肺苦气上逆，故用石膏之重以坠之，〔气即火也，痰随火涌，故用石膏辛寒，入肺降火。〕

甘草之平以缓之，芎藭之用，取其清气利窍而已。〔芎藭升清阳而开诸郁，为通阴阳血气之使，凡诸卒中尸厥郁冒，皆当发表，还魂汤用麻黄桂枝，清魂汤用荆芥及用皂角半夏搐鼻取嚏，藜芦砒石折齿取痰，皆所以开发三焦，使表邪流通也，中暑忌用冷水闭表，亦同此意。〕

乌梅擦牙关方〔口噤〕

治中风口噤不开。〔胃阳之脉循颊车，入齿缝，风寒中之，轻则战栗鼓颌，重则口噤不开，有中风而口开不噤者，筋先绝也，不治。〕乌梅，揩擦牙龈，涎出即开。此足阳明厥阴药也，酸先入筋，木能剋土，〔酸属木，阳明胃属土。〕使牙关酸软则开矣，若以铁器搅之，恐伤其齿也。

白话译文

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六种外感致病因素）之中，风邪居首，故《内经》称“风为百病之长”。风邪善于流窜、变化多端：腠理（皮肤纹理，人体防御屏障）张开则恶寒，闭合则发热烦闷；受寒则食欲减退，受热则肌肉消瘦。天地间唯有风邪无处不到，人若感受，轻则感冒，重则伤风，更重则中风。但根本前提是正气先虚、营卫（营气与卫气，分别主管血脉内营养和体表防御）空疏，外邪才能乘虚而入——《内经》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对于中风的病机，历代名家见解不同：刘河间认为是“将息失宜，心火暴甚”；朱丹溪主张“湿生痰，痰生热，热生风”；李东垣则认为是“本气自病”，风只是虚象。因此治法也有清热、化痰、养血、顺气之别，不专用祛风药。《内经》将风论、痿论、痹论分列三篇，病因不同，治法各异。岐伯亦言中风四大证型中，风痹为其一，故治痹诸方亦附于本门。

本章所录诸方，按病情轻重与证型层次编排：**小续命汤**为六经中风通用方剂，药味最多、加减最灵活，涵盖表里寒热虚实；**侯氏黑散**出自《金匮要略》，以菊花为君，独创“堵截法”——用矾石使药力积蓄不散，渐填经络空窍，使旧风去而新风不入；**大秦苳汤**以秦苳统祛一身之风，配石膏清胸中之火，佐以四物养血、四君补气，是中经络轻证的通剂；**三生饮**专治卒中昏厥，用生南星、生川乌、生附子三味生猛之品斩关夺隘，必重加人参一两扶正驾邪，否则适足取败；**地黄饮子**治肾阳虚衰之风痲（瘫痪不语），以熟地滋阴为本，巴戟、苁蓉、桂、附引火归元，使水火相交而风火自息；**顺风匀气散**治半身不遂、口眼歪斜，重在理气——天麻、苏叶、白芷疏风，乌药、青皮、沉香行滞，参术补正，气匀则风顺；**豨莶丸**祛风胜湿、强筋健骨，须经酒拌蒸晒九次方能去其苦寒阴浊而透骨驱风；**牵正散**以白附子、僵蚕、全蝎三味专治口眼歪斜，取辛散祛风、咸能软痰之义，“用热攻热、用毒攻毒”，为内风虚痰之专方；**如圣饮**治刚柔二痉（项强反张），风挟寒则无汗为刚痉，风挟湿则有汗为柔痉，方以辛散风邪为主，兼顺气活血化痰；**独活汤**治风虚癱痲（抽搐），肝虚风乘、入于血脉则筋脉伸缩不已，方以辛散为补、养血安神；**活络丹**治中风手足麻木日久不愈，经络中有湿痰死血，以川乌、草乌散寒湿，胆星燥湿痰，地龙引药入络，乳香没药消瘀生新；**消风散**治风热上攻之头目昏痛、皮肤癩疹痒痒，辛浮之品祛风于上，参苓甘草辅正于中；**清空膏**治正偏头痛经年不愈，以芩连清热、羌防柴胡升散风湿，用茶调膏服以清利头目。

全章贯穿一个核心原则：治风不可专事祛风，必须辨明虚实寒热。正气虚者须扶正，有痰者化痰，有瘀者活血，有火者清热，方能标本兼顾。正如戴复庵所言：“初得之即当顺气，久则当活血。”

关键词

现代启示

本章最深刻的洞见在于：中风绝非单一“风邪”所致，而是正气亏虚、痰瘀火热等多因素交互的结果——“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与现代医学对脑卒中的认识高度吻合：高血压（可类比“火热上壅”）、高血脂（可类比“湿痰”）、动脉粥样硬化（可类比“瘀血阻络”）共同作用，而基础体质的衰退（“正气虚”）是根本诱因。古人在没有影像学 and 生化检验的条件下，仅凭望闻问切便归纳出多因致病、辨证施治的系统框架，令人敬佩。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反复强调“治风先养血”“解表必固里”“祛风不可专事燥散”，这种“扶正与祛邪并重”的思维，恰似现代康复医学强调的“在控制危险因素的同时增强机体代偿能力”。侯氏黑散的“堵截法”——让药力缓慢蓄积、渐填空窍——更像是一种朴素的“缓释”理念。

（以上仅供传统医学文化学习，不构成任何医疗建议。如有健康问题，请咨询专业医师。）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古人说“风为百病之长”，将风邪视为最活跃的致病因素；现代医学则将慢性炎症称为“万病之源”——两者在“一种基础病理状态可以触发多种疾病”这一逻辑上，是否存在深层的对应关系？

医方集解：祛寒之剂

原文

医方集解：祛寒之剂

{寒中于表宜汗，寒中于里宜温，盖人之一身，以阳气为主，经曰，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寒者阴惨肃杀之气也，阴盛则阳衰，迨至阳竭阴绝则死矣，仲景着书，先从伤寒以立论，诚欲以寒病为纲，而明其例也，其在三阳者，则用桂麻柴葛之辛温以散之，其在三阴者，非假薑附桂萸之辛热，参朮甘草之甘温，则无以祛其阴冷之邪疹，而复其若天与日之元阳也，诸伤寒湿者，皆视此为治矣。}

理中汤〔温中仲景〕

治伤寒太阴病自利，不渴，寒多而呕，腹痛，粪溏，脉沉无力，或厥冷拘急，或结胸吐衄，及感寒霍乱。

{太阴脾经也，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腹痛，为太阴病，自利渴者为热，不渴者为寒，喜呕腹痛便溏，皆虚寒所致，寒微于外，则手足厥冷拘急，寒凝于中，则结胸泄泻吐衄，霍乱者，阴阳不和而挥霍撩乱，或吐或泻，亦有寒热二证，若阴寒所致者，宜此汤。

三阳传阴经而下利者为协热利，阴寒直中阴经而下利者为寒利，外邪传里而腹痛者，其痛不常，阴寒在内而腹痛者，痛无休止，时欲作利，大腹属太阴，少腹属少阴，脐下属厥阴，亦有挟食积与痰火者，三阳下利身热，太阴下利手足温，少阴厥阴下利身冷，其大较也，下利虽有表证，不可发汗，以下利为邪气内攻，走津液而胃虚也。}

白朮〔东壁土炒二两〕、人参、乾薑〔炮〕、甘草〔炙一两〕、每服四钱，自利腹痛者，加木香，不痛利多者，倍白朮，渴者倍白朮，〔白朮益气燥湿，故能生津。〕蜷卧沉重，利不止，加附子，〔此兼少阴证〕，腹满去甘草，〔甘令人满〕，呕吐去白朮，加半夏薑汁，〔白朮甘壅，薑夏散逆。〕脐下动气，去朮加桂，〔白朮补气，桂泄奔豚。〕悸加茯苓，〔饮停则悸，茯苓利水宁心〕，阴黄加茵陈，寒结胸加枳实，本方等分，蜜丸，名理中丸。

〔仲景曰，大病愈后喜唾，久不了，胃中有寒，宜理中丸温之。〕此足太阴药也，人参补气益脾，故以为君，白朮健脾燥湿，故以为臣，甘草和中补土，故以为佐，乾薑温胃散寒，故以为使，以脾土居中，故曰理中。{王海藏曰，上吐下泻不止，当渴而反不渴，脉微细而弱者，理中汤主之，经又曰，伤寒下之利不止，医以理中主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余粮汤主之，复利不止者，当利其小便，宋徽宗食冰太过，病脾疾，国医不效，召杨介进大理中丸。

上曰，服之屡矣，介曰，疾因食冰，臣请以冰煎此药，是治受病之源也，果愈。}本方三两，加附子一枚，名附子理中汤，〔亦可作丸，即四逆汤加参朮。〕治中寒腹痛，身痛，四肢拘急，〔渐伤曰伤，卒中曰中，有中脏中腑中经络皮肉筋脉之殊，治之当分微甚，微则不换金正气散加附子，附子五积散，甚者脐腹痛，四肢厥，附子理中汤，薑附汤，入肝加木瓜，入肺加桑白皮，入脾加朮，入心加茯苓。〕

本方加枳实茯苓，蜜丸，名枳实理中丸，〔崔行功。〕治寒实结胸欲绝，胸膈高起，手不可近，用大陷胸不瘥者，〔崔曰，此是下后虚逆气已不理，而毒复上攻，气毒相抟结于胸者，用此丸先理其气，次疗诸疾，用之如神，渴者加花粉，自汗者加牡蛎。〕本方去甘草，加茯苓川椒乌梅，名理中安蛔丸，〔陶仲文〕治胃寒吐蛔，〔蛔得甘则动，故去甘草，得酸则止，得辛则伏，故加椒梅。〕

本方加桂枝，倍甘草，名桂枝人参汤，〔仲景〕治太阳表证不除，而数下之，协热而利，心下痞，表里不解者，〔欲解表里之邪，全藉中气为散布，故用理中以和里，而加桂枝以解表，不名理中而名桂枝者，到底先表之意也，大抵阳热为邪，则腹满而咽乾，阴寒为邪，则腹满而吐利。〕

本方加黄连茯苓，名连理汤，治伤暑泻而作湿，〔若外感盛暑，内伤生冷者，非此不可，〕本方加陈皮茯苓，名补中汤，治泄泻，泻不已者，加附子，恶食，食不化，加砂仁，本方加当归、白芍、陈皮、厚朴、川芎入薑煎，名温胃汤，治忧思郁结，脾肺气凝，胀满上冲，饮食不下，本方加黄耆、白芍、陈皮、藿香、名黄耆汤，〔海藏亦出理中例法。〕本方加青皮、陈皮、名治中汤，治前证腹满痞闷，兼食积者。四逆汤〔阴证厥逆，仲景，四逆者四肢厥逆也，再加乾薑二两，即通脉四逆汤。〕

治三阴伤寒，〔四逆汤为少阴主药，然三阴通用之，太阳证脉沉亦有用此者。〕身痛腹痛，下利清穀，恶寒不渴，四肢厥冷，或反不恶寒，面赤烦躁，里寒外热，或乾呕，或咽痛，脉沉微细欲绝。〔腹痛自利，里寒也，三阴自利居多，身凉脉静者顺，身热脉大者逆，内寒故恶寒不渴，四肢者诸阳之本，寒则血脉凝滞，阳气不能敷布，故一身尽痛，而手足厥冷也。〕

反不恶寒面赤发躁者，阴盛格阳於外也，寒留胸中，故食入即吐，膈有寒饮，故逆而乾呕，虚火上炎，故咽痛，脉沉者寒则伏藏也，按少阴脉有沉有紧有数，而仲景统以微细言之，盖沉必重按始得，紧数亦在沉细中见，不似阳证浮大而紧数也，薛慎斋曰，人知数为热，不知沉细中见数为寒甚，真阴寒证，脉常有七八至者，但按之无力而数耳，宜深察之。〕

附子〔一枚生用〕、乾薑〔一两〕、甘草〔炙二两。〕冷服，面赤者，格阳于上也，加葱九茎以通阳，〔喻嘉言曰，阳虚之人，虽有表证，其汗仍出，其手足必厥，纔用表药，立至亡阳，不用表药，外邪不服，故用前汤加葱为治。〕腹痛者，真阴不足也，加芍药二两以敛阴，咽痛，阴气上结也，加桔梗一两以利咽，利止脉不出，加人参二两以助阳补气血，呕吐加生薑二两，以散逆气。〔以上皆通脉四逆汤加减法也〕此足少阴药也，寒淫于内，治以甘热，故以薑附大热之剂，伸发阳气，表散寒邪，〔附子生用，亦能发表。〕

甘草亦补中散寒之品，又以缓薑附之上僭也，〔甘草为君，乾薑为臣，附子为使。〕必冷服者，寒盛于中，热饮则格拒不纳，经所谓热因寒用，又曰治寒以热，凉而行之是也。〔此奇制之大剂也，肝肾位远，非大剂不能达，仲景云，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穀，腹满身痛者，急当救里，宜四逆汤，清便自调，身痛者，急当救表，宜桂枝汤，盖身痛尚属表证，急则先救里而后解表也。〕

厥阴篇曰，大汗出，热不去，内拘急，四肢痛，又下利厥逆而恶寒者，四逆汤主之，按厥阴证四肢厥冷，指甲青，脉沉疾，按之有力者为阳厥，当下之，宜大承气汤，如脉沉迟按之无力者，则为阴厥，宜四逆汤，更须速灸之，凡传经热邪，则为阳厥，溺赤而四肢热，直中真寒，谓之阴厥，阴缩而四肢冷，程郊倩曰，世言传经为热厥，直中为寒厥，斯言甚谬，三阳之厥，多得於失下，此为热厥。

少阴之厥，悉属于寒厥，阴之热厥，仲景书仅有伤寒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厥者必发热一条，果如传邪之说，则在四五日固得矣，论中何云一二日，不知何经之邪而神速若此，其曰厥应下之者，下其热非下其厥也，遇发热则可下，遇厥则万不可下矣，推原其故，厥阴与少阳一腑一脏，少阳在三阳为尽，阳尽则阴生，故有寒热之往来，厥阴在三阴为尽，阴尽则阳接，故有寒热之胜复，凡遇此证，不必论其来自三阳，起自厥阴，只论热与厥之多少，热多厥少，知为阳厥，厥多热少，知为阴厥，热在后而不退，则阳过胜，而阴不能复，遂有喉痺便血等证，厥在后而不退，则阴过胜，而阳不能复。

遂有除中亡阳等证，仲景所以调停二治法，须合阴阳进退之机阳胜宜下，小承气汤中已去芒硝之寒，而有厚朴之温，在厥阴中破阳以行阴，阴胜宜温，纵有阳邪，一见厥利，便宜乌梅丸，聚辛热之品而加苦寒之佐，在厥阴中破阴以行阳，虽有上热，如篇首消渴，气上冲心之证，亦不虑其为杆格也，扶阳抑阴之旨微矣，又曰，乌梅丸於辛酸入肝药中，微加苦寒。

纳逆上之阳邪而顺之使下也，名曰安蚘，实是安胃，故并主下利，见阴阳不相顺接，而下利之证，皆可以此方括之也，经曰，凡阴阳不相顺接，便为厥，手足逆冷是也，方中行曰，三阴三阳之脉，俱相接于手足，阴主寒，阳主热，阳气内陷，不与阴气相顺接，则手足厥冷也，阴阳经脉，皆从手足指起，附喻嘉言论桂附丸曰，脏为阴，可胜纯阳之药，腑为阳，必加阴药一二味，制其僭热经络之浅，又当加和营卫并宣导之药。} 本方加白朮大枣，名朮附汤，〔金匱〕治风湿相搏，身体烦疼，及中寒发厥心痛，本方除甘草，名乾薑附子汤，〔仲景〕治下后复汗，昼躁夜静，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微，无大热者，〔昼日烦躁，虚阳扰乱，外见假热也，夜安静，不呕渴，脉沉微，无大热，阴气独治，内系真寒也，凡阴虚之极，阳必厥，阳虚之极，阴必躁，薑附直从阴中回阳，不当以昼日烦躁而疑之矣。〕

又治中寒厥逆，眩仆无汗，或自汗淋漓，〔中寒之证，身强曰噤，眩运无汗，或自汗者，腠理素虚而阳微也，伤寒发热，中寒不发热，以此为异，仲景于伤寒则详之，而中寒未之及何也，曰，阳动阴静，阴寒既郁而成热，遂从乎阳，传变不一，靡有定方，故极推其病，不得不详也，不热者，阴邪一定而不移，则不变，故不必详也，昂按自汗者，或兼风也。〕

及外热烦躁，阴盛格阳，〔阴证似阳〕薑附汤加当归肉桂，入蜜和服，名薑附归桂汤，〔喻嘉言曰，服薑附汤后，继服此汤，因薑附专主回阳，而卒中寒邪，先伤营血，故加归桂逐营分之邪，始得药病相当也。〕再加人参甘草，名薑附归桂参甘汤，加薑煎，〔喻氏曰，服前汤后，继当服此，兼补气血。〕

本方除甘草加葱四茎，名白通汤，〔复阳通脉〕再加人尿猪胆汁，名白通加人尿猪胆汁汤，〔仲景见后〕本方加人参一两，名四逆加人参汤，〔仲景〕治恶寒，脉微复利，利止亡血，〔恶寒脉微复利，阳虚阴胜也，利止则津液内竭，故云亡血，与四逆温经复阳，加人参生津益血。〕再加茯苓六两，名茯苓四逆汤，〔仲景〕治汗下后病不解而烦躁，〔过汗则亡阳而表虚，误下则亡阴而里虚，阴阳表里俱虚，乃生烦躁，故用茯苓人参入心以除烦，附子乾薑入肾以解躁。〕

本方除乾薑加芍药三两，名芍药甘草附子汤，〔仲景〕治伤寒发汗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汗出表不解而恶寒，独曰反，其为过汗阳弱可知，汗出为营虚，恶寒为卫虚，若重补其阴，则恶寒愈甚，但回其阳，则阴愈劫矣，故用附子以回阳，而加芍药以敛阴，此营卫两虚之救法，李梴曰，汗后亡阳恶寒者，表虚也，芍药附子甘草汤，下后恶寒者，里虚也，四逆汤，其有表邪未尽者，必兼发热，柴胡加桂汤，又有里实热伏于

内，阳微於外而恶寒便坚者，犹须下之，伤寒百问曰，汗后恶寒人必虚，下后发热人必实是也。〕本方除附子，用甘草四两，乾薑二两，名甘草乾薑汤。

〔仲景〕治伤寒脉浮，自汗，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用桂枝汤误攻其表，得之便厥，咽中乾，烦躁吐逆，与此汤以复其阳，〔脉浮自汗便数恶寒，阳不足也，攻表重虚其阳，得汤便厥，胃之津液伤也，故与甘草益气，乾薑助阳，尤虑辛热，有伤其阴，随与芍药甘草汤益其阴血，复其津液，故证虽邻于少阴，而不敢用四逆也。〕若厥愈足温者，更作芍药汤以和其阴，其脚即伸，芍药甘草各四两，〔仲景别见和解门，〕本方加吴茱萸，名茱萸四逆汤，治厥阴少阴腹痛，本方加当归木通，名当归四逆汤，治感寒手足厥冷，脉细欲绝，及男妇寒疝，脐下冷，引腰胯而痛，〔寒伤营血，故加当归木通，能通血脉，仲景当归四逆汤，见后。〕

本方加茵陈，名茵陈四逆汤，治阴黄，本方加生脉散，陈皮，名回阳返本汤，治阴盛格阳，本方加官桂良薑半夏，名浆水散，〔洁古〕治虚寒水泻，冷汗，脉微，甚者呕吐，此为急病。〔浆水者泄利浆水澄彻清冷也，又曰加浆水蘸之。〕当归四逆汤〔厥阴寒厥仲景。〕治厥阴伤寒，手足厥寒，脉细欲绝。〔成氏曰，手足厥寒者，阳气外虚，不温四末，脉细欲绝者，阴血内弱，脉行不利，与此汤复阳生阴。〕

当归、桂枝、芍药、细辛〔三两〕、甘草〔炙〕、通草〔即木通二两〕、大枣〔二十五枚〕、仲景又曰，其人素有久寒者，加吴茱萸二升、生薑半斤、酒六升，和煮，名四逆加吴茱萸生薑汤。此足厥阴药也，成无己曰，脉者，血之府也，诸血皆属于心，通脉者必先补心益血，苦先入心当归之苦以助心血，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芍药之酸以收心气，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大枣甘草、通草、以缓阴血。

〔四逆之名多矣，而有因寒因热之不同，此则因风寒中血脉而逆，故以当归细辛血中之气药为君，通脉散逆，必先去血中之邪，故以桂枝散太阳血分之风，细辛散少阴血分之寒为辅，未有营卫不和而脉能通者，故以芍药甘草大枣调和营卫，通草利九窍，通血脉关节，诸药藉之以破阻滞，而厥寒散矣，周扬俊曰，四逆汤全从回阳起见，四逆散全从和解表里起见，当归四逆全从养血通脉起见，不欲入辛热之味，恐劫其阴也，盖少阴脏中重在真阳，阳不回则邪不去，厥阴脏中职司藏血，不养血则脉不起，即遇久寒之人，亦不用乾薑附子，止用吴茱萸之走肝者，自上而下，生薑之辛散者，自内达外足矣。〕

四逆散〔阳证厥热仲景，此和解之寒剂，因名四逆附次于此。〕治伤寒少阴证，阳邪入里，四逆不温，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阳邪传里，热结于里，故四肢逆而不温，气逆挟痰故欬，气虚挟饮故悸，里有结热，故小便不利，腹痛下利，伤寒邪在三阳，则手足必热，至太阴则手足温，至少阴则热邪渐深，四肢逆而不温，至厥阴则手足逆冷，经曰，热深厥亦深，热微厥亦微，与此汤以散传经之热。〕

柴胡、芍药〔炒〕、枳实〔麸炒〕、甘草〔炙〕、等分为末，水调饮，欬加五味子乾薑，并主下利，〔五味收逆气，乾薑散肺寒，肺与大肠相表里，上欬下利，治法颇同。〕悸加桂枝，〔引导阳气，〕小便不利加茯苓，〔甘淡渗泄。〕腹痛加附子，〔以补虚散寒。〕泄利下重加薤白。〔能通大肠，以泄气滞。〕

此足少阴药也，伤寒以阳为主，若阳邪传里而成四逆，有阴进之象，又不敢以苦寒下之恐伤其阳，经曰，诸四逆不可下也，故用枳实泄结热，甘草调逆气，柴胡散阳邪，芍药收元阴，用辛苦酸寒之药以和解之，则阳气敷布于四末矣，此与少阳之用小柴胡意同，有兼证者，视加法为治。

{陶节庵曰，病在一经，有用热药又用寒者，如少阴证有用白虎汤，四逆散，寒药者，有用真武汤，四逆汤，热药者，庸医狐疑，讵能措手，不知寒药治少阴，乃传经之热证也，热药治少阴，乃直中之寒药也，昂按仲景伤寒论阳明证热药，仅一茱萸汤，少阳证药主和解，亦有加乾薑者，其余四经用薑附萸桂者，不可胜数，岂必一一皆直中之邪乎，阳明少阳二经，并无热剂，岂直中者独不中此二经乎，况仲景书中说传经者有矣，并无直中字面，何所据而以寒热分之，故程郊倩以直中寒邪传经热邪二说，虽古来相传之语，要未可为定论也。}

真武汤〔散寒利水仲景〕

治少阴伤寒，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为有水气，或欬或呕，或小便利，{伤寒脉沉细，欲吐不吐，心烦，但欲寐，五六日利而渴者，为少阴证，凡人寤则气行於阳，寐则气行于阴，然必自少阴始，故少阴证但欲寐，阴气胜也，一有阳扰，则反是矣，周扬俊曰，但欲寐，非能寐也，昏昏如梦耳，六经中惟少阴证难辨，少阴属肾，肾病不能制水，水饮停为水气，腹痛者寒湿内甚也，四肢沉重疼痛，寒湿外甚也，小便不利，自下利者，湿胜而水穀不利也，或欬或呕，皆停饮也。}

又太阳病发汗，汗出不解，仍发热，心悸头眩，筋惕肉瞤，振振欲擗地，气虚恶寒。{汗出过多则心悸，汗为心液，汗去心虚，如鱼失水则跃也，水停心下亦心悸，心属火，火畏水，故悸也，虚阳内动，故头眩，汗多则液少，不能荣养筋肉，故筋惕惕而跳，肉瞤瞤而动也，振振欲擗地者，亡阳无奈，欲擗地而入也，程郊倩曰，汗多亡阳，夫人知之，然有卫外之阳，为周身营卫之主，此阳虚，遂有汗漏不止恶寒身痛之证，有胃中之阳，为上焦心肺之主。

此阳虚遂有叉手冒心及奔豚之证，有肾中之阳，为下焦真元之主，此阳虚，遂有发热眩悸瞤振擗地之证，有胃中之阳，为中焦水穀生化之主，此阳虚遂有腹胀满胃不和而成心下痞之证，救误者须观脉证，知犯何逆，以法治之，膻中两乳中间，肾气凌心，则成奔豚，肾之真阳盛，则水皆内附，而与肾气同其救藏矣，肾之阳虚，不能制水，则沉滥为病，故上凌心而成眩悸，中侮土而致呕泻也，方名真武，盖取固肾为义。}

附子〔一枚炮〕、白朮〔三两炒〕、茯苓、芍药〔炒〕、生薑〔三两〕、水寒相搏，欬者加五味子、细辛、乾薑、〔五味斂肺气，细辛乾薑散水寒。〕小便利，去茯苓，〔茯苓渗水。〕下利去芍药，加乾薑，〔芍药酸寒乾薑辛热。〕呕去附子，加生薑一倍。〔附子补气生薑散逆。〕此足少阴药也，茯苓白朮补土利水，能伐肾邪而疗心悸，生薑附子回阳益卫，能壮真火而逐虚寒，芍药酸收，能斂阴和营而止腹痛，〔补阳必兼和阴，不欲偏胜，经曰，寒淫所胜，治以辛热，湿淫所胜，佐以酸平。〕

真武北方之神，一龟一蛇，司水火者也，肾命象之，此方济火而利水，故以名焉。{程郊倩曰，水气惟太阳与少阴有之，以二经同司夫水也，然太阳从表得之，肤腠不宣，水气为玄府所遏，故以小青龙发之，少阴由下焦有寒，不能制服本水，客邪得深入而动其本气，缘胃阳衰而隄防不及也，故用真武汤温中镇水，收摄其阴气，按青龙主太阳表水，十枣主太阳里水，真武主少阴里水，玄府汗孔也，喻嘉言曰，阳明少阳绝无用附子法，惟太阳经有不得不用之证。

盖太阳膀胱为肾之腑，肾中阳虚阴盛，势必传出于腑，以故纔见脉微恶寒，漏汗恶风，心悸头眩，筋惕肉瞤躁扰等证，纵有传经热邪，不得不用薑附以消阴而回阳也，昂按观嘉言此论，亦谓传经热邪，难以执泥，缘仲景书中本无此说也。}本方去生薑，加人参二两，名附子汤，〔仲景〕治少阴病身体痛，手足寒，

骨节痛脉沉者，〔肾主骨，寒淫则痛，此一身骨节尽痛，乃阳虚阴盛而生内寒所致，非外感也，若以外感之痛治之，则杀人矣，故用参附助阳而胜肾寒，加芍药敛阴以为阳之附也。〕

及少阴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背恶寒者。〔背为胸中之府，诸阳受气于胸中，转行于背，背为阳，腹为阴，阳气不足，阴寒内盛，则背为之恶寒，若风寒在表而恶寒，则一身尽寒矣，昂按背为太阳部分，然少阴肾脉亦贯脊与太阳相表里，又背居北方，与肾同位，故寒伤少阴，而背恶寒亦其义也，又有阴气不足，阳气乘虚内陷，阴中表阳新虚，背微恶寒者，炅所谓伤寒无大热，口渴心烦。〕

背微恶寒是也，白虎加人参汤主之，一为阴寒内盛，一为阳气内陷，何以明之，盖阴寒为病，内无燥热，则口中和，阳气内陷，则销烁津液，口燥舌乾而渴也，欲辨阴阳寒热之不同，当以口中燥润详之，一法看小便之清赤，清者为寒，赤者为热也。〕

白通加人尿猪胆汁汤〔阴证厥逆仲景〕

治少阴病下利脉微者，与白通汤，利不止，厥逆，无脉，乾呕而烦，服此汤后，脉暴出者死，微续者生。

〔肾者胃之关也，前阴利水，后阴利穀，寒邪客之，则不能禁固，故下利也，与白通汤复阳散寒，服后利不止，厥逆无脉，乾呕烦者，寒气太甚，内为格拒阳气逆乱也，服此汤后，脉暴出者，正气因发泄而脱也，故死，脉微续者，阳气渐复也，故生。〕葱白〔四茎〕、乾薑〔一两〕、附子〔一枚炮〕、人尿〔五合〕、猪胆汁〔一合〕、腹痛者，真阴不足也，去葱，加芍药二两以敛阴，呕者加生薑二两以散逆，咽痛者加桔梗二两以利咽，利止脉不出者，加人参二两以助阳。

此足少阴药也，葱白之辛以通阳气，薑附之热以散阴寒，此白通汤也，服而不相应者，乃阴盛格拒乎阳药，不能达于少阴，故加人尿猪胆汁为引，取其与阴同类，苦入心而通脉，寒补肝而和阴，下咽之后，冷体既消，热性便发，性且不违，而致大益，经曰逆而从之，从而逆之，正者正治，反者反治，此之谓也。

〔以热治寒，以寒治热，为正治，以热治热，以寒治寒，为反治，亦曰从治，谓从其性而伏之也，按厥有阴阳二证，阴厥者身凉不渴，脉迟细而微，阳厥者，阳热极而反厥，虽厥而烦渴谵妄，身复时温而脉数也，若阳厥极深，至于身冷脉微欲绝，为热极而将死矣，急以大承气下之，则厥愈，所谓寒药反能生厥而令身暖也，若以热药助其阳，则阴气暴绝，阳亦绝而死矣，若阴已先绝，而阳亦将绝于此时而后下之，则阴阳俱竭而亦死矣，阴厥用白通四逆，亦当急投，缓则无及。〕

附葱熨艾灸法，专治阴毒手足逆冷，腹痛暴绝，服白通汤或四逆汤后，用葱一大握，以绳缠束，切去两头，留白寸许，以火炙热安脐上，先将麝香半分填脐中，次放葱饼用熨斗盛火熨，令热气从脐入腹，痛甚者连熨二三饼，身温有汗即瘥，否则不治，或用艾灸关元气海，〔脐下一寸五分，名气海，二寸为丹田，三寸名关元。〕各二三十壮，内外协攻，务令一时之内，阴散阳回，得汗而解，〔葱能通中，艾性温热，麝能开窍，助之以火，故有回阳之功。〕或曰用醪醋拌麸皮炒熟，袋盛蒸熨，比前法尤捷。

吴茱萸汤〔吐利寒厥仲景〕

治阳明证食穀欲呕，若得汤反剧者，则属上焦，〔食穀欲呕，胃寒也，得汤反剧，则为太阳热呕矣。〕少阴证吐利，手足厥冷烦躁欲死。〔吐则耗阳，利则损阴，厥冷者阴寒气甚，烦躁者阳气内争。〕厥阴证乾呕吐涎头痛。〔厥阴之脉侠胃，乾呕吐沫，里寒内格也，厥阴之脉上巅，头痛寒气上逆也，按三阳皆有头痛，太阴少阴二经之脉，不上循头，故无头痛。〕

惟厥阴与肾脉会于巅，亦有头痛，然风温在少阴，湿温在太阴，而头反痛，是又不可拘拘者，李东垣曰，太阴头痛，必有痰也，少阴头痛，足寒而气逆也，盖太阴少阴二经，虽不上头，然痰与气逆，壅于膈中，头上气不得畅而为痛也。} 吴茱萸〔一升泡〕、人参〔三两〕、大枣〔十二枚〕、生薑〔六两〕此足厥阴少阴阳明药也，治阳明食穀欲呕者，吴茱萸生薑之辛以温胃散寒下气，人参大枣之甘以缓脾益气和中，喻嘉言曰，此明呕有太阳，亦有阳明，若食穀而呕者属胃寒，与太阳之恶寒呕逆原为热证者不同，〔火热上冲而呕。〕恐误以寒药治寒呕也，若服吴茱萸汤反剧者，则仍属太阳热邪，而非胃寒明矣，〔宜葛根加半夏汤，小柴胡汤，栀子豉汤，黄芩汤。〕若少阴证吐利厥逆，至于烦躁欲死，肾中之阴气上逆，将成危候，肾中阴盛，上格乎阳而为吐逆。} 故用吴茱萸散寒下逆，人参薑枣助阳补土，使阴寒不得上干，温经而兼温中也，吴茱萸为厥阴本药，故又治肝气上逆，呕涎头痛。本方加附子，名吴茱萸加附子汤，治寒疝腰痛，牵引睾丸，尺脉沉迟。

大建中汤〔中寒腹痛金匱〕

治心胸中大寒痛，呕不能饮食，腹中寒气上冲，皮起出见，有头足上下痛而不可触近者。{阳受气于胸中，阳虚则阴邪得以中之，阴寒之气逆而上冲，横格于中焦，故见高起痛呕不可触近之证，心为阳，寒为阴，寒乘於心，冷热相激故痛，寒乘于脾，脾冷弱不消水穀，心脾为子母之脏，为邪所乘，故痛而呕，复不能饮食也。} 蜀椒〔二合〕、乾薑〔四两〕、人参〔二两〕、煎去滓，内饴糖一升，微煎温服。

此足太阴阳明药也，蜀椒辛热，入肺散寒，入脾暖胃，入肾命补火乾薑辛热通心，助阳逐冷散逆，人参甘温，大补脾肺之气，饴糖甘能补土，缓可和中，盖人之一身，以中气为主，用辛辣甘热之药，温健其中脏，以大祛下焦之阴，而复其上焦之阳也。{昂按俗云诸痛无补法，此证至于不可触近，痛亦甚矣，仲景乃用人参饴糖大补之药，将以仲景为信欤，抑以后人为然欤。}

十四味建中汤〔虚损阴斑〕

治气血不足，虚损劳瘵，短气嗜卧，欲成劳瘵，及阴证发斑，寒甚脉微。{阴证发斑者，或因汗吐下后中气虚乏，或因欲事损伤肾气，或因过服凉药，遂成阴证，寒伏于下，逼其无根失守之火，上冲薰肺而发斑点，其色淡红隐隐，见于肌表，与阳证发斑色紫赤者不同，此胃气极虚，若服寒药，立见危殆，吴鹤皋曰，以参耆桂附而治斑，法之变者也，医不达权，安足语此。} 黄耆〔蜜炙〕、人参、

白朮〔土炒〕、茯苓、甘草〔蜜炙〕、半夏〔薑制〕、当归〔酒洗〕、白芍〔酒炒〕、

熟地、川芎、麦冬、肉苁蓉、附子、肉桂、加薑枣煎。此足三阴阳明气血药也，黄耆益卫壮气，补中首药，四君补阳，所以益气，〔参朮苓草〕四物补阴，所以养血，〔芎归芍地〕阴阳调和，则血气各安其位矣，半夏和胃健脾，麦冬清心润肺，苁蓉补命门相火之不足，桂附引失守之火而归元，于十全大补之中，而有加味，要以强中而戢外也。

本方除茯苓、白朮、麦冬、川芎、熟地、苁蓉、名八味大建中汤，治同，本方除川芎、熟地、白朮、附子、苁蓉，加柴胡、细辛、陈皮、名乐令建中汤，治脏腑虚损，身体羸瘦，潮热自汗，将成劳瘵，大能退虚热，生气血。{喻嘉言曰，乐令建中汤，柴胡细辛为君，意在退热，而阴虚之热，则不可退，十四味建中汤，用桂附苁蓉，意在复阳，而阴虚之阳，未必可复，又在用方者之善为裁酌耳，又曰，二方治脏气素虚，以之两建其脾肾之阳，盖虚劳之病，多本脾肾，故引仲建中之法，乃后人超出之方也。}

小建中汤〔温中散寒仲景〕

治伤寒阳脉濡，阴脉弦，腹中急痛，〔邪气入里，与正相抟，则腹痛，濡者血不足也，弦者木剋土也，太阳在表，无腹痛，少阳在半表半里，有胸胁痛而无腹痛，阳明腹满急，痛者里实也，宜下之，大柴胡汤，小承气汤，三阴下利而腹痛者，里寒也，宜温之，四逆汤，附子理中汤，肠鸣泄泻而痛者，里虚有寒也，宜小建中汤，温中散寒。〕伤寒二三日，心悸而烦，〔悸者阳气虚也，烦者阴血虚也，气血内虚，与此汤先建其里，倍芍药者，酸以斂阴，阴收则阳归附也，加饴糖者，甘以润土，土润则万物生也，仍不去薑桂以散邪也。〕

通治虚劳悸衄，里急腹痛，梦遗失精，四肢酸痛，手足烦热，咽燥口乾，虚劳黄疸。〔黄疸小便利而色白者，是无热也，不可除热，当作虚寒治之，喻嘉言曰，虚劳病至于亡血失精，精血枯槁，难为力矣，急宜建其中脏，使饮食增而阴血旺，故但用稼穡作甘之味，生其精血，而酸辛酸苦，在所不用，舍是无良法也，稼穡作甘，饴糖是也。〕

桂枝、生薑〔三两〕、芍药〔六两〕、甘草〔一两炙〕、大枣〔十二枚〕、入饴糖一升，微火解服。〔呕家不可用建中，以甜故也，此即桂枝加芍药汤，但桂有厚薄耳，昂按此汤以饴糖为君，故不名桂枝芍药而名建中，今人用建中者，绝不用饴糖，失仲景遗意矣，吴鹤皋曰，桂枝当是桂，桂枝味薄，故用以解表，桂味厚，故用以建里。〕此足太阴阳明药也。

准绳曰，脾居四脏之中，生育荣卫，通行津液，一有不調，则失所育所行矣，必以此汤温健中脏，故名建中，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故以饴糖为君，甘草为臣，桂枝辛热，辛散也，润也，荣卫不足，润而散之，芍药酸寒，酸收也，泄也，津液不通，收而行之，故以桂芍为佐，生薑辛温，大枣甘温，胃者卫之源，脾者荣之本，鍼经曰，荣出中焦，卫出上焦，是以卫为阳，益之必以辛，荣为阴，补之必以甘，辛甘相合，脾胃健而荣卫通，故以薑枣为使。

〔李东垣曰，伤寒论云，阳脉濡，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以芍药之酸，土中泻木为君，饴糖炙草甘温补脾养胃为臣，水木水势，亦来侮土，肉桂大辛热，佐芍药以退寒水，薑枣辛甘而温，发散阳气，行于经脉皮毛为使，或谓桂枝汤解表而芍药少，建中汤温里而芍药多，何也，皮肤为近，则制少其服，心腹为远，则制大其服，所以不同也，昂按此即表欲其散，里欲其收之义，小建中治腹痛者。〕

以木来剋土，取芍药为君，土中泻木也，理中汤治腹痛者，以水来侮土，取乾薑为君，土中泻水也，平胃散治腹痛自利者，取苍朮为君，泻土除湿也，云岐子曰，建中为补，能补中焦之虚，而不能补上焦下焦之虚，调胃为泻，能泻中焦之实，而不能泻上焦下焦之实。〕本方加黄耆两半，名黄耆建中汤，〔金匱〕治虚劳诸不足。

〔准绳曰，血不足而用黄耆，黄耆味甘，加以甘草，大能生血，此仲景之妙法，盖稼穡作甘，甘能补胃，胃为气血之海，气血所从生也，经曰，无阳则阴无以生，以甘益胃而生血，旨哉，今人但知参耆为气药，故特表而出之，昂按补血汤黄耆五倍于当归而云补血，即此义。〕

亦治伤寒汗后身痛，表虚恶寒，脉迟弱者。〔身痛乃六经俱有之证，有表有里，有寒有热，有风有湿，阳证身痛，但拘急身不能转侧，阴寒身痛，体势沉重，宛如被杖，以此别之，此证因过汗耗损阴气，血少不能营养筋骨，故痛，阳虚故脉迟，汗后故脉弱，用黄耆甘草之甘以补中气芍药之酸以收阴气，桂枝辛热，外以益

卫而实表，内以和荣而补阴，使中气建立，则能生育荣卫，通行津液，表不虚而身痛自汗皆止，虚劳不足可愈矣。}

白朮附子汤〔风虚头眩近效方〕

治风虚头重眩，苦极，食不知味，用此暖肌补中，益精气，白朮〔二两〕、甘草〔一两〕、附子〔一枚炮〕、每服五钱，薑五片，枣一枚，煎。此足太阴少阴药也，喻嘉言曰，肾气空虚，外风入之，风挟肾中阴浊之气，厥逆上攻，头间重眩，极苦难耐，兼以脾虚不知食味，此脾肾两虚，风已入脏，方中全不用风药，但用附子暖其水脏，白朮暖其土脏，水土一暖，则浊阴之气尽趋于下，而二证自止，制方之义精矣。

本方加桂枝，不用薑枣，名甘草附子汤，〔仲景〕治风湿相搏，一身烦痛，汗出恶风，小便不利，或身微肿，{风则上先受之，湿则下先受之，殆至两相搏结，注经络，流关节，入肌骨，无处不到，则无处不痛也，风胜则卫气不固，故汗出而恶风，湿胜则水道不行，故小便不利而微肿，用白朮以益土燥湿，桂枝以散风固表，附子以驱阴助阳，甘草以和中益气也。} 木方加官桂川芎，名芎朮除湿汤，治寒湿头痛眩运。

益元汤〔阴躁活人〕

治面赤身热，不烦而躁，饮水不入口，名戴阳证。{成氏曰，烦躁者，先烦渐至躁也，躁烦者，先躁而迤进复烦也，从烦至躁为热，先躁后烦谓佛，佛然更作躁闷，此为阴盛格阳也，虽大躁欲于泥水中卧，但饮水不得入口是也，此气欲脱而争，譬如灯将灭而复明矣，按内热曰烦，谓心中郁烦，为有根之火，故但烦不躁，及先烦后躁者皆可治，外热曰躁，谓身体手足动扰，欲裸衣入井，为无根之火，故但躁不烦，又先躁后烦者，皆不治。}

附子〔炮〕、乾薑、艾叶、黄连、知母、人参、麦冬、五味子、甘草、加薑枣葱白煎入童便一匙，冷服。此足少阴药也，附子乾薑艾叶回阳之药，协以人参甘草补其阳虚，退其阴火，所谓甘温能除大热也，黄连以折泛上之火，知母以滋在下之阴，{王海藏曰，烦出于肺，躁出于肾，烦阳也，躁阴也。}

以静其躁，盖阳无阴则孤阳无所附丽，故扶阳亦兼和阴也。麦冬五味，补肺清心，合人参以生其脉。加童便而冷服者，热因寒用也。{戴氏曰，烦躁阴阳经皆有之，阳明经胃有燥屎故烦，当下之。太阳经已得汗而烦者，五苓散。少阳亦有烦，宜小柴胡汤。按先贤治烦躁俱作，有属热者，有属寒者。}

治独烦不躁多属热，惟悸而躁者为虚寒；治独躁不烦者多属寒，惟火邪者属热。阴烦者少阴为多，由阳气传入阴经，阴得阳而烦。自利而烦，渴不眠者，辰砂五苓散。若非是阳气传阴，阴气犯阴经，吐利，手足厥冷而烦，经云阳虚阴乘之故寒，又云阴盛发躁，欲坐井中，吴茱萸汤，甚者四逆汤加葱白。外有虚烦一证，乃病愈后阴阳未复，时发烦热，竹叶石膏汤，痰多睡不宁者，温脾汤，呕者橘皮汤。}

回阳救急汤〔三阴寒厥节庵自註云即四逆汤〕

治三阴中寒，初病身不热，头不痛，恶寒战栗，四肢厥冷，引衣自盖，踡卧沉重，腹痛吐泻，口中不渴，或指甲唇青，口吐涎沫，或无脉，或脉沉迟无力。{初病无身热头痛，是无表证，邪不在阳也，恶寒厥逆，是寒中于里，阳气不宣于四肢也，引衣自盖，踡卧沉重，是寒中少阴也，腹痛吐泻不渴，是寒中太阴也，指甲唇青，口吐涎沫，是寒中厥阴也，至于沉迟无脉，阴寒为已甚矣，战栗有属阴者阳微阴胜，邪气内争，而正不胜，故心寒足踡，鼓颌厥冷，而一身战摇也，有属阳者，真阳来复。}

正气鼓动，外争而胜，故身为振摇，遂大汗以解也。} 附子〔炮〕、乾薑、肉桂、人参〔五分〕、白朮、茯苓〔一钱〕、半夏、陈皮〔七分〕、甘草〔二分〕、五味子〔九粒〕、加薑煎，入麝三鳌，调服，无脉加猪胆汁，{苦入心而通脉}泄泻加升麻黄耆，呕吐加薑汁，吐涎沫加盐炒吴茱萸。此足三阴药也，寒中三阴，阴盛则阳微，故以附子薑桂辛热之药祛其阴寒，而以六君温补之药助其阳气，五味合人参可以生脉，加麝香者，通其窍也。 四神丸〔肾泻脾泻〕

治肾泻脾泻。{肾泻者，五更时泻也，经曰，肾者胃之关也，前阴利水，后阴利穀，肾属水，水旺于子，肾之阳虚，不能键闭，故将交阳分则泻也，脾泻者，脾之清阳下陷，不能运化阑门，故元气不足，不能分别水穀，不痛而泻也，两证皆由肾命火衰，不能上生脾土故也，杨仁斋曰，肾命之气交通，水穀自然剋化矣，阑门在大小肠之交，主分别水穀。} 破故纸〔四两酒浸一宿炒〕、五味子〔三两炒〕、肉苁蓉〔二两麵裹煨〕、吴茱萸〔一两盐汤炮〕、用大枣百枚，生薑八两，切片同煮枣烂，去薑取枣肉捣丸，每服二钱，临卧盐汤下。

{若平旦服之，至夜药力已尽，不能敌一夜之阴寒故也。} 此足少阴药也，破故纸辛苦大温，能补相火以通君火，火旺久能生土，故以为君，肉苁蓉辛温能行气消食，暖胃固肠，五味鹹能补肾，酸能瀆精，吴茱辛热除湿燥脾，能入少阴厥阴气分而补火，生薑暖胃，大枣补土，所以防水，盖久泻皆由肾命火衰，不能专责脾胃，故大补下焦元阳，使火旺土强，则能制水而不复妄行矣。

本方单用破故纸肉苁蓉，名二神丸，治同。{火乃土之母，破故纸补肾，为癸水，肉苁蓉厚肠胃，为戊土，戊癸化火同为补土母之药，许学士曰，有全不进食者，服补脾药皆不效，予授二神丸，顿能进食，此病不可全作脾治，盖肾气怯弱，真元衰削，是以不能化食，如鼎釜之下无火物终不熟也。}

本方单用五味子，吴茱萸，名五味子散，治同，本方除五味子吴茱萸，加茴香〔一两〕、木香〔五钱〕、薑煮枣丸，亦名四神丸。{澹寮} 治同。{茴香亦暖肾之药，木香行气而实大肠，用以疏肝利脾，不使木盛剋土也，薛氏医案云，脾胃虚寒下陷者，补中益气汤，加木香肉苁蓉补骨脂，脾气虚寒不禁者，六君子汤，加炮薑肉桂，命门火衰，脾土虚寒者，宜八味丸，脾肾气血俱虚者，十全大补汤，送四神丸，大便滑利，小便秘瀯，或肢体尽肿，喘嗽吐痰，为脾肾亏损，宜金匱加减肾气丸。}

感应丸〔寒积泻痢〕

治新旧冷积泻痢等证。木香、肉苁蓉、丁香〔两半〕、乾薑〔炮〕、百草霜〔一两〕、杏仁〔一百四十粒去皮尖〕、巴豆〔七十粒去心皮膜研去油〕、巴豆杏仁另研，同前药末和匀，用好黄蜡六两，溶化重绢滤去渣，好酒一升，于砂锅内煮数沸，候酒冷蜡浮，用清油一两，铫内熬熟，取蜡四两，同化成汁，就铫内和前药末乘热拌匀，丸如豆大，每服三十丸，空心薑汤下。此手足阳明药也，肉苁蓉逐冷消食，下气和中，丁香暖胃助阳，宣壅除癖，木香升降诸气，和脾疏肝，杏仁降气散寒，润燥消积。

炮薑能逐冷而散痞通关，巴豆善破沉寒而夺门宣滞，寒积深锢，非此莫攻，百草霜和中温散，亦能消积治痢为佐也。{医贯曰，此方神妙不可言，虽有巴豆，不令人泻，其积自然消化，李时珍曰，一妇人六十余，溏泻五载，犯生冷油腻肉食，即作痛，服升涩药，泻反甚，脉沉而滑，此乃脾胃久伤，积冷凝滞，法当以热下之，用蜡匱巴豆丸五十粒，服二日遂愈，自是每用治泻痢，愈者近百人。}

导气汤〔寒疝〕

治寒疝疼痛。{阴气积于内，复为寒邪所袭，荣卫不调，则成疝病，囊冷结硬如石，或引睾丸而痛，名寒疝，疝有七种，寒疝水疝筋疝血疝气疝狐疝筋疝也，证虽见于肾，病实本乎肝，以厥阴肝脉络于阴器故也，此方乃治疝之通剂，以疝病多因寒湿所致也，女子阴菌亦同此类，张子和曰，凡遗尿癃秘，阴痿胞痹，精滑白淫，皆男子之疝也，血涸不月，足蹇咽乾癃秘，小腹有块，前阴突出，后阴痔核，皆女子之疝也，但女子不名疝而名瘕。}

川楝子〔四钱〕、木香〔三钱〕、茴香〔二钱〕、吴茱萸〔一钱汤泡〕、长流水煎。此足厥阴少阴药也，川楝苦寒，能入肝舒筋，使无挛急之苦，又能导小肠膀胱之热，从小水下行，为治疝之主药，木香升降诸气，通利三焦，疏肝而和脾，茴香能入肾与膀胱，暖丹田而祛冷气，吴茱萸入肝肾气分，燥湿而除寒，三者皆辛温之品，用以宣通其气，使小便小利，则寒去而湿除也。

天台乌药散〔小肠疝气〕

治小肠疝气，牵引脐腹疼痛。{厥阴肝脉络于引阴，上入少腹，疝病乃肝邪也，肝主筋，故牵引疼痛，小肠经络并于厥阴，寒邪客于小肠，小肠痛引睾丸，上而不下，痛入脐腹，甚则上冲心胸，故俗亦名小肠气，古人治法，往往相类。} 乌药、木香、茴香〔盐炒〕、良薑〔炒〕、青皮〔五钱〕、槟榔〔二箇〕、川楝子〔十箇〕、

巴豆〔七十一粒〕、先以巴豆微打破，同川楝麸炒黑，去麸及巴豆，同余药为末，酒下一钱。此足厥阴手太阴药也，乌药散膀胱冷气，能消肿止痛，川楝导小肠邪热，因小便下行，木香青皮行气而平肝，良薑茴香散寒而暖肾，槟榔性如铁石，能下水溃坚，巴豆斩关夺门，破血瘀寒积，皆行气祛湿散寒之品也。

疝气方〔丹溪〕

治疝气疼痛。吴茱萸、枳壳、栀子、唐菟子〔与山查俱炒用〕、荔枝核〔朮〕等分为末，空心长流水下二钱。此足厥阴药也，吴茱入厥阴气分，温肝逐寒，山栀泻三焦火热，由膀胱出，枳壳行气而破症，山查散瘀而磨积，荔枝双结，形类睾丸，能入肝肾辟寒散滞，故假之以为引也。

{丹溪曰，疝病自素问而下，皆以为寒，世有寒而无疝者，必有说以通之可也，因思此病始于湿热在经，郁遏既久，又感外寒，湿热被郁而作痛，只作寒论，恐有未尽，古方以乌头栀子等分作汤，其效亦速，后因此方随证加减，无有不应，须分湿热多少而治之，又有夹虚而发者，当以参朮为君，而佐以疏导，其脉沉紧而滞大者是也，按疏导药即桃仁山查枳实黑栀川楝吴茱延胡丁香木香之类，山栀附子酒煎加盐服，名栀附汤，丹溪曰，乌头治外束之寒，栀子治内郁之热。}

橘核丸〔筋疝，济生〕治四种筋疝。{茎囊睾丸肿硬，不痛不痒，为脐疝，亦有引脐腹绞痛者，四种肠筋卵筋水筋气筋也，皆寒湿为病。} 橘核、川楝子、海藻、海带、昆布、桃仁〔二两〕、延胡索、厚朴、枳实、木通、桂心、木香〔五钱〕、酒糊丸，盐汤或酒下。此足厥阴药也，疝病由于寒湿，或在气，或在血，证虽见乎肾，病实本乎肝。

{厥阴肝脉络阴器}，橘核木香，能入厥阴气分而行气，桃仁延胡，能入厥阴血分而活血，川楝木通，能导小肠膀胱之热，由小便下行，所以去湿，官桂能平肝暖肾，补肾命之火，所以祛寒，厚朴枳实，并能行结水而破宿血，昆布藻带，鹹润下而软坚，寒行水以泄热，{湿久为热，寒久亦为热。} 同为散肿消坚之剂也。

{丹溪曰，麓疝不痛，非痛断房事与厚味不可，若苍朮神麴山查白芷川芎枳实半夏皆要药，又宜随时月寒热加减，有热加梔子，坚硬加朴硝，秋冬加吴茱萸。}

白话译文

寒邪侵袭人体，在表则宜发汗驱散，入里则宜温中散寒。人体以阳气（生命活动的温煦动力）为根本，正如《内经》所言：阳气如同天上的太阳，失去正常运行则生命凋零。寒为阴性肃杀之气，阴盛则阳衰，阳气耗竭则人死。

张仲景著《伤寒论》，以伤寒为纲领立论。寒邪在三阳经（太阳、阳明、少阳），用桂枝、麻黄、柴胡、葛根等辛温药物发散；寒邪深入三阴经（太阴、少阴、厥阴），则非干姜、附子、肉桂、吴茱萸等辛热药物，以及人参、白术、甘草等甘温之品，无法驱除阴寒邪气、恢复元阳。

理中汤：治太阴脾经受寒，症见腹泻不口渴、寒多呕吐、腹痛便溏、脉沉无力等。脾居中焦，故名“理中”。人参为君补气益脾，白术为臣健脾燥湿（吸收多余水湿），甘草为佐和中补土，干姜为使温胃散寒。后世衍生出附子理中汤（加附子，治中寒更重者）、理中丸、桂枝人参汤、连理汤等十余变方。

四逆汤：治三阴伤寒，四肢厥冷（手足冰凉）、下利清谷、脉沉微细欲绝，甚或阴盛格阳（真寒假热，外现面红烦躁）。方用生附子、干姜大热回阳，炙甘草缓姜附之性且补中。必须冷服，因寒极格拒，热药热服则被拒而不入，冷服则顺势入内而发挥热力，即“热因寒用”之法。

当归四逆汤：治厥阴经寒邪伤血，手足厥冷、脉细欲绝。以当归、细辛养血通脉，桂枝散风寒，芍药、甘草、大枣调和营卫（气血循行系统），木通通利血脉关节。与四逆汤不同：四逆重在回阳，此方重在养血通脉，不用干姜附子之大热，以免劫夺阴血。

四逆散：治阳热之邪传入少阴，热结于里，四肢逆冷不温。与四逆汤判然有别——彼为阴寒直中，此为热邪内陷。用柴胡散热，枳实泄结，芍药收阴，甘草调中，属和解之法，非温热之剂。

真武汤：治少阴肾阳虚衰，水气泛滥，腹痛、四肢沉重疼痛、小便不利、自利等。肾阳（肾中温热之气）不足则不能制水，水饮停聚为患。附子温肾回阳、白术茯苓健脾利水，生姜散水气，芍药和阴止腹痛。方名“真武”，取北方水神镇水之义。

白通加人尿猪胆汁汤：治少阴病下利脉微，服白通汤（葱白、干姜、附子）后利仍不止、厥逆无脉、干呕而烦。此为阴盛格拒阳药，热药被寒气拒而不入，故加人尿、猪胆汁（属阴性之品）为向导，引阳药入阴分，即“反治法”——从其性以伏之。服后脉微续者生，脉暴出者死（正气脱散之兆）。

关键词

三阴三阳：伤寒六经分类，三阳（太阳/阳明/少阳）主表，三阴（太阴/少阴/厥阴）主里。

阴盛格阳：阴寒极盛，将残余阳气逼迫于外，外见假热（面赤、烦躁），内为真寒。

理中： 调理中焦（脾胃所在），恢复脾胃升降运化功能，为温补脾阳的核心治法。

厥逆： 手足逆冷，由阳气不能布达四末所致，有阴厥（寒）与阳厥（热极）之分。

反治（从治）： 以热药冷服、以寒引热，顺从病性表象以达治疗目的，非常规正治。

现代启示

祛寒之剂的核心逻辑，是“恢复系统温度以维持正常运转”——这与现代生理学中体温调节、基础代谢率的概念高度契合。低体温状态下，酶活性下降、循环减慢、消化吸收障碍，与中医“阳气衰微、脾胃失运”的描述如出一辙。仲景诸方中对“口渴与否”“脉象有力无力”“手足温凉”的细致鉴别，实质是在区分功能性抑制（寒证）与炎症性亢进（热证），这种辨证思维在现代急诊分诊中仍有参考价值。理中汤以饮食调养为辅（宋徽宗以冰煎药，治病求本），亦提示治疗须针对病因而非仅仅对抗症状。

（仅供文化学习，不构成医疗建议）

****留一个问题给你思考**：** 当一个人长期手脚冰凉、畏寒乏力、消化不良，现代医学往往排除器质性疾病后便无从入手——中医“阳虚”框架是否提供了一种更有整合力的解释视角？

医方集解：清暑之剂

原文

医方集解：清暑之剂

暑为阳邪，心属离火，故暑先入心，从其类也，已月六阳，尽出於地上，此气之浮也，经曰，夏气在经络，长夏气在肌肉，表实者里必虚，又热则气泄，故经曰，脉虚身热，得之伤暑，外证头痛口乾，面垢自汗，呕逆泄泻，少气倦怠，其大较也，有余证者，皆后传变也，伤暑有兼伤风者，有兼伤寒者，有兼伤湿者，有兼伤食者，有冒暑饮酒。

引暑入内者，有纳凉巨室，暑不得泄，反中入内者，有手足搐搦，名暑风者，有手足逆冷，名暑厥者，有昏不知人，为中暑者，洁古曰，中热为阳证，为有余，中暑为阴证，为不足，盖肺主气，夏月火盛灼金，则肺受伤而气虚，故多不足，凡中暑者，不可作中风治。

四味香薷饮〔散暑和脾〕

治一切感冒暑气，皮肤蒸热，头痛头重，自汗肢倦，或烦渴，或吐泻。〔暑为阳邪故蒸热，暑必兼湿故自汗，暑湿於心则烦，於肺则渴，於脾则吐利，上蒸於头则重而痛，暑能伤气，故倦怠。〕香薷〔一两〕、厚朴〔薑汁炒〕、扁豆〔炒五钱〕、黄连〔薑炒三钱〕、冷服〔香薷辛热，必冷服者，经所谓治温以清凉而行之也，热服作泻。〕

此手少阴手足太阴足阳明药也，香薷辛温香散，能入脾肺气分，发越阳气，以散皮肤之蒸热，厚朴苦温，除湿散满，以解心腹之凝结，扁豆甘淡，能消脾胃之暑湿，降浊而升清，黄连苦寒，能入心脾清热而除烦也。

〔李时珍曰，有处高堂大厦而中暑者，因纳凉太过，饮冷太多，阳气为阴邪所遏，反中入内，故见头痛恶寒之证，用香薷以发越阳气，散水和脾则愈，王履曰，此非中暑，盖亦伤寒之类耳，玉机微义曰，东垣论暑证，同冬月伤寒传变，为证不一，彼为寒邪伤形，此则暑热伤气，若元气虚甚，有一时不救者，与伤寒阳毒顷刻害人实同，启是病例，大开后人聋聩，活人书云，脉虚身热，谓之中暑，乃不足之证，头痛恶寒，形面拘垢，宜用温散之剂。〕

脉盛身热，谓之中热，乃有余之证，头痛壮热，大渴引饮，宜用清凉之剂，薛氏曰，中喝乃阴寒之证，当补阳气为主，少佐以解暑，先哲用乾薑附子，此推内经舍时从证之法也，喝音渴，即暑也，香薷饮乃散阳气导真阴之剂，若元气虚犯房劳而用之者，适所以招暑也，李士材曰，香薷乃夏月发汗之药，其性温热，只宜于中暑之人，若中热之人误服之，反成大害。

李时珍曰，香薷乃夏月解表之药，犹冬月之用麻黄，气虚者尤不可多服，今人谓能解暑，概用代茶，误矣，张兼善曰，风寒湿皆地之气，系浊邪，所以俱中足经，暑乃天之气，系清邪，所以中手少阴心经，其证多与伤寒相似，但伤寒初病未至烦渴，暑初病即渴，伤寒脉必浮盛，暑脉虚弱为不同耳，昂按张氏之辨证是也，

如风亦阳邪，属天气，尝中於头，未可言浊，又伤寒中足六经，虽系内经原文，然麻黄桂枝皆肺药，泻心数汤皆心药，未可执言伤足不伤手也，暑有冒有伤有伏有中四者轻重之分。}

本方除扁豆，名黄连香薷饮，治中暑热盛，口渴心烦，或下鲜血，本方除黄连，名三物香薷饮，治伤暑呕逆泄泻，再加茯苓甘草，名五物香薷饮，驱暑和中，再加木瓜，名六味香薷饮，治中暑湿盛。{热盛则加黄连以泻心火，湿盛则加茯苓木瓜以去脾湿。} 再加人参、黄耆、白朮、陈皮、名十味香薷饮，治暑湿内伤，头重吐利，身倦神昏。

{加参耆者，所以补肺益气，加苓朮陈草者，所以助脾调中，木瓜酸温利湿收脱，能于土中泻木，平肝而和脾，此外感而兼内伤之证，故用香薷清湿解表，而以诸药专调中宫也。} 三物香薷饮加羌活防风，治中暑兼中风，僵仆搐搦，或再加黄耆芍药。{暑月得病，手足搐搦，如惊风状，名暑风。} 三物香薷饮加乾葛，名香薷葛根汤，治暑月伤风欬嗽。{昂按此方当治伤暑泄泻。}

本方加茯神，治痺症。{独热不寒曰痺症，当责之暑邪，暑先入心，故加茯神以宁心。} 本方用香薷、扁豆、厚朴、木瓜、甘草，加香附、陈皮、苍朮、紫苏，名二香散。{盖合香薷饮香苏饮为一方也。} 治外感内伤，身热腹胀。清暑益气汤〔清暑益气，东垣〕治长夏湿热炎蒸，四肢困倦，精神减少，胸满气促，身热心烦，口渴恶食，自汗身重，肢体疼痛，小便赤澹，大便溏黄而脉虚者。

{暑湿蒸人，脾土受伤，故肢倦便溏，暑热伤肺，故气促心烦，口渴便赤，浊气在上，则生瞋胀，故胸满恶食，暑先入心，汗为心液，故自汗湿盛，故身痛身重，寒伤形，表邪外盛，故脉大而有余，暑伤气，元气耗伤，故脉虚而不足。} 黄耆、人参、白朮〔炒〕、苍朮、神麴〔炒〕、青皮〔麸炒〕、陈皮〔留白〕、甘草〔炙〕、麦冬、五味、当归〔酒炒〕、黄蘗〔酒炒〕、泽泻、升麻、葛根、薑枣煎。此手足太阴足阳明药也，热伤气，参耆益气而固表，湿伤脾，二朮燥湿而强脾，火盛则金病而水衰，故用麦冬五味以保肺而生津。{肺为水之上源，火旺剋金，则金不能生水，麦味合人参生脉生津。} 用黄蘗以泻热而湿水，青皮平肝而破滞，当归养血而和阴，神麴化食而消积，升葛解肌热而升清。

{清气上升，能生津液，又风能胜湿。} 泽泻泻湿热而降浊，陈皮理气，甘草和中，合之以益气强脾，除湿清热也。{李东垣曰，脾虚肺气先绝，故用黄耆闭腠理，止汗益气，脾胃既虚，阴火伤其生发之气，营卫大亏，血虚以人参补之，阳旺自能生阴血也，更加当归和血，又加黄蘗以救肾水，盖甘寒为火，火灭则心气得平而安也，心火乘脾，故用炙草泻火而补脾，少用恐滋满也，中满者去之，若腹中急痛急缩者，却宜多用。} 欬者去人参，为清浊相干，故以陈皮理之，长夏湿胜，故加二朮泽泻，上下分消其湿热也，湿胜则食不化，炒麴辛甘，青皮辛温，消食快气，五味麦冬人参，酸甘微寒，泻火热而益肺气，救庚金也，庚金大肠也，主津，医贯曰，有伤暑吐衄者，暑伤心，心虚不能生血，不宜过用寒凉以泻心，宜清暑益气，加丹皮生地犀角之类，盖暑伤心亦伤气，其脉必虚，以参耆补气，使能摄血，斯无弊也。} 本方除青皮泽泻乾葛，名黄耆人参汤。{东垣} 治暑伤元气，长夏倦怠，胸满自汗，时作头痛。{时痛时止，为内伤证。}

本方除白朮青皮麦冬五味，加茯苓、猪苓、柴胡、防风、羌活、连翘、知母，名补肝汤。{东垣} 治阴汗如水，阴冷如冰，脚痿无力。生脉散〔保肺生脉，千金〕治热伤元气，气短倦怠，口渴多汗，肺虚而欬。

{肺主气，火热伤肺，故气短，金为火制，不能生水，故口渴，气少，故倦怠，肺主皮毛，虚故汗出，虚火乘肺故欬。}

李东垣曰，津者庚，大肠所生，三伏之时，为庚金受困，若亡津液，汗太泄，湿热亢甚，燥金受困，风木无制，故风湿相搏，骨节烦痛，一身尽痛也。} 人参、麦冬〔五分〕、五味子〔七粒〕此手太阴阴药也，肺气旺则四脏之气皆旺，虚故脉绝短气也，人参甘温，大补肺气为君，麦冬止汗，润肺滋水清心泻热为臣，五味酸温敛肺，生津收耗散之气为佐，盖心主脉，肺朝百脉，〔百脉皆朝于肺。〕补肺清心，则气充而脉复，故曰生脉也，〔人有将死脉绝者，服此能复生之，其功甚大。〕夏月炎暑，火旺剋金当以保肺为主，清晨服此，能益气而祛暑也。

{李东垣曰，手阳明大肠，手太阳小肠，皆属足阳明胃，大肠主津，小肠主液，大肠小肠，受胃之阳气，乃能行津液於上焦，灌溉皮毛，充实腠理，若饮食不节，胃气不充，大肠小肠，无所禀气，故津液涸竭焉，又曰，脉者元气也，人参之甘，补元气，泻火热，麦冬之苦寒，补水源而清燥金，五味之酸以泻火，补庚大肠与肺金，又曰夏月加黄耆甘草服之，令人气力涌出。

经疏曰，麦冬实足阳明胃经之正药。} 本方加陈皮、炙甘草、名五味子汤，蒸饼为丸，名补气丸，治肺虚少气，欬嗽自汗，本方加黄耆为君，甘草桔梗为佐，名补气汤，治气虚自汗怔忡，再加茯神、远志、木通、名茯神汤，治脉虚欬则心痛，喉中介介或肿。六一散〔利水泻火，河间，一名天水散〕治伤寒中暑，表里俱热，烦躁口渴，小便不通，泻痢热症，霍乱吐泻，下乳滑胎，解酒食毒，偏主石淋。{暑热皆阳邪，在表则发热，在里则泻痢，霍乱发症，在上则烦渴，在下则便秘，或热泻，火气煎灼，精结成石，则为石淋。} 滑石〔六两〕、甘草〔一两〕为末，冷水或灯心汤调下。〔丹溪曰，泄泻及呕吐生薑汤下。〕中寒者，加硫磺少许。此足太阳手太阴药也，滑石气轻能解肌，质重能清降，寒能泻热，滑能通窍，淡能行水，使肺气降而下通膀胱，〔火退则肺气下降，故能生水而利小便。〕故能祛暑住泻，止烦渴而行小便也，〔小便利则大便实，而泻自止。〕

加甘草者和其中气，又以缓滑石之寒滑也，加辰砂者，以镇心神，而泻丙丁之邪热，〔小肠为丙火，心为丁火。〕其数六一者，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义也。{故又名天水散，刘河间曰，统治上下表里诸病，盖取其能通除上下三焦湿热也，然惟体盛湿多之人，宜服之以解暑利水，使湿热从小便出，若无热之人而多服此，则反耗其津液而转渴甚矣，又当服生脉散。}

本方加辰砂少许，〔清心〕名益元散，加薄荷少许，〔清肺〕名鸡苏散，加青黛少许，〔清肝〕名碧玉散，治同，本方加红麴五钱，名清六丸，治赤痢，〔赤属热，伤血分，红麴能调六腑之血。〕加乾薑五钱，名温六丸，治白痢，〔白属热伤气分，乾薑能散湿热之气。〕本方加生柏叶、生车前、生藕节、名三生益元散，治血淋，本方加牛黄治虚烦不得眠，本方除甘草加吴茱萸一两，名茱萸六一散，治湿热吞酸，本方除滑石，加黄耆六两，大枣煎，热服，名黄耆六一散，治诸虚不足，盗汗消渴。{凡渴证防发痈疽，宜黄耆六一散，吞忍冬丸。}

缩脾饮〔理脾清暑〕

清暑气，除烦渴，止吐泻霍乱，及暑月酒食所伤。砂仁、草果〔煨去皮〕、乌梅、甘草〔炙四两〕、扁豆〔炒研〕、乾葛〔二两〕此足太阴阳明药也，暑必兼湿，而湿属脾土，暑湿合邪，脾胃病矣，故治暑必先去湿，砂仁草果，辛香温散，利气快脾，消酒食而散湿，扁豆专解中宫之暑而渗湿。〔湿盛则津不生而渴。〕葛根能升胃中清阳而生津，〔风药多燥，惟葛根能生津。〕乌梅清热解渴，甘草补土和中。

消暑丸〔利湿清暑，海藏〕

治伏暑烦渴，发热头痛，脾胃不利。半夏〔一斤醋五斤煮乾〕、茯苓、甘草〔半斤生用〕、薑汁糊丸，勿见生水，热汤下，有痰生薑汤下。此足太阴太阳药也，长夏炎蒸，湿土司令，故暑必兼湿，证见便秘烦渴，或吐或利者，以湿胜则气不得施化也，此方不治其暑而治其湿，用半夏茯苓行水之药，少佐甘草以和其中，半夏用醋煮者，醋能开胃散水，敛热解毒也，使暑气湿气俱从小便下降，则脾胃和而烦渴自止矣，局方取此名消暑丸，意甚深远，伤暑而发热头痛者，服此尤良，本方一两，加黄连二钱，名黄连消暑丸，治伏暑烦渴而多热痰。

大顺散〔温中散暑〕

治冒暑伏热，引饮过多，脾胃受湿，水穀不分，清浊相干，阴阳气逆，霍乱吐泻，脏腑不调。乾薑、桂、杏仁〔去皮尖〕、甘草、等分，先将甘草用白砂炒，次入薑杏炒过，去砂，合桂为末，每服二钱。此足太阳药也，〔从仲景太阳例药变用。〕夏月过於饮冷簌寒，阳气不得伸越，故气逆而霍乱吐泻也，脾胃者，喜燥而恶湿，喜温而恶寒，乾薑肉桂，散寒燥湿，杏仁甘草，利气调脾，皆辛甘发散之药。

升伏阳於阴中，亦从治之法也，如伤暑无寒证者，不可执泥。〔中伤暑毒，阳外阴内，故治之多用暖剂，如大顺散，香薷饮之类，大蒜辛热通窍，故亦治之，然有阴阳二证，寒热不同，治当审慎，吴鹤皋曰，此方非治暑，乃治暑月饮冷受伤之脾胃耳。〕

五苓散〔暑湿相搏，方见利湿门〕

治暑毒入心，发热大渴，小便不利，及暑湿相搏，自汗身重，渴者去桂加黄连。〔朱丹溪，滑伯仁，每疑暑病不当发汗，盖暑伤心，热伤气，汗为心液，汗多必致亡阳，惟用香薷饮，五苓散，利水之药，使暑气从小肠膀胱下降，则病易愈，而元气无损矣。〕

人参白虎汤〔太阳中暑，方见泻火门〕

治太阳中暍，身热汗出，足冷恶寒，脉微而渴。

竹叶石膏汤〔伤暑发渴，方见泻火门〕

治伤暑发渴脉虚。

白话译文

暑邪（夏季热邪）属阳，心在五行对应离火，故暑邪最先侵犯心脏，同气相求。农历四月起，阳气全部升浮于地面，人体之气亦随之外散。《内经》说，夏季邪气在经络（运行气血的通道），长夏邪气在肌肉；体表充实则内里必虚，热则气泄，故脉虚身热是伤暑的典型表现。外在症状有头痛口干、面色垢腻、自汗、呕吐泄泻、气短倦怠，这是暑证的大略。

伤暑可兼夹风、寒、湿、食等多种外邪，也有因饮酒引暑入内、纳凉过度致阳气郁闭、出现手足抽搐（暑风）、手足逆冷（暑厥）或昏迷不省（中暑）等变证。洁古（金代医家张元素）指出：中热为阳证有余，中暑为阴证不足；肺主气，夏月火盛灼肺，肺气受伤，故多见不足之证。凡中暑者，切不可按中风论治。

四味香薷饮：治一切感冒暑气，皮肤蒸热、头痛沉重、自汗肢倦，或烦渴、或吐泻。方用香薷一两、厚朴（姜汁炒）、扁豆（炒）各五钱、黄连（姜炒）三钱，须冷服（因香薷辛热，冷服方能引药入里，热服反致腹泻）。香薷辛温芳散，入脾肺气分，发越被郁之阳气，散皮肤蒸热；厚朴苦温，除湿散满，解心腹凝结；扁豆甘淡，消脾胃暑湿、升清降浊；黄连苦寒，入心脾清热除烦。由此方可演化出黄连香薷饮（去扁豆，治热盛口渴、或下鲜血）、三物香薷饮（去黄连，治呕逆泄泻）、五物至十味香薷饮等，随兼证之轻重加减。

清暑益气汤（李东垣方）：治长夏湿热炎蒸，四肢困倦，精神减少，胸满气促，身热心烦，口渴恶食，自汗身重，脉虚等。方以黄耆、人参、白术补气固表，苍术燥湿健脾，麦冬、五味子保肺生津，黄柏泻热坚肾，当归养血和阴，升麻、葛根解肌升清，泽泻降浊利湿，青皮、陈皮、神曲理气消食，炙甘草和中，生姜大枣调和营卫，合力益气强脾、除湿清热。东垣指出：暑伤气，元气虚损时脉虚无力，此与寒伤形、脉大有余截然不同，临证须分清。

生脉散（《千金方》）：治热伤元气，气短倦怠，口渴多汗，肺虚咳嗽。人参甘温大补肺气为君，麦冬清心润肺止汗为臣，五味子收敛肺气、生津止泄为佐。三药合用，气阴双补，脉道充盈，故名“生脉”。心主脉，肺朝百脉，补肺清心则气充脉复。夏月炎暑，清晨服此能益气祛暑。

六一散（刘河间方，又名天水散）：治伤寒中暑，表里俱热，烦躁口渴，小便不通，泻痢热症，霍乱吐泻等。滑石六两、甘草一两研末，冷水或灯心汤调服。滑石气轻解肌、质重清降、寒能泻热、滑能通窍、淡能行水，使肺气下通膀胱，祛暑止泻；甘草和中，缓滑石之寒滑。六比一之数，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义。可加辰砂名益元散（清心）、加薄荷名鸡苏散（清肺）、加青黛名碧玉散（清肝）。

缩脾饮：清暑气，除烦渴，止吐泻霍乱，及暑月酒食所伤。砂仁、草果辛香温散，快脾消食散湿；扁豆解中宫暑湿；葛根升清生津；乌梅清热解渴；炙甘草补土和中。

消暑丸（王好古方）：治伏暑烦渴，发热头痛，脾胃不利。半夏用醋煮（醋能开胃散水、收敛解毒），配茯苓行水，少佐甘草和中，以姜汁糊丸，热汤送服。此方不直接治暑，而是治暑必兼之湿，使湿气从小便下降，则脾胃和而烦渴自止。

大顺散：治冒暑伏热、饮冷过多、脾胃受湿，霍乱吐泻，脏腑不调。干姜、肉桂散寒燥湿，杏仁利气，甘草调脾，先以白砂炒制，诸药辛甘发散，升伏阳于阴中，为“从治法”（以热治热，顺从病势）。若伤暑而无寒证者，不可拘泥此方。

五苓散、人参白虎汤、竹叶石膏汤，分见利湿门、泻火门，于此引录，分治暑湿相搏、太阳中暍、伤暑脉虚诸证。

关键词

暑邪：夏季特有的外感热邪，阳邪，易伤气耗津，常兼夹湿邪致病。

中暑与中热： 中暑为阴证不足（元气虚，脉虚），中热为阳证有余（热邪实，脉盛），治法截然不同，不可混淆。

从治法： 即"反治法"，以热药治热证，顺从疾病表象用药，实则针对病机根本（如大顺散以辛热散阴寒之伏遏）。

生脉： 气阴两虚时脉道失充、脉象细弱，人参、麦冬、五味子三药合用补气养阴，使脉道充盈复常。

暑必兼湿： 暑季湿气当令，暑邪多夹湿邪同病，故清暑方中普遍配伍利湿之品（茯苓、泽泻、扁豆等）。

现代启示

中医清暑诸方揭示了一个被现代人忽视的规律：夏季致病的核心矛盾往往不是"外面太热"，而是**内外温差失衡**。
古人所说"纳凉太过、饮冷太多、阳气为阴邪所遏"，与今天长期处于空调环境、大量饮用冷饮的生活方式高度吻合——现代人的"空调病"（畏风、肌肉酸痛、脾胃不适），与古籍描述的"阴寒遏阳"之暑证几乎如出一辙。

生脉散（人参+麦冬+五味子）三药合用，在现代研究中已被证实具有改善心肌耗氧、调节自主神经的作用，作为注射剂广泛应用于临床急救。六一散的滑石甘草组合，其物理降温与渗利水湿的思路，与现代补液疗法中纠正电解质失衡的逻辑有异曲同工之处。

需特别说明：以上内容仅供传统文化学习，不构成任何医疗建议，具体用药须由执业医师辨证指导。

****留一个问题引发思考**：** 当你在夏天猛喝冰水、或长时间待在低温空调房后出现疲惫乏力、胃口全无时，你认为身体真正需要的是"降温"，还是"复阳"？

医方集解：利湿之剂

原文

医方集解：利湿之剂

{湿为阴邪，经曰，地之湿气，感则害皮肉筋脉，又曰，诸湿肿满，皆属于脾，湿者土之气，土者火之子，故湿每能生热，热亦能生湿，如夏热则万物润溽也，湿有自外感得者，坐卧卑湿，身受水雨也，有身内伤得者，生冷酒麵，纵恣无度，又脾虚肾虚，不能防制也，有伤风湿者，有伤热湿者，有伤寒湿者，有伤暑湿者，有中湿而喎斜不遂，舌强语涩，昏不知人，状类中风者，湿在表在上，宜发汗，在里在下，宜渗泄，里虚者，宜实脾，挟风而外感者，宜解肌，挟寒而在半表半里者，宜温散，凡中湿者，不可作中风治。}

五苓散〔利湿泻热，仲景〕治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胃中乾，烦躁不得眠，欲饮水者，少少与之，令胃气和则愈，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此汤主之，〔脉浮为表证仍在，便秘热渴为腑证已急，用此两解表里。〕及中风发热，六七日不解而烦，有表里证，渴欲饮水，水入即吐，名曰水逆，〔表以外证未罢言，里以烦渴属腑言，邪热挟积饮上逆，故水外格而不入。〕及伤寒痞满，服泻心汤不解，渴而烦躁，小便不利，{功擅荡热滋燥，导饮生津，故亦为消痞良方。

程郊倩曰，邪在上焦而治在下焦者，使浊阴出下窍，而清阳之在上焦者，自能宣化矣，心邪不从心泻而从小肠泻，又一法也，昂按此乃正治，非又一法也，乃脏实而泻其腑也。} 通治诸湿腹满，水饮水肿，呕逆泄泻，水寒射肺，或喘或欬，中暑烦渴，身热头痛，膀胱积热，便秘而渴，霍乱吐泻，痰饮湿症，身痛身重。

{此皆伤湿之见证也，湿胜则脾不运，土不能制水，溢於皮肤则肿胀。

并於大肠则泄泻，水停心下则呕逆，水寒射肺则喘欬，暖先入心故烦渴，五苓利小水，降心火，故兼治中暑烦渴，肺病则金不能生水，膀胱热则阳不能化阴，故便秘而渴，阴阳不利，则霍乱吐泻，湿胜则身痛身重，大抵下不通利，则阴阳不能升降而变证多矣。}

猪苓、茯苓、白朮〔炒十八铢〕、泽泻〔一两六铢半〕、桂〔半两按杂病当用桂，伤寒证中表未解者仍当用桂枝，兼取解表。〕为末，每服三钱，服后多饮热水，汗出而愈，伤暑者加硃砂灯心煎。此足太阳药也，太阳之热，传入膀胱之腑，故口渴而便不通，经曰，淡味渗泄为阳，二苓甘淡入肺而通膀胱为君，〔水无当於五味，故淡能利水。

茯苓走气分，猪苓走血分，然必上行入肺，而后能下降入膀胱也。〕鹹味涌泄为阴，泽泻甘鹹入肾膀胱，同利水道为臣，益土所以制水，故以白朮苦温健脾去湿为佐，膀胱者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故以肉桂辛热为使，热因热用，引入膀胱以化其气，使湿热之邪，皆从小水而出也。

{若汗下之后，内亡津液而便不利者，不可用五苓，恐重亡津液，而益亏其阴也，勿治之便利自愈，亦有大热如狂，小便不利而用此汤者，欲使太阳随经之邪，直达膀胱，由溺而出也，大热利小便，亦釜底抽薪之义，陈来章曰，治秘之道有三，一曰肺燥不能化气，故用二苓泽泻之甘淡，以泄肺而降气，一曰脾湿不能升

精，故用白朮之苦温，以燥脾而升精，一曰膀胱无阳不能化气，故用肉桂之辛热，以温膀胱而化阴，使水道通利。

则上可以止渴，中可以去湿，下可以泄邪热也，李东垣曰，五苓散太阳里之下药也，太阳高则汗而发之，下则引而竭之，渴者邪入太阳本也，当下之，使从膀胱出也，小便利者不宜用，然太阳病热而渴，小便虽利，亦宜五苓下之，又曰，邪在荣卫之间，谓之半表半里，五苓散分阴阳膀胱经之半表半里也，理中汤治吐泻上下之半表半里也，里，表之里也，太阳本膀胱腑也。

活人云，脉浮大是表证，当汗，其人发热烦渴，小便赤却当下，此是表里俱见，五苓散主之，五苓利水，何以能止渴生津，盖湿热壅於中焦，则气不得施化，故津竭而小便不通也，用五苓利其小水，则湿热下消，津回而渴止矣，亦内经通因通用之意，李东垣曰，伤饮者，无形之气也，宜发汗，利小便，以导其湿，伤食者，有形之物也，轻则消化或损穀，重则方可吐下。}

李方去桂名四苓散，{李东垣曰，无恶寒证，不可用桂，周扬俊曰，五苓为渴而小便不利者设，若不渴则茯苓甘草汤足矣，若但渴则四苓足矣。}本方加辰砂，名辰砂五苓散，并治小便不利，本方加苍朮，名苍桂五苓散，治寒湿，本方加茵陈，名茵陈五苓散，治湿热发黄，便秘烦渴，本方加羌活，名元戎五苓散，治中焦积热，本方加石膏、滑石、寒水石，以清六腑之热，名桂苓甘露饮，〔宣明别见火门。〕

本方去桂、泽泻、名猪苓散，〔金匱〕治呕吐病在膈上，思饮水者，本方单用肉桂茯苓等分，蜜丸，名桂苓丸，治冒暑烦渴，引饮过多，腹胀便赤，本方单用泽泻〔五两〕白朮〔二两〕名泽泻汤，〔金匱〕治心下支饮，常苦眩冒，本方单用茯苓白朮等分，名茯苓白朮汤，治脾虚不能制水，湿盛泄泻，再加郁李仁入薑汁服，名白茯苓汤，治水肿，本方加川楝子，治水疝，本方加人参，名春泽汤，再加甘草，〔合四君子〕亦名春泽汤，治无病而渴，与病瘥后渴者。

本方去桂，加苍朮、甘草、芍药、栀子、黄芩、羌活，名二朮四苓汤，通治表里湿邪，兼清暑热，本方倍桂加黄耆如朮之数，治伤暑大汗不止，本方加甘草、滑石、栀子、入食盐灯草煎，名节庵导赤散，治热畜膀胱，便秘而渴，如中湿发黄加茵陈，水结胸加木通，本方合益元散治诸湿淋漓，再加琥珀，名茯苓琥珀汤，〔谦甫〕治小便数而欠，〔小便频而短也〕本方合平胃散，名胃苓汤，一名对金饮子，治中暑伤湿，停饮夹食，腹痛泄泻，及口渴便秘。

{此上下分消其湿也，按机要论泄泻有属风属湿属寒属火，此因为外感者也，三因言七情感动，脏气不平，亦致溏泻，此因为内伤者也，外则当调六气，内则当调五脏，又有因饮良所伤而泄者，法当消导，因风簸泄者，当解散，因痰积上焦，致大肠不固而泄者，当除痰，有脾胃气虚而泄者，当补中益气，使胃气升腾而泄自止。}

本方合黄连香薷饮，名薷苓汤，治伤暑泄泻，本方合小柴胡汤，名柴苓汤，治发热泄泻口渴，疟疾热多寒少，口燥心烦，以上三方，并加薑枣煎，深师用本方治发白及秃落，朮〔一斤〕、桂〔半斤〕、二苓泽泻〔各四两〕更名茯苓朮散。猪苓汤〔利湿泻热，仲景。〕治阳明病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通。

{成氏曰，脉浮发热，上焦热也，渴欲饮水，中焦热也，小便不利，热结下焦，津液不通也，准绳曰，此浮字误也，是脉字下脱一不字也，活人云，脉浮者，五苓散，脉沉者，猪苓汤，按太阳篇，五苓散乃猪苓，茯苓，泽泻，加桂，朮，阳明篇，猪苓汤亦前二味加滑石，阿胶，桂，朮，辛甘为阳主外，阿胶，滑石，甘寒

为阴主内，但阳明为表之里，不当言脉沉，又详少阴篇下利六七日，欬而呕渴，心烦不得眠者，猪苓汤主之，虽不言脉沉，然少阴之脉必沉也。

以此推之，成氏随文误释明矣，昂按猪苓汤味淡气轻，虽三焦通用之药，其实太阳药也，成氏註释深为当理，仲景列之阳明篇，亦用治少阴渴利，取其降火行水，则利自止，烦渴自退，乃泻少阴之腑，以安少阴之经，非正治少阴药也，若谓其治少阴病，便为少阴药，太阳亦有用四逆者，岂四逆便为太阳药乎，且改脉浮为不浮，方书中无此文法，少阴之腑膀胱也。} 少阴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呕渴，心烦不得眠。

{下利不渴者，里寒也，渴者，阳邪入里，心烦不眠，知挟热也，欬而渴呕，有停饮也，渴而下利，知小便必不利，是热邪已入膀胱也，宜利小便，则热降而便实。}

通治湿热黄疸，口渴溺赤。猪苓、茯苓、泽泻、滑石、阿胶〔各一两〕此足太阳阳明药也，热上壅则下不通，下不通热益上壅，又湿郁则为热，热蒸更为湿故心烦而呕渴，便秘而发黄也，淡能渗湿，寒能胜热，茯苓甘淡，渗脾肺之湿，猪苓甘淡，泽泻鹹寒，泻肾与膀胱之湿，滑石甘淡而寒，体重降火，气轻解肌，通行上下表里之湿，阿胶甘平润滑，以疗烦渴不眠，要使水道通利，则热邪皆从小便下降，而三焦俱清矣，吴鹤臬曰，以诸药过燥，故又加阿胶以存津液。

{按徐之才曰，燥可去湿，桑白皮赤小豆之类是也，王好古曰，滑石为至燥之剂，盖皆以行水之药为燥，而不以燥热之药为燥也，故陶隐居欲於十剂之外加寒热二剂，愚所着本草备要，则以热药为燥剂，而以行水属通剂矣，五苓泻湿胜，故用桂朮，猪苓泻热胜，故用滑石。}

茯苓甘草汤〔水饮悸厥仲景〕

治伤寒水气乘心，厥而心下悸者，先治其水，却治其厥，不尔，水渍入胃，必作利也，〔太阳证饮水过多，水停心下必悸，火畏水，故心惕惕然动，不自安也。〕亦治伤寒汗出不渴者，{经曰，伤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此汤主之，汗而不渴为邪热未入里，故但解表利水而兼和中。}亦治膀胱腑欬，欬而遗溺。茯苓、桂枝〔二两〕、甘草〔一两〕、生薑〔三两〕此足太阳药也，淡能渗水，甘能宁心助阳，故用茯苓，辛能散饮，温能发汗解肌，故用薑桂，益土可以制水甘平能补气和，故用甘草。

{按悸证有过汗而悸者，有吐下而悸者，有气虚而悸者，惟饮之为悸甚於他邪，以水停心下，无所不入，侵於肺则欬，传於胃为呕，溢於皮肤为肿，渍於肠间为利，故经曰，先治其水，后治其厥，厥为邪之深者，犹先治水，况病之浅者乎。}本方去生薑，加白朮，名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汤，〔仲景〕治伤寒吐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脉沉紧，发汗则动经，身为振摇者。

{逆满气冲，寒邪伏饮，上搏於膈也，故令头眩，沉为在里，且既经吐下，复发其汗，则阳益虚而津液耗，故身振摇也，与此汤导饮和中，益阳固卫。}金匱用治心下有痰饮，胸膈支满，目眩。

小半夏加茯苓汤〔水饮痞眩，金匱，三因名大半夏汤〕治卒呕吐，心下痞，膈间有水，眩悸。{水气上逆则呕，水停膈间则痞，上於头则眩，凌於心则悸。}半夏〔一升〕、茯苓〔三两〕、生薑〔半斤〕此足太阳阳明药也，半夏生薑行水气而散逆气，能止呕吐，茯苓宁心气而泄肾邪，利小便，火因水而下行，则悸眩止而痞消矣。本方除茯苓，名小半夏汤，〔金匱〕治支饮呕吐不渴，亦治黄疸，{金匱云，呕家本渴，渴者为欲解，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饮故也，小半夏汤主之，呕吐，津液去，必渴，不可因渴而遂以为热。}本方除茯苓生薑，加人参白蜜，名大半夏汤，〔金匱〕治反胃食入即吐。

{李东垣曰，辛药生薑之类，治呕吐，但治上焦气壅表实之病，若胃虚穀气不行，胸中闭塞而呕者，惟宜益胃推扬穀气而已，勿作表实，用辛药泻之，故用小半夏汤，不愈者，服大半夏汤立愈，此仲景心法也。}

加味肾气丸〔水盪下消金匱肾气丸，即桂附八味丸，治妇人转胞，无车前牛膝。〕

治脾肾大虚，吐腹胀大四肢浮肿，喘急痰盛，小便不利，大便溏黄，已成蛊证，亦治消渴，饮一溲一。{经曰，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上下溢於皮肤，故为跗肿，肾消者，肾水衰竭，龙雷之火不安其位，上炎於胃，消渴引饮，饮入於胃，下无火化，直入膀胱，故饮一溲一也，用桂附辛热，引真火归元，地黄纯阴，壮真水滋肾，为治下消之剂。}

熟地黄〔四两〕、茯苓〔三两乳拌〕、山药〔微炒〕、丹皮〔酒炒〕、山萸肉〔酒润〕、泽泻〔酒浸〕、川牛膝〔酒浸〕、车前子〔微炒〕、肉桂〔一两〕、附子〔制熟五钱〕、蜜丸。

此足太阴少阴药也，土为万物之母，脾虚则土不能制水而洋溢，水为万物之源，〔天一生水〕肾虚则水不安其位而妄行，以致汎滥皮肤肢体之间，因而攻之，虚虚之祸，不待言矣，{经曰，毋盛盛，毋虚虚，貽人祸殃。}桂附八味丸，滋真阴而能行水，{地黄茯苓泽泻桂附，皆能行水。}补命火因以强脾，{桂附补命门火，火能生土，土强则能防水，阳能化阴，阴化则便溺通。}

加车前利小便，则不走气，加牛膝益肝肾，藉以下行，故使水道通而肿胀已，又无损於真元也。{喻嘉言曰，按此方济生以附子为君，此薛新甫重订以茯苓为君，然肾之关门不开，必以附子回阳，蒸动肾气，其关始开，胃中积水始下，以阳主开故也，关开即不用茯苓牛膝车前而水亦下，关闭则车前茯苓用至无算，抑莫之如何矣，用方者将君附子乎，抑君茯苓乎。}

何柏斋曰，论造化之机，水火而已，宜平不宜偏，宜交不宜分，火宜在下，水宜在上，则易交也，交则为既济，不交则为未济，分而离则死矣，消渴证不交，而火偏盛也，水气证不交，而水偏盛也，乾始坤成，至其交合变化之用，则水火二气也，大旱而物不生，火偏盛也，大涝物亦不生，水偏盛也，人之脏腑，以脾胃为主，然脾胃能化物与否，实出於水火二气，非脾胃之能也，火盛则脾胃燥，水盛则脾胃湿，皆不能化物，乃生诸病，水肿之病，盖水病而火不能化也。

导水补火，使二气和平，则病去矣，医贯曰，火为阳之根，水为阴之根，而水与火之总根，两肾之间动气是也，余於五行之中，独重水火，而其生剋之妙用，又与世论不同，世人皆曰水剋火，而余独曰水养火，世人皆曰金生水，而余独曰水生金，世人皆曰土剋水，而余独於水中补土，世人皆曰木剋土，而余独升木以培土，若此之论，谁则信之，詎知君相二火，以肾为宫，水剋火者，后天有形之水火，水养火者，先天无形之水火也。

今之言补肺者，人参黄耆，黄芩麦冬，五味诃子，泻肺者，葶苈枳壳，病之轻者，岂无一效，若本原亏损者，毫不相干，盖肺金之气，夜卧则归藏於肾水之中，肺名娇脏，畏寒畏热，肾中有火，则金畏火形而不敢归，肾中无火，则水冷金寒而不敢归，或为喘胀，为哮喘，为不寐，为不食，纍纍若丧家之狗，惟收敛之仅似有理，然不得其门，从何而入，仁斋云，肺出气，肾纳气，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本，肾虚不能纳气归元，必壮水之主。

或益火之源，水向火中生矣，混沌之初，何尝有土，自天一生水，而水之凝结处始为土，此后天卦位，艮土居坎水之次也，坚者为石，最坚者为金，可见水土金先天一原也，肺为土之子，先补其子，使不食母之气，

则母不衰，亦见金生土之义矣，至於木能剋土，举世欲伐之，余谓木藉土以生，岂有反剋之理，木乃生生之气，始於东方，春升之气也，阳气也，元气也，胃气也，同出而异名也，譬之种树，雨以润之，风以散之，日以暄之，使得遂其生发长养之天而已矣。

及其生意将竭，则又当敛其生生之气於水土之中，以为来春生发之本焉，有伐之之理乎，此东垣脾胃论用升柴以疏木气，谆谆言之也，但未及雨润风散，及归根复命之理耳，余特申五行妙用，专以水火为重也，又曰，人身水火，原自均平，偏者病也，火偏多者，补水配火，不必去火，水偏多者，补火配水，不必去水，譬之天平，此重则彼轻，一边重者，只补足轻者之一边，决不凿去法马。

今之欲泻水降火者，凿法马者也，难经曰，阳气不足，阴气有余，当先补其阳而后泻其阴，阴气不足，阳气有余，当先补其阴而后泻其阳，营卫通行，此其要也，昂按此即内经亢则害承乃制之义也。}

越婢汤〔风水，金匱〕

治风水，恶风，一身悉肿，脉浮不渴，续自汗出，无大热者，〔经曰，肝肾并沉为石水，并浮为风水，水在皮肤，故脉浮，里无热，故不渴，病本於风，故汗出恶风，无大热者，热未尽退也。〕麻黄〔六两〕、石膏〔八两〕、生薑〔三两〕、甘草〔二两〕、大枣〔十二枚〕、恶风者加附子，此足太阳药也。

风水在肌肤之间用麻黄之辛热以泻肺，石膏之甘寒以清胃，〔肺主通调水道，胃主分别水穀〕甘草佐之，使风水从毛孔中出，又以薑枣为使，调和荣卫，不使其太发散耗津液也。〔胃为十二经之主，脾治水穀为卑脏若婢，经曰，脾主为胃，行其津液，是方名越婢者，以发越脾气，通行津液，外台一名越脾汤，即此义也。〕

防己黄耆风〔风水诸湿，金匱〕治风水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解见前〕及诸风诸湿，麻木身痛。〔按东垣曰，麻木为风，三尺童子皆知之，细核则有区别，如久坐亦麻木，绳缚之人亦麻木，非有风邪，乃气不行也，当补肺气，麻木自去矣，愚谓因其气虚，故风邪入而踞之，所以风为虚象，气虚其本也。〕

防己、黄耆〔一两〕、白朮〔七钱半〕、甘草〔五钱炙〕、每服五钱，加薑枣煎，腹痛加芍药，喘加麻黄，有寒加细辛，气上冲加桂枝，热肿加黄芩，寒多掣痛加薑桂，湿盛加茯苓苍朮，气满坚痛加陈皮枳壳苏叶。此足太阳太阴药也，防己大辛苦寒，通行十二经，开窍泻湿，为治风肿水肿之主药，黄耆生用达表，治风注肤痛，温分肉实腠理，白朮健脾燥湿，与黄耆并能止汗为臣，防己性险而捷，故用某草甘平以缓之，又能补土制水为佐，薑枣辛甘发散，调和荣卫为使也。

本方去白朮薑枣，加茯苓〔为君〕桂枝，名防己茯苓汤，〔金匱〕治水在皮肤四肢，聂聂而动，名皮水。

〔防己行经络，茯苓善渗泄，黄耆达皮肤，桂枝走肢节，按五水脉浮恶风，骨节疼痛，名风水，脉浮附肿，按之没指，其腹如鼓，不恶风，不渴，名皮水，当发其汗，又云，恶寒不渴，名风水，不恶寒而渴，名皮水，假令皮水不渴，亦当发汗，脉沉迟，自喘，名正水，脉沉腹满不喘，水积胞中，坚满如石，名石水，脉沉迟，发热，胸满，身肿，汗如柏汁，名黄汗。〕

本方加人参〔一两〕、生薑〔二两〕防己白朮各增三倍，名防己汤，〔活人〕治风温脉浮，多汗身重。〔中风之脉，阳浮而滑，阴濡而弱，风来乘热，变为风温，忌发汗误汗者，以此汤救之。〕

肾着汤〔湿伤腰肾，金匱，一名甘薑苓朮汤〕

治伤湿身重，腹痛腰冷不渴，小便自利，饮食如故，病属下焦，{肾主水，湿性下流，必舍於其所合而归於坎势也，腰为肾之府，冷湿之邪着而不移，故腰冷身痛，是着痺也，此由身劳汗出，衣里冷湿，久久得之。}宣明用治胞痺膀胱热痛，瀹於小便，上为清涕。{风寒湿邪，客於胞中，气不能化，故水道不通，足太阳经上络额脑，太阳经气不得下行，上入脑而流於鼻，则为清涕。}

乾薑〔炮〕、茯苓〔四两〕、甘草〔炙〕、白朮〔炒二两〕、有寒者加附子，经心录加肉桂、泽泻、杜仲、牛膝、治同，此足少阴太阳药也，乾薑辛热以燥湿，白朮苦温以胜湿，茯苓甘淡以渗湿，甘草甘平和中而补土，此肾病而皆用脾药，益土正所以制水也。{喻嘉言曰，腰冷如坐水中，非肾之精气冷也，故饮食如故，便利不渴，且与肠胃之腑无预，况肾脏乎，故但用甘温从阳，淡渗行水之药足矣，昂按此乃外感之湿邪，非肾虚也。}

舟车丸〔阳水肿胀，河间倣仲景十枣例，制此方，治一切水湿。〕

治水肿水胀，形气俱实。{肿胀者，水道壅遏也，形气俱实，口渴面赤，气粗腹坚，大小便秘也，阳水先肿上体，肩背，手膊，手三阳经，阴水先肿下体，腰腹，胫肘，足三阴经，肿属肝，肿则阳气犹行，如单胀而不肿者，名蛊胀，为木横剋土难治，肿胀朝宽暮急为血虚，暮宽朝急为气虚，朝暮俱急为气血两虚，肿胀由心腹而散四肢者吉，由四肢而入心腹者危。}

男自下而上，女自上而下者，皆难治，肿胀唇黑则伤肝，缺盆平则伤心，脐出则伤脾，足心平则伤肾，背平则伤肺，皆不可治，腹胀身热脉大者，是逆也，多死。}黑牵牛〔四两炒〕、大黄〔二两酒浸〕、甘遂〔麪里煨〕、大戟〔麪里煨〕、芫花〔醋炒〕、青皮〔炒〕、橘红〔一两〕、木香〔五钱〕、轻粉〔一钱〕、水丸。

此足太阳药也，牵牛、大黄、大戟、芫花、甘遂、皆行水之厉剂也，能通行十二经之水，然肿属於脾，胀属於肝，水之不行，由於脾之不运，脾之不运，由於木盛而来侮之，是以不能防水而洋溢也，青皮木香，疏肝泄肺而健脾，与陈皮均为导气燥湿之品，使气行则水行，脾运则肿消也，轻粉无窍不入，能去积痰，故少加之，然非实证，不可轻投，本方减芫花、大戟、青皮、陈皮、木香，加芒硝、郁李仁，名浚川散，薑汤下五分，治同。

疏凿饮子〔阳水〕

治遍身水肿，喘呼口渴，大小便秘。{上证为湿热甚而气尚实也，此为阳水，阳水见阳证，脉必沉数，阴水见阴证，脉必沉迟。}羌活、秦艽、槟榔、大腹皮、茯苓皮、椒目、木通、泽泻、商陆、赤小豆、等分，加薑皮煎。

此足太阳手足太阴药也，外而一身尽肿，内而口渴便秘，是上下表里俱病也，羌活秦艽解表疏风，使湿以风湿，邪由汗出，而升之於上，腹皮、苓皮、薑皮、辛散淡渗，所以行水於皮肤，〔以皮行皮〕商陆、槟榔、椒目、赤豆、去胀攻坚，所以行水於腹里，木通泻心肺之水，达於小肠，泽泻泻脾肾之水，通於膀胱，〔二物泻水，实泻火也。〕

上下内外分消其势，亦犹神禹疏江凿河之意也。{经曰，肾何以主水，肾者至阴也，至阴者，盛水也，肺者太阴也，少阴者冬脉也，故其本在肾，其末在肺，皆积水也，肾何以聚水而生病，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

利，故水聚而从其类也，故水病下为跗肿大腹，上为喘呼不得卧者，标本俱病，故肺为喘呼，肾为水肿，肺为逆不得卧，前阴利水，后阴利穀，故曰胃之关。

喻嘉言曰，胃为水穀之海，五脏六腑之原，脾不能散胃之水精於肺，而病於中，肺不能通胃之水道於膀胱，而病於上，肾不能司胃之关，时其输泄，而病於下，以致积水浸淫，无所底止，王好古曰，水者脾肺肾三经所主，有五脏六腑十二经之部，分上头面中四肢，下腰脚，外皮肤，中肌肉，内筋骨，脉有尺寸之殊，浮沉之别，不可轻泻，当知病在何经何脏，方可用之，按水肿有痰阻食积，血瘀，致清不升，浊不降而成者，有湿热相生，隧道阻塞而成者。

有燥热冲激，秘结不通而成者，证属有余，有服寒凉，伤饮食，中气虚衰而成者，有大病后正气衰惫而成者，有小便不利，水液妄行，脾莫能制而成者，证属不足，宜分别治之，然其源多因中气不足而起，医贯曰，治肿满先以脾土为主，宜补中益气汤，六君子汤，或疑水胀喘满而用纯补之剂，不益胀满乎曰，肺气既虚，不可复行其气，肾水既衰，不可复利其水，纯补之剂，初畏不决，过时药力得行，渐有条理矣，昂按此即内经塞因塞用之义。} 实脾饮〔阴水，严氏〕治肢体浮肿，色悴声短，口中不渴，二便通利。

{脾胃虚寒，土不能制水，故水妄行而浮肿，以无郁热，故口不渴而便不秘，此为阴水，严氏曰，治阴水发肿，用此先实脾土。} 白朮〔土炒〕、茯苓、甘草〔炙〕、厚朴〔薑炒〕、大腹皮、草豆蔻、木香、木瓜、附子、黑薑、加薑枣煎。此足太阴药也，脾虚故以白朮苓草补之，脾寒故以薑附草蔻温之，脾湿故以大腹茯苓利之，脾满故以木香厚朴导之，〔木香行气，平肝实肠，厚朴散满，行水平胃。〕然土之不足，由於木之有余，木瓜酸温，能於土中泻木，兼能行水，与木香同为平肝之品。

使木不剋土而肝和，则土能制水而脾实矣，经曰，湿胜则地泥，泻水正所以实土也。{丹溪曰，治水宜清心火，补脾土，火退则肺气下降，而水道通，脾旺则运化行，而清浊分，其清者复回为气为血为津为液，浊者为汗为溺而分消矣，又曰，水病当以健脾为主，使脾实而气运，则水自行，宜参苓为君，视所挟证加减，苟徒用利水药，多致不救。

喻嘉言曰，治水以实脾为先，不但阴水为然，然阴水者少阴肾中之真阳衰微，不能封闭而汎滥无制耳，方中不用桂而用厚朴槟榔，尚有可议耳，大腹与槟榔同类，故云，按治水有二法，实土者守也，泄水者攻也，兼之发汗为三治，三治备举者，广略以取胜也。}

五皮饮〔皮肤水肿，澹寮〕

治水病肿满，上气喘急，或腰以下肿。{脾虚不能制水，故传化失常，肾水泛滥，反渍脾土，壅塞经络，散溢皮肤，半身以上宜汗，半身以下宜利小便。} 五加皮、地骨皮、茯苓皮、大腹皮、生薑皮、一方五加易陈皮，罗氏五加易桑白皮，治病后脾肺气虚而致肿满。此足太阳太阴药也，五加祛风胜湿，地骨退热补虚，生薑辛散助阳，〔水为阴邪〕大腹下气行水，茯苓渗湿健脾，於散泻之中，犹寓调补之意，皆用皮者，水溢皮肤，以皮行皮也。

麦门冬汤〔上焦水〕

治水溢高原，肢体皆肿。{经曰，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上焦不治，水溢高原，中焦不治，水停中脘，下焦不治，水畜膀胱，经曰，三焦病者，腹气满，小腹尤坚，不得小便，窘急，溢则水留则为胀，下焦

少阳经气，当相火之化，相火有其经无其腑脏，游行於五者之间，故曰少阳为游部，其经脉上布膻中，络心包，下出委阳，络膀胱，岂非上佐天施，下佐地生，与手厥阴相表里，以行诸经者乎。

故肾经受邪，则下焦之火气郁矣，郁则水精不得四布，而水聚矣，火郁之久必发，则与冲脉之属火者同，逆而上冲，为十二经脉之海，其上者出颞颥，渗诸阳，灌诸精，其下者并少阳不足，渗三阴，灌诸络，由是水从火溢，上积於肺而为喘呼不得卧，散於阴络而为肘肿，随五脏之虚者，入而聚之，为五脏之胀，皆相火汎滥其水而生病者也，非相火则水不溢而止为积水，昂按经曰，诸腹胀大，皆属於热，诸肿肘病，皆属於火，传而为水，其是之谓欬，手少阳三焦，与足少阳胆，均司相火。}

麦门冬〔五十枚薑炒〕、粳米〔五十粒〕此手太阴药也，吴鹤皋曰，肺非无为也，饮食入胃，游溢精气，上输於脾，脾气散精，上归於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肺热则失其下降之令，以致水溢高原，淫於皮肤而为水肿，医罕明乎此，实脾导水，皆不能愈，故用麦冬清肺，开其下降之源，粳米益脾，培乎生金之母此治病必求其本也，或问此证何以辨之，曰肢体皆肿，小腹不急，初起便有喘满，此其候也。

羌活胜湿汤〔湿气在表，局方〕

治湿气在表，头痛头重，或腰脊重痛，或一身尽痛，微热昏倦，{湿气在表，外伤於湿也，湿之为邪，着而不移，着於太阳则头项腰脊痛，着於太阴则肩背痛，着於阴阳之经则一身尽痛，惟着故痛且重也，湿郁则为热，然乃阴邪，故但微热而昏倦也，肩背手太阴肺之分野，李东垣曰，头痛脊强，乃太阳之经气不行也，此汤主之，昂按此汤虽名胜湿，实伤风头痛通用之方。}

羌活、独活〔一钱〕、川芎、蚕本、防风、甘草〔炙五分〕、蔓荆子〔三分〕、如身重腰中沉沉然，中有寒湿也，加酒洗防己附子。此足太阳药也，经曰，风能胜湿，〔如物之湿，风吹则乾。〕羌独防蚕芎蔓皆风药也，湿气在表，六者辛温升散，又皆解表之药，使湿从汗出，则诸邪散矣。

{蚕本专治太阳寒湿，荆防善散太阳风湿，二活祛风胜湿，兼通关节，川芎能升厥阴清气，上治头痛，甘草助诸药辛甘发散，为阳，气味甘平，发中有补也。}若水湿在里，则当用行水渗泄之剂。{喻嘉言曰，经曰，湿上甚为热，表之则易，下之则难，故当变常法而为表散，吴鹤皋曰，脾弱湿伤者，二陈平胃之类主之，湿盛濡泄者，五苓六一之类主之，水肿发黄者，五皮茵陈之类主之。

今湿流关节，非前药所宜矣，无窍不入，惟风为能，故凡关节之病，非风药不能到也，三因用此汤加柴胡五分，治卧而多惊悸多魔泄者，邪在少阳厥阴也，如淋加泽泻五分，经曰，肝肾之病同一治，此下焦风寒三经合病，非风药行经不可也。}

本方除独活、蔓荆、川芎、甘草，加升麻、苍朮、名羌活除湿汤，治风湿相搏，一身尽痛，本方除川芎，加黄耆、当归、苍朮、升麻、名升阳除湿汤，治水疝肿大，阴汗不绝，再加麦芽，神麴、猪苓、泽泻，除当归、黄耆、亦名升阳除湿汤，〔东垣〕治脾虚泻痢。 中满分消丸〔中满热胀，东垣〕治中满鼓胀气胀水胀热胀。

{诸病有声，鼓之如鼓，为鼓胀，气不通利为气胀，血不通利为血胀，但气分心下坚大而病发於上，血分血结胞门而病发於下，气血不通，则水亦不通而尿少，尿少则水积而为水胀，湿热相生，则为热胀，金匱曰，病有血分水分何也，师曰，经水前断后病水，名曰血分，此为难治，先病水后经水断，名曰水分，此病易治，水去其经当自下，水分即气分。}

厚朴〔炒一两〕、枳实〔炒〕、黄连〔炒〕、黄芩〔炒〕、半夏〔薑制五钱〕、陈皮、知母〔炒四钱〕、泽泻〔三钱〕、茯苓、砂仁、乾薑〔二钱〕、薑黄、人参、白朮〔炒〕、甘草〔炙〕、猪苓〔一钱〕、蒸饼丸，焙热服。〔寒因热用，东垣立中满分消丸治热胀，分消汤治寒胀，二者详而用之。〕此足太阴阳明药也，厚朴枳实行气而散满。

〔二药兼能破宿血〕黄连黄芩泻热而消痞，薑黄砂仁暖胃而快脾，乾薑益阳而燥湿，陈皮理气而和中，半夏行水而消痰，知母治阳明独胜之火，润肾滋阴，苓泻泻脾肾妄行之水，升清降浊，少加参朮苓草以补脾胃，使气运则胀消也。〔按此方乃合六君四苓泻心二陈平胃而为一方者，但分两有多寡，则所治有主客之异矣。朱丹溪曰，脾具坤静之德，而有乾健之运，故能使心肺之阳降，肝肾之阴升，而成天地之泰，是为乎人，今也七情内伤，六淫外感，饮食失节，房劳致虚，脾土之阴受伤，转输之官失职，故阳升阴降，而成天地不交之否，清浊相混，隧道壅塞，郁而为热，热留为湿，湿热相生，遂成胀满，经曰鼓胀是也，以其外虽坚满，中空无物，有似於鼓，以其胶固难治。

又名曰蛊，若虫之侵蚀，而有蛊之义焉，宜补其脾，又须养肺金以制水，使脾无贼邪之患，滋肾阴以制火，使肺得清化之令，却鹹味，断妄想，无有不安，医者急於取效，病者苦於胀满，喜行利药以求通快，不知竟得一日半日，其胀愈甚，而病邪甚矣，元气伤矣。〕

中满分消汤〔中满寒胀，东垣〕治中满寒胀寒疝，二便不通，四肢厥逆食入反出，腹中寒，心下痞，下虚阴躁，奔肿不收。〔原文曰，或多食寒凉及脾胃久虚之人，胃中寒则胀满，或脏寒生满病，此汤主之。〕川乌、乾薑、毕澄茄、生薑、黄连、人参、当归、泽泻、青皮、麻黄、柴胡〔二钱〕、吴茱萸、草薢仁、厚朴、黄耆、黄蘗〔五分〕、益智仁、木香、半夏、茯苓、升麻〔三分〕、热服。

此足阳明太阴药也，川乌二薑吴茱萸澄茄益智草薢除湿开郁，暖胃温肾以祛其寒，青皮厚朴以散其满，升麻柴胡以升其清，茯苓泽泻以泻其浊，人参黄耆以补其中，陈皮以调其气，当归以和其血，麻黄以泄其汗，半夏以燥以痰，黄连黄蘗以去湿中之热，又热因寒用也。〔李东垣曰，中满治法，当开鬼门，洁净府，开鬼门者，发汗也，洁净府者，利小便也，中满者，泻之於内，谓脾胃有病，令上下分消，其湿下焦如渎，气血自然分化，如或大实大满，大小便不利者，从权以寒热药下之。〕

大橘皮汤〔湿热胀满〕

治湿热内攻，心腹胀满，小便不利，大便滑泻，及水肿等证，〔小水并入大肠，故小便不利而大便滑泄。〕滑石〔六钱〕、甘草〔一钱〕、赤茯苓〔一钱〕、猪苓、泽泻、白朮〔土炒〕、桂〔五分〕、陈皮〔钱半〕、木香、槟榔〔三分〕、加薑煎，每服五钱。此足太阳药也，赤茯苓泽泻泻火行水，白朮补脾，肉桂化气，此五苓散也，滑石清热利湿，甘草泻火调中，此六一散也，湿热内甚，故加槟榔峻下之药，陈皮木香行气之品，使气行则水行，以通小便而实大便也。

茵陈蒿汤〔湿热阳黄，仲景〕治伤寒阳明病，但头汗出，腹满口渴，二便不利，湿热发黄，脉沉实者。〔经曰，阳明病发热汗出，此为热越，则不发黄，若但头汗身无汗，小便不利，渴引水浆，此为瘀热，在里必发黄，黄者脾胃之色也，热甚者身如橘色，汗如糜汁，头为诸阳之会，热蒸於头，故但头汗而身无汗，夫热外越则不里郁，下渗则不内存，便既不利，身又无汗，故郁而为黄，内有实热故渴，热甚则津液内竭，故小便不利。

凡瘀热在里，热入血室，及水结胸，皆有头汗之证，乃伤寒传变，故与杂病不同，湿在经则日晡发热，鼻塞，在关节则身痛，在脏腑则濡泄，小便反濇，腹或胀满，湿热相搏则发黄，乾黄，热胜色明而便燥，湿黄，湿胜色晦而便溏，又黄病与湿病相似，但湿病在表，一身尽痛，黄病不里，一身不痛。}

茵陈〔六两〕、大黄〔二两酒浸〕、栀子〔十四枚炒〕此足阳明药也，成无己曰，小热凉以和之，大热寒以散之，发黄者，湿热甚也，非大寒不能彻其热，故以茵陈为君。{茵陈发汗利水，以泄太阴阳明之湿热，故为治黄主药。} 栀子为臣，大黄为佐，分泄前后，则腹得利而解矣。{茵陈栀子，能导湿热由小便出，大黄能导湿热由大便出。} 本方大黄易黄连，名茵陈三物汤，治同，本方加厚朴、枳实、黄芩、甘草、入生薑灯草煎，名茵陈将军汤〔节庵〕治同。

本方去栀子、大黄，加附子、乾薑，治寒湿阴黄。{前证为阳黄，如身黄而色暗者为阴黄，宜此汤，大抵治以茵陈为主，各随寒热用药，诸疸小便黄赤不利为里实，宜利小便，或下之，无汗为表实，宜汗之，或吐之，若小便清，是无热也，仲景云，发黄小便自利，当与虚劳，宜小建中汤，自利腹满而喘，不可除热，而除之必哕，宜小半夏汤主之，王海藏曰，内感伤寒，劳役形体，饮食失节，中州变寒，病生黄，非外感而得，只宜理中大小建中足矣，不必用茵陈。}

八正散〔湿热便秘，局方〕治湿热下注，咽乾口渴，少腹急满，小便不通，或淋痛，尿血，或因热为肿。{湿热下注，少腹急满，则小便当行矣，而卒不行者，热秘之也。} 车前子、木通、瞿麦、扁蓄、滑石、甘草梢、栀子〔炒黑〕、大黄、加灯草煎，一方加木香。{取其辛能利气，温能化气也。} 此手足太阳手少阳药也。

木通灯草，清肺热而降心火，肺为气化之源，心为小肠之合也，前清肝热而通膀胱，肝脉络於阴器，膀胱津液之府也，瞿麦扁蓄，降火通淋，此皆利湿而兼泻热者也，滑石利窍散结，栀子大黄苦寒下行，此皆泻热而兼利湿者也，甘草合滑石为六一散，用梢者，取其径达茎中，甘能缓痛也，虽治下焦而不专於治下，必三焦通利，水乃下行也。

{膀胱藏水，三焦出水，故治小便不利，刺灸法但取三焦穴，不取膀胱，朱丹溪曰，小便不通，有热有湿，有气结於下，宜清宜燥宜升，有隔二隔三之治，如因肺燥，但膀胱有热，则泻膀胱，此正治也，如因肺燥不能生水，则清金，此隔二，如因脾湿不运而清不升故肺不能生水，则当燥脾健胃，此隔三，车前子茯苓，清肺也。

黄蘗黄芩，泻膀胱也，苍朮白朮，燥脾健胃也，又曰，小便不通属气虚血虚实热痰闭，皆宜吐之以升其气，气升则水自降，气虚用参朮升麻等，先服后吐，或就参耆药中调理吐之，血虚用四物汤，先服后吐，或就芎归汤探吐之，痰多二陈汤，先服后吐，或加香附木通，实热当利，或八正散，盖大便动则小便自通矣，或问以吐法通小便其理安在。

曰取其气化而已，经谓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三焦之气，一有不化，则不得如决渎而出矣，岂独下焦膀胱气塞而已哉，又曰，譬如滴水之气，上窍闭则下窍无以自通，必上窍开而下窍始出也。}

萹藨分清饮〔湿热淋浊〕

治阳虚白浊，小便频数，漩白如油，名曰膏淋。{肾气虚则不能管束，而小便数，膀胱有热，则小便濇而清浊不分，或败精渗入胞中，及服热药饮食，痰积渗入，皆成淋浊。} 川草薺、石菖蒲、乌药、益智仁〔等分〕、甘草梢〔减半〕、入盐食前服，一方加茯苓。此手足少阴足厥阴阳明药也，草薺能泄阳明厥阴湿热，去浊而分清。

{史国信曰，若欲兴阳，先滋筋力，若欲便清，先分肝火，草薺能泄阳明之湿，入厥阴，清肝火。} 乌药能疏邪逆诸气，逐寒而温肾，益智脾药，兼入心肾，固肾气而散结。{乌药益智等分，山药糊丸，名缩泉丸，盐汤下，治便数。} 石菖蒲开九窍而通心，甘草梢达茎中而止痛，使湿热去而心肾通，则气化行而淋浊止矣，此以疏泄而为禁止者也。{外台秘要曰，肾水虚则心肺俱热，使小便赤而濇也，肾既虚热，膀胱不足，加之以渴饮，则小便淋濇，由脏虚不能主其腑也。}

琥珀散〔湿热诸淋〕

治气淋、血淋、膏淋、砂淋、{心肾气郁，清浊相干，热蓄膀胱，溺濇而痛曰淋，气淋便濇余沥，血淋尿血而痛，膏淋便出如膏，砂淋精结成石，劳淋遇劳即发，冷淋寒战后泄，大抵多属於热，热甚生湿，则水液浑浊而为淋，若冷气滞於膀胱而作淋者，十不一二也。} 滑石〔二钱〕、琥珀、木通、扁蓄、木香、当归、郁金〔炒一钱〕为末服。

此手足少阴太阳药也，滑石滑可去着，利窍行水，扁蓄苦能下降，利便通淋，琥珀能降肺气，通於膀胱，木通能泻心火，入於小肠。{小肠为心之腑，主热者也，诸热应於心者，其水必自小肠渗入膀胱，此经所谓胞移热於膀胱，则癰溺血是也，胞心包。} 血淋由於血乱，当归能引血归经，气淋由於气滞，木香能升降诸气，诸淋由心肝火盛，郁金能凉心散肝下气而破血也。{大法郁金琥珀开郁，青皮木香行气，蒲黄牛膝破血，黄蘗生地滋阴，东垣用药凡例，小腹痛用青皮疏肝，黄蘗滋肾，盖小腹小便，乃肝肾部位。}

防己饮〔湿热脚气〕

治脚气足胫肿痛，憎寒壮热。{脚气自外感得者，山岚雨水，或履湿热之地，自内伤得者，生冷茶酒油麵，湿热之毒，有湿有热，湿又能生热，湿性下流，故注於足，湿热分争，湿胜则憎寒，热胜则壮热，有兼头痛诸证者，状类伤寒，亦有六经传变，但胫肿掣痛为异耳，此病忌用补剂及淋洗，以湿热得补增剧也。

亦不宜大泻治之，喜通而恶塞，若脚气冲心，喘急不止，呕吐不休者死，水凌火故也，先痛而后肿者，气伤血也，先肿而后痛者，血伤气也，筋脉弛长痛肿者，名湿脚气，宜利湿疏风，蹇缩枯细，不肿而痛者，名乾脚气，即热也，宜润血清燥。}

防己、木通、槟榔、生地〔酒炒〕、川芎、白朮〔炒〕、苍朮〔盐炒〕、黄蘗〔酒炒〕、甘草梢、犀角、食前服，热加黄芩，时令热加石膏，肥人有痰加竹沥薑汁，或南星，大便秘加桃仁红花，小便赤涩加牛膝，或木瓜薏苡。此足太阳药也，防己行水疗风，泻下焦之湿热，槟榔攻坚利水，坠诸药使下行，木通降心火由小便出，草梢泄脾火径达肾茎，黄蘗生地，滋肾阴而凉血解热，苍白二朮，燥脾湿而运动中枢，肿由血郁，川芎行血中之气，痛由肝实，犀角凉心而清肝，合之以清热利湿，消肿止痛也。

当归拈痛汤〔湿热诸病，东垣〕治湿热相搏，肢节烦痛，肩背沉重，或遍身疼痛，或脚气肿痛，脚膝生疮，脓水不绝，及湿热发黄脉沉实紧数动滑者。{湿则肿，热则痛，足膝疮肿，湿热下注也，发黄，湿热薰蒸脾

胃也，脚气多主水湿，亦有夹风夹寒之异，湿热胜而为病，或成水泡疮，或成赤肿丹毒，或如疝气攻上引下，均可用此汤损益为治。

凡手足前廉属阳明，后廉属太阳，外廉属少阳，内廉属厥阴，内前廉属太阴，内后廉属少阴，以臂贴身垂下，大指居前，小指居后，定之手足痛者，当分是何经络，用本经药为引，行其血气则愈，太阳羌活防风，阳明升麻白芷葛根，少阳柴胡，厥阴吴茱萸川芎青皮，太阴苍朮白芍，少阴独活细辛。}

茵陈〔酒炒〕、羌活、防风、升麻、葛根、苍朮、白朮、甘草〔炙〕、黄芩〔酒炒〕、苦参〔酒炒〕、知母〔酒炒〕、当归、猪苓、泽泻、空心服、一方加人参。

此足太阳阳明药也，原文曰羌活透关节，防风散风湿为君，升葛味薄引而上行，苦以发之，白朮甘温和平，苍朮辛温雄壮，健脾燥湿为臣，湿热和合，肢节烦痛，苦参黄芩知母茵陈苦寒以泄之，酒炒以为因用，血壅不流则为痛，当归辛温以散之，人参甘草甘温补养正气，使苦寒不伤脾胃，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猪苓泽泻，甘淡鹹平导其留饮为佐，上下分消其湿，使壅滞得宣通也，{玉机微义曰，此方东垣本为治脚气湿热之剂，后人用治诸疮甚验。}

禹功散〔寒湿水疝子和〕

治寒湿水疝，阴囊肿胀，大小便不利。{囊如水晶，阴汗不绝，谓之水疝，盖得之醉后，而使内湿热乘肾虚而流入也，大小便不通，湿郁为热而胀秘也。} 黑牵牛〔四两〕、茴香〔一两炒〕为末。每一钱，薑汁调下，或加木香一两。此足少阴太阳药也，牵牛辛烈，能达右肾命门，走精隧，行水泄湿，兼通大肠风秘气秘，茴香辛热温散，能暖丹田，祛小肠冷气，同入下焦以泄阴邪也。

升阳除湿防风汤〔除湿升阳，东垣〕治大便闭塞，或里急后重，数至圜而不能便，或有白脓，或血，慎勿利之，利之则必至重病，反郁结而不通矣，以此汤升举其阳，则阴自降矣。{昂按通大便有用升麻者，即此意也。} 苍朮〔泔浸四钱〕、防风〔二钱〕、茯苓、白朮、芍药〔一钱〕如胃寒泄泻肠鸣，加益智仁半夏各五分，薑枣煎。此足太阴阳明药也，苍朮辛温燥烈，升清阳而开诸郁，故以为君。

白朮甘温，茯苓甘淡，佐之以健脾利湿，防风辛温胜湿而升阳，白芍酸寒敛阴而和脾也。{刘宗厚曰，饮食入胃输精，心肺气必上行，然后下降，若脾胃有伤，不能上升，反下流肝肾而成泄利者，法当填补中气，升之举之，不可疏下，此东垣发前人所未发也，此方见於玉机微义，东垣十书不载。}

白话译文

总论

湿邪属阴，《内经》言：“地之湿气，感则害皮肉筋脉”；又言“诸湿肿满，皆属于脾”。湿为土气，土为火之子，故湿邪常化热，热盛亦能生湿，犹如夏日炎炎万物反而润溽。湿邪来源有二：一由外感，坐卧潮湿之地或淋雨受寒；二由内伤，饮食生冷、嗜酒无度，或脾肾虚弱、无力运化水液。又有风湿、热湿、寒湿、暑湿之分，甚者湿邪中人，口眼歪斜、肢体不遂、舌强语涩、神志昏迷，貌似中风，但治法截然不同，不可混淆。治湿大法：湿在表、在上者，宜发汗；在里、在下者，宜渗泄；脾虚者，宜补脾；兼风外感，宜解肌；兼寒在半表半里，宜温散。

五苓散（利湿泻热，张仲景）

治太阳病汗后，胃中干燥、烦躁不眠、欲饮水，或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又治水逆（饮水即吐）、伤寒痞满；通治诸湿腹满、水肿、呕泻、喘咳、中暑烦渴、霍乱、身重等证。

药用猪苓、茯苓、白术（炒）、泽泻、桂，为散剂，服后多饮热水取汗而愈。方义：二苓甘淡入肺，通利膀胱为君；泽泻甘咸入肾膀胱，共利水道为臣；白术苦温健脾燥湿为佐；肉桂辛热为使，引药入膀胱化气，使湿热之邪从小便排出。去桂则为四苓散；加茵陈名茵陈五苓散，治湿热发黄；合平胃散名胃苓汤，治中暑伤湿、腹痛泄泻；合小柴胡汤名柴苓汤，治发热泄泻、疟疾。

猪苓汤（利湿泻热，张仲景）

治阳明病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通；少阴病下利六七日、咳而呕渴、心烦不得眠；通治湿热黄疸、口渴溺赤。

药用猪苓、茯苓、泽泻、滑石、阿胶各一两。热壅于上则下不通，下不通热益上壅；湿郁化热，热蒸生湿，故见烦渴、便秘、发黄。茯苓渗脾肺之湿，猪苓、泽泻泻肾与膀胱之湿，滑石降火通行表里之湿，阿胶润滑以疗烦渴不眠。诸药合用，水道通利，热邪从小便而降，三焦俱清。与五苓散之别：五苓偏治湿胜，用桂术温阳运化；猪苓偏治热胜，以滑石阿胶清润存津。

茯苓甘草汤（水饮悸厥，张仲景）

治伤寒水气乘心、厥而心下悸者，应先治水，否则水渍入胃必作利；又治汗出不渴者。药用茯苓、桂枝、甘草、生姜。茯苓淡渗宁心；姜桂辛散温阳、解肌发汗；甘草补气和缓、益土制水。

小半夏加茯苓汤（水饮痞眩，《金匮》）

治卒呕吐、心下痞、膈间有水、眩悸。水气上逆则呕，停于膈间则痞，上冲于头则眩，凌于心则悸。半夏、生姜行水散逆止呕；茯苓宁心泄肾邪、利小便，使火因水降而诸证平息。

加味肾气丸（水蛊下消，《金匮》肾气丸加车前、牛膝）

治脾肾大虚、腹胀浮肿、喘急痰盛、小便不利、大便溏黄，已成蛊证；亦治消渴（饮一溲一）。肾为胃之关，关门不利则聚水泛滥皮肤。肾消者肾水衰竭，龙雷之火（命门虚火）不安其位，上炎消渴，饮入直达膀胱，故饮一溲一。

药用熟地黄、茯苓、山药、丹皮、山萸肉、泽泻、川牛膝、车前子、肉桂、附子（制），蜜丸。桂附补命门火以强脾制水；六味滋真阴以行水；车前利小便而不耗气；牛膝益肝肾、引药下行。使水道通而肿胀消，又不损真元。

越婢汤（风水，《金匮》）

治风水：恶风、一身悉肿、脉浮不渴、续自汗出、无大热。风水者，水在皮肤、病本于风。麻黄辛热泻肺发越，石膏甘寒清胃，甘草佐之，使风水从毛孔而出；姜枣调和营卫，防过散耗津。

防己黄耆汤（风水诸湿，《金匮》）

治风水脉浮、身重、汗出恶风，及诸风诸湿、麻木身痛。防己大辛苦寒，通行十二经，开窍泻湿；黄耆生用达表，实腠理；白术健脾燥湿；甘草缓防己之峻烈，补土制水；姜枣调营卫。去白术姜枣，加茯苓、桂枝，名防己茯苓汤，治皮水（四肢聂聂而动）。

肾着汤（湿伤腰肾，《金匱》，又名甘姜苓术汤）

治伤湿身重、腹痛腰冷、不渴、小便自利、饮食如故，病属下焦。腰为肾之府，冷湿着而不移，此由身劳汗出、衣里冷湿久久所致。干姜辛热燥湿，白术苦温胜湿，茯苓甘淡渗湿，甘草和中补土。此肾病而用脾药，益土正所以制水。

舟车丸（阳水肿胀，河间）

治水肿水胀、形气俱实（口渴面赤、气粗腹坚、二便俱秘）。牵牛、大黄、大戟、芫花、甘遂，皆行水峻剂；青皮、木香疏肝泄肺健脾，气行则水行；轻粉无窍不入，去积痰少加之。非实证不可轻投。

疏凿饮子（阳水）

治遍身水肿、喘呼口渴、大小便秘，上下表里俱病之实证。羌活、秦艽解表疏风，使湿从汗出；腹皮、苓皮、姜皮辛散淡渗，行水于皮肤；商陆、槟榔、椒目、赤小豆去胀攻坚，行水于腹里；木通泻心肺之水达小肠，泽泻泻脾肾之水通膀胱。上下内外分消其势，如禹疏江凿河。

关键词

湿邪： 中医（传统医学核心概念）六淫之一，性重浊黏滞，易困遏脾气（消化运化功能），使水液代谢失常，引发肿满、泄泻、身重等证。

气化： 膀胱（储存和排出小便的脏腑）依赖阳气蒸腾水液，使其转化为可排出的尿液。气化失司则小便不利；五苓散用肉桂即助气化之用。

三焦： 中医特有概念，指上（心肺）、中（脾胃）、下（肝肾）三个功能区域，主司全身水液通调；湿邪每多弥漫三焦，故利湿方多兼顾三焦分消。

命门火： 位于两肾之间的先天阳气（可类比现代肾上腺/神经内分泌系统的基础代谢动力），温煦全身脏腑，肾气丸中桂附即补命门之火。

釜底抽薪： 比喻通过利小便来泄降上焦热邪，如同撤去锅底之火，使沸腾平息；本章多处用此法，体现“上病下取”的治则。

现代启示

本章十余首方剂，核心逻辑只有一条：****水液代谢是全身协调的结果，绝非单器官问题****。五苓散从肺、脾、膀胱三路同治；加味肾气丸以补肾阳带动全身水液蒸腾；疏凿饮子则兵分多路、上下表里同时分消——这与现代医学对水肿的认识高度吻合：心、肾、肝、淋巴、内分泌任一环节失衡均可导致水液滞留，单纯利尿往往治标不治本。

古人尤为警惕“虚人用攻”之误——形气俱实方用舟车丸峻逐，脾肾亏虚则先补命门；这与现代心衰、肝硬化腹水的处理原则（强调纠正低蛋白、改善心功能，而非一味利尿）若合符节。

> 仅供文化学习，不构成医疗建议。

引发思考的问题：同样是"身体浮肿"，有人是湿热实证、有人是脾肾阳虚，用药南辕北辙——你平时是否也会不加辨别地把"利水消肿"的保健品或食物一概用上，而忽略了自己究竟是"水多"还是"火少"？

医方集解：润燥之剂

原文

医方集解：润燥之剂

{经曰，诸濡枯涸乾劲皱揭，皆属於燥，乃肺与大肠阳明燥金之气也，金为生水之源，寒水生化之源绝，不能溉灌周身，荣养百骸，故枯槁而无润泽也，或因汗下亡津，或因房劳虚竭，或因浓酒厚味，皆能助狂火面损真阴也，燥在外则皮肤皱揭，在内则津少烦渴，在上则咽焦鼻乾，在下则肠枯便秘，在手足则痿弱无力，在脉则细涩而微，皆阴血为火热所伤也，治宜甘寒滋润之剂，甘能生血，寒能胜热，润能去燥，使金旺而水生，则火平而燥退矣，寒水，膀胱也。}

素问曰：燥乃阳明秋金之化，经曰，金水者，生成之终始，又曰，水位之下，金气承之，盖物之化从於生，物之成从於杀，造化之道，生杀之气，犹权衡之不可轻重也，生之重，杀之轻，则气殫散而不收，杀之重，生之轻，则气敛濡而不通，敛濡则伤其分布之政，不惟生气不得升，而杀气亦不得降，经曰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

琼玉膏〔乾欬，申先生〕治乾欬嗽。{有声无痰谓之乾欬，脾中有湿则生痰，病不由於脾，故无痰，肺中有火则欬，病本於肺，火盛津枯，故乾欬。}地黄〔四斤〕、茯苓〔十二两〕、人参〔六两〕、白蜜〔二斤〕先将地黄熬汁去渣，入蜜炼稠，再将参苓为末，和入磁罐封，火煮半日，白汤化服，臞仙加琥珀沉香各五钱，自云奇妙。{琥珀以降肺宁心，沉香以升降诸气。}此手太阴药也。

地黄滋阴生水，水能制火，白蜜甘凉性润，润能去燥，金为水母，土为金母，故用参苓补土生金，盖人参益肺气而泻火，茯苓清肺热而生津也。

{茯苓色白入肺，能渗湿热，湿热去则津生。}炙甘草汤〔益血生津，仲景〕治伤寒脉结代，心动悸，及肺痿，欬唾多，心中温温液液者。{脉动而中止，能自还者曰结，不能自还曰代，血竭虚衰，不能相续也，心中动悸，真气内虚也，按伤寒脉结代，与杂病不同，与此汤补气血而复脉，肺气虚则成痿，胃中津液之上供者，悉从燥热化为涎沫，故欬唾多。}宝鑑用治呃逆。

甘草〔炙四两〕、生薑、桂枝〔三两〕、人参、阿胶〔蛤粉炒二两〕、生地黄〔一斤〕、麦冬〔去心〕、麻仁〔半斤研〕、大枣〔十二枚〕、水酒各半煎，内阿胶烱化服。此手足太阴药也，人参、麦冬、甘草、大枣、益中气而复脉，生地、阿胶、助营血而宁心，麻仁润滑以缓脾胃，薑桂辛温以散余邪，加清酒以助药力也，圣济经云，津液散为枯，五脏痿弱，营卫涸流，湿剂所以润之，麻仁、麦冬、阿胶、地黄之甘润，经益血复脉通心也。

{喻嘉言曰，此仲景伤寒门中之圣方也，千金翼用治虚劳，外台用治肺痿，究竟本方所治亦何止二病哉，外台所取在於益肺气之虚，润肺金之燥，至於桂枝辛热，似有不宜，不知桂枝能通营卫，致津液，则肺气能转输，涎沫以渐而下，尤为要紧，所以云治心中温温液液也。}

玉机微义曰，肺痿如咳久声哑声嘶咯血，此属阴虚火热甚也，吐涎沫而不欬不渴，必遗尿小便数，以上虚不能制下，此肺中冷也，必眩多涎唾，用炙甘草乾薑汤以温之，肺痿涎唾多心中温温液液者，用炙甘草汤，此补虚劳也，亦与补阴虚火热不同，故肺痿有寒热之异，甘草乾薑汤，炙甘草四两，乾薑二两。}

麦门冬汤〔降火力咽金匱〕

治火逆上气，咽喉不利。{论曰，止逆下气，此汤主之。} 麦门冬〔七升〕、半夏〔一升〕、人参〔三两〕、甘草〔二两〕、大枣〔十二枚〕、粳米〔三合〕此手太阴足阳明药也，喻嘉言曰，此胃中津液乾枯，虚火上炎之证，用寒凉药而火反升，徒知与火相争，知母贝母屡施不应，不知胃者肺之母气也，仲景於麦冬人参粳米甘草大枣大补中气大生津液队中，增入半夏之辛温一味，用以利咽下气。

此非半夏之功，实善用半夏之功，擅古今未有之奇矣。{按半夏亦脾胃药，能燥能润，以能行水故燥，以味辛故润也，仲景治咽痛不眠，皆屡用之，今人率以为燥而疑之，则误矣。}

活血润燥生津汤〔内燥丹溪〕

治内燥津液枯少。{内燥血液枯少也，火炎水乾，故津液枯少。} 当归、白芍、熟地黄〔一钱〕、天冬、麦冬、栝蒌二冬，润燥兼能生津，桃仁红花，活血又可润燥，分用各有专能，合用更互相济。

清燥汤〔清金润燥东垣〕

治肺金受湿热之邪，痿躄促，胸满少食，色白毛败，头眩体重，身痛肢倦，口渴便秘。{经曰肺也者，傅相之官也，治节出焉，火盛剋金，则肺热叶焦，气无所主，而失其治节，故肢体或纵或缩而成痿躄也，火上逆肺，故喘促，肺主皮毛，故色白毛败，湿热填於膈中故胸满，壅於阳明则食少，上升於头则眩，注於身则体重，流於关节则身痛，肺受火伤，天气不能下降，膀胱绝其化源，故口渴便赤。}

黄耆〔钱半〕、苍朮〔炒一钱〕、白朮〔炒〕、陈皮、泽泻〔五分〕、人参、茯苓、升麻〔三分〕、当归〔酒洗〕、生地黄、麦冬、甘草〔炙〕、神麴〔炒〕、黄蘗〔酒炒〕、猪苓〔二分〕、柴胡、黄连〔炒一分〕、五味子〔九粒〕、每服五钱。此手足太阴阳明药也，肺属辛金而主气，大肠属庚金而主津，燥金受湿热之邪，则寒水〔膀胱〕生化之源绝，源绝则肾水亏，〔金不能生水〕而痿躄诸证作矣，金者水之母也，气者水之源也。

黄耆益元气而实皮毛，故以为君，二朮参苓甘橘神麴健脾燥湿，理气化滞，所以运动其土，土者金之母也，麦冬五味保肺以生津，当归生地滋阴而养血，黄蘗黄连燥湿而清热。{黄蘗合苍朮，名二妙散，治痿证药，加牛膝名三妙散。}

升麻、柴胡、所以升清，猪苓、泽泻、所以降浊，使湿热从小便出，则燥金肃清，〔肺为高清之脏。〕水出高原，而诸证平矣。{喻嘉言曰，燥与湿相反者也，方名清燥，而以去湿为首务，非东垣具过人之识，不及此矣，朱丹溪曰，今世风病，大率与诸痿证混同论治，古圣论风痿，条目不同，治法亦异，夫风病外感，善行数变，其病多实，发表行滞，有何不可，诸痿起於肺热，传入五脏，散为诸证，其昏惑癱瘓瞽闷，暴病郁冒，蒙昧暴瘖，皆属於火，其四肢不举，足萎舌强，痰涎有声，皆属於土。

悉是湿热之病，当作诸痿论治，大抵祇用补养，若以外感风邪治之，宁免实实虚虚之乎祸乎，或曰，内经治痿，独取阳明，何也，曰，只诸痿生於肺热一语，已见大意，金体燥而居上，主气畏火者也，土性湿而居中，主四肢畏木者也，嗜欲不节，则水失所养，火寡於畏而侮所胜，肺得火邪而热矣。

肺受热邪则金失所养，木寡於畏而侮所不胜，脾得木邪而伤矣，肺热则不能管摄一身，脾虚则四肢不为人用，而诸痿之病作矣，泻南方则肺金清而东方不实，何脾伤之有，补北方则心火阻而肺金不虚，何脾热之有，故阳明实则宗筋润，能束骨而利机关矣，治痿大法，无过於此。}

滋燥养荣汤〔血虚风燥〕

治火烁肺金，血虚外燥，皮肤皱揭，筋急爪枯，或大便风秘。{肺主皮毛，肝主筋爪，肝血不足，风热胜而金燥，故外见皮毛枯槁，肌肤燥痒，内有筋急便秘之证。}

当归〔酒洗一钱〕、生地黄、熟地黄、芍药〔炒〕、黄芩〔酒炒〕、秦艽〔一钱〕、防风、甘草〔五分〕此手太阴足厥阴药也，前证为血虚而水涸，当归润燥养血为君，二地滋肾水而补肝，芍药泻肝火而益血为臣，黄芩清肺热，能养阴退阳，艽防散肝风，为风药润剂，{风能生燥，艽防味辛能润。}又秦艽能养血荣筋，防风乃血药之使。{吐血治崩，皆用为使。}甘草甘平泻火，入润剂则补阴血为佐使也。

搜风顺气丸〔风秘气秘〕

治中风，风秘，气秘便溺阻隔，遍身虚痒，脉来浮数，亦治肠风下血，中风瘫痪。{风秘者，风生燥也，气秘者，气汇也，故大便不通，燥则血滞，津液不行，故遍身虚痒，脉浮为风，脉数为热，风热流入，大肠无所施泄则下血。}

大黄〔九蒸九晒五两〕、大麻仁、郁李仁〔去皮〕、山药〔酒蒸〕、山茱肉、车前子、牛膝〔酒蒸二两〕、菟丝子〔酒洗〕、独活、防风、槟榔、枳壳〔麸炒一两〕、蜜丸。

此手足阳明药也，大黄苦寒峻猛，能下燥结而祛瘀热，加以蒸晒，则性稍和缓，故以为君，麻仁滑利，李仁甘润，并能入大肠而润燥通幽，车前利水，牛膝下行，又能益肝肾而不走元气。{牛膝引药下行，车前子利小便而不走气}燥本於风，独活防风之辛以润肾而搜风，滞由於气，枳壳槟榔之苦以破滞而顺气，数药未免攻散，故又用山药益气固脾山茱温肝补肾，菟丝益阳强阴，以补助之也。{本方云，久服百病皆除，喻喜言曰，药有偏峻，可暂用以搜风润燥顺气，不可久服。}

润肠丸〔风秘血秘，东垣〕

治肠胃有伏火，大便秘滞，全不思食，风结血结。{风结即风秘，由风搏肺脏，传於大肠，或素有风病等，亦多秘，气秘由气不升降，血秘由亡血血虚，津液不足，热秘由大肠热结，冷秘由冷气横於肠胃，凝阴固结，津液不通，非燥粪也，仲景曰，脉浮而数，能食不大便者，此为实，名曰阳结，脉沉而迟，不能食，身体重，大便反彊，名曰阴结，李东垣曰，实秘热秘，即阳结也，宜散之，虚秘冷秘，即阴结也，宜温之。}

大黄、归尾、羌活〔五钱〕、桃仁〔研〕、大麻仁〔去壳一两〕、蜜丸。

一方有防风，风湿加秦艽皂角子。{烧存性用。}此手足阳明药也，归尾桃仁，润燥活血，羌活搜风散邪，大黄破结通幽，麻仁滑肠利窍，血和风疏，肠胃得润，则自然通利矣。{朱丹溪曰，古方通大便皆用降气品剂，盖肺气不降，则难传送，用枳壳沉香诃子杏仁等是也，又老人虚人风人津液少而秘者宜滑之，用胡麻麻仁阿胶等是也，如妄以峻药逐之，则津液走，气血耗，虽暂通而即秘矣，必变生他证。}本方加防风皂角仁蜜丸，名活血润燥丸，治同。

{皂角得湿则滑，湿滑则燥结自除。}本方去羌活，加升麻红花生熟二地，名润燥汤，〔俱东垣方〕治同，{加升麻者，能升始能降也。}又方大黄煨熟，当归酒浸，枳实炒等分，蜜丸，亦名润肠丸，治痔病肛门燥

涩。通幽汤〔噎塞便秘，东垣〕治幽门不通，上攻吸门，噎塞不开，气不得下，大便艰难，名曰下脘不通，治在幽门。

{下脘即幽门胃之下口也，人身上下有七门，皆下冲上也，幽门上冲吸门，吸门即会厌气喉上掩饮食者也，冲其吸入之气，不得下归肝肾，为阴火相拒，故膈噎不通，浊阴不得下降，而大便乾燥不行，胃之湿与阴火俱在其中，则腹胀作矣，治在幽门通利，泄其阴火，润其燥血，生其新血，则幽门通，吸门亦不受邪，膈噎得开，胀满俱去矣，是浊阴得下归地也。}

当归身、升麻、桃仁〔研〕、红花、甘草〔炙一钱〕、生地黄、熟地黄〔五分〕、或加槟榔末五分，本方加大黄麻仁，名当归润肠汤，治同。此手足阳明药也，当归二地滋阴以养血，桃仁红花润燥而行血，槟榔下坠而破气滞，加升麻者，天地之道，能升而后能降，清阳不升，则浊阴不降，经所谓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也。

{李东垣曰，肾开窍於二阴，经曰，大便难者，取足少阴，夫肾主五液，津液足则大便如常，若饥饱劳役，损伤胃气，反食辛热味厚之物，而助火邪，火伏血中，耗损真阴，津液亏少，故大便燥结，少阴不得大便以辛润之，太阴不得大便以苦泄之，阳结者散之，阴结者温之，伤食者以苦泄之，血燥者以桃仁酒制大黄通之，风燥者以麻仁加大黄利之，气滯者郁李仁枳实皂角仁润之，不可概用牵牛巴豆之类下之，损其津液，燥结愈甚，遂成不救。}

韭汁牛乳饮〔翻胃血燥，丹溪〕

治胃脘有死血，乾燥枯槁，食下作痛，翻胃便秘。{胃脘有死血者，嗜酒食辛，躁暴多怒，积久而成瘀热也，枯槁者，血聚则肝气燥，燥热故槁也，瘀血阻碍，故食下作痛，翻胃而吐出也，瘀血不去，新血不生，故肠枯而便秘，膈噎翻胃，多因气血两虚，胃槁胃冷而成，饮可下而食不可下，槁在吸门，即喉间之会厌也，食下胃脘痛，须臾吐出，槁在贲门，胃之上口也，此上焦名噎，食下良久吐出，槁在幽门，胃之下口也，此中焦名膈，朝食暮吐，槁在阑门，小肠下口也，此下焦名反胃，又有寒痰瘀血食积壅塞胃口者，或补或消或润，宜随病论治。}

韭菜汁、牛乳、等分，时时呷之，有痰阻者，加薑汁，本方去牛乳，加陈酒，治血膈。{韭汁专消瘀血。}此足阳明药也，韭汁辛温，益胃消瘀，牛乳甘温，润燥养血，瘀去则胃无阻，血润则大肠通而食得下矣。

{朱丹溪曰翻胃膈噎，大便燥结，宜牛羊乳时时嚙之，兼服四物汤为上策，不可服人乳，人乳有五味之毒，七情之火也，昂按膈噎不通，服香燥药取快一时，破气而燥血，是速其死也，不如少服药，饮牛乳，加韭汁或薑汁，或陈酒为佳，丹溪禁用香燥药，所言补血，益阴，润燥，和胃，调中，却无其方，可以意会，治膈噎诸药，韭汁散瘀，竹沥薑汁消痰，童便降火，人乳牛乳润燥补血，芦根汁止呕，茅根汁凉血，甘蔗汁和胃，荸荠消食，肺尿杀虫，或加烧酒米醋白蜜和诸汁顿服亦佳。}

黄耆汤〔生津去燥，本事〕治心中烦躁，不生津液，不思饮食。黄耆、熟地黄、芍药、五味子、麦冬〔三两〕、天冬、人参、甘草〔三钱〕、茯苓〔一两〕每服三钱，加乌梅薑枣煎。此手足太阴药也，黄耆人参补气，熟地芍药补血，乌梅五味敛耗生津，天冬麦冬泻火补水，茯苓淡以利湿，甘草甘以和中，湿去气运，则脾和而思食，津生而燥退矣。

消渴方〔消渴，丹溪〕

治渴证胃热，善消水穀。{渴而多饮为上消，肺热也，多食善饥为中消，胃热也，渴而小便数有膏为下消，肾热也，皆火盛而水衰也，经曰，二便结谓之消，二阳者阳明也，手阳明大肠主津，病消，则目黄口乾，是津不足也，足阳明胃主血热，则消穀善饥，是血中伏火，血不足也，未传能食者，必发脑疽痈疮，不能食者，必传中满鼓胀，皆不治之证，气分渴者，喜饮凉水，宜寒凉渗剂以清其热，血分渴者，喜饮热水，宜甘温酸剂以滋其阴，上轻中重下危，如上中平则不传下。}

肾反甘，是生气泄，脾气下陷入膏中，为土剋水也。} 黄连、天花粉、生地汁、藕汁、牛乳，将黄连花粉为末调服，或加薑汁蜂蜜为膏噙化。此手足太阴阳明药也，经曰，心移热於肺，传为鬲消，火盛灼金，不能生水，故令燥渴，黄连苦寒以泻心火，生地大寒以生肾水，花粉藕汁降火生津，牛乳补血润以去燥，火退燥除，津生血旺，则渴自止矣。{黄连花粉止渴生津，渴证要药，单用亦可治之。}

地黄饮子〔消渴烦躁，易简〕

治消渴烦躁，咽乾面赤。{咽乾肾火上炎也，面赤阳明郁热也，烦属於心，躁属於肾。} 人参、黄耆〔蜜炙〕、甘草〔炙〕、生地黄、熟地黄、天冬、麦冬、枇杷叶〔蜜炙〕、石斛、泽泻、枳壳〔麸炒〕等分，每服三钱。此手足太阴阳明药也，喻嘉言曰，此方生精补血，润燥止渴，佐以泽泻枳壳，疏导二腑。{泽泻泻膀胱之火，枳壳宽大肠之气。} 使小腑清利，则心火下降。{心与小肠相表里} 大腑流畅，则肺经润泽。

{肺与大肠相表里} 宿热既除，其渴自止矣。{嘉言又曰，人参白虎汤专治渴证气分燥热，此汤专治血分燥热，竹叶黄耆汤兼治气血燥热，宜辨证而用之，附竹叶黄耆汤，淡竹叶，生地黄，各二钱，当归，川芎，芍药，麦冬，黄芩，炒人参，黄耆，甘草，半夏，石膏煨，各一钱，治消渴血气两虚，胃火盛而作渴。}

白茯苓丸〔肾消〕

治肾消两腿渐细，腰脚无力。{此因中消之后，胃热入肾，消烁肾脂，令肾枯槁，故致此疾，按肾消即下消，乃上消中消之传变，饮一泄二，泄如膏脂，王註曰，肺主气，肺无病则气能管束津液，其精微者荣养筋骨血脉，余者为泄，肺病则津液无气管摄，而精微者亦随泄下如膏脂也。} 茯苓、黄连、花粉、萆薢、熟地黄、覆盆子、人参、玄参〔一两〕、石斛、蛇床子〔七钱五分〕、鸡鬲脰〔三十具音皮鷓，鸡肫皮微炒。〕蜜丸，磁石汤送下。此足少阴药也，茯苓降心火而交肾，黄连清脾火而泻心，石斛平胃热而瀉肾，{壮筋骨，疗风痺脚弱。} 熟地玄参生肾水，覆盆蛇床固肾精，人参补气，花粉生津，萆薢清热利湿，鬲脰鸡之脾也，能消水穀，通小肠膀胱而止便数，善治膈消，磁石色黑入肾，补肾益精，故假之为使也。

{喻嘉言曰，友人病消渴，后渴少止，反加躁急，足膝痿弱，予主是丸加犀角，有医曰，肾病而以黄连犀角治心，毋乃倒乎，予曰，肾者胃之关也，胃热下传於肾，则关门大开，心之阳火得以直降於肾，心火灼肾，躁不能需，予用犀角黄连对治其下降之阳光，宁为倒乎，服之果效，再服六味地黄丸，加犀角而肌泽病起矣。}

桑白皮等汁十味煎〔久嗽肺痿，许仁则〕治气嗽经久，将成肺痿，乍寒乍热，唾涕稠黏，喘息气上，唇口焦乾，亦有唾血者，渐觉瘦悴，小便赤少，色败毛耸，此亦成蒸及久嗽成肺病，唾悉成脓，出无多少。

桑白皮〔一升〕、地骨皮〔三升二味合煎取汁三升〕、生地汁〔五升〕、生麦冬汁〔二升〕、生葛根汁、竹沥〔三升〕、生薑汁、白蜜、枣膏〔一升〕、牛酥〔三合〕、以麦冬生地葛根竹沥薑汁和煎，减半，再内桑

皮地骨汁和煎，三分减一，再入酥蜜枣膏搅勿停手，煎如饴糖，夜卧时取一胡桃大含之，稍加至鸡子大，或昼日，丸服亦得，此手太阴药也，桑皮泻肺行水，麦冬补肺生津，地骨退热除蒸，竹沥清痰养血。

{能除阴虚之有大热者。} 生薑祛寒而温胃，枣膏补土以生金，地汁葛汁甘寒以除大热，白蜜牛酥甘润以止久嗽也。

治久嗽方〔久嗽，千金〕

白蜜〔一斤〕、生薑〔二斤取汁〕、先秤铜铤知斤两讫，纳蜜薑汁，微火熬，令薑汁尽，惟有蜜斤两在则止，每含如枣大一丸，日三服。此手太阴药也，白蜜滑能润肺，生薑辛能散寒。{宋洪迈有痰疾，晚对，上谕以胡桃三枚薑三片，卧时嚼服，即饮汤复嚼薑桃如前数，静卧必愈，迈如旨服，久而痰消嗽止，亦同此意，朱丹溪曰，阴分嗽者，多属阴虚，治用知母止嗽，勿用生薑，以其辛散故也。}

猪膏酒〔筋极〕

治过劳四肢筋液耗竭，数数转筋，爪甲皆痛，不能久立，名曰筋极。{肝主筋，筋极六极之一也，经曰，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筋骨过劳，耗其津液，不能荣养，故劲急而筋数转也，爪甲者筋之余，筋属木，犹木枯则枝叶皆萎也，不能久立，筋衰不能束骨也。} 猪脂、薑汁〔冬二升熬取三升再入酒〕、酒〔五合〕、分三服。

此足厥阴药也，津竭筋枯，非草木之药卒能责效，猪膏润能养筋，薑汁辛能润燥，酒和血而性善行，取易达於四肢也。本方除薑汁，加乱发煎，发消药成，名猪膏发煎，〔仲景〕治诸黄，令病从小便出，本方除薑汁，加金银花煮酒饮，治疮疥最良。

麻仁苏子粥〔产妇老人便秘，本事方〕

治产后大便不通。{许叔微曰，妇人产后有三种疾，郁冒则多汗，多汗则大便秘，故难于用药。} 及老人风秘。大麻仁、紫苏子、等分，洗净，合研，再用水研取汁煮粥啜。此手阳明药也，麻仁阳明正药，滑肠润燥，便利除风，苏子兼走太阴，润肺通肠，和血下气，行而不峻，缓而能通，故老人产妇气血不足者所宜用也。

{许叔微曰，一妇年八十四，忽腹痛头痛，恶心不食，医皆议补脾治风，清利头目，服药虽愈，全不进食，其家忧惶，予辨前药皆误，此是老人风秘，脏腑壅滞，聚於胸中，则腹胀恶心，不思饮食，上至於颠，则头痛不清也，令作此粥，两啜而气泄，下结粪如椒者十余枚，渐得通利，不药而愈矣。}

白话译文

本章论述“燥证”的病机与治法。中医认为，皮肤干裂皴揭、津液枯少、筋脉拘急等症状，均归属于燥邪为患，根源在于肺与大肠（五行属金）的气化失常。金（肺）为水（肾）之母，肺气受损则生水之源断绝，全身失于濡养，由此产生外燥（皮肤皴揭）、内燥（口渴便秘）、上燥（咽干鼻燥）、下燥（肠枯秘结）等多种表现。导致燥证的原因主要有三：发汗或攻下太过耗伤津液、房劳过度损耗肾精、嗜食辛辣厚味助火伤阴。治疗原则为“甘寒滋润”——甘味能生血，寒性能制热，润能去燥，使肺金充盛、肾水得生，则火平燥退。

全章收录十八首方剂，分别针对干咳（琼玉膏）、脉结代心悸（炙甘草汤）、火逆上气（麦门冬汤）、风秘气秘（搜风顺气丸、润肠丸）、膈噎翻胃（通幽汤、韭汁牛乳饮）、消渴（消渴方、地黄饮子、白茯苓丸）、肺痿久咳（桑白皮十味煎）、筋极（猪膏酒）及产后便秘（麻仁苏子粥）等证，药性以甘润、寒凉为主，兼以补气、活血、行气，体现“治燥不忘扶正、润燥兼顾流通”的整体思路。

关键词

燥证： 津液亏耗、机体失于濡润所致的一类病证，分外燥（皮肤）与内燥（脏腑）。

金水相生： 肺（金）为肾（水）之母，肺气充则能化生肾水，肺燥则水源断绝。

痿蹙：（wěi bì）：四肢痿软无力、行走障碍，由肺热叶焦、失于治节所致。

幽门不通： 胃之下口气机阻滞，浊阴不降，上冲咽喉致噎塞，并引发便秘。

筋极： 六极之一，指筋脉过劳、津液耗竭，表现为反复抽筋、爪甲疼痛、不能久立。

现代启示

从现代营养学与生理学视角看，“燥证”与机体水分及电解质失衡、黏膜屏障功能下降、肠道蠕动减弱高度相关。书中大量使用生地黄、麦冬、阿胶、牛乳、白蜜等“甘润”药物，富含多糖、氨基酸和天然保湿因子，与现代“补充水溶性营养素以维持黏膜完整性”的思路不谋而合；而通幽汤以升麻升清、桃仁红花活血，体现了“欲降先升、气行则津布”的辩证逻辑，提示单纯补液并不足够，气机通畅才是津液输布的前提。需特别说明：以上类比仅供文化学习参考，不构成任何医疗建议，具体诊疗须遵医嘱。

值得思考的是：现代人普遍依赖空调、长期熬夜、饮食辛辣，与古人所述“燥证”成因高度重叠，若从“治未病”角度出发，日常生活中哪些习惯的调整，才真正能从根源上防止“津液暗耗”？

医方集解：泻火之剂

原文

医方集解：泻火之剂

{火者气之不得其平者也，五脏六腑，各得其平，则荣卫冲和，经脉调畅，何火之有，一失其常度，则冲射搏凿而为火矣，故丹溪曰，气有余便是火也，有本经自病者，如忿怒生肝火，劳倦生脾火之类是也，有五行相剋者，如心火太盛，必剋肺金，肝火太盛，必剋脾土之类是也，有脏腑相移者，如肝移热於胆，则口苦，心移热於小肠，则淋秘之类是也。

又有也经相移者，有数经合病者，相火起於肝肾，虚火由於劳损，实火生於亢害，燥火本乎血虚，湿火因於湿热，郁火出於遏抑，又有无名之火，无经络可寻，无脉证可辨，致有暴病暴死者，诸病之中，火病为多，不可以不加察也，有以泻为泻者，大黄芒硝芩连栀蘘之类是也，有以散为泻者，羌防柴葛升阳散火之类者也，有以滋为泻者，地黄天冬玄参知母之类，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是也，有以补为泻者，参耆甘草泻火之圣药是也。}

黄连解毒汤〔三焦实火，相传此方为太仓公火剂，而崔氏治刘护军，又云其自制者。〕治一切火热，表里俱盛，狂躁烦心，口燥咽乾，大热乾呕，错语不眠，吐血衄血，热甚发斑。{毒即火邪也，邪入於阳则狂，心为热所扰则烦，躁则烦之甚也，口燥咽乾，火盛津枯也，乾呕，热毒上逆也，错语，热昏其神也，不眠，阴未得复也，伤寒吐衄血者，当汗不汗，蕴热逼血上行也，发斑，热毒入胃也，崔尚书曰，胃有燥粪，令人错语，邪热盛亦令人错语，若秘而错语者，宜承气汤，通而错语者，宜黄连解毒汤。}

黄连、黄芩、黄蘘、栀子、等分。此手足阳明手少阳药也，三焦积热，邪火妄行，故用黄芩泻肺火於上焦，黄连泻脾火於中焦，黄蘘泻肾火於下焦，栀子通泻三焦之火，从膀胱出，盖阳盛则阴衰，火盛则水衰，故用大苦大寒之药，抑阳而扶阴，泻其亢甚之火，而救其欲绝之水也，然非实热不可轻投。{王海藏曰，黄连泻火，实泻脾也，子能令母实，实则泻其子。

刘河间曰，伤寒表热极甚，身痛头疼，不可忍，或眩或呕，里有微热，不可发汗吐下，拟以小柴胡天水凉膈之类和解，恐不能退其热势之甚，或大下后再三下后，热势尚甚，本气损虚，而脉不能实，拟更下之，恐脱而立死，不下亦热极而死，或湿热内余，小便赤涩，大便溏泄，频并少而急痛者，必欲作痢也，并宜黄连解毒汤。}

本方去栀子名蘘皮汤，治三焦实热，用粥丸，治三焦有火「名三补丸」，嗑燥喉乾，二便闭结，及湿痰夜热。{经曰，壮火食气，少火生气，故少火宜升，壮火宜降，今以黄芩泻上，黄连泻中，黄蘘泻下，则壮火降而少火升，气得生而血得养，三焦皆受益矣。}

本方去芩连加甘草，名栀子蘘皮汤，〔仲景〕治伤寒发黄身热，{发黄胃有瘀热，宜下之，发热为热未作实，盖寒湿之证，难於得热，热则势外出而不内入矣，故不必发汗，利小便，用栀子清肌表，黄蘘泻膀胱以

和解之，按伤寒发黄，有在太阳膀胱者，与阳明瘀热在胃者不同，故仲景亦有不可下，当於寒湿中求之之说，若瘀热在里，亦有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发汗利水之剂者，方见伤寒论。}

本方去黄蘗梔子，加酒浸大黄，名三黄泻心汤，〔金匱〕治心下痞热，心气不足，吐血衄血，大黄用酒蒸晒九次，蜜丸，名三黄丸治三焦积热，头项肿痛，目赤口疮，心膈烦躁，大便秘结，小便赤涩，及消渴羸瘦。

{消渴羸瘦，由於火炎水乾，或问心气不足而吐衄，何以不补心而反泻心，丹溪曰，少阴不足，亢阳无辅，致阴血妄行，故用大黄泻其亢害之火，又心本不足，肺肝各受火邪而病作，故用黄芩救肺，黄连救肝，肺者阴之主，肝者心之母，血之舍也，肺肝火退，则血归经而自安矣，寇宗奭曰，以苦泄其热，就以苦补其心，盖一举而两得之，吴鹤皋曰，治病必求其本，阳毒上攻出血，则热为本，血为标，能去其热，则血不治而自归经矣。}

李士材曰，古人用大黄治虚劳吐血，意甚深微，盖浊阴不降，则清阳不化，瘀血不去，则新血不生也，昂按此乃伤寒外感移热而吐衄，故用三黄寒泻之剂，若虚寒内伤吐衄而误服此，则杀人矣，杨仁斋曰，血遇热则宜流，故止血多用凉药，然亦有气虚挟寒，营气虚散，血亦错行，所谓阳虚阴必走是已，法当温中，使血自归经，宜理中汤加木香，七气汤加川芎，或甘草乾薑汤甚效。}

本方加石膏淡鼓麻黄，名三黄石膏汤，〔别见表里门。〕本方水丸名三黄金花丸，治中外诸热，寝汗咬牙，梦语惊悸，吐衄淋秘，劳嗽骨蒸，本方加大黄，名梔子金花丸，去梔子，加大黄，名大金花丸，治略同。附子泻心汤〔伤寒痞满，仲景〕治伤寒心下痞，而复恶寒汗出者。

{伤寒心下满鞭而痛者，为结胸，为实，鞭满而不痛者，为痞，为虚，经曰，心下痞，按之软，关脉浮者，大黄黄连泻心汤，心下痞而复恶寒汗出者，附子泻心汤，大抵诸痞皆热，故攻之多寒剂，此加附子，恐三三黄损其阳，非补虚也，或下后复汗，或下后阳虚，故恶寒汗出，诸泻心汤皆治伤寒痞满，满在心胸不在胃也，若杂病痞满，有寒热虚实之不同，保命集云，脾不能行气为四脏，结而不散则为痞，伤寒之痞，从外之内，故宜苦泄，杂病之痞，从内之外，故宜辛散。}

大黄〔二两〕、黄连、黄芩〔一两〕、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别煮取汁〕此足太阳手少阴药也，吴鹤皋曰，心下痞，故用三黄以泻痞，恶寒汗出，故用附子以固阳，非三黄不能去痞热，无附子恐三黄益损其阳，寒热并用，斯为有制之兵矣。{喻嘉曰，此邪热既甚，真阳复虚之证，故於三黄汤内，加附子汁，共成倾痞之功，金匱有大黄附子汤，亦同此意，大黄细辛各二两，附子一枚，炮，治箫下偏痛，发热，脉弦紧，此寒也，以温药下之，阳中有阴，当以温药下其寒。}

后人罕识其指，有用寒药而治热痞，大黄黄连之类也，有阴阳不和而痞，用寒热药者，大黄黄连加附子之类也，有盛阳虚而痞，用辛热多而寒药少者半夏生薑、甘草泻心之类也，经又曰伤寒大下后复发汗心下痞，恶寒者，表未解也，当先解表，乃可攻痞，解表桂枝汤，攻里大黄黄连泻心汤，经又曰，本以下之，故心下痞，与泻心汤，痞不解，口渴而烦躁，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此有停饮故也。

李东垣曰，酒积铁病，下之太过，亦作痞伤，盖下多亡阴，阴者脾胃水穀之阴也，胸中之气，因虚下陷於心之分野，故致心下痞，宜升胃气，以血药兼之者，全用气药导之，则痞益甚，甚而复下之，气愈下降，必变为中满膨胀，非其治也，按脾无积血，心下不痞，故须兼血药。}

本方去附子，名三黄泻心汤，〔见前〕再去黄芩，名大黄黄连泻心汤，〔仲景〕治伤寒心下痞，按之濡，〔音软〕关上脉浮。〔沉为实热，浮为虚热，经曰，按之自濡，但气痞耳，周扬俊曰，以非痰饮结聚，故无取半夏生薑也，活人云，结胸与痞，关脉须皆沉，若关脉浮而结者，三黄以泻肝，李时珍曰，仲景治心气不足，吐衄血者，用泻心汤，实泻心包肝脾胃四经血中之伏火也，又治心下痞满，按之软者，用泻心汤，亦泻脾胃之湿热，非泻心也，病发於阴而反下之，则痞满，乃寒伤营血，邪结上焦，胃之上脘在心，故曰泻心。经曰太阴所至为痞满，又曰浊气在上则生痞胀是已，病发於阳而反下之，则结胸，乃邪热陷入血分，亦在上脘，故大陷胸汤丸，皆用大黄，亦泻脾胃血分之邪而散其热也，若结胸在气分，只用小陷胸汤，痞满在气分，只用半夏泻心汤，按发阳发阴，诸解不同，终成疑案，李氏则以寒伤为阴病，热陷为阳病，然仲景所用皆寒药，未尝有所分也，周扬俊则谓总属下早致然，似为近理。〕

半夏泻心汤〔伤寒虚痞，仲景〕

治伤寒下之早，胸满而不痛者为痞，身寒而呕，饮食不下，非柴胡证。〔经曰，伤寒五六日，呕血发热，柴胡证具，而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此虽已下之不为逆，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若心下满而硬痛者，此为结胸也，大陷胸汤主之，若满而不痛者，此为痞，柴胡不中与也，宜半夏泻心汤，凡用泻心者，皆属误下之证，非传经热邪也。〕

半夏〔半升〕、黄连〔一两〕、黄芩、甘草〔炙〕、人参、乾薑〔三两〕、大枣〔十二枚〕此手少阴足太阴药也，成氏曰，否而不泰为痞，苦先入心，泻心者必以苦，故以黄连为君，黄芩为臣，以降阳而升阴也，辛走气，散痞者必以辛，故以半夏乾薑为佐，以分阴而行阳也，欲通上下交阴阳者，必和其中，故以人参甘草大枣为使，以补脾而和中。

〔已下之后，脾气必虚。〕则痞热消而大汗以解矣。〔旧註云，此方药味，盖本理中人参黄芩汤方，王海藏曰，外证全是下证，而脉反细不可下者，泻心汤主之，脉有力者，黄连泻心汤，脉无力者，半夏泻心汤，喻嘉言曰，诸泻心汤，原以涤饮，此证因呕，故推半夏为君，程郊倩曰，痞虽虚邪，然表气入里，怫郁於心阳之分，寒亦成热矣，寒已成热，则不能外出，而热非实，秽又不能下行，唯用苦寒从其部而泻之，仍虑下焦之阴邪上入。

兼辛热以温之，阴阳两解，不攻痞而痞自救，所以寒热互用，若阴痞不关阳郁，即郁而未成热，祇是上下阴阳部分拒格而成，泻心之法概不可用也，又曰人皆曰汗多亡阳，不知下多亦亡阳，以亡阴中之阳，故曰亡阳耳，下焦之阳骤虚，气必上逆，则上焦之阳反因下而成实，以火气不下行故也，治多泻上补下，心君得苦寒而安，则反能从阳引之入阴，故芩连栀子泻亦成补，若汗不相因，有虚无实，温补犹恐不足，前法一无所用矣。〕

本方除人参，再加甘草，〔一两合前四两〕名甘草泻心汤，〔仲景〕治伤寒中风，医反下之，下利穀不化，腹中雷鸣，心下痞硬而满，乾呕心烦，医复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结热，但以胃虚客气上逆，故使硬也。

〔为不使里虚胃弱，内损阴气，故加甘草以和中益胃，复真阴，退虚热，大要痞满下利者为虚，便闭者为实，按甘草令人满，故中满证忌之，而别录甄权并云甘草能除满，以脾健运则满除也，观仲景用以消痞，岂非取其散满哉，又按此乃伤寒之下利肠鸣也，杂证肠鸣，亦多属脾胃虚，经云，脾胃虚则肠鸣腹满，又云中气不足，肠为之苦鸣，宜参朮补剂，加甘草芩连枳实乾薑等。

丹溪水曰，腹中水鸣，乃火激动其水也，宜二陈汤加芩连梔子，李梈曰，自利旧分阴证阳证，又分协热协寒，而治法相同，阳证下利，亦必里虚而表热乘之，虽太阳初证下利亦然，与表邪传里协热下利无异，至於阴即协寒，其证尤显，所以云阳证下利，误温则发黄出斑而死，此等支离处，尤当详辨。}

本方加生薑四两，名生薑泻心汤，〔仲景〕治汗解后胃中不和，心中痞臃，乾噫〔噎同〕食臭，完穀不化，箫下有水气，腹中雷鸣下利。{客气上逆，伏饮搏膈，故痞臃，中气不和，故乾噎，胃虚火盛，邪热不杀穀，故完穀不化，箫下有水气，土弱不能制水，故腹中雷鸣，下利谓之协热利，为汗后胃虚，外损阳气，故加生薑以散邪涤饮，益胃复阳。}

刘河间曰，泻而水穀变色者为热，不变色而澄彻清冷者为寒，若肛门燥濇，小便黄赤，水穀虽不变，犹为热也，此由火性急速，食下即出，无容剋化，所谓邪热不杀穀也。} 本方除黄芩大枣，加枳实、厚朴、麦芽、白朮、茯苓、蒸饼糊丸，名枳实消痞丸。{东垣，别见消导门。} 白虎汤〔肺胃实热，仲景〕治伤寒脉浮滑，表有热里有寒。{浮为在表，滑为在里，里寒指伤寒，即病热之本因也。}

及三阳合病，脉浮大，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而面垢，谵语遗尿，发汗则谵语，下之则头上生汗，手足逆冷，自汗出者。{腹满身重，口不仁，谵语，阳明证也，面垢，少阳证也，遗尿，太阳证也，三证之中，阳明为多，属表里有邪，发表则燥热益甚，故谵语，攻里则阴气下竭，而虚阳上脱，必额汗出而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三阳热甚也，与此而以解内外之热。} 通治阳明病脉洪大而长，不恶寒，反恶热，头痛，自汗，口渴，舌胎，目痛，鼻乾，不得卧，心烦躁乱，日晡潮热，或阳毒发斑，胃热诸病。

{邪热盛故脉洪大，热在表而浅，邪恶正，故恶寒，热入深邪，甚无畏，故不恶寒，反恶热，中风有汗，伤寒无汗，传入阳明寒则有汗，谓之热越，故阳明病法多汗，里热，作渴，阳明主肌肉，故肌热，脉交额中，故目痛，脉侠鼻，金燥故鼻乾，胃不和，故卧不安，人之阳气，昼日行阳二十五度，平旦属少阳，日中属太阳，日晡属阳明，伤寒证中，日晡潮热为胃实，无虚证，胃热失下则发斑。}

石膏〔一斤〕、知母〔六两〕、甘草〔二两〕、粳米〔六合〕、先煮石膏数十沸〔味淡难出〕，再投药米，米熟汤成，温服，此足阳明手太阴药也，热淫於内，以苦发之故以知母苦寒为君，热则伤气，必以甘寒为助，故以石膏为臣。{石膏滑石，味皆甘寒，凡药带甘者，皆泻中有补。}

津液内烁，故以甘草粳米甘平益气缓之为使，不致伤胃也，又烦出於肺，躁出於肾，石膏清肺而泻胃火，知母清肺而泻肾火，甘草和中而泻心脾之火，或泻其子，〔肺〕或泻其母，〔心〕不专治阳明气分热也。{石膏甘草，不但清里，兼能发表，然必实热方可用，或有血虚身热，脾虚发热，及阴盛格阳，面赤烦躁，类白虎汤证，误投之不可救也。}

按白虎证脉洪大有力，类白虎证脉大而虚，以此为辨，又按格阳阳盛，二证至为难辨，盖阴盛极而格阳於外，外热而内寒，阳盛极而格阴於外，外冷而内热，经所谓重阴必阳，重阳必阴，重寒则热，重热则寒是也，当於小便分之，便清者外虽燥热，而中必寒，便赤者外虽厥冷，而内实热，再看口中燥润，及舌胎浅深，盖舌为心苗，应南方火，邪在表则未生胎，邪入里津液搏结则生胎，而滑胎白者，丹田有热，胸中有寒，邪在半表半里也，热入渐深，则燥而涩，热聚於胃则黄，宜承气及白虎。

若热病口乾舌黑，及肾水刑於心火，热益深而病笃矣，然亦有胎黑属寒者，舌无芒刺，口有津液也，又当用温补之剂尤宜细辨，李东垣曰，邪在阳明，肺受火剋，故用辛寒以清肺，所以有白虎之名，白虎西方金神

也，吴鹤皋曰，如秋金之令行，则夏火之炎退，成氏曰，立秋后不可服，为大寒之剂，易老曰，有是病则投是药，苟拘於时，何以措手，若以白虎为大寒，承气又何以行於冬令乎，太阳发热无汗而渴，忌白虎，表未解也，阳明汗多而渴，忌五苓猪苓，津液大耗也。}

本方加人参三两，名人参白虎汤，〔仲景〕治伤寒渴欲饮水，无表证者，〔白虎解热，人参生津，凡身发热为热在表，渴欲饮水为热在里，身热饮水，表里俱有热，身凉不渴，表里俱无热，欲饮水者，不可不与，不可过与，恣饮则有水结胸，心下悸，喘欬，哆噎，肿胀，癰秘，下利，诸变证。〕亦治伤寒无大热，口燥渴，心烦背微恶寒者。

{背为阳，背恶寒，口中和者，少阴病也，宜附子汤，今热未退而微恶寒，为表未全罢，尚属太阳，然燥渴心烦为里热已炽，与白虎汤，解表邪，清里热，加人参补气生津，太阳病在表故恶寒，少阳在半表半里亦微恶寒，阳明在里故不恶寒，反恶热，间有恶寒者，与太阳合病也，许叔微曰仲景云，伤寒吐下后七八日，不解，表里俱热，大渴燥烦者。

白虎加人参汤主之，又云，脉浮滑，此表有热，里有寒，白虎加人参汤主之，又云伤寒脉浮，发热无汗，其表不解，不可与白虎，林亿校正谓於此表里差矣，予谓不然，大抵白虎能除伤寒中渴，表里发热，前后二证，或云表里俱热，或云表热里寒，皆可服之，一种发热无汗，其表不解，全是麻黄与葛根证，安可行白虎也。}亦治太阳中暍，〔音渴，暑也〕身热，汗出，恶寒，足冷，脉微而渴，{身热恶寒，为在表，足冷脉微，又不可表。}

亦治火伤肺胃，传为膈消，{喻嘉言曰，肺消以地黄丸治其血分，肾消以白虎汤治其气分，病不能除，医之罪也。}本方加苍朮，名白虎苍朮汤，治湿温脉沉细者。{沉细属湿，先受暑，后受湿，暑湿相搏，名湿温，其证胫冷，腹满，头痛，身痛，多汗，渴而谵语，李东垣曰，动而伤暑，火热伤气，辛苦之人得之，宜人参白虎汤，静而伤暑，湿胜身重，安乐之人多得之，宜白虎苍朮汤。}

本方加桂枝，名桂枝白虎汤，〔金匱〕治温症，但热无寒，骨节疼痛，时呕，本方加柴胡黄芩半夏，名柴胡石膏汤，治暑嗽喘渴，本方除粳米，加人参，名化斑汤，治胃热发斑脉虚者。

竹叶石膏汤〔肺胃虚热，仲景〕治伤寒解后，虚羸少气，气逆欲吐{伤寒解后，余热未尽，津液不足，故虚羸少气，虚热上逆，故欲吐。}亦治伤暑发渴脉虚。竹叶〔二把〕、石膏〔一斤〕、人参〔三两〕、甘草〔炙二两〕、麦冬〔一升〕、半夏〔半升〕、粳米〔半升〕、加薑煎。

此手太阴足阳明药也，竹叶石膏之辛寒以散余热，{竹叶能止喘促气逆上冲。}人参甘草麦冬粳米之甘平以益肺安胃，补虚生津，半夏之辛温以豁痰止呕，故去热而不损其真，导逆而能益其气也。又方，竹叶、石膏、木通、薄荷、桔梗、甘草、亦名竹叶石膏汤，治胃实火盛而作渴。

{李士材曰，阳明外实则用柴葛以解肌，阳明内实则用承气以攻下，此云胃实，非有停滞，但阳燄胜耳，火旺则金困，故以竹叶泻火，以桔梗救金，薄荷升火於上，木通泄火於下，甘草石膏直入戊土而清其中，三焦火平则炎蒸退，而津液生矣，外实经也，内实腑也，戊土胃也。}

升阳散火汤〔火郁，东垣〕

治肌热表热，四肢发热，骨髓中热，热如火燎，扪之烙手，此病多因血虚得之，及胃虚过食冷物，抑遏阳气於脾土，并宜服此。{脾主四肢，四肢热即五心烦热也，火性上行，若郁而不达，则反以销烁真阴，而肌肤

筋骨皆为之热也，若饮食填塞至阴，则清阳不得上行，故不能传化也，经曰，火郁发之，至阴脾也。}

柴胡〔八钱〕、防风〔二钱五分〕、葛根、升麻、羌活、独活、人参、白芍〔五钱〕、炙甘草〔三钱〕、生甘草〔二钱〕，每服五钱，加薑枣煎。此手足少阳药也，柴胡以发少阳之火为君，升葛以发阳明之火，羌防以发太阳之火，独活以发少阴之火为臣，此皆味薄气轻，上行之药，所以升举其阳，使三焦畅遂，而火邪皆散矣，人参甘草，益脾土而泻热，芍药泻脾火而敛阴，且酸敛甘缓，散中有收，不致有损阴气为佐使也。

{吴鹤皋曰，经曰，少火生气，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扬之则光，遏之则灭，则生道几乎息矣，使清阳出於上窍，则浊阴自归下窍，而饮食传化，无抑遏之患矣，东垣圣於脾胃，治之必主升阳，俗医知降而不知升，是扑其少火也，安望其卫生耶，又云，古人用辛散者必用酸收，故桂枝汤中亦用芍药，犹兵家之节制也，降谓泻也。}

本方除人参独活，加葱白，名火郁汤，治同。{火郁者，内热外寒，脉沉而数，火郁无燄，故外寒，沉为在里，沉而数，知为内热也。} 陶节庵升阳散火汤，人参、白朮、茯苓、甘草、陈皮、麦冬、当归、芍药、柴胡、黄芩、加薑枣，金器煎，治伤寒叉手冒心，寻衣摸床，谵语昏沉，不省人事。

{节庵曰，俗医不识，误认风证，不知此乃肝热乘肺，元气虚衰，不能主持，名撮空证，小便利者可治，有痰加薑炒半夏，大便燥实，谵语发渴，加大黄，泄泻加白朮升麻，太阳虚，故叉手自冒其心，热昏其神，故寻衣摸床，小便利则肺气犹降，膀胱犹能化气，而肾水未枯，故可治，昂按此病非升散之证，方中仅柴胡一味，难尽升散之名，而节庵以此名方何欤。}

凉膈散〔上中二焦火，局方〕

治心火上盛，中焦燥实，烦躁口渴，目赤头眩，口疮唇裂，吐血衄血，大小便秘，诸风癰癤，胃热发斑发狂，及小儿惊急，痘疮黑陷。{上证皆上中二焦之火为之患也。} 连翘〔四两〕、大黄〔酒浸〕、芒硝、甘草〔二两〕、栀子〔炒黑〕、黄芩〔酒炒〕、薄荷〔一两〕为末，每服三钱，加竹叶生蜜煎。

此上中二焦泻火药也，热淫於内治以鹹寒，佐以苦甘，故以连翘黄芩竹叶薄荷升散於上，而以大黄芒硝之猛利推荡其中，使上升下行，而膈自清矣，用甘草生蜜者，病在膈，甘以缓之也。{李东垣曰，易老法减大黄芒硝，加桔梗竹叶，治胸膈与六经之热，以手足少阳俱下胸膈，同相火游行一身之表，乃至高之分，故用舟楫之剂，浮而上之，以去胸膈六经之热也，重病用前方，轻者用此方。}

喻嘉言曰，按中风证大势，风木合君相二火主病，古方用凉膈散居多，如转舌膏用凉膈散加菖蒲远志，活命金丹用凉膈散加青黛蓝根，盖风火上炎，胸膈正燎原之地，所以清心宁神，转舌活命，凉膈之功居多，不可以宜通肠胃经譬之也，按转舌膏散心经之蕴热，活命丹散肝经之郁火也，潘思敬曰，仲景调胃承气汤，后人一变加连翘栀子黄芩薄荷，谓之凉膈散，至河间又变加川芎归芍白朮防风荆芥麻黄桔梗石膏滑石，谓之防风通圣散是也，古之複方也，桔梗为药中舟楫。}

当归龙荟丸〔肝胆火，宣明〕治一切肝胆之火，神志不宁，惊悸搐搦，躁扰狂越，头运目眩，耳鸣耳聋，胸膈痞塞，咽嗑不利，肠胃燥涩，两箫痛引少腹，肝移热於肺而欬嗽，{肝属风木，主筋主怒主惊，故搐搦惊狂，皆属肝火，目为肝窍，胆脉络於耳，二经火盛，故目眩耳鸣，心脉挟咽历膈，肾脉贯膈循喉咙，水衰火盛，故膈咽不利，两箫少腹，皆肝胆经所循，故相引而痛，五脏六腑皆有欬，然必传以与肺，肝之移邪则为肝欬。} 亦治盗汗。

{盗汗属热，此与当归大黄汤同意。} 当归〔酒洗〕、龙胆草〔酒炒〕、栀子〔炒黑〕、黄连〔炒〕、黄蘗〔炒〕、黄芩〔炒一两〕、大黄〔酒浸〕、青黛〔水飞〕、芦荟〔五钱〕、木香〔二钱〕、麝香〔五分〕、蜜丸，薑汤下。此足厥阴手足少阳药也，肝木为生火之本，肝火盛则诸经之火相因而起，为病不止一端矣，故以龙胆青黛，直入本经而折之，而以大黄芩连栀蘗通平上下三焦之火也。

{黄芩泻肺火，黄连泻心火，黄柏泻肾火，大黄泻脾胃火，栀子泻三焦火。} 芦荟大苦大寒，气臊入肝，能引诸药同入厥阴，先平其甚者，而诸经之火无不渐平矣，诸药苦寒已甚，当归辛温，能入厥阴，和血而补阴，故以为君，少加木香麝香者，取其行气通窍也，然非实火不可轻投。

龙胆泻肝汤〔肝胆火，局方〕

治肝胆经实火湿热，箫痛耳聋，胆溢口苦，筋痿阴汗，阴肿阴痛，白浊溲血。{箫者肝胆之部也，火盛故作痛，胆脉络於耳故聋，肝者将军之官也，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也，决断出焉，胆虚故谋虑而不能决，胆气上溢，故口为之苦，肝主筋，湿热胜故筋痿，肝脉络於阴器，故或汗或肿或痛，白浊泄血，皆肝火也。} 龙胆草〔酒炒〕、黄芩〔炒〕、栀子〔酒炒〕、泽泻、木通、车前子、当归〔酒洗〕、生地黄〔酒炒〕、柴胡、甘草〔生用〕此足厥阴少阳药也，龙胆泻厥阴之热，〔肝〕柴胡平少阳之热，〔胆〕黄芩栀子清肺与三焦之热以佐之，泽泻泻肾经之湿，木通车前泻小肠膀胱之湿以佐之，然皆苦寒下泻之药，故用归地以养血而补肝，用甘草以缓中而不使肠胃为臣使也，东垣无黄芩栀子甘草，亦名龙胆泻肝汤，治前阴热痒臊臭。

{此因饮酒风湿热合於下焦为邪，厥阴肝脉络於阴器，柴胡入肝为引，泽泻车前木通利小便亦除臊气，所谓在下者因而竭之，生地龙胆苦寒以泻湿热，肝主血，当归以滋肝血不足也。} 一方除当归、生地、木通、泽泻、车前、加人参、五味、天冬、麦冬、黄连、知母、亦名龙胆泻肝汤，治筋痿挛急，口苦爪枯，亦治前证。{加人参者，扶土所以抑木，用二冬五味者，清金亦以平木，润燥所以养筋，用黄连知母者，上以泻心火，下以泻肾火，一为肝母也。}

左金丸〔肝火，又名茱萸丸〕

治肝火燥盛，左箫作痛，吞酸吐酸筋疝痞结{肝火盛则箫痛，吞酸吐酸亦由肝火上干肺胃，从木之化故酸，厥阴之脉络阴器，寒湿干之，则成筋疝，肝木过盛，剋制脾土，则成痞结。} 亦治噤口痢，汤药入口即吐。

{本方加糯米一撮，浓煎，但得三匙下咽，即不得吐矣。} 黄连〔六两薑汁炒〕、吴茱萸〔一两盐水泡〕、水丸。

此足厥阴药也，肝实则作痛，心者肝之子，实则泻其子，故用黄连泻心清火为君，使火不剋金，金能制木，则肝平矣，吴茱辛热，能入厥阴，〔肝〕行气解郁，又能引热下行，故以为反佐，一寒一热，寒者正治，热者从治。{以热治热，从其性而治之，亦曰反治。} 故能相济以立功也，肝居於左，肺处於右，左金者谓使金令得行於左而平肝也。

{李东垣曰，病机曰，诸呕吐酸，皆属於热，此上焦受外来客邪也，以杂病论之，呕吐酸水者，甚则酸水浸其心次，令身酸不能相对，以大辛热剂疗之，必减，若以病机作热攻之，误矣，或问吞酸素问以为热，东垣以为寒，何也，丹溪曰，吐酸与吞酸不同，吐酸吐出酸水如醋，平时津液，随上升之气郁而成积，湿中生热，故随木化，遂作酸味，非热而何，其有郁之久伏於肠胃之间，咯不得上，嚥不得下，肌表得风寒，则内

热愈郁，而酸味刺心，肌表温暖，腠理开发，或得香热汤丸，津液得行，亦可暂解，非寒而何，素问言热，言其本也，东垣言寒，言其末也，予耆治吞酸用黄连茱萸制炒，随时令迭为佐使，苍朮茯苓为辅。

汤浸蒸饼为丸吞之，仍教少食蔬果自养，则病易安，丹溪之论，亦未畅尽，总之此证有寒有热，不可执一，戴氏曰，房劳肾虚之人，胸膈多有隐痛，此肾虚不能纳气，气虚不能生血之故，气与血犹水也，盛则流畅，虚则鲜有不滞者，所以作痛，宜破故纸之类补肾，芎归之类补血，若作寻常箫痛治则殆矣。} 本方加炒芩苍朮陈皮亦名茱萸连丸，治同，本方加芍药等分为丸，名戊己丸，治热痢热泻。

{热泻者，粪黄肛濡也，戊为胃土，己为脾土，加芍药伐肝泻木，使不剋脾土。} 本方除吴茱萸，加附子一两，名连附六一汤，治胃脘痛，寒因热用也，本方用黄连一味，吴茱萸汤浸一宿为丸，名抑青丸，大泻肝火，治左箫作痛，单黄连煎服，名泻心汤，治心热。

泻青丸〔肝火，钱乙〕

治肝火郁热，不能安卧，多惊多怒，筋痿不起，目赤肿病。{肝属风木，木盛生火，故发热多甚於寅卯木旺之时，按之在肉之下，骨之上，为肝热，肝胆之经，行为两箫，风火干之，故卧不安，肝在志为怒，故多怒，肝虚胆怯，故多惊，肝主筋，逢热则纵，痿故，目为肝窍，风热发於目，故肿痛。} 龙胆草、山梔〔炒黑〕、大黄〔酒蒸〕、川芎、当归〔酒洗〕、羌活、防风等分蜜丸，竹叶汤下。

此足厥阴少阳药也，肝者将军之官，风淫火炽，不易平也，龙胆大黄，苦寒味厚，沉阴下行，直入厥阴而散泻之，所以抑其怒而折之使下也，羌活气雄，防风善散，故能搜肝风而散肝火，所以从其性而升之於上也，少阳火郁多烦躁，梔子能散三焦郁火而使邪热从小便下行，少阳火实多头目赤，川芎能上行头目而逐风邪，且川芎当归乃血分之药，能养肝血而润肝燥，{血虚故肝燥，肝燥故多怒多惊。} 又皆血中气药，辛能散而温能和，兼以培之也，一泻一散一补，同为平肝之剂，故曰泻青，五脏之中，惟肝常有余，散之即所以补之，以木喜条达故也，然必壮实之人，方可施用。

{余子容曰，时医多执肝常有余之说，举之说，举手便云平肝，按圣济经云，原四时之所化始於木，究十二经之所养始於春，女子受娠一月，是厥阴肝经养之，肝者乃春阳发动之始，万物生化之源，故戒怒养阳，使先天之气，相生於无穷，是摄生之切要也，不可泥於前说，昂按此说本之内经，六节脏象论曰，所谓得五行时之胜，各以气命其脏，求其胜也，皆归始春。

盖春属肝木，乃吾身升生之气，此气若有不充，则四脏何所禀承，如春无所生，则夏长秋收冬藏者何物乎，五行之中，惟木有发荣畅茂之象，水火金土皆无是也，花果蒨葱艳丽而可爱，结果成实，食之以全生，皆此木也，使天地而无木，则世界黯淡其无色矣，由是言之，培之养之，尤恐不暇，而尚欲翦之伐之乎，故养血和肝，使火不上炎，则心气和平，而百骸皆理，不特养身之要道，亦养德之切务也，昂又按世医多云肝有泻无补。

不知六味地黄丸，七宝美髯丹等剂，皆补肝之药也，人特习而不察耳，外台秘要曰，五行五脏皆互相生，肝虽处中，而为脏首，位在甲乙，怀养怀仁，故应春而生也，为心之母，余脏循次而生焉，心为主主神，四脏为四鄙，四鄙有忧，主必怀忧，四鄙和平，则主有悦，悦则营卫不错，忧则经络患生，心不受邪，所病者惟忆乐能致也，肺为风府呼吸之门，诸脏紊乱，气息皆形，谁能出不由户耳，若风热盛，心忧则头痛，过忧则心烦，寒盛必热，热盛必寒，倚伏之道也，但平风热，抑狂邪，而警卫自然通泰矣。}

泻黄散〔脾火〕

治脾胃伏火，口燥唇乾，口疮口臭，烦渴易饥，热在肌肉。〔口为脾窍，唇者脾之外候，口燥唇乾，口疮口臭，皆属脾火，脾热故烦渴易饥，病名中消，脾主肌肉，故热在肉分，轻按重按，皆不热，不轻不重乃得之，过夜尤甚者，为脾热实热，宜此汤及调胃承气，虚热宜补中益气汤，按面上热，身前热，一身尽热，狂而妄言妄见，皆足阳明肩背热，及足外氤胫踝后热，皆足太阳。〕

口热舌乾，中热而喘，足下热而痛，皆足少阴，肩上热，项似拔，耳前热若寒，皆手太阳，身热肤痛，手少阴，洒淅寒热，手太阴，掌中热，手太阴少阴厥阴，热而筋纵不收，阴痿，足阳明厥阴，又曰胃居脐上，胃热则医以上热，肠居臀下，肠热则脐以下热，肝胆居箫，肝胆热则箫亦热，肺居胸背，肺热则胸背亦热，肾居腰，肾热则腰亦热，可类推也。〕

防风〔四两〕、藿香〔七钱〕、山梔〔炒黑一两〕、石膏〔五钱〕、甘草〔二钱〕、右末，微炒香，蜜酒调服。此足太阴阳明药也，山梔清心肺之火，使屈曲下行，从小便出，藿香理脾肺之气，去上焦壅热，辟恶调中，石膏大寒泻热，兼能解肌，甘草甘平和中，又能泻火，重用防风者，取其升阳，能发脾中伏火，又能於土中泻木也。

〔木盛剋土，防风能散肝火，吴鹤皋曰，或问脾中伏火，何以不用黄连，余曰燥矣，又问既恶燥，何以用防风，余曰，东垣有言，防风乃风药中润剂也，李东垣曰，泻黄散，非泻脾也，脾中泻肺也，实则泻其子，以脾为生肺之上源，故用石膏梔子之类。〕钱乙泻黄散、白芷、防风、升麻、枳壳、黄芩、〔各钱半〕石斛〔一钱二分〕、半夏〔一钱〕、甘草〔七分〕治同前证，或唇口皴裂。

〔脾之华在唇，鬢，动也，风也，皴裂，火也，白芷升麻，皆阳明药，防风祛风而散脾火，燥在唇口，故从其性而升发之也，黄芩泻中上之热，枳壳利中上之气，半夏能燥能润，发表开郁，石斛清脾平胃，退热补虚，甘草和脾，兼能泻火，亦火郁发之之义也，治口病诸药，脾热则口甘，生地芍药黄连泻脾，神曲莱菔消食郁，肝热则口酸，黄连龙胆泻肝，心热则口苦。〕

柴胡龙胆黄芩黄连泻心，肺热则口辛，黄芩梔子泻肺、芍药泻脾，麦冬清心，肾热则口鹹，知母乌苕骨泻肾，胃热则口淡，茯苓白朮半夏生薑燥脾，胜湿口涩，黄芩泻火，葛根生津，防风薄荷疏风，括楼茯苓行痰。〕

清胃散〔胃火牙痛，东垣〕

治胃有积热，上下牙痛，牵引头脑，满面发热，其牙喜寒恶热，或牙龈溃烂，或牙宣出血，或唇口颊腮肿痛。〔足阳明胃脉循鼻外，入上齿，中侠口环唇，循颊车，上耳前，主上牙龈，喜冷饮而恶热，手阳明大肠脉上颈贯颊，入下齿侠口，主下牙龈，喜热饮而恶寒，足阳明别络脑，故脑痛，阳明之脉营於面，故面热，二经热盛，故唇口齿颊病而肿痛也，齿为骨属肾，牙宣牙龈出血，或齿缝出血也，亦名齿衄，乃肾病，若血多而涌出不止为阳明热盛，以阳明多气多血也。〕

唇属脾胃大肠经，燥则乾，热则裂，风则鬢，寒则揭，若肿皴裂如蚕茧，名曰茧唇，唇舌者，肌肉之本也，人中平满者，为唇反，唇反者肉先死，面寒者为阳明经气不足。〕生地黄、牡丹皮、黄连、当归、升麻，一方加石膏。此足阳明药也，黄连泻心火，亦泻脾火，脾为心子，而与胃相表里者也，当归和血，生地丹皮凉血，以养阴而退阳也，石膏泻阳明之大热，升麻升阳明之清阳，清升热降，则肿消而痛止矣。

{薛新甫曰，湿热盛而牙痛者，承气汤，轻者清胃散，大肠热而龈肿痛者，清胃散，甚者调胃汤，六郁而痛者，越鞠丸，中气虚而痛者，补中益气汤，思虑伤脾而痛者，归脾汤，肾经虚热而痛者，六味丸，肾经虚寒而痛者，还少丹，重则八味丸，其属风热者，独活散，茵陈散风寒入脑者，羌活附子汤，当临时制宜，附独活散，独活，羌活，川芎，防风，各五钱，细辛，荆芥，薄荷，生地，各二钱，每服三钱。}

甘露饮〔胃中湿热，局方〕

治胃中湿热，口臭喉疮，齿龈宣露，及吐衄齿血。{胃之窍在口，其脉上齿侠鼻，湿热内盛，故口臭口疮，阳热拂二经有热，则齿龈齿缝出血，名齿衄，或牙龈袒脱，齿龈宣露也。} 生地黄、熟地黄、天冬、麦冬、石斛、茵陈、黄芩、枳壳、枇杷叶、甘草等分，每服五钱，一方加桂苓，名桂苓甘露饮，本事方加犀角，云如此甚有道理。

{犀角凉心泻肝，清胃中大热。} 此足阳明少阴药也，烦热外属於虚，二地二冬甘草石斛之甘，治肾胃之虚热，泻而兼补也，茵陈黄芩之苦寒，折热而去湿，火热上行为患，故又以枳壳枇杷叶抑而降之也。河间桂苓甘露饮，

滑石〔四两〕石膏寒水石甘草〔各二两〕白朮茯苓泽泻〔各一两〕猪苓肉桂〔各五钱〕每服五钱，治中暑受湿，引饮过多，头痛烦渴，湿热便秘，{此亦五苓六一之合剂也，以清六腑之热。} 张子和去猪苓，减三石一半，加人参乾葛〔各一两〕、藿香〔五钱〕、木香〔一分〕每服三钱，亦名桂苓甘露饮，治伏暑烦渴，脉虚水逆。{渴欲饮水，水入即吐，名水逆。}

泻白散〔肺火，钱乙〕治肺火皮肤蒸热，洒淅寒热，日晡尤甚，喘嗽气急。{皮肤蒸热，肺主皮毛也，洒淅寒热，邪在肤腠也，日晡尤甚，金旺於酉也，肺苦气上逆，故欬嗽喘急，轻按即得，重按全无，是热在皮毛，日西尤甚为肺热。} 桑白皮、地骨皮〔一钱〕、甘草〔五分〕、粳米〔百粒〕，易老加黄连。此手太阴药也，桑白皮甘益元气之不足辛泻肺气之有余，除痰止嗽，{性善行水泻火，故能除痰，痰除则嗽止。} 地骨皮寒泻肺中之伏火，淡泄肝肾之虚热，凉血退蒸，{肝木盛能生火，火盛则剋金，肾为肺子，实则泻其子。}

甘草泻火而益脾，粳米清肺而补胃，{土为金母，虚则补其母。} 并能泻热从小便出，肺主西方，故曰泻白。{李时珍曰，此泻肺诸方之准绳也，泻白散泻肺经气分之火，黄芩一物汤，丹溪青金丸，泻肺经血分之火，清金丸即黄芩炒为末水丸。} 本方加人参、五味、茯苓、青皮、陈皮，亦名加减泻白散，〔东垣〕治欬嗽喘急呕吐，本方加知母、黄芩、桔梗、青皮、陈皮、亦名加减泻白散。

〔宝鑑〕治欬而气喘，烦热口渴，胸膈不利，本方除甘草、粳米、加黄芩、知母、麦冬、五味、桔梗、亦名加减泻白散，〔罗谦甫〕治过饮伤肺，气出腥臭，唾涕稠黏，嗝喉不利，口苦乾燥。{原文云，桑皮地骨，味苦微寒，降肺中伏火，而补气为君，黄芩知母，苦寒，治气出腥臭，清金利气为臣，五味酸温以收肺气，麦冬苦寒治唾涕稠黏，口苦乾燥为佐，桔梗辛温轻浮，治痰逆，利咽膈为使也。}

导赤散〔心小肠火，钱乙〕治小肠有火，便赤淋痛，面赤狂躁，口糜舌疮，咬牙口渴。{心与小肠相表里，心热则小肠亦热，故便赤淋痛，心属君火，是五脏六腑火之主，故诸经之热皆应於心，面赤烦躁，咬牙口渴为皆心热也，舌为心苗，若心火炎，薰蒸於口，则口糜舌疮，轻手按至皮毛之下，肌肉之上则热，日中尤

甚，是热在血脉为心热，朱丹溪曰，五脏各有火，五志激之，其火随起，若诸寒病必身犯寒气，口食寒物，非若诸火病自内作者。}

生地黄、木通、甘草梢、淡竹叶，等分煎。此手少阴太阳药也，生地凉心血，竹叶清心气，{叶生竹上，故清上焦。}木通降心火，入小肠，{君火宜木通，相火宜泽泻，行水虽同，所用各别，君心火也，相肾火也。}草梢达茎中而止痛，〔便赤淋痛〕以共导丙丁之火，由小水而出也。{小肠为丙火，心为丁火，心热泄小肠，釜底抽薪之义也，易老用导赤散合五苓散，治口糜神效。}

经曰，膀胱移热於小肠，膈肠不便，上为口糜，亦有用理中汤加附子者，因脾胃虚衰之火，被逼上炎，故用参朮甘草补其土，薑附散其寒，则火得所助，接引退舍矣，纲目曰，心气热则上窜，宜导赤散，肾气虚则下窜，宜地黄丸。}

莲子清心饮〔心火淋浊，局方〕

治忧思抑郁，发热烦躁，或酒食过度，火盛剋金，口苦咽乾，渐成消渴，遗精淋浊，遇劳即发，四肢倦怠，五心烦热，夜静昼甚，及女人崩带。{烦躁遗精淋浊者，心虚而有热也，心火妄动，则不能下交於肾，故元精失守也，遇劳则发为劳淋，劳则动其心火也，昼偏热者，阳虚也，崩中由损伤冲任，气血俱虚，经曰，阴虚阳搏，谓之崩，由阴虚而阳搏之，血得热而妄行也，带者病本於带脉而得名，赤属血，白属气，由阴虚阳竭，荣气不升，卫气下陷，或湿痰湿热蕴积而下流也。}

石莲肉、人参、黄耆、茯苓、柴胡〔三钱〕、黄芩〔炒〕、地骨皮、麦冬、车前子、甘草〔炙二钱〕，空心服。此手足少阴足少阳太阴药也，参耆甘草，所以补阳虚而泻火，{东垣曰，参耆甘草，泻火之圣药。}助气化而达州都，{膀胱也，气化则能出。}地骨退肝肾之虚热，柴胡散肝胆之火邪，黄芩麦冬，清热於心肺上焦，茯苓车前，利湿於膀胱下部，中以石莲清心火而交心肾，则诸证悉退也。

导赤各半汤〔伤寒心热节庵〕

治伤寒后心下不臌，腹中不满，二便如常，身无寒热，渐变神昏不语，或睡中独语，目赤口乾不饮水，与粥则嚙，不与勿思，形如醉人，名越经证。{伤寒不硬不满，二便如常，病不腑也，神昏睡语，不思食，形如醉人，此邪热传手少阴心，心火上而逼肺也，邪热入里，故目赤舌乾，邪热在阴，故不渴，此证自足而传手经，故曰越经。}

黄连、黄芩、犀角、知母、山梔、滑石、麦冬、人参、甘草、茯神加灯心薑枣煎。此手少阴太阴太阳药也，陈来章曰，热入心经，凉之以黄连犀角梔子，心移热於小肠，泄之以滑石甘草灯心，心热上逼於肺，清之以黄芩梔子麦冬，然邪之越经而传於心者，以心神本不足也，故又加人参茯神以补之。{昂按伤寒传邪，手足原无界限，故仲景亦有泻心数汤，而麻黄桂枝，先正以为皆肺药也，此汤泻心肺之邪，热从小肠膀胱出，故亦曰导赤，其与泻心异者，以无痞臌之证也。}

普济消毒饮〔大头天行东垣〕

治大头天行，初觉憎寒体重，次传头面肿盛，目不能开，上喘，咽喉不利，口渴舌燥。{俗云，大头天行，亲戚不相访问，染者多不救，泰和间多病此者，医以承气加蓝根下之，稍缓，翌日如故，下之又缓，终莫能愈，渐至危笃，东垣视之曰，夫身半以上，天之气也，身半以下，地之气也，此邪热客於心肺之间，上攻头

而为肿盛，以承气泻胃中之实热，是为诛伐无过，病以适至其所为，故遂处此方，全活甚众，遂名普济消毒饮子。}

黄芩〔酒炒〕、黄连〔酒炒五钱〕、陈皮〔去白〕、甘草〔生用〕、玄参〔二钱〕、连翘、板蓝根、马勃、鼠黏子、薄荷〔一钱〕、僵蚕、升麻〔七分〕、柴胡、桔梗〔二钱〕，为末汤调，时时服之，或蜜拌为丸，噙化，一方无薄荷，有人参三钱，亦有加大黄治便秘者，或酒浸，或煨用。

此手太阴少阴足少阳阳明药也，芩连苦寒，泻心肺之热为君，玄参苦寒，橘红苦辛，甘草甘寒，泻火补气为臣，连翘薄荷鼠黏辛苦而平，蓝根甘寒，马勃僵蚕苦平，散肿消毒定喘为佐，升麻柴胡苦平，行少阳阳明二经之阳气不得伸，桔梗辛温，为舟楫，不令下行，为载也。{此解本之东垣，而犹加删润，然十书中无此方，见於准绳。}

清震汤〔雷头风，河间〕

治雷头风，头面疙瘩肿痛，憎寒壮热，状如伤寒。{一云头如雷鸣，风动作声也，李东垣曰，病在三阳，不可过用寒药重剂，诛伐无过处，清震汤治之，三阳之气，皆会於头额，从额至颠，络脑后者属太阳，从额至鼻下面者属阳明，从头角下耳中耳之前后者属少阳。}升麻、苍朮〔五钱〕、荷叶〔一枚〕此足阳明药也，升麻性阳味甘气升，能解百毒，苍朮辛烈，燥湿强脾，能辟瘴疠，此局方升麻汤也，荷叶色青气香，形仰象震，{震仰盂为雷，述类象形以治之。}

能助胃中清阳上行，用甘温辛散药以升发之，使其邪从上越，且固胃气，使邪不传里也。

紫雪〔一切火热，局方〕

治内外烦热不解，狂易叫走，发斑发黄，口疮脚气，瘴毒蛊毒，热毒药毒，及小儿惊篋。黄金〔百两〕、寒水石、石膏、滑石、磁石〔水煮三斤捣煎去渣入后药〕、升麻、元参〔一斤〕、甘草〔炙半斤〕、犀角、羚羊角、沉香、木香〔五两〕、丁香〔一两并捣剉入前药汁中煎，去渣，入后药。〕、朴硝硝石〔各二斤，提净入前药汁中，微火煎，不住手，将柳木搅候汁欲凝，再加入后二味〕、辰砂〔三两研细〕、麝香当门子〔一两二钱研细入前药拌匀〕，合成退火气，冷水调服，每一二钱，本事方无黄金。

此手足少阴足厥阴阳明药也，寒水石、石膏滑石、硝石、以泻诸经之火，而兼利水为君，磁石玄参以滋肾水而兼补阴为臣，犀角羚羊以清心宁肝，升麻甘草以升阳解毒，沉香木香丁香以温胃调气，麝香以透骨通窍，丹砂黄金以镇惊安魂，泻心肝之热为佐使，诸药用气，硝独用质者，以其水鹵结成，性峻而易消，以泻火而散结也。

人参清肌散〔午前虚热〕

治午前潮热，气虚无汗。{热发午前，阳虚而阴火乘之也，火燥热郁故无汗，经曰，阳气有余，为身热无汗，生气有余，为多汗身寒，阴阳有余，则无汗而寒，按此有余，乃病邪有余，即不足也，阴阳和则无病，过中则皆病也，经又曰，阳盛生外热，阴盛生内寒，皆亢则为害，非真阴真阳盛也。}人参、白朮、茯苓、甘草〔炙〕、半夏糊、当归、赤芍药、柴胡、乾葛加薑枣煎。此足少阳阳明药也，四君以补阳虚，〔参朮苓草。〕归芍以调阴血，半夏和胃而行痰，柴葛升阳而退热，而以甘温泻火，〔甘温能退大热。〕

酸寒活血，〔汗即血也。〕辛甘解肌，{有汗宜实表，无汗宜解肌。}此之无汗，与伤寒无汗不同，故但解其肌热，而不必发出其汗也。前药各一两，加黄芩五钱，每服三钱，加薑枣煎，名人参散，〔许叔微〕治邪

热客於经络，痰嗽烦热，头痛目昏，盗汗倦怠，一切血热虚劳。{喻嘉言曰此邪热浅在经络，未深入脏腑，虽用柴葛之轻，全藉参朮之力，以达其邪，又恐邪入痰隧，用苓半夏兼动其痰，合之当归赤芍黄芩，并治其血中之热，止用三钱为剂，盖方成知约，庶敢用柴胡乾葛茯苓耳，此叔微一种苦心，特为发之。}

白朮除湿汤〔午后发热，东垣〕

治午后发热，背恶风，四肢沉困，小便色黄，又治汗后发热。{午后发热，热在阴分，阳陷阴中也，背为阳，腹为阴，背恶风者，阳不足也，脾主四肢，四肢沉困，湿胜而脾不运也，小便黄，湿兼热也，汗后而热不退，阳虚也。}

人参、赤茯苓、甘草〔炙〕、柴胡〔五钱〕、白朮〔一两〕、生地黄、地骨皮、知母、泽泻〔十钱〕，每服五钱，如有刺痛，加当归七钱，小便利，减苓泻一半。此足太阴少阴少阳药也，阳陷阴中，热在血分，故以生地滋其少阴，而以知母地骨泻血中之伏火也，柴胡升阳以解其肌，{阳陷阴中，故以柴胡提出其阳。}苓泻利湿兼清其热，参朮甘草益气助脾，气足阳升，虚热自退，脾运而湿亦除矣。{方名除湿，而治在退热，欲热从湿中而下降也。}

清骨散〔骨蒸〕

治骨蒸劳热。{火炎水竭，真阴销铄骨之间，蒸蒸而热也，李东垣曰，昼热夜静者，是阳气旺於阳分也，昼静夜热者，是阳气下陷入阴中也，名曰热入血室，昼热夜热，是重阳无阴也，当亟泻其阳，峻补其阴，昼病则在气，夜病则在血。}

银柴胡〔钱半〕、胡黄连、秦艽、鼈甲〔童便炙〕、地骨皮、青蒿、知母〔一钱〕、甘草〔炙五分〕此足少阳厥阴药也，地骨皮黄连知母之苦寒，能除阴分之热而平之於内，柴胡青蒿秦艽之辛寒，能除肝胆之热而散之於表，鼈阴类而甲属骨，能引诸药入骨而补阴，甘草甘平，能和诸药而退虚热也。

石膏散〔外台〕

治劳热骨蒸，四肢微瘦，有汗，脉长者。{劳热之证，不尽属阴虚，亦有阳邪入里，传为骨蒸，令人先寒后热，渐成羸瘦者，有汗，胃实也，脉长，阳明证也。}石膏、研细，每夕新汲水服方寸匕，取热退为度。此足阳明药也，石膏大寒质重，能入里降火，味辛气轻，能透表解肌，虽寒而甘，能缓脾益气，火劳有实热者，非此不为功，故外台秘要名医录皆载之。

{玄珠曰，五行六气，水特其一耳，一水既亏，岂能胜五火哉，医不知邪气未除，便用补剂，邪气得补，遂入经络，至死不悟，夫凉剂能清火养阴，热剂能补火燥水，理易明也，劳为热证明矣，尚可补乎，惟无热无积之人，脉微无力，方可补之，必察其胃中及右肾二火果亏，后用补剂可也，证治要诀云，治虚劳独用热药者，犹釜中无水而进火也，过用冷药者，犹釜下无火而添水也，非徒无益，而反害之。}

二母散

治肺劳有热，不能服补气之剂者。{肺虚挟火，或欬嗽发热，阴虚已甚，再服补阳之药，则火益亢而阴愈亏，故有虽病虚劳不能服温补药者。}知母〔炒〕、贝母〔炒〕等分为末服，古方二母各一两加巴霜十粒，薑三片，临卧白汤嚼服，治欬嗽痰喘，必利下寒痰。此手太阴药也，火旺铄金，肺虚劳热，能受温补者易治，不能受温补者难治，故又设此法以滋阴，用贝母化痰泻肺火，知母滋肾清肺金，取其苦能泄热，寒能胜热，润能去燥也。{二母皆润燥之药。}

利膈汤〔膈热咽痛，本事〕

治脾火热，虚烦上壅，咽痛生疮。〔十二经脉惟足太阳在表，别下项不历膈咽，余经皆循喉咙历膈，或实热上攻，或虚火妄行，痰涎结聚，则成咽痛咽疮，实火宜升之散之，若虚火宜用人参薑附辛热之药，多有过服寒凉而病反甚者，张子和曰，经何以言一阴一阳结，为喉痺，盖君相二火独胜，则热结正络，故痛且速也，嗑乾嗑痛，咽肿颌肿舌本强，皆君火也，惟喉痺急速，相火也，君火，人火也，相火，龙火也。〕

薄荷、荆芥、防风、桔梗、甘草、牛蒡子〔炒〕、人参，等分或为末，每服二钱，或加僵蚕。〔其气清化，能散相火逆结之痰。〕此手太阴少阴药也，咽痛咽疮，由於火郁，桔梗甘草，甘桔汤也，辛苦散寒，甘平除热为清膈利咽之要药，加薄荷荆芥防风以散火除风，加牛蒡子以润肠解毒，火者元气之贼，正气虚则邪火炽，故又加人参以补虚退热。〔喻氏曰，此方清上焦壅热，全用辛凉轻清之味，不用苦寒下降之药，较凉膈散更胜。〕

甘桔汤〔金匱名桔梗汤〕

治少阴咽痛喉痺，肺痈吐脓，乾欬无痰，火郁在肺，〔手少阴心脉侠咽，足少阴肾脉循喉咙，火炎则痛，经曰，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痺，一阴少阴君火，一阳少阳相火也，肺壅者，金匱云热之所过，血为之凝滞畜结，痈脓吐如米粥，始萌可救，脓成难治，火郁在肺，则乾欬无痰。〕亦治心脏发欬，欬则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状。甘草〔二两〕、桔梗〔一两〕，或等分。

王好古加法，失音加诃子，声不出加半夏，上气加陈皮，涎嗽加知母贝母，欬渴加五味，酒毒加葛根，少气加人参，呕加半夏生薑，吐脓血加紫苑，肺病加阿胶，胸膈不利加枳壳，痞满加枳实，目赤加梔子大黄，面肿加茯苓，肤痛加黄耆，发斑加荆芥防风，痰火加牛蒡子大黄，不得眠加梔子。〔昂按观海藏之所加，而用药之大较亦可识矣。〕

此手太阴少阴药也，甘草甘平解毒而泻火，桔梗苦辛清肺而利膈，又能开提血气，表散寒邪，排脓血而补内漏，故治咽痛喉痺，肺痈欬嗽，取其辛苦散寒，甘平除热也。〔金匱曰，欬而胸满振寒，咽乾不渴，时出浊唾，腥臭为肺痈，此汤主之，喻嘉言曰，此上提之法，乘其新起，提其败血，或从唾出，足以杀其毒，此因胸满振寒不渴，病尚在表，用此开提肺气，若势已入里，又当引之从胃入肠，此法不中用矣。〕

纲目曰，喉痺恶寒，为寒闭於外，热郁於内，忌用胆矾酸寒等剂点喉，使阳郁不得伸，又忌硝黄等寒剂下之，使阳邪陷里，宜用表药提其气升以助阳也，如不恶寒，脉滑实者，又当用寒剂下之，酸剂下之，酸剂收之也，外台秘要曰，五脏之尊，心虽为主，而肺居其上，肺为华盖，下覆四脏，合天之德，通达风气，性爱温而恶寒，心火更炎，上蒸其肺，金被火伤，则叶萎倚着於肝，肝发痒则嗽，因心肝虚弱不能传阳於下焦，遂至正阳俱躋，变成嗽矣，肺主皮毛，遇寒则栗而栗起，肺嗽因痿，倚着於肝而成病，由木能扣金兴鸣也，先养肺抑心肝虚热，和其肾则愈矣。〕

本方除桔梗，名甘草汤，〔金匱〕治同，本方加防风，名甘桔防风汤，治同，本方加防风、荆芥、连翘，名如圣汤，〔宋仁宗〕治上焦风热，本方加连翘、薄荷、竹叶、梔子、黄芩、名桔梗汤，治上焦壅热，喉痺热肿，又方桔梗、桑皮、贝母、栝蒌、当归、枳壳、苡仁、防己、〔一作防风各五分〕黄耆、〔七分〕杏仁、百合甘草〔各三分〕加薑煎，亦名桔梗汤。

〔济生〕治肺痈吐脓，喘乾多渴，如大便闭，加大黄，小便赤，加木通，本方加诃子，名诃子清音汤，加童便服，治中风不语，〔肺属金，主音，金空则有声，风痰壅塞，则不能言，诃子敛肺清痰，散逆破结，桔梗利肺气，甘草和元气，童便降火润肺，或加木通以利机窍也，足少阴肾脉侠舌本，足太阴脾连舌本，手少阴心别脉系舌本，三经虚则痰涎塞其脉道，舌不转运而不能言，或三脉亡血，

舌无血荣养而瘖，舌瘖者中风不能转运之类，而咽喉音声如故，喉瘖者劳嗽失音之类，而舌本则能转运言语也。〕本方除甘草，加枳壳，名枳桔汤，治胸中痞塞，噫气吐酸或欬。〔枳壳桔梗，苦下气而散痞，寒消热而除欬，活人云，伤寒应发汗，反下之，遂成痞，枳实理中丸最良，审知是痞，先用枳桔汤尤妙，缘桔梗枳壳，行气下膈也。〕

元参升麻汤〔清咽散斑，活人〕

治发斑咽痛。〔发斑者，阳明胃热也，咽痛者，少阴相火也。〕元参、升麻、甘草，等分。此足阳明少阴药也，升麻能入阳明，升阳而解毒，元参能入少阴，壮水以制火，甘草甘平，能散能和，故上可以利咽，而内可以散斑也，本方除元参，加犀角射干黄芩人参，名阳毒升麻汤，治阳毒发斑，头项背痛，狂躁骂詈，咽肿吐血，温服取汗。

消斑青黛饮〔胃热散斑，节庵〕

治伤寒热邪传里，里实表虚，阳毒发斑。〔血热不散，蒸於皮肤则为斑，轻如疹子，重若锦纹，紫黑者热极而胃烂也，多死，此或因阳证误投热药，或因下早，表热乘虚入胃，或因下迟，热留胃中，皆发斑，斑证有六，曰伤寒发斑，或下早，或下迟也，曰温毒发斑，冬令感寒，至春始发也，曰热病发斑，冬令感寒，至夏乃发也，因时气发斑，天疫时行之气也，治略相同，曰内伤发斑，先因伤暑，次食凉物，逼其暑火浮游於表也。〕

宜加香薷扁豆，曰阴证发斑，元气大虚，寒伏於下，逼其无根失守之火，上腾薰肺，传於皮肤，淡红而稀少也，宜大建中汤，误投寒剂则殆矣。〕青黛、黄连、犀角、石膏、知母、元参、栀子、生地黄、柴胡、人参、甘草、加薑枣煎，入苦酒〔醋也〕一匙，和服，大便实者去人参，加大黄。此足阳明药也。

发斑虽出胃热，亦诸经之火有以助之，青黛黄连以清肝火，栀子以清心肺之火，元参知母生地以清肾火，犀角石膏以清胃火，此皆大寒而能解郁热之毒者，引以柴胡，使达肌表，〔柴胡清少阳相火。〕使以薑枣以和营卫，其用人参甘草者，以和胃也，胃虚故热毒乘虚入里，而发於肌肉也，加苦酒者，其酸收之义乎。

玉屑无忧散〔风缠咽喉，陈无择〕

治缠喉风痺，咽喉肿痛，咽物有碍，或风涎壅滞，口舌生疮，大人酒症，小儿癩癖，及骨屑哽塞。元参、黄连、荆芥、贯众、山豆根、茯苓、甘草、砂仁、滑石〔五钱〕、硼砂、寒水石〔三钱〕为末，每一钱，先挑入口，徐以清水咽下，能除三尸，去八邪，辟瘟疗渴。〔硼砂玄参，最能生津，凡泻水利水之药，皆能疗渴。〕

此足阳明少阴药也，元参黄连寒水石清火，贯众山豆根解毒，滑石茯苓利水，砂仁硼砂软坚，〔并能消骨哽〕荆芥散结，甘草和中，故能统治诸证也。〔朱丹溪曰，咽痛必用荆芥，虚火上炎必用玄参，又有阴气大虚，虚火游行无制，客於咽喉，遂成咽痛，脉必浮大，重取必濡，宜浓煎人参汤细细呷之，如用清降之药立毙。〕

香连丸〔热痢，直指〕

治下痢赤白，脓血相杂，里急后重。〔湿热之积，干於血分则赤，干於气分则白，赤白兼下者，气血俱病也，后重里急者，气滞不通也，按里急后重，有因火热者，有因气滞者，有因积滞者，有因气虚者，有因血虚者，当审证论治。〕

黄连〔二十两吴茱萸十两同炒去茱萸用〕、木香〔四两八钱不见火〕、醋糊丸，米饮下，一方等分蜜丸，一方加甘草八两，黄连用蜜水拌蒸，晒九次，入木香为丸。此手足阳明药也，痢为饮食不节，寒暑所伤，湿热蒸郁而成，黄连苦燥湿，寒胜热，直折心脾之火，故以为君，用吴茱萸同炒者，取其能利大肠壅气，〔痢乃脾病传於大肠〕且以杀大寒之性也，里急由於气滞，木香辛行气，温和脾，能通利三焦，泄肺以平肝，使木邪不剋脾土，气行而滞亦去也，一寒一热，一阴一阳，有相济之妙，经所谓热因寒用也。

〔痢疾初起忌用，为黄连厚胃滯肠也，原病式曰，或言下痢白为寒者，误也，寒则不能消穀，何由反化为脓也，爆郁为白，属肺金也，泄痢皆兼於湿，湿热甚於肠胃之内，致气液不得宣通，使烦渴不止，下痢赤白，俗言寒热相兼，其说尤误，寒热异气，岂能俱甚於肠胃，而同为痢乎，各随五脏之部而见其色，其本则一出於热，但分浅深而已。〕

或曰何故服辛热之药亦有愈者，曰为能开发郁结，使气液宣通，流湿润燥，气和而已，莫若用辛，苦寒之药，微加辛热佐之，如钱氏香连丸之类是也，昂按刘说固是，然病亦有寒热合邪者。〕本方加石莲肉，治噤口痢，本方倍大黄，治热痢积滞，本方加吴茱萸，肉豆蔻，乌梅汤丸，本方加诃子龙骨，名黄连丸，〔宣明〕并治痢疾断下。〔石莲清心火，开胃口，大黄泻胃热，荡积滞，吴茱利壅气，肉蔻，诃子，乌梅，龙骨，皆滯大肠。〕

白头翁汤〔热痢，仲景〕

治伤寒热痢下重欲饮水者。〔热痢仲景此伤寒转痢之证也，仲景见於厥阴篇，欲饮水与渴不同，渴但津乾欲水，是阴分为火所灼，欲得凉以解之也，不可过与，利与痢不同，利者泻也，阳热之利，与阴寒不同，阴利宜理中四逆温脏，阳利粪色必焦黄，热臭出作声，脐下必热得凉药则止，原病式曰，泻白为寒，赤黄红黑皆为热也。〕白头翁〔二两〕、秦皮、黄连、黄蘗〔三两〕此足阳明少阴厥阴药也，白头翁苦寒，能入阳明血分，而凉血止澱，秦皮苦寒，性滯，能凉肝益肾而固下焦，〔渍水色青，故能入肝除热。〕

黄连凉心清肝，黄蘗泻火补水，并能燥湿止利而厚肠，取其寒能胜热，苦能坚肾，滯能断下也。〔成无己曰，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利则下焦虚，故以纯苦之剂坚之，徐忠可曰，此主热利下重，乃热伤气，气下陷而重也，陷下则伤阴，阴伤则血热，虽后重而不用调气之药，病不在气耳，周扬俊曰，邪传厥阴少阳其表也，脏腑相连，於法禁下，故但谋去其热，热除而利自止矣。〕

肾热汤〔痰热耳聋，千金〕

治肾热耳流脓血，不闻人声。〔耳为肾窍，舌为心窍，以舌非孔窍，故心亦寄窍於耳，十二经中除足太阴手厥阴，其余十经，皆入络耳中，肾治内之阴，心治外之阳，清净精神之气，上走空窍，而听斯聪矣，若二经不调，阴阳不和，或烦劳阴虚，或卫气不下循经脉，或得於风邪，或经脏积热，或大怒气逆，或湿饮痞膈，热聚不散，流出脓血，或风邪搏结，成核塞耳，皆令暴聋，宜通耳调气安肾之剂，心寄窍於耳，故梦寐之中能闻声。〕

磁石〔煨红淬七次〕、牡蛎〔盐水煮煨粉〕、白朮〔炒五两〕、麦冬、芍药〔四两〕、甘草〔一两〕、生地黄汁、葱白、大枣〔十五两〕，分三服。此足少阴药也，磁石体重辛鹹，色黑补肾祛热，通耳明目，故以为君，牡蛎鹹寒，软痰破结，生地大寒，泻火滋肾，麦冬甘草补肺清金，〔肺为肾母，又声属金，王太仆曰，肺虚则少气不能报息而耳聋。〕白芍酸寒，平肝和血。

{经曰肝，病气逆，则耳聋不聪，又曰耳得血而能听。}皆能生水而制火，退热而敛阴，白朮甘草大枣补脾之品，益土气正以制肾邪也，{土能防水，经曰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也。}数者皆固本之药，使精气充足，邪热自退，耳窍自通，加葱白者，以引肾气上通於耳也。

辛夷散〔严氏〕

治鼻生瘖肉，气息不通，不闻香臭。{鼻为肺窍，气清则鼻通，气热则鼻塞，湿热盛甚，蒸於肺门则生瘖肉，犹澳地得热而生芝茵也。}辛夷、白芷、升麻、畚本、防风、川芎、细辛、木通、甘草，等分为末，每服三钱，茶调下。{外用烧矾为末，加漉砂少许，吹鼻中，能消化之。}

此手太阴足阳明药也，经曰，天气通於肺，若肠胃无痰火积热，则平常上升，皆清气也，由燥火内焚，风寒外束，血气壅滞故鼻生瘖肉而窍窒不通也，辛夷升麻白芷，辛温轻浮，能引胃中清气上行头脑，防风畚本，辛温雄壮，亦能上入巅顶，胜湿祛风，细辛散热破结，通精气而利九窍，芎藭补肝润燥，散诸郁而助清阳，此皆利窍升清散热除湿之药。

木通通中，茶清寒苦，以下行泻火，甘草和中，又以缓其辛散也。{李时珍曰，肺开窍於鼻，阳明胃脉，侠鼻上行，脑为元神之府，鼻为命门之窍，人之中：气不足，清阳不升，则头为之倾，九窍为之不利。}

苍耳散〔风热鼻渊，无择〕

治鼻渊。{鼻流独涕不止曰鼻渊，乃风热烁脑而液下渗也，经曰，脑渗为涕，又曰胆移热於脑，则辛頞鼻渊，頞即山根，辛頞酸痛也，原病式曰，如以火炼金，热极则反化为水，肝热甚则出泣，心热甚则出汗，脾热甚则出涎，肺热甚则出涕，肾热甚则出唾，皆火热盛极销烁以致之也。}白芷〔一两〕、薄荷、辛夷〔五钱〕、苍耳子〔炒二钱半〕，为末，食前葱茶汤调下二钱。

此手太阴足阳明药也，凡头面之疾，皆由清阳不升，浊阴逆上所致，白芷主手足阳明，上行头面，通窍表汗，除湿散风，辛夷通九窍，散风热，能助胃中清阳上行头脑，苍耳疏风散湿，上通脑顶，外达皮肤，薄荷泄肺疏肝，清利头目，葱白升阳通气，茶清苦寒下行，使清升浊降，风热散而脑液自固矣。

白话译文

火，是人体之气失去平衡的产物。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等内脏系统）各得其常，则气血（人体能量与营养物质的总称）和畅，经脉（气血运行的通道）调达，何来火病？一旦失常，气有余便化为火。火有多种来源：本经自病者，如怒伤肝生肝火、劳倦伤脾生脾火；五行相克者，如心火太盛克肺金、肝火太盛克脾土；脏腑相移者，如肝热移胆则口苦、心热移小肠则小便涩痛。此外还有相火（肝肾所藏之潜在之火）、虚火、实火、燥火、湿火、郁火，乃至无名之火，诸病之中火病最多，不可不察。

泻火之法亦分四类：以寒凉药直泻者，如大黄、黄连；以辛散药升散者，如羌活、柴胡；以滋阴药养水制火者，如生地、麦冬；以补气药扶正抑火者，如人参、黄芪。

本章所载主方如下：

黄连解毒汤：黄连、黄芩、黄柏、栀子等分，治三焦（上中下三个区域的功能系统）实火。黄芩泻上焦肺火，黄连泻中焦脾胃火，黄柏泻下焦肾火，栀子通泻三焦，引火从小便而出。以大苦大寒之品抑阳扶阴，泻亢盛之火、救欲竭之水，但非实热证不可轻用。去栀子名“黄柏汤”；去黄芩黄连加大黄名“三黄泻心汤”，治心下痞热、吐衄出血；加附子名“附子泻心汤”，治痞热兼阳虚恶寒汗出，寒热并用，攻补兼施。

半夏泻心汤：半夏、黄连、黄芩、干姜、人参、炙甘草、大枣，治误下后胸满不痛之痞证（胃脘堵闷不通）。以苦寒降阳、辛温行气，寒热并用以交通阴阳（人体寒热、动静两大功能系统的互动平衡），补脾和中而消痞。去人参加甘草名“甘草泻心汤”，治下利谷不化、腹中雷鸣；加生姜名“生姜泻心汤”，治暖气吞酸、完谷不化。

白虎汤：生石膏、知母、甘草、粳米，治阳明经（足阳明胃经，胃肠系统的经络）大热。石膏清肺泻胃火，知母清肺泻肾火，甘草和中，粳米护胃。专治高热、大汗、口渴、脉洪大、不恶寒反恶热之证。加人参名“人参白虎汤”，治热病口渴、津液大伤。但须辨明实热方可用，若血虚发热、阴盛格阳而面赤烦躁者，误投则不可救。辨法：白虎证脉洪大有力，格阳证脉大而虚；再看小便清浊、舌苔深浅以定寒热真假。

竹叶石膏汤：竹叶、石膏、人参、甘草、麦冬、半夏、粳米，治伤寒愈后余热未尽、虚羸少气、气逆欲吐，清热而不伤正，降逆而能益气。

升阳散火汤：柴胡、防风、葛根、升麻、羌活、独活、人参、白芍、甘草，治火郁于内、四肢骨髓发热如火燎者。此类多因血虚或过食寒冷抑遏阳气（人体温煦推动的功能）所致，当以轻清升散之品发越郁火，使清阳上达，三焦畅通，火邪自散。散中有收，以芍药敛阴，不伤正气。

凉膈散：连翘、大黄、芒硝、甘草、栀子、黄芩、薄荷，加竹叶生蜜煎服，治上中二焦火盛——烦躁口渴、目赤口疮、唇裂吐衄、大小便闭、发斑发狂。以轻清之品升散上焦之热，以攻下之药推荡中焦之实，上升下行，膈热自清。

关键词

三焦： 中医将躯干分为上中下三部分的功能系统，统管气化与水液代谢

阴阳： 人体寒热、抑制与兴奋两大对立统一的功能状态

实火与虚火： 实火为邪热亢盛所致，虚火为阴液亏损、阳气相对偏亢

痞证： 胃脘部堵闷不适，按之柔软不痛，属气机壅滞而非有形之物

火郁发之： 火被压抑不得宣散时，应以升散之法使其透达，而非一味寒凉压制

现代启示

本章最值得现代人借鉴的，是“辨火施治”的分层思维。同样是“上火”，原因可能截然不同：有因饮食辛辣积热的实火，有因熬夜伤阴的虚火，有因情绪压抑的郁火，有因脾胃虚弱、过食冷饮反而逼阳外浮的假热。现代生理学中，炎症反应（inflammation）也有类似的多源性特征——感染性炎症需要抗菌，自身免疫性炎症则需要调节免疫，盲目“消炎”反而有害。古人强调“非实热不可轻投”寒凉药，“升阳散火”有时比“苦寒泻火”更对症，这种辩证观对今天动辄喝凉茶、吃清火片的习惯是一种警醒。（仅供文化学习，不构成医疗建议）

你平时感觉“上火”时，是否想过它可能不是真正的热，而是身体某种功能失调发出的求救信号？

医方集解：除痰之剂

原文

医方集解：除痰之剂

{窍之源不一，有因热而生痰者，有因痰而生热者，有因气而生者，有因风而生者，有因寒而生者，有因湿而生者，有因暑而生者，有因惊而生者，有多食而成者，有伤冷物而成者，有嗜酒而成者，有脾虚而成者，俗云百病皆由痰起，然内经有饮字而无痰字，至仲景始立五饮之名，而痰饮居其一。

庞安常曰，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津液，亦随气而顺矣，准绳云，痰之生由於脾气不足，不能致精于肺，而淤以成者也，治痰宜先补脾，脾复健运之常，而痰自化矣，肾虚不能制水，水泛为痰是无火之痰，痰清而稀，阴虚火动，火结为痰，是有火之痰，痰稠而浊，痰证初起，发热头痛，类外感表证，久则朝欬夜重，又类阴火内伤，走注肢节疼痛，又类风证，但肌色如故，脉滑不匀为异。}

二陈汤〔湿痰，局方〕治一切痰饮为病，欬嗽胀满，呕吐恶心，头眩心悸。{脾虚不能健运，则生痰饮，稠者为痰，稀者为饮，水湿其本也，得火则结为痰，随气升降，在肺则欬，在胃则呕，在头则眩，在心则悸，在背则冷，在箫则胀，其变不可胜穷也。}半夏〔薑制二钱〕、陈皮〔去白〕、茯苓〔一钱〕、甘草〔五分〕、加薑煎。

{薑能制半夏之毒，陈皮半夏贵其陈久，则无燥散之患，故名二陈。}治痰通用二陈，风痰加南星白附阜角竹沥，寒痰加半夏薑汁，火痰加石膏青黛，湿痰加苍朮白朮，燥痰加栝蒌杏仁，食痰加山查麦芽神麴，老痰加枳实海石芒硝，气痰加香附枳壳，箫痰在皮里膜外，加白芥子，四肢痰加竹沥。此足太阴阳明药也，半夏辛温体滑，性燥，行水利痰为君，痰因气滞，气顺则痰降，故以橘红利气，痰由湿生，湿去则痰消，故以茯苓渗湿为臣，中不和则痰涎聚，又以甘草和中补土为佐也。

{经曰，有痰而渴，宜去半夏，代以贝母栝蒌，吴鹤皋曰，渴而喜饮水者易之，渴而不能饮水者，虽渴犹宜半夏也，此湿为本，热为标，湿极而兼胜已之化，非真象也，按贝母寒润主肺家燥痰，半夏温燥主脾家湿痰，虽俱化痰，而寒温燥润各异，脱或误施，贻害匪浅，用者宜审之，有血不足，阴火上逆，肺家受伤，肃清之令不得下行，由是津液浑浊，生痰不生血者，名燥痰，当用润剂。

如地黄门冬枸杞之类，滋阴降火，而痰自清，若投二陈，立见危殆，有痰饮流入四肢，肩背痠痛，手足罢软，误以为风，则非其治，宜导痰汤，加木香薑黄，大凡痰饮变生诸证，当以治饮为先，饮消则诸证自愈，如头风眉稜骨痛，投以风药不效，投以痰药见功，又如眼赤羞明，与之凉药不癒，投以痰剂获愈，凡此类，不一而足，有人坐处吐痰满地，不甚稠粘，只是沫多，此气虚不能摄涎，不可用利药，宜六君子加益智仁一钱以摄之。}

本方加人参白朮，名六君子汤，治气虚有痰，本方去茯苓甘草，名陈皮半夏汤，再加桔梗，名桔梗半夏汤，本方去陈皮甘草，名半夏茯苓汤，再加生薑，名小半夏加茯苓汤，〔金匱〕并治水气呕恶，本方加黄芩，名

茯苓半夏汤，〔宣明〕治热痰，本方加黄连栀子生薑，名二陈加栀连生薑汤，治膈上热痰，令人呕吐，去生薑，治嘈杂，本方加砂仁枳壳，名砂枳二陈汤，行痰利气，本方加胆星枳实，名导痰汤，治顽痰胶固，非二陈所能除者，〔加胆星以助半夏，加枳实以成冲墙倒壁之功。〕

再加菖蒲治惊悸健忘，怔忡不寐，导痰汤加木香香附，名顺气导痰汤，治痰结胸满，喘欬上气，本方加枳实、栝蒌、菴子、山查、神麴、治食积痰嗽发热，本方加苍朮、枳壳、片子薑黄、名加味二陈汤，〔仁斋〕治痰攻眼肿，并酒家手臂重痛麻木，本方除甘草，加乾薑薑汁糊丸，名温中化痰丸，〔宝鑑〕治胸膈寒痰不快，本方除茯苓甘草，加黄连、麴糊丸、薑汤下、名三圣丸，治痰火嘈杂，心悬如飢，单用陈皮生薑，名橘皮汤。

〔金匱〕治乾呕嘔，及手足厥者，单用半夏薑汁，名生薑半夏汤，〔金匱〕治似喘不喘，似呕不呕，似嘔不嘔，心中愤愤然无奈者，本方半夏醋煮，除陈皮薑汁丸，名消暑丸。〔见暑门〕

润下丸〔膈痰，即二贤散〕治膈中痰饮。广陈皮〔去白八两盐水浸洗〕、甘草〔二两蜜炙〕、蒸饼糊丸，或将陈皮盐水煮烂，晒乾，同甘草为末，名二贤散，薑汤下，湿胜加星夏，火盛加芩连。此足太阴阳明药也，陈皮燥湿而利气，湿去则痰涸，气顺则痰行，食盐润下而软坚，润下则痰降，软坚则痰消，痰在膈中，故用甘草引之入胃，甘草经蜜炙能健脾调胃，脾胃健则痰自行矣，虚弱人慎用。〔朱丹溪曰，胃气亦赖痰以养，攻尽则虚而愈弱。〕

桂苓甘朮汤〔痰饮金匱〕

治心下有痰饮，胸膈支满，目眩。〔稀者为饮，稠者为痰，痰饮积于厥阴心包，则胸膈支满，痰饮阻其胞中之阳，水精不能上布，故目眩。〕茯苓〔四两〕、桂枝、白朮〔三两〕、甘草〔二两〕此足太阴药也，喻嘉言曰，茯苓治痰饮，伐肾邪，渗水道，桂枝通阳气，开经络，和营卫，白朮燥痰水，除胀满治风眩，甘草得茯苓，则不资满而反泄满，故本草曰，甘草能下气除烦满，此证为痰饮阻抑其阳，故用阳药以升阳而化气也。〔金匱曰，短气有微饮者，当从小便去之，桂苓甘朮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按肾气丸亦通阳行水之药也。〕

清气化痰汤〔热痰〕

治热痰。〔热痰者，痰因火盛也，痰即有形之火，火即无形之痰，痰随火而升降，火引痰而横行，变生诸证，不可纪极，火借气于五脏，痰借液于五脏，气有余则为火，液有余则为痰，故治痰者必降其火，治火者必顺其气也。〕半夏〔薑制〕、胆星〔两半〕、橘红、枳实〔麸炒〕、杏仁〔去皮尖〕、栝蒌仁〔去油〕、黄芩〔酒炒〕、茯苓〔一两〕、薑汁糊丸，淡薑汤下。

此手足太阴之药，治痰火之通剂也，气能发火，火能役痰，半夏南星以燥湿气，黄芩栝蒌以平热气，陈皮以顺里气，杏仁以降逆气，枳实以破积气，茯苓以行水气，水湿火热，皆生痰之本也，盖气之亢而为火，犹民之反而为贼，贼平则还为良民，而复其业矣，火退则还为正气，而安其位矣，故化痰必以清气为先也。

顺气消食化痰丸〔食痰，瑞竹堂〕

治酒食生痰，胸膈膨闷，五更欬嗽。〔过饮则脾湿，多食辛热油腻之物，皆能生痰，壅於胸膈，故满闷，五更欬嗽，由胃有食积，至此时火气流入肺中，故嗽。〕半夏〔薑制〕、胆星〔一斤〕、青皮、陈皮〔去

白)、莱菔子〔生用〕、苏子〔沉水者炒〕、山查〔炒〕、麦芽〔炒〕、神麴〔炒〕、葛根、杏仁〔去皮尖炒〕、香附〔制各一两〕、薑汁和蒸饼糊丸。

{一方半夏南星各一斤，白矾皂角生薑各一斤，同煮，至南星无白点为度，去皂角薑切，同晒乾用。}此手足太阴药也，痰由湿生，半夏、南星、所以燥湿，痰由气升，苏子、菔子、杏仁、所以降气，痰由气滞，青皮、陈皮、香附、所以导滞，痰因於酒食，葛根、神麴、所以解酒，山查、麦芽、所以化食，湿去食消，则痰不生，气顺则欬嗽止，痰滞既去，满闷自除也。

{久嗽有痰者，燥脾化痰，无痰者，清金降火，盖外感久则郁热，内伤久则火炎，俱要开郁润燥，其七情气逆者，顺气为先，停水宿食者，分导为要，气血虚者，补之敛之，不宜妄用瀉剂。}

清肺饮〔痰嗽〕

治痰湿气逆而欬嗽。{肺受火伤，则气逆而为欬，脾有停湿，则生痰而作嗽，病有五脏六腑之殊，而其要皆归於肺，以肺为五脏华盖，下通膀胱，外达皮毛，为气之主而出声也，大法新嗽脉浮为表邪，宜发散，脉实为内热，宜清利，脉濡散为肺虚，宜温补，久嗽曾经解利，以致肺胃俱虚，饮食不进，宜温中助胃，兼治嗽药，素问曰，肺之能令人欬何也。

曰五脏六腑皆令人欬，非独肺也，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气，邪气以从其合也，五脏各以其时受病，非其时各传以与之，有自外得者，肺主皮毛，风寒暑湿之邪，自皮毛入，内传脏腑而为咳也，有自内发者，七情饥饱，内有所伤，则邪气上逆，肺为气出入之道，故五脏之邪，上蒸於肺而为嗽也，然风寒暑湿，有不为嗽者，盖所感者重，不留於皮毛，径伤脏腑，而成伤寒湿热诸证，七情亦有不为嗽者，盖病尚浅，只在本脏，未传入肺，所以伤寒以有嗽为轻。

而七情饥饱之嗽必久而后发也。}杏仁〔去皮尖〕、贝母、茯苓〔一钱〕、桔梗、甘草、五味子、橘红〔五分〕，加薑煎，食远服，若春时伤风欬嗽，鼻流清涕，宜清解，加薄荷、防风、紫苏、炒芩，夏多火热宜清降，加桑皮、麦冬、黄芩、知母、石膏，秋多湿热，宜清热利湿，加苍朮、桑皮、防风、梔、芩，冬多风寒，宜解表行痰。

加麻黄、桂枝、乾薑、生薑、半夏、防风，火嗽加青黛、栝蒌、海石，食积痰加香附、山查、枳实，湿痰除贝母，加半夏、南星，燥痰加栝蒌、知母、天冬，午前嗽属胃火，宜清胃，加石膏、黄连，午后嗽属阴虚，宜滋阴降火，加芎、归、芍、地、知、蘘、二冬、竹沥、薑汁、传送，黄昏嗽为火浮于肺，不可用凉药，宜五倍、五味、诃子、斂而降之，劳嗽见血，多是肺受热邪。

宜加归、芍、阿胶、天冬、知母、款冬、紫苑之类，久嗽肺虚，加参耆，如肺热，去人参，用沙参可也。此手太阴之药，治肺之通剂也，杏仁解肌散寒，降气润燥，贝母清火散结，润肺化痰，五味斂肺而宁嗽，茯苓除湿而理脾，橘红行气，甘草和中，桔梗清肺利膈，载药上浮，而又能开壅发表也。

金沸草散〔伤风欬嗽，活人〕

治肺经伤风，头目昏痛，欬嗽多痰。{风盛则气壅，气壅则痰生，故头目昏痛而欬嗽，直指方云，欬嗽感风者，鼻塞声重，伤冷者，悽惨怯寒，挟热为焦烦，受湿为缠滞，瘀血则膈间腥闷，停水则心下怔忡，或实或虚，痰之黄白，唾之稀稠，从可知也。}

旋覆花〔即金沸草〕、前胡、细辛〔钱一〕、荆芥〔钱半〕、赤茯苓〔六分〕、半夏〔五分〕、甘草〔炙三分〕、加薑枣煎，局方加麻黄赤芍，无赤茯苓细辛，〔玉机微义曰，局方辛平，活人辛温。〕如满闷，加枳壳、桔梗，有热加柴胡、黄芩，头痛加川芎，此手太阴药也，风热上壅，荆芥辛轻发汗而散风，痰涎内结，前胡旋覆消痰而降气，半夏燥痰而散逆，甘草发散而和中，茯苓行水，细辛温经，盖痰必挟火而兼湿，故下气利湿而证自平，茯苓用赤者，入血分而泻丙丁也。

〔小肠为丙火，心为丁火，三因方云，一妇人牙痛，治疗不效，口颊皆肿，以金沸草散大剂煎汤薰漱而愈。〕

百花膏〔痰嗽，济生〕

治喘嗽不已，或痰中有血，虚人尤宜。百合、款冬花、等分，蜜丸，龙眼大，食后临卧薑汤下，或噙化，加紫菀百部乌梅、名加味百花膏，治同，煎服亦可。此手太阴药也，款冬泻热下气，清血除痰，百花润肺宁心，补中益气，并为理嗽要药。

三仙丹〔气痰，百一方〕

治中脘气滞，痰涎不利。〔按气滞不通为气痰，走注攻刺亦曰气痰。〕南星麴、半夏麴〔四两〕、香附〔二两〕、糊丸，薑汤下。此足阳明手足太阴药也，星夏以燥肺胃之痰，香附以快三焦之气，使气行则痰行也。

〔玉机微义曰，此方与局方四七汤，指迷茯苓丸，皆行痰而兼用气药，即严氏气顺则痰自下之意，然紫苏枳壳肺气药也，厚朴脾胃气药也，香附肝气药也，随脏气而用，不可不分，又云，严氏以人之七情郁结，气滞生痰，气道通利，痰自降下，又有原有积痰，其气因痰而结滞者，必先逐去痰结，则气自行，岂可专主一说，有一欬痰即出者，脾湿胜而痰滑也，宜半夏南星皂角之属燥其脾，若利气之剂，所当忌也，有连欬痰不出者，肺燥胜而痰濇也，宜枳壳紫苏杏仁之属利其肺，若燥脾之剂，所当忌也。〕

半夏天麻白朮汤〔痰厥头痛，东垣〕

治脾胃内伤，眼黑头眩，头痛如裂身重如山，恶心烦闷，四肢厥冷，谓之足太阴痰厥头痛。〔痰厥者，湿痰厥逆而上也，痰逆则上实，故令头痛，目眩，眼前见黑色也，东垣曰，太阴头痛，必有痰也，少阴头痛，足寒而气逆也，太阴少阴二经，虽不上头，然痰与气逆，壅於膈中，头上气不得畅而为痛也。〕半夏〔薑制〕、麦芽〔钱半〕、神麴〔炒〕、白朮〔炒一钱〕、苍朮〔泔浸〕、人参、黄耆〔蜜制〕、陈皮、茯苓、泽泻、天麻〔五分〕、乾薑〔三分〕、黄蘗〔二分酒洗〕，每服五钱。

此足太阴药也，痰厥头痛非半夏不能除，〔半夏燥痰而能和胃。〕头旋眼黑，虚风内作，非天麻不能定，〔天麻有风不动，名定风草。〕黄耆人参甘温，可以泻火，亦可以补中，二朮甘苦而温，可以除痰亦可以益气，〔去湿故除痰，健脾故益气。〕苓泻泻热导水，陈皮调气升阳，神麴消食，荡胃中滞气，麦芽化结，助戊己运行，〔胃为戊土，脾为己土。〕乾薑辛热，以涤中寒，黄蘗苦寒，酒洗，以疗少火在泉发躁也。

〔李东垣曰，夫风从上受之，风寒伤上，邪从外入，令人头痛，身重恶寒，此伤寒头痛也，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乃气虚头痛也，心烦头痛者，过在手太阳少阴，乃湿热头痛也，如气上不下，头痛巅疾者，下虚上实也，过在足太阳少阴，甚则入肾，寒湿头痛也，如头半边痛者，先取手少阳阳明，次取足少阳阳明，此偏头痛也。〕

有厥逆头痛者，所犯大寒，内至骨髓，髓者以脑为主，脑逆故令头痛，齿亦痛，有真头痛者，甚则脑尽痛，手足寒至节，死不治，头痛每以风药治之者，高巅之上，唯风可到，味之薄者，阴中之肠，乃自地升天者也，太阳头痛，恶风寒，脉浮紧，川芎羌活独活麻黄之类为主，少阳头痛，脉弦细，往来寒热，柴胡黄芩为主，阳明头痛，自汗，发热恶寒，脉浮缓长实者，升麻葛根白芷石膏为主。

太阴头痛，必有痰体重，或腹痛为痰癖，其脉沉缓苍朮半夏南星为主，少阴头痛，三阴三阳经不流行而足寒气逆，为寒厥其脉沉细，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厥阴头顶痛，或吐涎沫厥冷，脉浮缓，吴茱萸汤主之，血虚头痛，当归川芎为主，气虚头痛，人参黄耆为主，气血俱虚头痛，补中益气汤，少加川芎蔓荆子细辛，清空膏，风湿头痛药也。

白朮半夏天麻汤，痰厥头痛药也，羌活附子汤，厥逆头痛药也，如湿气在头者，以苦吐之，不可执方而治，昂按以苦吐之，瓜蒂散浓茶之类是也。}

茯苓丸〔停痰臂痛，指迷方〕

治痰停中脘，两臂疼痛。{饮伏於内，停滞中脘，脾主四肢，脾滞而气不下，故上行攻臂，其脉沉细者是也。}半夏麴〔一两〕、茯苓〔一两乳拌〕、枳壳〔五钱麸炒〕、风化硝〔二钱半如一时未易成但以朴硝撒於盘中少时盛水置当风处即乾如芒硝刮取亦可用〕、薑汁糊丸，薑汤下。

此足太阴阳明药也，半夏燥湿，茯苓渗水，枳壳行气，化硝软坚，〔去坚痰〕生薑制半夏之毒而除痰，使痰行气通，臂痛自止矣。{喻嘉言曰，痰药虽多，此方甚效，痰饮流入四肢，令人肩背酸痛，两手罢软，误以为风，则非其治，宜导痰汤加木香薑黄各五分，轻者指迷茯苓丸，重者控涎丹，外有血虚不能荣筋而致臂痛，宜蠲痺四物汤，各半贴和服。}

控涎丹〔痰涎，一名妙应丸，三因方〕

治人忽患胸背手足腰项筋骨牵引钩痛，走易不定，或手足冷痺，气脉不通，此乃痰涎在胸膈上下，误认瘫痪，非也。

甘遂〔去心〕、大戟〔去皮〕、白芥子等分，为末糊丸，临卧薑汤服五七丸，至十丸，痰猛加丸数，脚气加槟榔、木瓜、松脂卷柏，惊痰加硃砂全蝎，惊气成块加穿山甲、鳖甲、延胡索、蓬朮，热痰加盆硝，寒痰加胡椒、丁香、薑、桂。此手足太阳太阴药也，{十枣汤加减行水例药亦厉剂。}

李时珍曰，痰涎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入心则迷成癫，入肺则塞窍为喘欬背冷，入肝则膈痛乾呕，寒热往来，入经络则麻痺疼痛，入筋骨则牵引钩痛，入皮肉则癩闹痛肿，陈无择三因方，并以控涎丹主之，殊有奇效，此乃治痰之本，痰之本，水也湿也，得气与火，则结为痰，大戟能泄脏腑水湿，甘遂能行经隧水湿，{直达水气所结之处，以攻决为用。}白芥子能散皮里膜外痰气，唯善用者能收奇功也。

三子养亲汤〔气痰，韩偓〕

治老人气实痰盛，喘满懒食。{痰不自动，因火而动，气有余便是火，气盛上涌故喘，痰火塞胸故懒食。}

紫苏子〔沉水者〕、白芥子、莱菔子，各微炒研，煎服，或等分，或看病所主为君。此手足太阴药也，白芥子除痰，紫苏子行气，莱菔子消食，然皆行气豁痰之药，气行则火降而痰消矣。{吴鹤皋曰，治痰先理气，此治标耳，终不若二陈能健脾去湿，有治本之功也，李士材曰，治病先攻其甚，若气实而喘，则气反为本，痰反为标矣，是在智者神而明之，若气虚者非所宜也。}

涤痰汤〔风痰，严氏〕

治中风痰迷心窍，舌强不能言。〔心在窍为舌，心别脉系舌根，脾脉连舌本，散舌下，肾脉侠舌本，三脉虚则痰涎乘虚闭其脉道，故舌不能转运言语也，若三脉亡血，不能荣养而瘖者，又当加补血药，风痰塞其经络，舌强不能言，其证为重，若壅热上攻，舌肿不能转者，其证为轻。〕

半夏〔薑制〕、胆星〔二钱五分〕、橘红、枳实、茯苓〔二钱〕、人参、菖蒲〔一钱〕、竹茹〔七分〕、甘草〔五分〕，加薑煎。此手少阴足太阴药也，心脾不足，风邪乘之，而痰与火塞其经络，故舌本强而难语也，人参、茯苓、甘草、补心益脾而泻火，陈皮、南星、半夏、利气燥湿而祛痰，菖蒲开窍通心，枳实破痰利膈，竹茹清燥开郁，使痰消火降，则经通而舌柔矣。

〔喻嘉言曰，此证最急，此药最缓，有两不相当之势，审其属实，用此汤调下牛黄丸，审其属虚，用此汤调下二丹丸，虚足开痰通窍，附二丹丸，丹参，熟地，天冬，两半，麦冬，茯神，甘草，一两，丹砂，人参，菖蒲，远志，五钱，蜜丸，安神养血，清热息风，服之得睡，有风中心脾者，有痰塞心窍者，有风寒壅滞者，致舌本木强，又有气虚血虚肾虚，及老人暴不能言者，宜十全大补汤，加菖蒲远志。〕

礞石滚痰丸〔顽病怪病王隐君〕

治实热老痰，怪证百病。〔风木太过，剋制脾土，气不运化，积滞生痰，壅塞上中二焦，回薄肠胃曲折之处，谓之老痰，变生百病，不可测识，非寻常药饵所能疗也，此丸主之。〕青礞石〔一两〕、沉香〔五钱〕、大黄〔酒蒸〕、黄芩〔八两〕，右将礞石打碎，用朴硝一两，同入瓦罐，盐泥固济，晒乾，火朮，石色如金为度，研末和诸药水丸，量人虚实服之，薑汤送下，服后仰卧，令药在胸膈之间，除逐上焦痰滞，不宜饮水行动。

〔昂按凡药必先入胃，然后能分布於某经某络，胃乃人身分金之炉也，安有长在膈中，而可以见功者乎，若曰膈中必须在膈，将治头痛之药，亦必令之上驻于头耶，吐痰水，上以礞石末掺之，痰即随下，故为利痰圣药，礞石煨过无金星者不堪用，陈久者佳，新煨者火毒硝毒未除。〕

此手足太阴阳明药也，礞石剽悍之性，能攻陈积伏历之痰，大黄荡热去实，以开下行之路，黄芩泻肺凉心，以平上僭之火，沉香能升降诸气，上至天而下至泉，以导诸药为使也，然皆峻剂，非体实者不可轻投。〔王隐君曰，痰证古今未详，方书虽有五饮诸饮之异，而究莫知其为病之源，或头风作眩，目运耳鸣，或口眼蠕动，眉稜耳轮痛痒，或四肢游风肿硬，似疼非疼，或为齿类痒痛，牙齿浮而痛痒，或暖气吞酸。

心下嘈杂，或痛或哕，或咽嗑不利，咯之不出，嚥之不下，其痰似墨，有如破絮桃胶蝼肉之状，或心下如停冰铁，心气冷痛，或梦寐奇怪之状，或足腕酸软，腰背骨节卒痛，或四肢筋骨疼痛，难以名状，并无常处，以致手臂麻痛，状若风湿，或脊上一条如线之寒起者，或浑身习习如卧芒刺者，或眼粘湿痒，口糜舌烂喉痹等证，或遘项结核，状若瘰疬，或胸腹间如有二气交纽，噎息烦闷，有如烟火上冲。

头面烘热，或为矢志癫聩，或中风瘫痪，或劳瘵荏苒之疾，或风毒脚气，或心下怔忡，如畏人捕，或喘嗽呕吐，或呕冷涎绿水黑汁，甚为肺痈肠毒，便脓挛跛，内外为病百端，皆痰所致，其状不同，难以尽述，盖津液既凝为痰，不复周润三焦，故口燥咽乾，大便秘结，面如枯骨，毛发焦槁，妇人则因此月水不通，若能逐去败痰，自然服饵有效，余用滚痰丸以愈诸疾，不可胜数，特相传於世云。〕

本方加玄明粉一两，硃砂为衣，治同，本方减大黄黄芩各六两，加橘红半夏各二两，甘草一两，竹沥薑汁为丸，名竹沥达痰丸，治同，力稍和缓，单用礞石一味，治如前法，名夺命丹〔杨氏〕薄荷自然汁，蜜调温服，治小儿急慢惊风，痰涎壅盛，药不得下，命在须臾。

牛黄丸〔风篋惊痰〕

治风篋迷闷，涎潮抽掣。〔惊痰风篋或因母腹中受惊，或因大惊而得，盖小儿神气尚弱，惊则神不守舍，舍空则痰涎归之，以致痰迷心窍，或感风寒暑湿，或饮食不节，逆干脏气，郁而生涎，闭塞诸经，厥而乃成，或数日一发，或一日数发，发则眩仆倒地，昏不知人，痲痲抽掣，口目喎邪，或随脏气作六畜之声。〕

胆星、全蠍〔去足焙〕、蝉蜕〔二钱五分〕、牛黄、白附子、僵蚕〔洗焙〕、防风、天麻〔钱半〕、麝香〔五分〕、煮枣肉和水银五分，细研，入药末为丸，荆芥薑汤下。

此手少阴足太阳厥阴药也，牛黄清心，解热开窍利痰，天麻防风南星全蠍辛散之味，僵蚕蝉蜕清化之品，白附子面之药，〔去头面之游风。〕皆能搜肝风而散痰结，麝香通窍，水银劫痰，引以薑芥者，亦以逐风而行痰也。〔按牛黄丸之方颇多，互有异同，然大要在於搜风化痰，宁心通窍，多用水麝牛雄金珠犀珀，若中脏者宜之，如中腑中血脉者，反能引风入骨，此方药味颇简，故姑录之，以概其余也，喻嘉言曰，牛黄丸与苏合丸异治，热阻关窍，宜牛黄丸，寒阻关窍，宜苏合丸，若手撒口开遗尿等死证，急用参附峻补，间有生者，若牛黄苏合，入口即毙。〕

辰砂散〔风痰癲篋，灵苑〕

治风痰诸篋，癲狂心疾。〔诸篋因惊恐忧怒，火盛於心，痰塞心窍，发时卒倒，搐掣叫吼，吐涎，食顷乃醒，身热脉浮，在表者阳篋，属六腑，易治，身冷脉沉，在里者阴篋，属五脏，难治，其实痰火与惊而已，癲狂亦出於此。〕辰砂〔光明者一两〕、乳香〔光莹者〕、枣仁〔五钱炒〕，温酒调下，恣饮沉醉，听睡一二日勿动，万一惊寤，不可复活。此手少阴药也，辰砂镇心泻心火，乳香入心散瘀血，枣仁补肝胆而宁心。本方加人参一两，蜜丸，弹丸大，名宁志膏〔本事〕每服一丸，薄荷汤下，治同。

白金丸〔痰血迷心〕

治癲狂失心。〔癲多喜笑，尚知畏惧，证属不足，狂多忿怒，人不能制，证属有余，此病多因惊忧，痰血塞於心窍所致，难经曰，诸阳为狂，诸阴为癲，喜属心，怒属肝，二经皆火有余之地也。〕白矾〔三两〕、郁金〔七两〕、薄荷糊丸。此手少阴药也，白矾酸鹹，能软顽痰，郁金苦辛，能去恶血，痰血去则心窍开而疾已矣。

青州白丸子〔风痰〕

治风痰涌盛，呕吐涎沫，口眼喎邪，手足瘫痪，小儿惊风，〔皆风痰壅塞经络〕及痰盛泄泻。〔肥人滑泄，多属之痰，脉滑责之痰，不食不飢责之痰。〕白附子〔生用〕、南星〔生用二两〕、半夏〔水浸生衣生用七两〕、川乌〔去皮脐生用五钱〕为末，绢袋盛之，水摆出粉，未尽，再摇再摆，以尽为度，贮磁盆，日暴夜露，春五日，夏三，秋七，冬十日晒乾糯米糊丸。

如绿豆大，每服二十丸，薑汤下，瘫痪酒下，惊风薄荷汤下三五丸。此足厥阴太阴药也，痰之生也由风由寒由湿，故用半夏南星之辛温以燥湿散寒，川乌白附之辛热以温经逐风，浸而暴之者，杀其毒也。〔喻嘉言曰，此治风痰之上药也，然热痰迷窍者，非所宜施。〕

星香散〔风痰〕

治中风痰盛，体肥不渴者。胆星〔八钱〕、木香〔二钱〕，为末服，或加全蠍。此足厥阴药也，南星燥痰之品，制以牛胆，以杀其毒，且胆有益肝胆之功，〔肝胆之经属风木。〕佐以木香，取其行气以利痰也，〔木香能疏肝气，和脾气。〕肥而不渴，宜燥可知，加全蠍者，以散肝风也。〔中风体虚有痰者，宜四君子，或六君子汤调下此散。〕

常山饮〔劫痰截疟，局方〕

疟久不已者，用此截之。〔疟初起不宜禁，禁则邪气未尽，变生他证，发久则可截之。〕常山〔烧酒炒二钱〕、草果〔煨〕、槟榔、知母、贝母〔一钱〕、乌梅〔二个〕、薑三片，枣一枚，半酒半水煎，露一宿日未出时，面东空心温服，渣用酒浸煎，待疟将发时，先服，一方有良薑甘草，无槟榔，一方加穿山甲、甘草。此足少阴太阴药也，古云无痰不作疟，常山引吐行水，祛老痰积饮，槟榔下气破积，能消食行痰，阴阳不和则疟作，〔阳胜则热，阴胜则寒。〕

知母滋阴，能治阳明独胜之火，草果辛热，能治太阴独胜之寒，贝母清火散结，泻热除痰，乌梅酸敛濡收，生津退热，〔敛阴故退热。〕合为截疟之剂也。〔赵以德曰，尝究本草，知母，草果，常山，甘草，乌梅，槟榔，穿山甲，皆云治疟，集以成方者，为知母性寒，入足阳明，治独胜之热，使退就太阴，草果温燥，治足太阴独胜之寒，使退就阳明，二经和则无阴阳交错之变，是为君药，常山主寒热疟，吐胸中痰结，是为臣药，甘草和诸药，乌梅去痰，槟榔除痰癖，破滞气，是为佐药。〕

穿山甲穴山而居，遇水而入，则是出入阴阳，贯穿经络於荣分，以破暑结之邪，为使药也，惟脾胃有积痰者，用之收效，李士材曰，常山生用多用则吐，与甘草同用，亦必吐，若酒浸炒透，但用钱许，每见奇功，未见其或吐也，世人泥於老人久病忌服之说，使良药见疑，沉痾难起，亦可惜耶，李时珍曰，常山蜀漆，劫痰截疟，须在发散表邪。

及提出阳分之后，用之得宜，得甘草则吐，得大黄则利，得乌梅穿山甲则入肝，得小麦竹叶则入心，得秫米麻黄则入肺，得龙骨附子则入肾，得草果槟榔则入脾，盖无痰不作疟，一物之功，亦在驱逐痰水而已，蜀漆，常山苗也，日发为阳分，夜发为阴分。〕

截疟七宝饮〔疟痰，易简〕

治实疟久发不止，寸口脉弦滑浮大者，〔脉弦为肝风，滑为痰，浮为在表，大为阳，若脉沉澹微细者禁用。〕不问鬼疟食疟，并皆治之。〔疟有经疟，脏疟，寒疟，风疟，温疟，暑疟，湿疟，痰疟，食疟，瘴疟，鬼疟之别。〕常山〔酒炒〕、草果〔煨〕、槟榔、青皮、厚朴、陈皮、甘草，等分用酒水各一锤，煎熟，丝绵盖之，露一宿，於当发之早，面东温服。〔疟正发时，不可服药，经曰，工不能治其已发，为其气逆也，若正发而服药，反能助寒助热。〕

此足少阴太阴药也，常山能吐老痰积饮，槟榔能下食积痰结，草果能消太阴膏粱之痰，陈皮利气，厚朴平胃，青皮伐肝，〔疟为肝邪〕皆为温散行痰之品，加甘草入胃，佐常山以吐疟痰也。

〔玉机微义曰，上方乃温脾燥烈之药，盖作脾寒治也，用之亦效者，值病人阴阳相并，脾气郁结，浊液凝痰，闭塞中脘，因得燥热，亦以暂开，所以气通而疾止，若中气虚弱，内有郁火之人，复用燥热，愈劫愈

虚，咎将谁执，杨仁斋曰，疟有水有血，惟水饮所以作寒热，惟瘀血所以增寒热，常山能逐水固也，若是血证，当加五灵脂桃仁为佐，入生薑蜜同煎。

苟无行血之品，何以收十全之功耶，保命集云，疟夜发者，乃邪气深远而入血分，为阴经有邪，宜加桃仁于桂枝麻黄汤中，发散血中之风寒，按疟昼发属气，夜发属血。}

白话译文

痰的成因极为复杂，热、寒、风、湿、暑、惊、饮食不节、嗜酒、脾虚等皆可生痰。民间有“百病皆由痰起”之说，《内经》只有“饮”字而无“痰”字，至张仲景方才立“五饮”之名，“痰饮”为其一。

庞安常指出，善治痰者不在于直接攻痰，而在于调理气机——气机顺畅，全身津液自然随之流通。痰的根源在于脾气不足，脾失运化则津液停聚为痰，故治痰先当补脾。肾虚不能制水、水泛为痰者，痰质清稀，属无火之痰；阴液亏虚、虚火煎熬津液者，痰质稠浊，属有火之痰。痰证初起可见发热头痛，类似外感表证；久则晨轻暮重，类似阴虚内热；走窜肢节疼痛，又类似风证——但患者面色如常、脉象滑而不匀，可与上述诸证相鉴别。

二陈汤为治痰通用基础方。以半夏（姜制）燥湿化痰为君，陈皮行气为臣，茯苓渗湿为臣，甘草和中为佐，生姜调和。痰随属性不同而灵活加减：风痰加南星、竹沥；热痰加石膏、青黛；湿痰加苍术、白术；燥痰加栝蒌、杏仁；食痰加山楂、麦芽、神曲；老痰加枳实、海石、芒硝；气痰加香附、枳壳；皮里膜外之痰加白芥子；四肢之痰加竹沥。由此衍生六君子汤（加人参、白术，治气虚有痰）、导痰汤（加胆星、枳实，治顽痰胶固）、涤痰汤（再加菖蒲、人参、竹茹，治中风痰迷、舌强不语）等诸方。

桂苓甘术汤治心下痰饮、胸胁支满、目眩。以茯苓利水伐肾邪、桂枝通阳开络、白术燥湿除胀、甘草泄满，用温阳之药升阳化气，使阳气运行而痰饮自消。

清气化痰汤治热痰。“痰即有形之火，火即无形之痰”，火盛则痰横行变生诸证。以黄芩、栝蒌仁清热平火，半夏、胆星燥湿，陈皮顺气，杏仁降逆，枳实破积，茯苓行水，强调化痰必以清气为先。

三子养亲汤治老人气实痰盛、喘满懒食。以白芥子除痰、苏子行气、莱菔子消食，三子微炒研末煎服，气行则火降痰消，简便效验，尤宜年老体虚而痰实气壅者。

半夏天麻白术汤治脾胃内伤、痰厥头痛、身重眼黑、四肢厥冷。以半夏化痰和胃、天麻定风止眩为核心，配人参、黄芪补中，苍术、白术除湿益气，茯苓、泽泻利水，陈皮调气，干姜温中，神曲、麦芽化食助运，少佐黄柏清在泉之虚火。

茯苓丸（指迷方）治痰停中脘、两臂疼痛。痰饮伏于中焦，脾滞气不下行而上攻两臂，以半夏曲、茯苓燥湿渗水，枳壳行气，风化硝软坚化痰，姜汁制半夏之毒，痰行气通则臂痛自止。

控涎丹治痰涎流注胸背肢节、筋骨牵引钓痛、走易不定，误认瘫痪者。以甘遂行经隧水湿、大戟泻脏腑水湿、白芥子散皮里膜外痰气，三药直达痰结，攻决为功，属峻猛之剂，善用者方能收奇功。

礞石滚痰丸治实热老痰、变生百病怪证。以礞石（煅后色如金）攻逐陈积伏匿之顽痰，大黄荡热通下，黄芩泻肺凉心，沉香升降诸气为使引导，峻猛非常，非体实者不可轻投。

关键词

痰饮： 体内津液停聚所生的病理产物，质稠者称痰，质稀者称饮，两者合称痰饮，为中医重要致病因素。

脾失健运： 脾（主运化水谷、水湿的消化系统功能）虚弱，不能正常转输津液，水湿停聚而成痰之根本病机。

气顺则痰降： 气机（体内气的升降出入运动）调畅，痰随气行而消散，是本章治痰的核心法则，即“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

阴虚火动： 体内阴液（具有滋润濡养作用的物质）亏虚，虚火上炎，煎熬津液凝结为痰，此类痰质稠浊，需用润剂而忌燥药。

风化硝： 朴硝置于当风处自然风化而成的轻质晶体，性能软坚散结，专用于攻逐顽痰坚聚。

现代启示

中医之“痰”绝非仅指气道分泌物，凡体内异常的水液积聚与代谢产物停滞，皆可纳入痰邪范畴。从现代生理学视角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淋巴回流障碍乃至某些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病理产物，与中医“痰浊”的概念颇有相通之处。“气顺则痰降”的思路，与现代医学强调改善整体代谢环境（如运动、减重、调节自主神经功能）而非单纯对症清除某一异常物质的理念高度契合；“治痰先补脾”则与当代肠道微生态、消化吸收功能在代谢性疾病发生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认识不谋而合。以上仅供文化学习，不构成任何医疗建议，具体用药请遵医嘱。

当我们面对现代“富贵病”——高血脂、脂肪肝、代谢综合征——时，古人“治痰先治气、治气先健脾”的整体调理思路，是否比单纯以药物压低某一指标更值得我们重新审视？

医方集解：消导之剂

原文

医方集解：消导之剂

{消者，散其积也，导者，行其气也，脾虚不运，则气不流行，则停滞而为积，或作泻痢，或成症痞，以致饮食减少，五脏无所资禀，血气日以虚衰，因致危困者多矣，故必消而导之，轻则用和解之常剂，重必假峻下之汤丸，盖浊阴不降，则清阳不升，客垢不除，则真元不复，如戡定祸乱，然后可以致太平也，峻剂见攻里门，兹集缓攻平治消补兼施者，为消导之剂。

平胃散〔利湿散满，局方〕

治脾有停湿，痰饮痞膈，宿食不消，满闷呕泻，及山岚瘴雾，不服水土。

{土湿太过，木邪乘所不胜而侮之，脾虚不能健运，故有痰食留滞中焦，致生痞满诸证，胃寒则呕，湿盛则泻，岚瘴水土之病，亦由胃虚故感之也。} 苍朮〔泔浸二钱〕、厚朴〔薑炒〕、陈皮〔去白〕、甘草〔炙一钱〕、加薑枣煎，伤食加神麴麦芽或枳实，湿胜加五苓，痰多加半夏，脾倦不思食加参耆，痞闷加枳壳、木香，大便秘加大黄、芒硝，小便赤涩加苓泻，伤寒头痛加葱鼓取微汗，此足太阴阳明药也，苍朮辛烈燥湿而强脾，厚朴苦温除湿而散满，{苦降能泻实满，辛温能散湿满。} 陈皮辛温利气而行痰，甘草中州主药，能补能和，蜜炙为使，泄中有补，务令湿土底于和平也。

本方加藿香、半夏，名藿香平胃散，又名不换金正气散，〔局方〕治胃寒腹痛呕吐，及瘴疫湿疟，再加人参、茯苓、草果、生薑、乌梅、名人参养胃汤，治外感风寒，内伤生冷，夹食停痰，岚瘴瘟疫，或饮食伤脾，发为疟症，〔老疟也〕本方合二陈，加藿香，名除湿汤，治伤湿腹痛，身重，足软，大便溏泻。

本方加杏仁枳壳、桔梗，名和解散，〔局方〕治四时伤寒头痛，烦躁自汗，欬嗽吐利，本方一两加桑白皮一两，名对金饮子，治脾胃受湿，腹胀身重饮食不进，肢痠肤肿，本方除苍朮，加木香、草蔻、乾薑、茯苓，名厚朴温中汤，治脾胃虚寒，心腹胀满，及秋冬客寒犯胃，时作疼痛，{散以辛热，佐以苦甘，渗以甘淡，气温胃和，痛自止矣。} 本方加麦芽、炒麴，名加味平胃散，治宿食不消，吞酸暖臭。

枳朮丸〔健脾消食，洁古〕

消痞除痰，健脾进食。{消痞除痰消也，健脾进食补也。} 白朮〔三两土蒸〕、枳实〔一两麸炒〕，为末，荷叶包陈米饭煨乾为丸，痞闷加陈皮，气滞加木香，伤食加麦芽、神麴。此足太阴阳明药也，李东垣曰，白朮甘温，补脾胃之元气，其苦味除胃中湿热，利腰脐间血，过于枳实剋化之药一倍，枳实苦寒，泄胃中痞闷，化胃中所伤，是先补其虚，而后化其伤，则不峻矣。

荷叶中空色青，形仰象震，在人为少阳胆生化之根蒂也，饮食入胃，营气上行，即少阳甲胆之气也，胃气元气穀气，甲胆上升之气一也，食药感此气化，胃气何由不上升乎，烧饭与白朮协力滋养穀气，补令胃厚，不至再伤，其利广矣。

{王安道曰，劳倦饮食，虽俱为内伤，然劳倦伤诚不足矣，饮食伤又当於不足之中分其有余，夫饥饿不饮食者，胃中空虚，此为不足而伤也，饮食自倍，肠胃乃伤者，此不足之中兼有余而伤也，惟其不足故补益，惟其有余故消导，亦有物滞气伤，消补兼行者，亦有物滞气不伤，但须消导者，亦有不须消导，但须补益者，枳朮丸之类，虽曰消导，固有补益之意焉，若所滞之物，非枳朮丸之力所能去者，备急丸煮黄丸瓜蒂散等，洁古东垣亦未尝委之而勿用也。}

本方作汤名枳朮汤，〔金匱〕治水饮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盘，{心下上焦阳分也，属气分之水。}本方加半夏一两，名半夏枳朮丸，治脾湿停痰，及伤冷食，淋者加泽泻一两，本方加橘皮一两名橘皮枳朮丸，治饮食不消，气滞痞闷，本方加陈皮半夏，名橘半枳朮丸，健脾消痞化痰，本方加木香一两，名木香枳朮丸，治气滞痞满，{木香平肝行气，使木不剋土。}再加砂仁，名香砂枳朮丸。

破滞气，消饮食，强脾胃，如加乾薑五钱，名木香乾薑枳朮丸，兼治气寒，再加人参陈皮，名木香人参乾薑枳朮丸，开胃进食，本方加神麴麦芽各一两，名麴蘖枳朮丸，治内伤饮食或泄泻，本方加酒炒黄连、黄芩、大黄、炒神麴、橘红、各一两，名三黄枳朮丸，治伤肉食湿麵辛热，味厚之物，填塞闷乱不快，本方加茯苓五钱，乾薑七钱，名消饮丸，治停饮胸满呕逆。

保和丸〔伤食伤饮〕

治食积饮停，腹痛泄泻，痞满吐酸，积滞恶食，食症下痢。{伤於食饮，脾不运化，滞於肠胃，故有泄痢食症等证，伤而未甚，不欲攻以厉剂，惟以平和之品消而化之，故曰保和，李东垣曰，伤饮者，无形之气也，宜发汗，利小便，以导其湿，伤食者有形之物也，轻则消化，或损其穀，重者方可吐下，脉经云，大肠有宿食，寒栗发热有时如症，轻则消导，重则下之，当求之伤食门。}

山楂〔三两去核或云核亦有力〕、神麴〔炒〕、茯苓、半夏〔一两〕、陈皮、莱菔子〔微炒〕、连翘〔五钱〕、麴糊丸，麦芽汤下，或加麦芽入药亦可。此足太阴阳明药也，山楂酸温收缩之性，能消油腻腥羶之食，〔收缩故食消。〕

神麴辛温蒸茱之物，〔茱萸合切〕能消酒食陈腐之积，菔子辛甘下气而制麵，麦芽鹹温消穀而软坚，〔坚积坚痰。〕伤食必兼乎湿，茯苓补脾而渗湿，积久必郁为热，连翘散结而清热，半夏能温能燥，和胃而健脾，陈皮能降能升，调中而理气，此内伤而气未病者，但当消导，不须补益，大安丸加白朮，则消补兼施也。本方加白朮、白芍，去半夏、菔子、连翘，蒸饼糊丸，名小保和丸，助脾进食，本方加白朮二两，名大安丸，或加人参，治饮食不消，气虚邪微，本方加白朮、香附、黄芩、黄连、厚朴、枳实、治积聚痞块，本方合越鞠丸，扶脾开郁。

健脾丸〔脾虚气弱〕

治脾虚气弱，饮食不消。人参、白朮〔土炒二两〕、陈皮、麦芽〔炒二两〕、山楂〔去核两半〕、枳实〔三两〕、神麴糊丸，米饮下。此足太阴阳明药也，脾胃者仓廩之官，胃虚则不能容受，故不嗜食，脾虚则不能运化，故有积滞，所以然者，由气虚也，参朮补气，陈皮利气，气运则脾健而胃强矣，山楂消肉食，麦芽消穀食，戊己不足，{胃为戊土，脾为己土。}

故以二药助之使化，枳实力猛能消积化痰，佐以参朮，则为功更捷而又不致伤气也，夫脾胃受伤，则须补益，饮食难化，则宜消导，合斯二者，所以健脾也。本方去山楂麦芽，加茯苓、炙甘草，名益气健脾丸，治

脾虚食少，本方去山查、麦芽、陈皮，加当归、芍药、芍药、芎藭、麦冬、柏子仁，名养荣健脾丸，治脾阴不足，饮食不为肌肤，〔血充然后肉长。〕

本方去人参、枳实、麦芽，加香附、木香、半夏、茯苓、神麴、黄连、当归、芍药、〔一方无芍药。〕荷叶烧饭丸，名理气健脾丸，治脾胃虚弱，久泻久痢，本方去人参、山查、麦芽，加神麴、川芎、香附，麴糊丸，名舒郁健脾丸，治脾气郁滞，饮食不消，本方去山查、麦芽，加半夏、胆星、蛤粉、茯苓。

神麴糊丸，名化痰健脾丸，治内伤挟痰，本方去人参、山查、麦芽，加半夏、山梔、黄连，水丸，名清火健脾丸，治脾虚有火，本方去人参、山查、麦芽，加木香、槟榔、厚朴、半夏、甘草，名和中健脾丸，治胃虚飢不欲食，再加入人参，名妙应丸，治胃虚不能食，脏腑或结或泻。

本方去山查，加半夏、青皮、木香、砂仁、草薹、乾薑、炙甘草、茯苓、猪苓、泽泻、蒸饼丸，名宽中进食丸，〔东垣〕补脾胃，进饮食。枳实消痞丸〔痞满，东垣〕治心下虚痞，恶食懒倦，右关脉弦。〔脾虚不运，故痞满恶食，脾主四肢，虚故懒倦，右关属脾，脉弦者，脾虚而木来侮之也，经曰，太阴所至为积饮痞膈，皆阴胜阳也，受病之脏，心与脾也，因而郁塞为痞者，火与湿也，盖心阳火也，主血，脾阴土也，主湿，凡伤其阳，则火拂郁而血凝，伤其阴，则土壅塞而湿聚，阴阳之分，施治之法，不可同也。〕

枳实〔麸炒〕、黄连〔薑汁炒五钱〕、厚朴〔薑炒四钱〕、半夏麴、麦芽〔炒〕、人参、白朮〔土炒〕、茯苓〔三钱〕、甘草〔炙〕、乾薑〔二钱〕、蒸饼糊丸。

此足太阴阳明药也，枳实苦酸，行气破血，〔脾无积血，心下不痞。〕黄连苦寒，泻热开郁，并消痞之君药，厚朴苦降，散湿满而化食厚肠，麦芽鹹温，助胃气而软坚破结，半夏燥痰湿而和胃，乾薑去恶血而通关，〔开五脏六腑，通四肢关节〕皆所以散而泻之也，参朮苓草，甘温补脾，使气足脾运而痞自化，既以助散泻之力，又以固本使不伤真气也。〔玉机微义曰，此半夏泻心汤加减法也，内有枳朮四君平胃等药，利湿消痞，补虚之剂也。〕

痞气丸〔脾积，东垣〕

治脾积在于胃脘，大如盘，久不愈，令人四肢不收，或发黄疸，饮食不为肌肤。〔金匱云，坚而不移者，名积，为脏病，推移不定者，名聚，为腑病，按痞病由阴伏阳蓄，气血不运而成，处心下，位中央，填塞痞满，皆土病也，与胀满有轻重之分，痞惟内觉满闷，胀满则外有胀急之形也，前人皆指误下所致，盖伤寒之病。〕

由於误下，则里气虚，表邪乘虚入於心下，若杂病亦有中气虚衰，不能运化精微而成痞者，有饮食痰积不能施化而成痞者，有湿热太甚上乘心下而成痞者，古方用黄连黄芩枳实之苦以泄之，厚朴半夏生薑之辛以散之，人参白朮之甘苦温以补之，茯苓泽泻之淡以渗之，惟宜上下分消其气，果有内实之证，庶可略施疏导，世人苦於痞塞喜用利药，暂时通快，药过滋甚，皆不察夫下多亡阴之意也。〕

黄连〔八钱〕、厚朴〔五钱〕、吴茱萸〔三钱〕、白朮〔土炒〕、黄芩〔二钱〕、茵陈〔酒炒〕、乾薑〔炮〕、砂仁〔钱半〕、人参、茯苓、泽泻〔一钱〕、川乌〔炮〕、川椒〔炒五钱〕、桂、巴豆霜〔四分〕、蜜丸，灯草汤下。此足太阴阳明药也，黄连泻热燥湿，治痞君药，〔仲景治痞满，诸泻心汤皆用之。〕厚朴砂仁，行气而散满，茵陈苓泻，利水以实脾，黄芩清肺而养阴，椒萸燥脾而逐冷，薑桂川乌，补命火以生脾土而薑桂又能去瘀生新，〔痞多血病，黄连枳实皆血分药。〕

巴豆能消有形积滞，为斩关夺门之将，藉之以为先驱，加参朮者，以补脾元，正气正旺然后可以祛邪也。

{洁古曰，养正积自除，李东垣曰，痞满皆血证也，下多亡阴，谓脾胃水穀之阴亡也，心主血，心虚而邪陷於血之分，故致心下痞，宜理脾胃以血药治之，若全用气药，则痞益甚，而复下之，气愈下降，必变为中满腹胀矣，世有用气药治痞而不效者，盖未明此理也。}

本方除吴茱萸、白朮、茯苓、泽泻、茵陈、川椒、砂仁，加菖蒲、茯神、丹参、红豆、名伏梁丸，治心积起脐上至心下，大如臂，令人烦心，本方除吴茱萸、砂仁、桂、朮、黄芩、泽泻，加柴胡、莪术、皂角、昆布、甘草、名肥气丸，治肝积在左胁下，有头足，令人发欬痰不已，本方除吴茱萸、白朮、砂仁、黄芩、茵陈、泽泻，加紫菀、桔梗、天冬、白蔻、陈皮、青皮、三稜、名息贲丸，淡薑汤下。

治肺积在右胁下，令人洒淅寒热，欬喘发肺痈，秋冬黄连减半，本方除吴茱萸、白朮、砂仁、人参、乾薑、川椒、黄芩、茵陈，加菖蒲、丁香、附子、苦楝、延胡索、独活、全蠍、名贲豚丸，淡盐汤下，治肾积发于小腹上至心下，若豚状，上下无时，令人喘欬骨痠，及男子七疝，女子瘕聚带下。{此东垣五积方也，虽有破滞消积之药，多藉人参之力赞助成功，经曰，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过者死，吴鹤皋曰，五积丸非东垣之方也，故医方考中皆不录。}

葛花解醒汤〔酒积〕

专治酒积，或呕吐，或泄泻痞塞，头痛，小便不利。{酒大热有毒，又水之所酿成，故热而兼湿，湿热积於肠胃，故见诸证。}葛花、豆蔻、砂仁〔一钱〕、木香〔一分〕、青皮、陈皮、人参、白朮〔炒〕、茯苓〔四分〕、神麴〔炒〕、乾薑、猪苓、泽泻〔三分〕此手足阳明药也，过饮无度，湿热之毒积于肠胃，葛花独入阳明，令湿热从肌肉而解，豆蔻砂仁皆辛散解酒，故以为君，神麴解酒而化食，木香乾薑调气而温中，青皮陈皮除痰而疏滞，二苓泽泻能驱湿热从小便出，乃内外分消之剂，饮多则中气伤，故又加参朮以补其气也。

{人参补气，最能解酒，李东垣曰，酒大热有毒，无形之物也，伤之只当发汗，次利小便，上下分消其湿气，今人或用酒症丸，大热之药下之，或用大黄牵牛下之，是无形元气受伤，反损有形阴血，阴血愈虚，阳毒太旺，元气消亡，而虚损之病成矣，或曰葛花解酒而发散，不如枳椇，枳椇一名鸡距，一名木蜜，经霜黄赤，而味甘，其叶入酒，酒化为水，门外植此木者，屋内酿酒多不佳。}

鳖甲饮〔疟母，严氏〕

治疟久不愈，腹中结块名曰疟母。{疟久不愈为温疟，多成癖於左胁之下，名曰疟母，乃肝之积也，疟属少阳胆经，胆与肝相表里，久疟属在血分，血亦肝所主也，当以鳖甲为君，视证虚实而施佐使之药。}

鳖甲〔醋炙〕、白朮〔土炒〕、黄耆、芍药、白芍〔酒炒〕、槟榔、草果〔麵煨〕、厚朴、陈皮、甘草等分，薑三片，枣一枚，乌梅少许煎。

此足少阳厥阴太阴药也，久疟必由脾虚，白朮补脾气，黄耆补肺气，使气足脾运，方能磨积也，川芍补肝而行血中气滞，芍药助脾而散肝经火邪，二药并和厥阴荣气，荣血调则阴阳和矣，〔阴阳争故发寒发热。〕槟榔下气而攻积，草果暖胃而祛寒，厚朴破血而散满，陈皮理气而消痰，甘草和中而补土，鳖甲鹹平属阴，色青入肝，专能益阴补虚，消热散结，故为疟症之君药也。

白话译文

总论

所谓“消”，是消散积滞；所谓“导”，是疏导气机（人体内气的运行通道）。脾（负责运化水谷的脏腑）虚弱则无力运转，气便停滞不行，积聚成块，或表现为腹泻痢疾，或形成痞块（腹内结块闷胀），进而饮食减少，五脏失于滋养，气血日渐衰弱，甚至危及生命。因此必须用消导之法：轻症用平和的方剂调治，重症须借助峻猛的攻下汤丸。道理在于，浊阴（体内代谢废物）不降则清阳（正常的生理之气）不升，污垢不除则真气无法恢复——正如平定祸乱之后，才能迎来太平。本章收录的是缓攻平治、消补兼施的方剂，归为消导之剂。

平胃散（燥湿行气，出自《局方》）

主治脾中停湿、痰饮阻隔（痰湿停聚于中焦，阻碍气机升降）、宿食不消、胸腹满闷、呕吐泄泻，以及感受山岚瘴气、水土不服等证。

原理：土湿太过（脾属土，湿邪过盛），木气（肝气）趁机侵侮脾土，脾虚不能健运，痰食停滞中焦，生出痞满诸症；胃寒则呕，湿盛则泻；感受岚瘴之气，也是因胃气虚弱所致。

药物组成：苍术（泔水浸泡，用二钱）——辛烈燥湿，强健脾气；厚朴（姜炒）——苦温除湿散满（苦味能泄实胀，辛温能散湿满）；陈皮（去白）——辛温理气化痰；炙甘草（一钱）——补中调和，炙用使全方泄中有补；加生姜、大枣同煎。

随证加减：伤食加神曲、麦芽或枳实；湿盛加五苓散；痰多加半夏；脾倦不思食加人参、黄芪；痞闷加枳壳、木香；大便秘结加大黄、芒硝；小便赤涩加茯苓、泽泻；外感头痛加葱豉发微汗。

此方为足太阴（脾经）、阳明（胃经）之药，目标是令湿土归于平和。

衍化方：加藿香、半夏，名藿香平胃散（又名不换金正气散），治胃寒腹痛呕吐及瘴疫湿症；再加人参、茯苓、草果、生姜、乌梅，名人参养胃汤，治外感风寒、内伤生冷、夹食停痰、痃疟（老疟）；合二陈汤加藿香，名除湿汤，治伤湿腹痛、身重足软、便溏。另有和解散治四时伤寒头痛，对金饮子治脾胃受湿身肿，厚朴温中汤治脾胃虚寒心腹胀满，加味平胃散治宿食吞酸暖臭。

枳术丸（健脾消食，张洁古方）

功效：消痞（消散腹中痞块）除痰，健脾进食。消痞除痰属“消”，健脾进食属“补”，两者兼顾。

药物组成：白术（三两，土蒸）、枳实（一两，麸炒），研末，以荷叶包陈米饭煨干为丸。气滞加木香，伤食加麦芽、神曲，痞闷加陈皮。

此为足太阴、阳明之药。李东垣言：白术甘温，补脾胃元气，其苦味兼除胃中湿热，用量倍于枳实；枳实苦寒，消胃中痞满、化食积，先补虚后化积，故不峻猛。

荷叶空心色青，形态上仰，象征少阳胆气（肝胆升发之气），饮食入胃后营气上行赖此，荷叶烧饭与白术协力滋养谷气，补令胃厚，防止再伤。

王安道补充：劳倦与饮食均属内伤，劳倦伤属纯虚，饮食伤则虚中夹实——饥饿不食为单纯不足，饮食过度为不足中兼有余。故有余则消导，不足则补益，或两者兼施。枳术丸虽以消导为名，实含补益之意；若所积之物非枳术丸所能祛，备急丸、煮黄丸、瓜蒂散等，洁古、东垣亦未废而不用。

衍化方：枳术汤（《金匱》）治水饮结聚心下坚硬如盘；半夏枳术丸治脾湿停痰及伤冷食；橘皮枳术丸治饮食不消气滞痞闷；木香枳术丸治气滞痞满（木香平肝行气，使木不克土）；香砂枳术丸破气消食强脾；木香干姜枳术丸兼治气寒；木香人参干姜枳术丸开胃进食；曲蘖枳术丸治内伤饮食或泄泻；三黄枳术丸治伤肉食湿面辛热厚味、填塞闷乱；消饮丸治停饮胸满呕逆。

保和丸（食积饮停）

主治食积饮停、腹痛泄泻、痞满吐酸、积滞恶食、食疰下痢。

原理：饮食伤脾，脾不运化，滞于肠胃，故见泄痢食疰诸证。伤而未重，不宜峻攻，以平和之品消而化之，故名“保和”。李东垣云：伤饮者，湿邪属无形，宜发汗、利小便以导湿；伤食者，食物属有形，轻则消化，重者方可吐下。

药物组成：山楂（三两，去核）——酸温收涩，能消油腻腥膻之积；神曲（炒）——辛温，能消酒食陈腐之积；茯苓——补脾渗湿；半夏（一两）——温燥，和胃健脾；陈皮——调中理气，能降能升；莱菔子（微炒）——辛甘下气，制面食之积；连翘（五钱）——散结清热（积久郁热）；以曲糊为丸，麦芽汤送服，或加麦芽入药。

此方为足太阴、阳明之药。伤食必兼湿，故用茯苓；积久必郁热，故用连翘；此为内伤而气未病之证，但当消导，不须补益。加白术则消补兼施，即大安丸。

衍化方：小保和丸（加白术、白芍，去半夏、莱菔子、连翘）助脾进食；大安丸加白术二两，治气虚食积；加白术、香附、黄芩、黄连、厚朴、枳实，治积聚痞块；合越鞠丸，扶脾开郁。

健脾丸（脾虚气弱）

主治脾虚气弱、饮食不消。

药物组成：人参、白术（土炒，二两）、陈皮、麦芽（炒，二两）、山楂（去核，一两半）、枳实（三两），以神曲糊丸，米饮送服。

此为足太阴、阳明之药。胃为仓廩之官，胃虚则不能受纳，故不思食；脾虚则不能运化，故积滞内生，根本在于气虚。人参、白术补气，陈皮理气，气运则脾健胃强；山楂消肉食，麦芽消谷食，脾胃（戊己二土）不足故以两药助化；枳实力猛消积，佐以人参、白术则功更捷而不伤正气。脾胃受伤须补益，饮食难化须消导，两者合用，所以能健脾。

衍化方：益气健脾丸（去山楂、麦芽，加茯苓、炙甘草）治脾虚食少；养荣健脾丸（加当归、芍药、川芎、麦冬、柏子仁）治脾阴不足、食不长肉（血充方能长肉）；理气健脾丸治脾胃虚弱久泻久痢；舒郁健

脾丸治脾气郁滞饮食不消；化痰健脾丸治内伤挟痰；清火健脾丸治脾虚有火；和中健脾丸治胃虚饥不欲食；妙应丸治胃虚不能食、脏腑或结或泻；宽中进食丸补脾胃、进饮食。

枳实消痞丸（痞满，李东垣方）

主治心下（胃脘处）虚痞（虚实夹杂的痞块）、恶食懒倦、右关脉弦。

原理：脾虚不运故痞满恶食；脾主四肢，虚故懒倦；右关候脾，脉弦为脾虚肝木侮之。痞病由阴伏阳蓄、气血不运而成，居于心下，火与湿相因致病——心阳主血，伤阳则火郁血凝；脾阴主湿，伤阴则土壅湿聚，两者施治有别。

药物组成：枳实（麸炒）、黄连（姜汁炒，五钱）、厚朴（姜炒，四钱）、半夏曲、麦芽（炒）、人参、白术（土炒）、茯苓（三钱）、炙甘草、干姜（二钱），蒸饼糊丸。

方解：枳实苦酸，行气破血（脾无积血则心下不痞）；黄连苦寒，泻热开郁——二者为消痞君药；厚朴苦降，散湿满化食；麦芽咸温，助胃气软坚破结；半夏燥痰湿和胃；干姜去瘀血通关节——以上均为散泻之品；人参、白术、茯苓、甘草甘温补脾，使气足脾运则痞自化，既助散泻又固本，不伤真气。此方实为半夏泻心汤加减，内含枳术、四君、平胃等法，消补并施。

痞气丸（脾积，李东垣方）

主治脾积（脾之积块）位于胃脘，大如盘、久不愈，致四肢懈惰、或发黄疸、饮食不长肌肉。

原理：《金匱》云，坚而不移者为积（脏病），推移不定者为聚（腑病）。痞病由阴伏阳蓄、气血不运而成，位居中央（脾胃部位），与胀满有轻重之别——痞仅内觉满闷，胀满则外有胀急之形。杂病中脾积可由中气虚衰、饮食痰积、湿热上乘等多种原因所致。古方用黄连、黄芩、枳实之苦以泄，厚朴、半夏、生姜之辛以散，人参、白术之甘温以补，茯苓、泽泻之淡以渗，上下分消。若滥用利药，暂时通快，药过则更甚，此乃“下多亡阴”（下法过度损伤脾胃阴津）之误。

药物组成：黄连（八钱）、厚朴（五钱）、吴茱萸（三钱）、白术（土炒）、黄芩（二钱）、茵陈（酒炒）、干姜（炮）、砂仁（一钱半）、人参、茯苓、泽泻（一钱）、川乌（炮）、川椒（炒，五钱）、肉桂、巴豆霜（四分），蜜丸，灯草汤送服。

方解：黄连泻热燥湿，为治痞君药（仲景治痞诸泻心汤皆用之）；厚朴、砂仁行气散满；茵陈、茯苓、泽泻利水实脾；黄芩清肺养阴；川椒、吴茱萸燥脾逐冷；干姜、肉桂、川乌补命火（肾阳，温煦全身的根本之火）以生脾土，兼去瘀生新（痞多血病，黄连、枳实皆入血分）；巴豆能消有形积滞，为斩关夺门之将，先驱积滞；加人参、白术补脾元，正气旺方能祛邪（洁古云“养正积自除”）。

李东垣特别指出：痞满皆属血证，下法过多则亡脾胃之阴，心虚邪陷于血分而成心下痞，应以血药理脾胃治之，若全用气药则痞益甚，复下则气愈下降，必变为中满鼓胀。

衍化方：伏梁丸（去部分药加菖蒲、茯神、丹参、红豆）治心积；肥气丸治肝积在左胁下；息贲丸治肺积在右胁下（秋冬黄连减半）；奔豚丸（淡盐汤下）治肾积发于小腹、上至心下，及七疝、瘕聚带下。（以

上为东垣五积方，虽有破滞消积之药，多借人参之力赞助成功。经云：大积大聚，衰其大半而止，过者死。）

葛花解酲汤（酒积）

专治酒积，或呕吐、或泄泻痞塞、头痛、小便不利。

原理：酒性大热有毒，又为水所酿，故热而兼湿，湿热积于肠胃，诸证由此而生。

药物组成：葛花、豆蔻、砂仁（一钱）、木香（一分）、青皮、陈皮、人参、白术（炒）、茯苓（四分）、神曲（炒）、干姜、猪苓、泽泻（三分）。此为手足阳明（大肠、胃经）之药。

方解：葛花独入阳明，令湿热从肌肉外解；豆蔻、砂仁辛散解酒，为君；神曲解酒化食；木香、干姜调气温中；青皮、陈皮除痰疏滞；二苓、泽泻驱湿热从小便出，内外分消；饮酒过多则中气受伤，故加人参、白术补气（人参补气，最能解酒）。

李东垣指出：酒为无形之热毒，伤之当发汗，次利小便，上下分消其湿，切忌用大热药或大黄、牵牛峻下——无形元气受伤，再损有形阴血，则虚损之病成矣。或言葛花不如枳椇（鸡距子，又名木蜜），经霜后甘美，其叶入酒能化酒为水，门外植此木者屋内酿酒多不成。

鳖甲饮（疟母，严氏方）

主治疟疾久不愈、腹中结块，名曰“疟母”（久疟成积，多结于左胁下，即肝之积）。

原理：疟属少阳胆经，胆与肝相表里；久疟入血分，血为肝所主，故疟母实为肝积。治当以鳖甲为君，视虚实而施佐使。

药物组成：鳖甲（醋炙）、白术（土炒）、黄芪、川芎、白芍（酒炒）、槟榔、草果（面煨）、厚朴、陈皮、甘草等分，加生姜三片、大枣一枚、乌梅少许同煎。此为足少阳（胆）、厥阴（肝）、太阴（脾）之药。

方解：久疟必由脾虚，白术补脾气，黄芪补肺气，气足则脾运方能磨积；川芎补肝行血中气滞，白芍助脾散肝经火邪，二药调和厥阴营气，营血调则阴阳和（阴阳争则寒热交作）；槟榔下气攻积，草果暖胃祛寒，厚朴破血散满，陈皮理气消痰，甘草和中补土；鳖甲咸平属阴，色青入肝，能益阴补虚、消热散结，为治疟母（老疟）之君药。

关键词

消导：消散积滞、疏导气机的治法，适用于饮食积聚、痰湿停滞等有余之证，与攻下有轻重之别。

痞：腹内（多在心下胃脘）自觉满闷堵塞感，外无明显胀形，由气血不运、阴伏阳蓄所致。

浊阴不降则清阳不升：脾胃升降失常的核心病机，代谢废物（浊阴）不能下行，则正常营养之气（清阳）亦不能上达五脏。

疟母：久疟不愈后，邪气与痰血互结于胁下（多为左胁）形成的积块，属肝积范畴，以鳖甲软坚散结为主治。

峻剂与缓剂：峻剂（如备急丸、巴豆类）攻逐力强，用于实证重积；缓剂（如平胃散、保和丸）平和消导，用于积轻气未大伤之证，本章所收均属后者。

现代启示

消导之剂的核心逻辑，与现代消化生理学高度契合：脾胃功能不足时，食物残余、代谢产物无法及时排出，形成“积滞”——这与现代医学所说的胃肠动力不足、菌群失调、慢性炎症等病理过程颇为相似。保和丸中山楂含有有机酸助脂肪分解，神曲富含消化酶，茯苓调节肠道菌群，现代药理研究均有佐证。

更值得关注的是，本章处处强调“消补兼施”——不能一味攻伐，亦不能单纯补益，枳术丸、健脾丸、枳实消痞丸皆体现了这一辩证原则。李东垣反复警告“下多亡阴”，暗示过度使用刺激性泻药（无论古今）均会损伤肠道黏膜屏障，与现代医学对泻药依赖的认识不谋而合。

（仅供文化学习，不构成医疗建议。）

****思考**：**当代人面对消化问题时，往往第一反应是服用促动力药或泻药，而非调整饮食与脾胃功能本身——这与古人批评的“喜用利药，暂时通快，药过滋甚”是否如出一辙？

医方集解：收澹之剂

原文

医方集解：收澹之剂

{滑则气脱，脱则散而不收，必得酸涩之药，敛其耗散，而后发者可返，脱者可收也，如汗出亡阳，精滑不禁，泄痢不止，大便不固，小便自遗，久嗽亡津，此气脱也，若亡血不已，崩中暴下，诸大吐衄，此血脱也，十剂曰，澹可去脱，牡蛎龙骨之属是也，气脱兼以气药，血脱兼以血药，亦兼气药，气者血之帅也，阳脱者见鬼，阴脱者目盲，此神脱也，当补阳助阴，非澹剂所能收也。}

赤石脂禹余粮汤〔止利，仲景〕

治伤寒服汤药下利不止，心中痞硬，服泻心汤已，复以他药下之，利不止，医以理中与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余粮汤主之，{下焦主分别清浊。}复利不止者，利其小便。{大小水所以实大肠也。}

赤石脂、禹余粮等分杵碎煎。此手阳明药也，澹可去脱，重可达下，石脂余粮之澹以止脱，重以固下，甘以益气。{李先知曰，下焦有病人难会，须用余粮赤石脂。}桃花汤〔少阴下利，仲景〕治少阴病二三日或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脓血者。

{成氏曰，阳明下利便脓血者，协热也，少阴下利腹痛便脓血者，下焦不约而衰寒也，凡下利便脓血，身冷脉小者易治，身热脉大者难治。}赤石脂〔一斤〕、乾薑〔一两〕、粳米〔一升〕此足少阴药也，李时珍曰，赤石脂之重澹，入下焦血分而固脱，乾薑之辛温，暖下焦气分而补虚，粳米之甘温，佐石脂乾薑而润肠胃也。

{朱丹溪曰，桃花汤主下焦血虚且寒，非乾薑之温，石脂之重澹不能止血，用粳米之甘以引入肠胃，准绳曰，便脓血，热势下流也，成氏释为里寒，非也，桃花晶汤虽用乾薑，然分两最微，石脂粳米居多，以调正气，澹滑脱，佐以乾薑，用辛以散之之义，诸便脓血，皆传经之热邪也，吴鹤皋曰，少阴肾水主禁固，二便为火所灼，剋伐大肠庚金，故下利脓血，石脂寒能胜热，澹可收脱，用乾薑者，假其辛热以从治。

用粳米者，恐石脂性寒损胃也，聊摄之明，而犹昧此，况其下乎，成无己聊摄人，程郊倩曰，此证终是火衰不能生土，未可指为传经之热邪也，不知此而漫云渗泄，肾防一彻，前后泄利，而阳神陷矣，昂按成氏生于千载之后，而能昌明仲景之书，使后学有所循入，其功非小，奈何后起之士，动辄非之，成氏之死已人久安能起而辨其是非乎，如此证成氏以为寒，而王肯堂吴鹤皋皆以为热，窃谓便脓血者，固多属热，然岂无下焦虚寒，肠胃不固，而亦便脓血者乎，若以此为传经热邪，仲景当用寒剂以散其热，而反用石脂固澹之药。

使热闭于内而不得泄，岂非关门养盗，自贻伊戚也耶，观仲景之治协热利，如甘草泻心，生薑泻心，白头翁等汤，皆用芩连黄蘗，而治下焦虚寒下利者，用赤石脂禹余粮汤，比类以观，斯可见矣，此证乃因虚以见寒，非大寒者，故不必用热药，惟用甘辛温之剂以镇固之耳，本草言石脂性温，能益气，调中，固下，未闻

寒能损胃也，若准绳则执凡传经者皆属热邪一语，遂以为热耳，程郊倩每以直中为寒邪，传经为热邪，古今相传，二语觉未尽然，不为无见，若学未深造，而轻议古人，多见其不知量也矣。}

诃子散〔泄泻脱肛，东垣〕

治虚寒泄泻，米穀不化，肠鸣腹痛，脱肛及作脓血，日夜无度。御米壳〔去蒂蜜炒五分〕、诃子〔煨去核七分〕、乾薑〔炮六分〕、橘红〔五分〕，右末空心服。

此手足阳明药也，御米壳酸涩微寒，固肾濡肠，诃子酸涩苦温，收脱住泻，炮薑辛热能逐冷补阳，陈皮辛温，能升阳调气，以固气脱，亦可收形脱也。{泄泻为气脱，脱肛为形脱。}河间诃子散，诃子〔一两半生半煨〕木香〔五钱〕甘草〔一钱〕黄连〔三钱〕为末，每服二钱，用白朮芍药汤调下，治泻久腹痛渐已，泻下渐少，以此止之，如不止，加厚朴〔一两〕竭其余邪。

{木香黄连，香连丸也，行气清火，止痢厚肠，甘草芍药，甘芍汤也，甘缓酸收，和中止痛，加诃子濡以收脱，加白朮补以强脾，厚朴除湿散满，平胃调中，故更藉之以去余邪也。}

真人养脏汤〔泻痢脱肛，谦甫〕

治泻痢日久，赤白已尽，虚寒脱肛，{肛门为大肠之使，大肠受热受寒，皆能脱肛，大肠者传导之官，肾者作强之官，酒色过度，则肾虚而泄母气，肺因以虚，大肠气无所主，故脱肛，小儿血气未壮，老人血气已衰，皆易脱肛。}亦治下痢赤白，脐腹痛，日夜无度。罌粟壳〔去蒂蜜炙三两六钱〕、诃子〔麵裹煨一两三钱〕、肉豆蔻〔麵裹煨五钱〕、木香〔二两四钱〕、肉桂〔八钱〕、人参、白朮〔炒〕、当归〔六钱〕、白芍〔炒一两六钱〕、生甘草〔一两八钱〕每服四钱，脏寒甚加附子，一方无当归。

此手足阳明药也，脱肛由于虚寒，故用参朮甘草以补其虚，肉桂肉蔻以祛其寒，木香温以调气，当归润以和血，芍药酸以收敛，诃子罌壳则濡以止脱也，{此虚寒脱肛之剂，宜大补元气，或加芍归调血，及升柴以升提之，又有气热血热而肛反挺出者，宜用芩连藜，或四物加升麻柴胡秦艽防风之类。}附丹溪脱肛方，人参、黄耆、当归、川芎、升麻。{此治气血两虚而脱肛者}当归六黄汤〔血汗〕治阴虚有火，盗汗发热。

{心之所藏于内者为血，发于外者为汗，汗乃心之液也，五脏六腑，表里之阳，皆心主之以行其变化，随其阳气所在之处而生津，亦随其火扰所在之处泄而为汗，是汗尽由心出也，醒而出汗曰自汗，属阳虚，睡而出汗曰盗汗，属阴虚，汗者心之阳，寢者肾之阴，阴虚睡熟，卫外之阳，乘虚陷入阴中，表液失其固卫，故濺濺然汗出，觉则阳气复而汗止矣，因热邪乘阴虚而出者，汗必热，因寒邪乘阳虚而出者。

汗必冷，有火者谓有面赤口乾唇燥便赤音重脉数诸证，凡伤风，伤湿，中暑，风温，柔痉，气虚，血虚，脾虚，胃热，亡阳，痰饮，惊怖，劳役，房室，痲疹，产蓐等证，皆能令人出汗，经又云饮食饱甚，汗出于胃，惊而夺精，汗出于心，持重远行，汗出于肾，疾走恐惧，汗出于肝，摇体劳苦，汗出于脾，凡头汗左颧属肝，右颧属肺，鼻属脾，颐属肾，额属心，津液自胃腑旁达于外，为手足，汗有胃热胃寒二证，自汗亦有属实者故，外感初证多自汗。}

当归、生地黄、熟地黄、黄芩、黄蘗、黄连〔等分〕、黄耆〔加倍〕此手足少阴药也，盗汗由于阴虚，当归二地所以滋阴，汗由火扰黄芩蘗连所以泻火，{湿无热不作汗，湿得热蒸则令人汗出。}汗由腠理不固，倍用黄耆，所以固表。

{李时珍曰，当归六黄汤，加麻黄根，治盗汗甚捷，盖其性能行周身肌表，引诸药至卫分而固腠理也，按此盗汗与伤寒盗汗不同，伤寒盗汗，邪在半表半里，故以和表为主，古法小柴胡加桂主之，此属阴虚，故以补阴为主，李士材曰，阴虚则元气有降而无升，而复用此苦寒肃杀之剂，得无犯虚虚之戒乎，惟火实气强者宜之，不然，苦寒损胃，祸弥深耳，准绳曰，阴虚阳必凑，故发热盗汗。

当归六黄汤，加地骨皮，阳虚阴必乘，故发厥自汗，黄耆建中汤，甚者加附子，或耆附汤，有湿热合邪汗出不休，以风药胜其湿，甘药泄其热，羌活胜湿汤，有痰证冷汗自出，宜理气降痰，痰去则汗自止，有用固涩药汗愈不收，止可理心血，汗乃心之液，心失所养，不能摄血，故溢而为汗，宜大补黄耆汤，加酸枣仁，有微热者，更加石斛，下灵砂丹，王海藏曰，晋郎中童子盗汗七年，诸药不效，予与凉膈散。

三黄丸，三日病已，盖肾主五液，化为五湿，肾水上行，乘心之虚，心火上炎而入肺，欺其不胜，皮毛是以而开，为汗出也，先以凉膈散泻胸中相火，次以三黄丸泻心火以助阴，则肾水还本脏，玄府闭而汗自止矣，玄府，汗孔也。} 附扑汗法，白朮、本、川芎〔各二钱半〕米粉〔两半〕为末，绢袋盛，周身扑之，治汗出不止，又方，龙骨、牡蛎、糯米等分，为末扑之。牡蛎散〔阳虚自汗〕治阳虚自汗。

牡蛎〔煨研〕、黄耆、麻黄根〔一钱〕、浮小麦〔百粒〕，煎服。此手太阴少阴药也，陈来章曰，汗为心之液，心有火则汗不止，牡蛎浮小麦之鹹凉，去烦热而止汗，阳为阴之卫，阳气虚则卫不固，黄耆麻黄根之甘温，走肌表而固卫。柏子仁丸〔阴虚盗汗〕治阴虚盗汗。柏子仁〔炒研去油二两〕、人参、白朮、半夏、五味子、牡蛎、麻黄根〔一两〕、麦麸〔五钱〕、枣肉丸，米饮下五十丸，日三服。

此手足太阴少阴药也，陈来章曰，心血虚则睡而汗出，柏子仁之甘辛平，养心宁神为君，牡蛎麦麸之鹹凉，静躁收脱为臣，五味酸敛濡收，半夏和胃燥湿为佐，〔湿能作汗〕麻黄根专走肌表，引人参白朮以固卫气为使。茯菟丹〔遗精白浊，局方〕治遗精白浊，及强中消渴。{心肾为水火之脏，法天施地生之道，心神伤则火动，火动不已，则肾水受伤，肾主藏精，所受五脏六腑输至之精，皆不得藏而时下矣，故为遗精梦泄。

戴氏曰，遗精有用心过度，心不摄肾，以致失精者，有因思色欲不遂，致精失位，输泄而出者，有色欲太过，滑泄不禁者，亦有年壮气盛，久无色欲，精满而泄者，赤浊属血，由心小肠属火也，白浊属气，由肺大肠属金也，又曰赤浊为心虚有热，因思虑而得，白浊由肾虚有寒，由嗜欲而得，渴证下消者名强中，肾水亏，心火亢也。}

菟丝子〔十两〕、五味子〔八两〕、石莲肉、白茯苓〔三两〕、山药〔六两〕，将菟丝子用酒浸，浸过酒煮山药糊为丸，漏精盐汤下，赤浊灯心汤下，白浊茯苓汤下，消渴米饮下。此手足少阴药也，菟丝子辛甘和平，强阴益阳，能治精寒遗泄，五味滋肾生津，石莲清心止浊，山药健脾利湿，皆涩精固气之品也，茯苓能通心气于肾，利小便而不走气，取其淡渗，于补正中能泄肾邪也。治浊固本丸〔赤白浊〕治胃中湿热，渗入膀胱，下浊不止。

{淋病在溺窍，属肝胆部，浊病在精窍，属肾膀胱部，或由湿热，或由虚寒，大抵热者多而寒者少，赤属血，白属气，或由败精瘀血壅塞窍道，痛涩异常，非是热淋，不可用淋药治。} 莲鬚、黄连〔炒二两〕、黄蘗、益智仁、砂仁、半夏〔薑制〕、茯苓〔一两〕、

猪苓〔二两〕、甘草〔炙三两〕此足少阴太阳太阴药也，精浊多由湿热与痰，黄连泻心火，黄蘗泻肾火，所以清热，二苓所以利湿，半夏所以除痰，湿热多由于郁滞，砂仁益智辛温利气，又能固肾强脾，既以散留滞

之气，且少济连藁之寒，甘草利中而补土，惟莲鬚之瀯，则所以固其脱也。

{朱丹溪曰，巢氏原候论曰，白浊者由伤肾，肾气虚冷故也，历代宗其说，不惟白浊之理不明，所治之法亦误，不想内经本无白浊之名，惟言阴在泉客胜，溲便变，少阳在泉客胜，则溲白，又言思想无穷，入房太甚，发为白淫，与脾移热于肾出白二者皆随溲而下，夫非白浊之源乎，原病式因举内经谓诸病水液浑浊，皆属于热，言天气热则水浑浊寒则清洁，可谓发圣人之旨，以正千载之误矣。}

予尝闻先生论赤白浊多因湿热下流膀胱而成，即灵枢所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是也，必先补中气使升举之，而后分其脏腑气血，赤白虚实以治，与夫其他邪热伤者，固在泻热补虚，设肾气虚甚，或火热亢极者，则不宜过用寒凉之剂，必以反佐治之，在权衡轻重已矣，叶氏曰，遗滑多作肾虚，补涩之而罔效，不知此因脾胃湿热所乘，饮酒厚味痰火之人，多有此疾，肾虽藏精，其精本于脾胃，饮食生化而输于肾，若脾胃受伤，湿热内郁，使中气淆而不清，则所谓皆气，邪火扰动，水不得而安静，故令遗滑也。}

水陆二仙丹〔滑浊〕治遗精白浊。{精与浊所出之窍不同，便浊即是膏淋，肝胆之火也，精浊乃精气滑出，不便亦然，此肾水不足，淫火薰蒸，故精离其位也。} 金樱膏〔取半黄者熬膏一斤，熟则全甘而失涩味〕、芡实〔一斤蒸熟为粉〕、和丸，盐酒下。此足少阴药也，金樱芡实，甘能益精，润能滋阴，瀯能止脱，一生于水，一生于山，故名水陆二仙丹。金锁固精丸〔滑精〕治精滑不禁。{精滑者，火炎上而水趋下，心肾不交也。}

沙苑蒺藜〔炒〕、芡实〔蒸〕、莲鬚〔二两〕、龙骨〔酥炙〕、牡蛎〔盐水煮一日一夜煨粉一两〕莲子粉糊为丸，盐汤下。此足少阴药也，蒺藜补肾益精，莲子交通心肾，牡蛎清热补水，芡实固肾补脾，合之莲鬚龙骨，皆瀯精秘气之品，以止滑脱也。

{治遗精大法有五，心神浮越者，辰砂磁石龙骨之类镇之，痰饮迷心者，猪苓丸之类导之，思想伤阴者，洁古珍珠粉丸黄蘗蛤粉等分滋阴降火，思想伤阳者，谦甫鹿茸苁蓉菟丝等补阳，阴阳俱虚者，丹溪作心虚治，用珍珠粉丸定志丸补之，附本事猪苓丸，猪苓末二两，先将一半炒半夏，令黄，取半夏为末，糊丸，更用猪苓末一半同炒，微裂，砂罐养之，申未间空心酒盐汤任下，释曰，半夏有利性，猪苓导水，盖肾闭导气使通之意也，定志丸见目门。}

人参樗皮散〔脏毒久痢〕

治脏毒挟热下血，久痢脓血不止。{挟热者，谓挟客热及饮酒煎炙之热也，久痢不止，气虚也。} 人参、樗根白皮〔东引者去粗皮醋炙〕等分为末，米饮或酒调下。此手足阳明药也，人参之甘以补其气，樗皮之苦以燥其湿，寒以解其热，瀯以收其脱，使虚者补而陷者升，亦劫剂也。{初起勿用。} 桑螵蛸散〔便数，寇氏〕治小便数而欠，{数便频也，欠便短也，溺虽出于膀胱，然泌别者，小肠也，小肠虚则便数，小肠热则便短。} 能安神魂，补心气，疗健忘。

人参、茯苓〔一用茯神〕、远志、石菖蒲〔盐炒〕、桑螵蛸〔盐水炒〕、龙骨〔煨〕、龟板〔酥炙，一方用鳖甲醋炙〕、当归，等分为末，临卧服二钱，人参汤下。此足少阴手足太阴药也，虚则便数，故以螵蛸龙骨固之，{螵蛸补肾，龙骨涩精。} 热则便欠，故以当归龟板滋之，人参补心气，菖蒲开心窍，茯苓能通心气于肾，远志能通肾气于心，并能清心解热，心者小肠之合也，心补则小肠不虚，心清则小肠不热矣。

杀虫之剂 {关尹子曰，人之一身，内包蛭蛔，外蒸虻蝨，万物有依人身以为生者，是吾身一小天地也，蛭蛔为人所当有之虫，倘寒侵火迫，则不安其位，亦能为病，若饮食不慎，气血虚衰，又能变生诸虫，不可名状，如发症瘴痲劳瘵传尸之类，至于杀身灭门，虫之为患，若斯其酷也，是以先贤以法杀之，苟人不能杀虫，则虫必且杀人矣。}

乌梅丸〔虻厥，仲景〕

治伤寒厥阴证，寒厥吐虻。{伤寒脏厥者死，脏厥者脉微而厥，至七八日，肤冷发躁，无暂安时也，虻厥者，虻上入膈则烦，须臾复止，得食则呕而又烦，虻闻食臭复出也，此为脏寒，当自吐虻，与乌梅丸温脏安虻。}亦治胃腑发欬，欬而呕，呕甚则长虫出，亦主久痢。乌梅〔三百个〕、细辛、桂枝、人参、附子〔炮〕、黄蘗〔六两〕、黄连〔一斤〕、乾薑〔十两〕、川椒〔去汗〕、当归〔四两〕、苦酒〔醋也〕、浸乌梅一宿，去核，蒸熟和药蜜丸。

此足阳明厥阴药也，虻得酸则伏，故以乌梅之酸伏之，虻得苦则安，故以连蘗之苦安之，虻因寒而动，故以桂附薑椒温其中脏而以细辛当归润其肾肝，人参用以助脾，乌梅兼以斂肺。{吐虻为胃寒之故，则成虻厥，宜理中汤，加炒川椒五粒，槟榔五分，吞乌梅丸，程郊倩曰，乌梅丸於辛酸入肝药中，微加苦寒，纳上逆之阳邪而顺之使下也，名曰安虻，实是安胃，故并主久痢。}

见阴阳不相顺接，而下利之证皆可以此方括之也，经曰，凡阴阳不相顺接，便为厥，方时行曰，经曰手之三阴，从腹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腹，是三阴三阳俱相接于手足者也，阳气内陷，不与阴气相顺接，故手足逆冷也。}

集效丸〔虫痛，三因〕

治虫啮腹痛，作止有时，或耕起来往。{腹痛有作止者，虫啮则痛，不啮则止也，气耕往来者，虫不安于胃也。}大黄〔炒两半〕、鹤蝨〔炒〕、槟榔、诃子皮、茺藁〔炒〕、木香、乾薑〔炒〕、附子〔七钱五分〕、蜜丸，食前乌梅汤下，妇人醋汤下。此手足阳明药也，虫喜温恶酸而畏苦，故用薑附之热以温之，乌梅诃皮之酸伏之，大黄槟榔茺藁鹤蝨之苦以杀之，木香辛温以顺其气也。

雄槟丸〔虫痛〕

治腹痛胃痛乾痛有时。{乾痛者，不吐不泻而但痛也，有时者，痰食而飢则痛，厚味而饱则否，此为虫也。}雄黄、槟榔、白矾，等分，饭丸，每五分，食远服。此手足阳明药也，雄黄之辛毒，槟榔之苦降，白矾之酸濇，皆杀虫之品也，故合用以治之。

化虫丸〔肠胃诸虫〕

治肠胃诸虫为患。{肠胃之中，无物不容，所以变生诸虫者，缘正气虚衰，或误食生虫之物，或湿热蒸郁而成，亦犹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义也。}鹤蝨、胡粉〔炒〕、苦楝根〔东引未出土者〕、槟榔〔一两〕、茺藁、使君子〔五钱〕、枯矾〔二钱五分〕为末，酒煮麵糊作丸，量人大小服之，一岁儿可五分。此手足阳明药也，数药皆杀虫之品也，单用尚可治之，类萃为丸，而虫焉有不死者乎。

{吴鹤皋曰，古方杀虫，如雷丸贯众乾漆蜡矾百部铅灰之类，皆其所当用者也，有加附子乾薑者，壮正气也，加苦参黄连者，虫得苦而伏也，加乌梅诃子者，虫得酸而软也，加藜芦瓜蒂者，欲其带虫吐出也，加茺花黑丑者，欲其带虫泻下也，用雄黄川楝蛇床樟脑水银槟榔者，治疮疥之虫也，用胡桐泪茺蓂子韭子蟾酥

者，治齧齿之虫也，用川槿皮海桐皮者，治风癬之虫也，用青箱子覆盆叶者，治九窍骚蚀之虫也，用败鼓心桃符板虎粪骨死人枕獭爪鹤骨者，驱劳瘵之虫也。}

使君子丸〔虫积〕

治虫胀腹痛，及食劳发黄，喜食茶米炭土等物。{饮食停滞，湿热蒸郁则生诸虫，至胀满嗜痛，或发黄身肿，喜食生米茶叶土炭者，虫之所嗜也。}使君子〔去壳二两〕、南星〔薑制〕、槟榔〔一两〕，右药合炒，如喜食生米，用麦芽一斤炒，喜食茶叶，用茶叶炒，喜食炭土，用炭土炒，取药为末蜜丸，每晨砂糖水下。此手足阳明药也，使君子之甘，南星之毒，槟榔之苦，皆能杀虫，炒以诸物，因其所嗜，引以砂糖，诱之以甘也。

獭肝丸〔传尸劳虫，肘后〕

治鬼疰传尸劳瘵。{此五疰之一，其证使人寒热，沉沉默默，不知所苦，而无处不恶，死后传人，乃至灭门。}獭肝〔一具，须从獭身取下，不尔多伪。〕阴乾为末，水服三钱，日三次。此三阴药也，吴鹤皋曰，獭肝治鬼疰，此何以故，凡物恶人而僻处，昼伏而夜出者，皆阴类也，故假之以治阴疾，独用其肝者，肝为厥阴，藏魂之脏也。{昂按物之恶人僻处，昼伏夜出者，狐鼠皆然，不独獭也，本草云诸肝皆有叶数，惟獭肝一月一叶，其间又有退叶，独异于他兽，此其所以能治鬼证也欤。}

消渴杀虫方〔消渴有虫，夷坚志〕

治消渴有虫。楝根、取新白皮一握，切焙，入麝香少许，煎，空心服，虽困顿，不妨取下虫三四条，类虬而色红其渴乃止。此阳明药也，消渴一证，有虫耗其精液而成者，盖饮醇食炙，积成胃热，湿热生虫，理固有之，临病宜谛审也。

白话译文

总论

人体之气（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动力）一旦耗散失固，便如决堤之水，难以自止。此时必须借助酸涩收敛之药，将外散之气重新归拢，方能止脱回阳。气脱的表现有：出汗亡阳、精关不固、久泻不止、小便失禁、久咳伤津；血脱的表现有：出血不止、崩漏暴下、各类大出血。古代“十剂”理论认为，“澹可去脱”，牡蛎、龙骨一类矿物药是代表。气脱须配伍补气药，血脱须配伍补血药，同时也要加补气药——因为气是血的统帅（“气者血之帅也”）。至于阳脱见幻象、阴脱目失明，则属神气脱散，单靠收涩药无济于事，须补阳助阴方可。

收澹之剂（代表方）

- **赤石脂禹余粮汤**：治伤寒误下后腹泻不止、病位在下焦（肠道）者。两药皆重坠收涩，能固下止脱；如仍不止，再利小便以分清浊，实大肠。- **桃花汤**：治少阴病腹痛、大便脓血、下焦虚寒不固。赤石脂重涩入下焦固脱，干姜温暖下焦补虚，粳米甘温润养肠胃。历代医家争议此方是寒证还是热证，汪昂（作者）认为此属“因虚见寒”而非大寒，故用甘辛温药镇固即可，无须峻热之品。- **诃子散**：治虚寒泄泻、完谷不化、脱肛。御米壳（罌粟壳）固肾涩肠，诃子收脱止泻，炮姜逐寒补阳，陈皮升阳调气；气脱（泄泻）与形脱

(脱肛)兼顾。-**真人养脏汤**:治久泻久痢、虚寒脱肛。以人参、白术、甘草补虚,肉桂、肉豆蔻祛寒,木香调气,当归和血,白芍收敛,诃子、罂粟壳涩以止脱。-**当归六黄汤**:治阴虚(体内阴液不足)有火、盗汗(入睡后出汗)发热。当归、生熟地黄滋阴,黄芩、黄柏、黄连泻火,重用黄芪固表止汗。-**牡蛎散**:治阳虚自汗(清醒时无故出汗)。牡蛎、浮小麦咸凉去烦热止汗;黄芪、麻黄根甘温走肌表固卫气(体表防御之气)。-**柏子仁丸**:治阴虚盗汗。柏子仁养心宁神为君,牡蛎、麦麸收脱为臣,五味子酸敛、半夏燥湿为佐,麻黄根引参术固卫为使。-**茯菟丹**:治遗精白浊、强中消渴。菟丝子强阴益阳,五味子滋肾生津,石莲肉清心止浊,山药健脾,茯苓通心肾、利小便而不耗气。-**治浊固本丸**:治胃中湿热下渗膀胱、白浊不止。黄连、黄柏清热,二苓利湿,半夏除痰,砂仁、益智仁固肾散滞,莲须收涩止脱。-**水陆二仙丹**:治遗精白浊。金樱子(生于山)、芡实(生于水),甘润滋阴,涩以止脱,水陆各一,故名"二仙"。-**金锁固精丸**:治精滑不禁(心肾不交、火炎水下)。沙苑蒺藜补肾,莲子交通心肾,牡蛎清热补水,芡实固肾,莲须、龙骨涩精秘气,合力止滑。-**人参樗皮散**:治脏毒挟热久痢脓血。人参甘补正气,樗根白皮苦燥湿、寒解热、涩收脱,为截断性方药,初起不可用。-**桑螵蛸散**:治小便频数而短。螵蛸、龙骨固涩止频,当归、龟板滋阴止短,人参补心气,菖蒲开心窍,茯苓通心于肾,远志通肾于心,心补则小肠不虚,心清则小肠不热。

杀虫之剂(代表方)

-**乌梅丸**:治厥阴蛔厥(肠道蛔虫上扰所致四肢厥冷、呕吐),亦治久痢。蛔虫得酸则伏,故重用乌梅;得苦则安,故用黄连、黄柏;因寒而动,故用桂、附、姜、椒温脏。名为安蛔,实为安胃调中,凡阴阳不相顺接之证皆可化裁用之。-**集效丸**:治虫痛时作时止。姜附温正气,乌梅诃皮酸伏虫,大黄、槟榔、芫荽、鹤虱苦杀虫,木香调气。-**雄槟丸**:治腹痛有时、不吐不泻。雄黄辛毒、槟榔苦降、白矾酸涩,三药合用杀虫。-**化虫丸**:治肠胃诸虫。鹤虱、胡粉、苦楝根、槟榔、芫荽、使君子、枯矾,多种杀虫药合用,力专效宏。-**使君子丸**:治虫积胀痛、食异物(生米、茶叶、炭土,皆虫所嗜)。使君子甘、南星毒、槟榔苦,以所嗜之物炒制,引虫就药。-**獭肝丸**:治鬼疰传尸劳瘵(类似古代的结核病等传染性消耗病)。獭性阴类,以阴治阴之病,肝为藏魂之脏,故独取其肝。-**消渴杀虫方**:治消渴病中有虫耗精液者。楝根皮加麝香,杀虫而止渴。提示消渴(类似今日糖尿病)并非只有阴虚一途,湿热生虫者亦有之,临证须细察。

关键词

现代启示

收涩之法的核心逻辑在于:**先止漏,再补虚**。无论是久泻导致电解质持续流失、盗汗造成睡眠中脱水,还是各类慢性失血,现代生理学同样强调:在积极补充的同时,必须先控制"出口",否则补多少漏多少。这与中医"濡可去脱"的思路高度一致。

收涩药中大量使用矿物药(赤石脂、龙骨、牡蛎)和植物鞣质(诃子、五倍子),现代研究已证实其确有收敛肠道黏膜、减少分泌的作用。乌梅丸治蛔厥的设计——酸(乌梅)伏虫、苦(连柏)安虫、温(姜附椒桂)温脏——则与现代驱虫药"改变肠道环境使寄生虫无法附着"的原理异曲同工。

（以上仅供文化学习与参考，不构成任何医疗建议，具体诊疗请遵医嘱。）

思考问题：现代人常见的"肠易激综合征"反复腹泻，从中医"下焦不固"的视角看，与书中哪几张方剂的适应症最为接近？其治疗逻辑对今天的临床管理有何借鉴？

医方集解：明目之剂

原文

医方集解：明目之剂

{目之在人，特五官之一耳，而古人立有专科，盖以余窍各主一脏，或兼二脏，目虽为肝窍，而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精之窠为眼，骨之精为瞳子，筋之精为黑眼，血之精为络，气之精为白眼，肉之精为约束，裹撷筋骨气血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此则眼具五脏六腑也，故其证多而方亦广，兹集限于篇章，故略录专治目疾者数方，以备采用，其疏风燥湿泻火养血之剂，可以通用者。

则散见于各门，目有五轮，白睛为气轮，属肺金，故独坚，青睛为风轮，属肝木，内包膏汁，涵养瞳神，目角大小眦为血轮，大眦属心君火，大眦赤者为实火，小眦属心包相火，小眦赤者为虚火，两脾为肉轮，属脾土，土藏万物，故包四轮，开动为阳，为应用，闭静为阴则睡矣，目中有神膏，此由胆中渗润精汁积而成者，能涵养瞳神，有神水先天真气所化，润泽之水也。

有神光原于命门，通于胆，发于心，是火之用也，有真血，肝中升运，滋目经络之血也，有真气，目之经络中往来生用之气，先天之元阳也，有真精，先后天元气所化精汁，起于胃，施于胆，而及瞳神也，目有坚壳数重，真血滋神水，神水包神膏，膏中一点青莹，乃胆肾所聚之精华，惟此一点鉴照万物，空阔无穷，为水轮，属肾水，人之邪正寿夭贵贱，皆可验目而得之，岂非人身之至宝乎。}

滋阴地黄丸〔滋阴升阳，一名熟地黄丸，东垣〕

治血弱气虚，不能养心，心火旺盛，肝木自实，瞳子散大，视物不清。{肝为心母，子能令母实，故心火旺则肝木自实，肝主风，心主火，瞳子散大，乃风火摇动之徵也，水不能制火，则清和之气乖乱，而精液随之走散矣，精液走则光华失，故视物不清也，纲目曰，心脉侠目系，肝脉连目系，手足少阳之脉络於目外小眦，风热从此道上攻头目，致偏头痛肿，瞳子散大，视物昏花，血虚阴弱故也，宜凉血养血，收火散火而除风热。}

熟地黄〔一两〕、生地黄〔一方两半一方七钱半〕、柴胡〔八钱〕、黄芩〔酒炒〕、当归〔酒洗五钱〕、天门冬、地骨皮、五味子、黄连〔酒炒三钱〕、人参、甘草〔炙〕枳壳〔麸炒二钱〕蜜丸，茶清下，日二服，忌食辛热之物助火，寒冷之物损胃，使药不上行。

此手足少阴足厥阴少阳药也，熟地当归养血，生地地骨凉血，黄芩泻肺火，黄连泻肝火，天冬清肺而滋肾，柴胡散肝而升阳，五味收耗而敛散，人参甘草以益气补中，枳壳以利气行滞也。{本草云，枳实枳壳，皆能明目，故目疾方多用之。}

加减驻景丸〔补肝肾，易简〕

治肝肾气虚，两目昏暗。{目为肝窍，瞳子神光属肾，故肝肾虚则目昏暗也。}枸杞子、五味子、车前子〔炒二两〕、楮实、川椒〔炒一两〕、熟地黄、当归〔五两〕、菟丝子〔八两酒浸〕、蜜丸，酒下，本方除

当归五味楮实川椒，名驻景丸，治同。

此足少阴厥阴药也，熟地枸杞补肝滋肾，菟丝楮实益精强阴，五味敛耗散而助金水，{五味子，酸鹹居多，能敛肺金，滋肾水，收瞳人散大。}当归和气血而益肝脾{肝藏血，脾统血，目得血而能视。}川椒补火以逐下焦虚寒，车前利水而泻肝肾邪热也。{车前子清肝明目，利小便而不走气，得此泻邪，则补药更为得力，张子和曰，目赤肿是厥阴肝经风热，利小便能去肝经风热。}

定志丸〔不能远视，局方〕

治目不能远视能近视者，{王海藏曰，目能近视，责其有水，不能远视，责其无火，法宜补心。}常服益心强志，能疗健忘。远志、菖蒲〔二两〕、人参、茯苓〔一两〕、蜜丸，硃砂为衣，张子和方无菖蒲，加茯神、柏子仁、酸枣仁亦名定志丸，酒糊丸，薑汤下，安魂定惊。此手少阴药也，人参补心气，菖蒲开心窍，茯苓能交心气于肾，远志能通肾气于心，硃砂色赤，清肝镇心，心属离火，火旺则光能及远也。

地芝丸〔不能近视，东垣〕

治目能远视不能近视，{王海藏曰，目能远视，责其有火，不能近视，责其无水，法当补肾。}生地黄〔焙〕、天冬〔四两〕、枳壳〔炒〕、甘菊花〔去蒂二两〕、蜜丸，茶清或酒下。{用茶者，欲火热之下降，用酒者，欲药力之上行。}此足少阴药也，生地凉血生血，天冬润肺滋肾，枳壳宽肠去滞，甘菊降火除风。

人参益胃汤〔内障〕

治劳役饮食不节，内障目病。{内障者，睛裹昏暗，与不病之眼无异，唯瞳人内有隐隐青白者，李东垣曰，五脏六腑之精气，皆禀受于脾胃，而上贯于目，脾者诸阴之首也，目者血气之宗也，故脾虚则五脏之精气皆失所司，不能归明于目矣，心者君火也，主神，宜静而安，相火代行其令，相火者，包络也，主百脉，皆荣于目，既劳役运动，势乃妄行，及因邪气所并，则损其血脉，故诸病生焉，医者不理脾胃及养血安神，治标不治本，不明至理也。}

黄耆、人参〔一两〕、甘草〔炙八钱〕、白芍药〔炒〕、黄蘗〔酒炒四次三钱〕、蔓荆子〔二钱〕，每四钱，日二服，本方加升麻葛根，名益气聪明汤。

{别见补门}此足太阴阳明药也，参耆甘草大补中气，以强脾胃，蔓荆升清阳而通九窍，白芍入厥阴而和荣血，{目得血而能视。}黄蘗除湿热而滋肾水，{肾水足则目明。}使精气足而清阳升，则脏腑和而障翳退矣。{萎全善曰，治目不明，气虚而未脱，可于参耆中微加连蘗，若气已脱，连蘗等凉药不可施矣。}

消风养血汤〔阳证赤肿〕

治目赤肿痛。{风热伤血则赤，风热作实则肿，风热攻注则痛，目外向面者为外眦，在内近鼻者为内眦，上为外眦，下为内眦，目痛赤脉从上下者，为太阳证，宜温之散之，从下走者，为阳明证，宜寒之下之，从外走内者，为少阳证，宜和解之。}荆芥、蔓荆子、菊花、白芷、麻黄、防风、桃仁〔去皮尖〕、红花〔酒炒〕、川芎〔五分〕、当归〔酒洗〕、白芍〔酒炒〕、草决明、石决明、甘草〔一钱〕

此足太阳厥阴药也，荆芥、防风、麻黄、白芷，甘菊、蔓荆、轻浮上升，并能消风散热，桃仁、红花、川芎、归、芍、辛散酸收，并能养血去瘀，两决明皆除肝经风热，专治目疾，瘀去血活则肿消，风散热除则痛

止，又目为肝窍，搜风养血，皆以和肝，加甘草者亦以缓肝而止痛也。{保命集云，目病在腑则为表，当除风散热，在脏则为里，当养血安神，暴发者为表易疗，久病者在里难治。}

洗肝散〔风毒赤肿，局方〕

治风毒上攻，暴作赤肿，目痛难开，隐澹眇泪。{凡目赤者，或六腑秘，脉实有力者，为有里证，宜微利之，泻青丸洗肝散之类是也，眇音鸱，眼脂。}薄荷、羌活、防风、当归、川芎、栀子、大黄、炙甘草，等分为末，每服二钱。{无里证者，除栀子大黄。}此足厥阴阳明药也，肝属木而主目，木喜条达，风热郁于内，故用薄荷羌防以升之散之，肝藏血，故用当归川芎以和之养之，大黄泻胃火而通燥结，栀子降心火而利小便，{二便利则热毒下降而赤肿消。}甘草缓肝气而和中州。

补肝散〔肝虚目痛，局方〕

治肝虚目痛，筋脉疼痛，冷泪不止，羞明怕日，及夜则痛甚，点苦寒之药反剧。{目白珠属阳，白珠痛者，则昼甚，黑珠属阴，黑珠痛者，则夜甚。}夏枯草〔五钱〕、香附〔一两〕，每服五钱，腊茶下，丹溪方，夏枯草、香附、各二两，加甘草五钱。此足厥阴药也，夏枯草遇夏至阴生则枯，盖禀纯阳之气，有补养厥阴血脉之功，夜痛及用苦寒药反甚者，夜与寒皆阴也，夏枯草能治之者，阳胜阴也，香附行气散肝，和中解郁，推陈致新，故用以为佐。

拨云退翳丸〔风热障翳，皇统间医官刘昌世传〕

治风热障翳{翳膜有气血虚实，或挟痰挟湿，阴虚火动，七情六淫，种种不同。}当归〔两半〕、川芎、地骨皮、白蒺藜、密蒙花、甘菊花、羌活、荆芥、木贼〔一两〕、天花粉、蔓荆子、薄荷、枳实、甘草〔炙五钱〕、川椒〔七钱五分〕、黄连、蛇蛻蝉蛻〔三钱〕、蜜丸，每两作十丸，每服一丸，日三，翳者米泔下，睛暗当归汤下，内障木香汤下。

此足太阳厥阴药也，羌活、荆芥、蔓荆、薄荷、以升阳散风，当归、川芎、以和肝养血，黄连、地骨、花粉、清火热，枳实破滞气，川椒温下焦，木贼、蛇蛻、蝉蛻、以退翳，密蒙、蒺藜、甘菊、目家专药，以润肝补肾，泻火清金，炙草补中以和诸药也。

石膏羌活散〔一切目疾，宣明〕

治久患双目不明，远年近日，内外气障风昏，拳毛倒睫，一切目疾。羌活、荆芥、白芷、畚本、细辛、川芎、苍朮、甘菊、密蒙花、菜子、麻子、木贼、黄芩、石膏、甘草，等分为末，每服一二钱，食后临卧蜜水调下，或茶清米泔亦得，此足太阳阳明厥阴药也，原文曰羌活治脑热头风，畚本治正偏头痛，白芷清头目，川芎疗头风，荆芥治目中生疮，密蒙治羞明怕日，苍朮明目暖水脏，木贼退障翳，麻子起拳毛，细辛菜子起倒睫，黄芩石膏洗心退热，甘菊降火除风，甘草调和诸药。

防风饮子〔倒睫拳毛〕

治倒睫拳毛。{倒睫拳毛，由目急皮缩之故也，盖伏热内攻，阴气外行，当去其内热并火邪，使眼皮缓则眼毛立出。}黄连〔炒〕、甘草〔炙〕、人参〔一钱〕、当归〔钱半〕、葛根、防风〔五分〕、细辛、蔓荆子〔三分〕、食后服，避风寒湿热。此足太阴阳明药也，参甘以补其气，归身以濡其血，黄连以清其火，防葛以散风热，细辛入少阴而润肾，蔓荆走头面而升阳。本方除人参、当归、黄连，加黄耆、名神效明目汤〔东垣〕治前证兼赤烂昏痛，冷泪多眇。又法摘去拳毛，以蝨血点数次即愈。

羊肝丸〔内障，类苑〕

治目疾内障。〔倪仲贤曰，经曰，心者五脏之专精，目者其窍也，又为肝窍，肾主骨，骨之精为神水，故肝木不平，内挟心火，为势妄行，火炎不制，神水受伤，上为内障，此五脏病也，诸脉皆属于目，相火者心包络也，主百脉，上荣于目，火盛则百脉沸腾，上为内障，此虚阳病也。

膀胱小肠三焦胆脉俱循于目，其精气亦上注为目之精，四腑一衰，则精气尽败，邪火乘之，上为内障，此六腑病也，神火黑眼，皆发于阴，白眼赤脉，皆发于阳，阴齐阳侷，故能为视，阴微不立，阳即盛淫，经曰，壮火食气，壮火散气，上为内障，此弱阴病也，四者皆为阴弱能配阳也。〕夜明砂〔淘净〕、蝉蜕、木贼〔去节〕、当归〔一两酒洗〕、羊肝〔四两煮或生用〕，以羊肝去筋膜，水煮捣烂和丸。此足厥阴药也。

蚊食血之虫，夜明砂皆蚊眼也，故能散目中恶血而明目，〔蝙蝠食蚊而眼不化，其矢为夜明砂。〕木贼轻扬而善磨木，故能平肝散热而去障，蝉性善蜕，故能退翳，当归能入厥阴养血而和肝，用羊肝者，羊性属火，取其气血之属，能补气血，引诸药入肝以成功也。

〔羊肝丸之方颇多，兹量录其一二。〕济生羊肝丸，黄连一两，羯羊肝一具，去筋膜，生用，捣烂和丸，本事方煮烂捣用，治肝经有热，目赤睛痛，及内障青盲。〔纲目云，但是目疾及障翳青盲皆治，忌猪肉冷水，娄全善曰，哉河间之言，目盲诚耳聋，鼻不闻臭，舌不知味，手足不能运用者，皆由玄府闭塞，而神气出入升降之道路不通利也，故先贤治目昏花，如羊肝丸，用羊肝引黄连等药入肝，解肝中诸郁，盖肝主目，肝郁解则目之玄府通利而明矣，黄连之类解热郁也。

椒目之类解湿郁也，茺蔚之类解气郁也，芎归之类解血郁也，木贼之类解积郁也，羌活之类解经郁也，磁石之类解头目郁，坠邪气使下降也，蔓菁下气通中，理亦同也，凡此诸剂，皆治气血郁结目昏之法，河间之言，信不诬矣，至于东垣丹溪，用参耆补气血，亦能明者，盖目主气血，盛则玄府得利出入升降而明，虚则玄府无以出入升降而昏，此则必用参耆甘等剂，助气血运行而明也，蔓菁子蒸为末，酒调服，或加入药中。〕

兔矢汤〔疮疹入眼〕

治疮疹入眼，及昏暗障翳。兔矢〔二钱〕，茶清调下，或吞服，须待疮疹瘥后服之。此足厥阴阳明药也，兔者明月之精，得金之气，其矢名明月砂，能解毒杀虫，故专能明目，又可兼治劳瘵也。二百味草花膏〔赤痛流泪，赵谦〕治目赤流泪，或痛或痒，昼不能视，夜恶灯光。

〔血热则目赤，肝热则多泪，热微则痒，热甚则痛，赤肿昏眊，故昼不能视，阳胜故夜恶火光。〕羯羊胆、蜂蜜，入蜜胆中，蒸熟候乾，细研为膏，每含少许，或点目中，又法，腊月入蜜胆中，纸笼套住，悬屋簷下，待霜出，扫取点眼。此足少阳厥阴药也，羊胆苦寒，益胆泻热，蜂蜜甘润，补中缓肝，曰二百味草花膏者，以羊食百草，蜂採百花也。

〔李时珍曰，肝开窍于目，胆汁减则目暗，目者肝之外候，胆之精华也，故诸胆皆治目疾，点服，说云病有内外，治各不同，内疾既发，非服不除，外疾既成，非点不退，内疾始盛，治流不如塞源，伐枝不如去根，不服药而除者，未之见也，外障既成，如物污须濯，镜垢须磨，不点而去者，未之有也，若内障不服而外点，反激其火，动其血气，无益反损，若外障已成，虽服药不发不长，而所结不除，当内外夹攻，方尽其妙。

点眼方〔阳证目疾，丹溪〕

治目中百病。〔属阳证者〕黄连、人乳，浸点或煎点，或加朴硝。此足厥阴药也，衍义曰，人心主血，肝藏血，目受血而能视，盖水入于经，其血乃成，又曰，上则为乳汁，下则为月水，故知乳汁即血也，用以点目，岂有不相宜者哉，昂按加黄连者，以清心肝之火也。

百点膏〔外翳，东垣〕

治翳遮瞳人，如云气障隔。黄连〔二钱以水一碗煎至半碗再入后药〕、当归、甘草〔六分〕、防风〔八分〕、蕤仁〔去皮尖研三分〕，同熬滴水不散，去渣，入蜜少许，再煎，少时要病人净心点之，至目微痛为度，一日五七点，使药力相续，故曰百点，临卧点尤妙。此足厥阴药也，黄连泻火，防风散风，甘草和中，当归养血，蕤仁消风散热，益水生光。

圆明膏〔内障生翳，东垣〕

治内障生翳，及瞳子散大，因劳心过度，饮食失节。柴胡、麻黄、黄连、生地〔五钱〕、归身〔三钱〕、甘草、诃子皮〔湿纸裹煨二钱〕，以水二碗，先煮麻黄至一碗，去沫，入后药，同熬至滴水不散，去渣，入蜜少许，再熬点之。此足少阳厥阴药也，柴胡麻黄解表散邪当归生地和肝养血，黄连清肝火，甘草和中州，瞳子散大，故加诃子以收之也。

飞丝芒尘入目方〔芒尘入目〕

陈墨、浓磨点之。

白话译文

眼睛虽仅为五官之一，古人却将眼科单独立科。这是因为其他窍口各主一脏或兼二脏，唯独眼睛虽归属肝的窍口，实际上五脏六腑的精气（各脏腑所化生的精微物质）都向上汇注于眼，共同维持视觉功能。具体而言：骨之精华为瞳子，筋之精华为黑睛，血之精华为眼中血络，气之精华为白睛，肌肉之精华为眼睑——它们包裹筋骨气血之精，与脉络相连成系，上通于脑，后出于项中。因此，眼睛实际上浓缩了五脏六腑的状态，病证繁多，方剂也相应广泛。

眼有“五轮”之说（以眼球各部位对应五脏）：白睛为气轮，属肺金，质地最坚；黑睛为风轮，属肝木，内含膏汁以涵养瞳神；目内眦（近鼻侧）与外眦（近耳侧）为血轮，分属心之君火与心包之相火；上下眼睑为肉轮，属脾土，脾藏万物故能包裹四轮。眼中还有神膏（由胆汁渗润凝聚而成）、神水（先天真气所化的润泽之液）、神光（源于命门，通于胆，发于心的视觉功能）、真血（肝中升运滋养眼络之血）、真气（眼络中运行的先天元阳之气）与真精（先后天元气化生，起于胃、施于胆而达瞳神的精汁）。瞳神中一点青莹，乃胆肾精华所聚，能鉴照万物、空阔无穷，为水轮，属肾水。人之正邪寿夭，皆可验目而知，实为人身至宝。

本章所录方剂按病因病机可分为数类：

一、**滋阴补虚类**——滋阴地黄丸治血虚气弱、心火旺盛导致瞳子散大、视物不清，以熟地当归养血，生地地骨凉血，黄芩泻肺火，黄连泻肝火，天冬滋肾，柴胡升阳，五味收敛，参草益气。加减驻景丸治肝肾气

虚、两目昏暗，以熟地枸杞补肝滋肾，菟丝楮实益精，五味敛散，当归和血，川椒温下焦，车前泻肝肾邪热。

二、补心补肾治远近视类——定志丸治能近视不能远视（近视），王海藏认为“有水无火”，当补心，以人参补心气，菖蒲开心窍，茯苓交心气于肾，远志通肾气于心，朱砂镇心，心火旺则光能及远。地芝丸治能远视不能近视（老花），王海藏认为“有火无水”，当补肾，以生地凉血生血，天冬滋肾，枳壳去滞，甘菊除风降火。

三、健脾益气治内障类——人参益胃汤治劳役饮食不节所致内障（睛内昏暗，外观无异，唯瞳内隐现青白），李东垣指出五脏精气皆禀受于脾胃而上贯于目，脾虚则精气失司不能归明于目，以参芪甘草大补中气，蔓荆升清阳通九窍，白芍和荣血，黄柏滋肾水。

四、疏风养血治外障赤肿类——消风养血汤治风热所致目赤肿痛，以荆芥防风麻黄白芷菊花蔓荆消风散热，桃仁红花川芎归芍养血去瘀，两决明除肝经风热。洗肝散治风毒暴作赤肿、目痛难开，以薄荷羌防升散风热，归芍养血和肝，大黄泻胃火通燥结，栀子降心火利小便。

五、补肝虚治目痛类——补肝散治肝虚目痛、冷泪不止、羞明怕日、夜间痛甚且苦寒药反加剧者。夏枯草禀纯阳之气，能补养厥阴血脉、以阳胜阴；香附行气散肝、解郁和中。

六、退翳明目类——拨云退翳丸治风热障翳（眼前遮蔽物），以羌活荆芥蔓荆薄荷升阳散风，归芍和肝养血，黄连地骨花粉清火，枳实破滞，川椒温下焦，木贼蛇蜕蝉蜕退翳，密蒙蒺藜甘菊为目家专药。石膏羌活散治久患双目不明、内外障翳、拳毛倒睫等一切目疾，诸药各有专攻。

七、治倒睫拳毛类——防风饮子治倒睫拳毛（睫毛内翻刺眼），由伏热内攻、眼皮缩紧所致，以参甘补气、归身养血、黄连清火、防葛散风热、细辛润肾、蔓荆升阳，去其内热使眼皮舒缓则睫毛自正。

八、治内障专方类——羊肝丸治内障，以夜明砂（蝙蝠粪，皆蚊眼不化而成）散目中恶血而明目，木贼平肝散热去障，蝉蜕退翳，当归养血和肝，羊肝补气血、引诸药入肝。倪仲贤指出内障成因有四：五脏病（肝木不平挟心火伤神水）、虚阳病（相火盛百脉沸腾）、六腑病（膀胱小肠三焦胆一衰则邪火乘之）、弱阴病（壮火食气散气），皆因阴弱不能配阳。娄全善引河间之论：目昏花皆因玄府（腠理气机出入之通道）闭塞，各类方剂实为解除六种郁结——热郁、湿郁、气郁、血郁、积郁、经郁，使玄府通利而目明。参芪补气亦能明目者，气血盛则玄府得利、出入升降而明。

九、治疮疹入眼及外用方类——兔矢汤治疮疹后遗目疾，兔为明月之精，其粪名明月砂，能解毒明目。二百味草花膏以羊胆苦寒泻热、蜂蜜甘润缓肝，治目赤流泪、昼不能视、夜恶灯光，方名取“羊食百草、蜂采百花”之意。

十、外用点眼方类——点眼方以黄连浸人乳点目，治阳证目疾，人乳即血所化，用以点目最宜，加黄连清心肝之火。百点膏治翳遮瞳仁，以黄连泻火、防风散风、甘草和中、当归养血、蕤仁消风散热益水生光，一日点五七次使药力相续。圆明膏治内障生翳及瞳子散大，以柴胡麻黄解表散邪，归地和肝养血，黄连清火，诃子收敛散大之瞳子。

古人还特别指出内外障治法不同：“内疾既发，非服不除；外障既成，非点不退。”内障须服药从根治本，外障须外点以磨除遮蔽，若内外兼有则当内外夹攻，方尽其妙。

末附飞丝芒尘入目方：以陈墨浓磨点之，取墨之凉润以化解异物。

关键词

现代启示

本章最深刻的洞见在于：眼睛不是一个孤立器官，而是全身健康状态的“微缩投影”。五轮学说将眼球不同区域映射到不同脏腑，这种“局部反映整体”的思维，与现代医学发现高度呼应——眼底检查确实能早期发现糖尿病、高血压、动脉硬化甚至脑部肿瘤等全身性疾病，虹膜学（Iridology）虽仍有争议，但眼科作为全身疾病窗口已是现代共识。

从营养学角度看，本章反复强调的“肝血养目”“肾精明目”，对应的正是现代研究中维生素A（肝脏富含）对视网膜感光细胞的关键作用，以及叶黄素、玉米黄质对黄斑区的保护功能。方剂中大量使用的枸杞、菊花、决明子等，现代药理学已证实含有丰富的类胡萝卜素和抗氧化成分。

河间学派“玄府闭塞”致目昏的理论尤为精妙——气血运行通畅则目明，郁滞则目暗。这与现代眼科重视眼部微循环（如视网膜中央动脉、睫状体血供）的思路一脉相通。方剂分类中“内障服药治本、外障点药治标、内外夹攻”的原则，也暗合了现代眼科“全身用药与局部用药联合”的治疗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对近视与远视的病机分析：“能近视不能远视”责之“有水无火”、当补心；“能远视不能近视”责之“有火无水”、当补肾——虽然与现代屈光学的解释不同，但这种将视觉功能与脏腑阴阳平衡联系起来的整体观念，提示我们：长期用眼疲劳或视力退化，或许不该只盯着眼睛本身，而应关注整体的气血状态、睡眠质量与情志调节。

（以上内容仅供中医文化学习参考，不构成医疗建议。眼部疾病请及时就医，遵从专业眼科医师指导。）

当我们每天盯着屏幕十几个小时、靠眼药水缓解干涩时，是否想过：古人“目为五脏六腑之精气所注”的整体观，是否在提醒我们——护眼的本质，其实是在养护整个身体？

医方集解：痈疡之剂

原文

医方集解：痈疡之剂

朱丹溪曰，痈疽皆因阴阳相滞而生，盖气阳也，血阴也，血行脉中，气行脉外，相并周流，寒与湿搏之，则凝滞而行迟为不及，热与火搏之，则沸腾而行速为太过，气得邪而郁，津液稠粘，为痰为饮，积久渗入脉中，血为之浊，此阴滞于阳也，血得邪而郁，隧道阻滞，或滞或结，积久渗出脉外，气为之乱，此阳滞于阴也，百病皆由于此，不止痈疽而已也，内经曰，荣气不从，逆于肉理，乃生痈肿，又曰，诸痛痒疮，皆属心火，外科方证，至为繁多，兹取可通用者，量录数方，以备缓急，其余各证，各有专方，不能多录，若夫泻热解毒，活血托里之剂，多散见于诸门，惟在用者之圆神而已。}

真人活命饮〔消痈散毒〕

各一切痈疽肿毒初起未消者。金银花〔三钱〕、陈皮〔去白〕、当归〔酒洗钱半〕、防风〔七分〕、白芷、甘草节、贝母、天花粉、乳香〔一钱〕、

没药〔二味另研候药熟下〕、皂角刺〔五分〕、穿山甲〔三大片剉蛤粉炒去粉用〕，用好酒煎，毒在上饱服，在下飢服，喜饮者多饮酒以行药势，忌酸物铁器。〔酸性收敛，凡药多忌铁。〕此足阳明厥阴药也，金银花散热解毒，痈疽圣药，故以为君，花粉清痰降火，白芷除湿祛风，并能排脓消肿，当归和阴而活血，陈皮燥湿而行气，防风泻肺疏肝，贝母利痰散结，甘草化毒和中，故以为臣，乳香调气，托里护心，〔能使毒气外出，不致内攻。〕没药散瘀消肿定痛，故以为佐，穿山甲善走能散，皂角刺辛散剽锐，皆厥阴阳明正药，能贯穿经络，直达病所，而溃壅破坚，故以为使，加酒者，欲其通行周身，使无邪不散也。〔此药当服于未溃之先，未成者散，已成者溃，若已溃后不可服。〕

金银花酒〔痈疽初起〕

治一切痈疽恶疮，不问发在何处，或肺痈肠痈，初起便服奇效。〔痈疽之生，始于喜怒忧乐之不时，饮食居处之不节，或金石草药之发动，寒暑燥湿之不调，致阴阳不平，而蕴结荣卫，凝滯而腐溃，轻者起于六腑，浮达而为痈，重者发于五脏，沉滯而为疽，浅者为疔，实者为痈，深则为疽矣，发于外者，为背疽脑疽眉鬃等疽，发于内者，为肝痈肺痈肠脐等痈，外证易识，内证难明，太阳经虚从背而出，少阳经虚从鬃而出，阳明经虚从髭而出，督脉经虚从脑而出。〕

金银花〔五两乾者亦可不及生者力速〕、甘草〔一两〕，水二碗，煎一碗，再入酒一碗，略煎，分三服，一日一夜服尽，重者日二剂，服至大小肠通利，则药力到，外以生者捣烂，酒调敷毒四围。此足太阴阳明药也，金银花寒能清热解毒，甘能养血补虚，为痈疮圣药，甘草亦扶胃解毒之上剂也。

本方用金银花〔二两〕甘草〔一两〕加黄耆〔四两〕酒一升，重汤煮服，名回毒金银花汤，治痛疡色变紫黑者。附忍冬膏〔金银花一名忍冬藤〕四月採鲜花，捣汁熬膏，茶酒任点服，养阴退阳，补虚疗风，尤宜于火

热炽盛之人，永无疔疽之患，窖酒亦佳，花叶同功，而花香尤胜。

蜡矾丸〔托里护心，李迅〕

治一切疮痍恶毒，先服此丸，护膜托里，使毒不攻心，或为毒虫蛇犬所伤，并宜服之。黄蜡〔二两〕、白矾〔一两〕先将蜡溶化，候少冷入矾和匀，为丸，每服十丸，二十丸，渐加至百丸，则有力，疮愈后服之亦佳，加雄黄为雄矾丸，治蛊毒蛇犬虫咬毒。此手少阴药也，心为君主，不易受邪，凡患痈疽及蛇犬所伤，毒上攻心，则命立倾矣，黄蜡甘温，白矾酸涩，并能固膜护心，解毒定痛，托里排脓，使毒气不致内攻，故为患诸证者所必用也。

托里散〔托里内消〕

治一切恶疮，发背疔疽便毒，始发脉弦洪实数，肿甚欲作脓者。〔脉弦洪实数，乃实热坚满之证，故宜下之。〕金银花、当归〔一两〕、大黄、朴硝、花粉、连翘、牡蛎、皂角刺〔三钱〕、黄芩、赤芍〔一钱〕，每五钱半酒半水煎。此足阳明厥阴药也，金银花清热解毒疮痍主药，当归赤芍调荣血，大黄芒硝荡胃热，黄芩清肺火，牡蛎软坚痰，连翘花粉散结排脓，角刺锋锐直达病所而溃散之也。

〔李东垣曰，疮疡及诸病，面赤，虽伏火热，禁不得攻里，为阳气拂郁，邪气在经，宜发表以去之，故曰火郁则发之，虽大便数日不见，宜多攻其表，以发散阳气，少加润燥药以润之，如见风脉风证，只见风脉风证，只宜发表风药，便可以通利大便，若止乾燥秘澹，尤宜润之，慎不可下，九窍不利，疮疡郁冒，皆不可下，汗之则愈，纲目曰，大便秘实，不知其气不降也，便以为实而行大黄，些少寒热，不知其血气不和也，便以为有外感而行表散，如此害人甚速。〕

救苦胜灵丹方〔少阳阳明经毒，一名救苦化坚汤，东垣〕治瘰疬马刀挟瘦，从耳下或耳后下颈至肩，或入缺盆中，乃手足少阳经分，其瘰疬在颈下或至颊车，乃足阳明经分受心脾之邪而作也，今将三证合而治之。

〔一切杂病，皆有六经所见之证，外科亦然。〕 黄耆〔护皮毛实元气活血生血疮家圣药〕、连翘〔能散诸经血凝气聚十二经疮药中不可无也〕、漏芦、升麻〔各一钱〕、葛根〔五分，此三味足阳明本经药也〕、丹皮〔去肠胃中留滞宿血〕、当归、生地、熟地〔此三味和血凉血生血〕、白芍药〔各三分，酸寒能补中益肺治腹痛必用之，夏月倍之，冬寒则不可用〕、防风、羌活、独活〔一钱，此三味必关手足太阳证，脊痛项强腰似折顶似拔角者之，防风辛温，若疮在膈已上虽无太阳证亦当用之，为能散上部风邪去病人拘急也〕、柴胡〔八分，功同连翘，如疮不在少阳经去之〕、鼠粘子〔解毒，无肿不用〕、人参〔各三分，补肺气，如气短不调反喘者加之〕、甘草〔炙五分，能调中和诸药泻火益胃气，亦去疮邪〕、

肉桂〔二分，能散结积阴证，疮疡当少用之，此寒因热用之意，又为阴寒覆盖其疮，用大辛热以消浮冻之气，烦躁者去之〕、黄连〔以治烦闷〕、黄蘗〔炒各三分，如有热或腿脚无力加之，如烦躁欲去衣者肾中伏火也，更宜加之，无此不用〕、昆布〔二分鹹能软坚，疮坚硬者宜用〕、三稜〔煨二分〕、莪苳〔煨三分此二味疮坚甚者用之，不坚不用〕、

益智〔二分，唾多者胃不和也，病人吐沫吐食胃寒者加之〕、麦芽〔一钱，治腹中缩急兼消食补胃〕、神麴〔炒能化食〕、厚朴〔一钱二分，腹胀加之否则勿用〕，蒸饼为丸。每服三钱，如气不顺，加陈皮木香，大便不通，加酒制大黄，血燥加桃仁大黄，风燥加麻仁、大黄、秦艽、皂角子。〔煨用〕此足阳明手足少阳药

也，解照东垣註各药下，东垣立此法，以听用者之进退，倘能随证加减，实能统治诸疡，亦嘉惠后人无穷之心也。

散肿溃坚汤〔消坚散肿，东垣〕

治同前证。黄芩〔八钱半酒炒半生用〕、知母、黄蘗〔酒炒〕、龙胆草〔酒炒〕、花粉〔酒洗〕、桔梗、昆布〔五钱〕、柴胡〔四钱〕、升麻、连翘、甘草〔炙〕、三稜〔酒洗〕、广苳〔酒洗炒三钱〕、葛根、归尾〔酒洗〕、芍药〔二钱〕、黄连〔一钱〕，每服六七钱，先浸半日，煎，食后热服，服后仰卧，取药在上膈，另将半料蜜丸，留药汤吞之，量虚实服。

此手足少阳足阳明药也，柴胡、连翘、清热散结，升麻、葛根、解毒升阳，花粉、桔梗、清肺排脓，归尾、芍药、润肝活血，甘草和中化毒，昆布散痰溃坚，三稜、莪苳、破血行气，{三稜破血中之气，莪苳破气中之血。}黄芩、蘗、连、龙胆、知母、大泻三焦之火，而桔梗又能载诸药而上行也。

飞龙夺命丹〔以毒攻毒〕

治一切疔肿痈疽，恶疮初发，或发而黑陷，毒气内攻者。天南星、雄黄、巴豆〔去油一钱〕、黄丹、乳香、煨砂、信石〔五分〕、斑蝥〔十六个去头足炒〕、麝香〔少许〕为末，蟾酥和为丸，如麦米大，每服十丸，或十四五丸，量人虚实，好酒送下，疮在上者，食后服，疮在下者，食前服，忌油腻鱼肉荤辛之物。

此十二经通行之药也，毒气内攻，疮疡黑陷，非平剂所能胜，南星、雄黄、黄丹、味辛性燥，能杀毒破痰，巴豆、煨砂、大毒大热，能祛寒化积，斑蝥、蟾酥、辛寒至毒，能拔疔肿，下恶物，{斑蝥能泻毒，从小便出，巴豆能泻毒，从大便出。}信石燥烈劫痰，麝香香窜通窍，乳香能使毒气外出，不致内攻，引之以酒，使行经络，无毒不泻也，此乃厉剂，所谓药不瞑眩，厥疾不瘳，此类是也。

{玉机微义曰，此方世俗多用之，然香窜燥毒之剂，盖无经不至者，备汗吐下三法，病因食一切禽兽毒发及疮，脉沉细紧数，毒蕴在里，并湿毒，用之神效，若大热大渴，毒气燃发，脉浮洪在表，及膏粱积热之人，不宜轻用，世人多不分此，又有以半夏代雄黄者，殊不知雄黄治诸疮，及百节中大风中恶者之意也。}

雄黄解毒丸〔缠喉风痹，丹溪〕

治缠喉急痹。{咽在后主食，喉在前主气，十二经中，唯足太阳主表，别下项，余经皆内循咽喉，尽得以病之，而缠在君相二火，喉主天气，属肺金，变动为燥，燥则濇而闭，咽主地气，属脾土，变动为湿，湿则肿而胀，皆火郁上焦，致痰涎气血结聚于咽喉，肿达于外，麻痒且痛，为缠喉风，肿于两旁为喉痺。}雄黄〔一两〕、郁金〔二钱〕、巴豆〔十四粒去皮油〕，醋糊为丸，每服五分，津嚥下。

{或用巴豆油蘸纸捻上燃火，吹息，带烟刺入喉中，出紫血恶涎，即宽，此以热攻热，热则流通之义也。}

此手足少阴少阳药也，吴鹤皋曰，缠喉急痹，缓治则死，雄黄能破结气，郁金能散恶血，巴豆能下稠涎，丹溪生平不用厉剂，此盖不得已而用者乎。{单蛾双蛾，木舌子舌，胀缠喉风，走马喉风，病同于火，故不分也，惟缠喉走马，杀人最速，张子和曰，治喉痺用针出血，最为上策，内经，火郁发之，发谓发汗，出血者乃发汗之一端也。}

皂角丸〔金匱〕

治肺痈欬逆上气，时时唾浊，但坐不眠。{肺者，五脏之华盖也，处于胸中，主气候在皮毛，劳伤血气，腠理虚而风邪乘之，内感于肺，汗出恶风，欬嗽短气，鼻塞项强，胸膈胀满，久久不瘥，则成肺痿，风伤皮

毛，热伤血脉，风热相搏，气血稽留，蕴结于肺，则成肺痈，多唾涎沫而无脓者，肺痿也，口乾喘满，咽燥而渴，甚则四肢微肿，咳吐脓血，胸中隐痛者，肺痈也，痿为正气虚，痈为邪气实。} 阜角〔刮去皮弦酥炙〕，为末，蜜丸，以枣膏和汤服三丸。

此手太阴药也，喻嘉言曰，火热之毒，结聚于肺，表之里之，温之清之，曾不少应，坚而不可攻者，令服此丸，庶几无坚不入，聿成洗荡之功，不可以药之微贱而少之也。千金方用桂枝汤，去芍药，加阜角名桂枝去芍药加阜角汤，治肺痿吐沫，本方加蛤粉等分为末，名阜蛤丸，治妇人风邪客于乳房，而成乳痈，每服二钱，酒下。{此药能导其汗，散其风邪，汗出而病自愈矣。}

托里十补散〔解表托里，局方，即外科精要十宣散〕

治痈疮初发，或已发，邪高痛下，疮盛形羸，脉无力者。{若痈疽不因膏粱丹毒火热，胃虚劳气郁者，止宣补形气，调经脉，自当消散，不待汗之下之也。} 黄耆、人参、当归、川芎、桂心、白芷、防风、厚朴、桔梗、甘草〔一钱〕每服二钱，加至六钱，热酒调下，本方加芍药、连翘、木香、乳香、没药、亦名托里散，治发背疔疮。此手足太阴足厥阴阳明药也，参耆补气，芎归活血，甘草解毒，桂枝白芷桔梗排脓，厚朴泻实满，防风散风邪，为表里气血之药，共成助阳内托之功也。

{朱丹溪曰，若冬月肿疡，用之可转重就轻，若溃瘍夏月用之，以桂朴之温散，佐以防风白芷，吾恐虽有参耆，难为倚仗，世人不分冬夏，无论经络，不能无误也，机要曰，治疮须用托里，疏通脏腑，调和荣卫，三法，内之外者，其脉沉实，发热烦躁，外无焮赤，痛深于内，其邪深矣，当疏通脏腑，以绝其源，外之内者，其脉浮数，焮肿在外，形证外显，恐邪气极而内行，当先托里，内外之中者，外无焮恶之气，内亦脏腑宣通，知其在经，当和荣卫，用此三者，虽未即瘥，必无变证。}

托里黄耆汤〔溃后补虚，总录〕

治诸疮溃后，脓多内虚。{溃后脓血出多，阴阳两竭，宜大补气血。} 黄耆、人参、当归、桂心、茯苓、远志、麦冬、五味子〔炒〕，等分，每服五钱，食远服，此手足太阴足阳明药也，人参黄耆，补气固卫，当归桂心，活血生肌，茯苓渗湿健脾，麦冬清热补肺，远志辛散，专理痈疽，{散郁补精，长肌肉，助筋骨。} 五味酸温，善收肿大，丹溪曰，疽痈溃后，补气血，理脾胃，实为切要，否则数月半年之后，虚证仍见，转成他病也。

托里温中汤〔疮疡内陷，孙彦和〕

治疮疡为寒，变而内陷，脓出清稀，皮肤凉，心下痞满，肠鸣切痛，大便微溏，食则呕逆，气短呃逆，不得安卧，时发昏愤。{此孙彦和治王伯禄臂疡方也，六脉沉微，色变肤凉，加以呃逆，胃中虚寒极矣，遂于盛夏，用此大辛热之剂，盖舍时从证之变法也。}

附子〔炮四钱〕、乾薑〔炮〕、羌活〔三钱〕、木香〔钱半〕、茴香、丁香、沉香、益智仁、陈皮、甘草〔炙一钱〕，加生薑五片煎。此足阳明三阴药也，卫生宝鑑曰，经曰寒淫于内，治以辛热，佐以苦温，附子、乾薑、大辛热温中，外发阳气，自里之表，为君，羌活味苦辛温，透关节，炙甘草温补脾胃，行经络，通血脉，胃寒则呕吐呃逆，不下食，益智、沉香、丁香大辛热以散寒邪，为佐，疮气内攻，聚而为满，木香、茴香、陈皮、辛苦温、治痞散满，为使。

止痛当归汤〔止痛，总录〕治脑疽背疽，穿溃疼痛。当归、生地黄、芍药、黄耆、人参、甘草〔炙〕、官桂〔各一两〕此足阳明厥阴药也，当归、生地、活血凉血，人参、黄耆、益气补中，官桂解毒化脓，〔毒化成脓，则痛渐止。〕芍药和脾，酸以敛之，甘草扶胃，甘以缓之，则痛自减矣。

〔齐德之曰，世人皆谓乳没珍贵之药，可住疼痛，不知因病制宜，殊非一端，热痛凉之，寒痛温之，风痛除其风湿痛导其湿，燥痛润之，塞痛通之，虚痛补之，实痛泻之，脓郁而闭者开之，恶肉败溃者引之，阴阳不和者调之，经络闭涩者利之，不可执一而无权也。〕

生肌散〔敛疮长肉〕

敛疮长肉。〔疮初起者禁之。〕寒水石〔朮〕、滑石〔二两〕、龙骨、海螵蛸〔一两〕、密陀僧、枯矾、定粉〔即铅粉〕、乾胭脂〔五钱〕，共为细末，掺疮口上。此阳明药也，〔阳明主肌肉。〕疮口不敛，盖因脓水散溢而溃烂也，石膏〔亦名寒水石，李时珍曰唐宋诸方寒水石即石膏〕滑石解肌热，龙骨、枯矾、善收滴，胭脂活血解毒，螵蛸、陀僧、定粉、收湿燥脓，故能敛疮而生肉也。

又方槟榔枯矾〔各一两〕陀僧、黄丹、血竭、〔各一钱〕轻粉〔五分〕亦名生肌散，张子和方，黄连〔三钱〕、密陀僧〔五钱〕、胭脂、菔豆粉〔各二钱〕、雄黄、轻粉〔各一钱〕，亦名生肌散，治同。

灸法 治一切痈疽恶疮。凡人初觉发背，欲结未结，赤肿焮痛，以湿纸覆其上，先乾处即痛头也，取独头大蒜切片，安于头上，用艾灸之，三壮换一蒜片，痛者灸至不痛，不痛者灸至痛时方住，最要早觉早灸为上，若有十数头者，即用蒜研作饼，铺头上，聚艾于头上烧之，若初发赤肿，一片中间，有黄粟米头子，便用独蒜片安于头上，着艾灸十四壮，或四十九壮使毒气外出则易愈。

〔李迅曰，痈疽用灸，胜于用药，三壮一易，百壮为率，但头顶以上，切不可用，恐引气上，更生大祸也，史源曰，有灸至八百壮者，约艾二筛，初坏肉不痛，直灸至好肉方痛，至夜火焮满高阜头孔百数，则毒外出，否则内通五脏而危矣，纲目曰，精要谓头上发毒，不得灸，此言过矣，头为诸阳所聚，艾炷宜小，壮数宜少，小者如椒粒，少者三五壮而已，按东垣灸元好问脑疽，以大艾炷如两核许者，灸至百壮，始觉痛而痊，由是推之，则头上发毒，灸之痛者，艾炷宜小，壮数宜少，若不痛者，艾炷大，壮数多，亦无妨也。〕

芙蓉外敷法

一切痈疽肿毒，用芙蓉花或叶或根皮捣烂，或乾研末，蜜调涂四围，中间留头，乾则频换，初起者即觉清凉，痛止肿消，已成者即脓出，已溃者则易敛，疡医秘之名为清凉膏，清露散，铁箍散，皆此物也，或加赤小豆末，或苍耳烧存性为末加入亦妙。〔芙蓉辛平，性滑涎粘，清肺凉血，散热止痛，消肿排脓。〕

白话译文

朱丹溪认为，痈疽（皮肤及深部组织化脓性感染的总称）的根本病机，在于气（阳性的功能活动）与血（阴性的物质基础）相互阻滞。寒湿侵袭则气血凝滞迟缓，热火煎灼则气血沸腾失控。气受邪郁，津液（体内正常水液）变稠成痰，渗入脉中使血液混浊，此为“阴滞于阳”；血受邪郁，脉道瘀阻，气机随之紊乱，此为“阳滞于阴”。《内经》指出，营气（循行于脉中、营养全身的精微之气）逆乱于肌肉腠理，便生痛肿；诸般疼痛、瘙痒、疮疡，皆与心火相关。

外科方证繁多，本章择其通用者录方如下：痈肿初起未溃，以"真人活命饮"消散解毒，金银花为君，配穿山甲、皂角刺通络溃坚，乳香、没药活血定痛；单味金银花煎酒，亦可奏效。"蜡矾丸"以黄蜡、白矾固护内膜，防毒邪攻心，为患疮必备。实热壅盛、脉数有力者用"托里散"荡热破坚；毒气内攻、疮色黑陷之危症，则以"飞龙夺命丹"以毒攻毒，属峻厉之剂，当慎用。喉部急闭用"雄黄解毒丸"开结下涎。溃后气血大亏者，以"托里黄耆汤"补气生肌；寒邪内陷、脓液清稀者，则以"托里温中汤"温阳回逆。外治方面，蒜灸法借艾火拔毒外出，芙蓉花叶捣敷可清热消肿，初起消散、已溃助敛，均为简便实用之法。

关键词

痈疽： 皮肉间化脓性病总称，痈浅属腑、红肿热痛，疽深属脏、坚硬漫肿。

托里： 扶助正气、促使毒邪外透而不内陷的治法，是外科溃脓期核心治则。

阴滞于阳： 痰浊渗入血脉，使血液混浊运行不畅，为气郁化痰后的进一步病变。

以毒攻毒： 以雄黄、巴豆、斑蝥等剧毒药物，强行驱逐深重毒邪的应急治法。

消、托、补： 外科三大阶段治法，初起消散、成脓期托毒外出、溃后补益气血。

现代启示

本章体系呈现了古人对化脓性感染的系统管理思路，其逻辑与现代外科惊人地暗合：初期"消"对应现代的抗炎干预，中期"托"类似促进脓肿局限化与引流，后期"补"则对应溃后营养支持与组织修复。金银花的清热解毒功效已获现代药理学验证，其所含绿原酸等成分确有抗菌、抗炎活性。"蜡矾丸护膜防毒攻心"的概念，虽表述为传统脏腑语言，实则指向防止局部感染扩散为败血症这一临床核心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飞龙夺命丹含砒石、斑蝥等剧毒药物，古人已明确标注"厉剂"且须辨证使用，体现出相当的风险意识。

（以上内容仅供文化学习，不构成任何医疗建议。）

****思考：**** 古代外科在没有显微镜、不知细菌为何物的前提下，仅凭观察就归纳出"消、托、补"三期管理原则——这种以现象推规律的思维方式，和现代循证医学的本质区别究竟在哪里？

医方集解：经产之剂

原文

医方集解：经产之剂

{妇人之病，与男子同，惟行经妊娠则之不可以例治，故取胎产经带数方，以备采用，诸方可男女可通用者，兹不重出。} 表实六合汤〔妊娠伤寒，海藏〕治妊娠伤寒，头痛身热，无汗脉紧，太阳经病。四物汤〔四两每味一两〕、麻黄、细辛〔五钱〕此足太阳药也，凡妇人伤寒六经治例皆同，有怀妊者则以安胎为主，药中有犯胎者，则不可用也。

海藏皆以四物为君，养血安胎，余同伤寒例分证而治，麻黄、细辛、发汗解表，故加用之，治表实无汗者，四物四两，加桂枝地骨皮各七钱，名表虚六合汤，治妊娠伤寒，表虚自汗，身热恶寒，头痛项强，脉浮而弱，{地骨皮凉血，故能退热止汗。} 四物四两，加防风苍朮各七钱，名风湿六合汤，治妊娠伤寒，中风湿气，肢节烦痛，头痛，身热，脉浮，四物四两，加升麻连翘各七钱，名升麻六合汤，治妊娠伤寒，下后过经不愈，湿毒发斑如锦纹者，四物四两，加柴胡黄芩各七钱，名柴胡六合汤。

治妊娠伤寒，胸膈满痛而脉弦，少阳经证，四物四两，加大黄五钱，桃仁十枚，麸炒，名大黄六合汤，治妊娠伤寒，大便秘，小便赤，气满而脉沉数，太阳阳明本病也，急下之{大黄桃仁，妊娠所忌，然伤寒间有用之者，谓药病相当也，经曰，妇人重身，毒之如何，岐伯曰，有故无殒亦无殒也，此之谓欤。} 四物四两，加人参五味各五钱，名人参六合汤，治妊娠伤寒，汗下后欬嗽不止，四物四两，加厚朴枳实麸炒各五钱，名朴实六合汤，治妊娠伤寒后，虚痞胀满，阳明本虚者，{本胃腑也。}

四物四两，加栀子黄芩各五钱，名栀子六合汤，治妊娠伤寒汗下后，不得眠，四物四两加石膏知母各五钱，名石膏六合汤，治妊娠伤寒，大渴而烦，脉长而大，四物四两，加茯苓泽泻各五钱，名茯苓六合汤，治妊娠伤寒，小便不利，太阳本病，{本膀胱腑也。}

四物四两，加阿胶艾叶各五钱，名胶艾四物汤，{一方加甘草，一方加甘草黄耆乾薑。} 治妊娠伤寒汗下后，血漏不止，损动胎气者，四物四两，加附子肉桂各五钱，名附子六合汤，治妊娠伤寒，四肢拘急，身凉微汗，腹中痛，脉沉迟者，少阴病也。{桂附亦辛热动胎之药，间有不得已而用方者。}

四物四两，加生地大黄〔酒浸〕，各五钱，名四物大黄汤，治妊娠伤寒畜血证。{歌曰，妇人妊娠若畜血，抵当桃仁莫妄施，要救母子俱无损，大黄四物对分之，抵当汤，桃仁承气汤，皆治畜血，吴绶曰，产后伤寒，不可轻易发汗，盖有产时伤力发热，有去血过多发热，有恶露不尽发热，有三日乳蒸发热，或早起劳动，饮食停滞，亦皆发热，状类伤寒，要须详辨，大抵产后大血空虚，若汗之则变筋惕肉瞤，或昏迷不醒，或搐搦不定，或大便闭塞，其害非轻，凡有发热，且与四物汤，芎归为君，最多，白芍须炒过。

酒蒸熟地黄佐之，加软苗柴胡，乾薑，人参，主之，最效，盖乾薑辛热，能引血药入血分，气药入气分，且能去恶生新，有阳生阴长之道，以热治热，深合内经之旨，如恶露不尽者，益母丸，黑神丸，必兼用之，胃

虚食少者，加白朮，茯苓，有痰呕逆者，加陈皮，半夏，其余六经，治例皆同，必以四物为主，乃养血务本之要也，刘河间曰，大抵产病天行从增损柴胡，杂证从增损四物，宜详察脉证而用之。}

胶艾汤〔半产漏下，金匱〕治妇人漏下，或半产后下血不绝，或妊娠下血，腹痛为胞阻，{漏下者，怀妊而经来，以阳不足，调之激经，半产者，四五月而坠胎，坠胎必伤其血海，血因续下不绝也。}亦治损伤冲任，月水过多，淋漓不断，。{此即崩证}阿胶、芎藭、甘草〔二两〕、艾叶、当归〔三两〕、芍药〔四两〕、乾地黄〔原方未註分两〕、水五升，酒三升，煮取三升，内阿胶烱化，服，一方加乾薑三两。

{胡氏治胎动无乾薑。}严氏治胎动经漏，腰痛腹满，抢心短气，加黄耆，千金翼治从高坠下，损伤五脏吐血及金疮经肉绝者，加乾薑。此足太阴厥阴药也，四物以养其血，阿胶以益其阴，艾叶以补其阳，和以甘草行以酒势，使血能循经养胎，则无漏下之患矣。又方阿胶一斤，蛤粉炒艾叶数茎，亦名胶艾汤，{良方}治胎动不安，腰腹疼痛，或胎上抢心，去血腹痛，指迷方加秦艽。

{妇人受胎一月，形如露珠，乃太极动而生阳，天一生水，谓之胚，足厥阴脉主之，经水即闭，饮食稍异，二月如桃花瓣，乃太极静而生阴，地二生火，谓之倩，足少阳脉所主，若吐逆思食，名曰恶阻，有孕明矣，或偏嗜一物，乃一脏之虚，如爱酸物，乃肝经只能养胎而虚也，三月如清鼻涕，先成鼻与雌雄二器，乃分男女，手厥阴相火所主，胎最易动，四月始受水精以成血脉，形像具，手足顺成。

手少阳脉所主，五月始受火精，筋骨四肢已成，毛发始生，足太阴脉所生，六月始受金精以成筋，口目皆成，足阳明脉所主，七月始受木精以成骨，游其魂能动左手，手太阴脉所主，八月始受土精以成皮肤，九窍皆成，游其魄能动右手，手阳明脉所主，九月始受石精，百节毕备，三转其身，足少阴脉所主，十月神气备足，乃生，足太阳脉所主，惟手少阴太阳无所主者，君主之官，无为而已，堕胎须防三五七月，宜服清热凉血安胎之药。}

媧藤汤〔痲瘖胎动，良方〕

治痲瘖胎动不安。{痲瘖手足抽掣也，热为阳，风主动，肝风相火为病也。}媧藤、当归、茯神、人参〔一钱〕、桔梗〔钱半〕、桑寄生〔五分〕、风热加黄芩、梔子、柴胡、白朮，风痰加半夏、南星、竹沥，风胜加全蠍、殭蚕。此足厥阴药也，媧藤之甘寒以除心热而散肝风，柴胡桔梗之辛凉，黄芩梔子之苦寒，以平少阳厥阴之风热，风热去则痲瘖止矣，人参茯神以益气而宁神，当归寄生以养血而安胎也。

羚羊角散〔子篋，本事方〕

治妊娠中风，涎潮忽仆，目弔口噤，角弓反张，名子篋。{阴主静，阳主动，风阳邪也，诸风眩掉，皆属肝木，故有搐搦眩冒反张之证。}羚羊角〔屑一钱〕、独活、防风、芎藭、当归、枣仁〔炒〕、茯神、杏仁、薏仁〔五分〕、木香、甘草〔二分半〕，加薑煎，一方有五加皮。

此足厥阴药也，羚羊之辛凉以平肝火，防风独活之辛温以散肝邪，茯神酸枣以宁神，当归川芎以活血，杏仁木香以利气，薏仁甘草以调脾也。{扶土所以抑木，故薏仁亦治筋急拘挛之证。}

紫苏饮〔子悬，严氏〕

治胎气不和，凑上胸腹，腹满头痛，心腹腰箫痛，名子悬。{由下焦气实，相火旺盛，举胎而上，上逼心胸也。}苏叶〔一钱〕、当归〔七分〕、芎藭、芍药、人参、陈皮、大腹皮〔五分〕、甘草〔二分〕，加薑煎，空心服，心腹痛者，加木香延胡索。此手足太阴厥阴药也，陈来章曰，芎归芍药以和其血，苏橘大腹以

顺其气，气顺血和则胎安矣，既利其气，复以人参甘草养其气者，顺则顺其邪逆之气，养则养其冲和之气也。

天仙藤散〔子气，陈景初〕

治子气。〔妇人冲任，素受血风，因妊娠而足肿喘闷妨食，甚则脚指出黄水，病名子气，非水也。〕天仙藤〔即青木香藤微炒〕、香附〔炒〕、乌药、陈皮、甘草〔炙〕等分，加紫苏三叶，木瓜生薑各三片，空心煎服，或为末盐汤调下，日三服。此手足太阴药也，天仙藤之苦温疏气活血，能解血中之风气，香附乌药陈皮之辛温以行郁气，紫苏生薑之辛温以疏表气，甘草之甘缓以和正气，少加木瓜以除湿热，利筋骨，调荣卫也。

白朮散〔子肿，全生〕

治子肿，面目肢体虚浮如水状。〔胎中挟湿，水与血搏，湿气流溢，故令面目肢体浮肿，亦名胎水，原因烦渴引饮过多，或泄泻损伤脾胃，脾虚不能治水，五六个月多有之。〕白朮〔一钱〕、薑皮、陈皮、茯苓皮、大腹皮〔五分〕，为末，米饭下，指迷方有桑白皮无白朮，〔此即五皮饮〕丹溪除薑皮腹皮，加川芎木通，补中导水行气。〔此证有服鲤鱼汤鲤鱼粥者。〕此足太阳太阴药也，水病常令上下分消，薑皮橘皮辛而能散，使水从毛窍出，腹皮苓皮淡而能泄，使水从溺窍出，水盛由於土衰，故用白朮之甘温以扶脾土而隄防之，不致泛滥也。

竹叶汤〔子烦〕

治娠心惊胆怯，终日烦闷，名子烦。〔受孕四五月，相火用事，或盛夏君火大行，俱能乘肺以致烦躁，胎动不安，亦有停痰积饮，滞於胸膈，以致烦躁者。〕麦冬〔钱半〕、茯苓、黄芩〔一钱〕、人参〔五分〕、淡竹叶〔十片〕，一方茯苓为君，无人参，有防风，一方无人参，有防风知母，如有痰者，加竹沥。此手太阴少阴药也，竹叶清烦，黄芩消热，麦冬凉肺，〔心火乘肺故烦出於肺。〕茯苓宁心，人参补虚，¹娠心烦，固多虚也。〔如相火盛者，单知母丸，君火盛者，单黄连丸，心神不安者，硃砂安神丸，切不可作虚烦，用梔豉等药治之。〕

紫菀汤〔子嗽，良方〕

治子嗽。紫菀、天冬〔一钱〕、桔梗〔五分〕、甘草〔炙〕、桑白皮、杏仁〔三分〕、竹茹〔二分〕，入蜜温服。此手太阴药也，子嗽由於火邪，当以清火润肺为务，桔梗桑皮之凉以泻之，天冬竹茹之寒以清之，紫菀炙草之温，杏仁白蜜之泽以润之也。

安荣散〔子淋，本事方〕

治子淋心烦闷乱。〔子淋膀胱小肠虚热也，虚则不能制水，热则不能通利，故淋，心与小肠相表里，故烦闷，亦有因房劳内伤，胞门冲任虚者，宜八珍汤，或肾气丸。〕人参、细辛〔一两〕、当归、甘草、灯草〔五钱〕、木通、滑石、麦冬〔三钱〕，为末，每二钱，麦冬汤调下。此手太阴足太阳少阴药也。

陈来章曰，虚热宜补，故用人参甘草之甘，淋闷宜通，故用木通灯草之渗，滑石之滑，肺燥则天气不降，而麦冬能清之，肾燥则地气不升，而细辛能润之，〔经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上下交，阴阳和，而后便得通也。〕血燥则沟渎不濡，而当归能滋之也。

参朮饮〔转胞，丹溪〕

治娠转胞。{转胞者，胎逼及胞压在一边，胞系转戾，脐下急痛，溲数或闭也，因气血虚弱，痰饮壅滞以致之。} 当归、熟地黄、芎藭、芍药、人参、白朮、陈皮〔留白〕、半夏、甘草〔炙〕，加薑煎，空心服。

{此即八珍汤而去茯苓加陈皮半夏以除痰也。} 此足太阴厥阴药也，脾虚补以四君，血虚补以四物，痰饮消以二陈，使气得升举而胞自通也。

{丹溪曰，转胞之病，妇之禀受弱者，忧闷多者，性躁急者，食味厚者多有之，古方用滑利药鲜效，因思胞不自转，为胎所压，胎若举起，胞系自疏，水道自通矣，近吴宅宠人患此，脉似瀯重则弦，予曰，此得之忧患，瀯为血少气多，弦为有饮，血少则胎弱不能举，气多有饮，中焦不清而隘，则胎知所避而就下，乃以上药与服，随以指探喉中，吐出药汁，候气定，又与之，八贴而安，此恐偶中，后治数人皆效。

仲景云，妇人本肥盛，今反羸瘦，胞系了戾，但利小便则愈，宜服肾气丸，以中有茯苓故也，地黄为君，功在补胞，昂按治下部不通，每用吐法。}

又法将孕妇倒竖胎转而小便自通矣。附丹溪参朮膏，人参〔二钱五分〕、白朮〔二钱〕、黄耆〔钱半〕、茯苓、陈皮、桃仁〔各一钱〕、炙甘草〔五分〕，用猪羊胞煮汤入药煎服，治产后胞损成淋沥证。{丹溪曰，受生不谨，以致损胞而得淋沥，有徐氏妇，壮年患此，因患肌肉破伤在外者，且可补完，胞虽在内，恐亦有治，诊其脉虚甚，因悟曰难产之人，多是气虚，难产之后，血气甚虚，因用峻补，以参朮膏煎以猪羊胞，极飢时与之，每剂二两，一月而安，盖令血气骤长，其胞可完，若稍迟缓，恐难成功。}

黑神散〔行血下胎，局方〕

治产后恶露不尽，攻冲作痛，及胞衣不下，胎死腹中。{由血滞不行也。} 熟地黄、归尾、赤芍、蒲黄〔炒〕、桂心、乾薑〔炒〕、甘草〔四两〕、黑豆〔炒去皮半升〕，每服二钱，酒童便各半煎，便产须知有生地黄此足太阴厥阴药也，前证皆因血瘀不行，熟地归芍之润以濡血，蒲黄黑豆之滑以行血，{昂按行血则蒲黄当生用。}

桂心乾薑之热以破血，{乾薑辛热，能去恶生新，故产后发热必用之。} 用甘草者，缓其正气，用童便者，散其瘀逆，加酒者引入血分以助药力也，{产后恶露不行，坐蓐劳伤者，以前四味，悉能治之，若挟宿冷气滞血凝，胞衣不下，则宜全用快行之也，纲目曰，寒多及秋冬宜之，若性急形瘦有火，及夏月当审用，此丹溪之论。} 古黑神散，百草霜、白芷等分，每二钱煎，入童便，醋少许，和服，治横生逆产，及胎前产后，虚损崩漏等证。

失笑散〔血痛，局方〕

治恶露不行，心包络痛，或死血腹痛。{恶血阻而不行，上冲於包络，下阻於腹中，皆闷而作痛。} 蒲黄、五灵脂，等分为末，煎膏醋调服。此手足厥阴药也，生蒲黄性滑而行血，五灵脂气臊而散血，{气臊入肝} 皆能入厥阴而活血止痛，故治血痛如神。本方各一两，加木通赤芍各五钱，每四钱入盐少许，服，名通灵散，治九种心痛。

清魂散〔产后昏晕，严氏〕

治产后恶露已尽，忽昏晕不知人。{产后气血虚弱，又感风邪也。} 泽兰叶、人参〔三分〕、川芎〔五分〕、荆芥〔一钱〕、甘草〔炙三分〕为末，温酒调下，更宜烧漆器，焯醋炭於床前，使闻其气。此足厥阴

药也，气血虚弱，故以芎藭泽兰养其血，人参甘草补其气，外感风邪，故以荆芥疏其风，风邪去，气血生，则神清矣，肝藏魂故曰清魂。{荆芥最散血中之风，故以为君。}

返魂丹〔调经利产，即益母草膏丸，产宝〕

治月经不调，赤白带下，胎前产后一切诸病。五月五日，六月六日，或小暑日，益母草花正开时，连根采收阴乾，用花叶及子，石臼捣末，蜜丸，或捣汁於砂锅内，文武火熬成膏服，忌铁，如胎动腹痛，下血不止，当归汤下，横生逆产，胎衣不下，炒盐汤下，产后血晕，口渴狂言，产后中风，失音口噤，及血结奔痛，时发寒热，面赤心烦，或鼻衄舌黑口乾，并童便和酒下，产后喘嗽。

恶心吐酸，箭痛无力，酒下，产后泻血，枣汤下，产后痢疾，米汤下，产后崩漏，糯米汤下，产后带下，胶艾汤下，产后二便不通，烦躁口苦，薄荷汤下，凡产后以童便化下一丸，能安魂魄，调经络，破血痛，经不调者服之则调，久无子者服之则孕此手足厥阴药也，益母草功擅消水行血，去瘀生新，利大小便，故为经产良药，而又能消疗肿，散乳痈也。{益母草，一名茺蔚，李时珍曰，益母草根茎花叶实皆可用，若治血分风热，明目调经，用子为良，若胎产疮肿，消水行血，则可并用，盖根茎花叶专於行，子则行中有补也。}

当归羊肉汤〔蓐劳〕

治产后发热自汗，肢体疼痛，名曰蓐劳。黄耆〔一两〕、人参、当归〔七钱〕、生薑〔五钱〕用羊肉一斤，煮汁去肉，入前药煎服，如恶露不尽，加桂，{辛热行血}恶露下，外加川芎，有寒加吴茱萸，有热加生地汁，有气加细辛。此手足太阴厥阴药也，参耆补气而固卫，当归养血而调荣，生薑辛温，引气药入气分而生新血，羊肉甘热，用气血之属以补虚劳，热退而汗收矣。

本方除人参黄耆，用羊肉〔一斤〕薑〔五两〕归〔三两〕当归生薑羊肉汤，〔金匱〕治产后腹中悲痛，及寒疝腹痛，虚劳不足。{悲音鳩，又音绞，急痛也。} 当归散〔养血安胎，金匱〕妇人妊娠，宜常服之。

{妇人血少有热，胎动不安，及数半产难产者，并宜服之，胎无疾苦，临盆易产，产后百病悉皆主之。}

当归、芎藭、芍药、黄芩〔一斤〕白朮〔半斤〕为末，酒调服，日二。此足太阴厥阴冲任药也，冲任血盛，则能养胎而胎安，芎归芍药，能养血而益冲任，又怀妊宜清热凉血，血不妄行则胎安，黄芩养阴退阳，能除胃热，白朮补脾燥湿，亦除胃热，{胎气系於脾，脾虚则蒂无所附，故易落。}脾胃健则能运化精微，取汁为血以养胎，自无恶阻呕逆之患矣，故丹溪以黄芩白朮为安胎圣药也。

易简方，加山茱萸，治经三四月不行，或一月再蛭。{数月不行者，血少也，滋之以芎归芍药，补之以白朮山茱萸，一月再至者，脾虚有热也，白朮能补脾，黄芩能凉血，山茱萸能固经。}

启宫丸〔体肥不孕〕

治子宫脂满，不能孕育。{妇人肥盛不孕者，以子宫脂满壅塞，故不能受胎也。}芎藭、白朮、半夏麴、香附〔一两〕、茯苓、神麴〔五钱〕、橘红、甘草〔一钱〕、粥丸。此足太阴厥阴药也，橘半白朮，燥湿以除其痰，香附神麴，理气以消其滞，川芎散郁以活其血，则壅者通，塞者启矣，茯苓甘草，亦以去湿和中，助其生气也。{肥而不孕，多由痰盛，故以二陈为君，而加气血药也。}

达生散〔易产，亦名束胎散，丹溪〕

妇人妊娠八九月，服数十剂，易生有力。{诗云，诞弥厥月，先生如达，达小羊也，其生甚易，产难多因气血虚弱，荣卫滞涩，服此则易生如达矣。}当归〔酒洗〕、芍药〔酒炒〕、人参、白朮〔土炒〕、陈皮、紫

苏〔一钱〕、甘草〔炙二钱〕、大腹皮〔三钱〕入青葱五叶，黄杨脑子七箇煎，〔黄杨木主产难。〕或加枳壳砂仁，或春加川芎，夏加黄芩，冬如本方，或有别证，以意消息。此足太阴厥阴药也，当归芍药以益其血，人参白朮以益其气，腹皮陈皮紫苏葱叶以疏其壅，气血不虚不滞，则临产自无留难之患矣。

〔朱丹溪曰，产难往往见於郁闷安乐之人，富贵奉养之室，若贫贱者鲜有之，古方有瘦胎饮，为湖阳公主而作，恐非至当之言，予族妹苦於难产，遇胎则触而去之，予其悯焉，视其形肥而勤於女工，知其气血久坐不运，儿因母气虚亦不能自运耳，当补母气，则儿健易产，令其有孕，五六月以大全良方，紫苏饮，加补气药与之，数十贴，得男甚快，因以其方随母之性禀与时令加减，服无不应，因名曰达生散云。〕

昔湖阳公主难产，方士进瘦胎饮，用枳壳四两炒，甘草二两炙，五月后日服一钱，洁古改以枳朮，名束胎丸，寇宗奭明其不然，盖孕妇全赖血气以养胎，血气充实，胎乃易生，彼公主奉养太过，气实有余，故可服之，若一概滥施，误之甚矣，按瘦胎饮又名枳壳散，治胎肥难产，临月服之，张氏加香附行气宽膈，薑汤下，许学士云，大率妊娠惟在抑阳助阴，其方甚多，亦恶群队，枳壳散所以抑阳，四物汤所以养阴，然枳壳散差寒，宜以内补丸佐之，即当归一两，地黄二两为丸也。〕

猪蹄汤〔通乳，灵苑〕治乳少。猪蹄〔一只〕、通草〔即木通一两〕，煮食。此足阳明药也，猪蹄鹹能润下，通草淡能通窍。广济方用猪蹄四只，煮汁，加土瓜根，漏芦，木通，各三两〔土瓜漏芦并通经下乳。〕，着少米葱豉，煮稀粥食，治同，或以猪蹄汤调益元散服，以木梳梳乳房，乳汁自下。〔又穿山甲，王不留行，皆通乳之药，俗曰，穿山甲，王不留，妇人服之乳长流。〕

人参荆芥散〔血风劳，妇宝〕

治血风劳。〔血风劳者，血脉空疏，感受风邪，寒热盗汗，展转不已，乃成劳也。〕人参、白朮、熟地黄、酸枣仁〔炒〕、羚羊角、枳壳、柴胡、荆芥〔五分〕、防风、甘草、芎藭、当归、桂心〔三分〕，加薑煎。

此足太阴厥阴手少阴药也，陈来章曰，血中之风，荆芥防风散之，木盛生风，羚羊柴胡平之，阴虚发热，地黄甲滋之，血气痛滞，月水不调，芎藭当归桂心枳壳调之，烦怠食少，盗汗心忡，人参白朮炙草枣仁补而收之。

柏子仁丸〔血少经闭，良方〕

治经行复止，血少神衰。〔女子善怀，每多忧思，忧多则伤心，心伤则不能生血而血少，血少则肝无所藏，而冲任之脉枯，故经闭不行也，经曰，月事不来者，胞脉闭也，胞脉者属心而络於胞中，今气上逼肺，心气不得下降，故月事不来也。〕柏子仁〔去油〕、牛膝〔酒浸〕、卷柏〔五钱〕、泽兰、续断〔二两〕、熟地黄〔一两〕、蜜丸，米饮下。此手足少阴厥阴药也，柏子仁安神而养心，地黄、续断、牛膝、补肝肾而益冲任，卷柏、泽兰、活血脉而通经闭。

〔卷柏生用破血，炙用止血，李梴曰，妇人以血为主，天真气降，血脉流行，一月一见，其来有常，故曰月经，或外被风寒燥湿暑热，或内伤生冷，或七情郁结，为痰为瘀，凝滞於内，曰血滞，或用力太过，入房太甚，或服食燥热，以致火动，邪气盛而津液衰，曰血枯，若经后被惊，血气错乱而妄行，逆上则出於口鼻，水血相搏，则为水肿，怒极伤肝，则有眩暈呕血癰疔疮等病，湿热相搏，则为崩带，凝结於内，则为症瘕，变证百出，不出血滞与血枯而已。〕

血滞经闭宜破者，原因饮食热毒，或暴怒凝瘀积痰，直须大黄乾漆之类，推陈致新，俾旧血消而新血生矣，若气旺血枯，起於劳役忧思，却宜温补，或兼痰水湿热，尤宜清之凉之，每以肉桂为佐者，热则血行也，但不可纯用峻药，以亏一，至於耗气益血之说，虽女科要法，但气为血配，气热则热，气寒则寒，气升则升，气降则降，气行则行，气滞则滞，如果郁火气盛於血者，方可用单香附散，抑气散，加木香，槟榔，枳壳，行气开郁，若气乱则调，气冷则温，气虚则补，男女一般，阳生则阴自长，气耗则血亦涸，岂可专耗其气哉。}

芎归六君子汤〔痰阻经迟〕

治经水后期，其来濇少，形体肥盛。{体肥而经水后期濇少者，气虚而痰滞於经络也。} 当归、芎藭、人参、白朮、茯苓、甘草、橘红、半夏，加薑煎。此足太阴厥阴药也，二陈治其痰滞，参朮补其气虚，〔气行则痰行〕芎归活其经血。

连附四物汤〔热郁经迟，丹溪〕

治经水过期，紫黑成块。{紫血热也，黑热甚也，过期而成块，气滞也，或风冷乘之也，若淡白者，虚也，或挟痰停水以混之也，如烟尘豆汁屋漏水混漏水混浊模糊者，湿痰也。} 四物汤〔见血门〕加香附黄连。此手少阴手足厥阴药也，四物以益阴养血，加黄连以清血热，香附以行气郁。四物加芩朮汤，{亦名温六合汤。} 治经水过多。

{黄芩抑阳，白朮补脾，脾能统血。} 四物加芩黄汤，治经水适断，五心烦热，经来色黑，或如豆汁，{或如豆汁，热兼湿也，芩连苦燥湿而寒胜热。} 四物加梔连为热六合汤，加薑附为寒六合汤，加陈朴为气六合汤，加羌芫为风六合汤，皆妇病与经产通用之药也。

固经丸〔血热崩漏，良方〕

治经行不止，及崩中漏下，紫黑或块。{冲任为经脉之海，若无损伤，则阴阳和平，血气调适矣，其劳动过度，损伤脏腑，冲任之气虚，不能约束经血，故经多漏下，或由阴虚阳搏，为热所乘，致伤冲任，血得热则妄行也，脉数疾小为顺，大者为逆，紫黑成块者，热甚而反兼水化，非寒也，玉机微义曰，血得寒则凝，既行而紫黑，故知非寒也。}

龟板〔炙四两〕、芍药〔酒炒〕、黄蘗〔酒炒三两〕、黄芩〔炒二两〕、香附〔童便酒炒〕、樗皮〔炒两半〕，酒丸。此足少阴厥阴药也，经多不止者，阴虚不足以制包络之火，故越其常度也，崩中漏下者，虚而挟热也，紫黑成块者，火极似水也，黄芩清上焦之火，黄蘗泻下焦之火，龟板芍药滋阴而养血，皆壮水以制阳光也，香附辛以散郁，樗皮濇以止脱。

升阳举经汤〔劳伤崩漏，东垣〕

治崩漏，身热自汗，短气，倦怠懒食。{此由劳伤所致。} 补中益气汤〔见气门〕、加白芍、黑梔子、薑三片，枣二枚煎。此足太阴阳明药也，补中汤以益气升阳，退热收汗，加芍药以和血敛阴，黑梔以清热止血，又东垣兰室秘藏，升阳举经汤，

黄耆、当归、白朮、〔各三钱〕羌活、防风、畚本、〔各二钱〕独活、附子、〔炮〕甘草、〔炙各钱半〕人参、熟地、川芎、〔各一钱〕细辛、〔六分〕桃仁、〔十个去皮尖研〕红花、肉桂、〔盛夏勿用〕芍药〔各五分〕，每服三钱，渐加至五钱，治经水不止。{原文曰，如右尺脉按之空虚，是气血俱脱，大寒之证，轻

手其脉数疾，举指弦紧或涩，皆肠脱之证，阴火亦亡，见热证於口鼻眼，或渴，此皆阴躁阳欲先亡也，当温之举之，升之燥之，当大升浮气血，切补命门之下脱也。}

如圣散〔止崩漏〕

治崩漏不止〔凡非时血行，淋漓不已，谓之漏下，忽然暴下如山崩然，谓之崩中，有五色以应五脏。〕棕榈〔烧〕，乌梅〔一两〕，黑薑〔两半〕，为末，每服二钱，乌梅汤下。此足厥阴药也，澹能止血，故用棕榈，酸能收敛，故用乌梅，温能守中，故用乾薑，黑能止血，〔水胜火也〕故并桃用。

牡丹皮散〔血瘀良方〕

治血瘀。〔瘀者瘀血凝聚而成也，伏於隐僻之处，盘结胶固，非攻伐之不易平也。〕

丹皮、桂心、归尾、延胡索〔三分〕、牛膝、赤芍药、莪朮〔六分〕、三稜〔四分〕，水酒各半煎。此足厥阴药也，桂心、丹皮、赤芍、牛膝、以行其血，三稜、莪朮、归尾、延胡、以行其血中气滞，气中血滞，气血周流，则结者散矣。

正气天香散〔气滞经阻，绀珠〕

治一切诸气，气上凑心，心胸攻筑，箫肋刺痛，月水不调。〔妇人多忧郁，故气病为多，气为血配，气滞则血亦不能行，故月候不调也。〕香附〔八钱〕、乌药〔二钱〕、陈皮、苏叶〔一钱〕、乾薑〔五分〕，每五六钱煎。此手太阴足厥阴药也乌药陈皮，专入气分而理气，香附紫苏，能入血分而行气，引以乾薑，使入气分，兼入血分，用诸辛温以解郁散肝，令气调而血和，则经行有常，自无痛壅之患。

抑气散〔气盛於血，严氏〕

治妇人气盛於血，变生诸证，头晕膈满。〔凡人血气和平，则无诸疾，苟血少气多，壅於胸膈则满，上攻於头则晕矣。〕香附〔四两〕、陈皮〔二两〕、茯神、甘草〔炙一两〕为末，每服二钱。此手太阴少阳药也，经曰，高者抑之，香附能散郁气，陈皮能调诸气，茯神能安心气，甘草能缓逆气，气得其平，则无亢害之患矣，若郁甚者，当於理气中诸方选用，不必泥此。

〔昂按气盛於血，固当抑气，若过用行气之药，则真气耗散，阴水愈盛，而成气血两虚矣，是方平和为可常服用滋血之药，使阴血充足，而阳火自平，亦正治之一法，盖补其不足，即所以制其有余也。〕

固下丸〔湿热带下，子和〕

治赤白带下。〔带下起於风寒湿热所伤，入於胞中，或中经脉，流入脏腑，阴虚阳竭，荣气不升，卫气下陷，滞於下焦奇经之分，因带脉而得名，故曰带，赤者属血，白者属气，其状如涕，相连而下，言带者，亦病形也，有湿热流滞下焦者，有肝肾阴淫湿胜者，有惊恐而木乘土位，浊液下流者，或思想无穷，而为白淫者，或余经湿热，屈滞於小腹之下者，病本虽殊，皆为气血虚损，荣卫累滞，而成其标一也。〕樗皮〔两半〕、白芍〔五钱〕、良薑〔朮黑〕、黄蘗〔朮黑三钱〕，粥丸米饮下。

此足少阴厥阴药也，陈来章曰，樗皮苦燥湿，寒胜热，澹固下，故赤白带因於湿热者，用之为君，〔古方有苍蘗樗皮，侧柏樗皮，芩柏樗皮，芩朮樗皮等丸，随证加香芍归芍薑芷及星夏等药。〕芍药之酸，敛阴气，收下溜为臣，良薑之热以散寒湿，黄蘗之寒，以祛热湿，并炒黑以止血收脱为佐使也。

当归煎丸〔虚热带下，严氏〕

治赤白带下，腹中痛，不饮食，羸瘦。〔此血虚有热之证，法当凉补，脉诀云，崩中日久为白带，漏下多时骨髓枯，崩久则血少，复亡其阳，故白滑之物，下漏不止。〕

当归、熟地黄、阿胶〔炒〕、续断、白芍药〔炒〕、赤芍药〔炒〕、牡蛎〔朮粉一两〕、地榆〔炒黑三钱〕醋糊丸，米饮下此足少阴厥阴药也，归、芍、熟地、续断、阿胶，补肝滋肾以治血虚，牡蛎、地榆、清热收脱，以止带下，赤芍酸寒，能散恶血，去瘀所以生新，散之所以收之也。

白芷散〔风湿带下，良方〕

治赤白带滑脱不禁。〔良方曰，带下由於风寒湿热所伤，伤肝经者，色青如泥，伤心经者，色赤如津，伤肺经者，色白如涕，伤脾经者，黄如烂瓜，伤肾经者，黑如衄血〕白芷〔一两〕、海螵蛸〔二个煨〕、胎发〔一钱煨〕，为末，酒调下二钱。此足阳明少阴厥阴药也，白芷辛温燥湿而祛风，乌苕〔即海螵蛸〕鹹温收湿而和血，发者血之余，补阴消瘀，朮黑又能止血也。

白话译文

妇人之病，大多与男子相通，唯独行经、妊娠期间不可一概而论，因此本章专列胎产经带方剂以备选用。

表实六合汤：妊娠期患伤寒，头痛发热、无汗脉紧，属太阳表实证。以四物汤（当归、川芎、白芍、熟地，养血安胎之基）为君，加麻黄、细辛发汗解表。海藏立法，凡孕妇伤寒，皆以四物为根，随六经证候加减用药，有伤胎之虞的药物则回避。由此衍生十余种“六合汤”变方：表虚自汗者加桂枝、地骨皮；兼风湿者加防风、苍术；发斑者加升麻、连翘；少阳证者加柴胡、黄芩；大便秘结、小便赤涩者加大黄、桃仁急下；咳嗽不止者加人参、五味子；虚痞胀满者加厚朴、枳实；失眠者加栀子、黄芩；大渴烦躁者加石膏、知母；小便不利者加茯苓、泽泻；血漏动胎者加阿胶、艾叶；四肢拘急脉沉迟属少阴者加附子、肉桂；蓄血证则用四物合大黄。

胶艾汤（金匱）：治妇人漏下、半产后血流不止，或妊娠腹痛（胞阻）。阿胶益阴，艾叶补阳，四物养血，甘草和中，以酒引药入血分，使血循经而行，胎得所养。

钩藤汤：治妊娠瘛瘲（手足抽搐）、胎动不安。钩藤甘寒清心散肝风，柴胡、桔梗辛凉，黄芩、栀子苦寒以平风热，人参、茯神益气宁神，当归、桑寄生养血安胎。

羚羊角散（本事方）：治子痫（妊娠中风，突然昏仆、口噤、角弓反张）。羚羊角平肝火，防风、独活散肝邪，茯神、枣仁宁神，川芎、当归活血，薏仁、甘草调脾（扶土以抑木）。

紫苏饮（严氏）：治子悬（胎气上冲胸腹，腹满头痛）。苏叶、陈皮、大腹皮顺气，川芎、当归、芍药和血，人参、甘草养正气，使气顺血和则胎安。

天仙藤散：治子气（妊娠足肿喘闷，甚则脚趾出黄水）。天仙藤苦温疏气活血，香附、乌药、陈皮行郁气，苏叶、生姜疏表气，少佐木瓜除湿利筋。

白术散：治子肿（面目肢体浮肿如水状）。五皮（姜皮、橘皮、茯苓皮、大腹皮）分消水湿，白术健脾扶土以堤防水邪泛滥。

竹叶汤：治子烦（妊娠心惊烦闷）。竹叶清烦，黄芩清热，麦冬凉肺，茯苓宁心，人参补虚。

紫菀汤：治子嗽（妊娠咳嗽）。以清火润肺为法，桔梗、桑白皮泻肺，天冬、竹茹清热，紫菀、甘草、杏仁、白蜜润燥。

安荣散：治子淋（妊娠小便淋涩、心烦闷乱）。人参、甘草补虚，木通、灯草、滑石渗利，麦冬清肺（天气下降），细辛润肾（地气上升），当归滋血，使上下交通、阴阳和合而淋自愈。

参术饮（丹溪）：治转胞（胎压膀胱，脐下急痛、小便不通）。八珍汤补气血，合二陈除痰饮，使气得升举，胞系自舒，小便自通。丹溪另有参术膏（人参、白术、黄芪、茯苓、陈皮、桃仁、炙甘草，以猪羊胞煮汤入药煎服），治产后胞损淋漓。

黑神散（局方）：治产后恶露（分娩后子宫排出物）不尽、攻冲作痛及胞衣不下。熟地、归尾、赤芍润血，蒲黄、黑豆行血，桂心、干姜破血，甘草缓正气，童便散瘀逆，酒引入血分。

失笑散（局方）：治恶露不行、心包络痛或死血腹痛。蒲黄行血，五灵脂散血，二药同入厥阴（肝经），活血止痛效如神。

清魂散（严氏）：治产后恶露已尽、忽昏晕不知人。川芎、泽兰养血，人参、甘草补气，荆芥疏风（荆芥善散血中之风），风去血生则神清。

返魂丹（即益母草膏丸）：以益母草为主药，治月经不调、赤白带下及胎前产后诸病。益母草消水行血、去瘀生新，兼利大小便，故为经产第一良药。

当归羊肉汤：治蓐劳（产后发热自汗、肢体疼痛）。黄芪、人参补气固卫，当归养血调荣，羊肉甘热、以血肉有情之品补虚劳，生姜辛温引气药入气分以生新血。

当归散（金匱）：妊娠常服以养血安胎。芎、归、芍养血益冲任，黄芩凉血清热，白术补脾燥湿，脾健则能化精微为血以养胎，故丹溪称黄芩、白术为安胎圣药。

启宫丸：治子宫脂满不能孕育（肥胖不孕）。二陈燥湿除痰，香附、神曲理气消滞，川芎活血散郁，茯苓、甘草去湿和中。

达生散（丹溪，亦名束胎散）：妊娠八九月服数十剂，以助易产。当归、芍药益血，人参、白术益气，大腹皮、陈皮、紫苏疏壅，气血充而不滞，临产自然顺利。

猪蹄汤（灵苑）：治乳少。猪蹄咸能润下，通草淡能通窍，同用以催乳。

人参荆芥散：治血风劳（血脉空疏、感风，寒热盗汗，渐成劳损）。荆芥、防风散血中之风，羚羊、柴胡平肝，地黄、鳖甲滋阴，川芎、当归、桂心、枳壳调气血，参、术、炙草、枣仁补虚收汗。

柏子仁丸（良方）：治经行复止、血少神衰（经闭）。柏子仁养心安神，地黄、续断、牛膝补肝肾益冲任，卷柏、泽兰活血通经。

关键词

冲任： 冲脉与任脉，奇经八脉之二，为女子经血之海，主司月经与生育。

安胎： 以药物固护胎元，防止流产、胎动不安，常以四物汤养血为基础。

恶露： 产后子宫排出的余血浊液，正常应在产后逐渐排尽，滞留则致腹痛。

子痫： 妊娠期突发抽搐、昏迷，中医归属肝风内动，类似现代妊娠期高血压病。

胎水： 即子肿，妊娠期面目肢体浮肿，因脾虚湿盛、水湿泛滥所致。

现代启示

本章所载方剂，覆盖了妊娠伤寒、胎动不安、子痫、子悬、子气、子肿、子烦、子嗽、子淋、转胞、产后恶露不尽、催乳、经闭、不孕等几乎全部妇产科常见问题，体现了中医“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的辨证思维。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两点原则：其一，妊娠用药的“有故无殒”原则——即便是大黄、桃仁、附子、肉桂等妊娠禁忌药，在证候明确、药病相当时，仍可权衡使用，这与现代循证医学“风险获益评估”的精神高度契合。其二，“以四物养血为本”贯穿全章，强调孕产期血虚是核心病机，补血与安胎不可分割。

益母草作为经产专药，现代药理已证实其含有益母草碱，可促进子宫收缩；当归则含阿魏酸，具有抗氧化与调节平滑肌的作用——古人以临床经验积累的用药规律，往往与现代研究暗合。

（仅供文化学习，不构成医疗建议。）

值得思考的是：古代医家在无现代检测手段的条件下，仅凭脉证观察，便总结出如此精细的妊娠分月养护规律（如“三五七月”为堕胎危险期），这种经验积累的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系统观察方法？

医方集解：救急良方

原文

医方集解：救急良方

{人之以疾病死而得终其天年者，虽不幸犹幸也，乃有暴横之遭，大如缢溺砒蛊蛇犬之伤，小如骨哽刀斧汤火之害，坐视其转死而莫之能救者多矣，兹取简便良方以备缓急，倘用此而救活一命，于人心独无忤乎。}

暴死

凡人涎潮于心，卒然倒仆，急扶入暖室，扶策正坐，用火炭沃醋，使醋气冲入病人鼻中，良久自苏，或捣韭菜汁灌鼻中，或用皂角末吹入鼻中，得嚏则醒，仓卒无药，急于中穴及两足大拇指一韭叶许，各灸三五壮，即活，凡人卒然昏倒，身冷无痞，此名气厥，{亦名中气，若身温有痰者，则名中风。}

但扶正坐，气顺即安，或用皂角末吹鼻令嚏亦佳，凡冬月中寒卒倒，身强口噤，手足厥冷，如无医药，当浓煎薑汤灌之，冻死有气者，以灰炒热盛囊中，熨其心头，冷即易之，若遽以火烘，冷与火争必死，浴以热汤亦死，或用薑汁热酒各半温服，凡暑月道中中热卒死，以路上热土围脐，令人尿其中即活，薑汤童便乘热皆可灌之，或用热土大蒜等分，捣水灌之，或置日中，或令近火，以热汤灌之即活，切勿饮以冷水，反卧冷地，正如冻死人若遽近火即死。

缢死

急令手裹衣物紧塞穀道，抱起解绳，安放正平，揪发向上，揉其项痕捻圆喉管，脚踹两肩，以两管吹气入耳内，或刺鸡冠热血滴口中，男用雌，女用雄，鼻即气转，或再屈伸其手足，将手摩之，或气不接，将腰打三四拳，或以皂角末搐鼻，切不可割断绳索虽旦至暮，身冷犹可活。

溺死

急倒提出水，用牛一头，令横卧，以腹合牛背上，牵牛徐行，令吐出腹中之水，以老薑擦牙即活，口噤者搅开，横一筋于牙间，使水得出，如无牛以锅覆地，将溺人脐对锅脐，俯卧，以手托其头，水出即活，或俯卧凳上脚后稍高，蘸盐擦脐中，待其水自流出，或用皂角末绵裹纳下部，出水即活，切忌火烘，逼寒入内不救。

魔死

如原有灯，即得，切忌火照，但痛咬其脚跟，或咬大拇指而唾其面，或以皂角末吹入鼻中，得嚏即醒。

中毒

凡中蛊毒，令尝白矾不滴，食黑豆不腥，即是中毒，可浓煎石榴皮汁饮之，或热茶化胆矾半钱，探吐出恶毒，或米饮调郁金末三钱令下，凡中砒霜毒，急饮以人溺及人粪汁，或捣乌虻树根叶汁，或蓝汁，令服，或刺羊血热服，或取生螺研冷水服，中盐卤毒，纵饮生豆腐浆解之，中诸菌蕈毒，及蛊蜚入腹，黄土和水饮下之，绿豆汤，甘草汤，能解百毒。

服铅粉

以麻油调蜂蜜，加饴糖与服。

蛇虫犬咬伤

凡毒蛇伤，急于伤处上下紧缚，使毒不散走，随浸粪缸内，食蒜饮酒令饱，使毒不攻心，或矾石甘草等分，冷水服二三钱，更捣蒜敷患处，加艾圆灸之，此法兼治百虫毒螫，又方，五灵脂一两，雄黄五钱。酒调服，滓敷患处，又方贝母为末，酒调尽醉饮之，顷久酒自伤处为水流出，候水尽，以药渣敷疮上，垂死可活，凡蜈蚣伤，取大蜘蛛放伤处，吸去其毒，即投蜘蛛於水中，令吐毒以全其命。

又方，生鸡血傅之，又法，盐水洗净，鸡涎或粪涂之，壁虎咬，用桑柴灰水煎数沸，滤浓汁，调白矾末涂之，蠹子螫，用白矾半夏等分，醋调涂之，{外台曰，凡遇一切毒螫之物，不得起恶念向之，亦不得杀之，若辄杀之，后必遭螫，慎之。}

凡疯狗咬伤，急用番木鳖半个，碎切，斑蝥七个，去头翅足，若过一日，加一个，糯米一撮，慢火炒脆，去斑蝥，取米研末，好酒调服，取下恶物，多日凶者，头上有红发三根，拔去之，若仍凶，腹内有狗声者，再加木鳖一个，斑蝥廿一枚，如前制法与服，后以黄连甘草解之，三月不可听锣鼓声，再发则难治，终身不得食羊犬肉，稍轻者急于无风处捏去恶血，孔乾者针刺出血，用小便或盐汤洗净，捣葱贴上，若常犬咬者，洗净血水，用虎骨煨研敷患处，或烂嚼杏仁敷之。

汤泡伤

鸡子清调大黄末涂之，炒黄蘗末亦可，一法以冷烧酒浇淋甚妙。

刀斧伤

剉海螵蛸末敷之，血立止，古圻石灰为末傅之亦佳，金疮血出不止，

用蚕蛾炒为末敷之

骨哽

凡鱼骨哽，食橄榄即下，如无鲜者，用橄榄核磨水饮之，{橄榄木作舟楫，鱼触着即死，物之相畏有如此者。}又猫涎亦能下鱼骨哽，凡鸡骨哽，用野苕根捣烂，如龙眼大，鸡汤化下，如鱼骨哽，鱼汤化下，猪骨哽，用犬弔一足，取其涎，徐徐嚥下，或用硼砂并华水洗化下，或醋煎威灵仙嚥下，〔或加砂糖。〕或鸡冠子煎汤嚥下。

{凡治哽之法，可以类推，如鹧鸪獭掌治鱼哽，磁石治针哽，发灰治发哽，虎犬治骨哽，亦各从其类也。}

误吞铜铁金银

但多食肥肉，自随大便而出，吞针者煮蚕豆同韭菜食，针与菜自从大便出，误吞铜者，食荸荠茨菇即化。

吞发绕喉不出

取自乱发，烧灰，白汤调下一钱。

颊车开不能合

醉之睡中，用皂角末，吹其鼻，嚏透自合。

呃逆不止

用纸捻刺鼻中，得嚏即止。

舌胀满口

刺鸡冠血，浸纸撚蘸偈麻油燃薰，又法以生蒲黄涂之，或加乾薑末。

乳蛾喉痹

凡乳蛾水浆不入者，先用皂角末点破，再取杜牛膝汁，和醋含嚙，又法，艾叶捣汁，口含良久，肿自消，冬月无叶，掘根用之，又喉闭者，取山豆根汁含嚙即开，有药不能进者，急取病人两臂，捋数十次，使血聚大指上，以发绳繫住指拇，针刺指甲，缝边出血，如放痧一般，左右手皆然，其喉即宽。

霍乱绞肠痧

以针刺其手指近甲处一分半许，出血即安，仍先自两臂捋下，令恶血聚于指头后刺之。

鼻聆不止

乱发烧灰存性，细研水服，并吹入鼻中，又白芨末新汲水调下，又纸数十层，水浸湿，安顶中，以火熨之，纸乾立止，又用线繫中指中节，左孔出血，繫左指，右孔出血，繫右指，两孔出血则俱繫之，又以大蒜捣饼贴足心。

虫入耳中

用猫尿滴耳中，虫即出。{以生薑插猫鼻，猫即尿。}

跌打损伤

韭汁和童便饮，散其瘀血，骨折者，蜜和葱白捣匀，厚封，酒调白芨末二钱服。

产后血晕

扶坐，烧炭沃醋，或烧旧漆器，令烟入其口鼻即苏。

产后子肠不收

醋三分，冷水七分，和嚙产妇面，一嚙一缩，三嚙即收，又法以偈麻子十四粒，去壳捣膏，涂顶心即收，收即去之，又法皂角末吹鼻中，嚏作立止。

白话译文

序言

人因病而死，虽不幸，尚属天命；然而，有人遭遇猝然横祸——轻则鱼骨卡喉、刀伤烫伤，重则上吊、溺水、中毒、毒蛇咬伤，眼睁睁看着生命流逝却束手无策者，比比皆是。本篇收录简便应急良方，以备急需。若能凭此救活一条人命，岂不令人心畅快？

暴死（急性昏厥）

凡人因痰涎（口腔分泌的黏液，中医认为痰为津液异化）壅塞心窍，突然昏倒，应立即扶入温暖室内，让其端坐，用烧红的炭块淋入醋中，使醋的酸气熏入鼻孔，片刻即可苏醒。也可将韭菜汁灌入鼻孔，或用皂角研末吹入鼻孔，得嚏即醒。紧急无药之时，取中脘穴（位于腹部正中）及两足大拇趾各灸三至五壮（灸法单位，一壮即燃一粒艾炷），即可救活。

凡突然昏倒、身体发凉、无痰者，名为“气厥”（气机逆乱导致的昏厥），亦称“中气”；若身体尚温、有痰，则为“中风”（脑血管相关危症）。气厥者只需扶正端坐，待气机（人体生命活动的动力）顺畅即可缓解，也可用皂角末吹鼻取嚏。

冬月被寒气所伤、突然倒地，身体僵硬、牙关紧闭、手足冰冷，若无医药，应浓煎姜汤灌服。冻僵尚有气息者，以炒热的灰装入布袋，熨烫心口，凉了即换；切忌立即用火烘烤，寒热相争必死，用热水洗浴亦然。亦可用姜汁与热黄酒各半，温服。

夏日中暑昏倒，以路边热土围住脐部，令人向脐内撒尿，即可苏醒；姜汤、童便（健康男童的尿液，古代急救常用）趁热灌服均可。或以热土与大蒜等量，捣碎调水灌服。切勿给中暑者饮冷水，也不可让其躺在阴冷地上，道理与冻伤者不可骤然近火相同。

缢死（上吊）

立刻用衣物塞住肛门，抱起后解开绳索，平放安置。揪住头发向上提拉，揉捏颈部勒痕，将喉管轻轻捏回圆形；用脚踩住两肩，以管向两耳吹气。或取公鸡（男用雌鸡，女用雄鸡）鸡冠热血滴入口中，待鼻中有气息转动。也可反复屈伸手足，在腰背捶打三四拳，或以皂角末搐鼻。切不可割断绳索——即便从早悬至晚，身体已凉仍可救活。

溺死（溺水）

急速倒提出水，借一头牛，令溺者腹部伏于牛背，牵牛缓行，使腹中积水吐出，再以老姜擦拭牙关，即可苏醒。牙关紧闭者，撬开后横置一根筷子于齿间，使水得以流出。无牛可借，将锅覆置于地，令溺者脐部对准锅脐俯卧，托起其头，水出即活。或俯卧于凳上，脚略抬高，以盐擦脐，待水自然流出。切忌用火烘烤，否则寒气内逼，无法救治。

魔死（梦魇昏厥）

若原本有灯，保持灯亮即可，切忌用火照面。可用力咬伤者脚跟，或咬其大拇趾并向其脸上呵气，或以皂角末吹入鼻孔，得嚏即醒。

中毒

判断是否中蛊毒（古代指通过巫术或饮食下毒），可令其尝白矾（明矾），若觉不涩；再食黑豆，若觉不腥，即是中毒。可浓煎石榴皮汁饮服，或以热茶化胆矾（硫酸铜）半钱，催吐排毒，或以米汤调郁金末三钱吞服。

中砒霜（三氧化二砷）毒，急饮人尿及人粪汁，或捣乌柏树根叶汁、蓝汁令服，或取生羊血热服，或取活螺蛳研磨冷水服。

中盐卤毒，大量饮用生豆腐浆解毒。中各类菌菇毒及水蛭入腹，以黄土和水饮服。绿豆汤、甘草汤，能解诸般百毒。

误服铅粉

以麻油调和蜂蜜，加入饴糖（麦芽糖）服下。

蛇虫犬咬伤

毒蛇咬伤，立即在伤口上下紧缚，使毒素不扩散，将伤处浸入粪池，进食大蒜、饮酒至饱，防止毒气攻心；或以白矾、甘草等量，冷水调服二三钱，再捣蒜敷患处，加艾炷灸之。此法兼治百虫螫伤。

另方：五灵脂一两（约31克）、雄黄（硫化砷）五钱，酒调服，药渣敷患处。又方：贝母研末，酒调至大醉，片刻后酒液自伤处化水流出，待流尽后以药渣敷疮。

蜈蚣咬伤，取大蜘蛛放于伤处，令其吸出毒液，再将蜘蛛投入水中吐毒，以全其命。另法：涂抹生鸡血；或盐水洗净后涂鸡涎（鸡口水）或鸡粪。

壁虎咬伤，用桑柴灰水煎沸取浓汁，调白矾末涂之。蝎子螫伤，白矾、半夏等量，醋调涂之。

【原书附注：《外台秘要》言，遇一切毒虫螫咬，不可起恶念对之，更不可伤杀它，若随手杀之，日后必再遭螫咬，慎之。】

疯狗（狂犬病犬）咬伤：取番木鳖（马钱子）半个切碎，斑蝥（有毒甲虫）七个，去除头翅足，若过一日则加一个，与糯米少许慢火炒脆，去斑蝥，取米研末，好酒调服，使腹中恶物排出。病情凶险者，头上有红发三根，应拔去；若腹内仍有“狗声”，再加木鳖一个、斑蝥二十一枚，如前法制服，之后以黄连、甘草解毒。三个月内不可听锣鼓声，再发则难治；终身禁食羊肉、狗肉。

症状较轻者，在无风处挤出伤口恶血，若口已干则针刺出血，以小便或盐汤洗净，捣葱贴敷。普通犬咬伤，洗净血水后敷虎骨煨研末，或嚼烂杏仁敷之。

汤泡伤（烫伤）

鸡蛋清调大黄末涂之；炒过的黄柏末亦可；另法用冷烧酒浇淋效果甚佳。

刀斧伤

海螵蛸（乌贼骨）研末敷于伤处，血立刻止住；古坟中的石灰研末敷之亦佳。金疮（刀剑所伤）血流不止，用炒蚕蛾研末敷之。

骨哽（骨头卡喉）

鱼骨卡喉，食橄榄即可化下；无鲜果，以橄榄核磨水饮之。【橄榄木制成船桨，鱼一触即死，物性相畏如此。】猫的口水（猫涎）亦能化解鱼骨哽。

鸡骨卡喉，取野苧麻根捣烂，丸如龙眼大，以鸡汤化服；鱼骨则用鱼汤化服。猪骨卡喉，将狗悬吊一足，收取其口水慢慢吞咽；或用硼砂以井华水（清晨首汲之井水）化服；或用醋煎威灵仙吞咽（可加砂糖）；或鸡冠花煎汤吞咽。

【凡治哽噎，可以类推：鹧鸪肉、水獭掌治鱼骨哽，磁石治针哽，烧发灰治毛发哽，虎骨、犬骨治骨哽，皆从其同类之性。】

误吞铜铁金银

多食肥肉，金属异物可随大便排出。吞针者，煮蚕豆与韭菜同食，针与菜自大便排出。误吞铜者，食荸荠、慈菇即可化之。

吞发绕喉不出

取自己的乱发烧成灰，白开水调服一钱（约3克）。

颊车开不能合（下颌关节脱臼）

让患者饮酒至醉，趁其熟睡时，用皂角末吹入鼻孔，待其打喷嚏，下颌自然复位合拢。

呃逆不止（顽固性呃逆）

用纸捻刺激鼻腔，得嚏即止。

舌胀满口（舌体急性肿大）

刺取鸡冠血，浸湿纸捻，蘸蓖麻油点燃熏之；另法以生蒲黄涂舌，或加干姜末。

乳蛾喉痹（急性扁桃体炎、咽喉肿闭）

乳蛾肿至水浆不入者，先以皂角末点刺破脓，再取杜牛膝汁与醋调和含咽；另法以艾叶捣汁含口中，肿自消，冬月无叶可掘根代用。喉闭者，取山豆根汁含咽即开。

若药物无法吞咽，急取两臂从上向下捋数十次，令恶血聚于拇指，以发绳紮住拇指，针刺指甲缝边出血，如放痧（古代刮痧放血疗法）般，左右手均操作，喉咙即可宽松。

霍乱绞肠痧（急性胃肠痉挛、类霍乱）

先自两臂捋下，令恶血聚于指头，以针刺手指指甲处约一分半，出血即安。

鼻衄不止（持续鼻出血）

乱发烧灰存性（烧炭但保留药性），研细水服，并吹入鼻中；或以白及末用新汲冷水调服；或取数十层纸水浸湿，置于头顶，以热熨斗熨烫，纸干即止；或以线紮中指中节——左鼻孔出血紮左指，右鼻孔出血紮右指，两孔俱出则双手齐紮；另法以大蒜捣成饼贴敷足心（涌泉穴）。

虫入耳中

用猫尿滴入耳中，虫即爬出。【以生姜插入猫鼻，猫即排尿。】

跌打损伤

以韭菜汁兑童便饮服，散其瘀血（血液离经停滞）；骨折者，以蜂蜜调和捣烂葱白厚敷患处；酒调白及末二钱内服。

产后血晕（产后失血性昏厥）

扶坐后，烧炭淋醋，或烧旧漆器，令烟气入口鼻即苏。

产后子肠不收（产后子宫脱垂）

以三分醋、七分冷水调和，向产妇面部喷洒，喷一次缩一分，三次即可收回；另法以蓖麻子十四粒去壳捣膏，涂于头顶，收回后立即去除；又法以皂角末吹入鼻中，嚏作立止。

关键词

气厥： 因情志激动或体虚导致气机逆乱、一时性阴阳（机体对立统一调节机制）失衡而突然昏倒，身凉无痰，区别于中风。

童便： 健康男童（12岁以下）的尿液，古代认为其味咸性凉，有滋阴（濡润机体的物质基础）降火、止血散瘀之功，广泛用于急救。

皂角末搐鼻： 以皂荚研细末吹入鼻腔，借其辛烈之气刺激鼻黏膜，诱发喷嚏反射，用以开窍醒神、疏通气道，是贯穿全篇的核心急救手法。

存性： 烧炭时的特定工艺要求，使药材炭化但保留部分原有药性，如发灰止血时须“存性”，否则灰分全无药效。

灸壮： 以艾绒制成锥形艾炷，点燃后置于穴位上施灸，燃完一锥为“一壮”，是中医（针灸）量化灸量的基本单位。

现代启示

这篇写于数百年前的急救手册，在医疗资源极度匮乏的古代有着真实的生死价值。重读此文，有几点颇耐人寻味：其一，许多方法在现代医学中可见原理影子——皂角粉诱发喷嚏、醋气刺激呼吸中枢，本质上是刺激迷走神经与呼吸道反射；溺水后俯卧排水，接近现代体位引流；烫伤用蛋清，含有蛋白质、有一定隔热保湿作用。其二，也存在今日已知的有害操作，如给中暑者“令人尿其中”，疯狗咬伤方中毒性强烈的斑蝥须格外谨慎。其三，原书强调“倘用此救活一命，于人心独无疚乎”，揭示急救的伦理底色——救命优先，就地取材。

本文所载方法仅供文化学习，不构成医疗建议，遇到上述紧急情况，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

> 当古人面对“无医无药”的绝境，用猫尿、大蒜、路边热土就地救命，而今我们身处急救体系完善的时代，是否反而因依赖专业系统，而失去了在急救黄金四分钟内的自救本能？

医方集解：勿药元论

原文

医方集解：勿药元论

{人之有生，备五官百骸之躯，具圣知中和之德，所系非细也，不加葆摄，恣其戕伤，使中道而夭横，负天地之赋畀，辜父母之生成，不祥孰大焉，故内经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夫病已成而后药之，譬犹渴而穿井，鬪而铸兵，不亦晚乎，兹取养生家言，浅近易行者，联录数则，以听信者之修持，又将饮食起居之禁忌，撮其大要，以为纵恣者之防范，使人知谨疾而却病，不犹胜于修药而求医也乎。}

内经，上古天真论曰，上古之人，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保生之法。} 饮食有节，起居有时，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终尽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损其真，不知持满，{恐倾之意} 不时御神，务快於心，逆於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调息，调息一法，贯彻三教，大之可以入道，小用可以养生，故迦文垂教，以视鼻端，自数出入息，为止观初门，庄子南华经曰，至人之息以踵，大易随卦曰，君子以向晦入宴息，王龙溪曰，古之至人，有息无睡，故曰向晦入宴息，宴息之法，当向晦时，耳无闻，目无见，四体无动，心无思虑，如种火相，似天元神元气，停育相抱，真意绵绵，{老子曰，绵绵若存} 开阖自然，与虚空同体，故能与虚空同寿也，世人终日营扰，精神困惫，夜间靠此一睡，始彀一日之用，一点灵光，尽为后天浊气所掩，是谓阳陷於阴也。

调息之法，不拘时候，随便而坐，平直其身，纵任其体，不倚不曲，解衣缓带，{腰带不宽，则上下气不流通。} 务令调适，口中舌搅数遍，微微呵出浊气，{不得有声} 鼻中微微纳之，或三五遍，或一二遍，有津嚥下，叩齿数通，舌抵上彀，唇齿相着，两目垂帘，令胧胧然，渐次调息，不喘不粗，或数息出，或数息入，从一至十，从十至百，摄心在数，勿令散乱，如心息相依，杂念不生，则止勿数。

任其自然，坐久愈妙，若欲起身，须徐徐舒放手足，勿得遽起，能勤行之，静中光景，种种奇特，直可明心悟道，不但养身全生而已也，调息有四相，呼吸有声者风也，守风则散，虽无声而鼻中澹滞者喘也，守喘则结，不声不滞而往来有形者气也，守气则劳，不声不滞出入绵绵，若存若亡，神气相依，是息相也，息调则心定，真气往来，自能夺天地之造化，息息归根，命之蒂也。

苏子瞻养生颂曰，已飢方食，未饱先止，散步逍遥，务令腹空，当腹空时，即便入室，不拘昼夜，坐卧自便，惟在摄身，使如木偶，常自念言，我今此身，若少动摇，如毫发许，便堕地狱，如商君法，如孙武令，事在必行，有死无犯，又用佛语，及老聃语，视鼻端自数出入息，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数至数百，此心寂然，此身兀然，与虚空等，不烦禁制，自然不动，数至数千，或不能数，则有一法，强名曰随。

与息俱出，复与俱入，随之不已，一旦自住，不出不入，忽觉此息，从毛窍中，八万四千，云蒸雨散，无始以来，诸病自除，诸障自灭，自然明悟，{定能生慧} 譬如盲人，忽然有眼，此时何用求人指路，是故老

人，言尽於此。

小周天，先要止念身心澄定，面东跏坐，{平坐亦可，但前膝不可低，肾子不可着物。}呼吸平和，用三昧印，{掐无名指，右掌加左掌上。}按於脐下，叩齿三十六通，以集身神，赤龙搅海，内外三十六遍，{赤龙舌也，内外，齿内外也。}双目随舌转运，舌抵上彀，静心数息，三百六十周天毕，待神水满，漱津数遍，用四字诀，{撮抵闭吸也，撮提穀道，舌抵上彀，目闭上视，鼻吸莫呼。}从任脉撮过穀道，到尾闾以意运送，徐徐上夹脊中关，渐渐速些，闭目上视，鼻吸莫呼，撞过玉枕。

{颈后骨}将目往前一忍，直转崑崙，〔头顶〕倒下鹊桥，〔舌也〕分津送下重楼，入离宫，〔心也〕而至气海，〔坎宫丹田〕略定一定，复用前法，连用三次，口中之津，分三次嚥下，所谓天河水逆流也，静坐片时，将手左右擦丹田一百八下，连脐抱住，放手时将衣被围住脐轮，勿令风入，{古云，养得丹田暖暖热，此是神仙真妙诀。}次将大指背擦热，拭目十四遍。

去心火，擦鼻三十六遍，润肺，擦耳十四遍，补肾，擦面十四遍，健脾，双手掩耳鸣天鼓，徐徐将手往上，即朝天揖，如此者三，徐徐呵出浊气四五口，收清气，双手抱肩，移筋换骨，数遍，擦玉枕关二十四下，擦腰眼一百八下，擦足心各一百八下。

道经六字诀

呵呼呬嘘吹嘻，每日自子至巳为六阳时，面东静坐，不必闭窗，亦不令风入，叩齿三十六通，舌搅口中，候水满时，漱炼数遍，分三口嚥嚥下，以意送至丹田，微微撮口，念呵字，呵出心中浊气，念时不得有声，反损心气，即闭口鼻吸清气以补心，吸时亦不得闻吸声，但呵出令短，吸入令长，如此六次。

再念呼字六遍以治脾，再念呬字六遍以治肺，再念嘘字六遍以治肝，再念嘻字六遍以治三焦客热，再念吹字六遍以治肾，并如前法，谓之三十六小周天也。{诗曰，春嘘明目木扶肝，夏至呵心火自闲，秋呬定收金气润，冬吹惟要坎中安，三焦嘻却除烦热，四季长呼脾化食，切忌出声闻口耳，其功尤胜保神丹。}

一秤金诀曰一吸便提，气气归脐，一提便嚥，水火相见，不拘行住坐卧，舌搅华池，抵上彀，候津生时，漱而嚥下，嚥嚥有声，{人一身之水皆鹹，惟舌下华池之水甘淡，又曰，嚥下嚥响，百脉自调匀。}随於鼻中吸清气一口，以意目力同津送至脐下丹田，略存一存，谓之一吸，随将下部轻轻如忍便状，以意目力从尾闾提起上夹脊双关，透玉枕，入泥丸，〔脑宫〕谓之一呼，周而复始，久行精神强旺，百病不生。

金丹秘诀曰，一擦一兜，左右换手，九九之功，真阳不走，戌亥二时，阴盛阳衰之候一手兜外肾，一手擦脐下，左右换手，各八十一，半月精固，久而弥佳。

李东垣曰，夜半收心静坐片时，此生发周身元气之大要也。

积神生气，积气生精，此自无而之有也，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练神还虚，此自有而之无也。

发宜多梳，面宜多擦，目宜常运，耳宜常弹，{闭耳弹脑，名鸣天鼓。}舌宜抵彀，齿宜数叩，津宜数嚥，浊宜常呵，背宜常暖，胸宜常护，腹宜常摩，穀道宜常撮，肢节宜常摇，足心宜常擦，皮肤宜常乾，沐浴〔即擦摩也〕大小便，宜闭口勿言。

诸伤，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暴喜伤阳，暴怒伤肝，穷思伤脾，极忧伤心，过悲伤肺，多恐伤肾，喜惊伤胆，多食伤胃，醉饱入房，伤精竭力，劳作伤中，春伤於风，夏为簕泄，夏伤於暑，秋为痲疟，秋伤於湿，冬必欬嗽，冬伤於寒，春必病温，夜寝语言，大损元气，故圣人戒之。

风寒伤，沐浴临风，则病脑风痛风，饮酒向风，则病酒风漏风，劳汗暑汗当风，则病中风暑风，夜露乘风，则病寒热，卧起受风，则病痹厥，衣凉冒冷，则寒外侵，饮冷簌寒，则寒内伤。{人惟知有外伤寒，而不知有内伤寒，讹作阴证非也，凡冷物不宜多食，不独房劳为然也。}

周扬俊曰，房劳未尝不病阳证头痛发热是也，但不可轻用凉药耳，若以曾犯房劳，便用温药，杀人多矣，昂按诸书从未有发明及此者，世医皆罕知之，周子此论，可谓有功於世矣。}早起露首跣足，则病身热头痛，纳凉阴室，则病身热恶寒，多食凉水瓜鼻，则病泄痢腹痛，夏走炎途，贪凉食冷，则病疟痢。

湿伤，坐卧湿地，则病痹厥疔风，冲风冒雨，则病身重身痛，长着汗衣，则病麻木发黄，勉强涉水，则病脚气挛痹，饥饿澡浴，则病骨节烦痛，汗出见湿，则病痲痺。{痲痺也，音坚平声}

饮食伤，经曰，饮食自倍，肠胃乃伤，膏粱之变，足〔能也〕生大疔，膏粱之疾，消痺痿厥，饱食太甚，筋脉横解，肠澼为痔，饮食失节，损伤肠胃，始病热中，末传寒中，怒后勿食，食后勿怒，醉后勿饮冷，{引入肾经，则有腰脚肿痛之病。}饱食勿便卧，饮酒过度，则脏腑受伤，肺因之而痰嗽，脾因之而倦怠，胃因之而呕吐，心因之而昏狂，肝因之而善怒，胆因之而忘惧，肾因之而烁精，膀胱因之而溺赤，二肠因之而泄泻，甚则劳嗽失血，消渴黄疸，痔漏痲疽，为害无穷，鹹味能泻肾水，损真阴，辛辣大热之味，皆损元气，不可多食。

色欲伤，男子二八而天癸至，女人二七而天癸至，交合太早，斲丧天元，乃夭之由，男子八八而天癸绝，女人七七而天癸绝，精血不生，入房不禁，是自促其寿算，人身之血，百骸贯通，及欲事作，撮一身之血，至於命门，化精以泄，{人之受胎，皆禀此命火以有生，故庄子曰，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夫精者神倚之，如鱼得水，{神必倚物，方有附丽，故关尹子曰，精无人也，神无我也，楞严经曰，火性无我，寄於诸缘。}气依之如雾覆渊，不知节啬，则百脉枯槁，交接无度，必损肾元，外虽不泄，精已离宫，定有真精数点，随阳之痿而溢出，如火之有烟燄，岂能复返於薪哉。育相抱，真意绵绵，{老子曰，绵绵若存}开閤自然，与虚空同体，故能与虚空同寿也，世人终日营扰，精神困惫，夜间靠此一睡，始穀一日之用，一点灵光，尽为后天浊气所掩，是谓阳陷於阴也。

调息之法，不拘时候，随便而坐，平直其身，纵任其体，不倚不曲，解衣缓带，{腰带不宽，则上下气不流通。}

务令调适，口中舌搅数遍，微微呵出浊气，{不得有声}鼻中微微纳之，或三五遍，或一二遍，有津嚥下，叩齿数通，舌抵上或，唇齿相着，两目垂帘，令胧胧然，渐次调息，不喘不粗，或数息出，或数息入，从一至十，从十至百，摄心在数，勿令散乱，如心息相依，杂念不生，则止勿数，任其自然，坐久愈妙，若欲起身，须徐徐舒放手足，勿得遽起，能勤行之，静中光景，种种奇特，直可明心悟道。

不但养身全生而已也，调息有四相，呼吸有声者风也，守风则散，虽无声而鼻中澹滞者喘也，守喘则结，不声不滞而往来有形者气也，守气则劳，不声不滞出入绵绵，若存若亡，神气相依，是息相也，息调则心定，真气往来，自能夺天地之造化，息息归根，命之蒂也。

苏子瞻养生颂曰，已飢方食，未饱先止，散步逍遥，务令腹空，当腹空时，即便入室，不拘昼夜，坐卧自便，惟在摄身，使如木偶，常自念言，我今此身，若少动摇，如毫发许，便堕地狱，如商君法，如孙武令，

事在必行，有死无犯，又用佛语，及老聃语，视鼻端自数出入息，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数至数百，此心寂然，此身兀然，与虚空等。

不烦禁制，自然不动，数至数千，或不能数，则有一法，强名曰随，与息俱出，复与俱入，随之不已，一旦自住，不出入，忽觉此息，从毛窍中，八万四千，云蒸雨散，无始以来，诸病自除，诸障自灭，自然明悟，{定能生慧}譬如盲人，忽然有眼，此时何用求人指路，是故老人，言尽於此。

小周天，先要止念身心澄定，面东跏坐，{平坐亦可，但前膝不可低，肾子不可着物。}呼吸平和，用三昧印，{掐无名指，右掌加左掌上。}按於脐下，叩齿三十六通，以集身神，赤龙搅海，内外三十六遍，{赤龙舌也，内外，齿内外也。}

双目随舌转运，舌抵上或，静心数息，三百六十周天毕，待神水满，漱津数遍，用四字诀，{撮抵闭吸也，撮提穀道，舌抵上或，目闭上视，鼻吸莫呼。}从任脉撮过穀道，到尾闾以意运送，徐徐上夹脊中关，渐渐速些，闭目上视，鼻吸莫呼，撞过玉枕，{颈后骨}将目往前一忍，直转崑崙，〔头顶〕倒下鹊桥，〔舌也〕分津送下重楼，入离宫，〔心也〕而至气海。

〔坎宫丹田〕略定一定，复用前法，连用三次，口中之津，分三次嚥下，所谓天河水逆流也，静坐片时，将手左右擦丹田一百八下，连脐抱住，放手时将衣被围住脐轮，勿令风入，{古云，养得丹田暖暖热，此是神仙真妙诀。}次将大指背擦热，拭目十四遍，去心火，擦鼻三十六遍，润肺，擦耳十四遍，补肾，擦面十四遍，健脾，双手掩耳鸣天鼓，徐徐将手往上，即朝天揖，如此者三，徐徐呵出浊气四五口，收清气，双手抱肩，移筋换骨，数遍，擦玉枕关二十四下，擦腰眼一百八下，擦足心各一百八下。

道经六字诀

呵呼呬嘘吹嘻，每日自子至巳为六阳时，面东静坐，不必闭窗，亦不令风入，叩齿三十六通，舌搅口中，候水满时，漱炼数遍，分三口嚥嚥下，以意送至丹田，微微撮口，念呵字，呵出心中浊气，念时不得有声，反损心气，即闭口鼻吸清气以补心，吸时亦不得闻吸声，但呵出令短，吸入令长，如此六次。

再念呼字六遍以治脾，再念呬字六遍以治肺，再念嘘字六遍以治肝，再念嘻字六遍以治三焦客热，再念吹字六遍以治肾，并如前法，谓之三十六小周天也。{诗曰，春嘘明目木扶肝，夏至呵心火自闲，秋呬定收金气润，冬吹惟要坎中安，三焦嘻却除烦热，四季长呼脾化食，切忌出声闻口耳，其功尤胜保神丹。}

一秤金诀曰一吸便提，气气归脐，一提便嚥，水火相见，不拘行住坐卧，舌搅华池，抵上或，候津生时，漱而嚥下，嚥嚥有声，{人一身之水皆鹹，惟舌下华池之水甘淡，又曰，嚥下嚥响，百脉自调匀。}随於鼻中吸清气一口，以意目力同津送至脐下丹田，略存一存，谓之一吸，随将下部轻轻如忍便状，以意目力从尾闾提起上夹脊双关，透玉枕，入泥丸，〔脑宫〕谓之一呼，周而复始，久行精神强旺，百病不生。

金丹秘诀曰，一擦一兜，左右换手，九九之功，真阳不走，戌亥二时，阴盛阳衰之候一手兜外肾，一手擦脐下，左右换手，各八十一，半月精固，久而弥佳。

李东垣曰，夜半收心静坐片时，此生发周身元气之大要也。

积神生气，积气生精，此自无而之有也，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练神还虚，此自有而之无也。

发宜多梳，面宜多擦，目宜常运，耳宜常弹，{闭耳弹脑，名鸣天鼓。}舌宜抵或，齿宜数叩，津宜数嚥，浊宜常呵，背宜常暖，胸宜常护，腹宜常摩，穀道宜常撮，肢节宜常摇，足心宜常擦，皮肤宜常乾，沐浴

〔即擦摩也〕大小便，宜闭口勿言。

诸伤，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暴喜伤阳，暴怒伤肝，穷思伤脾，极忧伤心，过悲伤肺，多恐伤肾，喜惊伤胆，多食伤胃，醉饱入房，伤精竭力，劳作伤中，春伤於风，夏为簌泄，夏伤於暑，秋为痲疟，秋伤於湿，冬必欬嗽，冬伤於寒，春必病温，夜寝语言，大损元气，故圣人戒之。风寒伤，沐浴临风，则病脑风偏风，饮酒向风，则病酒风漏风，劳汗暑汗当风，则病中风暑风，夜露乘风，则病寒热，卧起受风，则病痹厥，衣凉冒冷，则寒外侵，饮冷簌寒，则寒内伤。

{人惟知有外伤寒，而不知有内伤寒，讹作阴证非也，凡冷物不宜多食，不独房劳为然也，周扬俊曰，房劳未尝不病阳证头痛发热是也，但不可轻用凉药耳，若以曾犯房劳，便用温药，杀人多矣，昂按诸书从未有发明及此者，世医皆罕知之，周子此论，可谓有功於世矣。} 早起露首跣足，则病身热头痛，纳凉阴室，则病身热恶寒，多食凉水瓜鼻，则病泄痢腹痛，夏走炎途，贪凉食冷，则病疟痢。

湿伤，坐卧湿地，则病痹厥疔风，冲风冒雨，则病身重身痛，长着汗衣，则病麻木发黄，勉强涉水，则病脚气挛痹，饥饿澡浴，则病骨节烦痛，汗出见湿，则病瘰疬。{瘰疬也，音坚平声}

饮食伤，经曰，饮食自倍，肠胃乃伤，膏粱之变，足〔能也〕生大疔，膏粱之疾，消瘴痿厥，饱食太甚，筋脉横解，肠澼为痔，饮食失节，损伤肠胃，始病热中，末传寒中，怒后勿食，食后勿怒，醉后勿饮冷，{引入肾经，则有腰脚肿痛之病。} 饱食勿便卧，饮酒过度，则脏腑受伤。

肺因之而痰嗽，脾因之而倦怠，胃因之而呕吐，心因之而昏狂，肝因之而善怒，胆因之而忘惧，肾因之而烁精，膀胱因之而溺赤，二肠因之而泄泻，甚则劳嗽失血，消渴黄疸，痔漏痈疽，为害无穷，鹹味能泻肾水，损真阴，辛辣大热之味，皆损元气，不可多食。

色欲伤，男子二八而天癸至，女人二七而天癸至，交合太早，斲丧天元，乃夭之由，男子八八而天癸绝，女人七七而天癸绝，精血不生，入房不禁，是自促其寿算，人身之血，百骸贯通，及欲事作，撮一身之血，至於命门，化精以泄，{人之受胎，皆禀此命火以有生，故庄子曰，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夫精者神倚之，如鱼得水。

{神必倚物，方有附丽，故关尹子曰，精无人也，神无我也，楞严经曰，火性无我，寄於诸缘。} 气依之如雾覆渊，不知节啬，则百脉枯槁，交接无度，必损肾元，外虽不泄，精已离宫，定有真精数点，随阳之痿而溢出，如火之有烟燄，岂能复返於薪哉。

白话译文

人生来具备完整的身躯与美好的天性，若不加珍护、任意耗损，半途夭折，是为大不祥。《内经》早言：圣人“治未病”，病已成才用药，如同渴了才挖井、打仗了才铸兵，岂不太迟？

古人养生，顺天地阴阳（宇宙运行之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时、不妄劳耗，故能形神俱全，尽享天年。今人以酒为浆，纵欲无度，精（生命能量的物质基础）耗真损，五十便已衰老。

养生要法有三：其一，**调息**——端坐松带，口吐浊气、鼻纳清气，默数出入之息，心息相依渐入宁静。息有四相：有声为风，涩滞为喘，有形为气，出入绵绵若存方为真息，息调则心定，真气（人体生命能量）

自然流行。其二，**小周天**——凝神静坐，以意引气自尾闾沿督脉（脊背正中线）上行，过夹脊、玉枕，入脑顶，复沿任脉（腹部正中线）下归丹田（脐下气海）。其三，**六字诀**——以呵、呼、咽、嘘、吹、嘻六音吐气，分对心、脾、肺、肝、肾、三焦（上中下三个功能区带），驱散各脏浊气。

日常宜多梳发、擦面、叩齿、咽津（唾液）、暖背、摩腹、摇肢节、擦足心。诸伤须警：久坐伤肉，久立伤骨；暴怒伤肝，极忧伤心，多恐伤肾；饮食过倍，醉饱入房，冒风受湿、纵欲不节，皆可致病损寿。

关键词

真气： 人体生命之气，源于先天禀赋、靠后天水谷滋养，运行于经络（气血运行的通道），是生命活动的根本动力。

丹田： 脐下约三指处，道家视为元气汇聚之所，小周天功法中气息下归的终点，即"气海"。

天癸： 促进生殖机能成熟的精微物质；男子十六岁至、六十四岁绝，女子十四岁至、四十九岁绝，其衰则生育力减退。

小周天： 引导气息循任脉（前）、督脉（后）运行一圈的内功修炼法，旨在通经活络、固摄精气。

六字诀： 以特定发音吐气的导引法，不同字音对应不同脏腑，意在以气息振动驱散各脏浊邪。

现代启示

本章的核心是两千年前便已成熟的**预防医学思想**："治未病"、节饮食、调情志、慎房劳，与现代慢性病风险管理高度契合。调息功法要求缓慢、有意识地呼吸，与现代研究吻合——慢速深呼吸能激活副交感神经、降低皮质醇（压力激素），改善心率变异性。"诸伤"所列久坐、久视、暴怒、饮食无节等，正是当代都市人的日常写照。六字诀、小周天等功法仅供文化学习，不构成医疗建议，实践前请咨询专业人士。

> 我们每天花多少时间在"治已病"上，又花多少时间在"治未病"上？